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九冊目次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五十四卷正編八十五卷續編三十二卷首一卷（二）……（清）傅恒等撰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一〇〇一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五十四卷正編八十五卷續編三十二卷首一卷（二）

（清）傅恒等撰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四十七

乾隆七年。十二月。戊子。

敕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

奉

爾稱前次奏章並非抗激。因本處言語不同之故。乞加寬宥。朕本不以此介意也。再爾前次奏請使人入藏熬茶。朕加恩准行。爾使半途回去。今又請使人入藏。從噶斯路去。本不應允許。但爾爲父誦經作好事。兼奏請之辭極其恭順。朕特加恩。准爾所請。仍用三百人入藏。并准路由噶斯。但前去之人若分兩起。一起先由噶斯那木穵入藏。一起由多巴西寧貿易事畢方去。不但我國官兵難以照看。即爾國使人。亦難分道而行。朕已面諭吹納木喀爾等。既欲往西寧貿易。三百人可仍作一起。同至西寧。貿易事畢。即由多倫鄂羅木入藏。朕酌量於途間賞給牲畜路費。并命大員護送爾使於本處何時起程。先期須報知我邊界大臣。再爾奏稱巡視者直至喀勒占卡倫。係我人錯會。大皇帝前既准我巡視科卜多。今遵照此旨。每年至托爾輝而止。觀爾所言。仍疑我於彼處駐兵耳。朕既降旨息兵。豈復食言。必欲巡視。可遣二三十人來。令我守卡之人帶領巡察。但須嚴飭來人。無得生事。再爾奏稱貿易之人。不准由歸化城等處者。由內地心疑之故。既經和好。豈敢妄行等語。而來使吹納木喀亦懇請不拘人數年期。并所往之處。亦從其

便倘如所請恐下人必起爭端小事漸成大事欲
永遠和好必使信約彌堅方爲有益豈可但計一
時之利而數改已定之議乎朕爲大君於理可行
卽准行若不可行雖再三奏請亦終不允若必如
此借端何如不通商之爲得也爾宜酌其輕重仍
遵定議而行爲此特頒敕書交吹納木喀齎往隨
敕賜各色緞十端磁器十二事加賞蟒緞八端並
廳犬各二

已丑

準噶爾部人達爾濟率親屬十六人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庚寅

賜吹納木喀等筵宴傳

旨賜噶爾丹策零御用朝珠一串

賞給吹納木喀等銀緞磁器有差

辛卯

準噶爾部人特古斯率親屬九人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甲辰

恩免哈密等處兵丁應賠馬匹銀兩

上諭內閣曰據駐防哈密安西提督永常奏稱乾隆
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接辦理軍機大臣議定防所
倒斃駝馬每年分數按額准銷之文迄今俱遵照
辦理惟有自乾隆二年八月十五日以後至三年
十一月十八日接奉定例以前此年餘間哈密赤
金廠內共倒馬八百二十六匹因俱在未定額數
之前屢經提臣援例寬免送部請銷部覆按例准
銷五百九十七匹其餘二百二十九匹乃逾額之

項非奏明之項可比。應令著賠。臣查經管弁兵。入
已換班回營。其中不無匿逃事故。若逐一行催。勢
必累及妻子。可否邀恩准銷等語。此項例前逾額
之馬。雖例不准銷。然邊地弁兵。力量艱難。朕所軫
念。著格外加恩准其一體報銷。以示優恤。該部可
即行文該督撫等知之。
辛亥。

奏定定邊副將軍與將軍都統等文移儀注。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臣蒙
皇上施恩。授定邊左副將軍印信。令酌量調遣綏遠
城右衛歸化城游牧察哈爾內扎薩克兵丁。凡
將軍大臣等遇有事故調遣。其如何行文儀注。
派熟練之侍衛章京等四員。護送前往。去年已
揀選正黃旗頭等侍衛達賚班布禮護軍參領
滿晉泰鑲白旗護軍副參領來格四員引
額駙策凌為總統授定邊左副將軍印信鎮守。
萬一有警。綏遠城右衛等皆豫備副將軍調遣。
其職任事權去大將軍不遠。請副將軍行文綏
遠城將軍歸化城都統副都統等用咨。伊等用
咨呈。行文總管用劄。伊等用呈。其調至軍營俱
聽副將軍指示遵行。奏入得
占額駙之副將軍乃大將軍之副將軍也。一切俱應
如大將軍儀注。所議甚是。著依議。
癸丑。

命侍衛達賚等護送夷使入藏。
辦理軍機大臣等奏言準噶爾熬茶人進藏應
派熟練之侍衛章京等四員護送前往。去年已
揀選正黃旗頭等侍衛達賚班布禮護軍參領
滿晉泰鑲白旗護軍副參領來格四員引

見准其派往。嗣因齊默特等即自東科爾回巢。達賚等亦並回京。來年照管熬茶來使。可否仍用此四人奏入。得旨即著此四人前往。

禁王貝勒等額外徵取貂皮。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烏梁海向來供給屬主貂皮。前奉

世宗憲皇帝諭旨烏梁海人衆。因伊等屬主取供貂皮過重。恐其生計艱難。酌量裁減。照數另行施恩賞給。臣等會同王塞布騰旺布貝勒博貝議定每人原供貂皮五張。應請減去二張。止供三張。照數賞給。

給王貝勒等乳牛母羊。每年孳生。抵償此項。今議奏請將厄魯特王塞布騰旺布和托輝特貝勒青滾雜卜。交理藩院察議。仍嚴飭伊等嗣後照例遵行。如再私取逾額。定行從重治罪。奏入。上從之。

更定軍營派撥看守綠旗兵。五年一次換班。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原撥種地綠旗兵六百名。今派令看守城池倉庫。定限三年一換。為期太近。往返徒勞。請此番更換之後。改為五

年限滿。方行替換。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應如所請。奏入。上從之。

乾隆八年春正月己未。

定議準夷孳眷投誠者改發寧古塔安插。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向例準噶爾投誠人等其隻身來者。俱發內地安插。其帶領眷屬

來者。俱發察哈爾安插。嗣因人數漸多。察哈爾地窄難容。故亦改發內地。竊思其中婦女嬰孩。大抵未經出痘。不習內地水土。仰懇
皇仁。嗣後攜眷投誠者均發東三省涼爽之地分住。庶令伊等益遂其生。經辦理軍機大臣等議奏
盛京諸處現在行查無業游民。不准編籍。勒回本地。不便又令準噶爾人混處。至黑龍江所屬與俄羅斯接壤。又與北路相近。亦不便令伊等居住。惟寧古塔三姓與渾春之地。在
盛京之東。既與邊外遙遠。風土又屬涼爽。應如所請。凡攜眷同來者。該部照例給賞。發往寧古塔安插。奏入。
上從之。
丙寅。
庫勒沁俱來降。
辛巳。
上諭內閣曰。北路軍營參贊大臣。著副都統拉布敦前往更換副都統衙前往更換阿岱。烏爾登給與副都統衙前往更換塔爾瑪善。

二月。己亥。
準噶爾部人阿必達鄂勒錐各率屬六人來降。
命賞給照新例發寧古塔安插。
戊申。
巴圖爾婦人鄂勒錐來降。如例賞給。發往江寧。
隨夫巴圖爾安插。
三月。壬申。

訓飭員勒青滾雜卜。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聞喀爾喀副將軍和托輝特貝勒青滾雜卜凡事怠惰。並不在軍營効力。去年查閱伊屬下兵丁器械。指稱有病不前。又將伊本身開入軍營行走之列。希圖雙俸。經額駙策凌查出除名。嚴行訓誡。喀爾喀副將軍有承辦全部落之責。係衆蒙古表率。豈可稍有怠玩苟且。青滾雜卜世受國恩。並不實心報効。殊屬不合。著額駙策凌查明具奏。嗣經傳詢。俱供認不諱。額駙策凌奏請治罪。奉

旨青滾雜卜既自知其罪。姑行寬貸。嗣後當加意奮勉。効力贖罪。著將此旨諭令知之。

夏四月甲辰。

準噶爾部人巴圖博羅特夫婦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閏四月癸亥。

駐防哈密提督永常摺奏酌辦夷目貿易羊隻事宜。

永常奏言噶爾丹策零令巴布等至境。報稱進藏熬茶。仍遣吹納木喀等於四月初旬起程前來。巴布等帶有馬羊求貨。臣諭以今非貿易之年。與定例不符。該夷甚爲悔懼。哀懇再三。求將疲乏不能驅回者變賣。臣查視馬匹雖有疲乏。尚可行走。羊則掾掌乏弱者甚多。察其言詞懇切而羊隻實難以驅回。令馬匹仍留卡倫外。止將羊隻二千餘與兵民交易。仍諭以嗣後非貿易之年。羊亦不許攜帶。巴布等俱欣喜叩謝。即日起身回巢。入報。

聞。

辛未。

準噶爾部人阿喇卜扎扎木蘇等各率屬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五月戊子。

準噶爾部人博爾博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庚寅。

署川陝總督馬爾泰摺奏酌辦搭勒納沁官弁移駐三堡事宜。

馬爾泰奏言前安西改設提督案內。所有駐防哈密城臣抵哈密以來。相度形勢。知搭勒納沁原非極衝之地。城內又無倉庫錢糧應行防守。而三堡一城。實係哈密與準夷往來要路。又聯接烏克爾等處卡倫。居五堡之中。平時既可坐鎮彈壓。萬一有警。又可收聚各卡塘兵丁在一城防守。請將搭勒納沁三百名兵酌留更換卡塘之用。以千把總一員統之。其餘俱併歸三堡。即將駐搭勒納沁遊擊移三堡駐防。其原設都司撤回哈密辦事。在搭勒納沁城自無可慮。而三堡實隱然成一重鎮。足以固守。軍機大臣等議覆應如所請。

從之。

丙申。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臣閱喀爾喀四部落軍容器械。向經臣處派。賛大臣二員前往。今年實屆比丁審事大盟會之期。既經盟會。又派大臣前往查閱。衆蒙古須兩次豫備。不勝勞費。請查閱軍容。即交四部落之副將軍與盟主辦理。分別優劣具報。無庸另遣大臣奏入。上從之。

策凌又奏言據副將軍輔國公巴蘇呈稱扎薩克台吉格勒克怠玩公事。前因閱視軍容。伊屬下器械不修。兵數短少。經參賛大臣等嚴行訓飭。伊格勒克並不悛改。應備大營需用駝馬。屢次不交納。容隱奸拐在逃之厄魯特。經員勒旺扎爾在伊旗下拿獲。格勒克又强行奪取。甚屬不法。請加懲治。經臣查訪屬實。奏入。得

旨交部議處。

癸卯。

侍郎玉保奏報熬茶夷使吹納木喀邑雅斯瑚朗等入境。

乙巳。

準噶爾部人達什林沁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己酉。

命賞拉達克汗策卜登那木扎爾。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拉達克汗策卜登那木扎爾。將自準噶爾脫出之馬甲卓雍。薛給口糧馬匹。送至藏內。朕甚嘉予。著賞給各色緞八端玻璃磁器八件。

六月。甲戌。

命辦理夷使速行進藏。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據侍郎玉保所奏噶爾丹策零。此次遣使進藏熬茶。其詞貌俱極恭順。且請將所攜貨物。先在東科爾貿易。懇之恩准夷使入藏者。因噶爾丹策零。懇請爲伊父修行善事。故特允之。前次來使因貿易羈留。遂至過時。不能前進。半道空回。此次所攜貨物。並無從前羚羊角絲葛等項。止係皮張。倘易於變易。著行文甘肅巡撫黃廷桂令其即往西寧。將夷使交易之事。速行料理。俾得即日起程。若復遷延過時。不能入藏。將來又須另爲辦理。此次一切俱令寬裕施恩。籌辦妥協。速竟其事。著玉保將朕加恩接濟并令即行進藏之故。曉諭夷使等知之。

丙子。

獎賞貝子旺扎爾旗分協理台吉旺扎爾扎卜。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貝子旺扎爾旗分協理台吉旺扎爾扎卜向因屢次貧助軍營牲畜。部議援例准其借支俸銀。俟伊等游牧安靖。陸續還項。今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伊念本旗貧乏。於本分應辦外。請每年更爲代辦一百名牲畜口糧。甚屬急公。理合奏

聞奏入得

旨旺扎爾扎卜著加恩獎賞。該部議奏。

秋七月辛丑。

賞給喀爾喀官備駝馬牛羊一十四萬有奇。

辦理軍機大臣等奏言喀爾喀各扎薩克旗分所存官駝二萬五千有餘。馬四萬有餘。牛一千有餘。山羊八萬有餘。自置貿以來並未應用。今

蒙
聖諭此項駝馬牛羊。常令蒙古收管牧放。恐倒斃賠補。或滋擾累。可給賞伊等為業。資其蕃息。于生計有益。臣等遵
旨。請交額駙策凌均勻給賞。並策凌奏請留駝一萬。馬二萬。羊二萬。以備軍營之用。軍機大臣等詳
酌。仍令遵
旨辦理奏入。
上從之。

九月壬午。

夷使吹納木喀等自哈丹和碩起程進藏。侍郎
玉保等傳
旨加賞卩糌。換給駝馬。
癸未。

訥訪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
辦理軍機大臣等奏言據侍衛常吉圖等報稱
胡土克圖欲往額爾得尼招寺廟禮拜。職等告
以理應奏
聞俟
命下遵行。伊言請事已備。前往無妨。即於八月十六
日自庫倫起程。臣等查胡土克圖年少無識。任
意而行。其徒楚拉托音及圖謝圖汗敦丹多爾
濟既不阻止。又不具報。均屬不合。請交部察議。
奏入。得
旨胡土克圖欲往額爾得尼招禮拜。應候朕旨。若果
奏請。朕自必准行。乃並不具奏。又不納侍衛等規
勸之言。急行前往。甚屬錯誤。著飭行。餘依議。
戊戌。

準噶爾部人額勒伯克夫婦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冬十月甲戌。

安西提督永常奏報準噶爾進貢使臣圖爾都等入境。

十一月辛巳。

自準噶爾脫出經拉達克送歸之馬甲卓璀泰等見授爲護軍。並賞銀五十兩。

戊子。

準噶爾部人額爾奇沙喇率弟烏蘇都姪和尼等入境。

青來降。並

命賞給安插如例。

安西提督永常奏報貿易夷人圖卜濟爾哈朗

肯引

等入境。

丙申

恩免那克素番民應納銀兩。

上諭內閣曰據副都統索拜奏稱那克素三十九部番民豫備準噶爾接濟護送夷使官弁之用因官弁等共力倘堪自給並未動用番民所備等語。此次雖未經應用。但伊等番民生長邊末。感激國恩。黽勉急公。甚屬可嘉。應施特恩。將伊等明年應納錢糧。盡行寬免。以示鼓勵。

十二月甲寅。

侍郎玉保等奏報夷使吹納木喀等自藏起程還部。

癸亥。

命準噶爾回藏之喇嘛羅卜藏丹怎來京安置。

將軍烏赫圖等奏言夷使吹納木喀帶回藏地之喇嘛羅卜藏丹怎經臣等詢問係從前策妄阿喇布坦留下未經進回之人居住二十六年。今因熬茶之便懇求回藏並無別情請照上年喇嘛噶津林沁之例留於羅倫布廟居住交與郡王頗羅鼐善為防範奏入得旨羅卜藏丹怎係在準噶爾久居之人不可深信若令在藏居住恐有私行送信之事著索拜將羅卜藏丹怎及從前回藏之噶津林沁等俱送至京師寺廟安置。

甲子。

夷使圖爾都等至京進表謝恩並貢方物。

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謹奏

大皇帝使臣吹納木喀得從噶斯路進藏補給口糧並准每年遣二三十人查閱托爾輝又至肅州貿易人等不論何時一聽其便來京貿易者若畏京城路遠即在甘州涼州爾州西安等處貿易皆蒙降旨允行甚為感戴懽悅謹使圖爾都等謝恩恭請

大皇帝萬安貢玉椀一隻馬二匹貂皮二十張奏入。

報聞。

丙寅。

準噶爾部人那木喀濟木扎率屬十人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丁丑。

賜圖爾都等入
覲乾清宮。并令進覲步踏。
上諭圖爾都等曰。朕本欲明年召見爾等。賜予筵宴。
因爾等求覲步踏。故今日即令瞻仰。噶爾丹策零
疏內稱前往西藏之人。准由噶斯路。賜助牲畜。每
年准派二三十人。巡閱托爾輝等處。故遣爾謝恩
請安。朕深為欣慰。一應進藏所加恩典。悉納木喀
回巢時。自然詳悉告知爾台吉。查閱托爾輝。乃係

朕諭旨。但疏內又稱貿易之人。不論何時。皆可前
來。來京貿易者。在甘涼等處任便皆准貿易。並非
朕之原旨。朕大臣等奏言此係噶爾丹策零巧計。
以圖僥倖。朕言噶爾丹策零未必如此巧詐。蓋伊
使者稟告之誤也。昨朕大臣向爾訊問。果係爾等
誤告之故。大凡為使之人。往返勞頓。辭語繁多。隻
言片語保無錯誤。朕亦不復追咎爾等。但爾等歸
時。須詳告噶爾丹策零。知悉貿易之人。於限定年
分。或春夏或秋冬。總在一年之內。不論何時。皆准
進邊貿易。非不分年限。無論何年皆可前來也。若
來京貿易。亦應在定例來京之年。但爾等貨物皆
係自備腳力。原屬艱難。京師道遠。力不能前。即在
肅州貿易。亦屬可行。肅州與爾游牧相近。尚可獲
利。若在甘涼等處。實屬不便。朕並非以爾等為外
夷。不令留頓甘涼也。爾等來時。並從彼處經行。其
地皆屬偏小。商販無多。爾等貨物到彼。若貨賣不
盡。將駝載回歸。即抑久住以待售。即勢必反至失
利。於爾等何益。肅州亦屬偏小。不比京師。因前既
與爾國議定。先期傳集商人至彼與爾貿易。若無
指定之處。商人豈能各處豫備耶。如欲來京貿易。

於定限年分仍來京不然即在肅州亦可朕此等
錄書皆與爾等有益爾明告噶爾丹策零知之庶
使闔部都即謝恩奏云
大皇帝皆已降
旨准與貿易無論何時與甘涼等處
大皇帝敕書內實未開載我等來時曾向中國大臣
言及意謂已經許可誤行奏告噶爾丹策零遂
據我等之言寫入疏內乃我等之過非噶爾丹
策零有意如此也又奉

上諭曰俄爾錯誤朕不責備想噶爾丹策零亦未必
歸咎於爾爾等可勿疑懼惟以朕敕書開載者爲
憑自屬妥協但一切事宜既經議定自當永遠遵
守今初次舉行即便反覆可乎不惟於事無益衆
人觀瞻亦屬不雅朕前降旨甚明望有即行更改
之理可傳諭噶爾丹策零共善體朕意圖爾都奏
稱一切事宜
大皇帝皆已降
旨敬謹記憶回時詳告噶爾丹策零知之
乾隆九年春正月壬午
賜準噶爾使臣圖爾都等宴
先是辦理軍機大臣等奏言準噶爾使臣圖爾
都奉

旨於聖澤園設帳殿筵宴請照從前筵宴吹納木席
之例具儀以
聞奏入
報可至是
命尚書班第等豫引圖爾都於
聖祖未臨之前立首班大臣末齊跪迎

駕。

上座。引進行禮傳

吉論圖爾都。以爾極其誠敬。

皇上特加恩寵。不以外國異視。與中國臣工。一體行禮。夷使叩謝。入宴復傳

諭吉因爾台吉噶爾丹策零恭順。遣爾來請朕安。爾亦誠敬可嘉。故特加恩賜宴。爾於宴所可隨意醉飽。以盡爾懽。勿以大禮所在致生拘束。所演各藝。爾詳細觀看。俟回時告知爾噶爾丹策零可也。

上親賜大臣酒時名圖爾都近前跪。

賜飲三爵。並傳

吉賞噶爾丹策零粧緞寧紬各二端。玻璃器六事。琺瑯器四事。使臣圖爾都大緞四端。玻瑠器四事。白銀二百兩。

庚寅

駐藏副都統索拜奏報熬茶夷使在藏言語情形。

索拜奏言據郡王頗羅鼐告稱。上年十月初四日。夷使喇嘛倘卓特巴宰桑吹納木喀至大小廟拜佛。詢頗羅鼐曰。我噶爾丹策零聞拉達克人言土伯特黃教盛興。令我等到此。黃教果覺興旺。比前不同。頗羅鼐答曰。我土伯特地方。不特黃教日興。民生亦日安樂。此皆

大皇帝廣興黃教。撫輯羣生所致。十月二十二日。倘卓特巴吹納木喀又詢頗羅鼐曰。噶勒招穆倫河邊之衆地方原是溫都遜喇嘛等坐禪之廟。聞此廟破壞。我噶爾丹策零令我等攜帶銀兩而來。欲煩王子代爲修廟。令溫都遜衆喇嘛照

常坐禪頗羅龍答曰我仰賴
大皇帝洪恩豈不能修一廟宇但喇嘛坐禪常在山
上蓋坊所以策進方不必重修況汝台吉噶爾
丹策零並未奏請在彼處修廟我未奉
大皇帝諭旨何敢擅行十一月二十六日約巴喇嘛
與宰桑巴雅斯瑚朗謂頗羅龍曰我等到大小
各寺廟熬茶留心細看宗喀巴佛之黃教實屬
比前興旺衆喇嘛亦覺齊整甘珠爾經丹珠爾
經俱是靈應之王子將汝誠心扶助黃教所行
一切事體寫明付我等攜歸與噶爾丹策零觀
看頗羅龍答曰我本土伯特地方一微小台吉
蒙
大皇帝隆恩拔至郡王振興黃教成就甘珠爾丹珠
爾經以安土伯特之人此皆仰賴
大皇帝之恩非我力所能成就若將我如何振興黃
教之處寄與噶爾丹策零我自愧無能不敢矜
誇此事亦不可行第巴喇嘛宰桑巴雅斯瑚朗
又曰我準噶爾地方並無好額木齊噶爾丹策
零分付我等熬茶事畢將好額木齊與通經好
大喇嘛延請一位帶回乞王子即為給發前去
頗羅龍答曰汝等欲請好額木齊及通經好喇
嘛並未奏請
大皇帝既未奉
大皇帝諭旨此事我何敢專主自取罪戾使至藏後言語
情形有關緊者只此數項理合奏明奏入得
旨所奏俱悉頗羅龍所辦一切事務俱極得體甚屬
可嘉著傳旨獎諭
辛卯

川陝總督奏復。奏報貿易夷人回卜滸爾哈剛等至肅州。

甲午。

召諭夷使回酋都。

上召回酋都入見於圓明園。

賜觀煙火。

諭之曰朕召見爾等二四次矣。爾貿易事竣。即可啟行歸告。爾台吉噶爾丹策零一切事宜。總憑朕所降旨。爾台吉噶斯路行走。賜助牲畜盤費。托爾輝地方每年遣派二三十人。前往查閱。是以遣使者回都具奏。恭請聖安。朕欣悅嘉納。又奏稱曾經奉旨來肅州貿易之人。無論何時乘便而來。來京貿易之人。願赴京者聽其來京。若路費口糧。雖係動用帑項備。而郡王頗羅鼐實心効力。凡來使所用之物。一切俱辦理妥協。甚屬可嘉。著加恩賞蟒緞二端。大緞四端。即交與來使齎往。

壬寅。

賜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勅書。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爾奏疏內稱。據使者吹納木喀歸。奉到諭旨。我屬前赴西藏之人。准由噶斯路行走。賜助牲畜盤費。托爾輝地方每年遣派二三十人。前往查閱。是以遣使者回都具奏。恭請聖安。朕欣悅嘉納。又奏稱曾經奉旨來肅州貿易之人。無論何時乘便而來。來京貿易之人。願赴京者聽其來京。若

以京師遙遠。准在甘州涼州蘭州西安等處聽其所願貿易。其貿易時。與通事同往街市。購買需用貨物等語。此則與朕原降諭旨迥異。故我國大臣向爾使者詢問據云。大皇帝諭旨內原未論及茲事。欽納木喀等曾向大人言及。以為大人業已允行。是以歸而誤告噶爾丹策零。噶爾丹策零誤以為大皇帝諭旨。故寫人奏疏等語。大凡使者往返行走。語言煩多。隻言片語。豈無舛錯。朕亦不咎。既係爾使者誤告。爾宜仍照朕前旨遵行。其來肅州貿易之人。於應來年分。無論何時。隨到皆可准其進邊貿易。至來京貿易之年。爾等以京師遙遠。難以前來。欲在肅州貿易亦可。若甘州涼州等處地方褊小。商賈聚集無多。與爾等交易無益。朕為大皇帝事若可行。則施恩准行。和好之事。必

慮久遠。既已議定。永遠遵守不爽。始為有信。今特頒詔旨。付爾使者齎回。隨勅賜佛二尊。並賞各色緞十端。錦緞粧緞各八端。玻璃磁器十五事。

乙巳。

準噶爾使臣圖爾都自京起程還部。

二月。庚戌。

命傅

吉奖諭郡王頗羅鼐。

駐藏副都統索拜奏言。郡王頗羅鼐告臣等云。準噶爾來使第巴剌麻吹納木喀等於啓行先一日。過我辭別。據吹納木喀云。自今以往。我台吉噶爾丹策零於大皇帝前永矢恭順。闔揚黃教。不但兵戈永息。羣生亦皆樂業。不知如何始得結信於

大皇帝可以永久不渝。我咯以
大皇帝包容四海。以天地爲心。爽日月並明。中外並
無岐視。諸部之人。悉皆一體同仁。即如爾等至
藏熬茶。
大皇帝格外加恩。賞給馬駝路費。俾極充裕。爾等將
還又加
恩賜。爾熬茶之事。得以完善者。悉由爾台吉於
大皇帝前恭順有加。誠心懇請之所致也。聞爾台吉
素奉黃敎。自今以後。惟有恭敬釋迦佛。常如臨
之在上。庋必心供奉事

諭旨訓誨。必得厚福。我土伯特雖爲黃敎藏地。前此
初無如此菩盛。唐古忒人。亦從無如此安樂。後
因

大皇帝廣施敎。休養衆生。是以自五世達賴喇嘛
班禪額爾德尼至我頗羅鼐。悉予印授封。疊荷
隆恩。有加無已。人物愈加庶富。此蒙古唐古忒人所
共知者。爾歸將我言告知爾台吉噶爾丹策零。
是否任其自擇。吹納木喀等皆以爲然。彼又云。
聞前人藏人言。此地原是唐古忒人。不能乘馬。兵械
亦不完備。今我至喀喇烏蘇時。爾子扎薩克台
吉珠密納木扎爾率兵迎接將軍侍郎。觀爾地
之人乘騎兵械亦甚可觀。我答以此乃與黃敎
之地。素不以武備爲事。因爾前台吉起兵襲藏
我唐古忒始重武備。悉加意練習。且
大皇帝加恩。令我統轄藏事。我悉力簡閱甲兵。繕治
軍械。他部即有以兵犯我邊圍者。亦久已有備。
蒙古唐古忒兵。藉

大皇帝天威足資抵禦等語。吹納木喀等唯唯而退。

奏入。得

旨頗羅鼐與夷使應答言語。極爲得體。此皆伊平日感朕厚恩。實心報効。是以所言皆合朕意。實屬可嘉。著傳諭頗羅鼐知之。

三月。丙戌。

恩賞在藏辦理熬茶夷使郡王頗羅鼐子公朱爾默特策卜登等緞疋有差。

上諭內閣曰。此次準夷進藏熬茶。郡王頗羅鼐之子公朱爾默特策卜登等。感戴朕恩。管轄兵丁。暗中防範各處卡隘。出力報効。殊屬可嘉。應加特恩。賞給頗羅鼐長子公朱爾默特策卜登次子扎薩克頭等台吉策凌旺扎爾布隆燦色玉特塞卜騰扎薩克頭等台吉齊旺多爾濟大緞各一端。官用緞各二端。再賞給伊綳羅卜藏達爾扎章咱占巴達顏台吉巴扎爾鼐大緞各一端。官用緞各一端。以示鼓勵。

己丑

駐防軍營參贊大臣副都統慶泰期滿。以副都統保德代之。

庚寅。

駐藏副都統索拜。疏奏酌議安置準噶爾回藏喇嘛噶津林沁及解送羅卜藏丹怎來京事宜。

索拜奏言上年十二月內。

諭旨令臣於準夷熬茶事竣。將自準噶爾回藏之喇嘛羅卜藏丹怎。及噶津林沁等。一併送至京師

寺廟安置。臣當即傳諭郡王頗羅鼐、據云喇嘛羅卜藏丹怎噶津林沁。俱在準噶爾久居。人不可信。但噶津林沁。乃拉達克人。幼為班禪額爾德尼弟子。居扎什倫布廟。我猶及見。今自準噶爾回藏後。我留意訪察。不惟無偵探消息行間攜貳之事。於班禪額爾德尼。實亦誠信敬奉。今若移送京師。拉達克人。必得聞知。若失其意。後此探報準噶爾消息。恐致阻礙。且噶津林沁。年已七十餘。病腫衰殘。餘生無幾。我令可信人。時嚴防範。必不致有啓釁之事。我意噶津林沁不必赴京。止將羅卜藏丹怎解送京師。似為妥協等語。臣思噶津林沁為拉達克人。未入版圖。而年老病廢。移送京師。彼或以老病為詞。請將羅卜藏丹怎。遣員解送京師。噶津林沁候

肯定奪。奏入得

旨。將照頗羅鼐所請行。惟防範之事。頗羅鼐宜益加勤勉。為善。

甲辰。

川陝總督慶復。疏奏籌辦準夷貿易事宜。

慶復奏言。肅州鎮道呈報。準噶爾甲子年貿易夷人。於正月十三日到肅。所攜貨物。俟派出商人李永祚至肅交易。其羊二萬三千餘隻。路遠疲瘦。水草不宜。夷人急於求售。李永祚尚未至肅。且為數甚多。亦難悉售之近地。應做安西之例。於公帑給值。以羊分予提鎮標兵。扣餉償帑。但夷人索價甚昂。尚未議定。臣查夷人無知索值。但當從容開示。以釋其疑。至今年已定以貨易貨之例。雖前在哈密曾給現銀。今在肅必將

羊價議定。併入諸貨之內。令商人以內地貨物互易。至商人到肅不能牽羊遠售。分予各兵以餉抵值。此係內地自行變通辦理之道。但期於兵有益。議亦可行。復准甘肅撫臣黃廷桂手札及肅州鎮道呈報云。準夷貿易方經定例以貨易貨。易貨夷人所攜貨物羊與馬駝。計值銀四萬兩有奇。因聞肅州地少巨賈。必招商異地。夷人殊窘迫求售。及聞以貨易貨。則云上年東科爾全數給銀。固為

大皇帝格外深仁。而俄羅斯各處。我部曾有人往彼見其與內地交易。有貨物有金銀。何以今年肅州概不給銀。若盡以貨易。我輩寧攜歸貨物。此事所關頗重。倘夷人於以貨易貨之外。仍不免索銀。應如何辦理。囑臣札復。臣復札云。準夷年來貿易獲利數倍。今當議定併入諸貨之內。令商人以內地貨物互易。至商人到肅不能牽羊遠售。分予各兵以餉抵值。此係內地自行變通辦理之道。但期於兵有益。議亦可行。復准甘肅撫臣黃廷桂手札及肅州鎮道呈報云。準夷貿易方經定例以貨易貨。易貨夷人所攜貨物羊與馬駝。計值銀四萬兩有奇。因聞肅州地少巨賈。必招商異地。夷人殊窘迫求售。及聞以貨易貨。則云上年東科爾全數給銀。固為

大皇帝格外深仁。而俄羅斯各處。我部曾有人往彼見其與內地交易。有貨物有金銀。何以今年肅州概不給銀。若盡以貨易。我輩寧攜歸貨物。此事所關頗重。倘夷人於以貨易貨之外。仍不免索銀。應如何辦理。囑臣札復。臣復札云。準夷年來貿易獲利數倍。今當議定併入諸貨之內。令商人以內地貨物互易。至商人到肅不能牽羊遠售。分予各兵以餉抵值。此係內地自行變通辦理之道。但期於兵有益。議亦可行。復准甘肅撫臣黃廷桂手札及肅州鎮道呈報云。準夷貿易方經定例以貨易貨。易貨夷人所攜貨物羊與馬駝。計值銀四萬兩有奇。因聞肅州地少巨賈。必招商異地。夷人殊窘迫求售。及聞以貨易貨。則云上年東科爾全

數給銀。固為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四十八

乾隆九年夏四月乙亥。

準噶爾部人鄂勒錐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川陝總督慶復奏報貿易夷人圖卜濟爾哈朗等自肅州起程還部。

五月戊戌。

駐藏副都統索拜疏奏哈喇哈達卡倫事宜。

索拜奏言准兵部咨郡王頗羅鼐欲令伊唐古忒兵丁在哈濟爾得卜特爾地方安設卡倫。此係邊境要務。應如頗羅鼐所請令索拜會同駐劄西寧副都統莽古賚公同商酌。應於何處安置防範。并何時應設應撤之處定議奏聞。臣隨知會頗羅鼐。續據頗羅鼐呈稱穆魯烏蘇河之前有哈喇哈達地方為哈濟爾得卜特爾通衢。準噶爾賊人如欲來藏必經由此路。於此置設卡倫。不時瞭望。可無疎虞。然必會同駐劄西寧大臣商議。簿書往返。動需時日。今歲將不及置設。準噶爾賊性狡猾。近由藏還巢。益當亟加防範。請遣我所信第巴巴克都率兵十五名。於五月間前赴哈喇哈達瞭望賊跡。偵探防範。俟十月雪降後。人不能行時。斟酌調還。於我土伯特禪益實多。臣因設置卡倫。係為地方緊要之事。不及會商西寧副都統。即令頗羅鼐嚴諭所遣第巴巴克都至哈喇哈達時遣人赴哈濟爾得卜特偵探蹤跡。一有賊人消息。即時呈報。並

移文駐劄西寧副都統知彼地於哈喇哈遠近
設卡倫已爲合宜即無庸置議倘或更有應置
卡倫接應之地即行定議奏
聞請
旨奏入報
聞。
六月癸丑。
駐藏副都統索拜期滿以副都統傅清代之。
辛未。
準噶爾部人扎卜多爾濟鞏克濟爾哈朗等來
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七月庚寅。
議撥西寧縣倉糧貯給沙喇庫圖爾駐防兵食
甘肅巡撫黃廷桂奏言西寧口外日月山西南
地名沙喇庫圖爾距丹噶爾六十餘里乃賊番
出沒經由之處築堡設守備把總馬步兵駐防
其地孤懸口外氣候甚寒不能耕穫又係新設
之地無糧可撥官兵起支例係折色商販稀少
兵丁謀食維艱請於西寧縣倉採買備貯糧內
撥糧五百石交舊員收貯每年存二借一秋後
扣餉買還以濟兵食經軍機大臣議如所請奏
入。
上從之。
辛卯。
輔國公索諾木達爾扎卒以其子恭格丹津承
襲。
上諭內閣曰索諾木達爾扎之公爵部議無庸承襲。

同屬按例辦理。第念索諾木達爾扎係達賴喇嘛之父。
皇考加恩遠賴喇嘛。特予封爵。伊亦深感
皇考之恩。行走謹慎。歷有年所。今已溘逝。深爲可憫。著
加恩令伊子恭格丹津仍襲輔國公之職。以示優
眷。

九月戊子。

命嚴緝解京脫逃之喇嘛羅卜藏丹怎。

上諭內閣曰。據副都統索拜奏稱。將挑取婿於經卷
之喇嘛。及由準噶爾回藏之喇嘛羅卜藏丹怎等。
解送京師。於七月初七日。至察木多所屬之郭郊
地方。喇嘛羅卜藏丹怎帶伊僕役薩木都卜達什
等。騎馬逃亡等語。喇嘛羅卜藏丹怎。乃朕特旨令

解送京師之人。所關甚要。把總馬雄。於途次怠玩
致令逃亡。情甚可惡。著拿送京師。交刑部從重治
罪。索拜於送此緊要之人。僅派一隨劣把總。與十
五名兵解送。亦屬疎忽。著交部嚴行察議具奏。其
逃亡之喇嘛羅卜藏丹怎等。速交郡王頗羅鼐四
川巡撫紀山。提督鄭文煥等。務嚴行捕獲。鎖解京
師。如有隱匿容留。清助行糧之人。亦即拿獲嚴審
治罪。再羅卜藏丹怎之逃亡。必係懷異志。此去尋西
路小道逃往。俱未可定。並速行文駐西寧之副都
統莽古賚。安西提督永常。於一切塘汛地方。及各
處隘口。俱令用心防禦。務期弋獲。

己丑。

上又諭內閣曰。駐藏辦事副都統索拜。於解送朕特
旨令

強幹之人。飭令嚴加防範。至使中途脫逃。已將索拜交部議處。今既派出副都統傅清前往更替。索拜此際若已經拿獲則已。如未經拿獲傅清雖已抵藏。索拜亦不得即行回京。著解任仍留彼處。俟拿獲羅卜藏丹怎時。再行回京。並降旨郡王頗羅鼐勦伊向來諸事奮勉誠心報効。於查拿此等逃亡之犯。必能努力。然羅卜藏丹怎原係察木多之人。觀其行至原處逃亡。其中必有容留藏匿資助牲口行糧之人。伊所到之處凡屬下之唐古忒等。令頗羅鼐留心係喇嘛。瞻顧不行擒拿。亦未可定。著頗羅鼐留心嚴飭各處實力查拿。務期弋獲。再似此由準噶爾回藏之喇嘛噶津林沁等。前經頗羅鼐奏請停其解送京師。安置於扎什倫布廟內。但以此次解送之羅卜藏丹怎。不必即行回京。今據四川巡撫紀山奏稱將派出隨同傅清之綠旗弁兵。俟抵藏後。

準噶爾部人達爾扎卜巴朗等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冬十月庚午。

命索拜帶領赴藏兵丁回京。

上諭內閣曰。前曾降旨。令索拜留藏協同傅清等。

若將噶津林沁仍留藏內。頗羅鼐能保其斷然無事。即無庸解送。若不能保。仍遵前旨。飭強幹人員。用心防範解送京師。察木多之紀瓦帕克巴喇胡土克岡。亦是荷蒙國恩之大喇嘛。於伊所屬一切地方。通行嚴飭務令必獲羅卜藏丹怎。斷不得稍有疎忽。以致漏網。可即行文曉諭知之。

丙申。

令於索拜回京時。沿途隨回等語。若不能即獲雖卜藏丹怎。必至弁兵久待。索拜既交該部察議治罪。一俟傳清到藏無庸留藏。仍著來京。將查拿雖卜藏丹怎之事。交頗羅鼐傳清等遵旨前言辦理。

十一月。丙戌。

巡查準噶爾放卡情形。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准軍機處咨準噶爾以防範逃人為辭。從伊原舊放卡處。漸移距我卡甚近。經額駙策凌於二月內奏報有厄魯特在布爾哈台。阿達克布爾噶蘇放卡。七月內奏報有厄魯特在巴爾楚克口。察罕布爾噶蘇地方坐卡護軍校安金保報稱準噶爾得木齊沙喇卜所住之處。與我兵所住之巴爾楚克卡倫相對。在阿爾台山後。相距卡倫。馬行一日一夜可到。又據薩拉布拉克坐卡護軍校烏得等查得巴爾噶蘇地方。即是前在布爾哈台阿達克布爾噶蘇地方坐卡之人。換回坐卡等語。查此兩處地名不符。詳對繪圖。亦甚不明。經本處奏請應行文額駙策凌令將巴爾楚克口與察罕布爾噶蘇地方。或在阿爾台山前。或在山後。再此地方與內地卡倫相對。離距遠近。詳查具奏。以便俟夷使來時曉諭令其撤回。臣查去年十一月內在巴爾楚克卡倫。遇厄魯特巴爾袞額木可扣在布爾哈台阿達克布爾噶蘇地方放卡一事。經該卡護軍校烏得等查得巴爾袞等現住之卡。與我兵所住之巴爾楚克卡倫相對。在阿爾台山後。相距卡倫。馬行一日一夜可到。又據薩拉布拉克坐卡護軍校安金保報稱準噶爾得木齊沙喇卜所住之處。與我兵所住之薩拉布拉克卡倫相對。馬行一日一夜可到等語。今年七月內據前赴南路略地之三等

侍衛佛保等報稱。出喀勒古和碩。到埋藏木記處。有厄魯特巴濟給伊棟等放卡居住等語。臣等將伊等先後所報之處。訊之通知地方之蒙古等。俱稱阿達克布爾噶蘇與察罕布爾噶蘇。俱是一道。在阿爾台山後。至去年厄魯特額木可扣等所住之布爾哈台。與阿達克布爾噶蘇及今年所遇之厄魯特巴濟給等所住之察罕布爾噶蘇。俱是一處地名。與我巴爾楚克薩拉布拉克兩卡相對。與薩拉布拉克。又覺稍近。約略有一百餘里。奏入報

聞。

戊子。

安西提督永常奏稱準噶爾進貢使臣哈柳入境。

癸巳。

準噶爾部人察罕庫克新率親屬六人來降。經軍機大臣等請

旨照例賞給安插。奉

諭。察罕庫克新前來投誠數次。俱被擒獲。始終克矢誠心來投。甚屬可憫。著格外施恩。授為七品官。賞給官用緞二端。布十疋。餘依議。

十二月。壬子。

恩准夷使哈柳赴肅貿易。

先是安西提督永常奏報準噶爾遣宰桑哈柳等請

旨。攜帶貨物。懇請貿易。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哈柳違議帶貨。自應不准貿易。但乾隆七年。吹納木喀來京。帶有貨物。再四

哀懇。已准售賣。此次應仍准交易。令該提督一
面護送夷使來京。面令其運貨往肅州出售。
至是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據永常奏稱夷使哈柳稟稱此
次帶來駝馬。係隨路更換。並非貨賣。祇求將牛羊
留下售賣。即是恩典。情辭極爲恭順。其所帶牛羊。
并乏弱馬匹。已留於哈密。如蒙恩准其赴肅貿易。
請照吹納木喀之例。派官兵照料前往等語。從前
進貢夷使。隨帶貨物。亦曾加恩准其貿易。此次哈
柳所有牛羊等物。著准其所請在肅交易。倘等可
寄信與慶復貴廷柱令其派委幹員照例辦理。并
傳與永常知之。
戊辰。
進噶爾部人輸庫爾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乾隆十年。春正月。甲午。
更定哈密防兵換班日期。
川陝總督慶復奏言哈密留防兵二千名。向例
二年更換一次。經前督臣馬喬泰奏明四月先
換一半。九月再換一半。俾新舊相間。得以教習
一切防卡事宜。今乙丑年又屆應換。查四月九
月。新舊交代。換回之兵於五月十月起程。時值
盛暑隆冬行走維艱。應請酌改於三月八月更
換。不過移前一月。既於戍卒有益。亦可無誤邊
防。奏入。
上從之。
己亥。
夷使哈柳至京進表請

安。並貢方物。

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謹奏

大皇帝。蒙

大皇帝諭旨。接濟我等前往西藏念經之人。牲畜路費。念經之時。又蒙

大皇帝憐憫。准照我等所請辦理。不勝欣喜感激之至。從前我等地方未立法性教。現在新立此教。所有西藏請來好喇嘛業已大半亡故。現在所存甚少。且年皆衰邁。若由土伯特地方揀選通於經呪好喇嘛。賞發前來。則我等地方經呪之教。可以永久不絕。而

大皇帝之恩德亦永久感戴矣。為此奏請。餘言令使臣口奏。恭進玉椀木椀各一隻。貂皮三十張。並犬馬各二。奏入。

上命尚書海望等。訊問哈柳噶爾丹策零奏摺內令來使口奏何語據哈柳稟稱。噶爾丹策零令我將請發剌嘛事口奏

大皇帝。又令我奏我等熬茶之人由藏回來。頗羅鼐辦給牲畜路費不甚妥協。與先例不同。頗羅鼐原係拉藏汗屬下書寫之人。大抵仍思拉藏汗舊仇。所以如此。嗣後我等行走。仍請照先例辦理之處。伏所明白飭諭海望等據辭覆奏報

上命尚書海望等傳諭噶爾丹策零使哈柳回奏之言大臣等亦經奏聞。本章俟已觀覽。爾等口奏為尊佛法立法性教欲請藏

庚子。

宣諭夷使哈柳。

觀噶爾丹策零所奏為尊佛法立法性教欲請藏

內喇嘛實屬善事。其詞意誠篤朕甚嘉之但爾等
到藏熬茶。即欲遊請喇嘛。頗羅鼐未曾給發。爾等
回後頗羅鼐奏到準噶爾來使欲請喇嘛。未奉大
皇帝諭旨。未曾給發。伊等回去。或又奏請給發。亦
未可定。但從前準噶爾人等擾亂藏地。拆毀寺廟
有侵害土伯特之仇。俱不願前往。乞大皇帝睿鑒。
兩等又稱熬茶之人。頗羅鼐辦給諸物。不甚妥協。
想因尚念拉藏汗之仇。是以如此。朕為天下共主。
不分內外遠近。一視同仁。因從前爾等有亂藏之
事。彼此猜疑。至今未息。衆喇嘛皆佛門弟子。伊等
不願前去。朕豈可迫遣。此事不便降旨理應停止。
奏。報

喀柳跪奏

大皇帝諭旨。我當謹記歸告噶爾丹策零。海望等覆
問。

辛丑。

賜準噶爾使臣哈柳宴。

先是辦理軍機大臣等奏言此次夷使哈柳奉
旨於西廠帳殿瞻仰
天顏。
恩賜筵宴。其儀注應照上年筵宴夷使阿爾都之例

豫備。奏入。報
聞。至是引夷使哈柳入宴。
上諭之曰。朕昨遣大臣所降諭旨。爾俱領悉否。哈柳
跪奏。
大皇帝諭旨。俱已敬謹領悉。特因頗羅鼐與我處不
遠。
聽不知如何陳奏。并曾否准其所奏之處。伏乞
大皇帝睿鑒。

上諭曰。頗羅鼐是僻處遠方之人。爾準噶爾亦係僻處遠方之人。朕爲大皇帝不分內外。一體眷顧。爲爾等不睦。豈可偏聽遽罪頗羅鼐乎。所以將不便降旨之故。令大臣曉諭爾等。爾可謹記朕言。歸告噶爾丹策零知之。

上親賜酒二尊。禮成而退。

二月乙巳。

傳

諭駐藏大臣等豫籌防範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據此次夷使哈柳口奏有進藏熬茶之人。由藏回巢頗羅鼐辦給牲畜路費。不甚安協。大槩是仍念拉藏汗舊仇。是以如此等語。又噶爾丹策零奏請賢能喇嘛一事。朕已降旨西藏之人。皆不願去。此事頗羅鼐亦曾奏及。喇嘛皆不願

往。哈柳亦奏。在途謹慎。恐有疾病。不能行走。哈柳跪奏。

甲寅。

召見夷使哈柳賞賚有差。

上召見哈柳於正大光明殿。

諭之曰。朕明日起程謁陵。俟回鑾令汝等朝見。恐誤汝等行期。故於今日召見汝等。今天時漸暖。汝等整裝完備。即可起程歸國。不必候朕回鑾也。汝台吉奏請之事。可行則准行。無例不可行者。則不准行。朕惟準情酌理。初無成見。汝等謹記朕諭。言歸告噶爾丹策零。在途謹慎

各八事。

傳

諭夷使哈柳令撤回移近內地游牧及定期貿易事宜。

先是署定邊副將軍忝贊大臣拉布敦奏言。上年十二月初六日。據哈瑪爾沙海卡倫侍衛拜都遣員赴都圖淖爾布呼朱爾克等處瞭望偵探。至布爾吉推河。見有厄魯特宰桑額勒愼等十餘戶。在此居住。當即諭令移去。據額勒愼云。今天正寒冷。又當我處牲畜孳長之時。乞容暫住。俟稍和暖即行移去等語。又十二月十二日據布延圖卡倫侍衛伯森特遣員出卡偵探。至布延圖河源四水總會地方。見有烏梁海得木齊扎木禪等十餘戶居住。亦諭令移去。據扎木禪云。因我們游牧處雪大。暫住於此。俟雪化後即行移去等語。查厄魯特宰桑額勒愼所住之布爾吉推河。與內地所放卡倫。相去不遠。行走一夜。次早可到。在都圖淖爾之西北。又查烏梁海得木齊扎木禪亦係準噶爾之人。並非本地烏梁海。所住之布延圖河源。與內地所放卡倫察罕布呼地方。相去有一宿之地。又查布爾吉推河。在哈瑪爾沙海卡倫以外。其地在阿爾台山梁之外。布延圖河源四水總會處。與得木齊扎木禪等托爾本汕此三處。其地俱在阿爾台山梁之內。現在密劄兩處坐卡侍衛。并鄰近坐卡侍衛等。謹愼小心。嚴行防範。俟稍暖雪化厄魯特人等移去後。即速詳報。奏入。得

雪來歸水草至此游牧似無他故但屢向內地
卡倫近處居住日久未免生事現在夷使在京
應面諭以守定界址毋許任意遊牧令其回時
告知噶爾丹策零即行撤回又議以使臣請
安進貢非貿易之年不准携貨此次哈柳仍遵例携
帶貨物現奉
恩旨姑准赴肅貿易亦應俟使臣同巢之日申飭下
次不准復帶奏入

上從之是日
命尚書海望等道
旨傳諭夷使哈柳令其歸告噶爾丹策零永遠遵守
欽
命海望等覆奏報
聞

庚申
署理定邊副將軍參贊大臣拉布敦奏報巡查
準噶爾烏梁海近塞游牧情形
拉布敦奏言據託爾和烏蘭坐卡侍衛襄峪賴
等報稱正月十日遣員瞭望賊踪至黃加
書魯克地方見準噶爾烏梁海得木齊烏爾巴
齊因游牧處雪大帶領所屬十四家在此居住

隨諭令移去據得木齊烏爾巴齊云我等在此
居住實於理不合但因不得住處故暫居此俟
雪化後即行移回等語查託爾和烏蘭卡倫地
方與科卜多城相近在科卜多河邊乃布延圖
鄰卡其得木齊烏爾巴齊所住之黃加書魯克
地方在阿爾台山梁以內與內地放卡之處相
去八十里乃布延圖與託爾和烏蘭兩處卡倫

尋踪之所。現在託爾和烏蘭與上年所報布延
岡哈瑪爾沙扎海一連三卡以外皆有準噶爾
人居住。當即行文總管防守烏里雅蘇台等處
之參贊大臣烏爾登令其嚴飭坐卡侍衛等。小
心防範俟伊等移去後。即行詳報奏入報

甲子。

準噶爾夷使。柳自京起程還部。

戊辰。

更定查閱喀爾喀兵丁之例。

上諭內閣曰。喀爾喀四部落游牧處預備之揚威兵。
每年令軍營參贊大臣前往閱看。但念此項兵丁。
頻年調遣查閱不免勞苦。每年著各該處副將軍
就近查閱。軍營參贊大臣兩年閱看一次。

三月。己丑。

查核軍營存貯米石。

辦理軍機大臣等奏言。上年額駙策凌奏銷乾
隆八年用過米石一摺。軍營所貯小米七萬七
千餘石。大麥麥子等糧折算小米共一萬五千
餘石。內九年用過米石尚未奏銷。現在所有兵
丁。一年應支米數。約需九千八百餘石。除上年

用過米石外。尚存米八萬二千餘石。通計支給
現在兵丁。可足六七年之用。前於乾隆三年五
月內。停止范毓馪運糧原議。案內俟數年後應
行運糧之時。著額駙策凌再行請
旨。今應遵照原議。將軍營現貯米石核實具奏。奏入。
報
聞。

戊戌。

準噶爾部人彭蘇克等率屬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夏四月。己未。

安西提督武進永常奏報準噶爾夷使哈柳等出境。

癸亥。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報準噶爾近邊游牧

人等遷回情形。

額駙策凌奏言。二月初四日。準噶爾宰桑額勒

愼來至希貝爾巴爾沙扎海口內。求見坐卡侍衛拜

都告稱。我台吉噶爾丹策零諭云。蒙

大皇帝之恩。准允求和。汝等在額克阿喇勒西喇呼

魯蘇等處游牧居住。如遇

大國坐卡侍衛和好而行等語。我遵台吉之諭。到

布爾吉推地方。聞

大國卡倫。在布延圖哈瑪爾沙扎海等處。故我不

敢前來。今我台吉令我撤回。特此告知。并以酒

醪爲獻。拜都即諭之云。額克阿喇勒西喇呼魯

蘇皆係我卡內之地。現今荷蒙我

聖主隆恩。許爾求和。但爾地人等。豈可在我卡內地

方居住。以後宜恪守疆界。不得妄行。額勒愼即

移回原地而去。奏入報

聞。

丁卯

停派軍營隨印察哈爾兵丁

辦理軍機大臣等奏言。軍營隨將軍印務察哈

爾兵一百名。向例三年期滿。經臣等議准改爲

五年更換一次。今察額駙策凌到京。臣等與之

商議。現今軍營無事。所有兵丁有無應行裁減。據額駙策凌言。隨印察哈爾兵。相應減去。即於軍營喀爾喀兵內挑用。今察哈爾兵一百名。現於本年七月內期滿。應將此項兵丁令其撤回本處。不必另派更替。其需用隨印兵丁。即於喀爾喀兵丁內揀選應用。奏入。上從之。

五月庚辰。

恩免誤給投誠厄魯特等應追口糧。

上諭內閣曰。近據正黃旗蒙古旗分奏請。將誤照新滿洲例辦給併入本旗回子瑚連雅爾等口糧米石之大臣官員。交部察議等語。瑚連雅爾等俱係從前投順。照例賞給產業。安插已定之人。業經數年。又引新滿洲例請給口糧。該管官並不詳察。即行支給。甚屬錯誤。著交部察議。至因瑚連雅爾等係遠方新來投誠之人。不知定例。冒昧奏以致併入八旗之厄魯特回子等。皋相效尤。陸續呈請補給。八旗內有已經補給亦有尚未補給者。此皆誤認瑚連雅爾一案視為定例。遵照而行。非首先錯誤者可比。俱著免其查議。再此項厄魯特回子等。係遠方新來投誠之人。不知定例。冒昧請給。情屬可原。著將伊等治罪及追賠多領口糧之處。槩行寬免。嗣後無庸支給。並將此旨明白曉諭知之。

己亥。

準喀爾部人圖魯孟克率眷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秋九月庚午朔。

議定投誠厄魯特等挑補食糧事宜。

辦理軍機大臣等奏言查準噶爾投誠之厄魯
特回子等安插各處賞給置產等項銀兩甚為
充裕其又作爲額外護軍披甲支給錢糧者特
因伊等感
天朝仁化遠遠來投故加格外
殊恩至伊等所出額外護軍等缺若再行挑取伊等
子孫頂補不免過優請嗣後安插各處之厄魯
特回子等所有應賞置產銀兩照例辦給外伊
等俱係歸入旗分佐領之人若本身已故出有
空缺即照理藩院所辦選伊子息內漢仗可觀
堪供差遣者該管大臣酌量挑取本佐領下額
缺不准挑補額外護軍披甲即有子息幼小未
能料理產業者其未長成以前該管大臣派人
照管產業令其足資贍養再此後投誠之人奉
旨賞給額外護軍披甲者步軍支給全分錢糧均給
半分錢糧仍令該管大臣不時稽查毋致妄費
俾得從容養贍奏入
上從之
準噶爾部人烏巴什率屬九人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冬十月己未
命賞給安插如例
甲子
準噶爾部人博爾第等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十一月己卯
更定駐藏辦事大臣章京筆帖式換班成例

駐藏副都統俾清奏言從前駐藏章京筆帖式
換班之期。照哈密等處三年一換。但俱係錯綜
更換。以便交代嫻習。後因將驛站官兵撤回。錯
綜更換路遠難以獨行。派出駐劄里塘巴塘等
處兵丁護送往來。臣因此次來藏。由成都派官
兵護送。沿路留心察看。見唐古忒兵。中途間有
偷搶之事。請嗣後在藏辦事大臣奏

皆派出時。該處即行文四川總督令派換班官兵等
候。該部將換班章京等帶領引
見派出後。與大臣同至成都。帶領換班官兵。一同更
換。則不需護送之兵。可無偷搶之事。再藏內不
比內地。凡事隨到隨辦。即有辦過相類事件。到
時亦可查按舊檔辦理。似無庸錯綜更換。奏入。
得
旨。著軍機大臣議奏。尋議喀密爪州西寧辦事大臣章
京筆帖式。俱係三年一換。其駐西藏辦事大臣
章京等。令錯綜更換者。原為新舊相參。易於辦
事起見。今據俾清奏稱。藏內事原可隨到隨辦
毋庸交代嫻習。而錯綜更換時必須撥兵護送。
轉多勞費。應照俾清所奏。嗣後駐藏大臣章京
筆帖式等皆酌量於緣營換班之期。三年一換。
俟該部將換班章京等帶領引
見派出後。大臣等至藏。清查事檔。交代明白後。
舊駐大臣等帶領官兵同回內地。不必仍循錯
綜更換之例。則可省撥兵護送之繁。仍無貽誤
地方事務。奏入。
上從之。
壬午。
命西北兩路將軍大臣等籌備防範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據安西提督李繩武奏稱。准噶爾脫回之吐魯番回民海底里等稱。噶爾丹策零於今年九月內業已病故。彼於各處卡倫俱添兵防守等語。應寄信密諭西北兩路將軍大臣等。噶爾丹策零病故之信。伊雖未遣使具奏。而事回巢踪跡。據伊等回告越過阿哈雅克卡倫。到噶斯路上。探得準噶爾人等回巢路上人畜多有死傷情形甚屬艱窘。又據頗羅鼐呈稱。拉達克汗策卜登那木扎爾寄信內稱。從前葉爾羌人等每年到我所屬地方貿易。自準噶爾熬茶以來一年有餘。不見有人來此貿易。因遣二人前往薩納珠口探取信息。據伊等回告。探得準噶爾部內。纔得格齊巴圖魯宰桑等出痘死者甚衆。噶爾丹策零畏懼。向從前奪取哈薩克游牧之北地方藏避

十二月壬子。

駐藏副都統傅清奏報偵探準夷情形。

傅清奏言臣欽奉

又準噶爾所屬吉爾吉爾頭目二人不和。內頭目甘班圖伯克殺死一頭目。併據其地。修造薩克兵四千。吉爾吉爾兵二千。令伊族台吉策卜登圖拉爾滿積圖拉爾袭都爾爾噶里木汗力。正月內起程前往。但聞阿卜都爾圖拉爾於今年臘充足。兵丁強健。勝負未知如何等語。奏入。報聞。

甲寅。

扎薩克頭等台吉齊旺多爾濟卒。以其姪旺對承襲。

上諭內閣曰。駐藏副都統傳清奏扎薩克頭等台吉齊旺多爾濟病故。據都王頗羅鼐請將齊旺多爾濟職銜賞給伊姪旺對。伊係介家受恩之人。令其管束兵丁。辦理諸務。實為有益。朕前加恩將烏鎮

和碩齊作爲扎薩克頭等台吉。給伊弟承襲以來。
所交諸務。奮勉出力。今齊旺多爾濟病故請將伊
兄訥顏和碩齊之子旺對承襲著照所請施恩令
旺對承襲扎薩克頭等台吉。
戊午。
安西提督李繩武奏報準噶爾進
貢使臣哈柳等入境。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西藏郡王頗羅鼐素効忠誠。勤
勞懋著。自朕御極以來。一心靖共。凡事俱竭力奮
勉。辦理妥協。殊屬可嘉。著加特恩將伊子內封一
長子長子係日後襲王爵。總理彼處事務之人。關
係緊要著諭知駐藏辦事之副都統傅清將朕此
旨曉諭頗羅鼐。在伊二子內擇一才堪繼續悅服
衆心裨益公務者保奏。俟朕降旨。
乙未。
定議辦理投誠夷人事宜。
甘肅巡撫黃廷桂奏言向來沿邊蒙古及哈密
瓜州回民并準夷人等投誠。或令本處團聚。或

於別處安插。今開噶爾丹策零病故。恐其部落內亂致生事端。嗣後辦理投誠夷人應請少加分別。如蒙古番回。原非準夷所屬。仍照前例辦理。若有準夷頭目。率衆來歸。應請
旨定奪。如不過二三無關緊要夷人。前來歸命。或覊管哈密候夷使進貢曉諭帶往。或即於卡倫外賞給口糧。令自行回巢。奉
旨。著機大臣議奏。尋議查噶爾丹策零病故與否未有確信。如彼處有事。酋目率衆歸投誠。應如何
旨定奪。至尋常投誠之人。仍照舊例辦理。無庸令夷使帶回。及令自行回巢致失懷遠之義。奏入。
上從之。

二月。辛丑。
北路軍營參贊大臣拉布敦烏爾登期滿。以護軍統領花爾瑪善副都統衔努三代之。
三月。乙亥。
夷使哈柳至京進表請
安。並貢方物。
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謹奏
大皇帝。蒙
大皇帝加恩我父。內外和好。我父因仰體
大皇帝宣揚黃教。奠定蒼生之意。恭順遵循。念我父已故。竊欲勉繼父志。照舊行事以承
恩典。現擬遣人往西藏念經。為我父修行善事。循例先遣數人。輕騎前往懺悔獻茶而回。繼令念大經人衆進藏。以宣黃教。伏祈

大皇帝睿鑒謹遣使臣恭請
萬安並貢貂皮四十一張奏入報
聞。

壬午。

賜準噶爾使臣哈柳等宴。

上召見哈柳諭之曰朕覽爾新台吉奏章欲效法伊
父體朕宣揚黃教奠定蒼生之意冀承恩典朕甚
嘉悅爾老台吉比年以來甚屬恭順遵循朕旨是
以屢加恩眷今已病故深爲軫惜爾新台吉又爲
伊父懇請遣人往西藏念經行善事乃理所應爲
朕自當准其所請但作爲兩次前往事覺繁瑣且
爾等進藏之人艱於跋涉當已深悉不若作一次
前往爲妥朕仍加恩照前賞給牲畜口糧中途資
助且爲爾老台吉作布施禮及施恩賞賚之處現

交大臣等查辦豫備俟爾回時齎往哈柳跪奏
大皇帝之旨大人等先經曉諭今又面聆
聖訓俟回時當告知我台吉敬謹遵行。

上特賜玉如意一枝謂哈柳曰此名如意乃克遂心
願之謂特賜與爾新台吉若爾可齎往並
命賞哈柳玉如意亦一枝哈柳叩頭祗領。

上親賜酒三爵哈柳跪飲而退。

癸未。

命提督李繩武巡閱邊界接見夷使。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據李繩武奏夷使哈柳來時向
都司閻相師云此次回去時求與將軍一見等語。
李繩武自調補安西提督以來尚未奏請巡閱邊
界可傳諭令伊約計夷使回巢之時前往哈密等
處巡視哈柳回巢經過欲求見面不妨與之相見。

備飯款待酌量給與物件。一切相見儀節。務存體統。不可草率從事。

甲申。

賜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勅書。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總理天下。無分內外。一視同仁。惟期普天生靈。各得其所。台吉爾泰稱遵照爾父仰體朕廣教安生之意。朕甚嘉悅。前爾父仰知朕意。定界以來敬謹遵奉諭旨。朕屢次加恩體恤。今聞溘逝。深爲軫惜。爾泰稱遣人往西藏誦經。先輕騎減從前往。懺悔熬茶。回時令誦大經人等續往誦經等語。爲爾父懺悔誦經理所當行。豈有不准。但分作二次徒覺繁瑣。爾之人行走艱難。爾亦知之。當一次全往爲妥。朕仍照前施恩。派人照看賞賜牲畜路費。又爲爾父作布施禮特恩賞銀滿達茶桶茶喇各一。紅黃香一百束。交與使臣哈柳帶往。又大手帕百條。小手帕千條。茶葉千包。令誦經之人往藏時由邊界支取。應往人數何時起程。何日可至邊界。先期豫行報明。又爾使臣哈柳回奏延請西藏喇嘛及今年例應來京貿易之人。所就近在

肅州貿易二事。延請西藏喇嘛。前據爾父奏請時朕即以不便准行。明白降旨矣。至今歲貨物欲於肅州隨便貿易。此可行之事。准爾所請。交與該地方官照看貿易。台吉爾泰一切事務惟當遵照爾父仰體朕廣教安生之意。敬慎奉行。互相和好。愈敦信賀俾邊氓永享安樂。特勅。

勅賜爾各色緞十端。蟒緞粧緞各八端。玻璃磁器

班瑯器血十八事。爾其祇領。

閏三月。丁酉。

夾使哈柳自京起程還部。

辛酉。

安西提督李繩武奏報貿易夷人賫木瑚里等入境。

丙午。

甘肅巡撫黃廷桂疏奏像備夷人貿易事宜。

黃廷桂奏言向例準噶爾夷人於子辰申年在肅貿易。寅午戌年在京貿易。今歲例當在京貿易。令伊指出具奏。今夷將及知州等看。又經臣等奏明動銀一萬五千兩。往江南採辦紬緞。已抵蘭州。現在夷貨將到。將此項紬緞。交商人李永祚先行交易。扣價還官。俟伊自製商貨運到。再與夷人兌換。庶夷人不致稽遲回巢時日。奏入。報聞。

夏四月。辛未。

命封郡王頗羅鼐次子朱爾默特那木扎爾爲長子。

上諭內閣曰。前以西藏郡王頗羅鼐一心勗誠奮勉。特施恩於伊二子內。封一長子。令伊指出具奏。今據頗羅鼐以伊長子珠爾瑪特策卜登巴屬殘疾。次子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堪以奮勉出力。伊兄弟互相遜讓。並無爭競。即彼處噶卜倫第巴大喇嘛等亦皆心服。等因具奏。應如所請。將朱爾默特那

木扎爾封為長子珠爾瑪特策卜登因從前帶兵
在邊境出力。曾施恩封為輔國公。今雖有殘疾不
能効力。並著加恩封為鎮國公。該部知道。
壬午。
安西提督李綱武疏奏籌辦夷人貿易事宜。
李綱武奏言查此次貿易夷人賫木瑚里等到
境言語恭順。而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來文亦
屬詞婉意和但此次帶來牲畜較上年之數甚
多。該夷等懇求在哈密變賣。不但有違定例。且
口外實無商賈。臣前接肅州鎮道等札商因肅

屬牧廠狹小。請於嘉峪關外之花海子等處地
方牧放。俟商人講定價值。再為趕入接收。臣現
在巡查親歷花海子各處地方遼濶逼近赤靖
等處營汛。南通青海各路。北即接連北路卡倫。
及往準噶爾之大北路。實有不便留牧之處。已
將緣由札覆肅州鎮道。臣思肅州既無寬展牧
廠。且時屆夏初正田畝長發之時。而該夷等亦
知牲畜衆多。即口外路上水草亦屬有限。恐損
傷過多。是以求在哈密售賣。臣輾轉籌計行令
哈密副將瑚寶將馬駝貨物。令其先為起行赴
肅。其牛羊暫留卡外牧放。臣現在札詢肅州鎮

道。上年貿易夷人牛羊在肅售變價值數目。或
應先在哈密講定價值。豫先差員領商出口迎
收。抑或商人必須親自出口。途中講價之處。統
俟覆到飛飭辦理。庶不致該夷等稽延時日而
於內外民田既無擾攘之虞。亦與該夷實有裨
益。奏入。報
聞。

乙亥。
準噶爾部人博克等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五月壬子。
安西提督李繩武奏報接見夷使情形。
李繩武奏言臣於四月十五日巡邊至哈密。夷
使哈柳於二十二日自京回程。亦抵哈密。二十
四日至公所與臣接見。據哈柳告稱我此次進
京。因奏
聞我台吉噶爾丹策零病故之事。荷蒙
大皇帝待我等恩典極重。
賜噶爾丹策零銀滿達茶桶茶喇藏香。尚有大小手
帕茶葉著在邊界上支領。又
賜我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各色粧蟒緞尺玻璃磁
器琺瑯器皿。臣向哈柳云。因汝台吉噶爾丹策
零並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兩世俱在
大皇帝前恭順歸向。是以加汝
大恩。
大皇帝是普天之下
聖主。所下吉祥
旨意。即如汝等朝見活佛得好話一般。向後常常恭
順。自能常受
恩典。哈柳又告稱此次
大皇帝復准我等帶領三百人往藏熬茶。我等不敢
違例多帶人。臣向哈柳云。既
恩准汝熬茶。汝等起身赴藏時。即豫差人送信以便
豫備護送汝等相見禮畢。哈柳等於二十六日
起身回部。臣繕奏入報

閱。

六月。丁亥。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疏奏暫停輪派參贊大臣閱看喀爾喀四部落兵丁。

臣閱看喀爾喀四部落游牧處所備揚威兵。策凌奏言喀爾喀察克察克闢展之來每年應各該副將軍管參贊大臣兩年內閱看一次。今歲應派軍營參贊大臣前往閱看但查四部落內在戈壁居住之扎薩克等游牧處所。因雨水不調。至今青草未發。牲畜尚未養好。向例俱於七月內閱看完畢。游牧遠者來時趕回。馬牛牲畜尚可肥壯。若遲至八九月間始行閱看。實於牲畜無益。應請今年暫行停止。

閱看。交各副將軍盟長等令其就近在各游牧處自行查閱。屆至明年仍派參贊大臣前往。奏入。

上從之。

庚寅。

定議添設哈密卡倫。

安西提督李綱武奏言哈密三堡之西南。西喇淖爾地方。其西係通準夷回克察克闢展之來路。從前原有卡倫。後因該處水草不便。盛夏馬多倒斃。奏請裁撤。自裁撤之後準夷多有從此潛過被擄者。防範布置不可不周。況盛夏人馬難以存住之時。準夷亦不能行走。而春秋冬三時自可派兵守望以收扼要之益。且據哈密貝子玉素富情願供辦馬草。復與鎮臣王能愛商酌意見相同。又巴達什地方為貝子玉素富牧放之廠。西北二十餘里。即係烏拉臺卡倫。烏拉

臺卡倫正北五十里。有畢柳大坂一處。畢柳大坂溝底係走鹽池通哈喇溪洛等處之路。而烏拉臺卡倫止能瞭望畢柳大坂溝口。不能瞭望畢柳大坂溝底通出之路。若於畢柳大坂安設一卡。則與烏拉臺一卡並巴達什殿彼此聲氣相通。遇警可早得信。奉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應如所奏西喇淖爾地方。准其添設一卡。派兵二名。問以纙頭三名。每年八月至次年四月止。坐守瞭望。其畢柳大坂地方。亦准其安設一卡。派兵三名。間以纙頭二名。坐守瞭望。以資策應。奏入。

上從之。

辛卯。

命還俄羅斯逃人。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將自準噶爾投來之俄羅斯人伊番解京。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向與俄羅斯定議。不相容留逃人。前雅正十二年。俄羅斯婦人伊納博克投至本境。奉

上從前準噶爾擄去我國二人。投至俄羅斯。曾經彼處送還。應將伊納博克亦送交俄羅斯邊上頭目。今請照此例令理藩院行文俄羅斯。并派員將伊番解送至恰克圖地方。交與俄羅斯守邊頭目。奏入。

上從之。

秋七月己酉。

命派青海扎薩克等更替巡守卡倫。

辦理青海事務副都統衔眾佛保奏言准理藩

院咨稱青海扎薩克台吉達瑪林塞卜騰色特
爾布木巡守卡倫偵探邊境行走數年皆自備
資斧實屬勤慎伊等原爲青海各蒙古游牧起
見其餘扎薩克亦應更替行走今青海扎薩克
大員內長子索諾木丹津貝子丹巴年力已壯
人俱明白去年木蘭隨圍王袞楚克達什策凌
喇卜坦公那木扎爾策凌雖係年幼人亦明白
俱蒙
皇上教養令在
乾清門行走宜令其輪班行走亦可以服習勤勞
應令衆佛保於今年會盟時將索諾木丹津等
與應派扎薩克一併揀派如何更替行走之處
定議具奏得
旨依議移咨到臣臣隨於會盟之日明白曉諭傳
旨與袞楚克達什策凌喇卜坦索諾木丹津丹巴那
木扎爾策凌據伊等五人懽忭跪稱我等累世
受
皇上殊恩俱以少年承襲顯秩數年來瞻仰
天顏蒙
恩挑取
乾清門侍衛親隨學習正欲得一効力之處稍圖
報効今蒙
賞給効力不勝懽忭等語再會盟處齊集各扎薩克
聽知揀派差遣無不跪求効力除達瑪林塞卜
騰色特爾布木二人原係防禦卡倫之人蒙
恩獎賞伊二人以行走熟練請願照常派入不敢稍
擬復據薩喇哀布喇卜坦塔爾濟塞卜騰三台
吉門請揀派出於至誠且人皆明白應將此五

人與衮楚克達什等五人。共派十人。分作五班行走。五年之內始輪一班。在伊等自可從容行走。並將得卜特爾伊克柴達木二路。與伊等游牧處何旗近便之處。令其自行定議。繕摺伊等分派已定。巡查前路得卜特爾卡倫派長子察諾木丹津衮布喇卜坦扎薩克台吉色特爾布木塔爾濟塞卜騰薩喇五人行走。巡查北路伊克柴達木伊遙察汗齊老岡卡倫。派王衮楚克達什策凌喇卜坦貝子丹巴公那木扎爾策凌扎薩克台吉達瑪林塞卜騰五人行走。每年輪流巡查。又據派出之衮楚克達什等叩稱前奉諭旨。青海派兵二千各在旗分處豫備。如有帶領行走之處。著達瑪林塞卜騰色特爾布木二人帶領。今我等八人既蒙頒派。如有帶兵之時。亦請一同帶兵以効微勞。又稱此項派出豫備兵丁。業已十年。恐有因循廢弛之弊。我等各於所分備兵旗分游牧處查明軍需器械分別等第。呈報察核。於三年舉行一次等語。似應俱如所請辦理。奏入。得

旨。下部知之。

八月。丁卯。

恩賞駐防軍營官兵緞布有差。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軍營駐防之宣化大同二處官兵計六百名。居住五年。其看守城垣倉庫巡查街市以及一切差務俱無貽悞。甚屬勤勞出力。臣等仰體

皇上軫念至意。請將庫內存貯備賞緞布鞋內動用賞賜。發將遊擊官兼緞各一端。守備花線緞一

端。千把總彭緞各一端。兵丁每名布各四疋鞋
二雙。以示鼓勵。奏入。
報可。

壬辰。

甘肅巡撫黃廷桂奏報貿易夷人資木瑚里等
白肅州起程還部。

九月乙未。

命展放喀爾喀游牧地方。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乾隆五年。遵
旨議定將喀爾喀游牧自安設內卡之齊克濟扎卜
堪哈薩克圖庫克嶺等處以內三四百里所有
鄂爾海地方為中南至博羅椿集塔爾拉布喀
金達賴喀喇塔爾阿勒坦噶達蘇等處為外界。
此內游牧居住。各按指定之界。不得踰越。現今
戈壁地方。連年少雨。水草甚乏。在戈壁等處游
牧者俱移居杭愛地狹人稠。水草愈覺不足。蒙
古生計甚屬拮据。請將喀爾喀游牧少加展放。
令在安設內卡之扎卜堪等處內。約計百里之
遙。游牧居住。仍飭駐劄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
不時巡查奏入。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從前大兵在北路駐劄時。將
喀爾喀游牧。曾經移進在翁金鄂爾昆之烏歸
須賜勅書。指定厄魯特游牧。不得過阿爾台山梁。喀
爾喀游牧。不得過扎卜堪等處。等因與準噶爾定界。
卓爾等處為界。至乾隆三年。因與準噶爾定界。
奇齊格納之阿魯通金鄂倫卓爾代拉奚魯。北

奉
上諭。從前喀爾喀四部落游牧之地。原有指定之界。
今允準噶爾求和。將喀爾喀游牧不得過扎卜堪
等處。但各部落游牧之界若不指明。恐喀爾喀不
知以爲所定不過扎卜堪等處。遂任意妄行游牧。
亦未可定。著額駙策凌等會同喀爾喀之副將軍
自扎卜堪以內將各住游牧之界。相度指明。不准
妄越之處核議以聞。旋議定南至博羅椿集等處。
北至額得爾齊得爾之伯勒齊爾等處爲外界。
今據額駙策凌奏爲蒙古生計拮据。請將喀爾
喀游牧少加展放。在安設內卡之扎卜堪等處
百里游牧。仍在原定界內。應如所請令額駙策
凌與喀爾喀副將軍等將喀爾喀游牧指定何
處起止。不許踰界。仍令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

不時巡查。遇有越界游牧者查出從重治罪。令
將地名造冊存在軍營以備稽查。并移咨該部
查核奏入。
上從之。
壬子。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報巡查邊境情形。
策凌奏言。往南路略地之二等侍衞棟柮於八

月十二日出喀勒占和碩卡倫。前往尋踪瞭望。
見巴顏珠爾克地方有厄魯特扎勒巴克泰告
稱我八人現在察罕布爾噶蘇地方坐卡。我小
台吉烏勒木濟帶領一百兵在察罕郭勒地方
駐劄。棟柮責以此非爾等地方。不當在此居住。
扎勒巴克泰對以即刻移去。又差協理台吉剛
噶扎卜等帶兵前往尋去年所埋木記。至敎達

都沙扎海。見厄魯特得木齊索諾木堪克巴與圖魯孟克等喇嘛扎卜告以不當近我境居住。索諾木堪克巴等應諾。棟樑等埋換新木記而回。往中路略地之藍翎前鋒布勒善協理台吉丹津泰領索爾蘇前往尋踪。至花蘇魯克。及沙喇努魯等處。遇見厄魯特烏梁海。在彼打牲。丹津等斥責其非。烏梁海等應諾而去。丹津等埋換新木記而回。並無別事奏入。報聞。

癸丑

準噶爾部人巴桑等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冬十月。丙寅朔。

賜勒席喇西藏郡王頗羅鼐。

上諭頗羅鼐曰。達賴喇嘛者。衆之紱綱喇嘛扎克巴與達顏將爾鎮壓。經書寫人桑寨拿獲。爾從傅清之言將此事如同無事從輕完結。經傅清奏聞。扎克巴達顏係達賴喇嘛。如此辦理。甚合機宜。達賴喇嘛係執掌闡揚西方佛教之人。爾係約束管理藏內人衆之人。爾二人同心協力以安地方。使土伯特向化。一應事務皆賴爾等辦理。朕視爾二人俱屬一體。從無畸重畸輕之見。若爾二人稍有不合。以致地方不寧。甚負朕信任期望之恩。再朕知鎮壓左道。斷不能有損於人。即以近事而論。扎克巴達顏四五年前將爾鎮壓。此時朕先將爾子封爲長子。又加恩封長子爲鎮國公。並施爾恩典甚重。豈非不能鎮壓之明效大驗乎。觀此爾可以無疑矣。爾平日感激朕

恩。勉力報効。克副委任。朕所深信。是以並未明降諭旨。特手書此勅。密諭開示。爾其知之。

辛未。

甘肅巡撫黃廷桂奏報準噶爾夷人在肅州貿易情形。

先是黃廷桂奏言夷目賽木瑚里帶領夷人及牛馬貨物。於六月十六七等日。陸續到肅。俱已安頓居住。其原來羊隻。於夷目等未曾進關之前。即委文武員弁。帶領商販出口迎買。講明每綿羊二百隻內搭山羊五隻。仍照往例每隻價銀一兩一錢。以貨易貨。夷人樂從。於六月初八初九兩日收買完竣。各項皮張牲畜約共值銀六萬餘兩。夷人索價甚高。又要四成現銀。臣現在遵循往例。止令許給二成現銀。若任其所欲添給四成。恐致夷人將來引爲成例。難以拒絕。

奏入。報聞。至是黃廷桂又奏言據肅州鎮臣許仕盛甘肅道鈕廷彩稟稱夷人各項皮張貨物。俱經收買完畢。伊等所需銀貨。亦已交付明白。臣查此次夷人搗來牛羊馬匹皮張等項貨物共價銀九萬五千九百二十餘兩。惟貂狐豹三項皮張。內搭給二成現銀九千五百四十餘兩。其餘俱以內地細緞等貨抵兌交易。該夷等事竣現在回巢訖。又安西提督李綱武奏言貿易夷人。自肅起身經肅州鎮臣許仕盛派撥肅標官兵伴送至橋灣。臣即派靖逆協標都司錢璽照例帶兵前往橋灣臣標中營守備陳文現帶兵前往坡子泉。接遞護送。據夷目賽木瑚里告稱此次買賣。原

係應進京年分。荷蒙
大皇帝天恩。准在肅州就近貿易。甚爲便益。我等衆人仰戴
大皇帝恩德。實屬感激不盡等語。奏入。俱報聞。

乙酉。

準噶爾部人達什哈來降。如例賞給。發往青州隨其弟西喇卜安插。

十一月。壬寅。

命准準噶爾貢使赴肅貿易。

安西提督李耀武奏言準噶爾夷使瑪木特於

安進。貢。但攜帶駝馱牲畜貨物甚多。查定例進貢夷人。不準攜帶買賣。其從前進貢夷人所帶牲畜貨物。准其赴肅交易者。實由我
皇上柔懷遠人。恩施格外。此次夷使瑪木特帶來駝馱牲畜甚多。到哈密後勢必復懇到肅州交易。其可否准照所請之處。理合請旨遵行。奏入。得旨。彼從遠路而來。可告以朕恩。所攜貨物。姑准前赴肅州貿易。以後似此多帶不准交易之處。俟夷使到京。當令大臣面諭該夷使等遵行也。

十二月。丙寅。

準噶爾部人巴爾布達什來降。

欲赴
大皇帝前請

命賞給安插如例。

命自準噶爾脫回內扎薩克蒙古人等不必解送京師。

辦理軍機大臣等奏言近年辦理準噶爾脫回之喀爾喀人等經將軍詢明情節即由軍營解回各游牧安置。其內扎薩克蒙古人等俱解送京師交臣等詢問仍送回各游牧查內扎薩克各旗俱在口外離軍營甚近今解送來京復行解回各游牧徒多往返之勞應將脫回之內扎薩克蒙古人等令額駙策凌詢明情節無庸解送京師亦照喀爾喀之例由軍營解回本游牧安置奏入。

上從之。

癸未。

喪使瑪木特等至京進表請安並貢方物。

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謹奏

大皇帝使者哈柳等前來。奉

大皇帝恩旨無分內外一視同仁但願普天之下生靈各得安生。因爾父遣人赴藏念經懺悔於理甚宜。朕仍照從前施恩派人照管資助牲畜盤費並特恩賞銀滿達茶桶茶喇紅黃香一百束并大手帕一百件小手帕一千件茶葉一千包令在邊界領取感戴。

鴻恩歡欣無既今念經人三百名約於明年九月十五日前後可到哈集爾等處但前往唐古忒地方人內有帶去貨物俟貨賣後始往念經者有即將貨物帶往念經者其將貨物帶往念經之人悉令同在哈集爾得卜特爾過冬俟貿易人

由東科爾貿易回歸在哈集爾得卜特爾會齊
一同前往念經以廣黃教以安生靈伏乞
大皇帝庶鑒其繁瑣言語令來使口奏謹具馬二疋
椀一隻貂皮四十張聊申微悃奏入報
聞復
命尚書海望等訊問來使所欲口奏何語據瑪木特
稟稱我等前往西藏一切舉行善事念經之人
其施恩照管及賞助牲畜之處伏乞憐念再念
經之事需銀甚要我等前往東科爾貿易之人
交易時乞飭令內地商人以銀收買伏祈轉奏
海望等言我

大國交易之例聽商自便難用官法抑勒從前已
經曉諭爾等今爾台吉以念經之事需銀甚多
復行懇求俟轉奏候
吉奏入報
聞
乙酉
召見夷使瑪木特等於
雍和宮大和齋並令觀步踏
上諭之曰爾台吉奏疏朕已覽閱一切事宜皆遵奉
朕諭言辦理看來如此恭順必能安伊屬人禪益
部落朕甚嘉悅再爾口奏之事特為乞求照看爾
等念經之人資助牲畜盤費此事自照前次賞賜
之例加恩賞給再懇求貿易時用銀收買爾等貨
物此事止可隨商賈之便朕不便降旨於商人此
次現派侍郎玉保前往照看爾等與玉保商
議酌量凡事屬可行者會議具奏瑪木特等瞻仰
行禮

賜茶跪領。祇聆
聖訓畢。退出。翊日。
上復命尚書海望等宣諭瑪木特等曰。爾等意欲頗羅鼐資助念經人等。頗羅鼐雖係承受朕封號之人。究係別部落。不比內地臣民。彼資助與否。朕不便降旨。應聽伊自願。故特諭爾等知之。
已丑。

待郎玉保疏奏酌議喀爾喀與西藏貿易事宜。
玉保奏言據夷使瑪木特告稱
大皇帝恩旨。藏內貿易事務。著與玉保商酌辦理。故我等特來與大人商酌。我等明年九月十五前後至哈集爾得卜特爾卡倫。前往東科爾貿易。往返計需三月。所以奏明。懇在彼處過冬。若在哈集爾得卜特爾貿易得銀。十月十五前後。未知可否進藏。臣告之云。汝等在卡倫貿易。只云帶銀前往。除銀之外。有無應買乎。帕茶葉緞匹等物。以便傳找貿易人等。豫備貿易。據瑪木特云。銀兩之外。別無應買物件。臣告之云。汝等於九月十五前後至哈集爾得卜特爾貿易。十月進藏亦可。但據我看來。汝等與其九月十五前後前來。不若於八月初十內外。至哈集爾得卜特爾貿易帶銀。於九月初間進藏。未至大雪。於汝等有益。瑪木特云。我台吉已經奏明。我等難以專主。容我歸告台吉。若如我等所議。則四月間差

人至哈密送信。

奏入。報

聞。

乾隆十二年春正月壬辰。

賞辦理夷使赴藏事務侍郎玉保等銀二千兩。

乙未。

賜準噶爾使臣瑪木特等宴于豐澤園。禮成。隨

頒賜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粧緞等物

如例。

丙申。

賜準噶爾使臣瑪木特等緞布銀兩冠服有差。

乙卯。

賜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勅書。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閱爾奏書爾能仰體朕加恩之意。諸事俱

遵旨辦理。如此恭順必能安爾屬下利爾部落。朕深爲嘉悅。所奏往西藏念經人等。有俟貿易後始往念經。有即將貨物帶往念經者。俱聽在哈集爾得卜特兩過冬。俟貿易人。由東科爾回歸會齊同往之處。已俱照所請行。至爾使臣瑪木特等。自京起程還部。

二月丙寅。

豫籌夷使進藏熬茶事宜。

辦理軍機大臣等奏言。此次準噶爾夷使往藏熬茶。仍由噶斯路行走。其卡倫應添兵展放。并豫先搬移青海衆蒙古眷屬等事。應交與副都統衙衆佛保照乾隆八年例辦理。至賞助來使口糧。仍照前次賞給之數。豫備牛羊米麪等物。來使馬匹有罷乏者。酌量賞給。伊等若留罷乏牲口。派官兵牧放。再賞給所留人口糧。官兵馬匹若有罷乏者。於豫備駝馬內撥給。即將罷乏會商計議而行。爾使回時。自能詳告也。嗣後商宜

牲口交地方官牧放。豫備回時更換。以上諸項
請交侍郎玉保赤照八年例辦理。前次備往接
濟馬匹口糧銀三萬兩。餘剩一萬兩。此次應動
銀二萬兩。交侍郎玉保帶往。至回時核實報銷。
再乾隆八年來使在東科爾貿易。事畢始改行
入藏。故派西寧綠營兵三百名令往卡倫。留一
百名照看準噶爾留下人商其餘兵丁照看來
使至東科爾後即令各回本營。另派滿洲兵五
百名照看入藏。此次夷使不至東科爾將貨物
就近在卡倫上貿易。即由彼處入藏。不需更派
滿洲兵。請專派西寧綠營官兵照看來使留下
之人。其至藏後往各廟行禮時。亦需防範跟隨
之人。請共派兵四百名。交該督慶復選派總兵
官一員帶領前往。若報來使於八月到卡倫。令

派出官兵於六月內起程。往哈集爾卡倫等候。
若信息不到。仍照伊等原奏九月方來。令官兵
於七月起程。其理藩院司官及筆帖式領催等。
交侍郎玉保帶領於四月起程往西寧。凡應辦
之項與衆佛保公同商辦。再準噶爾此次在卡
倫貿易因伊等念經需費。懇求以銀交易。應比
前次帶往銀兩十七八萬兩之數。略多豫備。令
巡撫黃廷桂於府道大員內揀派賢能之員會
經辦理貿易事務者。前往辦理。奏入。
上從之。

丙戌。

命駐藏副都統傅清襲郡王頗羅鼐意見情形。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據駐藏副都統傅清摺奏。郡王
頗羅鼐告稱部中恭泰。言其挾有私意。殊屬屈抑。

又以部院與伊不合。因有疑惑等情。或係伊意中果有委曲怨望情形。或因部參語重伊心畏懼。思改已過。殊未明晰。頗羅鼐係彼處辦事之人。伊所陳訴。俱有關係。理宜留心查察。詳細具奏。傅清此摺詞意甚屬含糊。況伊應辦事務。俱不留心。惟事偷安。藉寫奏摺。俱甚潦草。著傅清將頗羅鼐諭傅清未奏此摺之時。早已意見情形據實奏聞。再上年十二月內。曾降勅密諭頗羅鼐。計其時日。在傅清未奏此摺之時。早已接到。頗羅鼐見此旨後作何言語。傅清此次因何並未奏聞。著一併傅諭令其覆奏。

已丑。

駐藏副都統傅清奏報拉達克汗策卜登那木扎爾遣噶令拉達克鄂勒錐圖汗策卜登那木扎爾遣彭蘇克與其屬下等共七人。充作貿易。前往葉爾羌等處。體察準噶爾情形。今彭蘇克等已回據云。到葉爾羌等處時。有葉爾羌回子頭目喚去詢問天竺已咱汙及土伯特藏內信息。我等告以藏內現蒙

大皇帝恩甚屬平安。我等係多木津地方之人。機密事不能深知。彼處聞言疑惑。發往準噶爾居住半年。我等因將彼部內情形細加採訪。訪得前年八月。噶爾丹策零病故。遺言令次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坐床。將長子喇嘛達爾扎分給一千餘戶。令各自管轄。其後令哈柳為使進京。

一路。不勝欣喜。又訪得策卜登台吉已被殺。并其妻子及其叔父郭葬堪布喇嘛皆被殺。喇嘛補授。阿克巴喇嘛之缺。已令扎什倫布之阿克巴喇嘛之缺。已令羅卜藏丹怎補授。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之姊女。許與拉藏汗之孫納噶查為妻。現在彼處所最重者。是納沁宰桑。察罕宰桑巴雅斯瑚朗宰桑。小策零敦多卜固子宰桑等。但因其台吉已亡。而新立台吉年幼。用事之人。彼此不和。惟恐阿卜都瀾噶里木哈薩克土爾扈特喀爾喀等處。發兵襲之。所以防範卡倫甚嚴等語。奏入。報聞。

三月乙巳。

郡王頗羅鼐以其子朱爾默特那木扎爾襲封郡王。但年尚幼。雖以次子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堪以効力具奏。業加恩封為長子。今辦理藏衛噶卜倫事務之人。即將伊子朱爾默特那木扎爾襲封郡王。但年尚幼。小甫經襲爵辦事噶卜倫等。務如頗羅鼐在時同心協力。黽勉辦理。著傳諭將此旨通行曉諭知之。

命駐藏副都統傅清體察西藏情形。加意辦理。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西藏地方關係甚要。頗羅鼐經

事練達下人信服伊亦能奮勉効力諸事無庸置
念今頗羅龜已故雖命伊子朱爾默特那木扎爾
襲封總辦藏衛事務而藏地素屬多事衆心不一
值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年幼新襲之時未必即能
如頗羅龜收服衆人之心頗羅龜在時凡事俱由
伊主張不過商同傳遞傳諭辦理今非頗羅龜時
可比著傳諭傳福遂處留心訪查如有朱爾默特
忽再上年有達賴喇嘛屬下人鎮壓頗羅龜一事
伊等彼此已露不和之意今頗羅龜身故朱爾默
特那木扎爾意見不到之處即行指示不得稍有疎

彼此和好屬下人即有奸詐者亦不能滋事矣頗
羅龜總理藏務多年皆因能用其屬下可信之人
襲封總辦藏衛事務而藏地素屬多事衆心不一
值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年幼新襲之時未必即能
如頗羅龜收服衆人之心頗羅龜在時凡事俱由
伊主張不過商同傳遞傳諭辦理今非頗羅龜時
可比著傳諭傳福遂處留心訪查如有朱爾默特
忽再上年有達賴喇嘛屬下人鎮壓頗羅龜一事
伊等彼此已露不和之意今頗羅龜身故朱爾默
特那木扎爾意見不到之處即行指示不得稍有疎
噬或達賴喇嘛又信人言即照所行於頗羅龜者
行之於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則更有關係伊滿於
此兩人善為和解惟期地方安靜不生事端伊等

彼此和好屬下人即有奸詐者亦不能滋事矣頗
羅龜總理藏務多年皆因能用其屬下可信之人
凡事始皆妥當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宜令共用伊
父信用舊人協力料理方為有益再今歲準噶爾
又往熬茶恐其間頗羅龜已歿彼處無總理之人
任意藉端造言生事亦未可定亦當留心防範凡
應備辦牲畜口糧等項務須豫為備備至照看來
會同商酌務期妥協現在頗羅龜歿後彼處衆人
情形若何即應奏聞乃並未具奏殊屬疎忽此際
彼處衆人意見情形及朱爾默特那木扎爾襲爵
辦事後各處人心輸服與否俱著一一加意體訪
具摺奏聞倘有一二不肖滋事之人亦著傳諭即
行酌量辦理以示警戒

丙午

命古北口提督紮拜赴藏與副都統傅清同辦藏務。

安西提督李繩武奏報準噶爾使臣瑪木特等出境。

己酉。

軍營參贊大臣副都統保德期滿。以副都統那蘭保往代。

夏四月。壬戌。

籌議藏地防範事宜。

駐藏副都統傅清奏言從前阿里克地方。原係頗羅鼐長子公朱爾默特策卜登駐劄管轄。因頗羅鼐病故。阿里克地方緊要。

因染患足疾。

奏明回藏調養。茲頗羅鼐病故。阿里克地方緊要。臣即令其仍赴阿里克防範

地方卡倫。據公朱爾默特策卜登稱講俟伊父建塔完竣即行前往。再騰格里淖爾喀喇烏蘇等處。每年夏季令朱爾默特那木扎爾領兵駐防。今因伊父病故。朱爾默特那木扎爾留藏辦事。臣令其派親信宰桑那旺根敦管轄喀喇烏蘇之兵。策凌達什管轄騰格里淖爾之兵。無庸俟至夏季先期前往駐劄。再從阿哈雅克卡倫起至阿里克地方止。每卡俱添兵三十名。用心防範。其巡察阿哈雅克卡倫。派扎薩克頭等台吉旺對前往。奏入得

旨。頗羅鼐病故。正宜防範。

肯軍機大臣會同索拜議奏。諮阿里克地方甚屬緊要。與拉達克連界。今頗羅鼐親身前往。方爲有益。

應令公朱爾默特策卜登親身前往。

再騰格里淖爾喀喇烏蘇等處。朱爾默特那木

扎爾既留藏辦事。即令其派出親信宰桑等前往駐劄防範。務期加意體察。其阿哈雅克等處卡倫添兵巡察。及委派專管之處。俱應如所奏辦理。再據公朱爾默特策卜登等奏。伊父頗羅鼐遺言。摺內報出喇嘛噶津林沁病故。噶津林沁久住準噶爾地方。回藏之後。交與頗羅鼐看守防範。今已七十餘歲。久經患病。其言似無虛捏。但正當頗羅鼐病革之際。而看守之人。指稱伊已病故。略覺可疑。恐朱爾默特那木扎爾為其屬下所蒙。亦未可定。應令索拜到彼留心體訪具奏。奏入。報聞。

乙丑。

駐防哈密總兵官王能愛奏報詢問夷使言稱

情形。

王能愛奏言臣於二月內欽奉

諭旨。以準噶爾使臣瑪木特來京。會議貿易熬茶事務。伊等原奏明於九月中旬前來。經玉保令其於八月初旬到哈濟爾得卜特爾貿易。九月初即行進藏。瑪木特等因已經伊台吉奏明未便遽定。俟歸告台吉。若如所議。當於四月內遣人至哈密通信。若照前奏。即不送信。可傳諭王能愛令於夷使回巢經過時。將何時遣人。確切詢明。具摺奏聞。臣於三月十一日接見夷使。遵照

諭旨事理。詢問瑪木特。據稱進藏熬茶之事。已蒙

大皇帝俞允。我台吉原奏明於九月十五前後到哈濟爾得卜特地方貿易完畢進藏念經。經

天朝大臣等仰體

大皇帝體卹之恩。令於八月初旬前來九月間進藏。
天氣温和。行走便利。此實有益我等之事。我是
以急欲回去。酌定日期。以便前來報信。現在即
欲啓程懇由烏克克嶺行走路途較近。並有疲
乏馬匹懇求換給數匹。必得於四月十五前尚
到伊犁。方不致悞事。臣問以四月十五前方到
伊犁。報信人。如何即能於四月內得到哈密。汝
須約定準期。我在此等候呈報。據夷使云我到
伊犁定期後。遣報信人來揀選好馬由我處卡
倫晝夜兼行。四月內必到哈密。或仍照原奏於
九月內前來。即不送信。臣諭以即使九月前來。
亦應送信爲是。據夷使云若仍九月前來送信
與否當稟知台吉而行。我亦不敢主張。臣察其
言詞及沿途行走甚緊。其意亦欲於八月內前
來。是以急於回巢。已照例護送出境。奏入。報
聞。

甲戌。

籌辦夷人貿易進藏事宜。

甘肅巡撫黃廷桂奏言本年九月內準噶爾夷
使進藏熬茶。蒙
聖恩允准。除已有成例者。俱照乾隆八年之例備辦
外。惟是前次係在東科爾交易。今次由哈濟爾
易銀前往。所有應行隨時酌辦之處。悉心逐一
酌議。恭陳
聖鑒。一夷人在哈濟爾易換銀兩不需貨物。
廷議令較上次交易之數略爲多備。查上次交易
用官銀七萬八千餘兩。今酌量豫備交易銀十
六萬兩。進藏備用銀二萬兩又料理官兵口糧

鹽菜應賞俸餉連送腳價等項約需銀十五萬兩。除八年分已奏撥茶案內剩銀三萬餘兩外。尚應需銀三十萬兩。請先在甘肅藩庫內撥用。仍於隣近省分速撥解甘還項。一上次運糧及通信綠旗官兵口糧鹽菜。俱係從寧畱帶。今次護送夷使派出綠旗官兵同行。全資馬力。未便攜帶口糧。以致遲累。除從寧赴卡由藏回寧令其自行攜帶外。其由哈濟爾進藏時所需口糧三個月鹽菜六個月。應照上次滿洲官兵例。撥兵運送。其到藏駐劄及留牧兵丁並運糧兵丁仍照上次之例辦理。一防護綠旗兵丁於賞銀外。每名請借支半年餉銀。至綠旗官員照例賞給一年俸銀。均不敷用。請酌借總兵銀五百兩。遊擊都司二百兩。守備一百五十兩。千把總八十兩。於

回營之日。在俸餉內分季扣還。一乾隆八年。夷使至東科爾貿易。奏明賞給食物三次。今次仍請於哈濟爾俟夷使初到時賞給一次外。其二次賞給應請於卡倫交易事畢起身進藏時。令照看夷使之侍郎玉保等宣布

皇上隆恩。再賞一次。熬茶事畢回巢時。仍在附近青海之處賞給一次。其應賞物件。

廷議令備牛羊米麪等物。查乾隆八年。准侍郎玉保咨明將牛羊米麪酌換茶奶酥油賞給。今應仍照前例辦理。奏入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上次交易用銀共二十三萬兩。零星貨物俱需官買。自餘兩此次在卡倫貿易。零星貨物。俱需官買。自較前次之數有加。是以臣等議令略爲多備。今該撫酌定帶銀十六萬兩。業已敕用其官兵口

糧及備帶銀兩。共估需銀三千餘萬兩應照所
請。即行動用。
勅部酌撥補還。再前次護送滿洲官兵口糧。俱另撥
官兵護送。綠旗兵丁口糧。則令自行裹帶此次
護送夷使綠旗官兵。若照舊例概令自行裹帶。
誠多未便。亦應照該撫所請除從寧赴卡由藏
回寧外俱照滿洲官兵例撥兵運送其到藏駐
劄及留牧運糧兵丁俱照前例辦理。至上次護
送夷使進藏綠旗官弁賞一年俸銀。馬兵賞銀
十兩。步兵賞銀六兩與滿洲官兵之例不同但
此次綠旗官兵係護送夷使往藏。長途跋涉未
免拮据。應悉照該撫所奏數目借給。回營之日
按季扣還。其三次賞給夷使。並備用黑茶酥油
白麪等物之處。均應如所請辦理。奏入。

上從之。

丁丑。

命副都統銜巴爾品赴軍營幫辦事務。

上諭內閣曰。那蘭保不必前往軍營。著調補熱河副
都統。巴爾品著革職。賞給副都統銜。自備資斧前
往軍營効力。三年再行請旨。

五月。壬辰。

飭禁買馬兵民私越卡倫。

辦理軍機大臣等奏言。從前甘肅一帶。所需營
馬原由金塔寺出口。往喀爾喀等處採買。乾隆
七年。肅州鎮臣遣人遠赴額爾得尼招附近軍
營買馬。額駙策凌恐其滋事。報部禁止。嗣經總
督慶復議以每年定限給票。不得逾往。並指明
地方。甘肅各營由金塔寺口外行走。安西各營

由布隆吉爾西喇呼魯蘇。一路行走。在北路喀
爾喀蒙古庫倫恰克圖一帶購買。業經部議覆
准。今安西提督李綳武奏報夷使赴藏熬茶日期。
里克遇見準噶爾脫出蒙古孟克一名等語。查
買馬弁兵。不道原奏。擅赴闆古里克。其地在哈
密卡倫之外。與準夷邊界相通。誠如
聖諭。彼處人可從此逃來。則內地或有不肖之人。亦
可從此潛往。將來買馬之人。由此經過。未免滋
擾。應嚴加防範。以肅邊境。除甘肅各營出金塔
寺口者。仍照原議亦不得至哈密卡倫外。其安
西各營。即在附近西寧一帶採買。不得違至喀
爾喀。即或需往喀爾喀蒙古等處採買。亦令在
卡倫以內行走。其圖古里克一帶及哈密卡倫
外行走之處。永行禁止。奏入。

上從之。

己酉。

安西提督李綳武奏報夷使赴藏熬茶日期。
李綳武奏言本年五月初五日準噶爾夷使奔
塔爾來至哈密報赴藏熬茶的期。據稱我宰桑
瑪木特於四月初六日同至伊犁。告台吉策妄
多爾濟那木扎爾云進藏一事。蒙

大皇帝恩准。令於八月初十前後到哈濟爾。可及早
進藏。我台吉不勝感激。給我宇單。令我先來報
信。隨將所送宇單譯出。內稱往西邊念經熬茶
之人。定於八月十五前後到哈濟爾。約共三百
人。宰桑四人。一瑪木特。一吹納木喀。一巴雅斯
瑚朗。一圖魯庫。喇嘛三人。一綏綳。一溫都遜。一
固尼爾等語。奏入。報

聞。

庚戌。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疏奏暫停派閱看喀爾喀軍營。

喀軍裝。

策凌奏言今年正當喀爾喀四部落大會之年。又遇閱看軍裝之期。應派參贊大臣。稽查喀爾喀四部落所備軍裝。但盟長與各扎薩克帶領人衆兩次豫備。未免煩費。請照乾隆八年之例將閱看軍裝事暫停派參贊大臣前往。即交副將軍及盟長等令其在各游牧處查看。奏入。報聞。

兵。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疏奏減撤喀爾喀防秋兵。

策凌奏言定例每年派喀爾喀兵三千名。於秋

問來至軍營操練防範。今軍營無事。各蒙古力量應加體恤。請裁減兵一千名。奏入。得旨。軍營現在無事操練。防範之兵。原不必如此之多。所奏是。依議。

已未。

定議進藏沿途卡倫臺站事宜。

軍機大臣奏言據侍郎玉保等奏稱乾隆八年。準噶爾來使入藏熬茶。由噶斯路行走。於來使到時。將伊克柴達木得卜特爾兩卡倫展設於哈濟爾察罕烏蘇。派出西寧綠營兵一百名。今年來使仍由噶斯路。應照八年之例辦理。等語。應如所奏。交與西寧總兵官張七偉。派兵一百名。與蒙古兵同在哈濟爾等處展放卡倫。再乾隆八年侍郎玉保帶領準噶爾之人赴藏。因沿

路未設臺站凡奏摺傳事俱從四川馳遞不但
路途迂遠若有候
古辦理之事必致遲悞今次應請於現派出卡倫蒙
古綠營兵丁內酌量派五六十名交玉保進藏
時帶往自哈坦和碩至喀喇烏蘇暫安臺站遇
有緊急事務沿途遞送俟進噶爾人回巢後仍
行撤回奏入
上從之
六月癸亥
籌議夷使進藏熬茶添兵防範事宜
駐藏副都統傅清奏言夷使赴藏熬茶各緊要
地方俱應添兵防範所有阿哈雅克騰格里淖
爾一路地方前次派兵六千令朱爾默特那木
扎爾防守今朱爾默特那木扎爾既留藏辦事
其地已派宰桑那旺根敦策凌達什在彼管轄
應即交與伊等防範駐守至準噶爾進藏之時
臣另派噶卜倫策凌旺扎爾等前至喀喇烏蘇
帶兵三百名護送至藏其防守阿里克一路已
令公朱爾默特策卜登前往仍照前次帶兵五
千名在彼駐劄又查工布與達克布及藏內地
方共備過兵四千名臣仍照數防備現在調用
共有五處每處俱須安設卡倫每卡俱派兵一
百名頭目一名令其小心偵探又歸併藏內之
那克素三十九部落番子原係羅卜藏丹津屬
下之人尚知法紀聞夷使入藏難保其必無生
事之處應於夷使將到時令其游牧移至別處
以避其路仍派人約束照管暗行防範其準噶

兩人等往各寺廟熬茶之時。仍派官兵與原護送之官兵。一同約束。并密飭各寺廟喇嘛之處。已俱交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小心辦理。奏入得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準噶爾往藏熬茶。因係奏明爲伊父修行善事。是以蒙恩俞允。而藏內之人。慮其狡詐。不敢輕信。防範豫備。自不可忽。但調兵至一萬五千。不免聲張耳目。且準噶爾此次尤極恭順。諸事俱遵旨而行。應外示以寬和之恩。而從中暗行防範。以備不虞。現在調兵太多。不但勞費無益。反恐伊等聞知轉生疑懼。應令傅清酌量豫備調兵數千名。於緊要各處。嚴行防守。及準噶爾熬茶人等所用之柴草奶油茶葉炒麪等項。應酌量豫備之處。交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妥協豫備。其用過銀兩。即於彼處收貯錢糧內照數支給。奏入。得旨。

將那克素各處番子於準噶爾將到時約束撤移。以及密飭各寺喇嘛之處。俱應如所奏辦理。奏入。

上從之。

籌辦赴藏大臣官兵等米糧事宜。

駐藏副都統傅清奏言前次準噶爾赴藏熬茶。管送之大臣官兵等所用米糧。動用庫項。採買二千三百餘石。後賞支用九百餘石。所餘米石。作爲駐藏官員兵丁口糧。現已無存。此次應較前次量爲減少。豫備二千石。再管送之大臣官兵及準噶爾熬茶人等所用之柴草奶油茶葉炒麪等項。應酌量豫備之處。交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妥協豫備。其用過銀兩。即於彼處收貯錢糧內照數支給。奏入。得

吉軍機大臣議奏。寄諭。此次管送之大臣官兵較前次豫備二千石。俟送至烏梁海。酌量分給。其餘仍令運回。則此次止用過米糧九百餘石。所剩尚屬過多。採買輓運不無勞費。相應飭令採買一千石。以備支用。其草料等項。應如所奏豫備。事竣核實報銷奏入。

上從之。

戊辰。

定防範逃人事宜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所有交與和托輝特公額林沁安插約束之投誠準噶爾烏梁海之處。軍機大臣等議。由準噶爾陸續脫回。及投來欲歸親族之厄魯特。共五十起。二百二十一名口。俱由軍營詢明情節。

泰明交與各該旗安插。今浪逸一戶。無故私自逃回。則此投誠人內。未必無似此者。應交額駙策凌及提督李耀武令其密飭各該扎薩克等。嚴加約束。並令各處坐卡人員不時巡查。毋稍疎懈。至平日防範之處。亦不宜顯露形迹。過於聲張。致令伊等妄生疑懼。惟暗中留心防範。方為妥協。其解送逃人索雲一名。俟到京之日交與刑部永遠圈禁。奏入。

上從之。

吉著查明由準噶爾投誠來與各扎薩克地方安插等正法。其子索雲解送理藩院照例辦理。奏入。

得

辛未。

命兩路軍營大臣分別辦理投誠人等。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提督李繩武奏稱詢問自準夷投來之厄魯特巴雅爾攘稱伊係去年隨同來使瑪木特前來之人。回巢時因副使都喇勒哈什哈出痘。令伊調治未愈身死。瑪木特不令伊同行。都喇勒哈什哈從人又欲將伊加等。兩次向家逃歸。在路被獲。今又乘間逃來等情。應將巴雅爾照例辦理。送至京師等語。此人係近日隨來使到京之人。又有逃回兩次被獲情節。今投順前來。彼處斷無不知。非從前投誠之人可比。李繩武應具奏請旨辦理。乃即向伊詳問彼處一應事宜信息。送至京師。辦理甚屬不合。但此時若再令回歸。伊必備細歸告緣由。反令彼處疑惑。致生事端。此案著即照此完結。朕思屢收此等投誠之人。竟無裨益。從前用兵時尚欲得其信息。方今罷息干戈。伊等其屬恭順。來使交易往來。並無事端。得其信息與否無甚關係。且此投誠人內。大抵皆沿邊居住。或幽僻處所者居多。彼處要緊大事。未必稔知。即伊道聽之言。亦難憑信。假如一人前來。謂彼處有進兵之信。可即信其言。遂爾出征乎。亦不過照原先定議。固守疆界耳。現今將若罷收留安插。不但需費繁多。將來辦理亦費周章。但原定疆界時並未有彼此不留逃人之語。不便將投來之人。即行拏解伊處。嗣後如有投至卡倫者。務須問明逃時曾否有人知覺。或有無追拏之處。如有前項緣由。不必詳問彼處細事。即諭以現今和好爾台吉甚屬恭順。大國施恩。不比從前。汝國逃來之人。不便收留。

若即拏送文恐致汝受罪可即自行投回明白曉
諭不必令進卡倫倘自彼處來時無人知覺又並
無追拏等情。問明後送至軍營聽候辦理。可將諭
兩路軍營大臣等知之。

戊寅。

命郡王朱爾默特那木扎爾酌量發助熬茶人等莊
畜口糧。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此次準噶爾使臣瑪木特來京
奏稱從前伊處赴藏熬茶人等頗羅鼐未照舊
例幫助莊畜口糧等語。經朕以頗羅鼐雖係受封
號之人。究屬遠方部落。非內地臣民可比。不便降
旨令其資助。但此次或較前量加資助亦未可定。
詳悉曉諭該夷使等。並於玉保前往時。令其向朱
爾默特那木扎爾公同商酌。妥協辦理。若再傳諭
傳諭令其轉諭朱爾默特那木扎爾。此次夷使到
藏時。雖毋庸循照舊例。二十日即行辦給一次。著
於初到發給之外。酌量駐藏日期多寡。再行辦給
一二次。俾夷使等咸知感悅。

安插準噶爾烏梁海扎勒布。

辦理軍機大臣等奏言。雍正十二年內北路軍
營將擊獲準噶爾烏梁海宰桑鄂魯什野勒之
子扎勒布解送來京。奉
旨著將扎勒布暫且留養。俟後來再定。業經留養在聖
華寺內。至今十有餘年。年近三十。前經軍務未
竣。是以未經請
旨定奪。今準夷恭順。軍前寧謐。扎勒布毋庸看守。又
不便發回游牧。請照投誠厄魯特給與妻室
產銀兩照例安插。奏入。報

聞。

甲申。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疏奏撥解軍營備貯銀兩。

策凌奏言現在軍營一年需用錢糧。約計一十萬兩有零。自乾隆十年十月內解到銀二十五萬兩。陸續支放外。尚存貯銀一十二萬兩有零。

足支一年之用。而軍需錢糧理應豫備。請將乾隆巳巳庚午兩年應用銀二十二萬兩。及備用銀三萬兩。一併解交軍營。以備應用。奏入。

上從之。

秋七月。巳酉。

命移金塔寺回衆于哈密安置。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肅州金塔寺安插吐魯番回子

內有不服水土。至於生計艱窘者。一百餘戶。經大臣等議奏。請移於哈密種地居住。此項回衆。向被準夷凌虐。情願移入內地。迄今二十餘年。因水土異宜。積蓄者少。窮迫者多。若將伊等移於他處。究不能於生計有益。哈密吐魯番。雖部落各異。其教則一。情性相宜。且哈密貝子玉素富。自伊祖額貝都拉塔爾罕伯克以來。數世受國家恩澤。竭誠報効。奮勉急公。教養所屬之人。亦甚安協。現在哈密地方尚有可種餘地。著將安插金塔寺回衆。交貝子玉素富併入伊所屬旗分佐領。加意撫卹。令新舊回衆。和好如一。撥給餘田。令其耕種。俾永遠不致失所。將此傳諭貝子玉素富知之。

丁巳。

准暫停青海王公等巡察卡倫。

軍機大臣奏言。據侍郎玉保等奏稱每年春秋二季。巡察額色勒金集達木兩路卡倫。派定青海王公扎薩克台吉等。每一路遣一人巡察卡倫。又派莊浪滿官四員。帶領兵丁。每年於秋間巡察一次。均應於九月間自西寧起程前往。今值夷使進藏熬茶。請暫行停止等語。查準噶爾夷使赴藏熬茶。侍郎玉保現已在哈濟爾駐劄。倘巡察卡倫人等照舊前往。正值夷使將到。人多勢衆。恐致夷使生疑。反多不便。應請將今秋巡察卡倫之青海王公等並莊浪官兵。俱暫行停止。俟明年春季。仍照舊派往。奏入。上從之。

八月。戊寅。

準噶爾部人鄂勒錐尼瑪挈眷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辛巳。

訓飭綏遠城將軍補熙等。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據額駙策凌奏稱綏遠城將軍補熙等。遣佐領素爾芳阿前來軍營買馬。經臣告知遣員。汝等竟來俱係官帑。途間萬一遇有賊盜。關係非小。不比客商。既經遠來。可到鄂爾昆買得牲畜。即便回歸。嗣後不可爲例等語。此事額駙策凌尚能籌及告知遣員。補熙等辦理疎忽。不知大體。甚屬不合。滋生銀兩。雖應等辦。或在他處買易或交商人領辦。皆無不可。特差官兵。持銀遠赴軍營貿易。不特事理不宜。設途中遇有宵小竊發。更於大體有關。補熙等著傳旨申飭。該副都統等曾否與之商議究竟出自何人之意。並著伊等明白

回奏。

壬午。

準噶爾部人博克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更定軍營官員換班事宜。

副都統保德奏言軍營侍衛官員拜唐阿等應滿日期更換。未有定時。但此換班時隨伊等報滿日均係馳騎蒙古馬匹。若適遇冬春正值蒙古牲畜疲瘦之時。應付馬匹及供應食物。未免拮据。請將軍營換班人等。一出張家口。

於五月半間自京起身。換回之人於七八月間來京者。除有要緊事件外。其餘令俟來京後。於九月間回至軍營換班。若均在一年內仍留一半另作一次更換。奏入。

諏常賫送檔冊事件差使。亦令俟五月起身。於上從之。

九月。辛亥。

命原任布政使安圖更替原任按察使劉柏辦理北

路軍營糧餉事務。

癸丑。

命侍郎玉保覆奏夷使熬茶情形。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據玉保奏準夷熬茶來使先遣阿喇卜扎報知伊等至塔里木河。因水大難渡。不能如原約於八月十五前後到來緣由。又詢問此處現派大臣幾員領兵若干。駐劄何處各情由。看其光景似有疑慮等語。此次準噶爾進藏熬茶諸事皆允其所請。又係伊等從前經過之事。理宜無所疑慮。玉保此奏亦甚含糊。並未詳悉聲明。著即傳詢問。若因伊遲悞約期。豫先遣人來報。即料其有疑慮。玉保尚屬曉事人。不應至此。或準噶爾入等違背約期。自知食言。遂有掩飾之意。玉保即便豫行辦理。朕思準噶爾人等素行詭詐難以憑信。近又新襲台吉。或借赴藏緣由窺我邊界。且進藏熬茶雖青海甚近。藉端謀襲青海。亦不可不慮及。凡一應豫備防範之處。即令玉保會同地方大員。密行商酌。設法辦理。倘伊等本無疑惑之形。而內地稍露張皇之意。反致伊等疑懼。則更大有關係。此事已令大學士慶復暫駐陝西。豫行籌辦。凡應行會商之事。就近密商妥辦。仍俟玉保覆奏到日再行酌量並將此旨寄慶復知之。

命慶復留駐陝西密行防範。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據侍郎玉保奏稱準夷熬茶來使於中途遣阿喇卜扎前來告稱伊等至塔里木河。因水大難渡。將約定八月十五日期不能到來緣由。先行報知。又詢問此處現派大臣幾員領兵

多少駐劄何處各情形。看其光景似有疑慮等語。
準夷如何疑慮之處。具奏不明。已降旨詢問玉保。
著將此摺抄寄大學士慶復閱看。準夷向來不可
憑信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新襲台吉往藏熬茶。
雖青海甚近藉端謀襲青海亦未可定。自應防範
豫備。現在玉保止領兵丁四百名。提督李純武遠
在安西。總督張廣泗又駐軍督西寧等處。並無大
員設或偶生事端。亦屬可慮。前令大學士慶復回
京必取道於陝西。此時如已起程。即令在陝西暫
住。靜候玉保信息。就近將一應豫防事宜。暗為備
辦。設有事端一面具奏。一面辦理。然不過先事豫
籌之計。務宜加意慎密。斷不可令夷使等稍有知
覺。反生疑惑。即內地人等亦不可稍露形迹致令
泄漏。俟應令伊回京時。俟脫降旨再行回京。

已未。
命收留投誠人等毋得拘泥辦理。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本年七月內有準
噶爾烏梁海杭噶勒投誠前來。經臣等詢問伊
逃來時。與一蒙古台吉額倫同逃。額倫已被人
拏回。伊一人步至卡倫。已遵
旨阻回嗣後除即行阻回者毋庸另議。其有畏本處
治罪不肯回巢者。臣等難以辦理。請酌量照前
收留俟夷使進
貢來京時。
特降諭旨。將不容留逃人之處曉諭準噶爾台吉彼
皆此次投誠之杭噶勒。其情節並不與巴雅爾相似。
聖恩而臣等亦得遵循辦理。奏入得
必愈加感激

乃遠令阻回辦理殊屬拘泥。詞後有似此及必不
願回巢者。仍著收留安插。

冬十月。己卯。

侍郎玉保奏報夷使至哈濟爾情形。

玉保奏言。九月十四日準噶爾宰桑巴雅斯瑚
朗瑪木特及喇嘛紱綳等。帶領三百人來至哈
濟爾。告稱我等於六月初十日起程。七月二十
四日到塔里木河。因河水泛溢。不能即渡。遲留
守候。故至今始到。我等帶來貨物。懇求大人等
照料貿易。俾得攜銀入藏等語。臣等當即將哈
濟爾卡倫一次賞給口糧。傳

聖主恩旨。散給來使訖。臣於十五日帶領來使自哈
濟爾起身。十一月內方能到藏。熬茶事畢。已在來年
正月十五以後。藏地風俗每正月初五起至二
十九日止。修好事念經。各處人衆。瞻拜聚集。準
夷賦性狡詐。從中藉生事端。均未可定。臣意欲
令及早竣事。於正月初五以內帶領來使回巢。
倘初五內不能完竣。則藏地聚集人衆。隨到令
其瞻拜。不留久住。庶可不致滋事。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前據玉保具奏準夷熬茶人等
因不能如期到卡。豫先差人送信一摺。內有伊等
似有疑慮一語。含糊具奏。朕初以爲果有別項事
端。今據奏報宰桑巴雅斯瑚朗等三百人。於九月
十四日到哈濟爾。現往得卜特爾交易等語。是準
夷並無異意可知。又奏稱藏地風俗正月修好事

念經各處人衆前來瞻拜商賈聚集甚屬擾攘恐準夷乘間滋事伊欲催促煮茶於初五日以內完竣即帶來使回巢如遲久不能畢事將內地人衆隨到瞻拜不令久聚等語此等意見又屬太過準夷到藏煮茶事畢即可回歸游牧但伊等見藏地修好事念經必懇求多住數日瞻仰數次若遽催促起程并將內地聚集瞻禮人衆驅逐不令久聚使彼知覺反生疑慮至期惟有約束內地人等暗為防範不使滋事著寄信玉保帶領夷人至藏與駐藏辦事大臣索拜傅清等公同商議妥協辦理特為此等投斷不可稍有疎忽亦不可使準夷知覺疑惑再前因玉保之奏令大學士慶復暫駐陝西豫行防範今並無事故慶復即著回京並諭玉保知之

十一月己酉

允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請入覲以塔爾瑪善暫署將軍印務

乙卯

申諭兩路軍營大臣等酌收投誠人等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據李繩武奏稱有準夷逃來之巴顏庫克等逃出時曾被人知覺又有追拿情節理宜遵旨阻回但巴顏庫克情極取出佩刀意欲自盡苦求收留伏所降旨訓諭等語朕從前降旨如有投誠人至卡倫時即將伊曾否遇見彼處之人及有無追拿情事詢明辦理特為此等投來人內有從前逃出被擄後復投誠者其中情節彼處人業已深悉是以令伊等詢問明白不令收留今巴顏庫克等三人內一人經額敏和卓查明係伊屬下部落其無檔案可稽之二人亦稱係

自幼被擄。伊等雖非內地之人。並無被獲復逃情
事。而李繩武自應斟酌辦理。乃堅持不受。所謂因
噎廢食。問執太甚。況哀懇迫切。斷不肯回。情亦可
憫。著傳諭李繩武。令收留伊等照例辦理。從前額
駙策凌以投誠之杭噶勒曾遇見彼處之人。即行
阻回。經朕批諭。所辦甚屬拘泥。再有似此不願回
去者。仍著收留。今覽李繩武所奏伊等皆未能領
會前降諭旨。著將此再行傳旨曉諭兩路軍營大
臣副後務須審度情形酌量妥辦。不得仍前拘泥。

丙辰。

甘肅巡撫黃廷桂奏報夷使貿易情形。

黃廷桂奏言據派出辦理貿易知府劉宏緒等
稟報夷使貿易事竣。於九月二十一日至得卜特爾。十
月初四日將所帶皮貨議定價值挑收。先經酌
議豫備銀十六萬兩。尚不敷用。祈為酌撥。臣即
檄行西寧道楊應琚就近于道庫內動銀三萬
兩量派弁兵於十月二十一日兼程運赴該處
備用。訖奏入報
聞。

甲子。

準噶爾部人多爾濟巴顏色克什都拜等四人
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乙亥。

侍郎玉保奏報夷使赴藏日期。

玉保奏言十一月初七日準噶爾宰桑巴雅斯
瑚朗等告稱我等前次來至東科爾交易路遠
往返勞苦駝馬亦多倒斃。此次熬茶蒙

大皇帝天恩。在卡倫交易不勞往返駝馬亦無倒斃。
今交易事竣我等身受
大皇帝洪恩感激不盡。今欲於本月十三日起程進
藏大人帶領我等由何路行走。臣告之云汝等
在卡倫交易。可以就近進藏。賞
大皇帝格外之恩。前次進藏。由巴顏喀喇納木齊圖
穆倫渡穆魯烏蘇渡口。彼處地雖險窄。時因秋
令少雪行走尚易。今值冬令若遇大雪不能過
險窄之處。馬畜必致困乏。今自此起程進藏。當
踰哈什哈嶺在巴顏喀喇山後由布魯圍道路
行走仍渡穆魯烏蘇渡口道路平坦方為便利。
巴雅斯瑚朗等聽從臣於次日將
聖主施
恩賞給該夷使等駝馬及第一次口糧俱行賞給該

夷使等感激欣喜。復請照前例將沉重什物疲
瘦馬駝留交三十八人在哈濟爾得卜特爾地
方寄頓。臣照依所請派人照看。俟熬茶事畢該
夷使由噶斯一路回巢時。此處照看之人送至
噶斯。令其一同回巢。其因交易前來回子瑪米
第等十二人。據夷使稱回教不同。不必帶往藏
內。臣即派人送出卡倫。先行回巢。臣於十一月
十三日帶領該夷使起程進藏。奏入報
聞。
十二月辛巳。
以安插青州厄魯特博羅特等潛逃被獲正法
示衆。
上諭內閣曰。理藩院以安插青州之厄魯特內有逃
走旋經拏獲博羅特等五人請旨正法。應如所奏

派侍衛賽音圖理藩院郎中普泰即速馳驛前往青州會同該將軍詢問伊等逃走情由傳集在彼投誠之厄魯特及官兵等一同觀看將博羅特等五人即行正法。

命各省駐防將軍大臣嚴密防範安插厄魯特同人等。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據理藩院奏稱安插青州之厄魯特等約齊逃走經官兵追趕將五人擊斃。獲已降旨即行正法以昭國憲伊等逃時將軍額爾圖尚未丁憂似此逆賊理應一面嚴緝一面奏聞擊獲時即問明緣由正法乃博羅特等於九月二十七日逃走而副都統三達色遲延許久始行具報。又惟以錢糧咨詢觀此可知伊等全不曉事將軍副都統俱係駐防地方大員乃不知事之輕重。至於此極。辦理草率。實屬不合。額爾圖三達色。

俱著傳旨嚴行申飭。並傳諭各省駐防將軍大臣各處俱有安插此等厄魯特同人。令其密行防範毋稍疎懈。然並非於無事時欲其過嚴。現在投誠人等俱屬安靜。若因此一事。稍露形跡。伊等知覺反生疑懼。致滋事端。亦有不便。該將軍等務宜用心安協辦理。其未經擊獲之厄魯特達什哈。乃去歲投來安插內地。居住一年有餘。通曉內地言語地方情形。伊若將內地道路沿途詢知。逃回準噶爾地方。甚有關係。著開明達什哈年貌交與兩路將軍大臣傳諭各處卡倫嚴行查緝。并行文直隸山西陝西甘肅四川河南等處督撫。令其留心加緊查拏斷勿使之冤脫。以致逃回巢穴。俟於何處擊獲時即速奏聞。

巳亥。

定議減派軍營綠旗換班兵丁。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軍營綠旗兵丁向例三年一換。嗣以軍前無事。改爲五年一換。現在宣化大同二處派往兵丁。已滿五年。應請更換。

奏入。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綠旗兵丁原因軍營繙米軍器甚多。令其看守。並無別事。現在所派綠旗兵六百名。請酌量留三百名。俟蒙古等熟習之後。再行全撤。如蒙

允。明年更換時。止派三百名前往。並請專派宣化所轄兵丁。其大同兵丁停其派往。奏入。

上從之。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五十一

乾隆十三年春正月癸卯。

申飭署青州將軍三達色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前因安插青州之厄魯特博羅特等脫逃。該將軍及副都統等不行奏報。業已傳旨申飭。及差侍衛賽音圖理藩院郎中善泰前往。會同三達色將已經拿獲之博羅特等五人審訊。

正法。賽音圖等復命回京。三達色並不將辦理之處奏聞。又經降旨詢問。而三達色於接到厥旨之後。仍不過陳奏謝恩。無一語及前事。竟若置身事外者。三達色著傳旨嚴行申飭。

巳酉。

議定喀爾喀四部落運送軍營米石事宜。

先是副都統保德奏言。軍營米石。交商運送。糜

費甚多。不若令喀爾喀四部落、每部落派駝五百隻。四部落共派駝二千隻。每駝給製造鞍屜等銀三兩。派一名管駝五隻。賞給銀三兩。派一章京一員管駝五十隻。賞給銀六兩。每部落派一圖薩拉克齊二員。每員各賞給銀十二兩。由歸化城運至軍營。計駝二千隻。每年運米四千石。其運費較之交商運辦。僅需十分之一。而於蒙古人等亦為有益。經軍機大臣等請

交議奏。喀爾喀四部落均情願出駝運米。其酌給米之例。止給與羊價銀兩。自乾隆六年始議以每月給銀一兩五錢米一斛。現據額駙策凌查郭爾昆塔米爾二城倉內現貯米五萬八千餘石。小麥二萬四千三百餘石。小麥九十餘石。軍營每年支放官兵需米八千石。大麥九百五十餘石。用若每年再運來四千石。加之本處所產大麥小麥。積久存貯。恐致霉爛。請於此一二年內驗其米色改變者。照數支放。將好米加緊收貯。仍照從前原議。足敷二三年食用。應請於庚午年起。令四部落照新定之例。派駝運米。至軍營米石。請俟後祇支給內地官兵。其喀爾喀蒙古仍請給與羊價銀兩奏入。得旨軍機大臣等議奏。尋議查從前喀爾喀兵丁原無給米之例。止給與羊價銀兩。自乾隆六年始議以蒙古素不食米。給與羊價。實屬妥便為請。但軍營存貯米麥甚多。現在綠旗兵丁又經裁汰。計每年支放無幾。必致積久霉爛。應將喀爾喀

兵丁。仍照舊支放米石。又查軍營搭放米麥每年給米三百零六日。大麥四十八日。小麥六日。今大麥一項現存二萬四千三百石有奇。若將米麥酌量均搭。現存數目足支內地官兵十年。喀爾喀兵丁八年食用。今酌議給放喀爾喀兵丁米麥至乙亥年停其給放。全給羊價銀兩。其內地官兵米麥亦俟給放至乙亥年。令額駙策凌奏

聞。以丙子年爲始。照依現在所議支給。派出喀爾喀四部落官兵運送米石交與軍營存貯。再查軍營羊價。每隻給銀五錢。後因價昂陸續自七錢增至一兩。今大兵盡撤。羊價平減。應每隻仍給銀七錢。每月總給銀二兩一錢。奏入。

上從之。

甲寅。

命議處原任青州將軍額爾圖等。

軍機大臣等奏言。臣等遵

旨詢問額爾圖據稱博羅特等六人脫逃。理應即行

奏

聞。後因博山縣擒獲五人。惟達什哈一人未獲。欲俟

審明具

奏。因母病故。移交署將軍三達色辦理。似此緊要事件。又係任內經手辦理。並不奏

聞。實屬罪無可辭。請交部議處。奏入。得

旨。自青州脫逃之厄魯特達什哈等六人。俱係逆賊。理應一面嚴緝。一面奏

聞。乃額爾圖等竟視若尋常逃犯。不行具奏。甚屬疎忽。及移交三達色後。祇將錢糧咨請部示。更屬舛謬。額爾圖三達色著一

併交部察議。

二月癸亥。

安西提督李綳武奏報進貢夷使晻集等入境。

丁丑。

恩准夷使誤帶牲畜於哈密售賣。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安西提督李綳武奏夷使晻集等到卡多帶牲畜欲在烏克圖行走貢以違例據稱上年瑪木特回時並未傳諭此番初來實不知定例所有帶來瘦乏牲畜懇在哈密變價次日仍由東大坂過山看其情形尚屬恭順著照上次加恩之例准其將所帶牲畜變價但須曉以與例不應如何辦理之處遵照辦理奏入得

旨晻喝爾雖現在和好然從前並無准其入衆入卡探親之議今次被獲之人從寬發回須令伊等知係格外恩典嗣後務將部衆嚴加約束毋得視爲故常違議滋事俟夷使來時將此曉諭知之。

丙戌。

訓飭侍郎玉保等。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據玉保奏稱準噶爾夷使知藏內有出痘之人。甚屬畏懼。乞將護送官兵俱行離遠居住。又往大小寺內時令伊等自行守門。不使官兵同入等語。準噶爾人素行狡詐。其欲令我官兵遠離。未必無言語離間之事由此觀之。其詭諉伎倆尚未盡革。自應以理曉諭使之折服。且我兵既已出痘。豈有復出之理。玉保等不即以此言駁詰。乃遽令護送官兵移令遠住。辦理甚屬姑息。著將此傳諭玉保等知之。

辛卯。

侍郎玉保奏報熬茶夷使瑪木特等自藏起程回巢。亦不可稍有怠忽。

癸卯

命索拜等留心防範西藏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據索拜等奏稱因前藏有出痘之人達賴喇嘛坐禪靜養。郡王朱爾默特那木扎爾避往里定地方等語。從前達賴喇嘛已經圓寂。伊屬下噶卜倫等應匿不報。詭稱避人坐禪。以致藏內滋事。準噶爾乘間搆亂。今藏內出痘達賴喇嘛雖應暫避。但恐伊屬下之人復蹈前轍。或有事故不以實告。亦未可定。此事大有關係。不可不用心覺察。況準噶爾熬茶之事尚未完竣。伊等見達賴喇嘛靜人靜養。或不能無猜疑生事之處。更當嚴密防範。著傳諭索拜傳清等令其留心體訪。加意防維。即準噶爾人等已經回巢。亦不可稍有怠忽。

命駐藏副都統傅清回京。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近日準噶爾使臣唵集等到京進表請安並貢方物。

清著即馳驛來京其藏內事務交與索拜辦理如索拜已經起程傅清仍留藏辦事俟另派員更換。

夏四月戊午。

停止夷使筵宴。

軍機大臣等奏言從前夷使到京俱蒙

恩賜筵宴今據護送夷使員外郎甘布等報稱準噶爾夷使唵集等於本月初六日進京現遇孝賢皇后大事距百日之期尚遠應請將筵宴之處停止至夷使唵集等仰覩

天顏之日一切禮儀照例辦理其齊集大臣侍衛等仍著仍穿素服奏入。

上從之。

己未。

準噶爾使臣唵集等到京進表請安並貢方物。

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謹奏

大皇帝陛下去歲奏請念經人等寧少毋多并令大皇帝隆恩俯准又諭我念經人等以銀易貨懽忭無極從前於哈濟爾地方貿易

者皆已年邁思歸故土准於何路行走酌量派人送往以期推廣黃教安慰生靈伏祈

大皇帝睿鑒未盡之言令唵集等口奏恭進馬二匹。

玉椀二隻貂皮四十一張奏入。報

聞。

庚申。

命副都統拉布敦赴藏。
上諭內閣曰駐藏副都統傅清已降旨令其來京。其
員缺著副都統拉布敦前往更替。即速整裝赴藏。
不必帶領換班官兵。俟下次派出換班大臣時再
照例帶領前往。
壬戌。
命議敘緝獲逃人之扎薩克頭等台吉達什丕勒等。
軍機大臣等奏言額駙策凌奏喀爾喀頭等台
吉達什丕勒殿飭伊屬將青州脫逃之厄魯特
達什哈。留心擒獲。甚屬可嘉。應請將達什丕勒
紀錄二次。其可否賞給戴翎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四等台吉孟克遵奉訪查於布拉罕地方。
將達什哈拏獲。亦屬可嘉。應請照額駙策凌所
奏賞給緞二正。官用緞二正。布四正。外。仍令
加賞一分。兵丁齊巴克等四人。亦請照所奏各
賞給布四疋。外。再加賞官用緞各一疋。以示鼓
勵。奏入。得
旨達什丕勒著戴翎再著賞粧緞二疋。官用緞二疋。
餘依議。又
諭內閣曰厄魯特達什哈自青州脫逃。直至喀爾喀
游牧布拉罕地方。其所經由內地甚遠。沿途州縣
安設里甲原為稽察不肖匪類。今以面生蒙古。任
其潛逃。竟漫無覺察。則山東直隸等處地方官員。
平日因循苟且。雖有緝拏奸匪之責。並不實力奉
行可知。達什哈俟拏解到京。其由何路經行出口
之處。交軍機大臣審明後。即行正法外。其沿途地
方官員俱著查明議處。尋額駙策凌將達什哈解
到。軍機大臣等遵

旨審訊。奏言臣等訊問達什哈脫逃情由據稱凶不
能受青州炎熱。欲逃往喀爾喀朗口。亦並無一
人主使。再脫逃時係由青州往西北邊塔關處
出口實不知經由內地地名等語。查達什哈雖
因不耐炎熱。起意脫逃。但伊係準噶爾賊人。前
從邊上被獲時。即應正法。因其投誠前來。
皇上加恩安插青州。乃伊不思感戴。輒行逃回情甚
可惡。應請將達什哈交刑部即行正法。再達什
哈雖供稱由青州往西北邊塔關處出口實不
知內地地名。但青州西北係山東直隸山西之
地。達什哈乃面生蒙古。地方官尚不能拏獲。則
平日怠惰。不以緝匪為事可知。應令該督撫查
參以為承緝不力者戒。奏入得
旨達什哈著即處斬。其逃走經由地方不行查拏官

員。均應議處。但既來供明內地路逕。若將三省官
員。通行議處。未免株累。其地方官查議之處著加
恩寬免。至直隸山東山西三省督撫按察使捕盜
同知通判等。平素漫不留心。著交部察議。
癸亥。
安西提督李綱武奏報貿易夷人賽木瑚里等
入境。
甲子。
傳
諭準噶爾使臣晤集。
軍機大臣等奏言本年三月內據署定邊副將
軍參贊大臣等奏準噶爾烏梁海扎卜
等五人擅入額爾遜卡倫探親。經卡倫侍衛等
曉諭回巢。奉

旨令將此事於夷使來時明白諭知。今夷使來京應
遵
旨曉諭令其歸告台吉。務將此等烏梁海廢加約束。
不致日後滋生事端。以成永久和好之道。隨交
尚書臣海望等傳諭來使唵集據唵集等稟稱。
此等烏梁海所住之處。離我台吉處甚遠。不能
知悉。乞將伊等名姓。何人屬下。擅入何處卡倫
之處。明白開載。交與我等歸告我台吉嚴加懲
治。以靖邊界。奏入。報
聞。

乙丑。

準噶爾使臣唵集等入
覲。
命賞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莊緞蟒緞潞紬及玻璃
磁器等如例。

丙寅。

賜準噶爾使臣唵集等緞布銀兩冠服有差。

丁卯。

議定準噶爾肅州貿易人數年分。
軍機大臣等奏言定例準噶爾來京貿易之年。
不過二百人。肅州貿易之年。不過百人。嗣因入

京途遠。蒙
恩准其前赴肅州。並准兩年中貿易一次。人數仍以
百人爲率。今來使唵集等又奏懇肅州貿易人
數不敷。乞
恩准加增一百名。每年來肅貿易一次。臣等酌議肅
州貿易准加增百人。照進京貿易人數。其所請
每年貿易一次之處應不准行。奏入。

土從之。

辛未。

賜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勅書。

奉

皇帝詔曰。覽奏知爾感激朕恩。言詞恭順。朕甚嘉之。其欲將年老喇嘛請派人送歸土伯特。從前並無此議。且喇嘛高年熟於經典。何故轉欲送回。彼出家之人。隨處安身。又豈必定回原處。即如來京喇嘛亦從無送歸土伯特者。此事不便准行。再來使懇請另發喇嘛扶助黃教。佛之一道。惟在誠心。不關念經之人。從前爾父屢次奏請。朕已明白開導。未經准行。爾當稔悉不必固請也。再請肅州貿易人數加增一百名。每年貿易一次。爾宜恪遵前規。不得更張。姑允所請。肅州貿易人數准作二百名。仍於兩年中前赴肅州貿易一次。爾宜恪遵前規。克修和好。以圖永受朕恩。特降勅令來使齎回。隨勅賜各色緞十端。加賞粧緞蟒緞各八端。玻璃珐瑯磁器十八事。

丁丑。

準噶爾使臣喀集等自京起程還部。

五月丙戌。

命蠲免那克舒番子已巳年應徵錢糧。

上諭內閣曰。據索拜奏稱護送夷使進藏熬茶之官兵經過那克舒番子所備馬牛。用過五百有餘。又派番子在喀喇烏蘇以北安置臺站八處。此係番子感激國家隆恩。急公報効。甚可嘉予。著加恩將該處已巳年應徵錢糧盡行寬免。以

示體卹。

申諭準噶爾人。不得擅請入藏。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準噶爾人狡詐難信。從前拉藏汗時。進藏爲亂。至今衆喇嘛及唐古忒人懷疑懼。即其來至藏地。供給一應所需。雖俱施恩賞給價值銀兩。而唐古忒人等尚不無滋擾之處。若聽其時常往來。日久必致滋事。近據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告知索拜等以伊等時來藏內。非土伯特有益之事。其言不爲無見。近時兩次准令進藏熬茶者。特因噶爾丹策零爲伊父策妄阿喇布坦。及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爲伊父噶爾丹策零之故。伊既爲父諄諄奏請。不便過爲拒絕。是以加恩允准。嗣後準噶爾人。其有非此等事。奏請入藏者。應令嚴行拒絕。斷不准行。可將此旨傳諭索拜等令其轉諭朱爾默特那木扎爾。感恩賞郡王朱爾默特那木扎爾。感激朕恩。凡事能體伊父。報効誠心。安協辦理。甚屬可嘉。著加恩賞蟒緞二端。大緞四端。噶卜倫公班第達等襄助辦公。並無貽悞。亦著加恩賞公班第達蟒緞一端。大緞二端。其噶卜倫扎薩克頭等台吉策凌旺扎爾及色卜騰特塞卜騰布隆爆扎薩克頭等台吉旺對等俱著賞大緞各一端。官用緞各二端。逮紉達什達爾扎及章祿占巴阿蘭巴奈巴克扎奈等俱著賞大緞各一端。官用緞各一端。以示獎勵。

癸巳。

命停派參贊大臣往問喀爾喀軍裝。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貝勒旺扎爾敦旌
本年有放賑之事。其查閱軍裝請仍照上年所
奏交與副將軍及盟長等。令其在各游牧處查
看。參贊大臣暫停派往。奏入。
上從之。
命減派喀爾喀防秋兵。
定邊副將軍額駙策凌奏言現在軍營無事。所
有調派防秋之喀爾喀兵二千名。儘足策應。其
去歲奏請暫減之一千名。嗣後無庸撥派。倘遇
有調取之時。一面奏
聞一面調取奏入。
上從之。
議定四部落備辦十八臺站每年需用牲畜。

先是軍機大臣等奏言喀爾喀十八臺站。每年
抵補馬匹。及備用羊隻。歷由官備牲畜內領給。
今據額駙策凌酌令四部落照數捐備。係由伊
等咸激
聖恩情願輸將。似應照依所請。但臣等仰體
皇上體恤蒙古
聖心。請交與軍營將軍大臣會同喀爾喀副將軍等。
令其將所需牲畜。或從內厥酌解。交與牧放孳
生。每年填補。其如何辦理。於喀爾喀人毫無擾
累之處。妥議具奏到日。另行定議。尋額駙策凌
等奏稱據副將軍親王額林沁多爾濟等。公同
呈懇轉奏。喀爾喀地方安臺防守。原爲保護伊
等地方起見。況蒙
聖恩。賞給駐兵錢糧。而所需牲畜爲數無幾。若復從

牧廠內撥用。於心實有不安等語。臣等看其懇請出於至誠。嗣後十八臺站需用馬匹羊隻。應由喀爾喀四部落照數捐備。奏入。

上從之。

己亥。

議定準噶爾投誠人等改發京口安插事宜。

軍機大臣等奏言。向例攜眷來降之厄魯特。發往寧古塔安插。單身來降之厄魯特。發往江寧杭州青州天津等處安插。今據安西提督李純武解到投誠之厄魯特尼瑪等眷屬十二口。應照例遞送寧古塔安插外。其與尼瑪同來之單身厄魯特孟克特穆爾巴雅爾們都等四人。若仍照例遞送江寧等處。其地人已過多。應將策凌等改發京口安插。放為額外披甲。給與錢糧半分。無庸另給娶妻銀兩。並將立產銀兩減半支給。此係初次安插之人。應交該將軍用心收管。並派賢能官員將伊等賞給銀兩置立房地。妥協料理。嗣後單身來投之厄魯特。即照此次辦理。發往京口安插。奏入。

上從之。

癸卯。

恩准夷人疲乏牛羊於哈密售賣。

安西提督李純武奏言。此次貿易夷目賚木瑚里等所帶牲畜較之上屆加倍。肅州牧廠。既狹小難容。現諭該夷於山北有水草處暫留牧放。俟稍有膘力。再分起趲行。其疲乏牲畜。約有萬餘。窮夷懇求變賣。勢難堅拒。但哈密地處極邊。自滅防之後。商民亦屬寥寥。若仍令其趲赴肅

州。途中難保存活。臣仍專差遊擊門相師等設
法售變俾不致於周章。奏入。得
旨。軍機大臣等議奏。尋議。準咯爾赴蘇貿易定有章
程。所帶牛羊從無在哈密變賣之例。但向來夷
使貿易之年。及請
安奏事之便。多有攜帶牛羊至哈密求售。提臣等據
情具
奏。屢奉
恩旨允准。此次所帶牲畜。既倍於上年。其疲乏牛羊。
應仰體
皇上懷柔遠人之意。酌量於哈密地方設措售賣。仍
申明成例。令其不得視為故常。有逾定議。奏入。
上從之。
丁未。

議定分別安插投誠人等事宜。
安西提督李綱武奏言此次投誠之阿濟巴勒
第呢雅斯等二人。查明係額敏和卓部落之人。
昔年被擄。今私自逃回。雖有被獲復逃情節。但
追之不去。哀懇迫切。情似可憫。可否收留。請
旨定奪。奏入。得
旨。軍機大臣等議奏。尋議。收留準噶爾投誠人等屢
奉
諭旨令該提等酌量情形分別辦理。今阿濟巴勒第
等既係額敏和卓所屬。此次逃回。雖經被獲復
逃。尚無追逐蹤跡。且哀懇情迫。自應通融酌辦。
阿濟巴勒第現有弟兄可認。應如所奏交與該
扎薩克安插。令其完聚。其呢雅斯一名。應照臣
等奏定新例解往京口安插。嗣後仍令該提等

遵照原奏
諭旨。不得概行收留。如果情詞迫切。萬難拒回。再行
請
旨定奪。務宜審度情形。隨時酌量辦理。奏入。
上從之。

六月。壬申。
命青海扎薩克公袞秦扎卜巡視卡倫。

辦理青海事務副都統衙衆佛保奏言。青海地
方巡視額色勒金柴達木兩路卡倫。奉
旨派出王策凌喇卜坦等十人。輪班巡察。今策凌喇
卜坦病故。據扎薩克輔國公袞秦扎卜。前至西
寧。告稱我家
聖主隆恩。自幼承襲公爵。去年前赴木蘭。瞻仰
天顏。賞給孔雀翎。令在
乾清門行走。受
恩深重。無出力報効之處。今策凌喇卜坦病故。其巡
視卡倫之缺。懇求
奏明令我在巡察卡倫處行走。以圖報効。奏入。
上從之。

丙子。
命加後藏尚卓特巴濟隆羅卜藏策旺達爾汗號。封

巴勒桑策凌為頭等台吉。
駐藏提督索拜奏言。郡王朱爾默特那木扎爾
告稱後藏之尚卓特巴濟隆羅卜藏策旺事奉
班禪額爾德尼。極為敬慎。前賜名號。原任公那
木扎勒塞卜騰之子巴勒桑策凌。前實爵秩。以
示優奬。此皆伊父頗羅鼐心內未了之事。乞轉

恩。奏入。得
旨尚卓特巴濟隆羅卜藏策旺。咸激朕恩。凡事辦理
妥協。殊屬可嘉。著加恩錫以達爾汗號。巴勒桑策
凌。亦著加恩封為頭等台吉。嗣後當益加奮勉。永
受朕恩。

秋閏七月。乙亥。

命加恩準噶爾脫回護軍官長保等。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由準噶爾脫回之護軍官長保。
著授為藍翎侍衛。在粘杆處行走。右衛前鋒伊凌
阿。發回右衛。或在前鋒或在領催上行走。遇有驍
騎校缺出即行補授。每人著加恩賞銀二十兩。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據索拜奏稱阿哈雅克卡倫人
訓諭駐藏提督索拜等防範藏地事宜。

八月。辛卯。

報稱碩翁土庫爾等處見有千餘人蹤跡。準夷如
來必由此路。是以與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商酌遣
台吉旺對等前赴喀喇烏蘇等處整兵預備。又將
喀喇烏蘇及達穆各處番子游牧。辦理移駐等語。
朕思準夷此數年來往返遣使交易。甚屬恭順。理
應無事。伊等如此辦理。不免惟怯。但準夷素行狡
詐。常有覬覦西藏之意。再昨歲進藏熬茶。訪得用
兵金川之信。意以我國正值征剿金川。藏地未必
防範。前來蠢動。亦未可定。事之眞僞。雖未明白。不
可不為預備。著傳諭索拜。如果賊信確實。駐藏兵
丁僅止五百。朕已另為籌辦。此時拉布敦約略將
到。伊等惟護守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移至打
箭爐等處駐劄。不必以身係滿洲。帶兵進剿。致達
賴喇嘛等稍有疎忽。自取罪戾。但移駐達賴喇嘛

等亦不得輕舉妄動。務須證察情形。相機辦理。此
皆不過先事預籌之策。若論索拜此舉不特悔節
未明。且有自相矛盾之處。即如所稱有竄五十餘
處。寵止五十餘則與千人蹤跡不符。又因有霜雾
不識去向。彼時即有霜雾豈有不能尋蹤而得之
理。再伊等遽將附近番子移駐。亦覺張皇失措此
事如不確實。令準夷聞之反生疑惑。旨昧張皇。至此已
時自當更得確信著索拜星速奏聞辦理。

甲辰。

傳

旨申飭駐藏提督索拜等。

上諭軍機大臣等日據索拜奏郡王朱爾默特那木
扎爾告稱遣往查看蹤跡之宰桑等回報。至碩翁
土庫爾地方。分路尋查。並無準夷來往。止有往東
北行走蹤跡。或係截路唐古忒賊人。亦未可知。等
語。前經索拜具奏。朕即以此事可疑。伊等辦理造
次。令其作速確查明晰。今果屬虛無。索拜辦理藏
務。凡事宜斟酌情形。詳慎妥協。始能安輯地方。今
偶聞一語。並未確查。遽行整兵防備。並令番子移
駐游牧。使準夷聞之反生疑惑。旨昧張皇。至此已
極。索拜曾經駐藏。因係熟悉彼處情形之人。準夷
赴藏熬茶。令其前往協同料理。似此毫無主見。舉
動失措。實非朕所意料。著傳旨嚴行申飭。現在藏
地既無事端。所備兵丁。應即撤回。移駐番子仍令
回至原地。加意撫綏安慰。不得仍拘泥前奏搖惑
衆心。並著傳諭郡王朱爾默特那木扎爾。朕念伊
父頗羅鼐奮勉効力。施恩令其襲爵辦事。想伊屬
下人。以伊年幼。前襲王爵。未經更事。未必如伊父

時盡心出力。此時正宜用心收服舊日任事之人。
協同助理。始於地方有益。即如此事。雖因卡倫人
等言昧具報。亦由伊所遣人員不能詳細妥協所
致。嗣後務宜效法伊父。約束人衆。安輯地方。一切
會同駐藏大臣等詳愼辦理。
辛亥。
議定軍臺巡緝匪竊事宜。

軍機大臣等奏言。前因各臺站有被竊牲畜之
事。屢經傳諭各扎薩克等加意嚴緝。乃因循廢
弛。並不約束所屬。現據軍臺總管輝色報稱。二
往來正資熟手料理。是以未經請
愛。於本年四月內二年期滿。例應更換。因夷使
甘肅巡撫黃廷桂奏言。駐防哈密總兵官王能
肯更換。今夷使陸續回巢。王能愛例應回任。應否照
原議於安西甘凉肅各標內揀選副將一員。抑
或仍派總兵駐劄。奏入得
旨。軍機大臣等議奏。尋議。哈密爲西陲要地。實全陝

及將該扎薩克等定以處分之處。仍令詳議具
奏。並令理藩院通行傳諭軍臺附近居住之扎
薩克等各將所屬嚴行約束。毋得爲匪生事。奏
入。
上從之。
九月壬子朔。
命駐防哈密總兵官三年更代。

薄離夷使往來所必經防範宜加嚴密必得大
員駐防方足以資彈壓查從前副將瑚寶駐防
之時已蒙
特恩加總兵銜嗣瑚寶丁憂奉
旨特派總兵官王能愛前往嗣後不必仍派副將應
請於才具幹練之總兵官內請
旨派往且二年更換為期太速現在貿易夷使尚未
回巢正資熟手料理應令該撫俟王能愛於明
歲三年期滿之後再行請
旨更換奏入
上從之
己未
命侍衛穆克登額薩布喀善為軍營參贊大臣調塔
爾瑪善努三來京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現在金川用兵北路軍營無事
侍衛穆克登額薩布喀善著賞給副都統銜前往
軍營伊等雖未經事尚可學習著傳諭額駙策凌
留心教導塔爾瑪善努三不必俟穆克登額等到
彼即於接奉諭旨之日速行起程來京請訓後前
赴金川辦事
庚申
恩免失察容留逃人之扎薩克圖汗巴勒達爾議處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據額駙策凌奏扎薩克圖汗巴
勒達爾擊獲安插荊州之厄魯特逃人察罕岱解
交理藩院辦理其失察容留之巴勒達爾應否交
部議處等語扎薩克圖汗巴勒達爾該管旗分容
留厄魯特逃人居住年久未經查出實屬疎忽理
應交部議處但經額駙策凌嚴飭而巴勒達爾即

能逐戶稽察將察罕岱擒獲。尚屬可恕。著加恩寬免。其容留察罕岱之蒙古多爾濟等亦著照策凌所奏。令由本處懲治。察罕岱俟解送來京該部定擬請旨。

辛酉。

傳

旨申飭軍臺總管羅善等。並飭部定議。廢員聽候更換坐臺事宜。

上諭內閣曰。據軍臺總管羅善等奏稱。廢員坐臺年滿。奉旨更換。其應派來臺更換之人。若仍在原任及本籍尚未到京者。請即將年滿人員發回。其臺務交鄰臺署理。無庸守候等語。坐臺廢員。俱係効力贖罪之人。既格外施恩換回。伊等即少待數日。有何不可。羅善等即欲令其不致久候。亦當將更換人員催促速到。豈有不待更換。輒行發回之理。所奏明係賠狗。甚屬不合。著嚴行申飭。再記名發臺効力人員。理應在京守候。迨令其擅回原籍。是該部定議。本屬未周。著交部將伊等應如何留京不致有悞更換之處。再行妥議具奏。

丙寅。

訓諭駐藏提督索拜等。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據索拜等奏郡王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呈稱。準夷兩次由阿哈雅克來藏。近又探得於阿哈雅克見有賊人蹤跡。雖並無確信。不可不令兵丁防範。願帶經過戰陣舊人。前往喀喇烏蘇地方訓練彼處兵丁。防範一切。已令其前往等語。朕派大臣駐藏。特為藏地距京遙遠。一切事宜。伊得就近安協辦理。唐古忒人遇有稟商事件。亦

應酌其可否確示遵行從前索拜以猝聞碩翁土庫隨蹤跡輕率辦理貽悞已屢經訓飭今果並無事端而伊此奏轉若有意掩飾前非況向日索拜尚以唐古忒人往往無事造端爲言則此次傳言安知非其捏造乃竟不察虛實墮其術中乎索拜駐藏辦事年久此等情節並不詳審糊塗乖謬已極但已令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前往無庸置議索拜不必前往金川著即遣來京副都統拉布敦初到藏地此事與伊無涉嗣後益當用心辦理共有應指示朱爾默特那木扎爾者悉心指示俾得遵循務宜詳愼體察安輯地方爲要

己卯

命參贊大臣薩布喀善赴烏里雅蘇台軍營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現在額駙策凌派巴爾品至烏里雅蘇台更換塔爾瑪善來京烏里雅蘇台係管理兵馬防守事務最關緊要俟參贊大臣薩布喀善到日即令其前赴該處軍營辦理著傳諭額駙策凌知之

冬十月壬午

安西提督永常奏報貿易夷人賫木瑚里等出

境

丁亥

諭駐藏辦事副都統拉布敦

上諭軍機大臣等曰拉布敦奏稱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寄知阿里克地方交易回子等告稱準夷現在內亂伊即移咨嚴飭各卡隘密防守如有準夷來到即送至藏等語藏地關係緊要駐藏大臣凡事最宜查取確實權其輕重相機辦理不可稍有滋

事。前者索拜因傳聞之語。遂將唐古忒番子任意移駐。其佐懦周章已極。拉布敦當以爲戒。再藏地不可容留準夷一人。伊等素與土伯特睚眦不睦。留駐在彼。必生事端。可傳諭拉布敦知悉。現在準夷內亂與內地並無干涉。惟嚴飭卡倫人等加意防守。如有欲由彼進藏者。可詳悉曉諭。令其向兩路軍營進口。此地斷不容違例收留。嚴行拒絕。並將此一併傳諭朱爾默特那木扎爾知之。

十一月丙辰。

準噶爾部人烏里克達遜來降。命賞給安插如例。

平定準噶爾方略 前編卷之五十二

乾隆十四年夏四月庚申。

準噶爾部人羅卜藏等來降。命賞給安插如例。

秋七月壬子。

議準夷貿易事宜。

陝甘總督尹繼善奏言。前督黃廷桂奏請將交易之事。照前官辦。惟令商人領變。以所得餘利歸公。查交易之事。惟商人素所熟習。凡置辦細緞變賣皮貨等物。俱能籌畫無遺。及講價交換。在官承辦。不特官與夷錙銖較量。有關體制。而衰多益寡。均須通盤計算。方不至大有虧折。若貲本價值。亦必不能如商人之斟酌減省。且所得羨餘歸公。商人毫無所利。亦非情理之平。應

仍令商辦。而官爲統攝照看。庶爲妥協。又夷人二年之內。交易兩次。若以一商承辦貲本難於轉輸。請派兩商輪值。以次接辦。至熬茶等年額外交易之事。仍交官辦。而以貨交商領銷。奏入。上命軍機大臣議奏。尋議應如所請。上從之。已而尹繼善以明年貿易期近。一時艱於募商。奏請暫准官辦一次。得旨允行。並諭軍機大臣曰。尹繼善覆奏準夷交易一摺。著照所請。暫准動項官辦一次。向來夷人於交易年分之外。借端不時往來。希圖獲利。其無厭之求。固當少爲節制。然以字小之恩。宏懷遠之略。使邊宻息警。實多。尹繼善固不可輕信胥吏。

驅字寧謐。所全實多。尹繼善固不可輕信胥吏。

廢帑項。亦不必過求巉餘。以益官帑。而使夷人觖望。有失懷柔之宜也。普傳諭尹繼善知之。

冬十月丙戌。

準噶爾部人鄂倫楚克等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丙申。

諭飭駐藏副都統紀三。加提督傅清都統衡。赴藏辦事。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紀三奏稱。到藏以來。留心訪察朱爾默特那木扎爾看來情性乖張。屬下俱懷怨望。且伊又有疑忌達賴喇嘛之心。恐日久衆怨益深。達賴喇嘛亦不能忍。致生事端。請將伊兄朱爾默特策卜登移取來藏。協同辦事。以分其權。並將達賴喇嘛自藏移至泰寧安駐等語。此奏甚屬舛謬。朕前降旨紀三。特令其察看朱爾默特那木扎

爾兒朕諭旨時是否眞切感畏。伊之行止。能效法察並非即有辦理之意。紀三但當將此等情迹。據實奏聞。至日後生事與否。本難逆料。況又欲將達賴喇嘛移至泰寧安駐。此事尤不可行。看來紀三見識甚謬。伊係駐藏大臣。凡事宜果斷。其於朱爾默特那木扎爾應教導者。即為教導。應防範者。即為防範。惟視事之輕重。隨機辦理。豈可顯露情形。轉致起土伯特疑心乎。將此寄劄紀三知之。又諭軍機大臣曰。從前藏地常派大臣二員駐劄辦事。後乃裁去一員。朕思藏地關係甚要。彼處應辦事件。有二人相商。較為有益。且換班先後更替。有一舊人。尤覺妥當。固原提督傅清從前曾經在藏。彼處事體。諒屬稔知。著賞給都統銜前往。與紀三公同辦事。其欽差大臣關防。著傅清收掌。不必來京可即由彼馳驛赴藏。將此傳諭傅清知之

戊戌。

命賞拿獲逃人之台吉旺布多爾濟等。

額駙策凌奏言台吉額林沁旗下有厄魯特巴克伊爾格特蒙古烏常巴圖等潛約同逃。經烏勒木濟告知羅對。羅對轉告額林沁之子旺布多爾濟。旺布多爾濟隨即領兵追至貢贊伯勒齊爾地方。全行拿獲。查旺布多爾濟。此事雖屬奮勉。但巴克等本係交與伊父額林沁安插之人。因不能撫綏始致逃走。應將旺布多爾濟擒獲之功抵罪。其隨旺布多爾濟追獲逃人之台吉桑巴都虎博第蘇等。與送信之烏勒木濟羅對等。請照例賞給。奏入。得

肯策凌所奏將旺布多爾濟之功抵罪。固是。但旺布多爾濟聞信即追將逃人盡獲。尚屬勇往。著加恩賞給粧緞一匹。大緞一匹。烏勒。濟並不入逃人之黨。又即時送信。甚屬可嘉。著加一倍賞給。餘依議。

十二月乙酉。

西藏郡王朱爾默特那木扎爾與其兄公朱爾默特策卜登搆兵。降勅訓諭並申諭駐藏副都統紀三。

紀三奏言郡王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告稱。伊兄朱爾默特策卜登聚兵征取伊駐防阿里地方之果弼奈等。并聞有發兵進藏之信。該郡王因曾將征取果弼奈之事。寄字與達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德尼等語。奏入。

勅諭朱爾默特策卜登曰。爾父子受朕恩深重。爾所素知。爾今無故發兵征取果弼奈。是出何意。若果如此。是爾既負朕恩。又玷辱爾父矣。朕問爾兄弟稍有不睦。但爾於兄弟之間。素敦和好。爾父王爵尚肯讓爾弟承襲。今乃轉欲搆兵取罪乎。如果兄弟間有不和之處。宜親身赴藏。以實情告知辦事大臣。塗朕此言。到爾即欽遵親赴藏地。在辦事大臣達賴喇嘛前。聲明其故。俟伊等奏到。朕自另簡大臣將爾兄弟之事。分剖明白。務令永遠和睦。如爾弟有欲奏之言。亦即具奏。朕自有措置。所有諭爾弟

勅旨。一併抄寄知之。又

勅諭朱爾默特那木扎爾曰。爾父頗羅鼐在時。誠心為國故朕叠次加恩。由台吉封至郡王。深加信用。又准其所請。將王爵令爾襲封。辦理藏地事務。今朕爾兄弟間自生猜嫌。爾兄發兵征取杲弼等。朕已降旨詰問其起兵之由。爾可即派土伯特賢員。隨同紀三處派出之傅旨章京前往。爾兄如即遵朕諭來藏。欽遣大臣將爾兄弟不睦情由分剖明白。務令永遠和睦。如爾兄有難以來藏之處。亦即令其將實情具呈入奏。朕覽其呈詞。另為裁斷。若抗旨不來藏地。又不具呈詞。是顯有異心。爾即發兵酌量辦理。爾惟當感激朕恩。用心保守地方。斷不可滋事。若因兄弟稍有不和。即藉端生事。是將爾父一生忠誠奮勉之處俱掩沒矣。爾可度量事理輕重而行。所有諭爾兄勅旨一併抄寄知之。又

諭紀三日。朕思頗羅鼐父子受朕恩深重。朱爾默特策卜登何以遽有搆兵妄動之事。或者朱爾默特那木扎爾意欲傾陷伊兄。設此誆計。亦未可知。惟當察其實情。秉公辦理。不可忽略。稍致偏袒被欺。朕今降旨詰問朱爾默特策卜登起兵情由。爾可即派章京齎此旨。揀選內地兵丁隨從。率同土伯特人前往傳旨。若朱爾默特策卜登有難以來藏之處。亦即令據實具呈。爾速行代奏。候朕覽後。再為裁斷。此派去傳旨之章京。務令將朱爾默特策卜登如何舉動。如何言語之處。詳細察看。爾一併速行具奏。

丁亥。

諭都統傅清副察西藏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將紀三所奏藏地搆兵等摺。及

朕所降諭旨。俱寄知傅清。計此時傅清尚未赴藏
接到。現在既有朱爾默特策卜登起兵攻取果殆
柰之信。可速寄信傅清。藏地關係甚要。事之真僞。
今雖不能即定。然不可不爲留意。朱爾默特那木
扎爾年幼躁急。性好生事。外貌雖依紀三教導。其
實紀三轉被欺蒙。亦未可知。使伊本無生事之心。
伊兄實欲進兵來藏。是特其兄弟間互相侵犯。辦
理尚易。若伊兄並無此事。而伊造言誣搆。藉端生
事。則伊即係不可存留之人。速宜辦理。然土伯特
人。賦性狡詐。此事之起。或因朱爾默特那木扎爾
嚴刻。屬下乘伊兄弟不和。從中離間。更未可定。此
處傅清移須留心。沿途細訪。倘朱爾默特那木扎
爾不願派大臣駐藏。藉端設計。以昭紀三。斷不可
忽略。以致墮其術中。如有見聞。即行具奏。朕自有
措置。再紀三過於拘謹。遇事每無定見。是以特命
傅清前往協同辦事。今藏內又添駐藏大臣一員。
彼處之人。不無猜疑。傅清凡事當與紀三妥商。
期有裨。勿因彼此意見不同。自生猜嫌。致土伯特
人疑惑。諸事細心辦理。勉之。慎之。

壬辰。

準噶爾部人沙喇克等來降。

壬寅。

命賞給安插如例。

命侍郎拉布敦往代紀三。駐藏辦事。

乾隆十五年。春正月。壬子。

準噶爾使臣尼瑪等人貢。

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奏言前者
使臣唵集敦多卜等回述

大皇帝諭旨。令我永守和好。又蒙
恩准我處貿易人。增加百名。為二百名。不勝感激。伏
念
大皇帝施恩我父以興黃教安輩生為念。永敦和好。
是以准我處通貢貿易至今。今惟有益矢恭敬。
遵行不違。以副
大皇帝施恩和好之至意。至前蒙
大皇帝准我處遣人在唐古忒地方念經二次。具荷
鴻慈深加矜憫。但我處由唐古忒請來喇嘛。今大半
亡故。為此恭懇
聖恩。准我處每次差二三十人。往唐古忒地方。二博
克達四大廟及黃教各廟請安。伏乞
大皇帝睿鑒允行。仍命俾臣尼瑪等口奏。奏入。報
聞。

即賜。
賜尼瑪等宴於豐澤園。
戊午。
賜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勅書。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據台吉奏肅州貿易之人。蒙恩加增百名。
感戴陳謝。殊屬敬順。朕甚嘉之。至奏稱所有唐古

忒喇嘛已多亡故。懇每次差數十人。往唐古忒二
博克達四大廟黃教各廟請安等語。爾使臣尼瑪
等。亦經口奏及此。朕為天下主。可行之事。斷無不
允行。不可行者。雖懇求亦不許。昨爾奏來肅貿易
人少。不足照看。朕即照所請。准加百名。從前爾父
噶爾丹策零奏請為爾祖策妄阿喇卜坦差人三

百名往西藏熬茶朕特加恩派大臣官兵照看并賞沿途牲畜路費至藏完成此事。續又據爾奏請為爾父噶爾丹策零差人三百名熬茶。朕亦准爾照前辦理。似此應行大事。朕一一俯從。若非此等事。則斷不准行。從前降旨甚明。今爾又奏請每年差二三十人在唐古忒地方行走。是以斷不可行之事來奏也。爾意以已准爾等往藏熬茶兩次。未必再准前往。是以妄生冀倖。殊不知果有前此大事。朕原未嘗禁止往藏。今無故每年令二三十人前往。不惟事有不可。即照爾所請。日後又必言人少請多增人數矣。將每年必派官兵照看爾往來之人可乎。況從前往藏熬茶時。藏內郡王朱爾默特那木扎爾會奏請停止準噶爾人往藏。朕若准爾所請。則朱爾默特那木扎爾所奏。豈竟置之不問乎。爾等即不用朕官兵照看。朱爾默特那木扎爾亦安肯容納乎。但今爾地所有自藏延請喇嘛大半亡故。誠恐黃教日泯。朕方欲廣演黃教。豈肯令爾地之教日就澌滅。今為爾詳度。朕中國大廟有名胡土克圖。藏內挑取有德行喇嘛及各處有學業喇嘛皆住持其中。爾可將喇嘛內聰頴者挑選十名。或二十名。送至京師。在大廟勤學三四年。令其回去。即可助行黃教。但此學經喇嘛。須擇年少之人。學成時可以行教三四十年。自後不得每年差來。必俟人數將完。方准再行挑送學習。此特恐爾處黃教漸廢。是以多方為爾籌畫。非必欲令爾處喇嘛赴京也。爾若不願送之人至藏為請。則斷不許爾惟當感戴朕恩。永圖承受。勿妄生他念。勉

之。尋又降
旨。嗣後準噶爾貢使攜帶貨物。如在尼瑪數目以內。
准其貿易。倘逾此數。即行駁回。著諭尼瑪令其回
時傳諭台吉知之。
二月。己丑。
定邊左副將軍額駙超勇親王策凌卒。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因參贊大臣穆克登額等奏稱
額駙策凌患病。朕特令額駙之子策布登扎布。與
蘇巴什里帶領太醫馳驛前往。朕意額駙偶然抱
恙。當即痊可。後穆克登額等又奏額駙病亟。朕即
特遣乾清門侍衛得山前往看視。續又遣貝勒羅
卜藏前去。不意伊等未到。而穆克登額等奏額駙
已於二月初五日病故。額駙自
皇祖時至今。始終竭誠宣力。忠勤匪懈。功在國家。今聞

溘逝。朕心不勝憫悼。世子成袞扎布。又奏稱伊父
遺言身故之後。乞附葬公主園寢。即此一節。身後
尚不忘戀闕。其一生實心為國可知。著照所請。即
令得山與成袞扎布。一同護送進口。並賞銀一萬
兩。辦理喪事。俟到京之日。朕親往奠酒。所有應行
郵典。與在京親王一體加恩。其左副將軍印務。暫
令貝勒羅卜藏署理。又

諭內閣曰。額駙策凌有名台吉。又係近親。在
皇祖時即宣力邊陲。懋著勳績。
皇考益加寵倚。封為親王。專任以邊事。身先血戰。勦滅
猾賊。大功昭著。彌矢忠勤。朕念王為
兩朝勳舊。用益加優眷。倚為屏藩。今聞溘逝。深為憫惻。
所有齊集祭祀諸典禮。已有旨照內地親王一體
加恩。但古之勳戚多有從祀者。如王之功。允宜配

太廟雖本朝未有有親之蒙古王配享而朕念主動著
國家名顯史冊委任既久殊寵宜膺著加恩配享
廟庭並賜祀賢良祠以示朕酬庸展親之至意
三月丙寅
命達爾扎策凌爲頭等台吉
先是紀三奏報朱爾默特策卜登於上年十二
月十八日病故朱爾默特那木扎爾懇請收葬
其屍并養育其子
上特降旨允行並准朱爾默特那木扎爾親赴薩海
等處安輯被兵驚擾之人至是紀三又奏稱朱
爾默特那木扎爾請將已子達爾扎策凌駐劄
阿里地方奏入得
旨朱爾默特那木扎爾爲防守地方欲遣伊子達爾
扎策凌前往阿里駐劄所請甚是但達爾扎策凌
現無職銜恐不足以統轄兵衆著加恩將達爾扎
策凌授爲扎薩克頭等台吉
已已
喀爾喀副將軍公巴蘇卒
賞卹如例
夏四月戊寅
命副都統班第往代拉布敦駐藏辦事
先是
上命拉布敦赴藏更換紀三至是以朱爾默特策卜
登已故藏內無事而拉布敦自藏甫回復經派
往是以降
旨令辦理青海事務副都統班第往換拉布敦回京
其青海事務卽令紀三前往辦理尋又

諭紀三進京請訓。再往青海。班第俟紀三到日。再行赴藏。

壬午。

副都統班第奏西寧所屬四十部番目。照例會盟。

癸巳。

諭安西提督永常等辦理夷使貿易事宜。

永常奏言夷使尼瑪回至哈密。懇求變賣乏弱駝馬購買貨物。總兵張世偉恐堅拒啟釁。遂悉准其請。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此事尼瑪固屬卑鄙小見。而張世偉亦未免過於姑息。似此因循怯懦。將來或恐貽笑外夷。難令其彈壓邊境。伊前在西寧辦理噯駝一節。尚屬盡心。或於內地營務相宜。已令其來京陛見。酌量另補。其員缺令吕瀚補授。此旨不必告知張世偉。俟吕瀚到鎮。凡夷使分內應得些小利益之處。仍照常聽其交易。以示懷柔。若例外干求。當示之節制。以杜無厭之望。著傳諭永常。可逐一詳悉告知吕瀚。令其審度輕重。妥協辦理。

五月丙午。

諭駐藏都統傳清侍郎拉布敦察奏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回藏舉動情形。

先是。傳清未進藏時。奏朱爾默特策卜登搆兵之信。恐未必確。或係朱爾默特那木扎爾欲并據伊兄之地。揑詞以起兵端。臣至藏察看情形。如機有可乘。即將朱爾默特那木扎爾辦理。旋

諭旨。朱爾默特那木扎爾乖戾詭譎。留之終必生事。

或乘伊與兄搆兵、令四川總督策楞等帶兵以助戰、為名相機擒戮、或俟明年萬壽遣章嘉胡土克圖赴藏熬茶、派川督帶兵護送至彼、何間殲除、二者孰為利便、傳清至藏後、可察看情形、熟籌具奏至是傅清抵藏、朱爾默特策卜登已故、朱爾默特那木扎爾以曾經奏准親往隣海地方、安輯人衆、遂調取部落兵丁、運帶砲位前往、傅清拉布敦奏聞、

上諭軍機大臣曰、此或朱爾默特那木扎爾以伊兄雖死、其部衆未必皆服、是以調兵自護、抑或因弟兄啟釁、懼罪妄意離其巢穴、即可苟免、亦未可定、然此皆其畏懼之心所致也、第自去冬不知紀三何以使之疑惑如此、其後派傅清前往駐劄、又令拉布敦往撫紀三、因連遣大臣到彼、益生疑懼、亦不能無、但今春伊遣人入貢時、朕叠加恩賞、又令與青海親王結親、亦可以解其疑惑、此時想未接到諭旨、如果接到、當喜出望外、可以不疑、著傅諭傅清拉布敦、此時惟應靜以鎮之、待其自起自止、在我原無治罪之心、則伊亦不生猜疑之念、勿因急欲解其疑心、轉生一番忙亂、俟其回藏後、將如何舉動之處、再行奏聞可也、

六月丙子、

命扎薩克親王成袞扎布為定邊左副將軍、

上諭軍機大臣曰、額駙策凌為國家竭誠宣力、是以

皇考加恩封至親王、授以定邊左副將軍重任、額駙謀勇之名、準夷莫不懾伏、訓兵飭備、使喀爾喀寧靜無事、實為國家勳戚重臣、不意患病溘逝、其定邊

左副將軍之任。甚屬緊要。簡任務在得人。伊長子
扎薩克和碩親王成袞扎布。前在軍營著有勞績。
其才具實堪勝任。雖左副將軍非世襲之職。而因
才器使。有所不拘。著將成袞扎布授為定邊左副
將軍。成袞扎布其務矢忠勤。效法伊父。訓練兵衆
安靖地方。以副朕任罔之意。
辛卯。
議準夷貿易章程。
陝甘總督尹繼善奏言。今歲係準夷貿易之年。
現據報夷目諾落素等。已到哈密。但準夷自交
易以來。貨物日漸增多。內地愈難銷售。允宜示
以節制。今歲夷貨業已遠來。臣已諄諭肅州領
道。俟夷人到肅。責其違例。不准全數交易。如果
情詞恭順。再行酌量辦理。至嗣後章程。必宜定
議。應令商人做照節次交易數目。將牛馬羊隻
皮張等項。一一與之議定。並言明內地商人。止
照此數備貨。若違例多來。不准全入交易。併不
准全入交界奏入。得
旨所見甚是。軍機大臣議奏。尋議應如所請。
上從之。
丁酉。
命副都統保德為北路軍營參贊大臣。
秋七月。壬子。
準噶爾部人伊拉袞博羅勒岱等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九月甲辰。
準噶爾部人達爾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丙午。
駐藏都統傅清侍郎拉布敦劾奏郡王朱爾默特那木扎爾。
傅清拉布敦奏言。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往後藏時。將噶卜倫第巴布隆賚等誣搆抄沒其家。分給親愛之人。又將朱爾默特策卜登之子朱爾默特旺扎爾遣逐在外。凡頗羅鼐所用舊人。殺害抄沒黜革者甚多。臣等遣人往後藏問候班禪額爾德尼。回稱訪聞朱爾默特策卜登病故後。其子彭蘇克旺布。或云逃去。或云尚在阿里地方。至朱爾默特旺扎爾。係奉

旨交與朱爾默特那木扎爾養育之人。今在扎什倫布爲喇嘛。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兒在帶兵二千餘名。在前藏後三百餘里達木地方游牧奏入。
得
旨。此皆朱爾默特那木扎爾乖張悖戾。但道路遼遠。可暫聽之。如果關係者大。再行籌畫。
丁未。
授侍郎拉布敦爲左都御史。
庚戌。
準噶爾部人敦多克等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辛酉。
準噶爾宰桑薩喇爾率所屬來降。報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
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
先是沙喇克來降時。稱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
昏暴不理政事。日以殺狗爲戲。其姊烏蘭巴雅爾代管諸務。又爲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所疑。

送往回地羈禁等語。及敦多克等來降。又稱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自知凶暴淫亂。懼衆人謀害。可代伊立爲台吉者。惟喇嘛達爾扎一人。欲託言至沙喇擘勒行圍。將喇嘛達爾扎謀害。有台吉賽音伯勒克。與爲首宰桑厄爾錐音袞布郭勒呉郭羅什瑚巴哈曼集。那木扎多爾濟博和爾岱商謀乘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行圍。即將伊擒住。另立喇嘛達爾扎爲台吉。經小策零敦多卜之子達什達瓦密告其謀。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厄爾錐音奪回。復將策妄多爾濟隨即領兵將厄爾錐音拿獲。袞布等聞知。

那木扎爾擒住。曬其兩目。併達什達瓦俱送往阿克蘇囚禁。坐立喇嘛達爾扎爲台吉等語。至是薩喇爾來降。據辦理青海番夷事務副都統班第具奏。將薩喇爾送京。經軍機大臣詢問。據稱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自知凶暴淫亂。懼衆人謀害。可代伊立爲台吉者。惟喇嘛達爾扎一人。欲託言至沙喇擘勒行圍。將喇嘛達爾扎謀害。有台吉賽音伯勒克。與爲首宰桑厄爾錐音袞布郭勒呉郭羅什瑚巴哈曼集。那木扎多爾濟博扎爾所信任。亦逢擒拿。又拘喚大策零敦多卜之孫達瓦齊。達瓦齊不肯前往。喇嘛達爾扎以

其人衆地險。亦未敢相迫。至我台吉被拿後。又欲將我等戶口。分賞各宰桑。是以我等來降等語。軍機大臣具奏。並請將薩喇爾等。照例安插。賞給畜產等項。編設佐領。即令薩喇爾管理。奏入。

命安插於察哈爾。

授薩喇爾爲散秩大臣。

冬十一月。甲寅。
四川總督策楞奏報朱爾默特那木扎爾伏誅。
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奏逆黨所害。
命策楞暨提督岳鍾琪進藏綏輯侍郎那木扎爾赴
藏辦事。
先是傅清等奏朱爾默特那木扎爾謀爲不軌。
逆跡漸形。請相機擒戮。
上密諭策楞岳鍾琪調兵預備進勦應援。至是策楞
等奏言先據西藏糧務通判常明稟稱朱爾默
特那木扎爾潛謀爲不軌。告其屬下。有我已設計
撤回漢兵四百餘名。其餘若不知機早回。必盡
行誅滅等語。又拉里糧務州同董恭稟稱朱爾
默特那木扎爾行令沿途。凡一切漢土兵民。以
及文書。俱不許往來出入等語。茲據駐藏外委

王廷斌等稟稱朱爾默特那木扎爾潛謀不軌。
駐藏傅拉二大人。於十月十三日。誘至通司崗
衙門接
旨。遂將伊誅戮。詎逆黨羅卜藏扎什等聞信。當即率
衆數千圍署。施放鎗砲。周圍放火。達賴喇嘛隨
遣衆僧救護。不能得入。拉大人被亂刀斫害。傅
大人身被槍傷。立即自盡。所有文武官員。多係
被難。唯糧務衙門被刼庫銀八萬五千餘兩。十
四日。羅卜藏扎什帶兵潛逃。十五日。達賴喇嘛
始令公班第達暫理藏王事務。附近喇嘛番衆
等。俱已歸順。逃難各兵民。皆係達賴喇嘛現在
養活等語。隨又據管領臺站遊擊殷瑞稟稱十
月十八等日。達賴喇嘛傳令各塘照舊應付官
兵。不得違抗。并探知達賴喇嘛在藏內傳令各

番不得傷害漢人等語。又據通判常明稟稱。十月二十三等日。據公班第達稱逆賊已經擒獲過半。其餘亦不難擒拿。搶去餉銀。現在查追。已得二萬餘兩。其四面緊要路口。亦派人把守等語。又據臺站官遞到達賴喇嘛公班第達奏摺二面。臣等看此情形。朱爾默特那木扎爾伏誅。已屬確實。其逆黨亦據達賴喇嘛公班第達次

第查拘。但羅卜藏扎什等。敢率衆傷害大臣。不法已極。應即進兵擒戮。且恐餘孽未盡。日後又將滋事。臣等酌議帶兵星即赴打箭爐。相機分別進勦應援。現差幹員沿途曉諭番民。并將進兵擒拿逆犯緣由寄知達賴喇嘛公班第達以安藏內之心。再副都統班第現由青海赴藏。間祇帶兵役二十名。達賴喇嘛等或未知赴藏緣由。臣等一併寄知達賴喇嘛等令其遣人接護奏入。

上諭內閣曰。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前因宋爾默特那木扎爾潛謀不軌。情跡顯著。奏請相機剪除凶逆。朕以伊等孤懸藏地。未可輕舉。即令俟班第到彼察看情形。降旨辦理。乃傅清等未及奉到諭旨。以機有可乘。遂爾便宜行事。逆渠已經

授首。而傅清拉布敦旋爲逆黨所害。爲國捐軀。深用憫惜。除另頒旨加恩優恤外。其隨二人捐軀弁兵。著策楞岳鍾琪查明。照陣亡例優恤。目今藏地雖已撫輯寧謐。但善後事宜。不可不專遣大臣。前往辦理。著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統領官兵赴藏。綏輯地方。搜除逆黨。總兵董芳隨後統兵策應。尹繼善著就近馳驛前往四川料理。應糧餉

軍機侍郎那木扎爾。著賞銀一千兩整裝即馳驛前往。與班第一同駐藏。該部遵諭速行。

丙辰。

命侍郎兆惠赴藏。偕四川總督策楞等辦理善後事宜。

丁巳。

己未。

命公班第達管理噶卜倫事務。

先是班第達本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妹夫。爲朱爾默特那木扎爾所惡。抄沒家產。分散妻子。傳清曾遣人密與謀誅逆酋。通司崗之變。傳清遣人傳班第達救護。班第達以力不能救。奔告達賴喇嘛。及事稍定。達賴喇嘛隨令班第達暫理藏王事務。查捕逆黨。紱輯人衆。至是與達賴喇嘛各具摺入奏。

上命班第達以公管理噶卜倫事務。又諭軍機大臣曰。西藏經此番舉動。正是措置轉關一大機會。若辦理得當。則可永遠寧謐。稍有滲漏。數十年後又滋事端。朱爾默特那木扎爾敢懷逆萌。由於地廣力強。事權專一。是以潛圖不軌。自今藏地應多立頭目。以分殺其勢。可傳諭策楞抵藏後。與班第等通盤籌畫。務期辦理得宜。爲一勞永逸之計。至班第達不能救護駐藏大臣。念其勢孤力弱。尚屬無過。然亦無功可錄。但其人不附逆黨。猶知尊向天朝。應俟徐加恩賜。策楞到藏。可以此意告之。以安其心而用其力。

十二月癸未。

諭陝甘總督尹繼善辦理準夷貿易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員外郎甘布扎稱本年辦理準

夷交易共銀一十八萬餘兩。此次夷人貨物較上屆原多。理應按額裁減。念該夷遠來。復再三懇請。是以從寬交易。但銀數至一十八萬有餘。此內雖有兌給物件。而銀數已屬過多。以間歲一至計之。其數益當不貲。夫外夷所增之數。即內地所減之數。且內地得貨。而旋用旋敝。外夷得銀。則日積月巖。不可不為深慮。著傳諭尹繼善令其查照軍機大臣從前議准酌定章程。劃清界限之處。留心熟籌。隨宜節制。以為防微杜漸之計。亦不得因此而過為裁抑。輕議更張。致駭夷人觀聽。總期寓羈縻之意於柔遠之中。無濫無苛。妥協辦理可也。

戊子。

副都統班第自青海至藏。

壬辰。

駐藏副都統班第奏言臣於十二月二十一日至藏。傳集現存之官員兵丁等查訊起事情形。備知十月十三日傅清拉布敦將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傳至寓中上樓相見時。傅清拔刀剁殺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并殺其隨從四五人。羅卜藏扎什聞信。即跳樓而下。往喚同黨。聚兵圍樓。施放鎗砲。傅清遣人往傳班第達救護。班第達因力薄不能救護。奔告達賴喇嘛。達賴喇嘛隨使人攔阻。賊黨並不聽從。放火燒房。傅清身中三傷。立即自盡。拉布敦中傷更多。為賊所害。主事策塔爾。參將黃元龍。亦皆自盡。筆帖式齊誠自刎未死。通判常明。亦中矢石之傷。陣亡千總二員。兵四十九名。家人商民七十七人。所有官

庫帑銀。俱被搶奪。羅卜藏扎什等。乘間逃走。次日。達賴喇嘛收聚餘兵。安撫衆人。公班第達搶獲賊犯羅卜藏扎什等十三人。牢固監禁。臣嚴加刑訊。又供出夥賊德什奈等十四人。查各逆犯聚衆爲亂。殺害大臣。刼奪帑銀。兇悖已極。應即立正國法。隨於二十五日。將爲首之羅卜藏扎什與領衆放火搶奪帑銀之阿喇卜坦吹木札特殺死多人之車臣哈什哈放鳥鎗弓箭打傷大臣之達爾汗雅遜巴特馬古爾濟棒丕勒妄介俱凌遲處死。聽從賊首。殺人運草放火。先行上樓助惡之尚卓特巴拉扎卜。曾本旺扎爾曼金得什爾等俱斬決。隨從作亂之通使扎什喇卜坦等俱絞決。懼罪自盡之杯隴沙兒巴監斃之拉克濟布俱行戮尸。與各磔犯一併碎骨。仍各梟首示衆。餘衆分別發遣家產變價歸帑。

奏入。報

聞。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五十三

乾隆十六年春正月戊申。

諭安西提督永常等。辦理準夷交易事宜。

永常奏言。準噶爾遣使額爾欽尼瑪入貢。現已至哈密。伊等所帶人畜過多。臣等援定例責拒。夷使等惴懼認罪。遵受節制。至乏弱牲隻。俱照上屆尼瑪數內。懇求挑變。挑剩者願即起回。不敢例外干求。並下次不以爲例。奏入得旨。永常所奏。自屬辦理正道。從來夷人貪利見小。乃其常技。我國家全盛之時。施恩字小。與前代和戎懋習迴殊。駕馭遠人。理應詞嚴義正。方爲得體。前

甘尹繼善所奏準噶爾交易一事。朕從前以爲銀數太多。未免繁費。不可不爲撙節。蓋我大清國勢強盛。許遠夷互市者。不過寓綏懷之畧而已。其權操之自我。非前代和親邊市可比。即示之裁制。亦屬當然。今詳覽尹繼善所奏。彼此原不過以貨物相準。所費銀亦有限。即令彼沾受微利。感悅而去。亦足見天朝字小之恩。若照該督所定議單之數。

成規以塞其無厭之請。所有酌令按數變價。及餘數駁回之處。著即照摺內所請。據理妥辦。不必因意在柔遠。過存遷就之見。致啟無厭之漸也。尋陝甘總督尹繼善奏。報辦理上次貿易夷目所帶皮張等項。作價十八萬六千餘兩。允給內地紬緞茶線等項。作價十六萬七千餘兩外。酌給現銀一萬八千餘兩。開具總數一摺。得

免過於裁減。如以爲出自官商所定。彼固未必遵信奉行。即重以奏聞請旨。彼亦必具奏懇求多費脣舌再或堅執成議。令彼失所利賴。設或鋌而走險。據竊邊儲牛馬。以激我興師。其能置之不問已乎。偏師一出。較之交易之費。何啻什倍。是交易雖有小費。所全實多。朕意該督所定實屬過嚴難行。若定以此番交易爲大局。令其不出範圍。或尚屬可行。俟彼使到日。朕自酌量降旨傳諭再行傳諭該督。又朕觀準噶爾每次熬茶貢至一二十萬金。倘亦非仗此交易以濟其用。即尹繼善所奏。亦未必如朕向所諭從國勢遠大起見。或慮及該省一時難於售變耳。若然則何妨奏明折價。以供賞恤。何惜此數萬皮張羊馬。以安邊圍耶。

戊辰。

準噶爾部人鄂勒濟圖。巴勒圖拜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二月癸酉。

命四川總督策楞等詢諭公班第達。

上論軍機大臣曰。據西藏糧務通判常明等報軍機處文。內稱阿里地方與準噶爾接壤。其原管轄之清特古斯與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同日被誅。所遺之缺。公班第達選得集都鼐前往。賞給卓里克圖台吉名號。等語。觀班第達派人往阿里接管事務。即賞給台吉名號。是儼然以藏王自居。今令以公爵管噶卜倫事。又命多立數人以分其勢。彼已大失所望。恐因此生心。亦未可定。著傳諭策楞等到藏時留心觀看。料伊此時斷未必敢顯有違抗。但其心稍不快足。將來又恐積疑成釁。外番詭譎多

疑。竟須明切開導。以從前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因有藏王稱號。是以擁勢太重。釀成嫌隙。今之多立噶卜倫。正可保全終始。令彼渙然疑釋。庶可永寧。亦不必預設成見。遽事猜防。致伊又成一朱爾默特那木扎爾。轉於事理無益也。著策楞等奏班第達告稱有拉達克汗書來。稱近日準噶爾人從葉爾羌城至伊處貿易。詢問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安否。并及其名號。是以權宜賞給。臣等又將所奉諭旨事理。開誠曉諭班第達云。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因特有王爵。肆行無忌。是以致取重罪。今聖恩授爾爲噶卜倫。并多立噶卜倫。正所以保全爾身家子孫。較封王之恩爲尤重。班第達聞之。惟有感激涕零。自誓竭誠報効。奏入。報

聞。

乙亥

命親王得親扎布爲喀爾喀副將軍。公策卜登扎卜爲喀爾喀參贊大臣。

命四川總督策楞等防範準夷通藏道路。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奏言。公班第達告稱有拉達克汗書來。稱近日準噶爾人從葉爾羌城至伊處貿易。詢問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安否。并及其名號。乃係達賴剌嘛以阿里地方緊要。派往之人。必須重諭旨事理。開誠曉諭班第達云。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因特有王爵。肆行無忌。是以致取重罪。今

廣興黃教之事等語。近日準噶爾每遣使奏懇差人進藏。朕俱不允。前聞準噶爾進藏道路艱難。若不往迎。斷不能到。今觀準噶爾常差人赴拉達克貿易。則彼處自有通藏之路。朕雖不准其進藏。而伊倘由葉爾羌城差人進藏。則所關甚要。將此事密知總督策楞等。詢問達賴喇嘛與班第達凡準噶爾通藏道路。應行防範之處。詳議具奏。尋策楞

等奏。臣等詢問達賴喇嘛與班第達。俱稱準噶爾由葉爾羌城至阿里地方。中間橫隔大山。水草甚少。難以行走。每年貿易人赴拉達克。皆有定數。始准放入。若大衆前來。拉達克汗亦不許過。即使前至阿里地方。自阿里至藏。尚有兩月路程。亦不難於備禦。又葉爾羌城有路可通魯都克地方。亦須經過戈壁。行走月餘。現在魯都克地方常設卡倫。至冬不撤。至於各處卡倫嚴密連絡。自哈拉山以外。至拉卜賽那移自阿哈雅克以外。至順圖古爾等處。亦屬通準噶爾之路。今請將卡倫再行展放。嚴加防範。仍派語練扎薩克台吉前往巡查。奏入。報聞。

辛卯。

命治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妻子叛逆親屬之罪。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駐藏副都統班第奏稱。朱爾默特那木扎爾立心叛逆。勾通準夷。寄書前去。私立假號。種種背逆惡跡顯露等語。從前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奏。朱爾默特那木扎爾有猖獗之心。斷不可留。請乘機擒剪。朕尚意朱爾默特那木扎爾未必至於此極。令伊等詳察確實。再行辦理。嗣後傅清拉布敦將朱爾默特那木扎爾誅戮。朕猶以伊等雖爲國除逆。要是並無籌畫。草率舉事。以致捐軀。今覩班第所奏。則朱爾默特那木扎爾逆跡已露。實屬時不可待。而傅清拉布敦即乘機辦理。可謂奮不顧身。盡忠報國者矣。前朕降旨以朱爾默特那木扎爾之子達爾扎。策凌年幼。令解送來京。今朱爾默特那木扎爾背逆之罪。既已顯著。應

照叛逆之律辦理。以爲衆戒。著將班第奏摺及朱
爾默特那木扎爾與準噶爾私通書札一併寄與
總督策楞等。令其將朕此旨曉諭藏內之人。將朱
爾默特那木扎爾之妻子。即在彼處誅戮。以彰國
法。尋策楞等奏稱在江卡爾地方。將朱爾默特那
木扎爾之妻子正法。奏入。報
聞。

上辰。

授駐藏副都統班第都統銜。

癸巳。

準噶爾使臣額爾欽等進貢入
覲于蘇州
行宮。

丙申

賜準噶爾台吉喇嘛達爾扎勅書。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據台吉奏請差人前往西藏喇嘛處。遞贄
見儀。懇賜恩准等語。襲者爾故台吉鳴爾丹策零。
爲父築妥阿喇布坦既歿。奏請往藏熬茶。策妄多
爾濟那木扎爾爲父噶爾丹策零既歿。亦以熬茶
奏請。此皆欲追報先人。是以俯從所請。並加恩沿
途賞給牲畜路費。特派大臣官員照管。彼時朕即
降旨爾台吉因有此大事。朕方允行。否則斷然不
許。所降諭旨甚明。今爾並非有如此大事。何恩之
當報。乃欲差人往藏耶。不但無換一台吉即遣人
赴藏一次之例。即中國亦豈有屢派官兵照管之
理耶。爾所請遣人赴藏之事。斷不可行。至所奏喇

喇嘛學經一節。因爾舊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奏稱準噶爾地方所有西藏喇嘛大半物故懇准少派數人至藏學經。以廣黃教。朕念差人至藏學習則事不可行而爾地黃教就衰亦殊可念。因爲爾等計中國大廟內原有自藏選來高僧是以許爾處將可以學經之聰慧喇嘛或十人或二十人。送至京師習學數年而回。可以闡揚黃教此朕念

和好日久。周詳曲體之特恩。初非勅令爾處夷人來爲僧徒也。今乃謂爾處喇嘛未曾出痘不能赴京學習懇將精通經典喇嘛准請四五人到爾處教習文藝有就學無往教爾處既稱無可赴京之喇嘛應即行停止。今爾使臣額爾欽口奏又謂台吉令伊等奏懇自藏延請四五喇嘛教習數年再令回籍等語此又與爾奏書有異。朕念爾諸持黃教之意。准爾所請。令高等喇嘛前往教誨。但既命往之後。爾毋得藉稱命往之喇嘛平常。捏詞再來賚奏。是以令爾使回巢後。明白宣示。爾再遣來使請。并將不行此等伎倆之處。抒誠具奏。然後令喇嘛前往。此亦有關中華聲教。朕豈肯令漫無德行不能訓導之人充數耶。爾固不必慮此。再交易一事。乃朕優恤遠方之大惠。前既定以年

歲約以章程。即當永遠遵照。而近年來貿易者。貨物每次加增。較前數倍。邊疆司事之臣屢請駁回。朕念其攜貨遠來若不准銷售。則虧損貲多。姑准量爲交易。而該使該商皆謂不知從前議定成數。又謂非能自作主張。歸當告之台吉。伊等果歸告與否。固未可知。然恃朕遷就加恩。因而屢增無厭。將來必至定數之外。一一駁令帶回而後已。今特

明切曉諭。嗣後蕭狦貿易。毋得過乾隆十三年貨物之數。使臣前來。以尼瑪上次帶來貨物爲準。如逾此數。即由邊境駁回。不准貿易。爾其曉諭使臣商人等。俾知敬謹遵行。朕亦勅諭弼吏。照此辦理。今後不得仍以不知成例爲辭也。

丁酉。

申諭陝甘總督尹繼善準夷貿易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準噶爾夷人交易一事。每歲加增。固屬無厭。而爲數太少。亦屬難行。前見尹繼善所定交易之數。較之上次未及其半。伊等歷年已加增至數倍。何能遽之驟減。朕即料其未能奉行。昨召見夷使。果稱總督曾有字來。原非奉旨事理。未便遵行等語。觀此則其不能遵奉可知。朕今諭該台吉。蕭狦嚴審究治。至是成袞扎布覆奏。私相貿易一事。

先是定邊左副將軍親王成袞扎布奏稱喀爾喀卡倫侍衛前鋒有私與準噶爾回人交易者。現在賒欠回人賬目。多有未還。致相爭論。請將該侍衛前鋒等革職審擬定罪。其坐卡倫之台吉。如有私自交易者。亦革退審擬。奏入。得

旨。嚴審究治。至是成袞扎布覆奏。私相貿易一事。相沿已十餘年。喀爾喀各旗俱有。不止一案。應

請一并查究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以私相交易一事。所關甚大。是以令成衮扎布究治。今覽此奏。則從前額駙策凌在時。已有此弊。且各旗俱有。並非僅此數人。如將伊等俱革退台吉訊究。則獲罪者衆。朕心實有不忍。著祇將此次發覺之案訊治。餘皆從寬免究。仍偏諭喀爾喀之衆扎薩克蒙古等。嗣後如再有違例出境交易。不獨將貿易之人治罪。并該扎薩克亦從重治罪。斷不輕貸。將此交與將軍參贊大臣等。不時嚴查禁止。毋得怠忽。

甲寅。

定議達木蒙古歸駐藏大臣管轄。

四川總督策楞等奏言。臣等奉

旨令將達木蒙古歸駐藏大臣管轄。並

命查玉昇那克舒番人。應否亦令赴藏聽調。查玉昇那克舒一種番人。離藏千餘里。不但調至藏地。須料理養贍。且恐啟唐古忒人之疑。惟達木蒙古自頗羅鼐奏准差派防範卡隘後。遂不時選調駐藏跟隨。支領達賴喇嘛倉內口糧。并有因牛馬養贍而就食於藏地者。前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就戮時。跟隨之蒙古。共三十餘人。俱不敢從逆。各奔避原住之達穆地方。甚屬恭順。今令歸駐藏大臣統轄。易於料理。查詢各蒙古頭目。亦俱願歸達穆住牧。以聽調遣。從前頗羅鼐父子。濫賞辛桑台吉等名號。實屬僭越。應照內地之例。編設佐領。將現在頭目給以固山大名號。其下每一佐領。再選派佐領一名。驍騎校一名。照例一體賞給頂帶。每年一次查考。勤勞恭順

者加以賞賚。不守法度者。分別懲革奏入。
上從之。
戊午。
陝甘總督尹繼善奏撤西寧口外添防官兵。
尹繼善奏言青海境外得卜特爾及伊克柴達木等處。乃通準噶爾要路。歷年派撥綠旗蒙古官兵。分設臺站卡倫。哨探瞭望。上年九月內。因準噶爾夷人至西寧口外投誠。誠恐無知逃竄之人。乘機擾我邊界。防範不可不嚴。是以添派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外委二員。綠旗兵一百一十名。並令郡王索諾木丹津袞楚克達什。帶領蒙古官兵三百六員名。同綠旗官兵。駐劄得卜特爾伊克柴達木兩處。今準夷新立台吉之後。即遣使入貢。甚爲恭順。且時值春融。已過防冬之候。原設卡倫。足資防範。其添設官兵。自應飭令各歸本汛。以省糜費。奏入。
上從之。
夏四月。戊寅。
定議西藏分設噶卜倫四員。公同辦事。並
勅諭公班第達等。
四川總督策楞等奏言臣等奉

旨令將藏地噶卜倫多立數人。以分其勢。隨密訪與論。倘例噶卜倫本屬四人。一係公班第達。餘係策凌旺扎爾色玉特色卜騰布隆贊三人。俱藏內大族。素爲番衆所服。內布隆贊雙目失明。難以錄用。其策凌旺扎爾色玉特色卜騰皆老成明白。可勝噶卜倫之任。應請仍放爲噶卜倫。至布隆贊所遺之缺。據達賴喇嘛以番衆不能深

曉黃教。保舉喇嘛尼瑪嘉木燦。明白可信。臣等擬請給予扎薩克喇嘛職銜。放為噶卜倫。公同辦事。奏入。

上從之。復

勅諭噶卜倫公班第達扎薩克台吉策凌旺扎爾色特卜騰扎薩克喇嘛尼瑪嘉木燦等曰。西藏廣興黃教。為清淨善地。達賴喇嘛掌管西方佛教。廣演經法。從前供養喇嘛一切事務。原係噶卜倫四人。至朱爾默特那木扎爾。請事專擅。不與衆噶卜倫商議。負恩任性。潛懷異圖。因此駐藏大臣將伊正法。今藏內已經平靜。噶卜倫事務。不可一人專辦。特令總督策楞揀選賢能。仍照舊例。分設噶卜倫四員。公同辦事。爾等當感戴朕恩。尊奉達賴喇嘛。和衷協力。黽勉供職。勿存私意。致生猜疑。勿分彼此。互相瞻顧。遇有緊要事務。稟如達賴喇嘛與駐藏大臣。遵其指示而行。爾等其感恩宣力。副朕興黃教安羣生之至意。

癸未。

定議藏地遣使入貢章程。

四川總督策楞等奏言向例達賴喇嘛進貢。正副二使俱係達賴喇嘛派遣。自郡王頗羅鼐以來。遂以正使為達賴喇嘛之貢使。副使為該郡王之貢使。今應仍照舊例。正副二使均歸達賴喇嘛派遣。其四噶卜倫所進丹書克。即交該二使附奏。奏入。報聞。

定議仍設駐藏官兵。及臺站事宜。

四川總督策楞等奏言臣等奉

旨藏內仍須駐兵五百。其沿途臺站亦應照數安設。妥協。臣等現將所帶進藏官兵內照數挑選駐藏。其臺站各官兵。向係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十員。兵一千名。查舊設塘汛。視地之簡要。定兵之多寡。聲氣尚屬聯絡。惟各汛兵丁。半屬老弱。其故皆由向例三年之內。遇有缺出該管官即就近招募。積習相沿。遂成廢弛。今酌議抽里以西。離藏尚近。如有缺出。應聽駐藏大臣將藏地可拔之餘丁驗補。其抽里以東。距藏較遠。駐藏大臣不能挑驗。應令嗣後遇有缺出。不准就地招募。即於下臺現兵內挨站遞行撥補。將所遺糧缺。趲至打箭爐。令阜和營遊擊於內地餘丁選拔。奏入。

上從之。

戊子。

命立傳清拉布敦祠於通司閣。

五月。丙辰。

命議藏地防範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頃準噶爾使臣額爾欽等稱伊新台吉喇嘛達爾扎爲王。自策妄阿喇布坦以來。皆稱台吉。並無稱王者。朕已降旨詰責。然觀其能使

屬下稱奉如此。或尚係稍有才能之人。不可不備其窺伺。凡我疆界。益應嚴加防範。前玉保奏稱進藏熬茶之人回游牧時。俱由西藏喀勒占庫車卡倫。由阿哈雅克直入噶斯路而去。自喀勒占庫車至阿哈雅克。其間並無卡倫。因於綳安里瑪爾地方。添設卡倫四五處。至阿哈雅克地方寬廣。由噶斯路而來。直通西藏之喀喇烏蘇。又與玉暑那克

舒蒙相近。此阿哈雅克既係準夷抵藏之路。似應添設數卡等語。將此寄知班第等。令其與達賴喇嘛及四噶卜倫酌量地勢。詳悉密議以聞。尋駐藏都統班第侍郎納穆扎爾奏言。臣等與達賴喇嘛傳集噶卜倫班第達策凌旺扎爾色卜騰尼瑪嘉木燦公同商議。據稱本年各卡地方。俱已添派兵役。嚴固防範。自喀喇烏蘇及穆什哲爾根綳安里瑪爾阿哈雅克等要地。亦添兵駐劄。再阿哈雅克路。離藏遙遠。今照從前準噶爾人前來之例。自喀喇烏蘇以往。至那克桑喀勒占庫車等處。接連添設八臺。以便送信。現在備辦木植亦極堅固。可以無虞。仍嚴飭巡卡之

扎薩克台吉等。不時留心巡察。俟大雪後撤回。

秦入報。

聞。

閏五月甲午。

命兩江總督黃廷桂調補陝甘總督。尹繼善調補兩江總督。

六月癸卯。

定議查核烏梁海出入卡倫事宜。

定邊左副將軍親王成袞扎布奏言。和托輝特貝勒青滾雜卜公額林沁等所屬烏梁海。住居卡倫內外者。原未禁其出入。是以近日有賒欠回人賬目等事敗露。如再不定例。行走日久。恐有夾帶蒙古出界。花返貿易。賊盜潛生等弊。臣等公同酌議。每年遣往烏梁海徵差者。青滾雜卜旗人三十名。駝不得過五十。額林沁旗人十名。駝不得過三十。每人騎馬二匹。於遣往時將

數目呈報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給與出卡文
票。再伊等所屬烏梁海內。如有詞訟盜賊等事。
須遣人辦理。亦諒將遣往人數呈報請給文憑。
至卡倫內外居住之烏梁海。彼此往來。從無文
憑。但稟告卡倫侍衛台吉前往。今若忽給文憑。
恐愚昧之徒。妄生猜疑。請照前准其出入。其遠
在卡外之烏梁海等。前來謁見扎薩克。帶來伯
勒克牲畜等物。俱著卡倫侍衛查明。呈報參贊
大臣。准其進卡。至回歸時。扎薩克酬賞伊等貨
物。亦將數目聲明。移咨卡倫侍衛查閱放出。惟
不許將人口帶出。至厄魯特貝勒彭蘇克公丹
拜所屬烏梁海。亦係青滾雜卜額林沁之屬下。
歸官辦理。得
旨允行。

九月丁亥。

準噶爾部人布圖遜布林特古斯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秋八月乙未。

準噶爾部人濟爾噶爾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辛丑。

陝甘總督黃廷桂奏豫備明年準夷交易。請仍

上從之。

甲子。

準噶爾部人布圖遜布林特古斯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秋八月乙未。

準噶爾部人濟爾噶爾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辛丑。

陝甘總督黃廷桂奏豫備明年準夷交易。請仍

歸官辦理。得

旨允行。

九月丁亥。

申禁邊境私相貿易。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定邊左副將軍親王成袞扎布
奏稱準噶爾回人阿克珠勒等。帶領四百人。馬匹
牲口四萬餘。至伊都克卡倫。求告貿易。因使待衛
傅永等。將禁止貿易之故曉諭。又遣頭等台吉策
卜登與効力行走索拜。帶蒙古兵前往。禁止貿易
等語。所奏甚是。準噶爾詭詐難信。禁止貿易之事。

伊等非不聞知。今復攜貨求售。若以其遠來辛苦。
恩准貿易。伊等又習為固然。嗣後更多帶貨物。何
所底止。且日久或致別生事端。必當速為嚴禁。可
寄知成袞扎布。令其轉諭額黙根明白曉諭回人
阿克珠勒等云。準噶爾與我大國和好以來。議定
祇在肅州與京城兩處貿易。後又歸於肅州一處。
並未有在喀爾喀貿易之例。爾等何得私帶貨物

前來。雖稱貿易已十餘年。此皆下人私事。亦從無
數萬牲畜之多。所有從前與爾等私相貿易之人。
已經查出治罪。所欠之項。亦已追出給還。爾等豈
得佯為不知。自今以後。不許再來貿易。若因雪大
難行。暫准卡外過冬。貿易則斷乎不可。如此明白
曉諭。只作成袞扎布之意。不必告以諭旨。再準噶
爾之人。詭詐多計。觀其能帶大隊牲口前來。豈不
能令大隊人衆行走乎。成袞扎布又一摺奏稱準
噶爾烏梁海人十餘戶。在卡倫附近游牧過冬。請
照例許其過冬回去等語。由此觀之。準噶爾之人。
明係習慣漸進。今雖無事。若任其如此。日久恐致
生事。伊等漸次向內地游牧。或窺探喀爾喀等游
牧。此等處不可不嚴緊防守。先期預備。各處卡倫。
時加稽察。可傳諭成袞扎布知之。

庚寅。
授安西提督永常湖廣總督以甘肅提督李繩武爲
安西提督。
冬十月甲辰。
定議哈密防兵班滿回營。敎勞擢補。
調任安西提督永常奏言哈密防兵。二年一次
更換。伊等守卡曠夜甚屬勤苦。雖防所遇有缺
出原可擢補。奈防員無幾。經年不得一缺。而本
營遇有缺出又以該兵遠在駐防。不能擢補。迨
至回營。或所知之本官陞調他往。新到之官。不
知該兵之能否。依然困於卒伍。請照直隸官兵
派往北路軍臺之例。於班滿回營時。駐防哈密
總兵。將各兵勤惰分別等第。造冊移甘提臣。核
實報部。轉發各該營。遇有缺出。將頭二等官兵
以次與在營官兵相間擺補。奏入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應如所請。
上從之。
己酉。
定議西路防範事宜。
先是總督尹繼善自陝甘調任兩江。來京
陛見。
上命軍機大臣詢問防範準夷事宜。尹繼善將應行
酌交陝甘總督黃廷桂安西提督永常等再行悉心
詳議。至是黃廷桂等密議尹繼善所陳各條。及
籌備各條具奏。並請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哈密一帶城
堡。現俱堅固。所需兵民糧食亦俱充足。以及嚴

仿卡倫。晝夜偵探。萬一有事。堅壁清野。務使賊無所利。並甘涼安肅備戰兵丁。現皆一一挑選精壯等條。現在既屬有備。應毋庸再議。其甘涼安肅戰兵所需馬駝一條。查善後原議每一戰兵給二馬四兵合給一駝。每炮一位配駝三隻。經尹繼善奏准。將甘涼肅三標兵丁。按照一兵二馬之數。儘馬派兵。遇調先行。其餘戰兵不敷馬匹。以駝二隻折馬五匹。令黃廷桂等稱甘涼寧肅備戰駝隻。經慶復減半奏裁之後。不敷撥給。酌將三標原定戰兵一萬三千名。除駐防哈密外。先派甘提標二千一百名。肅鎮標二千名。涼鎮標一千九百名。共六千名。爲首先應援一應馬駝。俱照原定數目。豫備再派甘提六百名。肅鎮四百名。涼鎮一千名。共二千名。有馬則以馬摘撥。無馬則以駝折給。以備二起出口。在甘肅二標馬駝。可以通融敷用。涼鎮少馬二千匹。將寧夏餘馬於甘標駝羔內揀補。少馬二千匹。將寧夏餘馬九百五十八匹。請於涼州儘數協濟外。尚少馬九百五十八匹。請於涼州駐防馬匹內摘調。再寧夏駐防馬駝。別無動用之處。應請摘馬二千匹。駝二百八十隻。遇調時。即分解涼甘二標應用。則涼甘二標。又可各派兵五百名。共三千名。均可隨後出口。加之安西戰兵三千名。寧夏戰兵一千名。共有一萬三千名。兵勢不少等語。俱應如所奏辦理。至所奏甘涼肅三標不敷馬駝。西寧固原河州已裁駝隻。應作何籌補。俟明春另行妥辦一節。查現據永常奏稱安西提標。於積年節省戰駝草料銀內。採買餘駝。以備逾額倒斃屢歲買積。及孳生駝

羔共有一千五百五十二隻除口老歲小不任
馱載外現有堪用駝六百二十八隻其駝羔漸
次長成亦可應用等語自可即於此項駝隻內
酌量撥補甘涼等處應交與黃廷桂等妥協籌
辦又固原等處不敷馬匹一條查固原戰兵二
千名需馬四千匹並折駝馬一千四百匹而該
提所屬止有馬四千六百八十四匹不敷馬七
百一十六匹河鎮戰兵一千名原派馬六步四
需馬二千匹並折駝馬六百八十八匹該鎮所
屬亦止有馬一千五百七十匹不敷馬一千一
百一十八匹今黃廷桂等稱固原戰兵依六出
卩兵首先援勦之師有閒應盡為變通每兵給
騎馬一匹二兵合給駄馬三匹並駄炮馬一百
五十匹共需馬五千一百五十匹除該提馬匹
儘數撥給外僅少馬四百六十六匹臨時可以
雇覓駝騾駄載運往不致有悞河鎮戰兵亦應
照固原戰兵馬匹之數將所有馬一千五百七
十匹先儘馬兵六百名足用聞調即行其步兵
四百名為數有限應請停派等語其量為變通
之處應如所奏辦理至固原臨時雇覓駝騾是
否可以剋期雇齊無悞軍行應令黃廷桂等臨
期妥協籌辦其河鎮步兵四百名既無馬可撥
且各路出卩兵丁足資策應應准其停派但善
後原議耦酌留甘標兵一千河鎮兵一千交與
甘提備用今此項步兵既經停派是河鎮兵已
不敷一千之數應令甘提於各標戰兵量撥足
數留以備用至所奏各路官兵一切賞給等項
令各州縣不拘何項錢糧臨時借動事後一併

報銷等語。亦應如所請行。又哈密卡汛一條。城
稱天山西北之烏克克嶺。正北之東大坂。及東
北之河源小堡等處。均可大隊行走。令已挖溝
築柵。勢難飛越。其塔勒納沁距哈密二百餘里。
向派弁兵駐劄。但形勢頗低。北山一帶。山上摩
垓可遮至哈密城。由坡子泉金鈎峽可直抵橋
灣。瞭望俱不能及。是上摩垓等處。尤爲緊要。現
亦各設防卡等語。防守已屬嚴密。自可不致疎
虞。但賊或虛張聲勢。而內地援師。不審虛實。遽
往赴援。又徒疲於道路。應令密派幹弁。務期偵
探確實。勿致張皇錯悞。又臨期用兵機宜一條。
據稱哈密防兵專主堅守待援。斷不致被誘輕
出。如賊以偏軍綴哈密而挾大隊邀我安西援
師於中道。我師不可輕敵。必先據地勢然後相

機擊之。否則速約綴至各兵。并力攻勦。或分兵
繞赴哈密。先襲其綴城偏軍。使彼首尾莫顧。我
乃前後夾擊等語。計議頗爲詳愼。但防兵雖不
可被誘。而有時機在可乘。援師雖不可輕敵。而
有時利於速戰。情形難以預料。惟在該督提等
審時度勢。動出萬全。庶可制勝。又西寧赴援青
海一條。據稱青海蒙古逼近西寧。設有緩急。應
查該處實存馬三千八百三匹。駝五百隻。不敷
撥用。但西寧至青海。不過百餘里。倘有調遣。自
可輕裝前往。毋庸多給馬駝。應按現有馬駝通
融預備馬步兵各一千五百名。聞調即行等語。
應如所奏辦理。至所稱以冬防爲詞。於西寧鎮
標內派守備千把四員。帶兵百名。前赴各處要

卡。加意巡防偵探之處。查青海之額色勒津及
伊克柴達木得卜特爾等處。汛地遼濶原派駐
卡官兵。每處不過數十人。似屬不敷。應照所請
添派鎮標官兵巡防偵探。其過冬應否撥回。仍
令該督提等酌量辦理。奏入。
上從之。
十一月乙亥。
駐藏都統班第。侍郎納穆扎爾奏報拉達克汗
與達賴喇嘛致書回答情形。
班第納穆扎爾奏言。準噶爾遣使吹扎卜達爾
扎等十人。到拉達克汗處通問。在黃教寺中熬
茶。探聽土伯特信息。又稱欲於藏內延請喇嘛。
難以前往。求拉達克汗代向藏地請喇嘛數人。
至拉達克地方。再差人前來迎接。拉達克汗因
致書達賴喇嘛。將可否給與喇嘛之處。請達賴
喇嘛指示。達賴喇嘛告知臣等。並稱已答回書
云。我受
大皇帝恩甚重。土伯特地方人衆。皆仰賴
大皇帝養育。今準噶爾欲請喇嘛。若不奏明。斷不可
論。行揀選藏內喇嘛進京甚衆。伊等果誠心奏懇。
達往。近奉
大皇帝必然賞給等語。臣等思準噶爾台吉喇嘛達
爾扎差人往拉達克探聽土伯特信息。或因聞
朱爾默特那木扎爾受戮。妄意機有可乘。故藉
端探聽動靜。拉達克部落弱小。處於其間。爲之
通信。亦其常事。但恐爲準噶爾所愚。將緊要信
息透漏。則大有關係。臣等已令邊界卡倫嚴加
防範。又令達賴喇嘛與噶卜倫等曉諭拉達克

汗諸凡見聞。陸續報知藏內。並賞給緞疋。以示獎勵奏入。報聞。

癸未。

定邊左副將軍親王成袞扎布奏報準噶爾內亂情形。

成袞扎布奏言。據派出禁止貿易之驍騎校齊克愼等密報。十月十四日。有厄魯特庫木等六十人前來。將貿易回衆及厄魯特人聚集於十七日黎明。將回人庫楚克穆魯特等三十六人。縛去。我等將回人巴起。尼魯特孟克等十六人。帶至喀爾喀副都統班珠爾家中設法詢問據稱台吉達什策凌烏巴什等。暗將達瓦齊私謀告知喇嘛達爾扎。至約定日期。達什等集兵五千。將達瓦齊屬下三千人。擒獲一半。並此處貿易內所有達瓦齊之屬下人。亦行縛去等語。又詢問貿易來之厄魯特錫喇卜。據稱聞今年秋間。台吉喇嘛達爾扎。差宰桑博和勒岱。往喚達瓦齊議事。達瓦齊不奉命。喇嘛達爾扎遂遣博和勒岱。鄂勒錐二人。帶兵一萬往擒。有人逃往達瓦齊處報信。達瓦齊商議欲於九月二十六日。前來投順

大皇帝。後聞博和勒岱鄂勒錐帶兵將到。遂於二十二日。帶兵五千。行至和通呼爾垓地方。破策凌

烏巴什領兵追戰。策凌烏巴什戰敗。猶帶領殘
兵尾追。而博和勒岱鄂勒錐所帶萬餘兵在納
林布魯爾河。阿爾台山梁邀截。此時光景未知
如何等語。臣等已令參贊大臣保德密諭各卡
倫。一應瞭望巡察之處。加意防範。如有投誠前
來者。酌量情形辦理。奏入得
旨達瓦齊。乃準噶爾大策零敦多卜之孫。在彼處衆
台吉中。較爲强大。今與伊台吉喇嘛達爾扎不合。
前來投誠。若論與準噶爾和好。自不應收受。然議
定疆界時。並無彼此不留逃人之條。且自康熙年
間以來。收養此等投來之準噶爾人。不知凡幾。今
若不收達瓦齊等。是絕伊歸路矣。著密信成袞扎
布等。達瓦齊若投入我卡倫。實係力窮懇求收養。
可加恩給與口糧及騎馬牲口。量爲接濟。照去年

丙午。

十二月。甲辰。

命副都統多爾濟往代班第赴藏辦事。

諭安西提督李維武辦理夷使交易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李維武奏準噶爾使臣闊卜濟爾
哈朗到境日期一摺。內稱今次所帶人畜數目雖
據稱不越欽定之例。然或以多報少。亦未可知。現
在留心查察等語。準夷交易一事。每歲加增。貪得
無厭。前經尹繼善奏請定以數目。未免過於減少。

朕酌量加恩。傳諭該台吉等。嗣後肅州交易。以十二年來數爲準。貢使交易。以尼瑪來數爲準。多者敬令帶回。今夷使所帶人畜貨物。據報雖在定例之內。但夷情狡詐。或以多報少。臨時又再三懇求。以圖例外多售。亦所不免。此番係定例後初次交易。不可稍有遷就。著傳諭李繩武。卽行查明夷使等所帶人畜貨物。如在定例之內。准其交易。若有浮多。一面先令貢使進京。一面查明所多之數。概行駁回。使該夷將來知所遵循。不致妄生希冀。尋李繩武又奏稱此次來使。所帶人畜。俱在前次相當試將來又復逐次增添。亦未可定。向來緣營習氣。多圖遷就了事。此次夷人交易。必應明白曉諭。示以節制。俾其懷德畏威。方爲妥協。若一味委曲周旋。致夷人不但不知感激。且窺測該提鎭等有畏彼之心。則大不可矣。著一併傳諭知之。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李繩武所奏。是該夷等已知恪遵朕諭。不敢越例多帶矣。其浮多駱駝。既令之少帶之數。折算相當。自應准其交易。至據掌之弱牲畜。似俱應准其變售。奏入。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五十四

乾隆十七年。春正月。乙亥。

準噶爾使臣圖卜濟爾哈朗等入貢。

準噶爾台吉喇嘛達爾扎奏言前遣使臣額爾欽尼瑪將前往西藏聘請喇嘛之事具奏。蒙大皇帝恩准於再遣使臣入貢時。延請有德行喇嘛四五人前來教誨衆喇嘛。不勝感激。今遣使臣圖卜濟爾哈朗進貢。並延請喇嘛。仰懇聖恩俯准於胡土克圖三人內恭請一人。於推廣黃教。實有裨益。併祈仍照前奏。許令我處遣人輒騎減從前往西藏。為我先人設懺進供。所有沿途派撥官員兵丁照看等事。雖覺繁瑣。但已蒙大皇帝之盛德。其貿易之事。令使臣口奏。奏入。命尚書舒赫德侍郎玉保赴北路軍營會籌防範準噶爾事宜。

甲申。

定邊左副將軍親王成袞扎布奏言據卡倫驍騎校齊克慎報稱準噶爾宰桑瑪木特等。遣人前來告稱本處台吉達瓦齊作亂。在納林布魯商地方。被我兵殺敗。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等十二人逃出。不知去向。是以我台吉令阿爾台等處游牧宰桑三人。帶兵往烏蘭大坂努克穆隆都什托羅海輩碩羅圖洪郭爾郭隆舒魯克圖得樓等七處隘口駐劄。以防達瓦齊與阿睦

爾撒納遠遁。恐各卡倫疑我無故動兵。特來告知等語。又奏據蒙古管旗章京莫尼扎卜前往烏梁海確訪信息有準噶爾人至烏梁海探親。竊發。不暇向內收移。將反令其得利。所有附近卡倫之喀爾喀游牧。應早令收入腹地方妥。然此時遠使移徙。又不免起衆人驚疑。且或賊人聞知。轉以我爲畏懼。此中宜緩宜急。應如何熟計妥辦。甚關緊要。今派尚書舒赫德侍郎玉保前往軍營。查

嘛達爾扎。即帶兵追趕。與達尼齊戰敗而回。達尼齊又與阿睦爾撒納班珠爾等商議。若投中國恐阿爾台地方有兵堵截。地狹難過。因向額爾齊斯前赴哈薩克等語。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準噶爾向多詭詐。伊等如果慮達尼齊逃竄。不過派兵防守足矣。今反遣人來告。殊屬可疑。此或伊等恐我處生疑。故爲安慰。却暗行命駐藏都統班第等防範準夷窺藏。

上諭軍機大臣曰。準噶爾台吉喇嘛達爾扎並非爲推請二事。朕俱未准行。看來喇嘛達爾扎奏衍黃教。其意以爲不准請胡土克圖。或准其遣人

戊子。

至臧耳。昨進噶爾曾向拉達克汗轉求達賴喇嘛
遣一大喇嘛前去。達賴喇嘛未曾給與。今或因朕
不允所請。復囑拉達克汗轉求達賴喇嘛。亦未可
知。應將情由預告達賴喇嘛。俾得臨時回答。進噶
使臣又奏。大皇帝若以我等入藏派兵護送爲煩。
請以己力前往。則伊且將借端圖謀藏地。妄生事
端。班第熟諳藏內情形。當預爲籌畫。進噶爾通藏

道路。何處近易。何處險遠。倘有用兵之事。應如何
添設卡倫。遣兵堵禦。著班第納穆扎爾妥商定議。
多爾濟到時。亦易道行。倘進噶爾來犯藏內之人或
不能支。應將達賴喇嘛如何移駐泰寧之處。亦宜
預計。再班禪額爾德尼所住扎什倫布地方。進噶
若來。有無干礙。班第等務籌萬全。勿稍疎漏。愼之
密之。

諏班第納穆扎爾議奏所有預籌進噶爾請喇
嘛一事。已諭達賴喇嘛。令其先備回覆之言。至
準噶爾通藏隘口係阿里那克桑騰格里淖爾
阿哈雅克四路。惟那克桑一路稍近。現已展放
卡倫。至從前準夷犯藏。係由拉卜賽那穆一路。
然多戈壁難行。故彼時由勒底雅路遠走年餘。
搶掠拉藏汗牲畜。始能接濟到藏。今亦於此路

展放卡倫。倘有賊踪。即速報信。一面派兵抵截。
一面移徙游牧。自不使賊得利。又拉達克至阿
里之路亦近。但拉達克與準噶爾往來貿易人
數無多。若遣大兵。必不許其入境。如不由拉達
克地方。從葉爾羌城亦可通阿里。然其中有大
山障隔。且水草少而戈壁多。自阿里至藏。尚有
兩月路程。一得賊信。可以備禦。惟騰格里淖爾

阿哈雅克兩路。較為寬濶。今亦俱展放卡倫。並夜聆望。不致疎懈。臣等與噶卜倫等商議。據稱一應卡倫。俱極嚴固。無庸添設。土伯特人雖怯懦。自頗羅鼐以來。操練熟習。現有馬兵萬餘。步兵一萬五千有餘。若準夷從阿哈雅克騰格里淖爾而來。則令策凌旺扎爾領蒙古唐古忒兵抵截。調功布達克布等處兵接應。從那克桑阿里而來。則令色玉特色卜騰。領附近兵抵截。調阿里等處兵接應。班第達及尼瑪嘉木燦留藏保護達賴喇嘛。至班禪額爾德尼所住扎什倫布地方。去前藏七百餘里。自阿里至前藏。亦沿扎什倫布之邊而行。若當用兵。則令其移至前藏。與達賴喇嘛同住。可以無慮。萬一準夷傾部而來。土伯特有不能堵禦之勢。臨期相機而行。

一面將達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德尼護送至泰寧。一面令駐藏官兵。協同唐古忒等兵。併力守住山險。以待川兵入藏應援。亦可無慮。奏入報聞。

己丑。

令黑龍江將軍傅爾丹密籌預備戰兵。

上諭軍機大臣曰。達色現已調補齊齊哈爾副都統著傳諭達色速赴新任。即密告將軍傅爾丹令準噶爾台吉喇嘛達爾扎以達瓦齊逃走派兵駐我邊外。又本年來使奏請事。朕俱未准行。恐不無藉端生事擾亂喀爾喀游牧。朕特派大臣往北路軍營稽查卡倫。此時雖並無形跡。萬一有事。朕欲調發黑龍江之兵二三千名。傅爾丹宜密籌預備。令五日內即可起程。方妥。然此特為萬一有事。是

以先期備辦並非立即用兵也切不可聲張轉致擾惑衆心尋傳爾丹等奏言齊齊哈爾黑龍江墨爾根呼倫貝爾等處本有額設兵七千餘名此內可挑選二千再打牲索倫達瑚里等處丁壯七千餘人此內亦可挑選一千官兵俱有器械其無器械之打牲索倫等查有從前調往金川時所給兵仗撤兵後俱繳回收貯可以給發所需銀兩口糧於現貯倉庫內支給臨期可以速發無悞奏入報聞

二月甲午

賜準噶爾台吉喇嘛達爾扎勅書

奉

朕即令達賴喇嘛揀選精於經咒可以推行黃教之喇嘛十人送至京師今爾乃不遣朕旨反以斷不可遣往之胡土克圖爲請是爾並非真心推行黃教可知況西藏選來之喇嘛爾來使亦曾會面以未奉爾命不敢延請朕自去年即挑藏內喇嘛至京以待爾之延請今爾使既至又不請往是爾原無請喇嘛之意今并此喇嘛十人亦不遣往矣

至爾奏進人至藏一事。去年爾使臣額爾欽來時。
以爾襲位爲辭。朕既降旨必無換一台吉即差人
進藏一次之理。今來使又以追報爾父嗚爾丹策
零爲辭。果爾則從前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已經
爲爾父熬茶一次。安得今又差人前往。設有子十
人。將十次差人進藏乎。來使又奏使臣來往。請不
限人數。肅州貿易牲畜內不好者。准其售貢等語。

從前我大臣與爾使臣哈柳定議。有事差人。不攜
貿賣。後因每次遣來使臣俱托言預備口糧攜帶
貨物。漸漸加增。本應不准貿易。勒令帶回。朕因和
好。是以施恩來使。令照尼瑪所帶貨物爲准。其人
數若不限定。日久亦難遵行。故亦令以五十人爲
准。至肅州貿易。復加恩准照乾隆十三年最多之
數貿易一節。原係小人謀利之事。爾等攜來不堪
索取一人。即爾送至。朕亦不受。朕以爲既往之事
不忍深究。爾反求給回。甚屬錯悞。爾若念爾父恭
順和好。年年遣使請安。受朕恩典。事屬可行。若以
此等斷不可行之事賫奏。究屬何益。是以特降勅
旨。令爾使圖卜濟爾哈朗賫歸。諭爾知之。

壬寅。

授公策卜登扎卜爲扎薩克。並給予印信。

丙辰。

駐藏都統班第等奏報布魯克巴曾長進貢。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等奏稱布魯克巴之額爾德尼第巴博羅特色勒都卜閒朕加恩於達賴喇嘛撫定土伯特衆生打誠內向進貢方物等語布魯克巴乃遐荒部落聞朕安撫西藏衆生傾心忱服奏請朕安甚屬可嘉著施恩賞賚以示褒奬。

三月乙丑。

命尚書舒赫德等議北路防範事宜。

舒赫德玉保成衮扎布奏言臣舒赫德等至軍營與臣成衮扎布謹遵

諭旨以進表詭詐難信恐其猝擾我邊隨將各項應行預備事宜密商定議臣等查喀爾喀極西之游牧本在內卡之內四五百里後因與準夷部好。衮明在內卡之內百餘里游牧將軍及參贊。

駐藏都統班第等奏報布魯克巴曾長進貢。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等奏稱布魯克巴之額爾德尼第巴博羅特色勒都卜閒朕加恩於達賴喇嘛撫定土伯特衆生打誠內向進貢方物等語布魯克巴乃遐荒部落聞朕安撫西藏衆生傾心忱服奏請朕安甚屬可嘉著施恩賞賚以示褒奬。

三月乙丑。

命尚書舒赫德等議北路防範事宜。

舒赫德玉保成衮扎布奏言臣舒赫德等至軍營與臣成衮扎布謹遵

諭旨以進表詭詐難信恐其猝擾我邊隨將各項應行預備事宜密商定議臣等查喀爾喀極西之游牧本在內卡之內四五百里後因與準夷部好。衮明在內卡之內百餘里游牧將軍及參贊。每年至青草發生時又令向內收移二三百里。此係向例所行今但須於收移時令較前更加向內自不至於紛擾至備兵一事定例每年鄂爾昆一千烏里雅蘇台一千俱係常駐其防秋兵二千每年六月初十日至塔米爾城九月初十日撤回游牧又恐此四千兵力量尚單故喀爾喀四部落另有備用之兵扎薩克圖汗部落一千賽音諾顏部落二千車臣汗部落四千圖謝圖汗部落三千共兵一萬以為救援之用此項兵丁距大營及烏里雅蘇台近者不過數日遠亦不過十餘日俱可趕赴每年無事時原在各本游牧處操演以備參贊參贊特行查閱一年雖非查閱之年可因新換參贊特行查閱一

次。嗣後查閱時。令於七月初旬。各在指定地方。多演數日。始行撤散。此皆就每年成例內酌量備辦。既不至紛擾目前。而萬一有事。亦足抵禦。又奏。現今準噶爾宰桑瑪木特等。遣人稟稱。伊台吉令將堵截達瓦齊之兵撤回。即日起程。各回游牧等語。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準夷卡兵撤回。目前雖覺無事。然保無外示和好。來去報明。使我不疑。至秋又借堵截逃人之名。駐兵邊上。妄生窺伺。成袞扎布等不可因其撤兵。遂致疎懈。倘今秋又來駐牧。即大有可疑。當一面備所當備。一面遣人諭以原定之約。決意逐回。著傳諭舒赫德玉保成袞扎布等。將伊等復來駐兵。應如何逐回。萬一有事。應如何備禦。使喀爾喀不至被累之處。悉心密議具奏。尋舒赫德玉保成袞扎布等議奏。喀爾喀扎薩克圖汗。與賽音諾顏。此二部落游牧正當西境。係準夷來路。請自今年六月起。於卡倫內。以一千五百里計。將錫喇烏蘇取中。東至齊得爾布克。隨喀喇勒之敖里穆圖。西至麻喇勒圖拜達里克伊克鄂拉等處以內。令其游牧。內卡共十六處。每卡住兵二十戶。至秋時。每卡只留十人。其家畜牲畜俱令移於烏里雅蘇台軍營附近游牧。俟阿爾台山梁雪降後再回。至此二部落所預備之兵三千名。秋間應令參贊達青阿帶領。與喀爾喀副將軍得親扎卜參贊貝勒額林沁同赴錫喇烏蘇駐劄。爲烏里雅蘇台援兵。兼可壯塔米爾大營之聲援。其鄂爾昆駐防兵一千。應與防秋兵二千。合在一處。臣成袞扎布。與參贊

阿巴齊得寧帶領在塔米爾相近形勝之地駐劄。到至。即派副將圖汗部落。預備兵三千。令秋令在那爾昆駐劄。又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所住庫倫地方。關係甚要。應將車臣汗部落預備兵四千。令副都統巴爾品帶領。在巴顏烏蘭駐劄。既可接軍營之力。而距庫倫甚近。又可保護胡土克圖。萬一有事。一面將胡土克圖移至多倫淖爾。一面即帶兵前赴軍營。以候調遣。如此預備後。倘秋間準夷復來卡外居住。臣成袞扎布。即遣曉事識路之章京莫尼扎卜。與副都統敦多克。前往明白曉諭。責以原定之約。不准居住。務必逐回。一面由烏里雅蘇台駐劄兵內。揀選二三百名。委員帶至準夷接界之地。護守卡倫。萬一有事。即收卡至烏里雅蘇台。會同烏爾登量賊之勢。可戰則戰。倘賊人勢衆力強。驟難抵禦。而喀爾喀游牧。早已移入在內。不慮侵掠。即令烏爾登等將賊引至西喇烏蘇。會合達青阿之兵。相機剿殺。賊至此已行二三千里。人乏馬疲深入重地。我以逸待勞。又有塔米爾鄂爾昆之兵接應。賊衆自不得利。總之賊敢深入我境者。必特搶掠游牧以接其力。今我既行清野之法。又厚集堅兵以待之。自居必勝之勢。又六會盟處所備之兵。與綏遠城右衛土默特及察哈爾八旗兵丁。從前原議定軍營有事。准其奏調。又喀爾喀東與黑龍江接壤。黑龍江等處兵。亦可調用。萬一有事。將軍一面具奏。一面行文各該處。調取應援。如此妥協預備。準夷自不能得利。奏入。報。

閏。

夏五月壬申。

諭陝甘總督黃廷桂安西提督李綱武辦理準夷貿易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李綱武奏此次準噶爾夷目額倫珊里等。所報貿易之牲畜貨物。合算較十三年之數。不無浮多。再每次夷人到哈密。必有察覘之弱處。已可得其情形。此正辦理機會。總當悉遵前旨。在十三年定數內者。許其截長補短。通融折算。逾數者雖少亦檄駁回。至奏報來使言語情形。務須將此傳諭黃廷桂李綱武知之。尋李綱武將夷目言語情形具奏。

上諭軍機大臣曰。李綱武所奏。右來竟似毫無主見。一二據實。倘稍有粉飾。將來查出。惟該提督是問。而姑為游移兩可之詞。以俟朕之批示。如所稱該夷等似覺失望。又不敢違背章程。其詞色深為作難。是以止求轉奏等語。又將夷人伴送北山。暫住

牧放。是已明示以據情入奏矣。貿易一事。既經定有章程。自當永遠遵行。若因其恭順畏懼。而曲爲遷就。將來勢必逐漸加增。何所底止。至疲弱馬駝。如果實在難行。自可留哈密牧放。從前准其變售。原屬辦理錯悞。今既立定限制。何得尙復因循故轍。視爲常例乎。李綱武具摺奏請。夷人必無不知之理。茲反不必游移遷就。致令夷人窺笑其底裏也。著卽將入奏奉旨之處。明白宣諭。以哈密貿易。原屬非例。今既新定規條。當卽按照十三年肅州貿易之例。永遠遵守。其疲乏牲畜。不妨在哈密留人牧放。回巢日攜回。此事必須如此辦理。方可以杜無厭之請。在李綱武本非辦事果斷之才。但身爲提督。於此等重務。一味周章觀望。將來何以承受恩典。著嚴行申飭。

戊寅。

諭安西提督李綱武等。巡查哈密情形一摺。稱上諭軍機大臣曰。李綱武奏巡查哈密牧放。從前准其變售。現在籌辦築墻添柵等語。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防邊飭備。固保境之常經。但目今貿易夷人正到哈密。彼惟利是圖。此時斷不敢冒險。無可防範。而從前夷人到哈密時。從未見提臣親臨其地。今見李綱武。已不免驚疑。又聞築墻添柵。彼不知巡邊常事。必且多方疑慮。況提臣甫回。督臣又往。不審天朝意欲何爲。回巢傳播。或更繕兵設備。啓彼此相疑之端。甚非所以安夷心而靖邊圍也。著速行傳諭李綱武。所籌辦築墻添柵等事。此時竟可不必辦理。如必須添設。亦俟交易事竣夷人回巢後。幾圖之。黃廷桂另有旨諭。并諭李綱武知之。又

諭軍機大臣曰。前據黃廷桂奏明巡查安西哈密一帶邊境。乃按例應行之事。但未籌及本年正有夷人來境貿易。現在李繩武已巡至哈密。乃提督甫同總督又至。交易夷人。從未見如此不且起其驚疑乎。著速諭黃廷桂。祇須巡至甘肅。不必前往哈密。如已經將到。不可中止。亦即據實奏聞。向來邊疆事宜。總不肯將實在情形據實入告。若謂本欲辦理。又因奉旨中止行令沿邊將弁勿致聲張。伊等必聲張更甚。此處殊有關係。不可稍存粉飾。并諭黃廷桂將奉旨後實有情形。即速奏聞。

戊子。

命副都統舒泰往代納穆扎爾駐藏辦事。

六月甲午。

準噶爾部人呢雅斯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癸卯。

命前安西提督李繩武職。以涼州將軍綽爾多爲安西提督、

上諭軍機大臣曰。李繩武辦理夷人交易一事。張皇無措。所奏俱非實情。即如令夷人在山北居住。明係伊一無定見。候朕批示。而反奏稱夷人懇求在山北緩牧將息。且又留住黃廷桂。候伊摺回同辦。其失措已極。此貿易小事。尚如此取巧。設有不測軍情。其何能勝任。已有旨革職。令將軍綽爾多補授安西提督。綽爾多於夷人交易諸事。從未經歷。其輕重緩急之宜。著黃廷桂一一告知。令其隨機籌辦務遵前旨。照十三年之數。不可稍有遷就。尋

又

諭軍機大臣曰。前因李綱武。於夷人貿易一事。周章
觀望。毫無擔當。是以降旨革職。令綽爾多往代其
任。綽爾多到時。自當遵照新定章程。不容稍有遷
就。但亦不可因李綱武以此獲咎。遂爾矯枉過正。
使該夷等至於難堪。向來緣營習氣。惟事因循。及
一經嚴飭。往往又過於苛急。皆非酌中辦事之道。
總之駕馭外夷。當使之知畏。亦當使之知感。可傳
諭綽爾多知之。

秋七月甲子。

諭陝甘總督黃廷桂。防範準夷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黃廷桂奏稱夷人交易。俱已遵旨
如例。現在定期過山等語。夷人貪得無厭。必當示
以節制。今既將浮多牲畜貨物駁回。夷人俱遵奉
約束。已得天朝控馭之體。所有伊等應得貿易利
忌及本分賞賜。靚聽所係。雖不必加厚。亦不可矯
枉過正。故爲裁抑。前經將此意傳諭綽爾多。今黃
廷桂兼理甘肅巡撫。皆伊任內所應辦之事。當酌
中區畫。務令輕重得宜。至夷目阿卜都勒。患病回
巢。未必非將現在辦理情形。告知伊台吉。是以托
故先回。欲於貢使未起程之前。抵該部落耳。其求
醫診視。正欲使知遣疾非虛。以掩先回之迹。皆其
詭詐伎倆。無足言者。邊防宜加整飭。但當不動聲
色。密爲防範。夷商數百人。耳目窺伺。不可稍露形
迹。致駭觀聽。以啓其疑。黃廷桂當善體此意。新撫
鄂樂舜到甘肅。併將此諭知之。

冬十二月丁酉。

命京口將軍王進泰爲安西提督綽爾多補授黑龍
江將軍。

癸卯。

議塔勒納沁防卡事宜。

安西提督統帶官兵駐紮哈密依山據險卡倫密布有事固守貫同堅壁惟東北之塔勒納沁僅侍河源小堡之卡倫而河源小堡地處山凹不能遠視且更在塔勒納沁東北五十里止設千總一員卡兵五十名而又分佈於鶯勝山三道大坂舒魯松卡等處此三處卡兵每年九月初一日氷雪深厚不能往採即撤歸河源小堡俏準夷由上下摩垓等處潛來河源小堡已隔賊人之外似非動出萬全而塔勒納沁地方山既重疊參差徑復四通八達夜行晝伏隨處易以潛形水廣草肥大隊儘堪容納況山頂之東西大坂等處皆屬以高臨下瞭望最遠每年夷使

及貿易夷衆往返經由亦素知卡倫嚴密必不敢從此路而來是以臣不得不於塔勒納沁餽鰂過應應請將三堡額駐兵五百名內撥出一百名再於哈密存城兵內派出一百五十名合之原駐河源小堡之兵五十名共成三百名撥給馬一百匹酌派都司或守備一員分駐於塔勒納沁其地原有昔年駐兵舊城及兵屯地畝今若令駐劄塔勒納沁之兵量爲屯種更可有濟應將東北一路大小卡倫統令守備專司每年於二月初一日起照舊分佈鶯勝山三道大坂舒魯松卡等處登高瞭望每月更換以均勞逸至九月初一日撤歸塔勒納沁城則令每二日派營弁一名帶兵四五名設立循環二簿於

岡古里克上下摩垓及各土山前後哨探循去

環來。倘有賊人消息。即舉放烟火。一面由青山子牛毛泉馳報哈密。一面由廟兒灘克色勒延敦從軍臺馳報安西。更爲便捷。所有附近牧放牲隻回民。倘一時聞信。晝則望烟。夜則望火。勢急惡入塔勒納沁城。協力堅守。事緩則令同卡兵。盡歸哈密。可以無虞。奏入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哈密爲扼要之區。其東北之塔勒納沁。距哈密二百餘里。又東北五十里。設有河源小堡。駐兵探哨。而左右之上摩垓等處。密議防範事宜。內奏稱塔勒納沁向派弁兵駐劄。但形勢頗低。北山一帶。由上摩垓可遠至哈密城。由坡子泉金鈎峽可直抵橋灣。則俱不能瞭見是上摩垓等處。較之塔勒納沁尤要。亦已各設防卡。無從潛過等語。是塔勒納沁之前。既有河源小堡。駐兵探哨。而左右之上摩垓等處。又俱設有卡汛。其於防範之道。似已嚴密。今綽爾多奏請將三堡及哈密存城兵內。共撥出二百五十名。合之原駐河源兵。共成三百名。酌派都司或守備一員。分駐於塔勒納沁。將東北一路大小卡倫。統令專司等語。自屬慎重邊防之意。其所奏二月照舊分佈各卡。九月撤歸塔勒納沁城。循環探哨等事宜。亦屬應行籌辦之事。惟是哈密防兵。遇有聲息。惟以堅壁清野以待援師爲主。今若於三堡撥兵一百名。哈密城撥兵一百五十名。此二處城堡之兵。是否足資守禦。不致單弱。塔勒納沁雖舊有城垣。可以駐劄。而所撥之兵。僅止二百。又須分佈各卡。存城無多。設有緩急。是否足以固守。以爲哈密犄角之

勢而河源小堡爲塔勒納沁西北門戶向設防兵五十名又分派於鄂勝山三道大坂舒魯松卡等處每年防冬之期則俱駐於河源小堡以爲塔勒納沁外障今若將此項兵丁一併歸入塔勒納沁城河源小堡幾爲空設即使循環探哨終恐鞭長莫及況塔勒納沁地勢既低不能遠瞭是塔勒納沁撥駐弁兵止可以防賊人之潛越而西北一路則終以河源小堡爲要卡不可輕議併撤應交總督黃廷桂確按情形詳悉籌畫妥協定議具奏欽此

上從之

乾隆十八年春正月戊寅

議派員俱察準夷情形

定邊左副將軍成衮扎布奏言欽奉

諭旨以準夷近來通使宜密加防範伏思準夷素性詭譎當廣爲體察信息請嗣後五六月間派賢能台吉官員各一人以年例購買馬匹爲名在烏梁海暗行偵探再略酌略副將軍每年於軍營四季駐班若令其在參贊上隨內地大臣行走學習事務亦屬有益奏入得

旨俱著軍機大臣會同該將軍議奏再散秩大臣薩喇爾頗悉準夷情事若選派索倫烏拉齊帶往於軍營有益著一併議奏尋議烏梁海探信之處應如該將軍所奏至薩喇爾前赴軍營應派索倫烏拉齊一百名再令薩喇爾於伊屬下挑選數十名並令察哈爾八旗總管於舊厄魯特等項人內每旗挑二十餘名密行預備奏入

上從之。

甲子。

命兩江總督尹繼善爲陝甘總督。黃廷桂調補四川總督。

二月。戊申。

命侍郎兆惠赴藏。

上諭軍機大臣曰。近年準噶爾台吉喇嘛達爾扎奏懇延請喇嘛及往藏熬茶等事。朕俱未允行。今一年以來。未有遣使入覲之信。或陰懷不軌。潛圖入藏亦未可知。所當密爲防備。今遣兆惠前往協同辦理。此係預籌多爾濟舒泰辦事。可傳諭多爾濟等俾其乘便曉示達賴喇嘛。一切機宜。務宜預爲留意。

三月。丁巳。

命四川總督黃廷桂等預挑赴藏換班官兵。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命侍郎兆惠前往西藏。所有駐藏官兵。如將屆更代之期。應於川省各營內。早爲調數員赴省。俟兆惠到時。酌量帶往。至現在應行代還兵丁。仍令暫留防所。不必撤回。應於何時撤回。聽該侍郎會同駐藏大臣酌量辦理。此係預籌密備之事。不可稍涉張皇。致駭衆聽。可傳諭黃廷桂岳鍾琪知之。

議察核張家口等處驛站動用馬匹事宜。

軍機大臣奏言。管張家口等站官員奏事需用馬數月摺向貯大內。並不交部查核。嗣後應令管站官員。凡馳驛奏事注明月日次數。動用馬匹若干。月底咨報兵部理藩院。互相稽核。奏入。報

夏四月。乙未。
議北路備兵事宜。
軍機大臣奏言。乾隆七年。議奏防守北路派兵
案內。緩遠城一千名。右衛一千名。土默特一千
名。八旗察哈爾二千名。遇有調遣。照雍正七年
例辦給。又去年奉
旨令西寧總兵官岳鍾琪帶兵二三千名。今應請再行密
飭各該處照數預備。如遇調遣。務令即時可以
起程。毋得遲悞。但現在不必過於張皇。致露聲
息。奏入。
上從之
丙申。
命尚書舒赫德散秩大臣薩喇爾赴北路軍營。

丙午。
侍郎兆惠等奏更代駐藏官兵事宜。
兆惠黃廷桂岳鍾琪奏言。乾隆七年。議奏防守北路派兵
本年十月起程。來年正月至藏。臣黃廷桂等前
奉
諭旨。即密行派備。並於李中楷馬如龍之外。遴調熟
悉藏地者數員來省。臣兆惠於四月初六日至
成都。公同商議。更代官兵。共五百餘員名。若同
時行走。不但需馬甚多。且未及常期。恐啓番民
疑慮。今臣兆惠酌帶副將李中楷遊擊馬如龍
本進忠兵五十名。於四月十二日。先行出口。約
五月可到。繼令遊擊紀萬年李華帶兵二百名
起程。於六月可到。其藏內代還兵丁。臣兆惠到
後。與駐藏大臣察看情形。再為遣發。至其餘往

代兵二百五十名。若於十月起行。此往彼還適
際冬春氷雪。應請於來年二月起行。四月至藏。
如蒙
俞允。並請嗣後更代兵丁五百名。分作二起。一於本
年五月起行。七月到藏。一於次年二月起行。四
月到藏。庶新舊相間。可資學習。亦於防務有裨。
奏入。

上從之。

壬子。

命湖廣總督永常護軍統領努三前赴安西。

宋是。

上諭軍機大臣曰。進夷無遣使入覲之信。或潛懷窺
伺。亦未可知。安西提督王進泰。係屬新任。恐未必
深悉情形。永常在彼更事已久。著傳諭永常。俾至

四五月。尚無夷使來信。即應馳赴安西與王
進泰協同商議防範事宜。至是。
上命永常及努三馳赴安西等處並給與
欽差大臣關防。

五月辛巳。

尚書舒赫德等疏奏。防秋事宜。

舒赫德成袞扎布等奏言。去年三月。臣等議防
秋招內。請於六月初一日起。將喀爾喀西界游
牧遷移。惟留十丁報事。其妻子牲畜俱令在烏
里雅蘇台以內游牧。令扎薩克圖汗賽音諾顏
二部落之兵駐於喀喇烏蘇。其餘部落各於游
牧交界駐備。十二月臣成袞扎布進京時。又奏
明四部落兵一萬四千名。若在游牧界上駐防。
人馬口糧羊隻俱由各部落派給。未免有累。若

照舊在冬游牧西預備則調遣即至而供應不
煩再從前防秋兵三千兵僧裁汰一千今請仍
復原數其西界所住蒙古將游牧收移進內自
可無虞經軍機大臣覆准現在傳知各部落遵
行臣等竊以預防侵軼守望宜嚴又必接濟兵
力始可策應無懈今應於五月下旬即令看水
草侍衛索拜等往西路尋踪探信六月初十日
前後防秋兵到齊將駐防鄂爾昆兵一千名調
赴塔米爾鄂爾昆中間保守城池臣等與參贊
大臣達青阿安崇阿等帶領防秋兵徐徐行圍
進至察罕淖爾特爾奇河源等處候索拜等音
信並嚴飭各卡倫晝夜瞭望至秋季應更換號
相機辦理奏入報

聞
癸未
命定議哈密派撥防兵事宜
陝甘總督尹繼善奏言哈密現設防兵二千名
除分駐各城堡及卡倫外在城止八百餘名三
堡分駐兵五百名防卡之外亦僅二百名若準
夷大隊前來未免衆寡不敵應請添兵一千名
分駐城堡在甘涼肅戰兵內每處撥兵二百五
十名其餘令安西提臣於預備戰兵內另行酌
派奏入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駐防哈密之兵惟以防守爲
事安西已設重兵聲援相接甘涼肅等處又均
有備戰之兵一聞信息先後出口自可協力援
剿若謂防兵不數守禦今即添兵千名亦配各

城堡。每處所增。仍不過百餘名。豈可恃以無恐
且所增兵丁。既須於備戰數內派撥。是以一千
名援勦之勁卒。轉令分駐各城堡。為待援之人。
更屬無益。該督所奏。應無庸議。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尹繼善所奏。本非要領。朕交商等
議奏。特欲觀衆論之同否耳。今商等議駁甚是。哈
密地方遼濶。增兵千人。於邊防何有。在尹繼善本
見其留心邊備耳。然豈朕所望於尹繼善者耶。著
傳諭知之。

六月。丙申。

尙書舒赫德等奏。言據遣往烏梁海探信
舒赫德成衮扎布等奏報準夷信息。

之四等台吉班扎喇克察等密報準噶爾台吉
喇嘛達爾扎發兵往哈薩克索取達瓦齊。其兵
反隨達瓦齊來擒喇嘛達爾扎。現聞達瓦齊已
襲台吉臣等復遣喀爾喀侍衞完楚克前往同
班扎喇克察詢取實信。據回報云。我等至克木
齊河巴顏台罕等處。託買馬匹。察看烏梁海
情形。據貝子旗分宰桑都塔齊等告稱。我等曾
見準噶爾烏梁海宰桑滿濟代巴等。據稱達瓦齊
承襲台吉是實。現今欲往謁見。又聞達瓦齊遣
使入京。亦遣使往俄羅斯。不知於何日起程。臣
等察看此次所報信息。是達瓦齊自為台吉已
屬確實。今仍照原議帶防秋兵行圍前進。如有
信息。再行奏
聞再查從前西北兩路若有使臣前來。俱互相知會。
臣等已密行知會。妥西提台吉。奏入。報

聞。

丁酉。諭欽差大臣永常等西路防範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尚書舒赫德副將軍成衮扎布等奏言現在軍營探得準噶爾達瓦齊戕害喇嘛達爾扎自立為台吉現聞遣使前來請安已咨行知會西路軍營等語。可即傳諭永常勞三尹繼善王進泰等。如夷使到哈密。一切事宜。並可照舊辦理。其攜來人數貨物牲隻亦必遵照立定章程。或有額外多帶。即按數駁回。以示節制。其西路現在防範機宜。務宜加意慎密。不可稍露形迹。致使伊等得以窺測也。

丁未。準噶爾部人美諾克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戊申。恩賞進獻馬駝之喀爾喀王公台吉等。

先是定邊左副將軍成衮扎布奏言現在軍營官兵需用馬駝。所有喀爾喀四部落預備馬九百匹。駝三百隻。僅足數用。萬一有事。調遣黑龍江官兵。自當預籌接濟。伏思喀爾喀王公台吉等。

喇嘛等。均踴躍急公。應請令其預備。奏入。得

旨。喀爾喀王公台吉等。既能踴躍急公。應加恩賞。著照所奏。至是成衮扎布奏

言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呈稱。我等世受

國恩。今當購買馬駝之時。情願進馬五千七百四十隻。令台吉達什不勒

十一匹。駝一千六百二十隻。令台吉達什不勒

三都克扎卜首先交納。計六月內可以全交等

語。奏入。得

旨應如何加賞之處。著軍機大臣議奏。尋議雍正十三年議賞貢獻馬駝之王公台吉扎薩克案內。每駝一隻賞緞三端。馬一匹賞緞一端。羊五隻賞緞一端。其進馬二百匹駝二百隻羊一千隻以上之王公扎薩克俱紀錄一次。協理台吉加一級。胡土克圖喇嘛等酌量加賞大緞。臣等查從前用兵之際。馬駝昂貴。故計數加賞。今撤兵年久。蒙古牲畜孳息。價值平減。此次進獻馬駝。應共賞官緞三千端。分給衆人。其進駝一百隻馬一百匹以上之親王得親扎卜。一等台吉達什丕勒齊旺多爾濟俱紀錄一次。二等台吉策楞多岳特四等台吉巴木丕勒俱加一級。此內達什丕勒平日行走奮勉。所進駝隻又多。應請加與紀錄一次。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加賞大緞二十端。額爾德尼班第達胡土克圖加賞大緞十端。奏入。上從之。

秋七月丙辰。

尚書舒赫德等繪奏進表信息。

舒赫德成衮扎布等奏言。據南路探信侍衛蒙固勒等報稱。我等由喀爾占和碩卡倫尋踪至巴顏珠爾克。遇見厄魯特人巴圖車林。我等托以打牲來此。詢問伊現在台吉。據二云係達瓦齊臣等前奏達瓦齊自立之信。俱得自烏梁海之人。今蒙固勒所報。得自準噶爾卡倫。是達瓦齊自立之事。確無疑義。奏入。報聞。

丁巳。

侍郎兆惠奏藏地防範事宜。

兆惠奏言臣於五月二十八日到藏遵

旨傳諭達賴喇嘛。以準夷去年無故求請喇嘛又續請熬茶。俱未允行。至今未有來使。殊不可信。倘潛圖窺藏。亦未可定。應預為防備。從前準夷潛犯藏地。土伯特俱受其害。又與朱爾默特那木扎爾潛通書信。意懷不軌。

皇上慮藏地人不知備禦萬一有事被害不淺達賴喇嘛當預為曉示令各保身家。勿容準夷一人入境。達賴喇嘛云從前土伯特未設卡倫是以準夷得以潛踪侵犯。今各路俱派兵駐守山嶺大皇帝容暨土伯特情形。預籌防範準夷。又經達賴喇嘛曉示。查藏衛所屬兵丁二萬六千餘名。倘有信息。即選派一萬三千餘名分派留駐藏地及據守阿里那克桑騰格里淖爾阿哈雅克等處。暫將近邊游牧牲隻收近藏地。斷不使準夷獲利。臣等看藏地情形。益加戒慎。相機戰守可以無虞。奏入報

聞。

已未。

議西路邊防事宜。

陝甘總督尹繼善奏安西等處邊防事宜十條。

一查安西鎮標額兵一萬一千餘名。內除分防哈密巴里坤古城外。實在安西鎮標兵六千餘名。今擬將安西鎮標兵分為三班。一班駐守安西。一班駐守布隆吉。一班駐守敦煌。每班兩千名。每年輪換一次。

一查安西鎮標額馬一千匹。今擬將安西鎮標馬分為三班。一班駐守安西。一班駐守布隆吉。一班駐守敦煌。每班三百匹。每年輪換一次。

一查安西鎮標額設馬步守備二員。今擬將安西鎮標馬步守備一員。駐守安西。一員駐守布隆吉。

一查安西鎮標額設馬步千總二員。今擬將安西鎮標馬步千總一員。駐守安西。一員駐守敦煌。

一查安西鎮標額設馬步把總二員。今擬將安西鎮標馬步把總一員。駐守安西。一員駐守布隆吉。

一查安西鎮標額設外委千總二員。今擬將安西鎮標外委千總一員。駐守安西。一員駐守敦煌。

一查安西鎮標額設外委把總二員。今擬將安西鎮標外委把總一員。駐守安西。一員駐守布隆吉。

一查安西鎮標額設馬步外委二員。今擬將安西鎮標馬步外委一員。駐守安西。一員駐守敦煌。

一查安西鎮標額設馬步額外外委二員。今擬將安西鎮標馬步額外外委一員。駐守安西。一員駐守布隆吉。

一查安西鎮標額設馬步額外外委二員。今擬將安西鎮標馬步額外

條。查安西控制哈密。首先應援。是以領兵將備。
定例在外題補。近又預行保舉。已為慎重。該督
所奏現否提臣考核揀選調補。係督提等應辦
之事。無庸另議。又挑選精銳官兵一條。查甘涼
安肅備戰兵丁。原議預先派定。每年點驗一次。
該督所奏逐名點視年力技勇。分委大員查驗
軍裝之處。自應如此辦理。又加意牧養馬駝一
條。查該督既稱現在各行各提鎮詳加查驗。疲
瘦者更換。倒缺者購補。並令加意牧養用心調
習。自應嚴飭經管將弁。實力奉行。又口外路徑
先勘水草一條。查前赴哈密援兵。經由戈壁有
八九站及十站不等。自當如所奏預為勘明。實
於赴援有益。又防兵宜酌帶鳥槍一條。查防兵
更代原在無事之時。賊人亦斷無越過哈密邀

截防兵之理。但長途千里。自未便空手前往。應
准其攜帶。又防所鉛藥宜多為預備一條。查哈
密孤懸塞外。一切軍需自宜儲備充裕。軍營餘
存鉛藥既統作備貯造册。其肅州所製火藥仍
按年解送之處。應如所奏行。又哈密兵糧宜預
為籌備一條。查上年黃廷桂奏稱哈密現貯米
麥足敷防兵八年之食。又楊應琚奏准於柳溝
沙河一帶動撥小麥運往。則兵糧自屬有餘。應
無庸再議。又分貯銀兩就近酌備一條。查肅州
舊貯銀三萬兩。後經部議。提貯甘州府庫。但肅
州戰兵。係首先出口應援。若俟赴甘支領。不免
遲誤。肅州既有道員駐劄。應即提貯道庫。以備
撥用。又哈密一帶城垣宜修理堅固一條。查上
年黃廷桂奏稱該處新舊兩城。均屬完繕。但遵

防重鎮。自以慎固爲要。如有應修者。應令酌量緩急。分別先後。陸續葺治。亦不必各處工程。一時並舉。轉致駑人聽聞。又哈密耕種牧放宜在附近一條。查哈密爲準夷扼要之地。首當賊鋒。一聞信息。自宜堅壁清野。該督所奏回民遠至塔勒納沁之巴達山等處耕牧者。應曉諭禁止。亦屬思慮預防之意。但回民生齒日繁。廠地有限。柴令就近。恐有礙生計。應令酌量遠近。妥協辦理。奏入。

上從之。

甲子。

尚書舒赫德等疏奏查閱防秋兵丁。

舒赫德等奏言喀爾喀四部落防秋兵三千名。大臣烏爾登解送投降之準噶爾部人烏巴什。前來。臣等詢問。據供我係都噶爾宰桑屬下人。我姑母曾經乳養阿克布爾。乃台吉喇嘛達

親王得親扎卜公策卜登扎卜及帶領防秋兵丁。

王桑寨多爾濟等公同查閱。兵丁俱年力精壯。器械整固。馬匹亦屬膘肥。又閱兵丁較射相撲。并操演陣勢。進退整齊。馬上放槍。亦皆嫻熟。喀爾喀王公扎薩克等俱感激皇恩。甚屬奮勉。應請撥水草豐饒之地。令伊等牧放馬匹。暫爲休息以候調遣。奏入。報聞。

丁丑。

尚書舒赫德等疏奏撤回派備兵丁。

舒赫德咸衮扎布等奏言據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烏爾登解送投降之準噶爾部人烏巴什前來。臣等詢問。據供我係都噶爾宰桑屬下人。我姑母曾經乳養阿克布爾。乃台吉喇嘛達

爾扎之族。因得親隨行走。喇嘛達爾扎。係鴉爾丹策零外婦所生。從前策旺多爾濟那木扎爾破害時。尚存幼弟蒙庫什。有台吉達瓦齊及阿睦爾撒納等欲立蒙庫什。達二宰桑前往蒙庫什所覺。與蒙庫什俱被害。達瓦齊等逃往哈薩克。喇嘛達爾扎發兵追索不獲。哈薩克汗阿布賚向達瓦齊言。此地恐不能相容。達瓦齊遂與阿睦爾撒納率所屬乘間逃至舊游牧地。會兵四百人。沿途收集。以兵扼闢勒奇山嶺。十一月二十七日黎明。猝至喇嘛達爾扎處。焚其廬帳。喇嘛達爾扎為阿睦爾撒納射傷身殞。達瓦齊自立為台吉。凡喇嘛達爾扎親信。以次誅戮。又聞達瓦齊自立後。嗜飲無節。復與阿睦爾撒納相失。我於亂後。隨衆藏匿。今

聖明遠燭。目今將屆八月。阿爾台山梁正值降雪之時。準夷歸途不便。自難深入。似宜休息兵力。將派備兵丁於八月內量其遠近。陸續撤回。向內遷移之衆。亦令各歸原處游牧。奏入。報聞。

戊寅。

命尚書舒赫德散秩大臣薩喇爾回京。

庚辰

命欽差大臣湖廣總督永常回任。護軍統領努三回京。

八月癸未朔。

議安西等處備戰兵丁馬匹。

永常奏言安肅等七標戰兵。雖有一萬五千六百名。而迅速趨戰。全在第一撥戰兵九千名。官兵一人二馬。加以保護輜重。則實在備戰者僅六千有餘。兵力稍為單弱。請酌量變通。減為二兵三馬。安標戰兵三千名。可餘馬一千五百匹。再於額兵內加派五百名。將餘馬通融撥給。一同前往。可壯生聲。其肅甘涼第一撥六千名。亦照數減馬。俾以給二撥戰兵。為應援後勁。奏入。

得旨。

首車機大臣議奏。尋議赴援進勦。非馬有餘力則赴敵稍緩。即增兵亦屬無益。從前議定之數。係按兵撥馬。非照馬派兵。今永常所奏。雖為增兵起見。但各處前赴哈密之兵。遠者二千里。近者尚數百里。若於二兵之內。頓減一馬。長途疲乏倒斃。勢難如期赴敵。況所增者不過戰兵五百。彼若以偏師綴我。則第一撥戰兵九千。已足扞禦。此五百之兵以壯聲威。臣等酌議應仍照原議調撥。奏入。

上從之。

戊戌。

命侍郎兆惠回京。

甲辰。

欽差大臣永常等奏報準夷信息。

永常等奏言臣等巡查哈密至東大坂。有準夷部人伯勒克揣卷來降。臣等詢問準夷信息。據供上年喇嘛達爾扎為台吉時。疑達瓦齊有反意。欲誘至伊犁加害。達瓦齊不肯前去。喇嘛達爾扎即行投降。鄂什爾及博第不肯。為達瓦齊所殺。遣宰桑鄂什爾索諾木二人帶兵往娶達瓦齊帶領所屬。欲投哈薩克。為追兵所截。僅率百餘人。內有塔爾巴哈台頭目阿睦爾撒納一同投入哈薩克。喇嘛達爾扎遂將阿睦爾撒納納部衆分給衆人。一半給與阿睦爾撒納之兄沙克都爾。又將達瓦齊家眷。拘至伊犁看守。遣人向哈薩克索取達瓦齊。哈薩克不與。隨派宰桑賽音伯勒克潛逃。又被搶擊。達瓦齊將至舊游牧處。將沙克都爾殺害。收服衆人至千餘名。遂直趨伊犁。喇嘛達爾扎聞知。遣宰桑圖魯庫烏克圖鄂什爾博第四人。挑兵迎截。兵未挑齊。於途次遇達瓦齊。圖魯庫及烏克圖二人。即行投降。鄂什爾及博第不肯。為達瓦齊所殺。

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伊犁。將喇嘛達爾扎殺害。達瓦齊自立為台吉。訥默庫濟爾噶爾旋亦歸順。賽音伯勒克潛逃。又被搶擊。達瓦齊將從前原管地方人衆。給與阿睦爾撒納等語。奏入。報聞。

九月壬申。

命欽差大臣永常為陝甘總督。尹繼善調補江南河

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之一

乾隆十八年。冬十一月甲戌。

定邊左副將軍成衮扎布奏報準噶爾都爾伯特台吉策凌及策凌烏巴什等率部衆三千餘戶來降。

成衮扎布奏言據防守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副都統達清阿報十一月初九日。卡倫章京泰布等文稱有厄魯特巴顏克什克都圖爾噶前來求見。詢係都爾伯特台吉策凌與策凌烏巴什所遣。因達瓦齊自立後。與小策零敦多卜之孫。訥默庫濟爾噶爾。連歲搆兵。俱派令率衆相助。策凌等惶惑。莫知所從。因相與計議。投誠天朝。以求永遠生聚。於十月二十一日。由伊犁河起行。率部衆三千餘戶來至卡倫。令台吉策凌已

至博東齊河其策凌烏巴什隨後亦至經卡倫
侍衛布雲布並左右卡倫章京齊克慎等與來
使夜至博東齊河復遇厄魯特賽桑達什博貝
等三人稱係台吉策凌等所遣因策凌等率同
來戶口前赴額克阿喇勒淖爾暫時駐歇特留
三人候巴顏克什克都圖爾噶回歸同往報知
布雲布等遂與同行約十里餘見途中老弱男
婦疲乏馬駝及牛羊甚夥據稱即係續到之人
察其投降情形屬實因不便遠離卡倫即回至
本處各帶兵丁巡查達青阿問報即派侍衛蒙
固勒等前赴塔卜海布拉克托爾和烏蘭布延
圖哈瑪爾沙扎海等處卡倫徧傳務令小心防
範又派公米什克等帶兵二百名前赴卓克索
偵探但策凌等既在額克阿喇勒淖爾暫駐於

卡倫甚近恐達瓦齊遣兵來追似應令其進卡
在扎卜堪珠爾庫珠等處居住或追兵到卡應
飭卡倫侍衛等以從前定界並無不留降人之
約曉示阻止臣等伏思策凌等歸命投誠情形
雖確然準夷追逐自宜預防其達青阿所呈已
飭令辦理復令副將軍貝勒策登扎卜將派備
之兵保護游牧又就近將賽音諾顏部落及圖
謝圖汗部落所備之兵共派出一千名令副將
軍公格勒克巴木丕勒與扎薩克鎮國公恭格
敦丹及巴圖孟克等帶往烏里雅蘇台駐防接
應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定邊左副將軍成衮扎布等奏報
準噶爾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策凌烏巴什等舉所
部三千餘戶來降暫駐於額克阿喇勒淖爾暫歇去

已將軍營預備各游牧之兵調遣防範朕觀策凌
等來降似非叵測何也達瓦齊與納默庫濟爾噶
爾揣兵不已俱令策凌等相助兩家勝敗既難預
定即幸而所從者勝亦仍受其約束自不若歸降
大國冀得安生伊等既經來至卡倫將情事實告
應即令其入內休息可速傳諭成袞扎布即遣軍
營明白歷練大員前往曉諭告以爾等率衆投誠
業經奏聞大皇帝念爾等俱準噶爾台吉
大員率領部衆輸誠向化甚可嘉憫今所駐額克
阿喇勒乃我卡倫外地倘有追兵至此未便應援
或有所失朕心深爲不忍即可移入卡倫駐劄今
冬將軍成袞扎布來京伊等自必懇求赴京瞻仰
朕躬即將策凌策凌烏巴什及其頭目酌帶數人
等率領部衆輸忱効順其時準夷與外交訌
時勢已屬瞭然將軍等未能深悉情形猶議
調兵防範我
同來從前準噶爾台吉阿喇卜坦丹濟拉等投誠

皇上矜肅經奏到卽燭其向化之誠傳
諭移入卡倫資之游牧封爵賞賚備沐
渥恩厥後阿睦爾撒納內面來歸軍前大臣復議令
將兵壯屯駐軍營而移其妻子於戈壁之內。
措置尤爲未協旣蒙
嚴旨切責籌辦悉協機宜蓋以新附之人心懷疑慮。
非坦然示以大公旣無以示無外之模亦難
以收羣策之力也自是聞風請命絡繹偕來。
卑數十萬窮壁無歸之人咸出水火而登衽
席其感激圖報踴躍從戎固不待領兵案入
而地勢之險要人情之向背無一不批卻導
窾赴會投時皆仰賴
聖主如天覆幬之恩有以潛運密移於不覺就謀遲
荒異域獨不可以信乎而誠感哉

丙子。
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扎布奏報策凌烏巴什等
移入卡倫賞給安置事宜。
成袞扎布奏言據達青阿報藍翎侍衞布雲布
等文稱十一月十一日巴顏珠爾克卡倫章京
秦布來告稱厄魯特策凌烏巴什在博東齊河。
遣使相聞因卽時起程前至其地策凌烏巴什
出迎先跪請
大皇帝萬安並告稱我兄策凌前赴伊闍脩庫爾因
其地險阻雪大難行今將部衆暫分欲進巴顏
珠爾克博托和尼卡倫居住當卽告知伊等前
蒙將軍傳示進噶爾部人若大隊來歸令其於
卡倫外候信若欲入卡亦令暫駐僻處候示辦
理據策凌烏巴什告云我等理應在卡倫外候

信但天寒雪大倘有追兵前來疲乏不能行走
請得入卡無論何處俱可靜候於十二日黎明
策凌烏巴什偕同台吉策凌烏巴什及其母妻子女年歲俊
所領一千二百戶人丁牲畜一時難以查察惟
詢明台吉策凌到後再行詳查因公同酌議安插於內卡
策凌到後再行詳查因公同酌議安插於內卡
外庫卜克爾之地并請將軍參米石二百餘斛
及就近委辦牛羊給發接濟臣等前於八月初
四日哨獲自準夷脫出之蒙古額楞達仕告稱
台吉策凌有來降之信曾經奏請遵照乾隆十
六年
向台以降人若求入卡倫自可加恩接濟今策凌等
來降屬實恐有追兵自應防範已劄行達哥阿
與副將軍格勒克巴木丕勒帶兵一千名輕裝

前赴扎卜堪等處駐劄給與一月糧餉仍俟策
凌等到日詢問酌量派遣入京至給發接濟口
糧牛羊應俟伊等人數全到再為辦理
成哀扎布又奏言據達青阿報藍翎侍衛布雲
布等告稱十一月十三日厄魯特策凌率其妻
子部落前至卡倫合計策凌烏巴什同來部衆
共三千一百七十七戶台吉五員喇嘛二百九
十三名同來滿洲漢人共五十名所攜馬駝牛
羊頗多已派協理台吉朗哀扎卜侍衛敦多卜
撫慰伊等歸命
天朝情殊可憫并著朗哀扎卜將同來滿洲內酌帶
數人先回有陸續投誠者倘已疲乏難行即給
與口糧令其歸入部落并通飭三十三卡倫等
語臣等伏思準夷內亂台吉策凌等歸誠

聖主。自當預籌接濟。應請酌派四部落牲畜。令達青
阿爻與策凌等酌量賞給。此時正值天寒。暫令
在烏里雅蘇台度歲。俟春和雪化從容移至呼
倫貝爾等處游牧居住。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成袞扎布奏。台吉策凌策凌烏
巴什已入卡倫。朕昨遣玉保撫慰。此時尚不能到。
觀伊等急求入卡。其誠心愈益可見。著傳諭成袞
扎布令其即派大員接應。至來降之台吉。自宜暫
緩來京。約束部衆。先將伊等大員輕騎減從。帶領
前來。其餘仍遵朕前旨行。

十二月丙戌。
命傳諭降人未經出痘者不必來京。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昨遣侍郎玉保往諭策凌等令
思伊等曾否出痘之處未經諭及。可傳諭成袞扎
布俟策凌策凌烏巴什已到軍營時。即行傳諭伊等
遠來歸誠。必急於瞻仰朕顏。但蒙古部落中未經
出痘者甚多。京城氣候與邊塞不同。伊等到此即
傷一僕從。朕心亦爲不忍。著將伊等及所部詳悉
詢明曾否出痘。再行酌量同來。不可忽略。況明年
夏令朕巡幸熱河。其地較京城涼爽。若令冬末得
前來。將來自可於彼處瞻仰。更與人京無異。斷勿
汲汲赴京。轉負朕矜恤之意。將此明白曉示至伊
等現駐烏里雅蘇台俟來年移居呼倫貝爾。一應
事宜。著成袞扎布來京之日。會同軍機大臣定議
具奏。
丁亥。
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扎布奏報策凌等進獻馬
匹並言語情形。

成衮扎布奏言達賚阿報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我
誠台吉策凌率宰桑卜騰班珠爾宰桑美諾
克瑪什等。及策凌烏巴什所屬宰桑巴圖哈什
哈泰阿扎卜得木齊巴顏克什克等并隨從三
十餘人。望
闕跪請

皇上萬安告稱我等台吉宰桑備馬十二匹。恭進
大皇帝。又同來滿洲蒙古漢人共一百名。理合報出。
遂同策凌等列坐。告以我
朝定制扎薩克以上王貝勒貝子公等始得進貢
皇上。以下官員。並無獻馬之例。念爾等遠人。誠心歸
順。自當代爲奏明。並詢明策凌爲都爾伯特台
吉多布延圖卓克索一路而來。亦未可定。至達
瓦齊現在相助之人。惟阿睦爾撒納及噶爾藏
多爾濟二人尚屬才能。其宰桑中如圖魯虎雖
曾經戰陣。業已年邁。鄂勒錐巴哈曼集。俱未諳
練。又有袞布。聞已爲訥默庫濟爾噶爾所殺。再
策凌等親屬中。尚有策凌烏巴什之姪訥默庫
係一姓。今已疎遠。問達瓦齊自立後與訥默庫

濟爾噶爾爭鬬。俱調遣伊等相助。是以歸誠
聖主。求得安生。於本年十月二十一日。由額爾齊斯
河起程。沿途並無追兵。亦未遇風雪。惟在準噶
爾東界之烏蘭烏英齊博東齊等處。掠取牲
畜而來。又問策凌等如有追兵來時。從何取道
應有何人統率。據稱現在伊等攻戰之際。未必
得暇來追。倘有追兵。惟噶爾藏多爾濟尚有兵
萬餘。或能前來。但我等來路水草俱盡。或從科
卜多布延圖卓克索一路而來。亦未可定。至達
瓦齊現在相助之人。惟阿睦爾撒納及噶爾藏
多爾濟二人尚屬才能。其宰桑中如圖魯虎雖
曾經戰陣。業已年邁。鄂勒錐巴哈曼集。俱未諳
練。又有袞布。聞已爲訥默庫濟爾噶爾所殺。再
策凌等親屬中。尚有策凌烏巴什之姪訥默庫

所屬一千戶。其近族台吉有額爾德尼巴圖琿
羅特剛多爾濟三人。所屬約有千戶。倘得便亦
必前來投誠。至問以達瓦齊與訥默庫濟爾噶
爾強弱勝敗之處。據稱訥默庫濟爾噶爾之兵
較達瓦齊爲強。如達瓦齊兵敗。自必投順
天朝。并詢明現在策凌等俱未出痘。不便即令入京。
或將伊台吉宰桑內選派三四人。於十二月初
一日自軍營由驛起程。其策凌等所報滿洲蒙
古漢人一百名及進獻馬匹。應如何辦理。再副
將軍貝勒策登扎卜率部衆一千名情願効力。
應否支給二月錢糧候旨遵行。臣等伏思策凌
等輸誠向化。甚爲恭順。自應加意撫納。惟甲仗
各卡倫小心防範。其酌辦伊等來京之處。或將
俟經出痘者傳至軍營。伺候進馬匹。俟來春

解交上駟院。再策凌等所云倘有追兵或係噶
爾藏多爾濟。雖未足爲憑。亦當先事預防。其策
登扎卜呈請効力兵一千名。既在烏里雅蘇台
預備策應。似爲有益。應酌量給與一月錢糧米
石。奏入。報
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扎布奏報準噶爾宰桑瑪
木特來追策凌闌入卡倫。
成袞扎布奏言達青阿等報十一月二十六日
貝子車木楚克扎布文稱準噶爾宰桑瑪木特
帶兵二百來追策凌。當經巴顏珠爾克卡倫侍
衛布雲布等前赴博爾濟河與瑪木特相遇。令
其於塔布圖外暫候。俟報知軍營候示。而瑪木
特急期追獲即行進卡。又於本日車木楚克扎

布報稱據卡倫護卫伊靈阿等從聚擊處見烏
梁海十餘人告稱我台吉噶爾藏多爾濟率兵
二千在博托和尼暫歇即來追策凌後有阿睦
爾撒納率兵三千亦二三日內可到且望見冉
托和尼西北山麓多有火光恐分途並進均求
可定。祈速為發兵應援。臣等即剋行達書阿與
貝勒策登扎卜公格勒克巴木丕勒等領兵前
往庫克嶺等處會合車木楚克扎布密告策凌
等遷移游牧果有追兵相機戰守。以逸待勞。自
可無虞。惟是軍營馬匹最要。臣等謹遵前降
諭旨出官贖馬駝內酌撥馬六千匹駝三千隻預備
應用。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成衮扎布奏和碩親王桑瑪
木特來迓策凌既經阻止。復強入我卡倫其後噶

爾藏多爾濟等又有來追之信。已就近調遣預備
兵丁。先以理曉示再為相機辦理等語。所辦尚合
機宜。但準噶爾人等若遵行和好應在卡倫外聲
明緣由靜候處置。乃我卡倫人等阻止瑪木特並
不遵行。直入內地。是太輕視我兵。如入無人之境
矣。不惟國家大體攸關。亦衆喀爾喀部落聲名所
係。理應相機擒剿。又何必以和好為言。夫卡倫乃
邊陲定界。彼此不可相踰。今瑪木特既直入無懼。

倘仍聽其自行回巢。則將來準夷得志。必至漸生
覬覦。出入無忌。近日準夷內亂。堂堂天朝。固不肯
乘衆發兵攻取。若窮蹙來降之人。朕為共主。豈忍
不容留養育。使策凌等在卡倫外為瑪木特追及
尚可不必往援。今已入卡倫而瑪木特目睹恃強。
儻然挑釁。豈可輕縱。成衮扎布等既經派兵策應

伊等或知欽跡。尚可徐觀動靜。倘恣肆妄行。自當以逸待勞。盡爲勦絕。且瑪木特帶兵二百而入之時。若果即爲擒獲。則續來之人。自不敢逞。此時作何辦理。速行具奏。侍郎玉保頗悉準夷情事。著在參贊大臣上。會同將軍等相機酌辦。前鋒統領努三散秩大臣策凌等可比。仍應看守請旨。或伊自度兵力微弱。逆走遠行前往協同辦理。隨

命尚書舒赫德前赴鄂爾昆軍營辦理事務。並揀選索倫烏拉齊侍衛章京拜唐阿兵丁等二十人。隨同差遣。各賞棉甲一領。並整裝銀兩有差。

己丑

上諭軍機大臣曰。準噶爾瑪木特以二百人闖入卡倫。甚有輕視我兵之意。若不加以懲創。將來噶爾藏多爾濟等。倘或繼來。諒成袞扎布等。自必預爲籌備。看此情形。事已不可中止。非應虛言和好之時。我卡倫游牧。必須速移內地。使賊毫無所犯。其新來歸降之人。一切安撫事宜。更爲切要。可傳諭成袞扎布等知之。

庚寅

上諭軍機大臣曰。瑪木特來追策凌闖入卡倫。卡倫

官兵雖少。但成袞扎布已遣貝子車木楚克扎布
公米什克領兵駐於巴顏珠爾克等處。防禦追兵。
若遇瑪木特等何難擒剿。又成袞扎布奏稱達青
阿與策登扎卜已領兵前往庫克嶺等處相機戰
守。果否親往及與瑪木特相遇如何辦理之處。可
傳諭伊等速行奏聞。
壬辰。
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扎布奏報瑪木特逸出卡
倫。
成袞扎布奏言達青阿報據卡倫侍衛等文稱
準噶爾等率領瑪木特追逐策凌等自進卡以來
並不敢深入內地。晝夜藏匿旋即陸續出卡潛
現駐卡倫近地。何不相機辦理。夫卡倫如門戶然。
豈容闖入。今瑪木特又經同巢聽其出入。不加懲
創可乎。此時準夷內亂之秋。尚如此恣肆。數載後

裁。額經成袞扎布派格勒克巴木不勒兵一千名。
前往策應。又就近派兵一千名協助。是現在兵力
不為不多。瑪木特如此任意出入。既未曾擒剿於
前。又不能追逐於後。視同烏有。殊為駭異。達青阿
現駐卡倫近地。何不相機辦理。夫卡倫如門戶然。
豈容闖入。今瑪木特又經同巢。聽其出入。不加懲
創可乎。此時準夷內亂之秋。尚如此恣肆。數載後

或養精蓄銳侵犯卡倫。其何以保我喀爾喀達賚阿等既曾領兵防範。即著迅速前往。或以計取或以力攻。若不能擒獲瑪木特伊尚何顏復返。其駐防烏里雅蘇台者烏爾登前往。至成衮扎布於瑪木特出入之際。並本等及擒剿方略。然則將軍職掌。但須查取信息據文奏報已乎。著嚴行申飭。

今命尚書舒赫德前往軍營。一應機宜與伊等商酌辦理。

己亥。

愚免哈密回民賽巴什達里雅田租。

上諭軍機大臣曰。從前哈密賽巴什達里雅屯田。給與回子耕種。所收穀石。以四分交官六分給令該處回子等生計稍艱。著加恩將每年耕種所獲穀石。不必交官全行賞給。

與回子。今聞伊等生計稍艱。著加恩將每年耕種

所獲穀石。不必交官全行賞給。

庚子。

命傳諭陝甘總督永常預籌夷使貿易之期將屆請上諭軍機大臣曰。永常奏稱準夷貿易之期將屆請仍舊暫爲官辦照例動帑預備等語。看來可不必先期預備。此時達瓦齊與訥默庫濟爾噶爾彼此搆兵。應無暇計及貿易。但夷人有利必趨或仍循往例遣使前來哈密亦未可定。可傳諭永常令其仰行知回。并曉以從前加恩噶爾丹策零是以准其按年貿易。嗣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暨喇嘛達爾扎乃噶爾丹策零之子。今達瓦齊非其族類。且由狀奪而得。又並未遣使請安何得仍循往例況近日瑪木特前來北路。闖入卡倫。繼復畏懼逃回。現在遣人前往究問。若達瓦齊知犯界非理。縛獻自服。並遣使奏明。或可仍准貿易。此時不當遽許。

如來使不肯即回宛轉求請。即應剴切曉諭。俾知恩不可以倖邀。倘在邊生事。即與賊人犯境無異。自當相機擒捕。不得聽其猖獗。著傳諭永常妥協辦理。務合機宜。

乙巳。

訓諭安西提督王進泰

上諭軍機大臣曰。王進泰奏哈密毗連夷壤。北路既有準夷大隊來降。倘再有向西路來降夷人。或準夷追逐抵我卡倫。均未可定。現在密飭各卡弁兵嚴加防範。如遇大隊逃夷。即阻留卡外。詳辦具稟。倘有追兵。自當宣諭我皇上施恩和好。不便收留之處。明白曉諭。聽其自便。若無人追逐。查詢屬實。務須安置僻處。拘其器械馬匹等語。此奏所見甚是。小撫馭外夷之道。全在隨時籌酌。相機辦理。從前策零之子。是以准其遣使入覲。今彼中紛爭搆釁。自不當示以猜疑。使之駭懼。看來王進泰未過小心謹慎之人。於邊務機宜未能仔肩重任。已傳諭永常於明年夏秋間親往安西節制調度。現在瑪木特關入北路卡倫。不得不遣人究問。已命舒赫德等前往軍營相機辦理。所有先後情節。王進泰未能稔知。著將北路軍營奏摺并所降諭旨。一併錄示王進泰知之

戊申。

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扎布覆奏籌辦擒勒瑪木特事宜。

成袞扎布奏言臣等奉到十二月十二日諭旨。即嚴飭參贊大臣達壽阿由現駐烏里雅蘇台三千兵丁內挑選一千名。同車木楚克扎布米什克帶領。相機擒勒瑪木特。臣等與副將軍格勒克巴木丕勒參贊貝勒額林沁等領兵一千策應。但時值隆冬。前往阿爾台等處馬力必須充足。請於官備馬六千匹駝三千隻內。選馬二千匹。駝一千隻。送至烏里雅蘇台接濟。再駐防侍郎玉保奏報策凌等言語情形。

玉保奏言臣於十二月初十日。由塔米爾起程。十七日至察罕廋爾扎卜拉。遣人傳知來降台吉策凌策凌烏巴什及宰桑等齊集。策凌等各率所部於十里外迎接。恭請

聖主萬安。臣等將十一月二十三日所奉

諭旨宣示。隨以

恩賜策凌等冠服傳

旨賞給。並告伊等云。我到來後。蒙

聖主恩諭爾等未經出痘者不必入京。令將軍等曉示。想已知悉。策凌等跪泣云。嗚爾丹策零時。我等即思歸順

大皇帝。其時法令頗嚴。人心未變。今達瓦齊等排兵

無已。俱來調遣。不得安生。是以歸命
大皇帝。久思瞻仰
天顏。旋蒙將軍等傳奉
諭旨以口內炎熱。我等未經出痘者多。若傷一隻從。
聖心亦為不忍。誠不勝欽感。今酌派曾經出痘宰桑
和通巴顏克什克及策凌烏巴什宰桑哈錫塔
策凌孟克宰桑巴圖等十人。預備瞻仰

大皇帝天顏。我等螻蟻微生。毫無補報。荷蒙
恩賜衣帽。頂戴無極。但未得瞻仰
大皇帝。心實不安。懇祈代奏。於明年
聖駕巡幸熱河時。俾得遂瞻仰之願等語。臣因傳
諭以明年入覲
行在。必加賞賚。策凌等合掌叩首。並詢知策凌年五
十六歲。策凌烏巴什年二十五歲。又有族叔策
凌孟克因管理巴圖特台吉事務。故率班珠爾
寨卜騰等十台吉屬下。來投
大皇帝。共寨卜騰約會各部。更著勤勞。祈為轉達
天聽。臣即令其將策凌孟克所領戶口數目開列。策
凌孟克告稱我所領七百十一戶。所屬只一百
十四戶。餘俱巴圖特台吉屬人。臣伏覩策凌等

聖恩。殊為恭順。已酌派宰桑和通等四人。隨從六人。
送至塔米爾預備起程。或臣親身帶領於正月
十一日前後到京。或委員護送。俟與成袞扎布
商酌辦理。奏入報
聞。
乾隆十九年春正月癸丑。
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扎布奏報侍郎玉保帶領

宰桑和通等於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自軍
營起程赴京入
覲。

壬戌。

尚書舒赫德奏報分路調遣查拏瑪木特等事
宜。

舒赫德奏言臣於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自京
起程。十九年正月初三日至軍營。會同將軍成
衮扎布等將烏梁海闌入卡倫情形與卡倫侍
衛前後呈報文書細加查看。始知闌入卡倫者
非止烏梁海。尚有準噶爾厄魯特齊烏巴
什赤倫哈什哈等應盡行查拏辦理。查厄魯特
與烏梁海等原從兩處卡倫而入。合於一處。今
若先後查拏我兵已出卡倫聲勢張揚。必致鼠
竄。應將我兵亦分兩路。令努三薩喇爾等帶兵
五百名查拏烏梁海瑚圖克等並行文達青阿
等將現帶兵一千名內挑選五百名。查拏厄魯
特瑪木特得木齊烏巴什等。又派參贊大臣烏
爾登喀爾喀副將軍策登扎卜帶兵五百名出
卡倫接應。參贊大臣安崇阿帶兵五百名。於附
近卡倫接應。現今邊上駐兵三千。兩路共調兵
二千。僅餘一千。放牧馬匹。看守營寨外。其勢稍
弱。臣等於鄂爾昆預備之貝勒策卜登所領兵
一千。西喇烏蘇地方預備之副將軍得親扎卜
郡王齊巴克雅喇木丕勒所領兵一千。盡行調
至。與貝勒策卜登等帶往烏里雅蘇台就近助
威駐劄。俟入報
聞。

乙丑。

議安插降人事宜。

尚書舒赫德等奏言查得來降之策凌策凌烏巴什策凌孟克等應指與游牧地方。但準噶爾之人。以種地爲業。不似喀爾喀蒙古賴畜牧度日。今若令住於推河等處與喀爾喀一同牧放。伊等人衆不得種地。不善牧放。殊於生計無益。查呼倫貝爾地方。與喀爾喀車臣汗之地連界。不但可以種地。亦有牧放牲畜之處。請即令住此處。將喀爾喀游牧向內略加移徙。於新降之衆久遠有益。奏入。得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厄魯特人等雖知耕種。究賴牲畜度日。並非全恃田土種作。前呼倫貝爾地方寬。水草充足。若令策凌等居住似爲有益。但該處現在有無游牧。臣等未能懸擬。今既奉

仰商舟奏稱該處駐劄索倫巴爾虎厄魯特等人口繁庶。牧場牲畜已經孳生。若令陸續再往居住。實恐地方狹窄。今策凌等戶口甚多。呼倫貝爾地方勢不能容。查從前丹津阿喇卜坦等歸順時。安插推河洪郭羅阿濟爾罕等處。後因茂海巴濟等逃歸準噶爾。方將塞卜騰旺布等移居喀爾喀河等處。推河洪郭羅阿濟爾罕地方寬。水草充足。若令策凌等居住似爲有益。但該處現在有無游牧。臣等未能懸擬。今既奉

旨派玉保麒麟保前往辦理安插事宜。應俟伊等到軍營之日。會同舒赫德將軍大臣等查明定議。奏入。

閣辦理。奏入。

上從之。

丁丑。

尚書舒赫德等奏報參贊大臣達青阿誘擒瑪木特解送京師。

舒赫德等奏言參贊大臣達青阿往拏擅入卡倫之賊瑪木特。先遣侍衛齊克愼蒙固勒等偵探信息。於正月十六日遣人誘致瑪木特達青阿設計。令護軍校德明侍衛布雲布等於瑪木特即親身前來。並無

特來路。安設二卡倫守候。令公米什克護軍伊靈阿等各帶領馬步兵埋伏。齊克愼等帶領瑪木特在薩拉布拉克卡倫之外。引至達青阿住處。遂將瑪木特等三十五人。悉行擒獲。臣等查問明白。即行押解赴京。但瑪木特係準噶爾守界之人。被我兵擒獲。伊等不知。瑪木特擅入卡倫情由。或遣人索取。亦未可定。現令烏爾登將原帶兵五百名。在卡倫附近緊要地方。防範居住。將達青阿等撤回。奏入。

上諭之曰。從前降旨。原令達青阿領兵前往。詢問瑪木特闌入卡倫情由。應以理責其進卡之罪。倘呼之不至。或至而心懷不服。有所抗拒。即以兵力擒拿。今但遣一使曉諭。而瑪木特即親身前來。並無抗拒情形。達青阿設計誘擒。辦理非是。且蒙古人內。名瑪木特者甚多。並不詢其孰假孰眞。更極舛錯。達青阿著來京候旨。瑪木特恭順聽命。著從寬免其從前闌入卡之罪。賞給盤費。釋放回巢。隨命侍郎玉保於前赴軍營之便。中途遇瑪木特解送赴京。即行傳旨宣諭釋放。令玉保奏稱於鄂倫瑚都克第八臺遇見侍衛富德等解送瑪木特前來。宣諭

恩旨賞給衣帽。瑪木特泥首謝恩。即行帶回軍營釋放。奏入報聞。

二月。甲申。命前鋒統領努三爲參贊大臣。

丁亥。準噶爾部人伯勒克率屬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庚寅。尚書舒赫德等奏報參贊大臣薩喇爾等擒獲擅人卡倫之烏梁海扎木參等解送京師。奏入得旨。著加恩補授內大臣。努三去時原有長蔥格等解送京師。至大營臣等即交與侍衛楊

得木齊扎木參收麥伯克博羅特等。努三亦將得木齊瑚圖克擒獲薩喇爾感戴朕恩。遵奉指示。領兵前往烏梁海擒獲扎木參等。無參任使。甚屬可嘉。若如達青阿誘擒瑪木特。則甚虧大國體統矣。

薩喇爾著加恩補授內大臣。努三去時原有長蔥之意。曾降旨訓飭。此次擒拿瑚圖克尚屬奮勉。自可覓宥前愆。貝勒額林沁公恭格敦丹策登薩木

丕勒等協同効力小屈可嘉著交部議敘。

丁酉。

命軍營大員有事入行封進無庸詳報將軍轉奏。

尚書舒赫德等奏報招諭烏梁海情形。

先是有

旨令將軍大臣等於薩喇爾等奔擊剿圖克等之便。

招諭準噶爾烏梁海如未投順即行驅逐於阿爾

台以外至是舒赫德等奏言據參贊大臣薩喇爾

文稱二月初一日我等放回之收凌朔倫訥庫勒等十人。帶領被擒之得木齊扎木參等兄弟妻子赴軍營告稱收凌朔倫放回時向宰桑雅爾大皇帝令住原游牧處。加恩安撫。如不投順。訓逐往阿爾台以外。阿茂海差人告知五宰桑。一面安慰驚慌之烏梁海等。一面令收凌朔倫同訥庫勒等來見大人懇請。如逐往阿爾台以外。則我等無游牧之地。今情愿投順。懇令在烏蘭古木。至克木克木齊克地方居住。我等向訥庫勒等云。汝等誠心投順。即進我卡倫在特斯河游牧。若在克木克木齊克地方居住。乃卡倫外地。倘有追兵。難以照看。據訥庫勒又再三懇求不願在特斯河游牧。我等因向訥庫勒云。汝速回告汝宰桑。如欲投順親自前來。不則即將汝等驅逐阿爾台以外。如此諭遣而去。臣等窃思伊等宰桑並未前來。只差訥庫勒等傳語。又將自烏蘭古木至克木克木齊克地方居住之說。再三固請。克木克木齊克乃與阿爾台北面烏梁海

居住相近。在我卡倫之外。是雖有投順之名。轉與伊等烏梁海一處居住。觀此。則伊等非真心投順可知。續又據薩喇爾文稱烏梁海等知我兵在卡倫切近。雖有投順之心。實懼兵威。遲疑不進。亦未可定。且據卡倫侍衛告稱。阿睦爾撒納有來降之信。烏梁海等亦皆知此事。我等公同商議將兵向內緩撤於卓克索地方。揀形勢處劄營居住。卓克索乃各路總口。烏梁海若前來投順。辦理甚易。并接應阿睦爾撒納邀截追兵一切皆便。已於二月初四日自科卜多河口起身前往卓克索等語。臣等又將各處卡倫侍衛呈報文書一一查看。大約烏梁海等聞達瓦齊復作台吉。齊復作台吉。未肯投順。又因懼我兵威。紛紛避匿。一時難以收服。臣等酌議此處烏梁海等與準噶爾哈什等與準噶爾

行驅逐。一經辦定。於地方長久有益。原與達瓦齊
之復作台吉與不。全無關涉。無論此時達瓦齊與
納默庫濟爾噶爾內亂之時。即使噶爾丹策零尚
在。遇此機會。亦當爲廓清地方。從長辦理。更有何
疑。朕曾降旨。軍營將軍大臣毋得偏執己意。致令
薩喇爾辦理周章。今觀此奏。豈非故舉其肘乎。若
謂薩喇爾馬力疲乏。即令其在駐劄處暫爲休息。
未始不可。達瓦齊復作台吉之處。何必齒及此尤
朕所不解也。再瑪木特已經釋放。伊若感恩。自必
來歸。如不歸誠。必將此事告知伊台吉。其台吉豈
肯晏然即已。勢必遣使前來索取逃人策凌等。彼
時非發兵征討。更無善策。在舒赫德等以爲既將
瑪木特釋放。若扎木參等亦照此釋放。使可無事。
獨不思堂堂天朝。有如是辦理之法乎。今準夷正
值力弱。舒赫德尚如此畏怯。若遇彼猖獗時伊等
不過收入喀爾喀一籌莫展而已。俟烏梁海辦竣
之後。瑪木特若不來歸。亦必一律辦理。今應如何
防範瑪木特之處。亦宜預爲留心。此時惟遵朕屢
次所降諭旨飭諭薩喇爾悉心妥辦。舒赫德倘再
行從中阻撓。決不寬恕其罪

癸卯

命揀選察哈爾兵及新降厄魯特等發往軍營調遣。
上諭軍機大臣曰。內大臣薩喇爾向尚書舒赫德寄
信轉奏。請派厄魯特兵五百名。或一千名。發往軍
前調遣。此次薩喇爾辦理招諭驅逐烏梁海事務。
頗屬奮勉。但軍營將軍大臣等劄付不合機宜。以
致薩喇爾等辦理掣肘。亦未可定。厄魯特策凌等
新降之人。即行調遣。亦無不可。然其游牧尚未指

定伊等內倘有無知小人或致逃竄於事無益著
舒赫德會同薩喇爾策凌烏巴什等商議將
伊屬下最可信之塞卜騰等台吉宰桑酌派數員
領兵一二百名再令御前侍衛永柱會同總管阿
敏道揀派察哈爾八旗兵五百名帶領交與薩喇
爾為招諭準噶爾烏梁海之用今春馬匹膘欠之時
雖不可急行但薩喇爾係熟悉此路之人相機行
事務期迅速成功不必照將軍大臣等所飭固執
而行將此傳諭薩喇爾知之

乙巳

準噶爾烏梁海庫本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擄入卡倫之人擒去又聞將在科卜多河所住
之人逐往阿爾台以外又因都爾伯特達什之
子訥默庫等與阿睦爾撒納一同逃來將烏梁
海宰桑博貝屬下之人搶擄今若帶我等人戶
往阿爾台以外雪大不能前往又正當阿睦爾
撒納來路是以過唐努山往汗哈屯郭勒阿勒
坦淖爾吹色斯庫斯與俄羅斯連界地方居住

查臣等前令和托輝特公青滾雜卜現帶伊旗下兵出伊都克卡倫就近驅逐烏梁海今覩瑪濟岱之言東北之烏梁海俱已遠徙但不知其假令青滾雜卜暫停進兵先遣人往探烏梁海蹤跡果係過阿爾台唐努山是實然後撤兵如仍在阿爾台唐努山左近即行驅逐奏入

上諭之曰據舒赫德等奏稱準噶爾烏梁海等已遠過唐努山徙至俄羅斯接壤地方居住再阿睦爾撒納與達瓦齊搆釁阿睦爾撒納向訥默庫等俱欲前來投順現在阿爾台雪大阿睦爾撒納未得前來等語烏梁海等現在被逐在阿爾台以外而又遇堵禦來投之阿睦爾撒納無處容身前往潛避至唐努山阿勒坦淖爾等處已屬窮困烏梁海人惟恐令伊遷徙耳今如准其投順後每年進貢減半不令遷徙自必傾心歸順前已降旨令薩喇爾辦理著將此旨仍交與薩喇爾等遵照曉諭妥協辦理

癸丑

尚書舒赫德奏報薩喇爾現在卓克索招降烏梁海今於二月二十四日臣舒赫德等亦赴卓克索會辦臣玉保往台吉策凌等游牧處辦理分立旗分編設佐領事務奏入報

恩賞投誠台吉策凌等將種羊隻有差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舒赫德等奏稱投誠策凌等馬駝俱已疲乏而帶來牛羊亦屬無幾應令就近在推河拜達里克庫爾奇勒等處暫行種地游牧令麒麟保等於通肯呼裕爾等處可否居住之處查

明再行移住等語。策凌等始從遠處投降。所有駝
馬俱已疲乏。若遽令遷移遠處駐劄。殊非體恤之
意。應如舒赫德等所奏本年策凌等在推河拜達
里克等處可以種地之處居住。應需種地籽種令
玉保麒麟保酌量向歸化城地方取用賞給。至通
肯呼裕爾等處應否可以居住之處俟查明具奏。
再行酌定。並著賞給策凌策凌烏巴什羊各五千
隻。策凌孟克羊三千隻。以資養贍。

乙卯。

恩賞附近臺站。供應馬匹蒙古人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北路軍營在返差人送事。驛馬不
敷。例應就附近蒙古等馬匹應用。此時差往軍營
之人稍多。臺路附近蒙古等各備馬匹供應公事
勤勉可嘉。應加恩鼓勵著派副都統富德往返巡

查。戶部派員備持布疋茶葉酌量加恩賞賚以示
優恤。

丙辰。

命公策楞赴軍營辦事。侍郎兆惠協理一切事務。舒
赫德成袞扎布薩喇爾來京面領
諭旨。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管理喀爾喀兵丁
事務。貝子車木楚克扎布公齊旺隨同策楞等
辦事。

戊辰。

命移軍營於烏里雅蘇台。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因軍營無事。額駙策凌年老。就
近以塔米爾作爲軍營。今有辦理烏梁海之事。軍
營應移駐烏里雅蘇台。以塔米爾作爲內地。從前
驛站設自推河至塔米爾。今軍營既移至烏里雅

蘇台。自推河直抵烏里雅蘇台爲便。著傳諭舒赫
德成袞扎布。將遷移驛路。自推河直抵烏里雅蘇
台之處。定議辦理。再軍營現貯米石亦著查明若
添兵二三千名。酌量支給。足敷幾年之用。一併具
奏。嗣經舒赫德等議於塔米爾鄂爾昆二處所存
銀米軍器等項內。將應運之物派參贊大臣安
崇阿。原任巡撫永貴。運至烏里雅蘇台。鄂爾昆
塔米爾所有綠管參將守備千總各一員。把總
三員。兵三百名。俱移駐烏里雅蘇台大營。再查
前因以塔米爾爲軍營。派參贊大臣一員。給與
印信。駐劄烏里雅蘇台。今大兵既駐烏里雅蘇
台。所有參贊大臣印信應暫行收貯俟辦理諸
務既畢。將參贊大臣移於卓克索等處。與界駐
劄。另行定擬辦理。至遷移軍臺。查自張家口至

鄂爾昆臺站四十四臺。自鄂爾昆至烏里雅蘇
台設立喀爾喀臺站十八處。今軍營既在烏里
雅蘇台。臺站可直抵軍營。道里較爲直捷。自張
家口至烏里雅蘇台道路。今計現設臺站數目。
與應移臺站數目。正足相當。現派侍衛六格等
及喀爾喀臺站台吉等。查明舊設臺站地方。及
移設臺站。由何處安臺。應添喀爾喀官兵若干
之處。詳細查明。酌量辦理。再查軍營存貯米石。
現存米一萬五千餘石。大麥四千九百餘石。臣
等現議喀爾喀官兵停其支給米石。全給羊價
銀兩。約略計算。若添兵三千名。尚足敷一年有
餘支用。奏入。報
聞。

壬申。

準噶爾烏梁海額楞塞爾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癸酉。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經降旨揀選察哈爾八旗兵五百名。令侍衛永柱總管阿敏道帶往軍營調遣。看來尚不敷用。著再派侍衛薩木都卜前往察哈爾地方。會同總管等於八旗兵內。再行揀選五百名。即令薩木都卜帶往軍營。

甲戌。

上諭內閣曰。朕於五月初六日起鑾往熱河。七月初五日由彼起鑾巡幸吉林。所有軍營應奏事件。若照舊例。仍進張家口外第三四站馬匹。著派富德達松阿等自張家口北行走紆迴徒勞驛遞。安設臺站。直抵熱河。以便馳送軍營事務。

命定議防秋事宜。

舒赫德等奏言。準噶爾頻年內亂。至今阿睦爾撒納等和爭未定。雖無力侵犯喀爾喀地方。而防守不可稍疎。臣等公同詳議。現今烏里雅蘇台地方。駐兵三千名。俱經遴選。

上又發察哈爾兵五百名前來。由此項兵內。及新到察哈爾兵。揀選二千名。於五月初十日內外。每人給馬三匹。令臣薩喇爾努三員子車木楚克扎布沙克都爾扎卜公青滾雜卜。恭格敦丹等與薩木都卜公同帶領。由控圭一路緩行牧放。進至卓克索查驗準噶爾烏梁海。如來至阿爾台以內舊游牧地方。即速前進。或用招降。或

諭旨悉心辦理外計烏梁海事竣之後。正防秋緊要之時。卓克紮等處當庫列圖衝要之路。將此二千兵即尋卓克紮以內控圭等路。駐劄防秋。再派參贊大臣安崇阿。副將軍貝勒策登扎卜。領兵一千名。駐劄庫克嶺等處防守。索勒畢嶺布拉罕路。其餘兵五百名。並常駐劄烏里雅蘇台兵一千名。令參贊大臣烏爾登帶領輪班喀爾喀大員總辦兩路一應卡倫事務。其每年應派防秋兵三千名。停止駐劄鄂爾昆等處。臣舒赫德成袞扎布親率喀爾喀郡王桑寨多爾濟。貝勒策卜登。車蘇隆公齊旺等。駐劄塔米爾烏里雅蘇台中間鄂爾海喀喇烏蘇等處。接應各處之兵。相機而行。此項兵丁。俱令於六月初旬齊赴軍營。務選人才精壯。器械整齊。倘有草率塞責者。即行嚴參。換回辦理。其喀爾喀兵丁軍器。挑選好者留用。其平常者俱行駁回。明係喀爾喀風俗弊壞。平日漫不經

上諭之曰。此次策凌等既來投誠。又辦理烏梁海事務。防秋尤為緊要。是以朕昨降旨。於察哈爾兵內再添派五百名發往。現今舒赫德成袞扎布來京陛見。俟至京時。諸務再行面諭。至伊等另摺所奏。喀爾喀兵丁軍器。挑選好者留用。其平常者俱行駁回。辦理甚是。但器械為武備要項。何至軍前始行挑出駁回。明係喀爾喀風俗弊壞。平日漫不經

心苟且塞責所致著將此旨曉諭各扎薩克嗣
後有似此者必將該副將崔及扎薩克等從重治
罪斷不寬宥再庫克敏惟安崇阿與策登扎卜二
人駐劄堵截尚屬不敬現在已令副都統德寧前
往軍營至防秋時即著德寧與安崇阿策登扎卜
等在庫克敏駐防
乙亥
命派喀爾喀兵丁防護策凌等游牧地方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麒麟保奏稱策凌屬人葉爾都
因尋覓馬匹竄為喀爾喀人射死策凌烏巴什屬人
巴啟齊倫率領其子潛逃現在嚴行緝拏其防護
策凌等游牧乞調取鄂爾昆兵下及扎薩克一員
前來辦理喀爾喀人等偷竊牲畜甚至將人射死
目無法紀應痛加懲治著舒赫德策楞等嚴行查

岱。越過阿爾台唐努山隘雅木圖嶺而去。臣等
看得烏梁海等業已紛紛遠遁。時方春令我軍
馬力疲乏。難以遠行。且大兵若駐卓克索地方。
烏梁海聞知。必堅守白圄。臣等公同酌議奏請
暫行撤兵。至夏季烏梁海等貪戀故土。必仍回
游牧。彼時整兵速出。易於收服。再阿睦爾撒納
來投之信。聞之已久。但係傳言。尚無確信。若遲
至五月內。其時阿睦爾撒納與達瓦齊相持既
久。勢難中立。其來降之計必決。臣薩喇爾與努
三。留心察看情形。相機酌辦。奏入。
上從之。
戊寅。
命於附近阿爾台地方增設卡倫。
上諭軍機大臣曰。從前定議原欲使烏梁海歸順。准

在原地居住。如不歸順。則逐出阿爾台以外。今烏
梁海等既由原處移於海喇圖嶺唐努山外。阿爾
呼特等處地方居住。阿爾台以內皆成空地。著即
於此處增設卡倫。地方愈可鞏固。如烏梁海愚念
故土。復來歸順。仍准居住。否則亦易於驅逐。現今
軍臺侍衛員少。不敷委用。著再揀選侍衛四十員
發往駐卡。將現在卡倫侍衛兵丁移於新設卡倫
居住。其發往侍衛俱令住於舊卡倫。巡查看守。再
辦理烏梁海事。既有就緒。即當將瑪木特亦飭令
移徙。著交與舒赫德成袞扎布。不必發兵。只遣一
諳事之人。往諭瑪木特。因伊等上年擅入我卡所
以將烏梁海驅逐。展設卡倫。伊等游牧。亦勒令遷
移。瑪木特聽從則已。倘逾限不移。即發兵驅逐。現
在兆惠亦起程往卓克索商辦事務。著會同舒赫

德成袞扎布遵奉朕屢降諭旨悉心辦理。但須通盤計算。現在兵馬力量果否可以進兵。或須候察哈爾兵到時再定進止。倘兵力尚在不足。則俟舒赫德成袞扎布陛見後熟籌一切。再行辦理。

夏四月。庚辰朔。

命新降台吉塞卜騰留軍前辦事。不必前赴葉河。

上諭軍機大臣曰。來降台吉策凌等一百六十餘人。各求前赴葉河瞻仰朕躬。但此內有台吉塞卜騰人明現在軍營辦理招服烏梁海事。台吉塞卜騰人明白有材具。朕早知之。著於今年暫留軍營辦事。令在參贊上行走。俟明年朕巡幸木蘭之時。再行前赴瞻仰。至策凌策凌烏巴什等。遵旨於所屬人內選兵二百名。令宰桑和通瑪什等率領俱交與塞卜騰帶赴軍營調遣。

丙申。

議北路軍營運糧事宜。

山西巡撫恒文等奏北路軍營運送糧米。所有應行事宜謹條奏請

旨奏入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據恒文等奏稱前軍機大臣奏准令於綏遠城所轄各城倉貯米石內。碾米三萬石。運送軍營查托克托城等處倉貯米石。碾運需時。且費腳價。請於綏遠城倉貯米石內。動撥三萬石運往。俟本年秋收時採買還項。應如所議辦理。其運送米石。雍正十三年原任尚書通智雇覓商人駝隻車輛運送。查雍正十二年。蒙古有豫備馬匹之事。不便雇覓伊等駝隻車輛即雇歸化城商人駝隻車輛。運送

米石。前無遲悞。此次運送。應照恒文等所議。雇
商人駝隻運送。又奏稱現在軍營移駐烏里雅
蘇台。途次較前稍遠。酌量地方給價。查雍正十
三年。鄂爾昆運送米石。每斛共給銀七兩。今運
送烏里雅蘇台。加增十三站。應每斛共給銀九
兩八錢零。查雍正年間。需用蒙古牲畜甚多。脚
價未免稍昂。今牲畜繁多。非雍正年間可比。恒
文等照前計算。未免過浮。其作何節省之處。應
酌酌近日實在地方情形。再行裁減。又奏稱此
次運送米石。照雍正十三年派副都統一員。地
方大員八員。微員十六員。兵一百名。查綏遠城
歸化城副都統。各有應辦之事。難以久懸請
命議處。尚書舒赫德。

先是奉

旨。舒赫德此次差往軍營。辦理一切外繆。從前行文
準噶爾達瓦齊一事。自應奏聞請旨遵行。乃一面
具奏。一面即行擅發甚屬錯誤。曾將應行察議之

管大臣。應由在京大臣內派往。至歸化城與烏
里雅蘇台相距窵遠。水草不足。難免牲畜倒斃。
應須豫為籌畫。請撥銀二萬兩交派出大臣帶
往。以備需用。亦應照恒文等所請辦理。奏入。得
旨依議。著派台杜辦理運糧事務。侍郎兆惠總理照
看。

丁酉

命公策楞為定邊左副將軍。

已亥。

先是奉

旨。舒赫德此次差往軍營。辦理一切外繆。從前行文
準噶爾達瓦齊一事。自應奏聞請旨遵行。乃一面
具奏。一面即行擅發甚屬錯誤。曾將應行察議之

處暫令存記。今令舒赫德等查奏原任貝勒額林沁公格勒克巴木丕勒未至調遣地方一案。伊等公然爲之奏請寬免。此等奉調遲悞之罪軍務攸關豈得因其參贊効微勞即從寬宥乎。況此原係伊等應行查參之事。乃並未參奏。已屬寬縱。及朕諭令查奏復敢巧爲開脫辦理舛繆已極。著交部將伊前次存記之案。一併嚴察議奏。尋經部議請

肯革職。奉

肯舒赫德著將從前所有加級紀錄盡行銷去。從寬免其革職。

閏四月。辛亥。

陝甘總督永常等奏報進

貢夷使敦多克等入境。

庚申。

仰撥甘肅庫貯官茶一百十萬餘封。派原任巡撫鄂昌前往會同地方官運至北路軍營以備賞賚。

定邊左副將軍策楞奏報偵探準噶爾情形。

準噶爾烏梁海宰桑瑪濟岱處探得從前原有宰桑二人。在達瓦齊及阿睦爾撒納兩處彼此讒間。今達瓦齊已將此二人殺死。復與阿睦爾撒納和好。阿睦爾撒納已往見達瓦齊等語。臣等竊思烏梁海懼我出兵或者妄造阿睦爾撒納與達瓦齊復相和好之言。以緩我軍心。亦未可定。臣等惟有固防邊疆。嚴守卡倫。俟至五月。即將辦理烏梁海展設卡倫各事宜遵照屢降

諭旨相機而行。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等奏稱達瓦齊與阿睦爾

撒納業經和好。阿睦爾撒納已往見達瓦齊。其叛
阿睦爾撒納之哈薩克兵五萬名。俱已撤回等語。
朕思此等俱屬荒唐全不可信。哈薩克各爲生理
並無總統之人。無論不能聚兵至五萬之多即所
謂阿睦爾撒納與達瓦齊業已和好亦非實語。此
明係準噶爾烏梁海懼我進兵驅逐伊等妄言伊
內業已安定並無事故以緩我師耳。策楞等勿遽
以此爲眞。惟當設法冀得實信留心辦理

甲子。

命賜策凌等新編旗分爲都爾伯特賽音濟雅哈圖
部落。分授策凌等爲正副盟長。

上諭軍機大臣曰。我內扎薩克與外四部落及衆喀
爾喀扎薩克地方。各按旗分部落設立正副盟長。
管理游牧事務。今將新來投誠之厄魯特台吉策
凌等帶來戶口。俱編設旗分佐領。既與內扎薩克
喀爾喀扎薩克等相同應將策凌授爲盟長。策凌
烏巴什授爲副盟長。台吉塞卜騰協辦盟長事務。
共盟會著賜名爲都爾伯特賽音濟雅哈圖部落。
已巳。

定邊左副將軍策楞奏派喀爾喀扎薩克台吉
等軍營効力人員。

策楞等奏言喀爾喀扎薩克台吉等呈請願在
軍營効力人員內除貝勒策卜登等已經奉
旨調取軍營差遣外。餘二十四員。臣等公同酌量揀
派人材可觀之公策登薩木丕勒三達克多爾
濟多爾濟策登親王得親扎卜之子一等台吉
齊旺多爾濟貝勒那木扎爾車蘇隆之子一等
台吉旺親多爾濟二等台吉策登扎卜貝勒青

滾雜卜之子一等台吉車蘇隆多爾濟二等台吉齊旺扎卜公額林沁之子二等台吉旺布多爾濟協理台吉多爾濟扎卜旺扎爾齊巴克四等台吉羅卜藏多爾濟敦多卜達瑪林等十五員俱請留在軍營以備調遣其餘公道玉特多爾濟等九員材藝平常應毋庸調取奏入

上從之

辛未

命封新降台吉塞卜騰為貝勒

先是傳

旨諭軍營侍衛永柱曰新降台吉塞卜騰已令在參贊上行走帶兵前往軍營辦事今年不得前赴熱河瞻仰朕躬加以封爵若令其來京陛見伊未經出痘不便前來著永柱帶領塞卜騰至張家口傳

旨迎勞並封塞卜騰為貝勒

五月壬午

命總督永常豫籌西路兵丁進勦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永常奏準噶爾夷使已抵橋灣現在即可入關且據該夷使言於起程時業已派出貿易頭目亦於六月間可到等語從前準夷部落准其通貢貿易原係加恩噶爾丹策零其後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喇嘛達爾扎繼立因係噶爾丹策零之子孫是以仍前辦理至達瓦齊篡立則係伊之僕廣矣今伊貢使前來若仍前相待我朝

當全盛之時。國體攸關。不應委曲從事。以示弱於外夷。若少示貶損。準夷素性猜疑陰險。必至搆釁滋事。不得不先爲防範。況伊部落數年以來。內亂相尋。又與哈噠克爲難。此正伊處人心離散。事會有可乘之機。若失此不圖。再閱數年。伊事勢稍定。必將故智復萌。然後倉猝備禦。其勢費必且更倍於今。況伊之宗族策凌策凌烏巴什等。率衆投誠。至萬有餘人。亦當思所以安插之道。朕意機不可失。明歲擬欲兩路進兵。直抵伊犁。即將策凌等分駐游牧。衆建以分其勢。此從前數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維。有不得不辦之勢。所有明歲軍興。一應糧餉兵丁馬駝均應豫爲籌畫。其西路所調兵丁。約需二萬。此內欲撥甘涼綠旗兵八千。及西寧涼莊西安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以及

新降之厄魯特兵。共合二萬之數。如此辦理。似已足敷調遣。或有另行辦理之道。著永常詳細籌議。速行具摺馳奏候朕酌定。將來十月內朕另降諭旨。令永常策楞等來京。將一應機宜面加訓諭。

臣等謹案準噶爾猥獗狡兇。流毒西陲。諸部落貿盈將及。未就翦屠。實爲

世宗憲皇帝。

兩朝欲竟之

遺緒。我

皇上御極以來。

審幾度務。初猶許其請

安貿易。暫示羈縻。未議興師問罪之舉。迨達瓦齊篡

奪相尋。衆心瓦解。台吉策凌策凌烏巴什暨

阿睦爾撒納等率屬歸附。戶口不下數萬人。郎之塞外。既不足以彰
共主之仁。處之緣邊。又適足以滋藩封之患。是必得
其地而衆建之。於計爲便。而挨其親離衆叛。
則於時與勢皆不可以不乘。第
國家承平日久。兵革不試。衆皆狃於畏難之見。
孰喻遠圖。我
皇上秉獨斷於幾先。力排衆議。是以舉荒徼數萬里
之地。一戡定於不決不疑之間。皆由
睿算計謀。實有以決策於未事之先。而後行師之捷。
赴會之神。成功之速。爲伊古郅隆之朝所未
有。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皇上默契天
惟我

大呢之允符。深維乎人謀之宜殫。用能上下協應。式集
大勳。成我
大清億萬世無疆之休。永無極也歟。

戊子。

命歸化城都統莫爾渾。在軍營參贊上行走。

庚寅。

命加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等封號。

上諭內閣曰。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策凌烏巴什等。皆
準噶爾率帥。舊慕德化。率領萬衆傾心來歸。甚屬
可嘉。應施恩賞給封號。以示懷柔至意。其台吉策
凌。封爲親王。策凌烏巴什。封爲郡王。策凌孟克塞
卜騰。封爲貝勒。孟克特穆爾。班珠爾敦。封爲貝
子。剛巴圖孟克。瑪什巴圖。封爲公。達什敦多卜。恭
沙喇巴爾。封爲頭等台吉。均授爲扎薩克。其所部

人戶如何編次旗分佐領補放官職之處。已俱降旨令玉保麒麟保等辦理。著該部照例遵行。策凌等受朕厚恩。務將所屬人等約束教養安分謀生。果能仰副朕心遵循訓旨。則永沐朕恩於無既矣。欽此。

慎之無怠。

辛卯。

命策凌等人覲於熱河。

避暑山莊。

賜宴賞賚有差。

戊戌。

命刑部尚書劉統勳協辦陝甘總督事務。調福建巡撫陳弘謀爲西安巡撫。並理軍需。

己亥。

議西北兩路派兵事宜。

軍機大臣奏言。查西北兩路派兵二萬。擬派京同商議。北路派兵三萬。西路派兵二萬。索倫巴爾虎兵八千。綏遠城右衛兵二千五百。西安滿洲兵二千五百。涼州莊浪滿洲兵一千。寧夏兵一千。察哈爾兵四千。新疆換班兵二千。歸化城土默特兵一千。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哲里木兵二千。昭烏達兵二千。喀爾喀兵六千。和托輝特兵五百。宣化大同綠旗炮手兵一千。甘肅各營安西綠旗兵一萬。共派兵五萬。分爲兩路遣往。計每兵需馬三匹。共馬十五萬。除現在北路軍營所有馬六千餘匹。及交額林沁多爾濟採買馬一萬。莫爾渾解送馬二萬外。再令額林沁多爾濟動

軍營餉銀於喀爾喀四部落。買馬三萬策凌等帶來馬匹甚多。著將官羊酌換馬一萬匹。於內扎薩克六會盟處。買馬六萬。尙不敷馬一萬四千。應令永常於綠旗營馬。並孳生牧廠馬匹內。照數撥派。其北路所需駝隻。約計一萬。除現在官駝三千外。交額林沁多爾濟。亦動軍營餉銀。再買二千。於內扎薩克六會盟處。買駝五千。共口食羊隻。亦於內扎薩克六會盟處。採買二十萬。西路兵丁。應需駝六千隻。羊十萬隻。除各營現在備戰駝三千二百餘隻。近經寧夏滿洲營交鄂爾多斯等旗喂養官駝八百隻。與孳生駝隻一併取用外。若仍不敷。交永常動餉採買。其口食羊隻。甘肅所管番子地方羊隻甚多。且薩爾楚克海努克等項牛隻。亦可應用。亦交永常動用餉銀或羊或牛酌量。採買內扎薩克馬駝羊隻。仍照前於御前乾淸門行走之王公額駙內。分派數員前往會同各盟長採買。其價值每駝一隻給銀十八兩。馬一匹給銀八兩羊一隻給銀七錢。不得浮用。所有應派蒙古王公等職名。伏候欽定奏入。得旨依議。著派齊默特多爾濟索諾木喇卜坦阿喇卜坦多爾濟余木充扎拉豐阿哈穆噶巴雅斯瑚朗圖班珠爾喇什寨楞齊旺班珠爾喇什那木扎爾德里克旺舒克拉里達外。添派鄂實白衣保哈淸阿誠林永興巴爾品前往辦理採買馬駝事務。

乙巳。

命豫備收納降人阿噠爾撒納等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近有瑪木特約會阿睦爾撒納投誠之信。伊等如來投誠。即當安插在阿爾台以內。將我卡倫向外展放。軍營向前安設。一則易於收受投來之人。稽查照管伊等游牧。二則明年進兵。路亦較近。著傳諭策楞等妥協辦理。至明年進兵時。如有從彼投來之人。應將四衛喇特議編四部級。分別封爵。安居本地。俱爲大皇帝臣僕等語曉諭。再朕聞阿睦爾撒納之爲人。詭詐反覆。全不可信。若果率伊妻子前來投誠。詭計亦無所施。但防範不可不周。策楞等務須留心覺察。謹愼辦理。仍勿令其知覺。

定分路駐兵事宜。

定邊左副將軍策楞等奏。臣等公同商議除庫克嶺卓克索二處。各派兵一千駐防外。烏里雅蘇台向存察哈爾兵一千名。喀爾喀兵三千名。並繼至之防秋喀爾喀兵三千名。共兵七千名。若令一處屯駐。不但水草不敷。而庫克嶺等處去烏里雅蘇台甚遠。緩急策應殊多不便。臣等計其適中之地。派兵一千。屯駐布爾哈雅等處以爲庫克嶺之應援。入派兵一千。屯駐西巴爾圖魯等處以爲卓克索接圭之應援。即令各台吉帶領前往。餘察哈爾兵一千名。喀爾喀兵四千名。令於烏里雅蘇台附近舒魯克河哈克淖爾等處屯駐以備調遣。奏入。

上從之。

丙午。

議西北兩路派兵起程事宜。

軍機大臣奏言明年進兵西路所派兵二萬名。俱於明年四月內令至軍營。方於進兵日期無悞。但所派兵丁遠近不等。且於明年春草未生時勢難趲行。其索倫巴爾虎兵三千名。相應交該將軍令於明年正月初十內前至京師。自京師送至軍營應交直隸等省各督撫照遣往金川兵例。或用馬匹或用車輛自正月十五日起程。沿途牧養馬畜前至推河等處時令將軍策凌烏巴什帶領。何豫備馬匹之處交與永常辦理。其察哈爾兵二千名。應令總管固穆扎卜帶領會同京師派出侍衛各員令帶四十日口糧。乘今年秋令起程。沿途牧養馬畜前至推河等處時令將軍策凌烏巴什帶領。楞等自軍營差人換給馬匹酌辦口糧送至西路駐劄聽候密諭軍營。其米石口糧由永常處辦給。

間三日令起身一次。其由嘉峪關送至軍營。如川兵例。或用馬匹或用車輛自正月十五日起何豫備馬匹之處交與永常辦理。其察哈爾兵二千名。應令總管固穆扎卜帶領會同京師派出侍衛各員令帶四十日口糧。乘今年秋令起程。沿途牧養馬畜前至推河等處時令將軍策凌烏巴什帶領。楞等自軍營差人換給馬匹酌辦口糧送至西路駐劄聽候密諭軍營。其米石口糧由永常處辦給。

新降厄魯特兵一千名。即令於四月內前去。令赴西路軍營。其阿拉善兵五百名。交永常鄂昌派員照例辦理。令公袞楚克帶領。於四月底至軍營。至西安涼州莊浪滿洲兵。及甘肅各營安西綠營兵。俱離軍營甚近。應令該將軍等會同永常照例支給行裝口糧。如期調集以備遣用。奏入。得旨。依議。索倫巴爾虎兵著派三格納木球帶領。西安兵著派都賚豐安帶領。涼州莊浪滿洲兵。著派納遴齊努渾帶領。甘肅安西綠營兵著派豆斌李中楷傅魁馬得勝帶領。

軍機大臣又奏言。調往北路兵丁三萬名。務於明歲四月內。俱至軍營。方無悞進勦之期。若將各處調來兵丁均於本年秋間起程前往。不惟

軍前馬匹口糧等項。一時難以辦理。且衆兵齊至。糧米亦恐不繼。若令明春再行前往。路途遥遠。人馬必致疲乏。應交與各盟長妥協辦理。其緩遠城右衛兵二千五百名。寧夏兵一千名。歸化城土默特兵一千名。及宣化大同綏遠旗兵一千名。均令該將軍都統督撫等照例辦理起程。均限於四月內齊到。和托輝特兵五百名。令將軍策楞行令該扎薩克等辦理。新厄魯特兵一千名。亦令策楞處辦給賞賚。交與親王策凌帶領。前赴軍營。以備調遣奏入。得旨。依議。黑龍江兵著派達色鄂博什帶領。索倫巴爾虎兵著派清保鄂爾袞察溫布帶領。綏遠城右衛兵著派鶴山哈寧阿帶領。寧夏兵著派和起海福帶領。察哈爾兵著派五什六帶領。歸化城土默特兵著派阿爾賓帶領。哲里木兵著派色布騰巴爾

緩行。擇煖爐之處過冬。再行前往。不但不悞進勦之期。而蒙古馬匹亦不致疲乏。應交與各盟長妥協辦理。其緩遠城右衛兵二千五百名。寧夏兵一千名。歸化城土默特兵一千名。及宣化大同綏旗兵一千名。均令該將軍都統督撫等照例辦理起程。均限於四月內齊到。和托輝特兵五百名。令將軍策楞行令該扎薩克等辦理。新厄魯特兵一千名。亦令策楞處辦給賞賚。交與親王策凌帶領。前赴軍營。以備調遣。奏入。得旨。依議。黑龍江兵著派達色鄂博什帶領。索倫巴爾虎兵著派清保鄂爾袞察溫布帶領。綏遠城右衛兵著派鶴山哈寧阿帶領。寧夏兵著派和起海福帶領。察哈爾兵著派五什六帶領。歸化城土默特兵著派阿爾賓帶領。哲里木兵著派色布騰巴爾

珠爾齊默特多爾濟拉里達帶領。昭烏達兵若派額林沁阿咱喇朋蘇克帶領。寅化大同綠旗兵若派福祿帶領。

丁未。

命賞賚派出軍營之喀爾喀王公扎薩克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從前派往出兵之喀爾喀王公扎薩克等俱未經賞賜。因出兵一事原爲保護喀爾喀而起。且與伊等游牧甚近無需賞賚。此次派出喀爾喀兵六千名。和托輝特兵五百名。現因準噶爾投誠人衆。令於喀爾喀部落內採辦羊隻牲畜。接濟厄魯特口糧。雖經給價恐於蒙古生計稍艱。著傳諭將軍策楞等將派出喀爾喀王公扎薩克等職名開列奏聞。照依內地扎薩克施恩一體賞賚。

今照廷議按二萬兵備辦。內綠旗兵八千需馬一萬六千匹。滿洲兵倒係一兵四馬。需馬四萬八千匹。加以領兵大員及隨帶餘丁共約需馬七萬餘匹。兩省營馬及駐防各處馬匹。全爲調撥。方足此數。若再辦理分站設撥。則兩省驛馬百餘里。併站安設亦需馬一二萬匹。僅及十之

二二請將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黑龍江京城滿洲兵及新降之厄魯特兵仍令各騎原馬前來沿途皆有供支便於飼餧騎來之馬到甘省後就近分撥各營以備摘撥之數奏入得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臣等現議西路進勦兵二萬名內察哈爾兵於本年秋間起程新厄魯特兵及阿拉善兵俱於明春起程由口外行走共西安涼州莊浪駐防兵丁均係乘騎本營馬匹及甘肅安西綠旗兵俱近在該省并令料理車騾前往惟哲里木兵一千名索倫兵二千名係由直隸河南陝甘一路令照金川之例每五百名一起陸續行走各該省於經由道路安置妥撥逐站更替撥送則兵數不過四千分送僅北八起料理原屬從容所有議令各騎原馬之處應毋庸議惟是備戰兵丁馬匹關係緊要現議西路用兵二萬約共需馬五萬匹臣等原議於各處採買馬十六萬匹內撥給該處馬三萬六千匹并於兩省營馬內挑撥二萬四千匹共足六萬之數已極寬裕應令仍照原議以為備戰之用現在料理哲里木蒙古索倫兵設撥遞送自明春至四月時日較寬可以從容辦理并於道路寬濶之處添雇車騾俾按次進發無誤則營驛馬力儘可節省再現議於喀爾喀及內扎薩克等處採買馬匹恐尚不敷查青海一帶及附

近洮岷莊浪等處各番部落俱係產馬之地並
令設法購買備用奏入
上從之
庚申
命籌辦烏梁海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今年春薩喇爾等帶兵驅逐準噶
爾之烏梁海等俱已遠避前去今我兵既撤正青
草發生之時烏梁海等或仍在遠處逃避或即潛
回舊游牧居住未經查辦若仍回原處明年大兵
進勦時伊等或暗行送信與準夷或在大兵之後
乘間偷竊俱大有關係應即遣兵先為辦理着傳
諭策楞等先遣卡倫人等查驗確實俟薩喇爾塞
卜騰等到軍營時公同商酌應如何辦理之處詳
悉具奏

戊辰
命將軍策楞等派兵擒擊逃人巴朗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麒麟保奏稱策凌孟克之子巴
朗帶領二百人逃竄伊等係前經投順之人復又
逃亡情殊可惡伊父策凌孟克方赴熱河未回巴
朗即背父潛逃其中必有別情着即傳諭策楞等
速派弁兵堵截各卡倫路逕即時擒獲詢明實情
將巴朗及同逃之台吉等押解來京其隨從同逃
之扈下人等不必治罪仍交與策凌孟克加意約
束策凌孟克等前赴熱河原令塞卜騰照看游牧
今適因塞卜騰前往麒麟保駐劄處議事之際伊
等即行逃竄看來伊平日管轄衆人尚知法紀今
又前往軍營看策楞等將朕此旨曉諭塞卜騰令
共領兵追擒務期弋獲

壬申。
陝甘總督永常疏奏官兵携帶器械糧餉各事
宜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據該督奏稱興師進勦利於
火器。擬每百名用烏鎗手七十五名每名於向
例帶鉛藥五百出之外再加帶鉛藥三百出砲
手五名帶新鑄威遠砲一位弓箭手二十名各
佩弓二張梅針箭五十枝隨身插帶戰箭數十
枝查現今各處挑選兵丁奉
旨俱令學習馬上長鎗該督按照馬六步四之例於
各標鎮營挑選號健令其學習長鎗擊刺之法
其弓箭器械雖應預備但隨身佩帶總宜輕捷
便利期於有濟實用至砲位一項舉動輒費駝
載曠野殊不適用無庸備帶鉛藥亦無庸加添
仍照例用五百出爲率又奏稱領兵官員口糧
及兵丁進勦口糧俱以六個月計算應備糗米
一萬一千二百餘石炒麵二百二十五萬觔白
麵七十五萬觔羊二萬隻又領兵官員跟役口
糧及滿漢兵丁跟役丁口糧應備粟米六千
七百石零炒麵及青稞麵一百萬觔零白麵四
十萬觔零羊七千八百餘隻再滿漢官員及跟
役餘丁亦以六個月計算應支鹽菜銀一十七
萬九千六百兩等語查此次進勦與前不同攜
帶食物簡省則進攻輕捷行走便利現奉
諭旨北路兵丁進勦應帶牛羊肉乾炒麵棋子可以
隨身備用不必多需駄載交策楞酌量辦理今
西路官兵即有應行預備之處亦應簡便攜帶
不礙行程方爲妥協應令永常劉統勳另行籌

辦具奏再議奏。入

上諭曰。永常議奏進勦官兵器械糧餉摺內裹帶官兵跟役口糧。至米麵數百萬觔。此係從前岳鍾琪所辦。乃相沿緣旗陋習。不知岳鍾琪從前已屬失衆。而此番情形與前更自不同。現在準夷內亂相尋。人心離畔。以天朝餘力乘機進取。正所謂取亂侮亡之時。若裹帶米麵數百萬觔。馱載前往。則兵丁防護不暇。何以輕騎進勦。且與蒙古交戰。惟應仍用蒙古行走之法。加以官軍節制足矣。若輜重爲累。不得鼓勇直前。反啟準夷窺伺擾夢之心。豈非轉資盜糧耶。已據軍機大臣等議另行籌辦。可將此傳諭知之。

丙子。

命都爾伯特親王策凌等約束額默根所屬部人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將軍策楞等奏。那庇曾特孟克特穆爾亦同巴朗等潛逃。孟克特穆爾乃台吉額默根之兄。今孟克特穆爾既逃。額默根不便令其仍往游牧。著將其屬下人等俱交與策凌等用心照管。又

諭曰。孟克特穆爾等。逼伊屬人翁郭爾同逃。翁郭爾不從。至於受傷。仍勇往擒拏逃竄之密什爾甚屬可嘉。翁郭爾著授爲三等侍衛。章京剛領兵同翁郭爾等奮勇追趕逃人。擒其人口而回。亦屬可嘉。著賞給孔雀翎並各賞銀五十兩。

秋七月甲申。

議撥解軍需銀兩。

甘肅巡撫鄂昌奏言軍需備用銀兩必須充裕。一應撥運腳價及官兵俸賞加薪月餉鹽菜等

項。約共需銀二百二十八萬餘兩。現貯司道府庫銀共二百四十餘萬兩。實不敷用請於鄰省酌撥備用。奏入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西路進剿兵應行預備糧餉馬駝各事宜。先經陝甘總督永常具奏。經臣等議以此次進剿與前不同。兵糧不須攜帶過多。致行走遲滯。請交與伺書劉統勳總督永常等計算甚多。但該省軍興之際需用銀兩。不妨寬另行籌辦。鄂昌所奏大略均照永常辦理。以致裕備貯。應於山東本年春撥內撥銀二十萬兩。河南本年春撥內撥銀三十萬兩。四川原有貯司庫銀六十萬兩。又乾隆十五年備貯銀五十萬兩。應於此二項內撥銀五十萬兩。通共撥銀一百萬兩。再於戶部撥銀二百萬兩。交與該撫鄂昌備貯。應用。奏入。

上從之。

乙酉。

準噶爾部人呼濟雅爾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丙戌。

上諭軍機大臣曰。參贊大臣安崇阿德寧策卜登駐劄庫克嶺專為防範逃人。乃巴朗脫逃。三人尾隨往追。並未奮身前進。即行退回。著將三人帶往軍營明白質審。一面奏聞。一面宣諭朕旨將安崇阿德寧即行正法。以為觀望不前貽悞軍機者戒。策卜登著革去貝勒給與公爵。仍留軍前効力行走。

命永常等傳

戊子。

諭準噶爾貿易夷目。

上諭軍機大臣曰。永常奏準噶爾貿易夷目阿濟伯克等到卡。辦理情形。甚屬妥協。此時敦多克已將回至安西。可即傳諭敦多克。伊在熱河時大皇帝親降諭旨。已甚明晰。並非不令伊等貿易。但此番貿易。出自達瓦齊。乃欲自比噶爾丹策零。是以大皇帝不允。須俟敦多克回巢傳諭後。達瓦齊果能一一遵旨。恭順懇恩。亦不妨仍准貿易。即敦多克在熱河時。加恩賞賚。亦係念從前台吉噶爾丹策零並不因達瓦齊遣來之故。今伊等貿易夷目或即回巢。或在哈密候信。聽其自便。若留此守候。所需米麵口糧。准以羊馬撥易。此亦憐憫伊等眾人。皆噶爾丹策零舊屬。不忍令其饑餓。是以格外施恩。即令敦多克將熱河所降諭旨宣諭於阿濟伯克等。令速回巢。或在哈密候信。聽其自便。若留此守候。所需米麵口糧。准以羊馬撥易。此亦憐憫伊等眾人。皆噶爾丹策零舊屬。不忍令其饑餓。是以格外施恩。即令敦多克將熱河所降諭旨宣諭於阿濟伯克等。令速回巢。

命副都御史麒麟保職。

上諭軍機大臣曰。麒麟保照看策凌等游牧。諸事不能盡心。適因塞卜騰達什丕勒暫離游牧地方。麒麟保即漫無約束。致令巴朗等脫逃。又冒昧陳奏巴朗等已經拿獲。希圖掩飾。情節可惡。著革職仍留章京上効力贖罪。

庚寅。

命副都統納穆扎爾前往軍營辦理策凌等游牧事務。

丙申。擒獲準噶爾逃人巴啓等正法。

準噶爾新降屬人巴啓齊倫瑚雅克圖庫本等。先後脫逃潛回準噶爾。經將軍策楞等先後派人擒獲。副都御史麒麟保會同郡王策凌烏巴什等審訊請將為首逃人巴啓瑚雅克圖庫本即行處斬。為從逃人齊倫即行處絞。奏入。上從之。

丁酉。定邊左副將軍策楞等奏報準噶爾輝特台吉阿喇爾撒納來降。

策楞等奏言。七月初六日。阿睦爾撒納等遣其部人得木齊卓特巴恰巴彥鄂爾特克至卡倫告稱阿睦爾撒納剛多爾濟訥默庫班珠爾帶領四千餘戶投順

聖主。自博東齊烏英齊而來。先遣我等前來送信。又稟稱阿睦爾撒納暫住處原在塔爾巴噶台地方。逆其齊遣宰桑奇塔特額布進烏克圖三人來使。我等敗之。移居於都蘭哈拉達瓦齊又遣策凌巴雅爾等來追。經阿睦爾撒納敗之於哈布河。以後宰桑布林來犯。亦為我所敗。阿睦爾撒納與策凌交戰時。台吉諾爾布宰桑瑪木特宰桑哈薩克錫喇等。帶領厄魯特烏梁海兵八千名。據我等游牧。阿睦爾撒納問信。令其兄扎木參追至額爾齊斯河。與諾爾布等交戰。諾爾布等敗回。我等即將游牧向內遷移。又遇扎那噶爾布帶兵堵截。扎木參與之交戰。扎那噶爾布敗走。我等方得前進。其包沁扎哈沁人皆已

逃避。只搶得瑪木特駱駝一得木齊庫克新錫喇布六十餘戶。及牲畜等物此後並無追兵行走四十餘日到此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等奏擲特合吉阿睦爾撒納等携帶眷屬四千餘戶前來投誠阿睦爾撒納係進噶爾大台吉今與達瓦齊離異輸誠歸順深可嘉憫。着員子扎拉豐阿帶乾清門侍衛德善齎福等賫賞賚之物前往降旨再令薩喇爾自軍營前往迎勞阿睦爾撒納頒以恩賞將來冬令朕自盛京回鑾時仍派玉保照管阿睦爾撒納帶至熱河並令彼瞻仰乘此便道將塞卜騰亦帶至熱河並傳諭玉保前往軍營辦理阿睦爾撒納等安插游牧事務。俟應來時候諭旨遵行。阿睦爾撒納係何等人。相見時有何言辭應詰問之處。照管游牧。辦理事務。

命將軍策楞等停止遷移策凌等游牧。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奏喀爾喀地方寒冷且無貿易。請將策凌等游牧移在歸化城大青山以內居住。現今巴朗在逃若再如此辦理。不但使新降之人驚疑怔愛。亦非辦理準噶爾之本意。著傳諭策楞令策凌等仍在扎克拜達里克居住。毋庸向內遷移。

戊戌。

命賞給員外郎唐喀祿副都統職銜。會同侍郎玉保前往軍營辦理阿睦爾撒納等安插游牧事務。

己亥。

議西北兩路軍需馬駝事宜。

軍機大臣奏言。分送西北兩路軍需馬駝一案。

臣等原議西北兩路共備馬十六萬匹派出大
臣侍衛蒙古王額駙等業經各處採買今卓索
圖昭烏達兩處馬匹牲畜俱已買齊其餘有辦
得過半者亦有尚未報到者若待採買齊備始
議分送則水草荒枯於馬匹無益所有採買未
得之處現在行文嚴行催取外今將已買馬匹
酌量兩路分派即令解送查西路應行預備馬
六萬匹由該省營馬及山東山西解送馬弁青
海等處採買馬匹共三萬五六千匹外應解馬
二萬五千匹伊克招烏蘭察卜兩處與西路相
近該二處所買馬二萬匹交該盟長等即派官
兵乘水草分起陸續起程解送西路餘俟西林
郭勒馬匹買得時於西南交界處就近揀選五
千匹一併交與解送伊克招馬匹之扎薩克官
兵送至寧夏橫城等處交給其駝隻該處現有
七千餘隻約已敷用今永常所奏須用數萬駝
隻之處辦理殊未安協經臣等議駁應俟永常
覆奏到時另議北路所用馬十萬餘匹駝一萬
隻除軍營現存馬匹駝隻及交額林沁多爾濟
莫爾渾兩處採買共馬六萬六千餘匹駝七千
餘隻應用外現在昭烏達卓索圖兩處所買馬
二萬一千餘匹并哲里木所買馬一萬匹疾速
購買亦令陸續起程解送北路軍營其由內扎
薩克各處採買駝羊俱着解送北路備用每一
會盟處派扎薩克一員同官兵加意牧養如有
疲瘦倒斃責令賠補若能安協解送奏明交部
議敘奏入報
聞

庚子。

命籌辦接濟降人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等奏七月初八日阿睦爾撒納已進卡倫其兵五千餘名婦女人衆約共二萬餘口請簡派大臣帶領蒙古王等照看辦理等語昨聞阿睦爾撒納歸順已特派侍郎玉保並賞給唐喀祿副都統衔同往料理伊等游牧事務俟玉保到時令同努三得親扎卜等悉心經理阿睦爾撒納領兵至五千餘名人口衆多口糧必至不繼着將軍營所有牲畜及歸化城運到米石併軍營存貯糧餉內酌量動用賞給若必俟奏聞後賞給恐已緩不濟事。策楞等即曉諭朕嘉惠伊等遠方輸誠納款之意一面給發一面奏聞再阿睦爾撒納等帶來牲畜馬匹自必疲乏策楞等亦應善為曉諭令其加意牧放以備明年進兵之用其食用所需牲畜另於軍營預備羊隻內給發亦於軍務有益着將此傳諭策楞舒赫德公同商酌辦理。

辛丑。

定邊左副將軍策楞等奏籌辦安插降人事宜。

策楞等奏言現在阿睦爾撒納等來降若安插在烏里雅蘇台附近鄂爾海西喇烏蘇等處地方令臣等帶兵前進在科卜多等處居住將卡倫展至阿爾台山梁則烏里雅蘇台是迫準噶爾大路衝要之處應糧餉軍器馬匹牲畜俱在迴圍近處似此重要地方斷不宜令伊等駐劄又此等新降之人常有逃亡倘小事若將明年進兵之事洩漏則一年之間俱可

預備安協與明年進兵之事有礙且安撫投誠之人更須從長計議明年濟夷事定後自可令其前往舊游牧但亦尚需經理今此一年內養育二萬餘口若照辦理策凌策凌烏巴什等之例支給牛羊等項則喀爾喀地方不能有此寬餘牲畜倘欲給米石則現今存貯以及輓運之米尚不敷明年軍需之用不能支給伊等臣等公同商酌若安插在喀爾喀王策凌拜都卜游牧之南蘇尼特地方與四子等旗接壤地方則距歸化城張家口獨石口甚近伊等以

皇上賞賜銀兩就近兌換食物甚爲便易請俟阿睦爾撒納到軍營日諭以

皇上恩綸照策凌等初到接濟口糧之例分給騾馬牛羊挑其可用之兵將阿睦爾撒納等大台吉一并留在軍營令共守候

諭旨外其餘老少子女俱令攜帶接濟口糧即移至所指地方祈

皇上另派通曉蒙古事務大臣前往照管安插辦理似此大事臣等理應恭候

諭旨但蒙古地方霜雪甚早若不乘早而行水草一枯又至遲滯臣等商酌已定一面陳奏一面俟阿睦爾撒納等進卡之後即照此辦理奏入

上諭曰策楞等辦理此事甚屬錯謬阿睦爾撒納等係遠方新歸之人豈有將伊妻子如此分散之理此必舒赫德意見策楞從而附會耳此旨到時無論阿睦爾撒納等妻子已經起程與否着即行撤回令其會集一處在烏里雅蘇台附近地方游牧居住又

諭曰。策楞等請將新降阿睦爾撒納等眷屬分駐於
戈壁以內。留其爲首台吉及兵丁等於軍營以備
遣用。已將辦理錯謬之處指示斥駁。此事策楞舒
赫德不知是何居心。乖張繆戾。實爲朕所不料。即
云一時錯誤亦不應出乎情理。至於此極。試思遠
方歸順之人。尚未知內地作何安插。乃甫經歸命
即將其父母妻子發遣留伊本身於軍營。伊心豈
有不生疑懼。不知將伊眷屬作何發落。今策楞舒

赫德等辦理軍營重務。其意只欲安居無事。若將
此等新降之人。未經承受朕恩以前。即如此處置。
倘或心生怨望。激成事端。伊二人又將如何辦理。
即爲籌畫伊等口糧起見。亦當請旨。暫爲酌撥。若
因口糧一時難至。則遷移如許戶口。又豈能不支
給牲畜行糧。現在更如何辦給乎。即或不然。俟阿
睦爾撒納到卡以後。公同商議。再行奏請。亦不爲
遲。乃亟亟奏聞。且云一面已經辦理。聞之實可駭
異。總因策楞舒赫德全無勇往辦事之心。一味畏
葸怯懦。必欲壞國家大事。其居心尚可問耶。伊二
人究係何人主見。着即明白回奏。若以公同商議
含糊掩飾。斷難逃朕洞鑒。

定邊左副將軍策楞等疏奏停止往追逃人巴
朗及辦理烏梁海事宜。

策楞等奏言臣等與塞卜騰及薩喇爾等商辦
追趕巴朗及驅逐烏梁海之事。據塞卜騰稱今
距明年進兵時尚有一年。倘將烏梁海即行辦
理。達瓦齊得信預備。於進兵之事轉無裨益。今
即爲籌畫伊等口糧。起見。亦當請旨。暫爲酌撥。若
保性命。各自逃遁。斷無幫助達瓦齊及爲送信

之事。現在似可置之不辦。至逃入巴朗已潛逃一月有餘。定已回至伊犁達瓦齊處。往追必不能及。亦可無庸前追。薩喇爾亦以巴朗在逃已久追亦無及為言。奏入。報聞。

癸卯。

訓諭將軍策楞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等奏阿睦爾撒納見努三成袞扎布告稱同伊投降人內有落後千餘戶懇求遣兵迎接。策楞等聞知此語。即應速為辦理。乃奏請俟明年大兵進勦時再行籌辦。所見甚屬舛謬。此等落後之人。俟至來年。安能保其無意外之事。阿睦爾撒納懇切求救情實可憫。策楞等縱不能如期聽仰。惟令其差親信台吉宰桑等會同薩喇爾前往速為迎接。其如何議辦之處。即行奏聞。策楞舒赫德辦理畏怯不堪。著嚴行申飭。

丙午。

諭阿睦爾撒納大皇帝念爾初到勞苦。暫為安息。且已遣侍郎玉保前赴軍營帶往熱河召見。封爵筵宴諸事俱照策凌等之例加恩。若親往迎接。即不能如期聽仰。惟令其差親信台吉宰桑等會同薩喇爾前往速為迎接。其如何議辦之處。即行奏聞。策楞舒赫德辦理畏怯不堪。著嚴行申飭。

命班第爲定邊左副將軍革將軍策楞倘書舒赫德
職仍留軍營効力。
上諭內閣曰。舒赫德自去年命往北路軍營所辦諸
事動輒乖張。其查拿瑪木特擅入卡倫一案。有準
噶爾扎那噶爾布差人投書詢問。舒赫德並不奏
聞請旨。竟擅自致書達瓦齊。其舉動冒昧。實出意
外。朕彼時降旨嚴行申飭。及來京時面加訓諭。伊
亦自知錯謬。因未行治罪。嗣因策凌策凌烏巴什
歸誠。知準噶爾篡奪相仍。人心離散。實有可乘之
機。特命策楞爲定邊左副將軍。並令舒赫德協同
辦理。舒赫德在熱河面領訓誨指授極爲詳明。伊
二人自到軍營畏葸猜疑毫無籌畫。凡所部署事

與卬噶馬匹。前往救應接取。成袞扎布薩喇爾努
三俱以爲可行。而策楞舒赫德悉堅執不允。薩喇
爾係熟悉彼處情形之人。既以爲可行。伊二人必
欲執拗不知其出何肺腑。方今準夷疊遭內亂所
屬部落卬關內附者接踵而至。此正可以大示懷

柔永綏邊境之時。策楞舒赫德身膺重寄。何顛倒舛謬至於此極。葢舒赫德因朕有十月間令伊進京之旨。遂一切苟且辦理。其不肯接濟阿睦爾撒納者恐致遷延不得歸家之故。且前此致書達瓦齊一事朕未加重譴。又自以同列大臣才具大率與彼相若。而伊親信已久。即辦理不當。不過申飭議處。未有可代其任者。策楞雖素性粗率。胸無定見。乃亦竟每事附和。毫不顧事理之輕重。國家簡用大臣寄以專閫重任。而乖張僨事如此。實為深負朕恩。策楞舒赫德俱著革職。若即令回京轉得悠然事外。適合本心。着以閑散在參贊上効力贖罪。所有家產俱著籍沒。其子特通額。舒常俱着

威遠揚。使準噶爾聞風有願投誠者。卽行收納。
且可乘便將我等同來落後及被擄之人。全行
救出。並搶奪牲畜。爲我屬下人口糧。可以過冬。
現在達瓦齊處人雖尙有數萬。然並無一材能
之人。衆心瓦解。
大皇帝卽遣一人前往。衆心無不歸附。臣等諭以爾
等誠心向化。到此卽請兵進勦。以黃教頹廢羣

生罹患爲念。正合
大皇帝聖意。聞之必加褒獎。各封顯爵。俟明年事定
後仍令各歸本處安生樂業。但今始從遠方來
歸。尙未瞻仰
天顏。
諭旨亦未頒到。且爾等屬人。未免窮困。急須安撫。若
聖心亦必不忍。今時已七月。卽領兵前往。亦不能直
至伊犁。若不遵照
大皇帝諭旨。一舉成功。稍有聲張。使達瓦齊聞信預
備於事無益。自應欽奉
聖旨於明歲進兵。方爲盡善。阿睦爾撒納等。咸無異
辭。臣等細觀阿睦爾撒納之意。全欲向包沁扎
哈沁地方乘機搶奪。不但可以揚威兼可擄其

牲畜散給屬下人等。是以言之太易。若遽允其
請。恐今歲不能竣事。徒令準夷聞知預爲防備。
於明歲進兵大事有礙。是以公同商酌今年先
將阿睦爾撒納等辦理安插。仍俟明年各處兵
馬齊集再行進兵。較爲安協。奏入。報
聞。
甲寅。

陝甘總督孫思克疏報噶斯口外之貿易夷目阿濟伯克等已先期潛行回部。奏入報聞。

丁巳。

命兩江總督郭公容安面領指授。起軍營辦事。

上諭軍機大臣曰。年來準夷內亂頻仍。人心離散。屢有大隊輸誠內嚮。正可乘機辦理永救邊境。策楞舒赫德遇事乖張。性懦。已降旨革職。一時未得更替之人。因欲令尹繼善前往北路。今思尹繼善年逾六旬。此事亦恐非其所欲辦。徒致勉強僨事。鄂容安年力壯盛。勇敢有為。一切緊要機宜。或尚能曉暢克勝此任。着速起行在面領指授。所有兩江總督印務。即着尹繼善兼署。

庚申。

厄魯特逃人伯克增特正法。

定邊左副將軍策楞等奏言。伯克增特與巴朗等同逃。旋經擒獲。臣等審訊據供。出從前巴朗賫卜尼瑪齊崖等潛謀脫逃。往投達瓦齊後策凌孟克投誠時。行至中途。即與伊弟巴雅爾及宰桑濟爾哈朗達爾扎達瓦那木凱

凌孟克前往贍仰天顏時。欲將巴朗巴雅爾一同帶往。巴朗不願同行。是以未去。策凌孟克恐伊等脫逃。因將巴雅爾宰桑濟爾哈朗達爾扎達瓦齊崖等帶往。臨行時。巴雅爾將馬二十匹。人五戶。託巴朗帶領居住。且約欲往何處即行帶往。明年必來尋覓同居。至巴朗逃後。囑伯克增特回告巴

雅爾黨撰爾哈朗等。我現由哈卜塔克拜塔克逃往。巴雅爾黨等可即遇便尋來等語。伯克增特本與巴朗同逃。又爲送信勾引他人情殊可惡。請將伯克增特在軍營正法。其巴雅爾黨等既有商議同逃情事。已密咨麒麟保等加意防範。奏入。上從之。

壬戌。命停派宣大兩鎮兵丁。上諭軍機大臣曰。北路進勦官兵。原派三萬名。今該處又有新降厄魯特等咸願出力報効。合計兵數已屬有餘。所有宣大兩鎮砲手兵一千名着停其派往。

丁卯。命阿睦爾撒納等移至鄂爾昆等處游牧。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等奏現在烏里雅蘇台地方水草漸枯。時亦寒冷。應照阿睦爾撒納等所請交與努三得親扎卜。令伊等移至鄂爾昆塔米爾等處游牧。着照所請。即令移至鄂爾昆等處居住。其照管伊等毋庸派努三前往。即令舒赫德同得親扎卜前去照管。軍營事務舒赫德不必管理。

命賞給阿睦爾撒納等銀兩有差。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奏稱明年大兵進勦時。阿睦爾撒納納默庫等各帶伊等兵丁効力行走。經朕降旨照伊等所請行。阿睦爾撒納等屬下之人新來投誠。生計艱窘。應賞給伊等辦裘銀兩。着即行給與。俾得從容備辦。阿睦爾撒納照策凌之例

賞銀二千兩。詔默庫班珠爾照策凌烏巴什之例賞銀一千八百兩。於軍營存貯錢糧內動支。即行給與。其餘台吉等俟到熱河派定出兵之人。再行賞給。

庚午。

命賞阿睦爾撒納等牛馬羊隻有差。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等款關內附。現受厚恩。伊等初到聞其生計艱窘。牲畜損傷深堪軫念。着加恩賞阿睦爾撒納牛馬一百匹。羊三百隻。詔默庫班珠爾各賞牛馬八十匹。羊二百隻。其餘台吉吉扎木參等八人俱各賞牛馬二十匹。羊一百隻。以資養贍。

辛酉。

訓諭永常預辦明歲軍行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永常奏明歲大兵齊集。自嘉峪關至哈密。應分路前往。所有沿途道路并挑挖井泉。以及到哈密後駐劄營盤牧放馬駝廠地。均須及時酌辦。以免臨期貽誤等語。官兵經過若遇戈壁水泉缺少之處。宜井應用不過偶一爲之。至於行走道路。駐劄營盤。牧放廠地。俱屬隨時辦理之事。若皆先事周章。則於軍行迅速之道轉有未協。且入夷境之後。誰爲預先料理此事耶。向來綠營習氣。每於此等事宜。經營籌辦。騰口說而費筆墨。徒致行走遲緩。總非切要機宜。永常此番統率官兵。正宜一洗綠營積習。務爲簡捷便利。一切隨時隨地。相機辦理。總以迅速遄行方爲允協。若仍蹈故習。必爲厄魯特兵所笑矣。將此傳諭永常知之。

癸酉。

命新降貝勒策凌孟克等在西路軍營辦事。
上諭軍機大臣曰。從前降旨。令貝勒策凌孟克塞卜
騰同王策凌領兵一千。前往阿爾台策應。今思策
凌烏巴什訥默庫俱屬年幼。策凌孟克係舊人。經
歷事務。若遣往西路於事有益。着將策凌孟克遣
往西路在參贊大臣上行走。策凌烏巴什訥默庫
着照策凌孟克一體在參贊大臣上行走。其從前
西路派出綠旗兵一萬名內着傳諭永常即行裁
減三千名。

命將軍班第等詳慎防範來降厄魯特人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等尚有相約同逃之語。不可不密行防
範。着傳諭班第等前後進哨爾來降之厄魯特等。
當於投到時詢明。如係策凌策凌烏巴什及阿睦
爾撒納等所屬之人。即應給與各台吉識認同住。
倘係策凌孟克所屬之人。其中恐有別情。或係巴
朗等使人暗通消息。或係達戎齊假作策凌孟克
之人。從中謀為詭詐。俱未可定。即應嚴加防守。遣
人送至京師安置。不可仍令歸入策凌孟克部內
居住致生事端。尤須密為籌辦。毋令策凌孟克知
覺。班第等務宜詳慎妥協辦理。

乙亥。

命永常等籌辦運貯軍糧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陝甘總督永常甘肅巡撫鄂昌
奏。西路一切軍需糧石。已經陸續購辦將次到齊。
可以轉運哈密等語。但思各處調遣之兵。明年三
四月始陸續到營。為期尚遠。此時哈密巡防兵丁。
僅止綠旗及回民人等。殊不足恃。若將一應軍糧

悉行運往哈密堆貯。則守禦未免單弱。恐準夷狡黠。或乘雪前來擾竊。轉足飽其所欲。雍正八年前事可鑒也。永常等所辦軍糧。宜從容緩運。分貯安西以內一帶地方。俟明歲大兵齊集之際。再行運往哈密。則程途既不甚遠。儘可源源接濟。而於防範之道更為周密。

乾隆十九年。秋九月。辛巳。

定邊左副將軍班第等奏報派兵收服烏梁海日期。

先是。將軍策楞等奏言。臣等商同阿睦爾撒納擬派喀爾喀兵五千五百名。阿睦爾撒納納默庫及策凌等兵各五百名。共兵七千名。於九月二十日內齊集烏里雅蘇台。十月內到科卜多探取信息。辦理烏梁海。若遇阿睦爾撒納之兄。及伊屬人等。即迎接前來。若烏梁海遠遁。請在哈道里海喇圖等處等候相機辦理。奏入。得旨。策楞等前後所奏總不相符。前稱七月內發兵辦理烏梁海。回時恐為雪所阻。推諉悞事。今又奏稱於九月二十日齊集前往。何以與前互相矛盾。且

辦理烏梁海是何大事。何必用兵至七千名之多。種種錯悞。殊堪髮指。此時若已遲悞。不如竟俟至明年大兵進勦時辦理。著傳諭班第等熟籌安辦。嗣經班第等奏稱參贊大臣薩喇爾等業已率領所派兵丁出卡前往。計此時正與賊游牧臨近之時。若再往諭令其撤回。恐賊衆知覺轉來堵截。殊多未便。現在薩喇爾等於八月二十四日領兵前進。臣等亦於二十五日自烏里雅蘇台起程前往卓克索接應。奏入。報聞。

癸未。

定邊左副將軍班第等疏奏牧放馬匹事宜。

班第等奏言。明歲進兵所需駝馬牛羊等項。現在陸續送到。時際冬春。須擇水草好處。善爲牧放以備臨時應用。現奉特旨派出舒赫德經理。臣等復公同商議。仍令額林沁多爾濟率同貝勒旺親扎卜等各帶本部落官兵前往翁金達什和碩地方。查收送到馬匹牲畜護送緩行。其牧放地方。查扎卜堆空圭等處冬令溫暖。水草充足。應令在該處牧放以收膘用。奏入。報

聞。

丙申。

侍郎玉保等奏報帶領新降台吉阿睦爾撒納等自軍營起程。前赴熱河入覲。

丁酉。

定邊左副將軍班第等奏報辦理烏梁海情形。

班第等奏言。九月初二日。有準噶爾烏梁海赤倫屬下烏拉克搶我兵博勒索克孔郭洪胡四人。到卡倫告稱我台吉達瓦齊。令我宰桑察達克車根圖布愼雅爾都四人。帶領一千餘戶。在索郭克察罕烏蘇索郭爾博羅布爾噶蘇等處居住。宰桑赤倫帶領二百餘戶。在吹地方居住。今宰桑遣我等前來。懇求仍令我等往舊游牧沙畢勒沙扎海淳爾沙扎海地方居住等語。查現在參贊大臣薩喇爾努三帶兵來卡倫時。應將此烏梁海嚴加看守。不致洩漏消息。並將烏拉克榜等送交薩喇爾等以備詢問。薩喇爾努三即會同貝勒青滾雜卜。班珠爾等商議。帶兵連夜前往。經行博托和尼溝地方。至初八日分為兩路。薩喇爾同貝子車木楚克扎布公策布登扎布布庫德濟特帶領兵一千八百名。在察罕烏蘇地方。往擊四宰桑游牧。努三同貝勒青滾雜卜台吉班珠爾普爾普帶領兵一千名。在吹阿勒和碩地方。往擊宰桑赤倫游牧。查此烏梁海等性最狡詐。今春驅逐伊等。言投順。實未歸誠。又同瑪木特擄掠阿睦爾撒納之妻子。並堵截投順

天朝人衆之路。尚思仍居舊日游牧。情殊可惡。理應大加懲創。以示罪威。臣當即諭令薩喇爾努三疾速進兵奮擊。掠其游牧。如遇阿睦爾撒納家口。即行奪回。伊等果畏威投順。再行相機酌辦。奏入。報聞。

已亥。

命派健銳營兵丁一千往西路調遣。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將新降厄魯特兵一千名派往西路。已降旨令於原派綠旗兵一萬名內裁減三千。此外著添派健銳營滿洲兵一千名。命往西路。再將綠旗兵裁減一千。其所派官弁毋庸裁減。照舊遣往。以備調遣。

冬十月丙午朔。

定邊左副將軍班第等奏報勦捕準噶爾烏梁海情形。

班第等奏言。九月初九日。參贊公策布登扎布等自科卜多河見有烏梁海踪跡。即分兵前進。擒宰桑車根等屬人三十餘口。即率兵追捕獲其二子。厄魯特台吉齊木庫爾德等伏思此次官兵直抵烏梁海巢穴。將賊人頭目戶口牲畜擒獲無算。仰天威奏功迅速。臣等即行文薩喇爾努三等。令將科布多所屬之烏梁海宰桑烏勒木濟伯勒克和特等文擒獲二十餘人。續據參贊大臣烏爾登亦於九月初九日。帶兵於索郭克地方。接應參贊大臣薩喇爾。薩喇爾先已得勝。計擒男婦老少四五十人。獲馬匹牛羊甚夥。又據參贊大臣努三青滾雜卜班珠爾普爾普等帶兵於初八日。至喀喇莽鶻地方。分兵前進。於初九日。至赤倫所居吹地方。奮力往捕。宰桑赤倫及其所屬四得木齊家口。俱行擒獲。又將雅爾都所屬一得秦家口擒獲。

詢問瑪木特踪跡。據稱八月間往額爾齊斯等語。現今所得烏梁海戶口。約計一千數百口。四項牲畜共有數萬。臣等伏思此次官兵直抵烏梁海巢穴。將賊人頭目戶口牲畜擒獲無算。仰天威奏功迅速。臣等即行文薩喇爾努三等。令將科

卜多河源巴斯庫斯等處居住之烏梁海。乘勝勦捕。仍探聽瑪木特巴朗等信息。即行擒擊外。將現獲之烏梁海等解送內地。其恭順投降者。留其妻子給與度日牲畜居住。擒獲子女牲畜。俱被通瑪木特掠去。應供行送入卡倫。其阿睦爾撒納屬下被擄子女。今奪回者。即行給與。奏入。報聞。

庚申。

命喀爾喀副將軍額林沁多爾濟為西路參贊大臣。暫回游牧。馳驛來京面領指授。前往辦事。

癸酉。

定邊左副將軍班第等奏報擒獲準噶爾宰桑班第等奏言。據參贊大臣薩喇爾等報稱十月十二日。遣人哨探得兩瑪木特巴朗等信息。即行擒擊外。托輝之下游諾海克卜特爾地方居住。並知庫克新瑪木特家產牲畜。俱被通瑪木特掠去。應先擒通瑪木特。再將庫克新瑪木特。從前釋放恩之處。一一聲罪曉諭俾知畏服。噶喇爾同班珠爾等率領官兵。繞出烏蘭山之後。奮勇直入。即將通瑪木特擒獲。并查拏得伊屬下人。約計百名。即尋獲庫克新瑪木特令伊屬下得木齊等招撫所部人衆。俱各收服。參贊大臣努三等帶領官兵。前至額里音淖爾。喀喇烏蘇地方。共擒獲扎哈沁包沁噶勒雜特兵一百五十餘人。領兵居住為首之達什敦多卜亦被擒獲。薩喇爾等

遵照
諭旨。歷數庫克新瑪木特之罪。據伊告稱從前原欲
投順
天朝。已遣人告知卡倫侍衛。後因節次有事爲達瓦
齊差遣。未得其便。且我子又在達瓦齊處是以
未果。今正欲將通瑪木特游牧搶奪。由奇蘭遷
至布拉罕進內投誠。反被通瑪木特設計。將我
擒拏。如果無投降之意。如何往搶通瑪木特。急
遷至布拉罕。今我等不便在此居住。懇請移入
卡倫等語。遂將兩瑪木特派員解送軍營。將伊
等戶口及牲畜等項。俱移至庫卜克爾克勒地
方安置。臣等伏思此次收獲烏梁海之後。即欲
前進擒拏兩瑪木特。緣附近庫列崗嶺雪大難
行。惟索勒畢嶺一帶路徑尚無大雪。可以行走。

惟恐瑪木特等聞知烏梁海信息。逃避遠遁。正
在商量行止。適聞瑪木特移住索勒畢嶺之附
近布拉罕察罕托輝地方之信。即行進兵。而我
兵未進之先。庫克新瑪木特已被通瑪木特擒
拏。其所屬扎哈沁人等俱已離心。毫無準備。我
兵前進。如履無人之地。將兩瑪木特並行擒獲。
此皆仰賴
聖主威福。故能剋期集事。而準噶爾之背逆相仍。不
煩兵力。明歲大兵在止。成功早可預卜。奏入。
上諭大學士曰。班第自到軍營以來。辦理諸事。俱合
機宜。奮勇果斷。是以先經進兵擒獲阿爾台以內
居住之準噶爾烏梁海等桑寨三人。收戶口千餘。今
復遣兵由彼越索勒畢嶺。進至布拉罕之察罕托
輝額貝和碩地方。將準噶爾宰桑庫克新瑪木特

通瑪木特悉行擒獲。收厄魯特兵一百五十餘名。
我兵並未傷損一人。此皆班第實心奮勉調遣合
宜所致。深屬可嘉。班第著賞給世襲子爵。補授正
黃旗領侍衛內大臣。仍賞銀一千兩。薩喇爾感戴
朕恩。遇事奮勇効力。此次皆由伊首先進取克成
此功。尤當加以殊恩。薩喇爾亦著賞給世襲子爵。
補授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又

諭曰。此次辦理烏梁海及擒擊瑪木特諸事。因策楞
舒赫德有心畏縮。阻撓軍務。是以將伊等革職。伊
子俱交刑部監禁。無知之徒。尚有以幼兒爲可憫
者。今班第到軍營以來。遵朕諭旨。相度機宜。奮勉
進兵收獲烏梁海二千餘戶。詢知兩瑪木特居址。
之近。不致一名漏網。俱被擒獲。則二人
奮勇衝寒而進。
從前畏縮無能種種悖謬之處。愈覺可恨。伊二人
之罪俟班第凱旋時。再行定奪外。策楞之子
特英額著發往莊浪特勝額發往江寧。特清額發
往杭州。特成額發往西安。特松額發往青州。舒赫
德之子舒寧發往涼州。舒安發往成都。披甲効力
贖罪。

甲戌。

宣諭中外用兵事宜。

上論大學士曰。準噶爾本元朝臣僕。竄處西北。恃其
皇祖聖祖仁皇帝三次
親征。肅清沙漠。
皇考世宗憲皇帝時策妄阿喇布坦父子濟惡。仍肆跳
梁。
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及朕嗣統當

皇考降旨撤兵之後。而噶爾丹策零遵守定界。遣使請安。求通貿易。朕特加恩俯准。以示懷柔。迨噶爾丹策零物故。其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爲孽兄喇嘛達爾扎所殺。而喇嘛達爾扎復爲達瓦齊所弒。在喇嘛達爾扎雖承緒不正。尚屬噶爾丹策零之子。至達瓦齊則簒竊亂臣耳。乃今年夏間遣使來京。仍請赴藏熬茶。覘然以噶爾丹策零自處。試思堂堂大清。中外一統。而夷部亂臣。妄思視同與國。此其逆天悖理。爲何如耶。上年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策凌烏巴什等率衆來降。今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又舉部內附。斯均窮蹙來歸之人。朕爲天下共主。兼覆並載。既無拒而不納之理。而喀爾喀內地俾此輩數萬。衆仰食聚處。將來滋生蕃庶。亦豈久安善策。朕於達瓦齊初無興師問罪之意。而事會所至。捨之理勢實有不得不從長經理者。

昔

皇考初議緩兵。籌畫尚在未定。予蒙召同果毅親王等及軍機大臣。咨度再三。並諭以此時不罷兵。則成功尚未可期。此時若遽罷文恐後人以爲憝已勞之功。彼時予嵐以當罷爲請。

聖意乃定。二十年來邊圍晏然。甲兵不試。固朕初心。即策凌等始至時朕尚無意及此。奈達瓦齊衆叛親離。即關踵至。此皆

上蒼默佑。有不期然而然者。我滿洲舊俗尚義急公。一

開用兵無論老壯。咸以不得與爲恥。承平日久習於浮論。坐失機宜。即

於安安。振甲執兵。衝鋒陷陣。不免視爲畏途。然以

應行之事值可乘之時而牽於

亦斷斷不肯出此也。從前策楞舒赫德瀕興北路軍務。乖張怯懦。種種不合。皆由存畏難之見。思以退縮自全。是以重治其罪。今班第奉命前往。酋勇果斷。旬月之間。收獲烏梁海數千戶口。牲畜甚多。又將準噶爾宰桑庫克新瑪木特逋瑪木特悉行擒獲。又得戶口牲畜無算。使策楞舒赫德於七八月間。即能如此。其成功豈不更為迅速。亦必有不僅止於此者。班第薩喇爾已俱授為領侍衛內大臣。並各賞給世襲子爵。以為大臣實心任事者勸。策楞舒赫德應得之罪。俟班第議奏到日另行降旨。其在京諸子及歲者俱發往各省駐防披甲當差。朕辦理政務。信賞必罰。一秉至公。毫無成見。亦並不為悠悠之論所奪。特將此番用兵始末及在事諸臣功罪。宣示中外知之。

十一月。丁丑。

命侍郎吳達善查看自京至哈密臺站事務。

上諭大學士曰。明年派往西路官兵經行臺站。關係緊要。已令各督撫派委司道大員於本省專司其事。但自京抵哈密路經七十餘站。必得大臣經理。屆期著派侍郎吳達善往來查看。以專責成。

己卯。

命續來投誠之台吉阿卜達什歸阿睦爾撒納部內居住。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等奏稱。同兩瑪木特來歸之克爾努特台吉阿卜達什。原同伊弟巴圖爾帶領戶口前來。因被哈薩克錫喇人等搶擄。暫居扎哈沁地方。今因擒獲瑪木特。前來歸誠等語。阿卜達什原與阿睦爾撒納等同來投順。因馬力疲乏

不前。中途又被劫掠。今既輸誠款附。亦當加恩。著傳諭班第酌賞阿卜達什緞疋。並照扎薩克台吉職銜。辦給行糧牲畜。歸於阿睦爾撒納部內。一并居住。

癸未。

命覓兒策楞。舒赫德等治罪。仍留軍營効力。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舒赫德俱係身受重恩之人。

乃自到軍營以來。畏懦退縮。辦事乖謬。朕原降諭旨令班第取具伊二人供詞。奏到日再行治罪。今覽班第奏摺。伊二人自認重罪。俯首無辭。若論軍法。當即在軍營正法示衆。但朕念其平日差遣奮勉。在內廷行走有年。著格外施恩。免其正法。仍留軍前効力贖罪。至於明歲大兵進征之時。策楞。舒赫德俱不必同往。所有糧餉事務。著派永貴。溫福隨同辦理。

丁亥。

新降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入覲於熱河

避暑山莊。

賜宴賞賚有差。

戊子。

命加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都爾伯特台吉班珠爾等。皆準噶爾采帥。

上諭大學士曰。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封號。

吉訥默庫和碩特台吉班珠爾等。皆準噶爾采帥。

命加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都爾伯特台吉班珠爾等封號。

上諭大學士曰。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封號。

吉訥默庫和碩特台吉班珠爾等封為郡王。都爾伯特台吉噶爾藏多爾濟。巴圖博羅特輝特台吉扎木蘇齊木庫爾

封爲貝勒都爾伯特台吉布圖克森額爾德尼雜
墨雲丹。輝特台吉德濟特普爾普克什克封爲貝
子。輝特台吉根敦扎卜固木扎卜都爾伯特台吉
布顏特古斯孟克博羅特和碩特台吉納噶查封
爲公。都爾伯特台吉烏巴什伯勒克輝特台吉伊
什克什克特封爲頭等台吉。均授爲扎薩克。管束
所部人戶。其如何編次旗分佐領補授官職之處。

著該部照例辦理。阿睦爾撒納等受朕恩育。務將
爾等果能仰副朕心。遵循訓旨。則永沐朕恩。於無
既矣。慎之毋怠。

己丑。

命陝甘兩省出征官兵預行支給廉餉。

上諭大學士曰。劉統勳奏請將陝甘兩省出征滿洲、
前支領。著照所請准其預行支給以裕戎行。

新降厄魯特台吉阿卜達什達什在軍前効力。
許之。

辛卯。

命安插隨同巴朗潛逃之沙拜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奏。收服扎哈沁人內。查出
扎爾令同策凌等查明辦理。沙拜等既已投誠。又
同巴朗潛逃。情殊可惡。亦不必查問。即著押解來
京。發往廣東福建煙熱地方安插。

壬辰。

命侍衛圖倫楚帶同新降等喀桑達克領兵追捕逃
人巴朗。

上諭軍機大臣曰。逃人巴朗所在地方詢問新降宰桑察達克。據稱離我前者進兵之地甚近若未避去給兵五百情願前往擒拏巴朗於進兵時未必不遠避。今我兵已回。必仍回至原地。著派侍衛岡倫楚帶同察達克馳驛前往。由單營揀派兵丁急速前進。務期擒獲巴朗以彰國法。若傳諭班第等就近選派精兵五百名多給馬匹駝隻再派瑪木特賞下兵二百名預為整備。俟岡倫楚察達克到日。即行帶領起程。

命收服扎哈沁人等不必遷移內地居住。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奏請將收服之扎哈沁人等遷至內地扎卜堪庫克嶺等處居住。此事斷不可行。伊等如此辦理者。特慮扎哈沁人內有存二心之人。潛行逃竄。又慮噶勒雜特哈薩克錫喇兵來搶奪之故。此皆未審事之機宜。所慮殊屬過當。我兵未收服烏梁海扎哈沁之前。或恐新降人等逃往送信。理宜防範。今策凌阿時睦爾撒納俱已來降。又將烏梁海扎哈沁人等收服準夷全部。早有見聞。不但一二不足信之人。逃往原不足惜。即使洩漏信息。彼知我收其屬部。明年兩路進兵。大加征勦。不過愈加驚怯耳。更有何慮。若恐其遣兵搶

奪。即達瓦齊發兵前來。若人數不多。我兵以逸待勞。儘堪勦滅。即能以大力搶回扎哈沁。不過如我未收扎哈沁而已。於我未為傷損。而轉可以試看達瓦齊之力量。明年易於進兵。今方欲辦理準夷。若將投誠之人。均如此遷居內地。明年進大兵時。人等仍令居住齋拉罕地方。斷不必移至內地。

庚子。

勑飭劉統勳鄂昌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劉統勳等奏酌帶貿需一摺內稱準噶爾頭目。如果有交納軍器。實心向化者。應酌予賞賚等語。所奏非是。準夷投誠人衆。所帶軍器。若令其一一交納。則是激之使反。拒之使不來。既阻其向化之心。復啓其疑貳之漸。爲有如此辦理之法。若果應行獎賞。則當其率衆歸誠。朕自格外加恩。如近日北路之阿睦爾撒納等來降。何嘗不厚加寵錫。如以其投降交納軍器。即行議賞。則是以幣賄誘之來降。幾似利其所有而爲之矣。此從前岳鍾琪等辦理錯繆。豈可復踵前弊。劉統勳原係漢人。軍務非所諳練。鄂昌外任年久。乃亦漸染綠營惡習。爲此陳奏。甚屬不合。著飭行。

十二月。丁未。

命釋放擒獲噶勒雜特包沁人等。

定邊左副將軍班第奏言。參贊大臣薩喇爾隊內擒獲準噶爾噶勒雜特包沁人等一百五十餘人。臣等遵

旨賞給口糧牲畜。令參贊大臣努三曉諭釋放。噶勒雜特包沁人等叩謝

天恩。告稱我等原係被擄之人。今蒙

大皇帝格外隆恩放歸。回時遍告衆人。情願同來歸順。隨派人加意照看放出卡倫。奏入報聞。

戊申。

頒發將軍班第等印信。

上諭大學士曰。班第著給與定北將軍印信。其現有

定邊左副將軍印信著給與阿睦爾撒納。永常著給與定西將軍印信。其新鑄定邊右副將軍印信。著給與薩喇爾。

癸丑。

定北將軍班第等奏報安插烏梁海及扎哈沁人等事宜。

班第等奏言。臣等派扎薩克一等台吉三都卜多爾濟等照看新收烏梁海。遷移居住。共計新收烏梁海四百四十五戶。一千六百七十八口。據三都卜多爾濟文稱。於十一月初一日。行至特斯鄂衣渾等處游牧。交與和托輝特貝勒青滾雜卜旗內照看居住之台吉班扎喇克察等。

之察哈爾喀爾喀和托輝特兵丁。亦著班第等酌量賞賜。俾班第等議奏。得旨。著實給班珠爾錢一千兩。扎木參齊木庫爾各五百兩。德濟特普爾普各三百兩。其餘小台吉等各賞給一百兩。其厄魯特宰桑察哈爾總管喀爾喀和托輝特台吉等俱分別賞給緞疋銀兩有差。復

參贊大臣努三。照看安插。奏入。報聞。

甲寅。

命議敘收服烏梁海等軍營効力人員。

先是奉

旨。此次收服烏梁海等効力行走之王公台吉大臣官員兵丁等。著將軍班第查明請旨議敘。共派出

哈沁人等共六百二十二戶。二千三百五口。亦

旨加青滾雜卜郡王品級。車木楚克扎布貝勒品級。策布登扎布貝子品級。阿敏道副都統品級。烏爾登努三喀爾喀公恭格敦丹等俱從優議敘。

丙辰。

喀爾喀郡王桑寨多爾濟請在軍前効力。許之。

丁巳。

定北將軍班第赴京陛見。

命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前赴軍營會同阿睦爾撒納辦理事務。

甲子。

命劉統勳等籌辦馬匹糧運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議明歲大兵進勦之前。於二月下旬先遣精銳五六千人。輕騎前往略地。勦思兵行馬匹最關緊要。現在採買餵養及各營馬匹內膘分壯健。足供馳騁者。共有若干。可否得二萬之數。再馳隻膘壯者。可得若干。著傳諭劉統勳令其密速查明。即行馳奏。至軍糧一項。前令該督晉貯安西一帶。以進勦之期尚遠。而哈密防兵。恐不足恃也。今既刻期進勦。亦著陸續速行運赴軍營。以備支給裹帶之用。並

命總督鄂容安馳赴西路。協同劉統勳等公同辦理。

乙丑。

命減派西路領兵綠營官員。

上諭軍機大臣曰。西路領兵大員。前經派出豆斌等四人。今綠營兵已經裁減。統領無需多員。總兵李中楷著停其派往。其副將以下各員應隨兵數減

撤者。亦著一併減撤。

定議出征滿洲蒙古各項兵丁。晝一辦給口糧。

事宜。

定北將軍班第等遵

旨將出征滿洲蒙古各項兵丁應給口糧。酌議晝一

辦理具奏。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班第等查核從前糜給之數。

較今給與察哈爾之項。大略相仿。惟喀爾喀和

托輝特之兵。因去游牧近。比從前較少。今應俟

明年各路調兵前來。無論滿洲蒙古索倫巴爾

虎喀爾喀厄魯特俱一律按照定例給與糜給。

令其攜帶炒米炒麵牛羊乾肉並鹽菜銀兩。其

初到軍營安守候之時。亦照定例。每兵一名。每月

支給二十日米一斗六升六合。羊一隻。鹽菜銀

一兩五錢。至明年進兵時。止議給兩月乾糧。少

覺不足。現在於二月內先遣哨探兵前往。應令

其帶四月乾糧。以資口食。其現在軍營之察哈

爾兵。每月應給羊三隻。查軍營米石甚裕。應裁

去二隻。每月給二十日米。羊一隻。喀爾喀兵。仍

支給羊價銀二兩一錢。其聲援之喀爾喀兵丁。

既不進勦。仍給羊價銀七錢。俱應如班第所奏

行。並行文西路將軍等。亦照此晝一辦理。奏入。

上從之。

庚午。

命寬免出征察哈爾兵丁應賠馬匹。倒斃馬匹甚多。

上諭軍機大臣曰。察哈爾出征兵丁。倒斃馬匹。

理應查明著落賠補。今據薩喇爾奏稱察哈爾此

次辦理烏梁海揆瑪木特等事。往來行走。奮勉

效力。著有勞績。若喀爾喀去伊游牧甚近。行走尚易。且搏掠牲畜內。不無暗行偷竊。以抵倒斃之項。其察哈爾離伊游牧甚遠。搏掠牲畜。不敢絲毫隱匿。且倒斃俱屬實情。著將察哈爾應行賠補馬匹。施恩寬免。後不得援以爲例。

辛未。

定議各路官兵起程日期。

軍機大臣奏言。臣等原議派往西路之京城滿洲兵。定於明年正月十五日以前起程。其索倫巴爾虎哲里木等兵。俱隨後接續起程。發往北路之京城滿洲兵。定於明年二月初起程。其黑龍江兵。亦隨後接續起程。茲據管理順天府尹劉綸等文稱。索倫巴爾虎兵。於明年正月初一日起程。每間二日起行一隊。其派往西路之京城滿洲兵。及哲里木兵。共二千。分作四隊。俱接索倫巴爾虎兵之後。起程前往。派往北路之京城滿洲兵一千名。黑龍江兵二千名。分作六隊。自二月初三日起至十八日止。亦間兩日一隊。陸續起程。其在張家口預備分給北路官兵馳驅事務。現止達松阿一人。不敷辦理。請再派大臣一員前往。奏入得旨。張家口備辦馬駝事務。著派副都統鄂實前往。餘依議速行。

癸酉。

定北將軍班第疏奏大兵進勦事宜。

班第奏言。本月十五日。臣自烏里雅蘇台軍營

起程。行至推河。見阿睦爾撒納。將軍督應辦事宜。悉行曉示。并將明年二月間往額爾齊斯等處種地兵丁事宜。與之商酌。據阿睦爾撒納云。各路所調之兵。一時既不能齊集。但先明春往額爾齊斯種地。應先遣兵一萬。占據地方。種地牧馬。探聽信息。觀其形勢。如易於進取。即進和博克等處居住。分種地人一半。帶往彼處種地。續遣兵二萬。在後跟隨。乘勢即可前進。倘俟夏秋遣兵。彼處馬畜壯健。牛乳充足。成功稍難。臣告以現在派定征勦之兵。已到軍營及當準噶爾馬畜疲乏之際。不能抗拒。易於成功。可以如期而至者。僅六千有餘。其索

玉特等耕種之地。取用何處水泉。伊等深知。應令策凌策凌孟克屬下。派宰桑一員。種地人各五十名。將兵丁一同帶往。教以耕種。臣等公同商議。種地兵丁。應先遣往一萬名。其後隊續進之兵二萬名。亦即隨後整頓遣往。方為有益。現在察哈爾額魯特兵六千餘名。及喀爾喀扎薩克車凌烏巴什等。俱定於四月內方到。馬匹乾糧等項。亦不能一時備辦。量準噶爾伎倆已窮。衆心已叛。即率兵數千。號稱數萬。亦無不可。且如近日擒拏瑪木特時。不過二三千人。彼即驚惶無措。可見明年進兵。自屬易於成功。據阿睦爾撒納云。各路所調之兵。一萬帶往種地。察看情形。如易於進取。則乘機而行。否則駐額爾齊斯地方牧馬。以俟後隊。然畢竟後隊之兵。可以接續。乘機進取。更為妥協。再額爾齊斯等處地方。原係都爾伯特巴

在察哈爾喀爾喀厄魯特兵六千餘名。及喀爾喀扎薩克車凌烏巴什等。俱定於四月內方到。馬匹乾糧等項。亦不能一時備辦。量準噶爾伎倆已窮。衆心已叛。即率兵數千。號稱數萬。亦無不可。且如

公等自請帶往効力之兵。酌量帶往。既無庸官為辦理。而一萬之數。亦已具足。奏入。報聞。

乾隆二十年春正月丙子。

命尚書公達爾黨阿領兵速赴軍營。

上諭軍機大臣曰。達爾黨阿帶領索倫巴爾虎兵起程。從前原議於四月內齊集軍營。今兩路哨探兵。改期於二月內前進。著傳諭黑龍江將軍綽爾多。遴派妥人。追及達爾黨阿。令於所帶索倫巴爾虎兵內。酌挑二三百人。親帶遊行務於二月內前赴軍營。其餘兵丁亦令遄行速往。

陝西巡撫陳弘謀疏奏沿邊軍臺。增派員弁協濟馬匹事宜。

陳弘謀奏言。大兵進勦準夷。一應軍機文報。俱由沿邊軍臺馳送。查陝西境內計程九百五十五里。照雍正七年之例。安設正站九臺。腰站二

十臺。每正站止派干把總一員。專司馳送。兼管腰站事務。不免掣肘。今擬於正站添派文官一員。經管馬匹。腰站添派千把總一員。分司接遞。方得迅速。再正站馬三十匹。腰站馬十七匹。現在雖已敷用。但大兵出口以後。文報繁多。易於疲乏。擬於南路各驛馬內。酌撥馬匹。前赴沿邊一帶。每正腰站添馬四匹。暫時協濟應差。奏入。

報聞。

丁丑。

定軍營大臣奏事名次。

上諭軍機大臣曰。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帶領哨探兵由北路進勦。著參贊大臣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都統青滾雜卜。內大臣瑪木特。奉天將軍阿蘭泰。一同前進。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帶領哨探兵由西路進勦。著參贊大臣郡王班珠爾。都統哈爾哈善。一同前進。所有陳奏事件。北路著阿睦爾撒納為首。西路著薩喇爾為首。參贊大臣等俱著並列。應奏事件。一面奏聞。一面呈報將軍。兩路哨探兵會合一處。則令阿睦爾撒納為首。其續進大隊兵丁到日。北路著班第西路著永常為首。兩路大兵會合一處。遇有奏事。即著班第為首。

己卯。

命已派出兵扎薩克等無庸復派臺務。

上諭軍機大臣曰。軍臺雖屬緊要。而進兵所關尤重。今聞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奏管臺務名單。有調往西路之貝勒品級扎拉豐阿。內大臣鄂容安。一同前進所

郡王桑寨多爾濟等。著傳諭阿睦爾撒納等。所派
臺務之扎薩克。或能託伊親信之人代辦。則可。若
必須親往。於進兵之事。稍有掣肘。即另選扎薩克
辦理。其已派出兵之人。不必復派臺務。

庚辰。

命派內務府官一員。解棉甲一千件。送西路軍營。
諭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嚴飭各員。餧養應用馬匹。

上諭軍機大臣曰。陳弘謀奏北路解送馬匹。中多疲
乏。不足備甘省安臺之用。仍就西安督撫標馬及
挑存留省馬匹內。挑選解赴甘省應用。北路解送
馬匹既多疲瘦。即不用之備戰。而安臺遞送兵丁。
亦屬緊要。若不上緊餧養膘壯。正恐臨期有悞。現
在西路兵丁。已於正月初旬陸續起程。馬匹關係
緊要。著傳諭劉統勳嚴飭承辦各員。加緊倒餧。以
利遄行。勿致稍有遺悞。

辛巳。

議平定準噶爾善後事宜。
軍機大臣奏言。竊惟準噶爾部落。遠處絕域。騷
擾隣封。自康熙年間。兩路設兵防戍。用靖邊疆。
數年以來。伊部篡奪相尋。人人解體。策凌阿睦
爾撒納等。各率其屬。先後投誠。我

皇上怙冒之仁。視中外為一體。憫其來歸。加恩撫恤。
上蒼鴻貺。乘機兩路進勦。
王師所至。刻日蕩平。仍令投誠之人。各歸游牧。照舊
分封。俾得永享太平之福。而喀爾喀游牧地方
愈展。生計益豐。此誠
聖德覃敷。撫綏異域之盛會。臣等遵

旨。謹將善後事宜條列請
旨。一。準噶爾平定後。將四衛喇特台吉等戶口詳查。
於各台吉內。如何給與封爵。授爲扎薩克。及編
列旗分佐領。設立官員之處。俟班第等妥議請
旨外。其四衛喇特台吉等雖應指定四處。俾各帶屬
人駐劄。但四衛喇特之人。皆係散處。原無一姓
之人。應令安置各原住附近地方。彼此錯處。不
必將一姓之人。安置一處。一。回人等俱原有住
居耕種之地。每歲納貢於準噶爾。且有額徵賦

款。今準噶爾底定。回人等俱屬臣僕。其徵賦概
行蠲免。所納之貢。亦俱議減。內如吐魯番部落。
原係內地。嗣後應將吐魯番回目查出。安置吐
魯番地方。俾管轄所屬。瓜州居住之額敏和卓
屬下回人等。亦仍移於吐魯番安置。一。收服之
烏梁海等。既俱編列旗分佐領。俟收服汗哈屯
巴斯庫斯等處烏梁海時。亦請編列旗分佐領。
與舊服之烏梁海等。一同遷移安置各原地方。
將各處掌管之人。令班第等揀選具奏請
暫行安置。請將瑪木特與扎哈沁人衆。安置於
喀爾喀游牧之外。厄魯特台吉等所住地方之
內。則阿爾台以內多一薄籬。愈爲堅固至包沁
之人。既與扎哈沁人相近。亦應令瑪木特兼管。

奏入。
上從之。
癸未。
命查辦和通呼爾哈淖爾等處出征未回官兵及逃
亡者。

上諭軍機大臣曰。從前用兵和通呼爾哈淖爾等處時。我官兵征戰未歸。或尚有在準噶爾者。夫以臨陣被擄。偷生賊地。至大兵蕩平。方被查出。理應分晰明正典刑。此內如係兵丁及護軍校驍騎校等。即照同策凌阿睦爾撒納前來之滿洲等。仍給本人爲奴。如係大臣官員。非微賤者可比。若羅卜藏丹津巴濟茂海原任歸化城副都統袞布原任參領拉察卜等。俱係背叛之人。尤爲可惡。查出時即一面奏聞。一面派員解送來京。毋得令其脫逃自盡。至額駙策凌之子嗣。在伊游牧被擄與臨陣者不同。如或現在。自應請旨辦理。喀爾喀內有似此者亦照此例。其非臨陣被擄。自行逃往者。亦解送來京。儻係在彼處所生子孫。即照收服厄魯特例辦理。毋庸深究。將此傳諭兩路將軍大臣等知之。

臣等謹案信賞必罰。乃朝廷馭世之大柄。矧在軍行激勸所關。其用尤不容少假。我皇上於軍營任事諸大臣。下逮將校士卒。賞罰嚴明。無徼不當。如和通呼爾哈淖爾之役。其事已越數十年。而

聖慮周詳。申明軍紀。於前此臨陣被遮。偷生視息之徒。不令概邀寬典。凡即其中分別官員兵丁及本身子孫。斟酌情理。詳定科條。其罪在不救者。固不能倖逃。而情尚可原者。無不爲曲宥。至伊犁平定後。更

命軍機大臣及部臣等察核和通呼爾哈淖爾出征議敘世職人員。裁汰冒濫。以照覈實。洵乎仁至義盡。非獨一時之黜陟明。實足爲萬世之訓行法守也已。

命參贊大臣鄂容安。酌議平定準噶爾善後事宜。并留心察看薩喇爾。

上諭軍機大臣曰。爾等所議平定準噶爾善後事宜。著抄寄鄂容安。令其詳察彼處情形。應否如此辦理。或尚有應酌之處。即與阿睦爾撒納班第薩喇爾瑪木特等。會議具奏。再新厄魯特等進兵時。肆行搶掠。班第業經奏聞。朕亦早已曉諭阿睦爾撒納等。此次哨探兵前往。理宜加意禁止。薩喇爾之兄。現在彼處。如伊兄給伊微物。及伊屬下人略爲逢迎饋遺。可以無庸深究。若過分貪取牲隻。或擄掠婦女。鄂容安即以己意提撕。薩喇爾一經指示。自當斂戢。鄂容安其審擇輕重。留心辦理。

諭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安臺送兵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劉統勳奏接准廷議。西路兵丁於二月先進數千。但索倫兵自京至軍營。計程八十餘站。非兼程疾馳。勢難剋期而至。擬即日前往甘涼一帶。相度各站車騾馬匹情形等語。西路先進之兵。係厄魯特及甘涼滿洲兵。非索倫兵也。原議於三月初由軍營進發。是二月內即應齊集。而索倫等兵自京起程。長途按站次第前進。即使沿途車馬無悞。亦不能疾馳而至。劉統勳此奏似屬誤會。但第一二起索倫兵。業於正月初三等日起行。較原議已早半月。若至陝甘境內。再能稍爲變通。酌量趲行。令早至軍營。更爲有益。然亦不必改安臺站。多費周章。或致欲速轉遲。總以妥協遄行爲善。其甘涼等處滿漢官兵。俱當及早料理。照議分起速發。聽候調遣。所有起程日期。附摺奏聞。再現議大兵到日。俱駐巴里坤。另摺所奏火藥軍裝口

糧等項。卽應運至軍營。不必更駐哈密。該督可留心上緊督率辦理。以濟軍資。并傳諭鄂容安鄂昌等知之。

甲申。

命定北將軍班第諭阿睦爾撒納庫克新瑪木特等。和衷共事。

恭贊大臣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等奏言。據阿睦爾撒納云。庫克新瑪木特通瑪木特等。係軍前曾擄我游牧。我等先進之兵。原爲偵探達瓦威新收之人。而庫克新瑪木特。尤巧滑難信。從前曾擄我游牧。是以不願同行。但用人唯期於事有益。豈可因伊之言。卽爲停止。著將原摺并朕批示。俱抄寄班第。令將伊等調劑務同心協力。用奏膚功。不宜稍露形跡。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疏奏收獲包沁台吉。阿睦爾撒納等審訊情形。及安插事宜。

阿睦爾撒納等奏言副都統衙察達克侍衛圖克新瑪木特等進兵。奏入。得

倫楚文稱。帶兵前至包沁華額爾齊斯地方。包沁人等咸願歸降。隨將包沁之宰桑阿克珠爾。與數得泰人等收獲。并通瑪木特家口。交公恭格敦丹照管居住。包沁之得木齊和濟木瑚里。稱從前巴朗等在奇蘭居住。聞大兵來信。即逃往阿里克台地方。自華額爾齊斯至喀喇額爾齊斯奇蘭阿里克台等處。其間現有噶勒雜特二千餘人。又有都噶爾人衆居住。察達克現在領兵前往。擒拏巴朗。臣等以包沁乃布喬特回人種類。與烏英齊博東齊甚近。若爲日稍久。知我兵少。難保無虞。隨令副都統衛阿敏道。酌帶兵一二百名。往迎恭格敦丹。將收獲包沁人等。還至齋拉罕地方居住。並據照管扎哈沁游牧之侍衛蒙固勒等文稱。扎哈沁之得木齊瑚爾海齊。拏獲跟隨巴朗潛逃之納瑪林。詢知巴朗逃時。將伊逼勒同逃。及到彼處。即欲歸降。故來扎哈沁居住。數月來並未見巴朗。有包沁人顏達什。自伊犁來納瑪林向伊詢問。據顏達什云。在齋爾地方。遇見台吉巴特瑪車凌額林沁。及阿睦爾撒納之宰桑默克勒齊三人。帶領哈薩克兵。將我牲口擄去。現聞去擒達瓦齊。至兵由何路來。及巳拏獲達瓦齊與否。實俱不知。臣等以顏達什由伊犁回。又途遇哈薩克兵。準噶爾現在情形。伊必悉知。即令阿敏道將顏達什并察達克等所擒庫綳二人。解送軍營。詢問準噶爾情形。以知虛實。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將新收包沁人等。安

揮齊拉罕甚是。將來招服噶勒雜特人等。亦著照此辦理。朕從前惟聞阿睦爾撒納征戰甚勇。今閱伊所奏。如令顏達什庫穌前來。詢問準噶爾情形。及發兵接濟察達克等。甚合機宜。朕深嘉之。察達克等不費一矢。即收服包沁人衆。顏達什復稱巴特瑪車凌。帶領哈薩克兵往討達瓦齊。看來準噶爾內亂。計窮力竭。我兵神速。即可成功。今若度量情形可無庸會合西路之兵。即揀選精兵數千。於二月中旬奮勇深入。更覺易於集事。著交與阿睦爾撒納酌量辦理。察達克此次收服包沁人衆。及往擒巴朗等。殊屬奮勉。其人亦頗誠實。除烏梁海兵丁。不必派往外。伊身及伊所帶曾經効力之烏梁海二十人。仍帶領前進可即傳諭阿睦爾撒納知之。隨

命察達克實授副都統圖倫楚爲頭等侍衛。尋郭爾扎木禪。爲二等侍衛。

命賞給散秩大臣通瑪木特治喪銀兩。並揀選伊子襲職。

上諭軍機大臣曰。通瑪木特爲人誠實恭敬。朕甚嘉悅。是以加恩授爲散秩大臣。賞賚衣服銀物。今聞溘逝。殊堪軫念。著傳諭軍前大臣。於軍營錢糧內支銀二百兩。賞伊家屬治喪。并揀選伊子襲職。再伊家屬如在原游牧處。著庫克新瑪木特照看。或欲來察哈爾地方。即相依薩喇爾居住。并令其加意照看。

乙酉。

命西路將軍等剋期進兵。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降旨令阿睦爾撒納揀選精兵

奮勇前進。想伊接到此旨。必尅期進兵。其西路大兵。亦應一體趕行前進。著將原旨抄寄永常等務期竭力遄發。迅奏膚功。俟到哈密時。即將辦理情形覆奏。

丁亥。

命青海郡王索諾木丹津領兵駐防噶斯。

軍機大臣奏言。青海郡王索諾木丹津奏請於

游牧處豫備兵內帶兵前往噶斯効力。得旨索諾木丹津著帶兵一千名。馳驛前往噶斯駐防。如有投誠者。即行受降照管。相應遵旨行文辦理青海事務之副都統。令於伊等游牧處。命賞厄魯特侍衛達什敦多卜副都統職銜。前往軍營辦事。

上諭軍機大臣曰。厄魯特侍衛達什敦多卜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并賞銀一百兩。派乾清門侍衛德爾森保。即帶領馳驛前赴軍營。

申諭進兵噶勒雜特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等奏察達克圖倫楚等。據包沁之得木齊和濟木瑚里。通瑪木特所屬得木齊哈喇勒岱。告稱噶勒雜特之宰桑哈薩克錫喇都噶爾領兵二千。欲擄包沁人衆。遂即帶兵退回。此必包沁人內有陰懷異心者。虛爲聲揚。察達克等並未詳察。即已退兵。適爲其所愚耳。因此益見阿睦爾撒納前將包沁人等安置齋拉罕地方。甚合機宜。厄魯特侍衛達什敦多卜係哈薩克

錫喇一處宰桑都噶爾之兄。其戶口尚在噶勒雜特。今伊情願前往招服噶勒雜特人等。并擒拏巴朗朕已賞達什敦多卜副都統職銜。令其馳驛前往軍營。此際察達克等雖回。不過到齋拉罕等處。著阿睦爾撒納速諭伊等。即於所到處等候達什敦多卜。不必遣包沁兵前往。著於努三所管兵內再派數百名。共備一千交察達克圖倫楚翁郭爾扎木禪及達什敦多卜。公同帶領前進。噶勒雜特聞我兵退回。必然無備。乘此加兵。自更易於成功。阿睦爾撒納即遵朕旨明白曉諭。妥協辦理。一面速行回奏。

戊子。

申諭防守包沁扎哈沁人等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奏察達克等聞和濟木珊里等告稱噶勒雜特備兵欲擄包沁。即行退回。阿睦爾撒納以察達克等為和濟木珊里等所愚。所見甚是。但伊等何故布散流言。若阿睦爾撒納即將和濟木珊里。哈喇勒岱二人。拏至軍營嚴審。再和濟木珊里等如此欺誑。必包沁人內有心懷叵測者。雖已將伊等移住齋拉罕地方。仍須加意防範。著將扎哈沁之得木齊內揀選親信二人。派往包沁地方。於包沁之得木齊內揀選親信二人。會同帶領前進。噶勒雜特人調至扎哈沁地方。俾彼此互雜處。并曉諭包沁人等此特暫為保護伊等之計。事定後。仍各歸原處。阿睦爾撒納等即遵旨妥辦。仍交與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善為防備。毋令伊等生疑。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疏奏籌辦臺站馬匹事宜。

劉統勳奏言遞送官兵前議於甘省境內安馬五臺。嗣經臣等籌議。恐馬匹不能往來遞送。酌用遞更之法。馬不加勞而人可馳驛。詎北路馬匹不堪。不能不將安臺之馬。改爲戰馬。而北路馬匹。甫經休養。若照原議安臺。恐致貽悞。勢必逐站備馬。須馬四萬二千餘匹。現在北路馬匹到臺。尚可資用者。約一萬六千餘匹。此外應雇民間馬騾甚多。辦理不易。查甘省甘涼西肅一提三鎮馬匹。歷年孳生蕃庶。其騾馬俱積存廠內。可以騎用者。約有六千匹。合之北路馬匹。共得二萬二千匹。所少二萬匹。向民間馬騾車輛雇湊。再有不敷。則令陝省協濟。臣因京兵起程在即。一面奏聞。一面派員前往挨站安設。其孳生騾馬。通行提鎮派員解送。再騾馬於營伍殊不相宜。在驛站則無不可。俟用過歸廠後。撥存一千二百匹。則將來塘驛各站。遇有倒斃。即可於此內撥給。奏入。報

聞。

己丑。

諭參贊大臣阿蘭泰等。揀選喀爾喀馬匹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此次用兵平定準噶爾。特爲開拓

喀爾喀游牧。使登衽席。乃喀爾喀扎薩克等不甚奮勉。求似從前丹津多爾濟者竟無其人。即如採買馬匹。朕聞伊等部內短少。是以令於內扎薩克游牧。另行揀選。六會盟處採買。特因所買馬匹稍瘦。現在出兵不能得力。故差大臣前往衆喀爾喀游牧。伊等勿以從前業稱馬少。恐以欺隱得罪。致生疑懼。即此次亦只酌量挑選。並非盡行取用。況仍照

數給還。現在所給之馬。不過略覺欠膘。伊等收留牧放。即可肥壯。亦無所損。著傳諭阿蘭泰等會同衆扎薩克酌量採取。無得刻求。有傷伊等生計。并寄哈達哈阿思哈知之。

獎賞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等奏烏梁海總管赤倫欲帶人前往招服汗哈屯之烏梁海人衆。隨即差伊前往。阿睦爾撒納辦事果斷。毫無猶豫。朕心甚爲欣悅。著將朕所帶荷包一對。賞阿睦爾撒納。并於彼處錢糧內賞給銀一千兩。再傳諭阿睦爾撒納。俟赤倫事竣回營。一面馳奏。一面即傳朕旨。賞給赤倫副都統職銜。以示鼓勵。

命郡王品級貝勒青滾雜卜爲喀爾喀副將軍。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阿睦爾撒納奏貝勒策妄扎卜。呈稱身有痰疾。懇求解任。策妄扎卜人本平庸。今既病廢求退。著革去副將軍任。郡王品級貝勒青滾雜卜著補授喀爾喀副將軍。

庚寅。

命豫備汗哈屯烏梁海等游牧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據阿睦爾撒納奏烏梁海總管赤倫前往招服汗哈屯之烏梁海等。想此時赤倫已到。事亦就緒。厄魯特烏梁海人衆。既於舊游牧處居住。將來汗哈屯之烏梁海等投至。或可照此辦理。若必須遷移。則與察達克等烏梁海游牧。一同遷進。俾新舊所收之人。彼此連界居住亦可。其宰桑等至軍營叩見將軍大臣時。朕即加恩賞給品級。遣回管理屬衆。和托輝特郡王品級貝勒青滾雜卜。熟悉烏梁海人情性。朕已派令照管。著傳諭阿睦爾

撒納會同青滾雜卜交商辦理。

辛卯。

命郡王班珠爾公納噶查仍留北路軍營。

副都統職銜唐喀祿奏言。臣接奉

諭旨令班珠爾納噶查之兵。調往西路。隨傅和碩特

郡王班珠爾公納噶查宣示

聖諭。據班珠爾納噶查告稱。我等與阿睦爾撒納。俱在塔爾巴噶台博羅塔拉地方游牧。彼處相識甚多。若用阿睦爾撒納舊屬帶領進兵。易於招降。且事成後若封阿睦爾撒納為汗。哈薩克之天顏。即令與阿睦爾撒納等連界居住。從此當愈加和好。伊等必深感激。彼此俱得樂業。乞為轉奏

仍留北路。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唐喀祿奏班珠爾等懇請仍留北路。先據薩喇爾奏班珠爾人甚去得。而和碩特兵又最勇健。若與都爾伯特兵於西路同進。實為有力。是以降旨令其調往西路。今班珠爾等既願留北路。兼於進取事宜有益。即著照伊所請。仍與阿睦爾撒納前進。準噶爾平定之後。朕意將四衛喇特封為四汗。俾各管其屬。封策凌為都爾伯特汗。阿睦爾撒納為輝特汗。班珠爾為和碩特汗。朕曾面諭策凌。阿睦爾撒納二人。第班珠爾尚未知悉。可即諭伊知之。再納噶查告稱將和碩特人移住青海之處。從前納噶查來熱河時。朕降旨俟事成後。或在原游牧或移居青海。悉惟爾便。並未諭令必移青海居住也。此阿睦爾撒納訥默庫所共

聞。況朕方將封班珠爾爲和碩特汗。乃轉令伊舍舊地而移青海乎。若納噶查不過一扎薩克。或欲移住青海。亦無不可。俟事定後伊再具奏請旨。班珠爾未來熱河。而納噶查又誤傳朕旨。著唐喀祿明白曉諭班珠爾等知之。又奉

上諭曰。唐喀祿奏班珠爾等願留北路一摺。著抄寄班第薩喇爾知悉。班珠爾兵少。本不成隊。伊既不願往西路。朕已允其所請。但朕觀納噶查爲人。狡詐喜事。今所告唐喀祿之言。有事成後封阿睦爾撒納爲汗。帶領哈薩克阿布賚等瞻仰。令與阿睦爾撒納連界居住。從此當愈加和好等語。甚屬含

毗連。若相距遙遠。而爲此說。是欲借哈薩克以爲控權之地也。伊等果知奮勉。朕不惜格外加恩。至專擅則斷乎不可。若侍衛扎克蘇。密齎此旨。傳諭班第薩喇爾留心察看。俟進噶爾既平。阿睦爾撒納帶彼處頭目來時。再將哈薩克之事會議請旨辦理。

壬辰。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等奏寧夏府知府趙
本植偷漏軍需馬匹草料
命革職拏問
劉統勳等奏言據寧夏道孔繼洞稟查驗各處
馬棚惟趙本植承餧烏蘭察卜馬匹最屬平常
且聞草料有零星偷漏之弊臣等聞趙本植於
督臣永常過寧夏時面懇承餧馬匹意必實心

報効不意以軍需重務竟有虛冒風聲如侵肥
入已固當按律治罪即胥役尅減亦罪無可逭
奏入得
旨馬匹關係軍行趙本植係承餧之員不能實心辦
理即已有曠職守今該員復任草料偷漏以致馬
匹脹分不足有悞軍需益屬罪無可逭當此軍興
伊始即如此玩縱貽悞非嚴行治罪不足示懲趙
本植著革職拏問交該督撫將侵肥偷漏情弊嚴
行究訊如果侵肥屬實即應照軍法從事以爲玩
悞軍需者戒
議定出征官兵馬駝鹽菜等事宜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議奏酌給出征官兵馬
駝鹽菜一摺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此次進勦官兵務在輕裝減
騎迅奏膚功現據北路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
將北路出征之將軍大臣及蒙古王公台吉官
兵人等應得進勦馬駝統照舊例十分減二西
北兩路事同一例應令該署督遵照辦理至鹽
菜銀兩跟役名數亦應照戶部核定及臣等原
議辦理其道府廳及佐雜官員應領馬匹即如
該署督所議酌量給放至陝甘滿營出征

之人。有以領催委至參佐領者。不過優其職銜。俾得約束兵衆。其應領馬駝。請仍照各本衙給與。查現經戶部奏以蒙古王公兼參贊大臣者。應得馬駝。如本衙數多照本衙支給。兼衙數多則照兼衙支給。滿洲官兵事同一例。一切應支各項。自應俱照現委之職。但如驍騎校由兵拔補委署佐領。階級尚不至懸殊。若領催即係兵丁。豈有委署至參佐領之理。或該署督行文訛錯。抑或該都統誤行揀派。如係誤派應令該署督即行知會改正另派奏入。上從之。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奏新降包沁人等編旗管領事宜。

阿睦爾撒納等奏言。從前收服扎哈沁烏梁海人衆。俱編旗分佐領。將宰桑等授為總管照舊管理其屬。令新降之包沁宰桑阿克珠爾可否授為總管之處。出自

天恩再扎哈沁除總管外。奉

旨將厄魯特侍衛喀喇巴圖魯阿玉錫授為翼領。但包沁之人。係回子種類。別為一教。若仍由厄魯特內選人為翼領。令其管轄。恐其教各殊。易生事端。臣等酌議若蒙

恩授阿克珠爾為總管。仍遵

旨將伊之得木齊收楞額等名色留存。除分別補放佐領官員外。不必另放翼領。至包沁人等現有牲隻數萬。可無庸另賞產業。但伊等聞

天兵一到即便投降。甚為恭順。仰體

皇上懷柔至意。照扎哈沁例就現在解到茶內酌撥

一千封賞給。以示鼓勵俟進卡倫後交努三將伊等家口細查。倘有貧乏必需接濟者。再行酌辦。奏入。報聞。

訓飭定西將軍永常。

上諭軍機大臣曰。永常係滿洲大臣。平日尚知奮勉。是以命為將軍。俾與薩喇爾盡心商酌集事。今閱方觀承奏伊催趙自京起程之大隊兵丁。則誤會朕從前催令哨探兵前進之旨。何糊塗悖謬。一至此耶。再劉統勳參趙本植承餧馬匹偷漏草料一案。有永常經過寧夏該府求派餧馬之語。雖永常未必因其懇求即令承餧。但以軍需重事。不計其人可否。輒照所求委派。可見漫不經心。著傳諭永常副後務遵朕旨。諸事與薩喇爾商辦。慎勿以已為將軍。任意妄行。再薩喇爾前進兵。永常不必同進。務待衆兵齊集。帶領前往。毋得故違取罪。

乾隆二十年春正月癸巳。

命西北兩路將軍赴期進兵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奏言臣等詳詢收服之包沁宰桑阿克珠勒等。知哈薩克兵與達瓦齊交戰情形。雖未悉果到伊犁與否。其已至博羅塔拉地方之信。似屬確實。至所言達瓦齊擊敗哈薩克兵。現在擁兵七千。駐劄伊犁。巴特瑪車凌帶兵三千。在和爾郭斯結鄰等語。似屬荒唐。何則若達瓦齊果擊敗哈薩克兵。必將其得勝之處。行知各路。應遣使處。亦必遣使。今各處俱無一信。則準噶爾潰敗難支可見。且和洛霍斯至伊犁僅數十里。兩軍本非和好。而謂各結營駐劄。益覺難信。益達瓦齊恐人間其游

牧搶掠。故特宣言互相對壘。以飾耳目。看來博羅塔拉以外。已被哈薩克搶掠。惟餘集賽布庫努特噶勒雜特之鄂拓克人等。竭力選兵。不過六七千之數。我軍長驅直入。並通信於巴特瑪車凌等所居之愛古斯地方。仰賴

皇上天威。自當迅奏膚功。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將阿克珠勒等所告巴特瑪車凌與哈薩克人衆往征達瓦齊之處奏聞。可見達瓦齊勢已窮蹙。準噶爾業成瓦解之形。若不迅速進兵。必致哈薩克俘獲其利。著阿睦爾撒納度量馬力。或五六千或三四千務期奮勇前進。迅奏膚功。先因察達克等為包沁人言所詘。即行撤兵。朕已降有明旨。今觀阿克珠勒之言則其為欺詘愈見。俟達什攻多卜到彼。仍遵前旨與察

達克圖倫楚帶兵前往在阿睦爾撒納所領大隊之前另作一隊哨探兵方有裨益仍將達什敦多卜與阿睦爾撒納各帶兵若干及何時起程之處奏聞再朕曾降旨令西路哨探兵聽侯北路起程日期亦於原定日期之前先行進發今已另諭薩喇爾若西路進兵或巴朗逃避額林哈畢爾噶至伊父前侯北路倘北路先至博羅塔拉有機可乘則不必更守候一齊進發總之兩路將軍大臣皆爲朕出力之人不論孰先孰後惟期赴日成功可傳諭阿睦爾撒納等知之復奉

上諭曰阿睦爾撒納奏到朕已諭令速即帶兵前進著并諭薩喇爾扎拉豐阿郭容安等遵旨辦理但巴特瑪車凌係阿睦爾撒納之兄現在力量稍強恐達瓦齊被伊擒獻阿睦爾撒納因此恣意不可不慮何如我兵擒獲更足示威薩喇爾等爲首之人解送來京其所屬人等酌量派人管轄具奏請旨

甲午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疏奏籌辦進勦

阿哩爾撒納等奏言現在軍營馬三萬九千餘匹駝四千餘隻內可給官兵之駝計二千七百餘隻臣等欽遵

諭旨酌添兵一千入於哨探兵隊內共兵六千名所有駝隻雖不足辦給六千官兵然額林沁多爾濟所買之駝現在陸續送到於進兵時不致有悞務於二月十五內領兵前進至各處應行解送及採買馬匹到時可以添兵幾千之處臨時再酌量辦理陸續起程再議派六千兵內除臣阿哩爾撒納等將厄魯特兵二千八百三十名俱行帶往外派出察哈爾兵一千名和托輝特兵五百名扎哈沁兵三百名其一千三百七十名即於喀爾喀兵內揀選添補所有官兵應得糧

馬等項交舒赫德等照新定之例辦給其安設臺站處自京起程後陸續令其前進

奏入報

聞。

乙未。

申諭將軍班第等軍前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稱阿哩爾撒納曾言瑪木特係軍威收服與傾心降附者不同乞將伊在哨探兵內領兵之處停止朕因降旨在前忽爾中止啟其疑心隨即批示曉諭今據可薩爾撒納奏稱二月十五日尚兵即前進瑪木特於正月十七日始自京起程難趕放過阿哩

爾撒納自到軍營。諸事盡心辦理。井井。此次進兵唯伊是賴。瑪木特之去否。原屬無關緊要。若既到軍前。自不便令其前往。今已遲延不能同進。伊爾撒納帶往。再額爾齊斯屯田兵。前命努三帶往。今努三已解任著。以塔爾瑪善代之。親王成袞扎布。向請効力軍前。朕原派往額爾齊斯屯田。著仍派伊前往辦理。原定屯田兵丁。僅派策凌等數十人。及喀爾喀綠旗兵數百名。尚未敷用。著阿睦爾撒納酌留厄魯特兵一二百名。於屯田處展放卡倫防守。又前附大隊兵俱進。烏里雅蘇台。不可無人鎮守。著留莫爾渾駐劄辦事。此際辦理糧餉馬匹。亦屬需人。著舒赫德以章京銜協辦事務。奏事一體列名。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等知之。

丙申。

命撤回副都統衙唐喀祿。以副都統納穆扎爾管理

阿睦爾撒納等游牧。

軍機大臣等奏言。唐喀祿據班珠爾等稱伊等人衆。除已派出兵之人。其現在游牧者。俱係老稚。不能耕種。恐夏秋難免饑餓。代爲陳奏。查伊等自投誠以來。荷蒙

天恩賞給牲畜。以及口糧籽種。俾其生計豐裕。自應隨時酌辦。不應日前即爲資請。唐喀祿理宜委曲曉諭。令盡心耕種。毋得藉端偷安。乃竟據情具奏。毋庸議。唐喀祿交部議處。

旨。依議。班珠爾等投誠以來。朕已屢次施恩。現在去察議奏入。得

夏秋尚遠。果有必須接濟之處。朕自加恩賞給。如
去歲策凌等人衆過災。生計稍若。朕即賞給口糧。
何必預爲陳請。前以唐喀祿尚能通曉蒙古語言。
是以賞給副都統銜。俾照管阿薩爾撒納游牧。乃
一切未能盡心。徒事瑣屑。著即撤回。仍在員外郎
上行走。納穆扎爾者管理阿薩爾撒納等游牧事
務。納穆扎爾所辦事務。著舒明馳驛前往接辦。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疏奏北路進兵
事宜。

阿睦爾撒納等奏言。臣等奉到十二月二十九
日以內。即帶領前往屯田兵丁約一千名。亦令
隨後起程。但北路係往賊巢要路。較西路更關
緊要。因於哈達哈等陸續送到馬匹內。量其可
用者挑出。再派兵三千名。令在臣等隊後接續
起程。共成一萬之數。則軍威愈盛。俟到額爾齊
斯時。度量情形。如可與巴特瑪車凌等通信。一
面奏
聞。一面即遣人宣揚
聖諭。俾伊等帶兵前進。臣等與西路將軍等於博羅
塔拉等處。協力擒拏達瓦齊。仰
天威遠播。大功自可速奏。奏入。報
聞。

丁酉。

申飭定西將軍永常。

諭旨。仰見
睿慮周詳。準噶爾內亂情形。俱在
聖明洞鑒。今前隊已派兵六千名。臣等於二月十五
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據方觀承奏永常催趲各隊兵丁。朕已降旨令仍按站行走。凡經過各省。不必照永常行文辦理。今據安泰奏稱接到永常催趲兵丁之文。議將所帶第三隊兵。十站併為五站。此皆永常恐會朕催令哨探兵前進之旨。以致目睄一併催趲自京起程兵丁。抑思大隊之兵。現有尚未起程者。若朕前降旨非指哨探兵丁則大隊兵丁。豈能於二月二十九日馳到軍營。二十九日尚不能到。又能向前更行趲進乎。永常謬悞至此。殊不可解。著於兵丁經過各省。速再行文知會。令其仍按原站不必催趲。永常著傳旨嚴行申飭。

戊戌。

命將軍班第等會議備禦哈薩克事宜。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奏言察達克等

進莫察將噶勒雜特之庫綳。送至軍營。臣等詢問據庫綳告稱。係噶勒雜特宰桑都噶爾屬下人。都噶爾聞大兵收取扎哈沁。集衆相商俱願歸順

天朝。唯得木齊索和爾車凌等欲暫為觀望。俟達瓦齊果敗。再為投誠。今聞大兵收獲包沁。想已紛紛逃避。我向包沁而來。途遇哈薩克錫喇所屬三人。傳言哈薩克至伊犁。將同衆所種穀麥搶去。現在察罕烏蘇之伯勒齊爾居住。達瓦齊住西巴爾圖地方。皆遣伊宰桑恩克博羅特於哈薩克處捉生。彼哈薩克拏住。哈薩克居住之巴朗。向恩克博羅特云。我係噶爾丹策零之弟。爾等老多玉特喇嘛與我認識。我遣人與爾同往。告知達瓦齊。令其仍回舊游牧居住。我在伊犁

爲台吉從此兩相和好不料達瓦齊暴虐異常竟殺巴朗奔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阿睦爾撒納等詢問庫翁告稱
哈薩克居住之巴朗自稱係噶爾丹策零之弟著
班第詢問瑪木特伊係準噶爾舊人必能知之倘
伊亦不知則巴朗並非噶爾丹策零之弟與準噶
爾無涉矣又庫翁稱哈薩克兵入伊犂將回人穀
麥搶奪在察罕烏蘇之伯勒齊爾居住看來哈薩
克兵現在伊犂就近地方如我兵前進遇哈薩克
在彼當如何辦理著班第阿睦爾撒納會議速奏
安插新降包沁人等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奏言察達克等
收獲包沁人等戶口牲畜臣等詳查包沁之七
得泰共六百五十九戶二千八百一十九口駝

二百五十四隻馬二千九百八匹牛四千四百
二十七頭羊二萬五百三十八隻看來牲畜尚
豐毋庸另給養贍其道瑪木特之戶口蒙
恩賞給盤費牲畜現在辦理其與包沁一併收獲之
扎哈沁布庫爭特葉克明安之台吉德濟特等
屬下人及臣阿睦爾撒納屬下被擄之人并逃
人巴朗之僕人共八十戶三百四十五口內將
臣阿睦爾撒納屬下男婦十五口交爭三等酌
量辦理送至軍營令其完聚扎哈沁之九戶二
十五口并庫克新瑪木特屬下五戶二十七口
布庫爭特之五戶十九口俱交照管扎哈沁之
侍衛台吉等暫行安置俟瑪木特回時編定旗
分佐領將伊等一併編入葉克明安之台吉德
濟特等屬下四十五戶一百八十五口暫交爭

三等於伊駐劄附近地方安插。派員照管。俟平定準噶爾後再行查辦。都爾伯特之十二戶。七十二口。俟查明係何合吉屬下。令其歸併居住。其巴朗僕人諾爾一戶三口。拏送軍營詳審。如實係隨巴朗逃亡。即照沙拜等例。解送京師發遣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等辦理安插新降包

沁人等。甚屬妥協。均著照所請行。其巴朗僕人諾爾一戶。訊明解京之處。從前扎哈沁查出逃人沙拜等。解京時。此三人訊明。不必解京。仍給伊等會合居住。如有屬人衆多之頭目。亦一體賞給封號。管束其屬。即策凌等之都爾伯特班珠爾等之和碩特亦均照此辦理。至唐喀祿乃新用之人。不諳事務。朕已降旨撤回。阿睦爾撒納等游牧。移至烏里雅蘇台等處。甚屬妥協。即照所請行。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以托忒字奏請遴伊

游牧於烏里雅蘇台等處地方。並將管理伊等游牧大臣更換一員。又稱伊屬下人內有從前離散者。懇賞給印文。前往招降等語。從前朕已降旨俟平定準噶爾後。分封四衛喇特。其輝特人等即在其內。毋庸另給印文。在阿睦爾撒納之意。以班第不允所行。為此陳奏。著傳諭班第俟準噶爾既定。將輝特所有阿睦爾撒納原管之人。即照所請令與伊等會合居住。如有屬人衆多之頭目。亦一體賞給封號。管束其屬。即策凌等之都爾伯特班珠爾等之和碩特亦均照此辦理。至唐喀祿乃新用之人。不諳事務。朕已降旨撤回。阿睦爾撒納等游牧。移至烏里雅蘇台等處。甚屬妥協。即照所請行。

班珠爾係與阿睦爾撒納同來之人。亦應一併遷

移其如何遷移之處著班第阿睦爾撒納會同納穆扎爾一面辦理一面奏聞阿睦爾撒納惟圖迅速成功早受朕恩勿以游牧為念沂派之納穆扎爾曾照管都爾伯特游牧因彼處無事特將伊調管輝特和碩特部落至於該部落生計果有不足納穆扎爾即行奏聞朕自加恩撫卹即如策凌策凌烏巴什等來降後偶遇災疫稍為艱窘朕即加恩撫卹伊等俱感戴朕恩撙節動儉漁獵為生儘可樂業阿睦爾撒納可令宰桑等諄切曉諭其屬務令盡力耕種使永遠生計有資以副朕懷柔遠人至意並

諭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曰阿睦爾撒納以托忒字奏請將伊游牧移居烏里雅蘇台等處朕以事屬可行已准其請惟奏請印文招降伊輝特台吉屬

人一事是其欲取多人占據地方之意已經徹露似平定準噶爾全為伊一人集事矣薩喇爾到彼務須留心防範慎勿任其所行然亦不可稍為漏洩此時薩喇爾進兵愈速愈妥若使阿睦爾撒納先進似覺稍為未便薩喇爾其善體朕意

諭尚書公哈達哈等揀選喀爾喀馬匹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命哈達哈等往喀爾喀部內揀選馬匹備用查軍營現存馬六千匹已足為哨探兵乘騎之用各處購買馬匹亦陸續送至自更充裕哈達哈等不必於喀爾喀部內挑馬過多如有膘壯騸馬量為揀選帶往軍營將彼處膘欠馬匹換交蒙古牧廠數月間即可肥壯則既於我兵有益而蒙古生計亦屬無損至兒馬騍馬則彼所頓

以孳生。不必挑取。著傳諭哈達哈阿蘭泰阿思哈等。遵旨妥協辦理。

辛丑。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奏。查察達克等將收服包沁之齊現在情形。

阿睦爾撒納等奏言。察達克等將收服包沁之人陸續至伊犁地畝。雖稍有收成。而馬匹皆甚平常。臣等察看顏達什等。聞風効順。實出至誠。理合照例安置。隨飭剛什勒圖。解送努三等安插。奏入報聞。

軍營。臣等細加詢問。據顏達什告稱。我原在兩額爾齊斯之伯勒齊爾居住。包沁人等投誠。並未與我信息。適至華額爾齊斯始知此信。隨與我同住十八戶人口。攜妻子牲畜前來投誠。又稱我於去秋前往伊犁。見達瓦齊惟終日飲酒。一切事務俱廢。九月內達瓦齊遣伊舊宰桑薩

兩坦帶兵往擒額林沁。旋即敗回。後傳聞哈薩克兵來。達瓦齊又行文各處備兵。兵皆未到。及我回至托和木圖地方。恰遇哈薩克兵。將我擒去。行走五日。始行釋放。由齊爾以至伊犁。所有游牧俱被哈薩克擄奪。並無戶口。凡達瓦齊所屬皆言自伊為台吉以來。竟無一日安寧。是以人人嗟怨。至伊犁地畝。雖稍有收成。而馬匹皆甚平常。臣等察看顏達什等。聞風効順。實出至誠。理合照例安置。隨飭剛什勒圖。解送努三等安插。奏入報聞。

壬寅。

諭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等辦進兵運糧各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劉統勳奏酌辦軍務摺內稱涼莊寧夏滿洲兵俱於二十四五日前可抵肅州。其甘

涼肅。一提一鎮兵亦於三月初旬。均可抵巴里坤
軍營。前隊哨探兵原定於二月二十九日自軍營
起程。嗣降旨令於二月中旬進發。若三月初間始
抵巴里坤。已屬遲悞。想奏摺時尚未接此旨。接到
自必遵照辦理。著再傳諭劉統勳。前隊哨探兵丁。
令其速行催調務於二月初十日全抵軍營。其隨
後續進官兵。若可趲進。亦酌量先行數起。總以六

千名為率。其餘仍按站行走。不必嚴催。致竭馬力。
至官兵進勦口糧。原議俱令自行裹帶。若進勦時
於自行裹帶外。又復官為駄運。仍屬軍行糧隨故
套。從前岳鍾琪等辦理舊例。與此次輕騎捷趨。機
宜殊未符合。況北路進勦口糧俱自行裹帶而西
路又官運三分之二。辦理亦不畫一。應速行籌畫。
以便提輕利為主。西北兩路亦不致參差。其所奏

大兵齊集軍營所需口糧。酌量運往散給。巴里坤
可以不留餘糧。所見尚是。巴里坤原可無庸另設
倉庫存貯。即有應需接濟。亦可自哈密運往。料不
至於有悞。應照所奏辦理。
諭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速行進兵。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覽阿睦爾撒納等疏奏。顏達什
所告準噶爾情形。可見達瓦齊勢窮力竭。我兵一

到。即可成功。但哈薩克兵力稍強。又與達瓦齊甚
近。若達瓦齊為哈薩克所擒。或為阿睦爾撒納
及巴特瑪車凌拏獲。均不如薩喇爾俘獲為善。前
已屢經降旨。著再傳諭薩喇爾。仍遵前諭。不必拘
定何處兵丁。乘機速行前進。西路之兵。但能較北
路先期到彼。迅奏厲功。方副朕委任之意。仍將帶
領兵丁若干。及何日起程之處。速行奏聞。

癸卯。
諭酌辦扎哈沁包沁貢賦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去年辦理烏梁海等貢賦。已有章程。新降扎哈沁包沁人等。想在準噶爾時。亦有定賦。除瑪木特及伊子弟朕已加恩寬免。著傳諭班第等。卽查明扎哈沁包沁人等在準噶爾時。如何交納貢賦。亦照烏梁海之例。寬免一年。自明年起。作何裁減交納之處。酌辦具奏。

甲辰。
賜包沁宰桑阿克珠勒等官爵銀兩有差。
上諭軍機大臣曰。包沁宰桑阿克珠勒。著授為三品總管。賞給孔雀翎。并銀五十兩。台拉克。著授為四品襲領。和濟木瑚里。著授為佐領。俱著賞給藍翎。再阿克珠勒等願往軍前効力。著每人再賞銀五十兩。并加恩寬免伊等納貢。阿克珠勒等既願効力軍前。著班第等於包沁人內挑選百名或五十名。賞給整裝銀兩。交阿睦爾撒納親身帶領。前往軍營効力。
二月乙巳。
命侍郎兆惠協辦烏里雅蘇台軍營事務。
上諭軍機大臣曰。兆惠奏請同哨探兵前進。與富德辦理臺站事務。哨探兵進發。隨營安臺。既有將軍指麾。又有富德查辦。可以無庸兆惠前往。烏里雅蘇台。甚屬緊要。莫爾渾一人。尚恐不能周詳。著兆惠卽留烏里雅蘇台協辦事務。在領隊大臣上行走。

丙午。
諭將軍班第等進兵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阿睦爾撒納奏前隊兵六千名於二月十五日以前進勦屯田兵丁亦相繼前往末後再派兵三千接續策應辦理甚是阿睦爾撒納等隊後添派之三千兵即著班第帶往現在準噶爾情形窮蹙已極成功甚易朕意兩路咱探兵至博羅塔拉等處則與伊犁甚近彼處形勢即可瞭然著阿睦爾撒納薩喇爾詳察彼處情形若無需續進大隊之兵可一面撤令撤回一面速行奏聞即駐劄伊犁之大臣等須留兵跟隨亦即於現在所領兵內挑留應用著傳諭兩路將軍等知之

丁未

諭西北兩路將軍等會合進勦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奏言臣等欽奉諭旨於二月十五日以前帶兵進勦不必候西路之兵查西路兵於二月二十八日自巴里坤起程二月十二日北路兵於二程至博羅塔拉不過二十一二日北路兵丁亦相繼前往二月十五以前自烏里雅蘇台起程至博羅塔拉須四十六七日則西路兵先到十餘日北路不能馳赴不惟孤軍深入殊屬可慮且恐賊衆亦易於備禦臣等商議不若仍令西路兵聽候北路進發之後按期前往同至博羅塔拉會兵前進則軍威更爲壯盛益可迅奏膚功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從前因恐達瓦齊爲哈薩克兵所獲或爲巴特瑪車凌擒縛是以屢降諭旨令勿論何路之兵先至即行相機前進不必兩路會合今阿睦爾撒納奏到恐西路先到北路不能會齊不無孤軍深入之慮朕思用兵自宜計出萬全著將阿睦爾撒納原奏抄寄薩喇爾令其仍遵原定二

月二十八日起程。不必拘泥前旨。俟到額林哈畢爾。
爾噶侯北路信息。再同至博羅塔拉。合兵前進。伊
犁。共如何通信會合之處。速即奏報。再阿睦爾撒
納此奏。能合機宜與否。伊若有所見。亦即速行奏
聞。

庚戌。

命陝西巡撫陳弘謀等撫卹沿途出痘兵丁。

上諭軍機大臣曰。陳弘謀奏索倫兵丁內現有患病
及出痘之人。從前派索倫兵丁。原令該將軍將已
經出痘者派往。今在途又有出痘之人。或係內地
氣候使然。否則兵丁等情願前往。不復慮及。或冀
年長未必出痘耳。此非他病可比。即護送行走。亦
恐傳染。究非所宜。至因痘重而留於所在地方調
治者。若俟其痊愈時。附入後隊前往。度亦不能貲

其勞苦出力。現在各路官兵。剋期齊集。固不需此
數人也。著傳諭陳弘謀及沿途督撫等。如兵丁中
有出痘者。俱即留於各該處上緊調治。俟其痊愈
時。資送來京。交與兵部送回。其現在業經護送前
進者。亦即一體留養。毋令力疾行走。如有因疾身
故者。亦加恩料理遣骸。令歸故土。以副朕體恤士
卒之至意。

壬子。

諭將軍班第等籌辦安插包沁人等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於阿克珠勒等入覲。已授爲總
管等職。又命瑪木特兼管包沁。因彼係準噶爾舊
人。現授爲內大臣。令彼監收包沁人等貢賦。轉行
交納。并管理一切事務。非謂令伊管轄。便係屬下。
爲伊納貢也。前已諭知班第等。令阿睦爾撒納奏

稍將包沁之得木齊與扎哈沁之得木齊調遣安置之處雖百端開示不免疑懼看來包沁人風教各異若令別部人兼管或轉無益著班第等曉諭包沁人等伊等若願移往西路與吐魯番回子同住則既離北路即無庸瑪木特兼管今西路額敏和卓之回子亦移至吐魯番即著額敏和卓兼管亦可倘願居舊處則仍令瑪木特兼管阿睦爾撒納既熟悉包沁人情可同班第詳細商酌妥辦

甲寅

諭厄魯特副都統職銜達什敦多卜帶兵先進事宜

定北將軍班第等奏言臣等接奉正月十八日諭旨後厄魯特副都統職銜達什敦多卜亦至軍營臣阿睦爾撒納細問達什敦多卜所言皆係伊被獲以前情形至包沁投降後噶勒雜特游牧情形若何及哈薩克錫喇都噶爾等現在何處查臣等遵

旨挑選兵丁一千令達什敦多卜帶領先進現在所派厄魯特兵尚未到營若即令達什敦多卜起程徑至阿爾台離臣等大兵啓行之期尚遠彼此不能接應雖伊兄都噶爾在彼達什敦多卜一到自可降服但人心難測且住居都噶爾游牧之索和爾車凌係哈薩克錫喇之妻父適都噶爾等議欲來降伊尚攔阻達什敦多卜孤軍深入後兵不至恐於事未必有益現在臣等所領哨探兵起程日期已近臣等公議令達什敦多卜會同圖倫楚察達克等往齊齊克淖爾守候於哨探兵起程前二三日再令前往阿爾台務於大兵未進之前擊獲巴朗臣等隨即繼進

以爲應援。斷不敢遲疑觀望貽悞軍機。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奏達什敦多卜等於哨探
兵起程前二三日前往。甚屬妥協。但達什敦多卜
起程太早。則大兵不能接續。未爲盡善。倘其相隔
甚近。則兩隊竟爲一隊。亦恐無益。著達什敦多卜
等必在阿睦爾撒納等前期三四日起程爲善。可
卽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等知之。又

諭將軍班第曰。朕前命達什敦多卜先往之旨。原令
阿睦爾撒納速卽回奏。乃阿睦爾撒納於二十二
日接諭。而二十三日奏事竟未言及。至二十四日。
班第到軍營。始行具奏。或阿睦爾撒納不願達什
敦多卜前往。故秘爲徘徊。俟班第到時。方定主見。
抑或更有他故。著班第密行具奏。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新編烏梁海人等旗分
佐領事宜。
班第等奏言據青滾雜卜等文稱新收烏梁海
人等應編旗分佐領。隨查各總管屬下戶口多
寡不齊。若勻配分旗。勢不免於離析。是以將察
達克屬下四十六戶。編爲一佐領。作鑲黃旗。其
在都塔齊處之恩克錫克等十八戶。俟移來時。
卽附入此佐領下。赤倫屬下二百五戶。編爲三
佐領。作正黃旗。車根屬下六十七戶。編爲一佐
領。作正白旗。原係宰桑雅爾商都屬下之一百三
十五戶。編爲兩佐領。卽附入鑲黃旗。從前散失
人等。如有陸續投來者。各入本佐領下。令其家
室完聚。嗣後如有帶領大衆來降之烏梁海宰
桑。各以次添設旗分。編定佐領。此次所編七佐
領下應補放佐領各一員。得木齊各一員。收楞

額各一名。俱著各該總管保送。臣等驗看補放隨剳切曉諭。爾等荷蒙
聖主洪恩。賞賜官爵。輕減差徭。務各節儉謀生。謹慎奉法。毋得稍有怠玩。奏入。報聞。

諭將軍班第留心密察阿睦爾撒納。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前奏請移伊游牧地方。朕已允行。其請給印文。招降輝特台吉一事。不無欲取多人。占據地方之意。是以不准所請。因思從前唐喀祿奏請班珠爾等有事定之後。封阿睦爾撒納為汗之語。似專封阿睦爾撒納一人。統轄準噶爾地方者。隨命班第留心辦理。并將事定後封阿睦爾撒納稍露形迹。班第係統領將軍。即以便宜從事。前此本欲諭知。恐為阿睦爾撒納知覺。此際彼已伊從前分散屬下人等。則其意更顯然。阿睦爾撒納本有併吞準噶爾之意。今若令伊收合舊日人衆。則我兵全為伊集事矣。班第接旨後。應於無意中道破。令彼瞿然知悟。從此斂跡則已。倘或妄念日生。則薩喇爾瑪木特等。均非其匹敵。班第或能制之。但阿睦爾撒納已帶領哨探兵前往。班第若不隨後進發。則於事恐有未便。朕昨命班第選兵三千帶領前往。倘一時不能齊集。則先選一二千兵。亦必於阿睦爾撒納隊後即行前進。倘阿睦爾撒納稍露形迹。班第密諭。惟班第留心酌辦。慎勿洩漏。又奉上諭曰。朕前諭班第。令兩路兵至博羅塔拉。相機深入。不必彼此等候。乃阿睦爾撒納但云。於十二月

帶兵起程。並未奏及到博羅塔拉後或乘勢即進。或候西路兵同進。殊屬含糊。兩路究竟必須會合與否。著班第速即奏聞。至北路之兵原定十五日起程。今已改於十二日。較前已早三日。則西路亦應於二十八日前數日方交。並著傳諭薩喇爾酌奪具奏。

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之七

乾隆二十年春二月丙辰。

上諭軍機大臣曰。達瓦齊雖有罪之人。究屬一部台吉。大兵進征。倘伊屬下見事勢窮蹙。將伊獻出。或被巴特瑪車凌擒送阿睦爾撒納處。毋加戕害。一面解釋安慰。密派強幹人員。留心看守。一面奏聞。候朕諭旨遵行。至若袞布。乃向助達瓦齊肆行暴虐。恣奸長惡之人。倘見大兵進勦。料難逋逃。俘獻達瓦齊前。希冀僥倖。則斷不可恕。班第等一到軍營。即縛袞布於達瓦齊前數其罪惡。派人押解來京。

丁巳。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諭辦留兵屯田各事宜。

先是。

上諭軍機大臣曰。從前原議於四月內進兵。且未深

知達瓦齊情形。故令於額爾齊斯派喀爾喀兵緣
旗兵。并策凌所屬人等留駐屯田。令進兵甚早而
達瓦齊之力已窮。兵到即可成功。其額爾齊斯仍
需屯田與否。應另行酌辦。如需屯田。或即於策凌
等游牧所留人內派往。或凱旋後。再將策凌等人
衆派往。著班第阿睦爾撒納詳議具奏。此次進兵。
特爲平定準噶爾。將阿睦爾撒納等四衛喇特。封
爲四汗。俾所部咸登衽席。若我兵奏凱後。令阿睦
爾撒納策凌等帶領多人。前赴熱河朝覲。至明歲
方回原處。則往返徒勞。且於伊等生計無益。若派
阿睦爾撒納策凌等親信宰桑。約束兵丁。各就其
便。留於原游牧居住。伊等小台吉內。有情願留彼
者。亦准於所獲達瓦齊馬匹牲畜內。酌量賞給。留
駐彼處。看守游牧。則阿睦爾撒納策凌等。明歲將

伊等家口。自喀爾喀地方帶往時。諸凡妥協。於生
計大有裨益。此朕爲伊等生理籌畫。亦著班第阿
睦爾撒納商辦。併諭薩喇爾知之。此時達爾黨阿
如已到軍營。亦照阿爾泰著在哨探兵隊內前進。
烏爾登扎爾杭阿俱著在班第隊內前進。但大兵
前進後。辦理新烏梁海等事務。及照料糧餉。看管
游牧。并一切接應。俱屬緊要。著嚴飭留駐烏里雅
蘇台之大臣。喀爾喀之大員等。時刻留心。稍有怠
忽。班第即指名參奏。昨朕曾諭令兆惠往看巴特
瑪車凌等。今既進兵。阿睦爾撒納即派伊親信宰
桑再於軍營大臣內酌派一人。先遣往巴特瑪車
凌處。更爲盡善。兆惠仍辦理驛站糧餉游牧事務。
今令阿玉錫照管包沁人等。特爲包沁係新以軍
威收服之衆。故暫留伊於彼處照管。俟事定後。仍

令阿玉錫駐扎哈沁地方。所有包沁人內應放官員并存留得木齊收楞額等名目之處。俟奏到日。再降諭旨。至是。班第等奏言。臣等接奉諭旨。公同商酌。現在準噶爾後。額爾齊斯地方。亦必需駐劄兵丁照管新收人衆。共派出屯田兵丁。并牛種器械等物。既俱備辦。應仍照原議辦理。至臣阿睦爾撒納策凌等俟大功告成後。帶領彼處新降人衆。瞻仰天顏。將所屬兵丁留於原游牧處居住。另派賢能宰桑約束。其小台吉內有願留者。亦准留彼處酌量給資生之具。俾其看守游牧。使無往返之勞。仰見

聖慮周詳。無微不到。臣等唯有感激涕零。竭力奮勉以圖報酬

高厚巴特瑪車凌現在何處。尚無確信。俟至瑪勒雜特訪問得實。差人前往侍郎兆惠現在軍營商辦臺站。副都統富德前往查臺。俟事竣回時。臣等即會同將各臺安設妥協。令兆惠速赴歸化城。催辦運米事務。達爾黨阿阿蘭泰到時。俱遵旨令往哨探兵隊內。其進兵後。烏里雅蘇台應辦事務。交都統莫爾渾喀爾喀副將軍親王成袞扎布公旺親扎卜及舒赫德等在彼駐劄辦理。至包沁人等。俱係回子種類。若令厄魯特駐彼照管劄束。較難。故未令阿玉錫駐包沁地方。仍令照管扎哈沁人等。現在阿克珠勒等入覲。即便回營。所有應編旗分佐領補放官員等事宜。俟其到日。查辦另奏。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等奏額爾齊斯仍須屯田之處。即著照所請行。其耕種所得穀石。以備接濟往來兵丁口糧。亦屬有益。若欲撫綏新收人衆。於額爾齊斯駐兵。則大功告成後。伊犁已留重兵。兼有大臣駐劄。額爾齊斯去阿爾台甚近。又何必更設兵駐防。著傳諭班第等知之。

定西將軍永常等覆奏催遣兵丁速赴軍營事宜。

永常等奏言。臣等接奉正月十一日

諭旨。隨移咨甘肅督撫。將應備兵丁駝馬糧餉。速爲妥辦。其兵丁俱令於所定日期之前。趕赴軍營。

二月初一日。臣薩喇爾。扎拉豐阿。陸續俱到。查察哈爾一千兵。已經久駐哈密。其厄魯特阿拉善各處兵丁。俱係由口外前往。想二月初十間。俱可到巴里坤涼州滿洲兵。於正月二十二日。自肅起程。寧夏滿洲兵。於正月三十日。自肅起程。亦可按期不至遲悞。至現派滿洲蒙古哨探兵丁內。如有不能到者。臣等遵

旨於綠旗兵丁內撥補。再自京來寧夏涼州等處。教習厄魯特鎗法之健銳營護軍校艮音泰等十八人。俱情願前往。臣等即帶至軍營。以備驅遣。

臣等度量馬力。亟力趲行。俟到巴里坤後。將彼處辦理情形。并薩喇爾等帶兵前進之處。另行奏報。奏入報

聞。

密諭定北將軍班第。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阿睦爾撒納領哨探兵前進。

嗣後如有合奏事件批回後班第閱過即寄阿睦
爾撒納閱看若班第獨奏或特降諭旨俱不必寄
發可即密諭班第知之
命參贊大臣鄂容安採訪西陲輿地
上諭軍機大臣曰漢時西陲塞地極廣烏魯木齊及
回子諸部落皆曾屯戍有為內屬者唐初都護開
府擴地及西北邊今遺址久湮著傳諭鄂容安此
次進兵凡準噶爾所屬之地回子部落內伊所知
有與漢唐史傳相合可援據者並漢唐所未至處
一一詢之土人細為記載遇便奏聞以資採輯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奏報辦理馬駝情形

是阿拉善官兵到肅前赴軍營亦無馬匹不敷
之處今將軍永常副將軍薩喇爾等於二月初
一初二日先後抵肅遵奉
諭旨將原派寧夏涼莊察哈爾厄魯特阿拉善等兵
及貝勒車木楚克扎布公丹拜公額林沁等兵
并瓜州哈密回兵共六千一百餘名一併先進
臣遵將此地現有馬匹儘數籌調并將哈密及

軍營原調餘駝。與裁減分例抽出之駝駄載軍
糧。復議將後起官兵戰馬。抽撥二千匹。豫備更
換。其換存之馬。即留軍營牧養。於後起之西安
滿洲兵出口時。減給馬二千匹。俟到軍營後。將
換存牧養之馬。酌量添給。現經該將軍等繕摺
奏
聞。臣隨即派委將弁解送軍營。其餘一應駝馬口糧
等項。臣一面即飭解送馬駝將弁。及派出運糧
委員。作速遵辦。奏入。報
聞。
命寬免議處寧夏副都統和起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永常等參奏寧夏副都統和起。侍
衛海福。於所帶兵丁。惟領兵九百名前往。留一百
名在後。尚未出口。請將和起海福交部議處。寧夏

兵一千名。原定於四月內前赴軍營。後因歸於哨
探兵隊內。令和起催趲前進。伊等隨將輜重留後。
派兵百名守護。帶領兵九百名迅速前往。尚屬奮
勉。且已具奏在前。非無故遲留者可比。著從寬免
其議處。
密諭定北將軍班第。查察阿睦爾撒納。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阿睦爾撒納以托忒字。奏請賞
給勅書印信。以便招集伊從前散失人等。朕隨諭
以平定準噶爾後。將伊舊日所有人等。即令與伊
會合居住。不必另給勅書印信。不識阿睦爾撒納
接到此旨。情形若何。議論若何。著班第即行奏聞。
又據班珠爾納噶查告稱。將阿睦爾撒納封汗。帶
領哈薩克人等瞻仰朕躬之處。朕已降旨。將四衛
喇特台吉。俱行封汗。哈薩克事務。俟平定準噶爾

時。令班第。薩喇爾辦理具奏。亦已諭知阿睦爾撒納矣。此旨何以未經覆奏。亦著詢問班第。將阿睦爾撒納近日言動舉止。密加查察。據實陳奏。

戊午。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帶領兵三千名起程之後。其續到兵丁。著哈達哈酌帶一二千名速行前往。與班第同進。或略於班第之後。緊相接應。著傳諭哈達哈知之。

己未。

參贊大臣鄂容安奏。報揀選綠旗兵。前赴軍營事宜。

鄂容安奏言。二月初四日接奉

諭旨。恐先進官兵一時不能到齊。令臣於安西哈密等處。察內揀選豫備俟薩喇爾一到。即行前進臣思北路先進官兵。既於二月十五日內。已經起程。又率哈薩克兵。往內卽行進發。且巴特瑪車凌。亦著詢問班第。將阿睦爾撒納近日言動舉止。密加查察。據實陳奏。

擒達瓦齊。則西路先進之兵。尤不可緩。看此機緘。令將安西所派兵內。再現在本城之三百名。卽日料理起程。務於二月十五日內。至巴里坤軍營。卽可前進。無悞。

名。或千餘名。計涼莊官兵一千。察哈爾官兵一千。合之現添綠旗兵丁。已有三千餘名。卽寧夏官兵。厄魯特兵。不能趕到。亦儘足應用。其所需馬駝口糧等項。臣到哈密。卽行通融妥辦。務令齊備。並卽率領先赴巴里坤。今聞薩喇爾等二月初一日已到肅州。一抵軍營。卽可前進無悞。

奏入。報

聞。

庚申。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奏報甘涼等處官兵到肅起程日期。

劉統勳奏言。本月初八日。延綏鎮總兵傅魁來至肅州。現在甘涼官兵。即日過肅。臣即令該總兵就便帶領甘涼官兵出口。沿途管束彈壓。又貝勒羅卜藏多爾濟。亦於本月初五日。帶領阿拉善官兵來至肅州。臣照例辦給馬駝口糧。鹽菜等項。催令前赴軍營。諸處官兵所帶駝馬有餘。兼程前進。伺可與哨探官兵一同進發。奏入。報

聞。

定北將軍班第等。奏報編定扎哈沁旗分佐領。補放官職各事宜。原擬俟瑪木特回時辦理。今臣阿睦爾撒納。色布騰巴爾珠爾。帶領哨探兵。於二月十二日起程。臣班第亦帶領次隊兵。隨後進發。不及俟瑪木特到時。公同辦理。是以臣等公議。即遣人會同翼領阿玉錫。令先辦編次旗分佐領之事。其應補放佐領。得木齊等官。及所留收楞額等人。俟瑪木特回時。公同揀選。再與臣等驗看補放。奏入。報

聞。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辦理分給馬匹事宜。

班第等奏言。臣班第在京。與軍機大臣會奏。現在軍營及各處購買馬匹。可得十一萬有餘。除

應付哨探兵及續進大兵需馬七萬有奇尚餘四萬匹。參贊大臣哈達哈等往喀爾喀處揀選馬匹。料亦可得數千。俟到軍營後。徹底清查。悉心籌辦。今查明已到未到馬匹。內除賞給阿睦爾撒納等。并前次進兵乘騎及厄魯特等騎去未交馬匹外。實存馬三萬六千餘匹。又陸續收到馬三千餘匹。共三萬九千餘匹。除揀選二萬六百餘匹解送卡倫備用。復查哨探所餘馬一萬八千餘匹。或因前次進兵。未經休息。或適從遠處解來。俱欠膘分。俟草長牧肥。方可適用。其各處未到馬匹。共六萬有餘。除舒赫德親往翁金達什和碩地方查辦外。餘皆節次到。一并揀選堪用者。解送卡倫備用。復查哨兵於二月十二日起程後。大營聲援兵。及屯田等兵。亦應陸續前進。今察哈爾副都統衛栢起帶兵二千名。於二月中旬可抵烏里雅蘇台。而昭烏達兵二千名。亦將次到營。俟此兩次兵到時。將馬匹口糧妥辦。臣班第帶領前進。此後續到兵丁。辦令起程之處。令都統莫爾渾親王成袞扎布監辦。俟大兵盡行起程後。再將成袞扎布遣往屯田地方。辦理事務。奏入。報聞。

準噶爾噶勒雜特部人齊倫來降。

命賞給安插如例。

諭西北兩路將軍會兵前進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等奏稱。來降之噶勒雜特

部人齊倫告稱。噶勒雜特之宰桑哈薩克錫喇都
噶爾等。俱向伊犁遷去。阿睦爾撒納之兄巴特瑪
車凌等。皆已敗出。阿睦爾撒納。謂其言荒唐無據。
噶勒雜特人等。聞我兵收服包沁。雖遷移他去。我
兵撤回。伊等自仍歸原游牧居住。且此際牲畜疲
瘦。又安能遂至伊犁。所見甚是。但既有此言。則達
什敦多卜等為前哨兵。必須有兵接應。方合機宜。

著傳諭西路將軍副將軍等。仍照阿睦爾撒納等
所奏兩路大兵至博羅塔拉會合前進。勿拘泥從
前所降之旨。再都噶爾原有投順之意。今達什敦
多卜等又前往擒拿巴朗。想都噶爾必閙我兵進
發前來投誠。巴特瑪車凌即真敗出。諒亦不遠。閒
阿睦爾撒納領兵前進。亦必來尋伊弟。阿睦爾撒
納。惟相度事機。小心辦理為妥。再巴朗背恩逃竄
反捏浮言。阻撓歸順之人。甚屬可惡。伊現在居近
北路。或閒大兵將至。逃往西路。亦未可定。薩喇爾
務遵前旨。訪得巴朗信息。即另派兵先行前往。擒
拿巴朗解送京師正法。勿令遠颺。又
諭曰。北路哨探兵起程後。班第隨領兵數千。尾之而
進。西路薩喇爾領哨探兵起程後。永常亦當領兵
繼進。索倫巴爾虎兵。前往西路。約計二三千名。永
常可即帶領前往。與哨探兵相為接應。其大兵再
為陸續前進。至前後如何通信。俾呼應相通。與薩
喇爾等商議妥辦。將此傳諭知之。

壬戌。

諭定北將軍班第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等奏。大兵五月內可到伊
犁。到彼之後。事勢既定。令阿睦爾撒納會同將軍

大臣等。將續行應辦事宜。商辦妥協。再帶領準噶爾各台吉前赴熱河入覲。大約九月初旬可到。阿睦爾撒納。深知彼處情勢。至伊犁時。一切與班第會同定議。自應妥協。至衆台吉前來入覲。策凌策凌烏巴什訥默庫。班珠爾等。與係叅贊大臣。彼處無應留辦理之事。儘可帶領前來。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俟到伊犁後。其台吉頭目。即著策凌等帶領入覲。阿睦爾撒納。在彼處暫住。將一切規模辦定。再行輕騎前來。如此則辦理彼處事務。及帶領入覲之人。可以兩無貽悞。又諭曰。覽班第等所奏軍營情事。阿睦爾撒納。不無欲獨成大功之意。彼為將軍。議事時自應向前。但薩喇爾為將軍。參贊大臣。凡事宜會同商辦。則將來大功告成。不得謂為伊一人之力。彼雖欲專擅。亦不能矣。著傳諭班第。留心辦理。切勿令彼先行獨辦。然後告之班第轉奏也。再帶領入覲之台吉人等。若至九月。未免太遲。但過於催促。又恐阿睦爾撒納生疑。朕意將應入覲之台吉人等。派策凌等帶領先來。阿睦爾撒納暫留彼處。酌定規模。亦不必久駐。不過月餘。即可兼程前來。朕已另降諭旨。至彼處一切應辦事務。俟阿睦爾撒納起程後。班第可仍遵前旨。與薩喇爾瑪木特等。商議妥辦。此朕密諭班第之旨。著班第悉心體會。慎勿洩漏。

癸亥。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稱辦理派撥兵丁起程事宜。

哨爾瑪木特。

班第等奏言。本月十二日。哨探兵起程後。隨令

屯田兵起程。并聲援兵亦應接續前進。從前所派喀爾喀四部落之聲援兵。節次咨催。尚未全到。除將已到者辦令起程。其未到者。即於現在此處之喀爾喀兵內。頂補。先派二千。令其隨屯田兵前去。留兵一千。在布拉罕地方駐劄。其一千。在哈達青吉爾布拉罕青吉爾等處駐劄。作為哨探兵後聲援。照管臺站。豫備接應。再於續到兵內派一千名前往。亦在青吉爾等處駐劄。查聲援兵內。除派出屯田兵七百名外。看守烏里雅蘇台倉庫應存兵二百。豫備烏里雅蘇台大臣差遣應存兵二百。看守塔米爾倉庫應存兵一百。照管三項厄魯特游牧應各存兵一百。大兵進後。喀喇阿濟爾罕等處既不用兵駐防。俱撤令各回游牧。唯奇爾吉斯淖爾之扎拉圖地方。所駐兵三百名。原為堵禦新烏梁海等之出路。未便全撤。應酌減一百。令扎薩克台吉齊巴克扎卜。帶領照舊駐防。所餘兵一百名。令其照管屯田等處至管轄屯田兵。有原派塔爾瑪善。現在齊齊克淖爾居住。屯田兵由彼經過。即令前往額爾齊斯等處。詢問可以屯田處即行耕種。俟親王成袞扎布將後隊事務辦畢。即往額爾齊斯公同商辦。派出管轄聲援兵之郡王巴扎爾什第。公達爾扎。巴圖孟克。齊旺多爾濟尚未到營。兵丁起程之時。暫令協理台吉管旗章京等帶領前往。如途間遇本隊大臣。即令交明管轄奏入。報

甲子。

定北將軍班第奏派侍衛奇撒布等照管包沁
游牧
班第等奏言新降包沁人等安插察拉罕地方
原令齊齊克達爾之軍營大臣帶管今大兵前
進撤回齊齊克淖爾之兵包沁人等不可無人
彈壓臣等商之瑪木特擬派三等侍衛奇徹布
同協理台吉達瑪林前往照管包沁游牧併將
瑪木特派出之扎哈沁得木亦阿巴策凌等令
其相助奏入
上從之
命收服歸降人等不必遷移內地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今達什敦多卜前往阿睦爾撒
納亦領兵前進噶勒雜特人等諒必歸順但伊等
投誠後必將其游牧內移則新附者未免過勞而

我軍亦多一番部署著傳諭班第等於噶勒雜特
人等投順後擇其宰桑頭目應帶至軍前者即行
帶往餘皆不必遷移內地仍令於原游牧處居住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仍令瑪木特在哨探兵
內前進
班第等奏言臣等前奉
諭旨瑪木特恐於進兵之前不及前赴軍營即不必
令在哨探兵內行走令瑪木特已於二月初七
日趕赴軍營應仍令其帶兵前進協辦軍務奏
入報
乙丑
命議處遲悞馬駝之喀爾喀副將軍公格勒克巴木

丕勒。

定北將軍班第等奏言。上年八月奏交喀爾喀副將軍公格勒克巴木丕勒購買馬駝。催未到。僅以空文含糊咨覆。查格勒克巴木丕勒係効力贖罪之人。理應倍加奮勉。乃以馬駝重務。於去秋交銀購買。至今尚未解送。殊屬不合。應請

吉交部嚴加議處。奏入。得

旨。該部嚴加議處具奏。

諭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等。辦理進兵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鄂容安奏策凌策凌烏巴什等兵。於十一二日。可至軍營。策凌孟克等兵內。有一半步行。十五日前後。尚恐未必能至。朕先令哨探兵丁。為數無幾。又非緊要得力之人。則可不必帶領前往。即將伊等安設臺站。以備驅策。再現在侍衛拜唐阿甚多。若於四五臺之間。將侍衛拜唐阿安設一員。約束稽查。往來驅遞。甚為有益。薩喇爾等。即遵旨辦理。

諭定西將軍永常等。酌辦官兵分起前進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劉統勳奏。先進各兵。候齊集進發。尚須時日。不能不於裹帶之外。另給口糧。以資兵食。先進兵丁。若俟齊集後一併進發。則恐行走羸滯。不若以兵到四起。約滿二千名。即令帶領前進

如此。則聲勢聯絡。後先可以接應。亦合用兵機宜。
著傳諭永常。劉統勳等。所有各路應行先進之兵。
到營約滿二千。即照此辦理。副後陸續到營。即陸
續進發。均以二千為率。巴里坤軍營無須另辦口
糧。再西路續進之兵。原擬一萬六千名。倘前隊已
足敷用。可以迅速成功。不須復行多進。即將最後
兵丁酌量停止。不必拘定前數。可併諭薩喇爾等
知之。

參贊大臣鄂容安奏。臣於初六日到哈密。詢知厄魯特
事宜。

鄂容安奏言。臣於初六日到哈密。詢知厄魯特
兵於十二日可到哈密相近地方。則先進兵
內。即寧夏官兵。不能趕到。已有四千之數。再運
到哈密口糧先進官兵已足敷用。惟運糧駝隻
及應給厄魯特之馬駝。因先進之期甫經更改
尚未趕到。事關軍務機不可失。未便拘泥貽悞
查原議先進官兵口糧。自行裹帶四十日。官為
駄載八十日。今駄隻既未到齊。口糧又關緊要。
臣酌令自行裹帶六十日。已有兩月之糧。審度
事機。諒可成功。且沿途凡有平定地方。均可接
濟。其餘六十日口糧。已行文嚴催。至先進兵丁
所需馬駝口糧火藥鉛彈等項。臣俱不拘原議。
無論何項。通融趕辦。總於二三日內齊備。臣即
自哈密進發。二月望前。可抵巴里坤。俟薩喇爾
一到。再公同商酌妥辦。又厄魯特之兵。需用茶
觔。軍行之後。無處購覓。亦於哈密現在舊茶內。
酌撥一千封。搭運備用。奏入報
聞。

丙寅。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辦理扎哈沁等納貢派兵事宜。

班第等奏言。臣等屢奉

諭旨。隨查扎哈沁包沁人等。在準噶爾時。因係駐防邊境。每年冬季。進獻獸肉。間隔一兩年。協助養贍喇嘛之牲畜一次。如有出兵及差往西藏諸事。復派令資助。臣等愚見。既蒙

聖恩豁免伊等今歲貢賦。自明年始令交納。應俟大兵凱旋後。再行定議妥辦。總管阿克珠勒等。既情願効力軍前。俟其到軍營日。照例辦給馬匹。盤費等項。令其趕赴。臣阿睦爾撒納等帶兵過齊拉罕時。酌量於包沁人內。揀選二三十名。賞給整裝銀兩。帶往軍營。奏入。報

閏

乾隆二十年春二月丙寅。

命定北將軍班第等嚴審參贊大臣努三烏爾登等推諉隱匿之罪。

先是有

旨以努三烏爾登領兵收服扎哈沁後。未即擒拏逃犯巴朗。諭事退諉。交班第阿睦爾撒納審訊。並命策楞兆惠查明努三等收取牲畜等項。有無隱匿。

一併具奏。至是班第等審訊具奏。

上諭曰。據班第等訊問努三烏爾登等供詞。一切推諉。俱卸過於薩喇爾一人。夫薩喇爾歸順未久。從前收獲烏梁海人衆時。即有搶擄之事。以伊舊染習俗。初到未知法度。是以姑爲寬容。若努三烏爾登乃滿洲世僕。亦效準夷之所爲。是尚可寬宥乎。且烏爾登領兵收服烏梁海時。未將逃人巴爾報出。努三擒獲包沁逃人特赫拜哈都理應正法。乃並未奏聞請旨。俱屬舛謬。策楞所查努三之事。尚未奏到。若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即將努三烏爾登併案嚴審定擬具奏。若班第等已經進兵。即交駐劄烏里雅蘇台大臣訊問。仍報將軍等定罪奏聞。再烏爾登將現有馬匹牲畜什物開單呈報。伊至軍營已三四年。何能將歷年所有。一一登記。顯係豫得消息。將馬匹牲畜隱匿各處。少開數目。希圖卸罪。或兆惠未行詳查。亦未可定。班第等務徹底嚴查。毋得任其狡飾。

丁卯。

諭定北將軍班第等奏班珠爾等情形。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前以納喀查誤記朕旨有事成

後移居青海之語。令傳諭班第等明白曉諭班珠
爾納噶查。想班珠爾等。此時已至軍營。伊等一聞
曉諭。情形若何。并有何言語之處。著班第密奏毋
泄。

諭安設軍營臺站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劉統勳等奏。口外文報臺站。從
前軍營舊路。由楡灣直抵巴里坤。路徑久廢。並無
人煙。請仍由安西哈密一路。安至軍營。口外馳送
軍營文報。安設臺站。惟在路徑直捷。方免遲滯。何
必定有人煙之地。若由安西哈密一路。必致紆遠。
此蓋緣旗將弁。安常習故。憚於遷移。而不顧軍務
奏報之遲悞也。現在軍營臺站。自當仍照舊路。由
橋灣一路安設。其哈密安西軍臺。亦不必盡撤。著
酌留十之三四。以備偶有哈密安西各處文報往

來之用。

議定沿邊驛站添設馬匹事宜。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奏言。陝甘安設臺站。備
給官兵。係在南路。其沿邊一帶。爲甘省北路。臣
因兵行南路。大臣官員。亦必俱從南路而行。未
將沿邊各站。設法籌辦。每站止設馬自四匹。至
三四十匹不等。差務絡繹。實屬不敷供應。現在
軍務未竣。正資往來。且大兵指日凱旋。北路赴
京既近。將來大臣官兵等。自必仍由北路行走。
請將沿邊各驛。俱照寧夏在城驛之例。一律設
馬六十匹。俟南路各臺驛馬。兵過捲撤時。即酌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查官兵經過甘省。南路安設
臺站夫役。俱有定程。按站預備。至奉差之大臣

官員等。自應就近從沿邊一帶驛路行走。原非
俱由南路前往。沿邊各驛額設馬匹不敷自當
急爲籌備。應如所請照寧夏在城驛之例。一律
設馬六十匹。俟南路各臺兵過捲撤時。即行酌
調安設。仍於軍務告竣後裁歸原額。但南路各
站馬匹。既俟兵過捲撤。分安北路。則大兵凱旋
所需站馬。亦須另行調撥。是否不致此盈彼絀。
應仍交該署督隨時籌畫。俾臺驛站兩無賠
悞。方爲妥協。奏入。
上從之。
命議處遊擊高志武等。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奏言甘州提標應解出
口馬駝。經提臣王進泰派委遊擊高志武管押
原派將弁并兵丁一千三百餘名出口。近聞該

處解送駝馬兵丁。有回至蕭州者。隨經查明遊
擊高志武。行至長流水地方。止帶兵七百餘名
前行。留兵六百六十一名。令其在彼等候。至二
月初三日。未見信息。已飛咨將領斷。俱行回至蕭州。
查選派兵丁。原爲牽送馬駝。豈容中途留頓。任
意回營。應請將高志武交部嚴加議處。又甘肅
道公泰等稟稱。查驗涼莊解到戰馬三千七百
餘匹。內可用者二千六百餘匹。歸因寧夏滿兵
騎來馬匹。膘好者居多。酌量更換。擇其疲乏者
一千九百餘匹。將涼莊馬匹換給。其換下之馬。
遵照原奏交蕭州鎮標。以補營馬揹缺之數。旋
聞涼莊解馬兵目。有與寧夏滿兵。私自騰挪之
弊。緣該處馬匹平常。不能盡數交納。見寧夏滿
兵騎來馬匹膘壯。遂將解來疲弱之馬。換給寧

夏交官。私借寧夏好馬呈驗。仍換給寧夏滿兵
騎往。公泰等親赴馬棚。查出弊實。解馬協領明
德等。毫無覺察。實屬疎縱。奏入。得
旨。該部分別議處具奏
已已。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疏奏預籌擒獲達
瓦齊事宜。
阿睦爾撒納奏言。臣接奉
諭旨。令籌辦擒獲達瓦齊事宜。查陸續投降人等。俱
言準噶爾情形。窮蹙已極。誠如
聖鑒。巴特瑪車凌係臣近族。若伊能擒達瓦齊。自必
恭恩倘達瓦齊為哈薩克巴朗所擒。不特巴特瑪車
凌。不肯俯首屈服。且巴朗並非噶爾丹策零之
弟。亦斷不能撫有準噶爾人衆。臣意無論何人。
但來歸誠。俱廣布
天恩。准其投順。如或抗違。即當領兵進勦。雖巴特瑪
車凌。臣亦不敢以私情稍為寬恕。現在兵已起
程。俟到噶勒雜特等處。自當探取信息。相機而
行。奏入。
報
命移郡王納默庫等游牧。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奏郡王納默庫負勒剛多
爾濟等告稱。現在所居塔楚地方。喀爾喀厄魯特
人等出痘。伊等屬下疾病者多。請將游牧移至拜
達里克之北。自扎卜堪河源博羅喀卜齊附至鄂
爾海西拉烏蘇等處。俟大功成後。仍移歸舊游牧。

亦甚近便。訥默庫等現在軍前効力其游牧既有病人。即著移往於所請之處。班第可曉諭伊等。惟努力成功。勿以游牧為念。再從前訥默庫等游牧相近。故交舒明就近照管。今與親王策凌等游牧相近。其訥默庫所移游牧。既與阿睦爾撒納游牧相近。剛多爾濟屬下都爾伯特人等。即著那木扎爾兼管。

申諭定北將軍班第密奏班珠爾等情形。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所奏曉諭班珠爾納噶查等一摺。觀納噶查所告。尚屬含糊。前伊奏居青海時。朕原諭以事定後。或居原處。或居青海。悉從其便。並未令其必居青海也。令稱將伊等屬下。由巴里坤遷移安插。亦與原旨未符。其安插伊等於青海之語。納噶查告知唐喀祿。亦未聲明。再諭以

將班珠爾封為和碩特汗。及伊等或居青海。悉聽其便之旨。伊等意見如何。究係願居青海。或仍願居準噶爾地方。著傳諭班第據實密奏。

壬申。

諭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薩喇爾等詢問舒珠克圖告稱哈薩克巴朗。並非噶爾丹策零之弟。朕前會降旨。

詢問阿睦爾撒納。據奏在哈薩克時。留心察訪。知係昌稱巴朗名色。不足為據。合之薩喇爾所奏。其為假冒無疑。再降人齊倫會言哈薩克兵。現為達瓦齊擊敗。使哈薩克力量稍強。能擒達瓦齊。則進兵時。須豫籌所以備禦之道。今並未占據伊犁。早已敗退。我兵進勦。尤為便捷。況兩路哨探兵。會合一處。已逾萬數。乘機前進。儘可迅奏膚功。薩喇爾

務加意奮勉仰副朕懷至擒獲達瓦齊後應如何
辦理哈薩克事務會同班第阿睦爾撒納等詳籌
安辦
諭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等查參沿途遲悞驛站官
員
上諭軍機大臣曰薩喇爾扎拉豐阿奏前赴軍營沿
途驛站馬匹缺少遲悞之處著傳諭劉統勳陳弘

謀恒文等將各該處地方官查明參處
奏酉
定北將軍班第等奏遵
旨曉諭班珠爾等
旨曉諭班珠爾等
班第奏言臣接奉
密諭令臣曉諭班珠爾納噶查緣由仰見我
皇上先幾坐照杜漸防微之至意臣覩納噶查狡而
好事且自恃才能外雖承順阿睦爾撒納而心
實貌視即伊兄班珠爾人甚朴拙亦爲其所輕
適奉
旨以伊誤記前次面奉
諭旨甚覺惶恐即將伊告知唐喀祿之言不行承認
臣隨加訓飭嗣後諸事留心不令其任意乖張
並將平定準噶爾後分封四衛剌特爲汗各管

其屬之處明白曉諭班珠爾等又與阿睦爾撒
納等聚會時亦不時提及使之熟聞阿睦爾撒
納人尚明白一經開導即知悔悟兼之額駙色
布騰巴爾珠爾深知其性每於言論之時化其
私心俾其無所希冀臣等唯同心協力黽勉成
功其善後事宜臣與鄂容安留心商辦俟阿睦
爾撒納帶領哈薩克人衆入

戮後。臣等即同薩喇爾酌定具奏。斷不許其稍有欺罔擅專事權再哈薩克游牧舊在伊犁西北後漸移至東北者甚多現在額爾齊斯之北。亦有與阿睦爾撒納游牧接壤之處。奏入報聞。

諭定北將軍班第等。撫綏大功告成善後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投降人等均稱哈薩克兵及巴特瑪車凌等為達瓦齊所敗。雖其虛實未定。然亦須豫為籌畫。庶臨時不致周章。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於大功告成後。若哈薩克人等投誠前來。將伊大頭目酌量赴京入覲。賞給官爵。其所屬之人。仍於原游牧處安插。不必遷移。倘竟不歸誠。亦不必用兵攻取。其如何設立防範。或應乘機辦理之處。阿睦爾撒納既深知其情勢。可與班第定議辦理。巴特瑪車凌係阿睦爾撒納之兄。今既敗走。

倘聞大兵一到。即來投順。朕必優為之加恩。即或伊不能來。亦當遣人迎取。豈有伊弟受朕重恩。而令其兄遠棄於哈薩克之理乎。此皆成功以後事宜。但既至伊犁。則相隔尤遠。倘臨期再為奏辦。未免稽遲。是以先行曉諭。惟在班第等相機集事。

三月甲戌朔。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奏新獲烏梁海哷爾貝告稱。達瓦齊現派兵四千。會同哈薩克兵三千。向阿爾台前來。烏梁海宰桑布珠庫亦同領兵前進。並有令察達克赤倫車根等探信之語。共意欲令致疑察達克等。不為我兵遣用。博爾貝所告。全屬虛妄。此係必無之事。布珠庫乃達瓦齊信任之人。故作流言。虛張聲勢。冀少緩我大兵前進之意。且不論

其言之虛僞。即使果實。亦於我兵前進全無關礙。
達瓦齊誠帶兵前來。正值阿睦爾撒納等鼓勇深
入成功愈可迅速。阿睦爾撒納深知彼處情形。博
爾貝所告之語。其眞僞自必了然。但布珠庫既爲
達瓦齊出力則遣往之赤倫。或被伊牧害。亦屬可
慮。亦倫感激朕恩。輸誠効力。其意深屬可嘉。如果
有受困之事。阿睦爾撒納就近即派兵救援現在

察達克亦在彼處。或即派察達克前往亦可。阿睦
爾撒納一面酌量辦理。一面仍帶大兵前進。斷勿
少爲疑惑。博爾貝係車根扈下人。而聽布珠庫之
指使。妄言惑衆。復致傷我兵丁。情甚可惡。若阿睦
爾撒納詳細詢明。即於軍前正法。
又
諭曰阿睦爾撒納詢明博爾貝奏稱。布珠庫之言或
恐我兵威所至。不准投順。或係達瓦齊恐各處烏

梁海。悉行歸降。設計安慰。均未可定。現在扎拉圖
所駐之兵。毋庸撤回。杭吉爾察克地方。應添兵駐
防。已交容班第辦理。並令察達克前來。面同博爾
貝質對其言之眞僞。使投順之烏梁海等。勿致生
疑。俟質對後。即將博爾貝正法。以彰國憲。阿睦爾
撒納辦理甚合機宜。與朕昨所降旨脗合。即將照
此辦理。此必布珠庫捏造謊言。冀緩我軍。並使我

致疑於初降之烏梁海等不復遣用耳。阿睦爾撒
納令察達克前來。面同博爾貝質問明白。不特衆
烏梁海俱可安心。察達克亦全無疑懼。自當愈感
任用之恩。出力報効。朕意博爾貝所言哈薩克三
千兵會同達瓦齊兵四千前來之語。哈薩克之兵。
或即從前降人庫納所轄哈薩克巴朗及巴特瑪
諭曰阿睦爾撒納詢明博爾貝奏稱。布珠庫之言或
恐我兵威所至。不准投順。或係達瓦齊恐各處烏
車凌所領之兵耳。果爾則巴特瑪車凌。乃阿睦爾

撒納之兄。豈有反與達瓦齊會合之理。其言全不
足據。於我兵亦毫無關礙。招摩多等處駐兵防守
亦可。即不駐兵亦無不可。此時惟赤倫前往事稍
可慮。如果須應援。阿睦爾撒納即遣朕前旨留心
辦理。否則俟大兵平定伊犁後。此等烏梁海自必
歸降。此時原不必分兵前往也。現已令察達克前
來俟其到時。即可詢知赤倫現在情形。察達克如

恐赤倫在彼。或中布魯特珠庫諤計。伊欲帶兵策應。即
照伊所請。給兵前往。如不需策應。亦即停止。

臣等謹案。軍前間諜之言。最足動搖觀聽。如
博爾貝妥稱達瓦齊會同哈薩克領兵前來
之語。其意蓋欲離間新降之烏梁海察達克
等。不復遣用耳。於此稍涉顧慮。何以祛衆惑
而靖人心。我

皇上坐照如神。灼然斷其必無是事。
申諭將軍等鼓勇深入。設令達瓦齊尚有兵力。中途
聖漢所洞燭。靡遺者。至察達克等前經輸誠自効之
天兵勢同摧枯拉朽。尤
一遇
人。不因影響流言。遂加隄備。並令將軍等貿
對明白。俾一時疑慮全消。即一無知之烏梁
海猶不憚推心置腹。委曲成全。又以宵小鼓

煽爲奸。且
念及遣往之赤倫或被戕害。則凡爲國宣力之人。誰
不感激奮勉。仰見我
皇上之策勵戎行。無遠弗周。無微弗至也。
命定北將軍班第等辦運帶軍糧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奏帶領察哈爾兵丁。於二月

二十日起程續進。令永貴將後隊官兵口糧辦理
支給外。所有餘剩駝隻。酌量攜帶糧餉。跟隨大兵
相繼前進。俟辦定再爲奏聞。此奏殊未明晰。現在
大兵鼓勇直入。成功指日可期。官兵已攜帶口糧
四個月。又何須額外帶往預備。此或係預備賞賚
之用。或從前議帶兩月口糧。後復定爲四個月。而
於官兵起程時。未及滿支四個月之數。今特爲之
補運。均未聲明。如係帶往預備賞賚之用。尚屬可
行。若官兵已攜帶四個月口糧。今復多行裹帶。接
續前進。萬餘兵丁。應備口糧若干。需用駝隻若干。
中途保護。既分兵丁之力。且防意外之虞。殊未妥
協。著傳諭班第查明。如係必需之項。一面計數奏
聞。一面辦理。尋班第奏言。現在前隊哨探兵六千
名。俱攜帶四個月口糧。臣帶領察哈爾兵二千
名亦攜帶三個月口糧。並無減半留存須俟續
運者。特備賞之項。從前未經攜帶。現計衆兵進
發後。馬駝尚有餘剩。臣意酌帶軍餉。不特大兵
有需用之處。可以接濟。而平定葉爾羌後。一切
賞項。亦可動支。且此次解餉兵丁。即接續大兵
前進。照看亦易。似可無意外之虞。惟現在所餘
馬駝。尚難定數。應交與駐劄烏里雅蘇台大臣
等量臣等前進之兵。成功遲速。及所餘馬駝實
在數目。再行詳悉籌辦。奏入。報
聞。

密諭定北將軍班第。

乙亥。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陳奏阿睦爾撒納情形一摺。
有不時留心防範之語。前因納噶查有承順阿睦

爾撒納之意。是以降旨令班第善爲曉諭。俾其妄念不生。今看阿睦爾撒納一應事宜。尚屬循往。亦不宜稍存形跡。致令疑懼。著傳諭班第副後向阿睦爾撒納。勿遽露防範之意。並將朕節次所降密旨。即行封固繳回。

丙子。

定西將軍永常等奏報領兵起程日期。

永常等奏言。臣等於二月十九日至巴里坤。查驗各處兵丁。俱已到齊。惟原派和托輝特公額林沁兵二百名。尚在未到。俟到時即行帶領前往。否則即於鄂容安帶來吩咨。安西肅州兵內揀選。共足六千名之數。擬遵原諭旨。於二月二十八日起程。今聞有葉克明安巴雅爾一人。帶領一千戶。自移至額林哈畢爾噶地方。前來投順。俟到彼處。辦理招降。亦須數日。今擬於二月二十五日。由巴里坤領兵前進。一路採取北路大兵信息。會合辦理。奏入。報聞。

戊寅。

申諭定北將軍班第等派兵防守卡倫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據博爾貝告稱。有布珠庫現在帶兵四百名。來至卡倫外招摩多地方之語。現在派兵往各卡倫防守。並移咨駐劄烏里雅蘇台大臣嚴行防範。烏梁海等乃無用之人。從前進兵時。即行帶領前往。否則即於鄂容安帶來吩咨。安西肅州兵內揀選。共足六千名之數。擬遵原諭旨。於二月二十八日起程。今聞有葉克明安巴雅爾一人。豈有反敢侵犯之理。此言不過牧服布珠庫一人。豈有反敢侵犯之理。此言不過特伊等但知聞風遠遁。未敢侵犯。現已大半聲威布珠庫虛張聲勢。冀緩我師耳。原可置之不理。朕

已詳悉諭知班第。令勿因此而分所進之兵力。今此奏仍不免過於小心。如爲防範去年所收之烏梁海。則伊等受朕厚恩安居度日。不但不肯逃避。即使偶有逃避之人。平定伊犁後。自必仍來歸附。能向何處遠颺。竟可無庸派兵防守。況駐劄烏里雅蘇台大臣。現止兆惠舒赫德等數人。倘因此稍事張皇。辦理未善。則喀爾喀路必生畏懼。即新降之烏梁海等亦易生疑。種種殊未詳愼。但班第既已派往。且兵亦不多。姑無庸深諭。班第惟專心辦理進兵之事。甚屬緊要。班第惟當奮勉前往。不必以博爾貝之言爲慮。並傳諭駐劄烏里雅蘇台大臣等知之。

庚辰。

命治烏梁海宰桑都塔齊教唆逃人之罪。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奏烏梁海宰桑都塔齊教唆逃人之罪。潛逃。請交與宰桑都塔齊嚴拏務獲。侍衛六格等應交部議處。宰桑都塔齊珠爾應交與該扎薩克嚴懲治罪。恩克什等逃遁。明係都塔齊從前有覬覦管轄之意。後將伊等歸與察達克管理。未遂其意。從中教唆所致。班第即交與都塔齊查拏辦理甚合。如能拏獲。尚可贖伊等之罪。倘致脫逃。必當從重治罪。此時且無庸交該扎薩克懲究。六格追趕時。未曾給與多人。尚屬可恕。著免其交部。現在辦理進兵之事。甚屬緊要。班第惟當奮勉前往。恩克什等數人。即使逃遁。亦無關係。況平定伊犁後。伊等更向何處遠颺。惟都塔齊人甚奸詐。俟事定後。斷不可留。班第將來駐劄伊犁。可告知阿睦爾撒納於伊回來時。酌量辦理。尋班第奏言。據管理烏梁海部王品級貝勒青滾雜卜告稱。恩克

什等十八戶係久經投順之人潛行逃竄皆由都塔齊不能嚴行約束反從中指使所致且逃竄後都塔齊僅報出八戶隱瞞十戶其中更有可疑如此不可信之人若仍留於巴爾楚克地方將來新來投順人衆必爲其所愚且日久自恐敗露必致逃竄理應將都塔齊正法以爲衆烏梁海之戒據阿睦爾撒納亦以青滾雜卜之言爲是臣即交與青滾雜卜令其遣返安人將都塔齊拏至卡倫數其罪惡即日正法以昭炯戒仍曉諭衆烏梁海等不得效尤亦不相牽累以安衆心奏入

上從之

申諭定西將軍永常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劉統勳奏辦理馬駝糧運情形摺內稱挑出瘦小不堪用及疲乏駝隻俱係上年秋間查報堪用永常奏明收槽喂養者此處顯有推諉情弊永常係該省總督又命爲將軍一切事務原係分所應辦即來京請訓往還亦僅數月該省辦理情形豈得諉爲不知設使不令劉統勳前往寧能不辦耶此永常之無可推諉也至劉統勳以軍機大臣朕特派往協同辦理則永常所辦之事皆伊之事彼此本無可分設使永常獨力能辦亦不必派伊協辦矣此劉統勳之無可推諉也二者之中永常之責較重而其不應存彼此之見則一耳況辦理此等重大事務其中小有未協惟當隨宜籌酌令於事有濟此番進兵原議在四月內今於二月先進數千匹期部署已無悞先行進勦之期若僅如肉乾等項運送稍遲不過將承辦屬員

照例參處足矣。豈可以此各存意見。有負朕鄭重委任之意。著詳悉傳諭伊等倘再蹈前轍。朕必重治其罪。

癸未。

申諭定西將軍永常。

上諭軍機大臣曰。劉統勳奏稱前奉諭旨以先進之兵約滿二千。即帶領前進。又准廷議續進官兵俱以二千為一起。今綠旗官兵久駐軍營。即應遵旨料理進發。所謂先進之兵約滿二千即行前進者。指索倫及滿洲京兵而言。如係綠旗兵丁。只可令供臺站等用。若令前隊進發。殊不足恃。著傳諭永常不得將綠旗官兵帶領先進。且永常此番安分自量。不妄作主張。尚可邀受恩典。倘因薩喇爾已有就緒。永常急遽單身前往。則必為薩喇爾等所笑。將不能承受朕恩。又為永興之續矣。至馬駝等項。永常劉統勳彼此照應辦理。無致意見參差。自取罪戾。

又

諭曰。永常奏稱帶領現在所有綠旗及回子兵。於三月初九日繼前隊哨探兵進發。永常辦事。一味草率。其急欲進兵。意以事成時伊亦在彼處。同有勞績耳。此等意見。愚而且鄙。昨已降旨。令伊不得僅帶綠旗官兵前進。如已起程。接旨後即在中途等候。俟各處兵丁齊集。再行進發。永常係總辦軍務大臣。凡一切應辦應催之事。皆係其職分。朕令劉統勳前往。不過協辦伊任內事耳。伊理應將一切事務籌畫周詳。乃諸事推諉於劉統勳。今急欲帶兵前進。意以業已進兵。則愈於伊無涉。不思劉統勳一人不但不能辦理。今又將鄂昌之事交與劉

統勳豈能兼顧。永常接到此旨。即將帶往綠旗官兵。交與額林沁多爾濟帶領。伊即回至肅州。將陸續所到之兵。辦給一切糧餉馬駝。全行交協。起程有日。伊然後尾行前進。少有違悞。斷不寬宥。再策凌等此次行走奮勉。朕是以加恩令於中途賞給羊隻。或用肉乾。此亦鼓勵戎行之意。若使伊等口糧充裕。而羊尚未到。即為少緩再給。亦無不可。而

永常酌議。令將羊隻折銀賞給。試思以二千人。而賞給一千餘兩之銀。作何分給。且現已進兵。銀兩亦何所用之。永常之辦理種種未協。即此可見。現在解往之折價銀兩。既行分給。不必追議。仍遵原旨辦理羊隻及肉乾等項。作速解往。即行分給。永常務遵旨辦理。

參贊大臣哈達哈等奏言。大兵前進之後。各處卡倫。應嚴加防守。臣等現於哈喇阿濟爾罕等處撤回兵內。揀選一千名。派略爾略扎薩克台吉根敦帶領五百名。往海喇圖庫列圖哈道里科卜多布延岡各處駐劄防守。復派略爾略公品級諾爾布扎卜。領兵五百名。往烏哈爾和碩等處駐劄防守。令其時常派兵哨探。並管理新舊烏梁海游牧。以及接收來降人衆。奏入報

聞。

乙酉。

命定西將軍永常等運接濟軍營馬駝糧餉。以備接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奏請續運馬駝糧餉。以備接濟大兵之用。朕已交軍機大臣議覆准行。其西路哨探兵。已於二月二十五日進發。官兵各攜帶兩

個月口糧。並乘騎馬駝外。亦應照北路預備接濟。
著傳諭永常於軍營現在所有馬駝糧餉無論何
項。惟量其所有酌量運往。以備接濟。
丁亥。
諭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因阿睦爾撒納領兵先進。途中

如有應奏事件。令阿睦爾撒納一面具奏。一面知
會班第。已經降旨傳諭。茲欲早開伊等前途捷音
耳。今聞班第所奏都塔齊一事。仍係阿睦爾撒納
轉報。因阿睦爾撒納尚未接到諭旨。此等本非甚
緊要之事。即或容報具奏。猶屬可行。第思嗣後向
前總理九得奏事務之阿勒巴齊唐古忒一員。
請比佐領優加一等。仍令照舊總理各佐領事
務。阿勒巴齊唐古忒既為瑪木特信任之人。應
令其仍照舊管理事務。可否賞給四品參領職

舊辦理。其有應行速為奏聞者。即一面陳奏。一面
移咨班第。庶一切事宜。不致稍有遲滯。
定北將軍班第疏奏驗看補放扎哈沁佐領事
宜。
班第奏言。前遣員外郎納蘇圖等編定扎哈沁
人等旗分佐領。其應放佐領人員。令內大臣總
管瑪木特保送驗看。今臣經過扎卜堪地方。據
喀喇巴爾魯阿玉錫將擬放佐領之瑪什賽音
嘉納巴克等二人送驗。其餘現在軍前者。俱咨
行阿睦爾撒納驗看另報。又據瑪木特保送從

衙之處。出自
聖恩。臣隨諭令將扎哈沁游牧事務。令阿勒巴齊唐
古忒等會同臣等派出之協理台吉策凌旺舒
克公同辦理加意管束。奏入。報
聞。

戊子。

上諭軍機大臣曰。納默庫班珠爾齊木庫爾俱同阿
睦爾撒納領兵前進。伊等俱係大員。著施恩賞給
納默庫班珠爾三眼翎。齊木庫爾雙眼翎。和托輝
特郡王品級貝勒青袞雜卜。原係多年扎薩克。近
亦在軍前効力。再西路進兵之策凌策凌烏巴什
行走並屬奮勉。俱著賞給三眼翎。永遠服用。以示
奬勵。

命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沿途籌辦投降人等
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奏來降之巴第阿咱
特等告稱哈薩克錫喇。帶領伊屬人。向額林哈畢
爾噶遷移。其屬下數得泰人等。及收楞額巴爾沁
等。俱有來降之信。看來相繼來降之人必多。此等
望風納款。即應加恩優卹。但現值進兵之時。無暇
辦理賞賚事務。著阿睦爾撒納於沿途投降人等。
詳悉記明。在何處投降。即令其住居原處。不必遷
徙。並將功成後即行施恩之處明白曉諭。此內如
有大頭目等應帶往軍前者。即行帶往。其餘特都
爾伯特和碩特各部落。及達瓦齊所屬人等。亦必
陸續來降。達瓦齊屬下人應另行分別辦理。其輝
特等所屬人應如何辦理。即當預爲籌畫。庶臨時
易於安插。阿睦爾撒納即遵旨妥辦。並傳諭班第

及西路薩喇爾等輿論策凌等知之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疏奏詢問副都統
察達克情形
阿睦爾撒納奏言臣等審訊烏梁海博爾貝摺
內請將副都統察達克傳至軍前與博爾貝當
面質對後即將博爾貝正法副因博爾貝猶口
復發於察達克未到之前已經病故臣等仍將
博爾貝戮屍梟首外察達克前來臣等將博爾
貝前後供詞明白曉詢據察達克告稱博爾貝
係車根所屬之人原係不可信之小人其言俱
屬荒唐現在準噶爾內亂無存身之地布珠庫
斷不能出兵即所言來至招摩多四百之兵亦
係布珠庫等為瞭望蹤跡安置之數人並非敢
來迎烏梁海等之兵且烏梁海等投順以來身

受
天朝重恩安居樂業即車根赤倫之人我不能深信
若我屬下之人俱可保其必無異志現在將軍
既於扎拉圖杭吉爾察克等要害之處駐兵防
守即使有一二不肖之徒亦於事無礙餘俟赤
倫到日俱可詳悉實在情形奏入報
聞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疏奏揀派達什敦
多卜等領兵先進事宜
阿睦爾撒納等奏言臣等於二月十二日自烏
里雅蘇台軍營起程因厄魯特兵未經全到且
沿途養息馬力緩行至二十四日抵庫卜克爾
支放馬匹於三月初一日至齊齊克淖爾現在
支放各處兵丁馬匹口糧即出卡倫前往其達

什敦多卜察達克圖倫楚等。臣等帶領行走。俟至布拉罕察罕托輝地方。遵旨令其先進。惟期早獲逃犯巴朗。復派喀爾喀貝子策卜登厄魯特貝子得濟特協同前往。奏入。報聞。

乾隆二十年春三月庚寅。命參贊大臣達爾黨阿會同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進兵。

上諭軍機大臣曰。達爾黨阿奏帶領索倫兵三百名。於三月初三日至軍營。初六日起程。繼大兵前進。達爾黨阿所領。係索倫勁卒。又經伊自行揀選者。著傳諭班第。俟達爾黨阿兵到時。急速前進。務同阿睦爾撒納前隊哨探兵。一併進發。

諭定北將軍班第辦理烏梁海宰桑都塔齊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奏烏梁海宰桑都塔齊已送至烏里雅蘇台軍營。若復令其前至卡倫。路遠恐有疎虞。現在移咨駐劄烏里雅蘇台大臣哈達哈等。即行正法等語。從前因青滾雜卜之言。令將都

搭齊拏至卡倫正法似都塔齊所住離卡倫甚近今據班第此奏則都塔齊送至烏里雅蘇台始赴卡倫似此輾轉迂迴前奏何以並不聲明著班第查明。遇便覆奏再都塔齊如已到烏里雅蘇台正法。即可無庸置議。倘尚在未到或伊推托不即前來。即遵旨前降諭旨俟大功告成後再為辦理此時且勿令其驚懼並傳諭班第及哈達哈等知之。

定北將軍班第。密奏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自到軍營。納沿途情形。

班第奏言昨歲阿睦爾撒納在熱河時奉

旨令齊木庫爾於屯田往額爾齊斯地方屯田阿睦爾撒納自到軍營。從未言及近又奉

旨令齊木庫爾更換扎木參前往額爾齊斯地方屯田往返再三總未商定。近始據覆遵

旨留齊木庫爾於屯田地方駐劄。並派輝特和碩特兵二百名。都爾伯特兵一百名。並喀爾喀兵三百名。一同前往。以資守望。仍俟伊領兵到彼。酌量情形。指示駐劄屯種事宜。再查新來投誠之沙畢納爾得木齊錫喇哈什哈等詢係班禪之沙畢納爾。並未稱係拉藏汗之屬人。而阿睦爾撒納奏稿內。指為拉藏汗之屬人。班珠爾又向伊等言我祖原係爾青海之汗。爾等或即係我和碩特部落之語。其中明有希圖僥倖之意。臣近經過包沁游牧地方。詢知阿睦爾撒納等經過時。將伊屬下人認出帶往外。又多帶男女十五口。並未報明。臣現在行文查查並密行寄信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留心詳察毋許仍等妥

生僥倖。奏入。得
旨。此尚係小事。如約束太過。或轉阻伊等奮往之心。
若遇重大事務。自不得令伊等專擅也。
辛卯。
命副都統多爾濟運解阿睦爾撒納等俸餉於張家
口。
上諭軍機大臣曰。納穆扎爾奏。支領阿睦爾撒納等

俸餉之厄魯特人等。現派領催敦珠克帶領。於三
月初九日。自塔米爾起程來京。厄魯特人等到京
時。已值夏令。天氣漸熱。恐其不耐炎暑。或致患病。
宜加體恤。著派副都統多爾濟。將阿睦爾撒納等
應支俸餉緞匹等項。運往張家口。俟厄魯特人等
到時。一一照數給與。仍將朕體恤伊等不令入京
之旨。明白曉諭。令其歸至游牧時。轉傳與該扎薩
克宰桑等知悉。並傳諭納穆扎爾知之。
壬辰。
定北將軍班第疏奏。領兵起程日期。
班第奏言。臣帶領察哈爾官兵。於三月初六日。
至齊齊克淖爾地方。放給馬匹駝隻。查明隊哨
探兵。揀選馬匹之外。現存馬四千餘匹。其中有

贏瘦不堪乘騎者。又各處尚有未到馬匹。今前
隊兵出卡倫已行三日。若俟馬匹全到。臣始出
卡倫。恐相離稍遠。難以策應。是以即將現在所
有馬駝。先支給一千五百名官兵乘騎之用。臣
於初八日。即帶領起程。出巴顏珠爾克卡倫前
往。其餘兵五百名。俟馬匹一到。即以次接續前
進。亦不致中途遲滯。奏入。報
聞。

定北將軍班第疏奏編設補放包沁人等佐領事宜。

班第奏言臣查包沁之七得秦。所有八丁多募不等。應照扎哈沁之例。每得秦編一佐領。共編七佐領。已交與員外郎納蘇圖編定。今臣於三月初三日駐劄庫卜克爾地方。據包沁總管阿克珠勒翼領台拉克父子。帶領擬放佐領得木齊人等驗看伊等皆係阿克珠勒保送且人俱去得臣即照其所擬宣示。

諭旨。令其各勤職業約束屬人。共遵法紀。其阿克珠勒所請總理七佐領事務之阿勒巴齊顏達什。可否照扎哈沁阿勒巴齊唐古忒之例。給與參將職銜出自

天恩奏入。

上從之。

癸巳。

命定西將軍永常仍回肅州。不必迅速前進。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永常奏自肅州前至巴里坤。帶現在兵丁進發。并咨後隊帶兵大臣等。兵足一千亦即迅速前進。永常之意。特欲急進邀功。不知伊係將軍。一切事務。俱應承辦。劉統勳不過協同辦理。乃永常諸事俱委之劉統勳。伊之專責。似止在帶兵一進。餘皆無涉者。殊屬謬誤。著傳諭永常。即遵前旨。仍回肅州。辦理一應事務。果能妥協。即未帶兵前進。朕亦必將伊議敘。今彼處口糧既少何必又帶此無用綠旗兵汲汲先進耶。至移咨索倫兵。但足一千。即行前往。此特為伊子額爾登額耳。其於事理當否。亦曾悉心籌及乎。永常務令各

隊兵丁。仍遵前旨。量足三千。帶領前進。不得故遲取戾。

甲午。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疏奏各處官兵。全過蘭州情形。

劉統勳奏言。臣於三月初三日。自肅州起程。彼時索倫第一起兵。已經出口。二起甫到肅州近郊。

乙未。

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等疏奏扎哈沁宰桑敦多克等率衆來降。

薩喇爾等奏言。臣等領兵。於三月初七日。至扎哈沁游牧地方。扎哈沁得木齊巴哈曼集。前來投誠。臣等恭奉

聖主撫卹歸附人等。

恩旨。明白宣示。巴哈曼集奏稱。我等仰賴

大皇帝天恩。得以安生。我屬下八三百餘戶。俱情願歸附。再宰桑敦多克。所居游牧尚遠。我遣人送信敦多克。伊亦自必投誠。至初九日早。宰桑敦多克附前來告稱。我等人衆一千二百餘戶。

俱情願歸附。臣等竊思扎哈沁係準噶爾邊界之人。若甫經歸順。即查開戶口數目。伊等未免驚疑。是以臣等安慰衆心。謹將

勅書給宰桑敦多克得木齊巴哈曼集各一道。並諭以後隊大兵經過爾地。於爾等並無滋擾。將此遍諭爾衆。仍各照常安居。並繕寫檄諭給與。伏念大兵前進之信。準噶爾人衆。必有見聞。若不

將

聖主恩旨。豫先傳布曉示。準噶爾人衆。易致驚惶逃竄。是以臣等將頒發噶爾藏多爾濟之

勅書。即遣三等侍衛瑚集圖等。帶領扎哈沁之巴巴及在瞞爾藏多爾濟處之薩喇爾屬下塞貝濟

送前往。並將頒發布魯古特等衆之

勅書亦交瑚集圖等齎去。令由噶爾藏多爾濟處轉交其頒發吐魯番回民之

古。交公額敏和卓派愛特瑪特等三人齎去。由此前進。如有歸附之人。領道

勅旨曉諭務令各居本地游牧。不致少有驚懼。奏入。上諭軍機大臣曰。薩喇爾等奏稱扎哈沁得木齊巴哈曼集帶領三百餘戶來降。扎哈沁等叅敦多克。帶領一千餘戶來降。如即細查伊等戶口。恐反生

疑惑。隨將勅書給敦多克巴哈曼集各一道。曉諭伊等使無驚懼。仍令照舊安居。薩喇爾辦理甚妥。

諾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等。料阿睦爾撒納前進。

諭曰。額林沁多爾濟。同永常帶兵前進。朕已降旨。令永常回肅。額林沁多爾濟。可俟濟福到後。即同彼曉諭敦多克等。言爾等聞大兵一到。即便輸誠已

據將軍奏聞。大皇帝極爲獎賞。特授敦多克爲散
秩大臣。賞給孔雀翎。巴哈曼集爲三等侍衛。並各
賞給衣服。敦多克所屬。或有應行鼓勵之人。另交
孔雀翎五枝。令敦多克酌量賞給。俟功成後仍當
加以重恩。務須明白曉諭。令其深知感意。至彼處
如必需兵彈壓。額林沁多爾濟即帶兵居住。倘毋
庸留兵。仍遵前旨帶兵前進。

丙申。

密諭定北將軍班第。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奏稱據阿睦爾撒納等咨請
將綽翎喇嘛。併沙畢納爾數人。移至伊等現住之
阿睦爾撒納。將伊等投誠之處具奏。朕令於伊犁
地方。設立二庫倫。由京師遣胡土克圖喇嘛前往
教經。班第可照此辦理。俟功成時。入於應辦事宜
時。私將人口帶往。朕以非大事。不必過於約束。今
觀此情形。其心跡已露。若俱置之不問。恐其益生
妄想。班第可密加節制。但勿漏漏爲要。又前令班
第進兵。與阿睦爾撒納相隔十日前往。今既欲從
中節制。則須急行一兩日。以相離七八日爲妥。然
亦不必太急。納噶查情願移至青海之語。如係實
心。尚屬可憫。俟將來令其遷往亦可。此時尚可毋
庸曉諭。倘伊復行詢問。惟以此非必不可行之事。

將來斷無不准答之可耳。將此密諭班第知之。

諭參贊大臣哈達哈傳

諭齊默特多爾濟進兵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昨命齊默特多爾濟所帶之兵。即行撤回。特因其辦理不善故耳。今齊默特多爾濟既自知其非。揀選精兵三百名前進。務於三月內。有輝特人五十餘戶。并在包沁之都爾伯特及葉克明安等人。請即速行給發。臣即覆稱去年收服扎哈沁時。爾等所收人口。俱經查明帶往。其包沁地方原住之輝特兵丁。係從各鄂拓克撥集。並非臨陣所獲。未便聽其帶往。且業已

如齊默特多爾濟。果於限內能到。即不必令回游牧。准其前往効力。若在遲悞。即將此旨宣示。令其撤回。倘哈達哈已經起程。即著莫爾渾遵旨辦理。

命喀喇沁公瑚圖靈阿馳驛來京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準噶爾部落。降人絡繹。有應已亥。

密諭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等。

班第奏言。據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稱扎哈沁內。有輝特人五十餘戶。并在包沁之都爾伯特及葉克明安等人。請即速行給發。臣即覆稱去年收服扎哈沁時。爾等所收人口。俱經查明帶往。其包沁地方原住之輝特兵丁。係從各鄂拓克撥集。並非臨陣所獲。未便聽其帶往。且業已

自編設佐領。至葉克明安四十餘戶。暫時另行安置。

侯伊等台吉到日。公同辦理。其包沁內所有都爾伯特人等。現在包沁居住。亦經奏明。未便擅自給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奏稱阿睦爾撒納訥默庫等

將扎哈沁包沁內。所有輝特部爾伯特及葉克明
安人等。俱即給發伊等管轄。班第不准所請辦理
其屬安協著將原摺抄寄薩喇爾扎拉豐阿鄂容
安知悉。看來策凌衆策凌爲巴什人雖樸實。然不能
保其無此等僥倖之心。倘有似此情事。薩喇爾等
即照此辦理。但須密加防範。勿稍宣露。再北路哨
探兵奏摺內。將班朱爾納默庫之名。一併開列。其
是。西路至博羅塔拉後。遇有奏摺。亦將策凌策凌
烏巴什。策凌孟克塞卜騰之名。列於鄂容安之後。
一併傳諭薩喇爾等知之。
壬寅。
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等疏奏瑪爾蔑多爾濟
勅書前往傳諭瑪爾蔑多爾濟等。今於三月初十日。
據阿巴噶斯舊宰桑德濟特之弟普爾普德濟
特之子哀布。投誠前來。告稱我等宰桑德濟特
並無過犯。爲達瓦齊殺害。深爲憤恨。今聞
大皇帝天兵將到。情願率領我屬六十六戶人丁。隨
營効力。十三日。據布魯古特之得木齊巴拉等
三人前來。告稱我等因達瓦齊暴虐。困苦不堪。
日望
大皇帝天兵速至。今遇將軍大人等。宣諭
大皇帝恩旨。現今布魯古特台吉諾海奇齊等三十
餘台吉。並我等屬下共五百餘戶。情願投誠。受
大皇帝恩典。又據葉克明安輝特台吉托博勒登族
弟巴爾前來迎接。告稱我兄台吉托博勒登。因
臂折不能騎馬。遣我率領屬下三十餘戶投誠。

又同巴朗前來之噶勒雜特得木齊博勒坤策凌們緯克率領屬下一百戶來降。臣等傳宣皇上恩旨。曉諭台吉巴朗等。仍令在各本處居住。賞給茶葉。慰諭安插。至十四日。據巴爾瑪部落得木齊伯克勒特收楞額庫魯克等前來告稱我等原係巴爾瑪部落之人。已來扎哈沁地方居住十餘年。今聞大兵將到。我等率領舊宰桑噶齊拜之子圖爾塔默特六十戶。同來投誠。本日復據侍衞瑚集圖等。帶領噶爾藏多爾濟所遣迎接之宰桑扎爾布多爾濟前來告稱我等恭捧

勅書。於三月十二日。到噶爾藏多爾濟所居額林哈畢爾噶之羅克倫地方。頒發

勅書噶爾藏多爾濟敬謹跪聽。奏稱。

大皇帝洞鑒我處情形。實爲聖明。達瓦齊殘虐。所屬人衆。無不離心解體。達瓦齊與我勢力相等。彼此不相侵犯。數年以來。我準噶爾互相殘殺。達瓦齊乘台吉以來。我屢行勸阻不從。是以數年中並不通信。去歲向我調兵。我亦不發。今年移書。令我在額林哈畢爾噶備兵一萬。我並不豫備。大兵過時。我屬下人等。俱令照常耕種。並不逃避。今

大皇帝撫恤準噶爾人衆。

恩旨下頒。我情願率領所屬投誠。仰承

恩典。伏思噶爾藏多爾濟。乃準噶爾大台吉人亦曉事。聞大兵前進。飭屬照常耕種。深爲誠心向化。

覩此。則軍行所過。自必踴躍歸誠。勢如破竹。可以豫定。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薩喇爾等奏噶爾藏多爾濟率衆投誠。看來大功告成。在指顧間。不勝欣慰。薩拉爾遵朕訓示。動合機宜。實屬可嘉。俟功成後加恩優敘。先將朕所佩荷包賜予。並賞給雙眼翎以示優獎。噶爾藏多爾濟乃準噶爾大台吉所屬之人甚衆。著薩喇爾即同扎拉豐阿鄂容安策凌策凌烏巴什額凌孟克降旨曉諭。朕聞伊來降。甚爲喜悅。特遣侍郎玉保前往降旨獎諭。因道遠不能多賫什物。先將朕御用數珠荷包等賜予。俟大功告成後。更加殊恩寵錫。天朝此次用兵。實因準噶爾地方。互相殘殺。民不聊生。是以特命六師前來拯救。俟平定準噶爾後。令四衛喇特人等。照舊安居。並封王爵。共享昇平。噶爾藏多爾濟既爲準噶爾大台吉。卽封爲親王。賜敕書曰。上天眷佑。大兵所到。不煩一矢。皆已稽首歸誠。著將薩特汗。策凌應封都爾伯特汗。班珠爾應封和碩特汗。同至熱河朝覲。大加宴賞。故先爲宣示。彼汝知之。再於投降各台吉等。亦降旨宣諭。汝等傾誠向化。皇上俱深爲優獎。因汝等戶口多寡差等。尚未周知。是以未頒賞賚什物。一俟玉保查奏。卽行賞給。策凌等帶至熱河入覲。應賞給爵秩者。亦卽給予。可一一曉諭。俾伊等踴躍歡欣。佇荷朕恩。又諭曰。噶爾藏多爾濟乃準噶爾大台吉。今率所屬來降。平定準噶爾大功告成。必速。此實

上天眷佑。大兵所到。不煩一矢。皆已稽首歸誠。著將薩喇爾原奏。抄寄班第阿睦爾撒納閱看。料沙克都爾曼濟。此時亦當由北路來降。果爾。阿睦爾撒納可卽宣諭。汝係大台吉。大皇帝必封以王爵。且我等俱叨受天恩。汝復更何疑慮。仍將何時投誠之

處速即奏聞至沙克都爾曼濟等來降後。亦即應
令伊等入覲。西路著派扎拉豐阿。北路著派阿蘭
泰同策凌等帶領伊等由阿爾台前至熱河。聽伊
朕躬。以地處口外。甚爲涼爽。於蒙古人頗相宜也。
再應入覲之人。倘爲數無多。即俱令前來。如因人
衆。乘傳稍難。即令大台吉數人先來。餘人另爲一
班。俟明年入覲亦可。仍將現在前來人數。及何日
起程之處奏聞。其應封爵秩之人。亦應查辦。且查
封時。即可灼知其戶口多寡之數。阿睦爾撒納等。
並應將從前先至熱河。如何深受朕恩之處。詳悉
曉諭。俾伊等共知慶忭也。又
諭曰。莫爾渾等。不知現在軍行情形。未免妄生疑慮。
著將薩喇爾泰噶爾藏多爾濟投降一摺。即行抄
寄。令傳諭衆喀爾喀等。共知成功迅速。所有應來
入覲之人。已另諭兩路將軍等辦理。但伊等前來
騎駄牲口。及所食口糧羊隻。若照去年令喀爾喀
等豫備。未免拮据。此時豫備各隊官兵牲口羊隻
甚多。如前隊一至伊犁成功。則後隊之兵。毋庸更
進。即可將所餘牲口羊隻。安設臺站。供給新降人
等。著派兆惠專管。務即妥協辦理。俾伊等前來
不令喀爾喀等豫備之處。明白曉諭。俾知朕體恤
遠人至意。
癸卯。
命侍郎何國宗測量西陲度數。
上諭大學士曰。西師報捷。噶爾藏多爾濟投降。內附。
西陲諸部相率來歸。願入版圖。其日出入晝夜節
氣時刻。宜載入時憲書。頒賜正朔。以昭遠裔向化
之盛。侍郎何國宗素諳測量。著加尚書銜。帶同五

官正明安圖司務那海前往各該處測其北極高
度東西偏度繪圖呈覽所有坤輿全圖及應需儀
器著何國宗酌量帶往欽此
夏四月甲辰朔
命西北兩路將軍等撫定準噶爾後即遣投誠人等
入
覲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奏擒獲厄魯特六人詢知巴
朗與烏梁海同在訥齊庫地方都噶爾在那木地
方現在遣兵往擒西路並遣人前來通信班第等
亦將四月望前後可至博羅塔拉之信通知西路
兩路聲息交通噶爾藏多爾濟等人衆俱各前來
投誠以此觀之仰荷
天默佑膚功必能迅奏前已降旨兩路將軍令將派
出應來入覲人衆交扎拉豐阿阿蘭泰策凌等帶
領由阿爾台前赴熱河著再傳諭兩路將軍伊等
兵抵伊犁將撫定準噶爾全部事宜部署略定即
將應行入覲者派出前來如於八月初間即到值
行圍倘時日不及則竟俟朕木蘭回鑾於十月初
間至熱河陛見亦可班第等即遵旨酌量定奪一
面辦理一面奏聞其安設臺站事務已降旨令兆
惠承辦即轉飭兆惠豫爲妥協辦理
參贊大臣哈達哈疏奏官兵起程日期
哈達哈奏言臣遵奉
諭旨於莫爾渾到烏里雅蘇台後臣即領兵繼班第
前進今於三月二十一日起程惟酌量馬匹力
量追赴將軍班第陸續前進再喀爾喀王額林

沁。已領兵四百名。於本月二十日前後。可抵軍營。其右衛歸化城之兵。亦漸次可到。臣已傷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將馬駝口糧等項。豫備妥協。俟各兵到日。即酌給催令起程。奏入。報聞。

丙午。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疏報擒獲逃人們都。

阿睦爾撒納等奏言。二月十五日。郡王班珠爾等將與巴朗同逃之們都擒獲。詢據們都供從前巴朗。原同我在阿里克台地方居住。繼又移向額林哈畢爾噶去。伊屬下有一得蔡之人。尚在奇爾地方。臣等查們都所供。雖不足信。但布哈和洛地方係臣等進兵便道。而奇爾地方又與額爾齊斯相近。當即派員子策卜登等酌帶侍衛台吉。領兵三百名。速赴布哈和洛地方。務將巴朗擒獲。如巴朗又向別處潛逃。納林布魯爾居住之烏梁海宰桑博博。與臣阿睦爾撒納交好。令策卜登等即揀選烏梁海數人。潛往博博處告知。令其差人擒拏巴朗。又派副都統職銜達什敦多卜等往奇爾地方。令將噶勒雜特之宰桑都噶爾留下一得蔡之人收服。臣與郡王班珠爾員子德濟特仍帶兵前進。奏入。報

聞。

定邊左副將軍阿瞎爾撒納等疏報額林哈畢爾噶宰桑阿巴噶斯烏勒木濟哈丹等來降。阿瞎爾撒納等奏言。三月十五日。有額林哈畢爾噶之宰桑阿巴噶斯烏勒木濟哈丹等三人。帶領三十人迎接大兵。投誠前來。詢知阿巴噶斯哈丹係兄弟二人。屬下戶口。共二千六百有餘。烏勒木濟屬下戶口共一千三百有餘。伊等投誠先來。至所屬現住額林哈畢爾噶地方。臣等加意撫慰。並恭宣

諭旨。令其不必遷移。仍在原住地方游牧。阿巴噶斯等告稱我等雖皆願居原處。但不敢妄自求請。

聖主撫卹準噶爾全部之旨。明白曉諭。收服人衆。其阿巴噶斯烏勒木濟哈丹等三人。臣等現在帶往軍前效力。仍於阿巴噶斯烏勒木濟屬下。兩鄂拓克三千餘戶內。酌量揀選二

二千兵。帶來効力。果能奮勉。另行察核具奏。又詢知去年十月內。巴特瑪車凌額林沁阿布賚帶領厄魯特哈薩克兵一萬有餘。將博羅塔拉等處所有游牧人衆。盡行搶掠阿布賚於闔勒奇嶺東。將搶掠人帶回。巴特瑪車凌額林沁帶兵四千餘。直入伊犁。將居住伊犁河北達瓦齊與巴特瑪車之厄魯特回子。盡行擄掠。達瓦齊與巴特瑪車

凌相拒月餘。巴特瑪車凌力不能繼。始行脫回。
現在或云在古爾班色爾克。或云在庫克薩勒。
或云在哈喇巴噶。紛紛不一。究未知現在何處。
至問其由噶勒雜特游牧處至伊犁。尚有游牧
人等與否。據阿巴噶斯等告稱齊爾地方。尚有
集賽鄂拓克四五千人。係宰桑齊巴克額伯濟
二人統領居住。尚可得四五千兵。其噶爾藏多
爾濟屬下現有二千餘戶。前經達瓦齊調取伊
等並未前往。觀此必無敢抗拒軍行之意。但哈
薩克錫喇巴雅爾今既遁往伊等或從中挑搆
生釁。亦未可定。臣等伏思集賽人衆。既在齊爾
居住。自應乘機進兵。於現在帶來六千兵內揀
選三千臣阿睦爾撒納等帶往。先至察罕呼濟
爾地方。展放卡倫。以資守望。俟有實信。然後遣
人齊奉
勅諭招撫伊等。如投誠前來。即行收服。否則當以兵
威擒勦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阿睦爾撒納奏。額林哈畢爾噶
之宰桑阿巴噶斯等。迎接我兵投誠前來。阿睦爾
撒納即曉諭撫慰。遣人收服伊等屬下人衆。又將
我兵分路前進。阿睦爾撒納親身帶領。先往集賽
勒木濟哈丹俱係準噶爾舊日大宰桑之子孫。今
既誠心歸順。朕深爲眷念。著加恩將伊三人。俱授
爲散秩大臣。先賞給孔雀翎。俟另遣御前侍衛齎
衣帽等物。前往頒賜。即將此旨。先行曉諭伊等知
之。再覩阿巴噶斯之詞。尚未悉噶爾藏多爾濟業
已投誠。今西路已遣人往收噶爾藏多爾濟。將此

一併曉諭阿巴噶斯等知之。又
諭曰。投誠之額林哈畢爾噶宰桑阿巴噶斯等。倶係
達瓦齊之宰桑。應遵朕從前所降諭旨。另爲一支。
與瑪木特等一體辦理。不得令他人管轄。著班第
留意。俟事定之時。另行查辦。嗣後陸續前來投誠
人內。有似此等者。倶照此辦理。著卽密諭班第知
之。
丁未。

定北將軍班第疏奏中途領兵滅裝進發情形。
班第奏言。三月十九日。至郭勒阿里克台地方。
據副將軍阿睦爾撒納文稱將新經投誠宰桑
阿巴噶斯烏勒木濟奏明帶往。進至阿爾齊斯。
查明伊蘇圖鏗格圖烏拉克圖等地方。倶可屯
田。現留員勒齊木庫爾等。候護軍統領塔爾瑪
善到時。一同指示耕種。再現在奏明前赴察罕
呼濟爾地方。所有後隊續進大兵。亦迅速前行。
方爲有益。臣卽行催塔爾瑪善等。速行前往。會
同辦理屯田事宜。臣將現有察哈爾兵一千五
百名內。揀選馬力壯健者六百名。臣與喀爾喀
王宰桑多爾濟。貝子三都爾扎卜。公策凌薩木
丕勒等。星夜減裝。緊隨副將軍等進發。其餘兵
丁。飭令副都統柏起統領繼至。奏入。報
聞。
駐劄烏里雅蘇台大臣莫爾渾等奏報和碩齊
郡王林沁等。領兵起程日期。
莫爾渾等奏言。巴林親王品級參贊大臣和碩
齊郡王林沁。帶領珞烏達兵二千名。於正月三
十日。至喀爾喀游牧察罕布哈地方。復選兵四

百名。與教漢郡王喇什喇卜坦帶領先行。於三
月二十一日。抵烏里雅蘇台。二十二三兩日。支
給馬駝口糧等項。於二十四日卽起程前進。又
二十三日。王阿咱拉貝勒彭蘇克帶兵八百名
前來。亦將馬駝口糧辦給。於二十五日。起程前
進。奏入。報
聞。

戊申。
命西北兩路將軍等。酌議準噶爾投誠賜爵人員世
襲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自大兵前進。準噶爾部落人衆。各
帶領鄂拓克。陸續前來投誠者甚多。朕視其所轄
人數。酌量加恩。有授爲散秩大臣及副都統總管
者。第思準噶爾舊例。凡管鄂拓克之宰桑。俱世襲
罔替。是以朕授瑪木特爲散秩大臣。卽令其管轄
扎哈沁人衆。今陸續投誠之人尚多。宜將世襲之
例。明晰曉諭。則現在投誠人衆。既益鼓朕恩。而相
繼歸降者。亦倍加感悅。於事甚有裨益。將此傳諭
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等。通行曉諭知之。至如
何酌定世襲及給與勅諭之處。俟伊犁底定後。卽
入於應議事宜內議奏。

乾隆二十年夏四月庚戌

諭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薩喇爾等奏帶領噶爾藏多爾濟投誠人等前進又羈留達瓦齊之來使帶往進發辦理悉中機宜朕深爲嘉悅佇望捷音閱伊奏內有噶爾藏多爾濟人尚明白但心跡叵測之語朕思噶爾藏多爾濟雖不可深信現在既已投誠又帶兵一同前進量亦無意外之虞若防範太過恐伊知覺反生貳心惟有示以大度默化其疑懼之意而已至朕以哈薩克錫喇稍有疑竇者蓋彼係北路之人如欲投誠何不即由北路前來反避可疑之人今達瓦齊已不克抵敵而我繼至之兵又接踵前進朕固知其無能爲也著將此傳諭薩喇爾等并將伊等前後奏摺錄寄班第等俾北路之兵亦急速進發尤爲得力再朕前會降旨侯俘獲達瓦齊時即行解送來京不可因已據伊犁稍容留頓着再傳諭兩路將軍或達瓦齊被擒或伊求手歸誠俱遵朕前旨辦理

命賞投誠台吉巴雅爾等衣帽有差

上諭軍機大臣曰薩喇爾奏稱領兵至額林哈畢爾噶地方彼處投誠台吉宰桑等陸續前來出自誠悃應加恩賞賚第道里迢遥賞賜什物不便多齎著派侍衛端濟布前往賞給巴雅爾扎那噶爾布元狐帽各一頂馬褂各一件數珠各一盤台吉達瓦伯克莽噶里克貂皮帽各一頂數珠各一盤宰

桑哈薩克錫喇著授爲散秩大臣。賞給孔雀翎。並皮帽一頂。帶領薩喇爾戶口前來之巴本亦著賞給孔雀翎其餘帶領所屬百戶以上之台吉頭目共七起。賞給皮帽各一頂。大荷包各一對。薩喇爾先將此曉諭伊等俾知朕恩。俟大功告成。再沛殊恩。其帶領所屬來降百戶以下者。亦著薩喇爾分晰記明。俟伊犁底定後奏聞另行賞賚。

諭定北將軍班第等安插逃之台吉巴顏恩克并伊屬人四百戶俱行俘獲。擬令徒步解送京師。又請將察達克屬下烏梁海得木齊哈爾敦所屬兩戶暫交塔爾瑪善安插照管。俟伊犁底定後仍遣往察達克居住。巴顏恩克被巴朗逼勒同行尚非有意逃竄。且前此又有欲脫出來投之語。

巴顏恩克無庸解送京師。著將伊屬下人。一併交舒明俾同策凌等游牧安插。巴顏恩克在途屢被擄掠。今又徒步行走。艱窘之狀。殊堪憫惻。著班第即飭駐劄烏里雅蘇台大臣酌量賞給口糧。以示體卹。哈爾敦既係察達克屬下得木齊。不必交塔爾瑪善安插。即遣往察達克等現在游牧地方。令其聚處。至巴顏恩克告稱巴朗已向北逃往布哈和洛地方。孟克特穆爾及都噶爾。一同逃往額林哈畢爾噶地方。巴朗已遣察達克往拿。自必被擒。

諭定西將軍永常進兵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前降旨令永常等將帶領前往之兵交額林沁多爾濟統領。永常即回肅州。辦理

各處續到兵丁起程事宜。俟完竣後再行帶兵進發。今薩喇爾等奏稱已行知永常帶兵隨後繼進。著傳諭永常伊若接薩喇爾咨文。業經前進。自無庸中止。倘先接奉令伊回肅之旨。現在馳赴肅州。則不必復帶兵進發。仍遵照前旨辦理。俟各處兵丁起程後。再爲後殿前往。仍轉飭額林沁多爾濟督兵繼進。以爲聲援

命免治努三烏爾登罪。仍留軍營効力。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等審詢努三烏爾登擬以應斬監候。努三烏爾登收服扎哈沁後。並不往拿巴朗。實係貽悞軍機。罪不可逭。但念伊二人去歲收服烏梁海扎哈沁時。亦曾隨同効力。著加恩免其治罪。仍留軍營。以開散効力贖罪。努三烏爾登俱係滿洲世僕。乃在軍營邊巡畏葸。此次不即正法。俾全首領。皆朕格外之恩。其由軍營查出馬匹什物。及伊二人所有家產。俱著入官。

壬子。

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疏奏。都爾伯特扎薩克台吉巴爾等投降戶口數目。

薩喇爾等奏言。臣等領兵前進。自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聞

皇上恩旨。陸續投誠者甚衆。今將都爾伯特扎薩克台吉巴爾等各處戶口查明數目。共七千四百七十三戶。奏入。報聞。

癸丑。

定西將軍永常疏奏續領兵丁進發情形。

永常奏言。臣於三月初九日領兵自巴里坤起

程。至十八日在阿克塔斯地方。接副將軍薩喇爾等咨現帶兵向烏魯木齊進發。可即速領兵前來接應。臣即併站星馳。今已抵察罕烏蘇。距薩喇爾等所駐羅克倫地方約四百里。奏入報聞。

定北將軍班第疏奏噶勒雜特根敦等率衆來降。

班第奏言。臣等前遣副都統衡達什敦多卜等。前往漢達蓋圍地方。收服噶勒雜特人等達什敦多卜到彼宣示

恩旨。剴切曉諭其十家長根敦集衆跪稱。我等去年為大兵所擒。復蒙釋放。感激

皇仁。傾心歸順。是以都噶爾遷向額林哈畢爾噶。聆我等七十一戶。仍在此居住。今大兵前來。理應多派兵丁。跟隨効力。但馬匹疲瘦。情願派出十人。隨營効力。臣等慰諭根敦。令仍在原處居住。將所屬人衆。善為約束。遣回游牧。其派出進兵十人。因詢意誠懇。現即一同帶往。奏入報聞。

甲寅。

諭定北將軍班第等分隊進兵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奏稱帶兵前往額爾齊斯之西喇托輝地方。已與阿睦爾撒納前隊會合等語。大兵進勦。自宜略分先後。經朕屢降諭旨。令班第計阿睦爾撒納行程。約離數日。相繼前進。一則阿睦爾撒納係準噶爾人衆知名之人。今伊帶哨探兵前行。人多認識。於收服準夷人衆較易。再前隊既有哨探兵復有將軍隨後帶兵繼進。聲勢聯絡

軍威益振。如將軍副將軍合併一處。則衆人惟知有將軍。不復更知有副將軍。轉啻阿睦爾撒納於無用之地。不足以展其所長。殊於軍行無益。前因永常急遽進兵。其意惟恐薩喇爾首先成功。伊不得同邀賞賚。已降旨訓飭。班第若亦存此意。即屬器量狹小。豈朕委任之意。卽使阿睦爾撒納先抵伊犁。克奏膚功。朕於班第亦必加恩。若先存急於赴功之意。恐反不能承受朕恩矣。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伊二人務須酌量相離數日。陸續進發。不得同在一隊行走。西路將軍永常薩喇爾等亦遵朕屢次諭旨前進。毋得故違取戾。

命西北兩路將軍等籌辦遣回各處兵丁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從前派往西路之索倫巴爾虎察哈爾哈爾哲里木各處兵丁。俱由腹地前往。因邊外道里稍遠。春季馬力不足。恐未能遠涉。現今兩路進兵。成功指日可待。各處兵丁奏凱言旋。若仍由腹地行走。地方料理頓宿。不無繁費。且伊等素居邊外。時當夏令炎熱。行走亦不相宜。著傳諭班第等俟各處兵丁遣回時。俱飭令由邊外行走。其派往西路之各處兵丁。亦應由阿爾台一路取道遣回。沿途水草肥美。乘便至額爾齊斯收取所種糧石。以資口食。於兵丁更爲有益。若成功甚速。後隊兵丁。尚有未過巴里坤者。仍令由腹地遣回。此雖係奏凱後辦理之事。但臨時請旨。未免遲緩。著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等預爲留心。斟酌妥辦。

乙卯。

諭定西將軍永常進兵應援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永常奏稱策倫巴爾虎哲里木各

處兵丁。俱已至肅州。伊接到諭旨。即擬回至肅州。及抵巴里坤。而各處兵丁。俱已就道。是以即照薩喇爾等來咨領兵前赴烏魯木齊駐劄以爲聲援。俟索倫巴爾虎兵一到。即遣令前往策應。其薩喇爾隊內撤出之寧夏涼州莊浪等處兵丁。入於木隊兵內。候哨探兵信息。如無需用之處。即同綠旗兵一并撤回。永常此次辦理。尚合機宜。朕前降旨。令永常回至肅州。特因永常於任內應辦之事。全無籌畫。惟務邀功輕進。恐貽笑蒙古人衆耳。今接薩喇爾咨。即前赴烏魯木齊以爲聲援。應將駐劄兵丁留心約束。俟薩喇爾有調取之信。再親身帶兵前往。倘因朕此旨仍復冒昧前進。或一回薩喇爾得伊犁之信。思欲邀功。輕舉妄動。則大不可。永常係將軍俟薩喇爾底定伊犁。身臨其地。一同辦理。亦體制應爾。彼時大局已定。將應令駐守之兵。即分派駐守。應撤回者。即飭交領隊大臣等撤回。伊酌量帶兵數百名。從容前赴伊犁。商辦善後事宜。庶爲允協。原不在此時急遽同進。始足表其奮往之忱也。永常可即遵旨辦理。毋得冒昧取戾。至薩喇爾等將寧夏涼州莊浪等處疲乏兵丁裁汰。頗係帶隊行走之大臣侍衛等不能善爲約束。著永常查明據實參奏。如稍有狗隱。亦難逃朕洞鑒。

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疏奏呼爾瑞台吉納木奇等率衆來降。及領兵前赴博羅塔拉情形。薩喇爾等奏言。臣前奏請俟將軍永常到烏魯木齊。將臣等所領疲乏兵丁。裁撤留駐。交伊統領以爲聲援。添派和托輝特兵。並令新降之台吉率衆等酌派所部兵丁。臣等一併帶領起程。

仍飭索倫兵殿後繼進。其餘各隊兵。俱令徐行休息馬力。以張聲威。嗣有呼爾瑞台吉納木奇等率領所屬一千六百餘戶來降。臣等宣揚恩旨。常給緞匹茶葉。並准其派出所部兵三百名。隨營効力。餘仍令其在原游牧處居住。尋據阿睦爾撒納咨。北路兵業經起程。四月中旬可抵博羅塔拉。伏思臣前經密奉

諭旨。今西北兩路哨探兵於博羅塔拉會合。同進勦。毋令北路先發。今若照臣前奏俟永常到時始帶兵起程。必落北路之後。臣等一面飛檄永常。令督催和托輝特及索倫兵作速前進。一面於寧夏涼州莊浪滿洲兵內揀選馬匹膘壯可至伊犁者。派出四百名。令和起齊努渾帶領與臣等一同進發。復公同商派新降扎哈沁宰桑敦多克兵三百名。臣薩喇爾屬下得木齊鄂勒錐。巴圖爾巴圖兵四十名。台吉噶爾藏多爾濟兵三百名。扎那噶爾布兵六十名。噶勒雜特宰桑哈薩克錫喇兵五十名。葉克明安台吉巴雅爾等兵五十名。並新派呼爾瑞台吉納木奇等兵三百名。於三月二十九日。一併自羅克倫啓行。計程於四月十五日內可抵博羅塔拉。俟到

彼處西北兩路會合後。其如何協撙達瓦齊之處。相機辦理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薩喇爾奏呼爾瑞台吉納木奇等率所屬一千六百餘戶來降。並令新降之台吉宰桑等各派所部兵。一同進勦。現在起程。前赴博羅塔拉。會合北路兵。直抵伊犁。薩喇爾辦理妥協。甚合機宜。朕心深爲嘉予。呼爾瑞台吉等聞風納款。

即思効力行陣宜加恩賞以示懷柔著賞給呼爾
瑞台吉納木奇元狐帽馬褂數珠各一件其餘台
吉等不知共有幾員今賞物五分每分皮帽一頂
大荷包一對即追付侍郎玉保令其齎往分賜俟
準噶爾平定後尚當優加賞賚薩喇爾等將此旨
明白曉諭俾知感激再台吉噶爾藏多爾濟扎那
噶爾布及呼爾瑞之台吉宰桑等俱新來歸附之
人感朕恩遇各抒誠悃派兵隨征亦應嘉奬著加
思將伊等派出兵丁俱照現今出兵人等之例一
體賞給牲畜口糧仍俟入覲熱河時照伊等應封
爵秩再行加恩賞給嗣後再有投誠人等令薩喇
爾等酌量減派出兵以息伊等馬力其現在出兵
之台吉宰桑及兵丁數目俱詳悉登記毋致遺漏
再薩喇爾所奏現今始過春令所有陸續投誠人
等馬力不足是以未將我兵乘騎馬匹與之更換
所辦亦甚得體並傳諭北路將軍班第等照此辦
理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疏奏牧養駝馬事宜

劉統勳奏言各處官兵先後進發所需馬駝前
經調赴肅州揀選支放現在散給出口各兵及
解送軍營之外尚餘駝三千九百餘隻馬六千
七百七十餘匹俱在肅州牧養已久今屆應行
放厥之時查此項馬駝原自各營撥補是以臣
即分給甘肅安西令於就近標營加意牧養以
備調撥奏入報
聞

丙辰

諭定西將軍永常等辦運接濟大兵口糧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劉統勳接到永常接濟大兵口糧之咨。將哈密所有駝隻口糧現在辦理接濟。從前班第等因接濟北路哨探官兵。請將駝馬牛羊等項。運往豫備。曾傳諭永常一體辦理。並無令其運送口糧之旨。永常即咨行劉統勳運送。殊屬舛誤。現在薩喇爾等領兵已至博羅塔拉地方。相隔數千里。此時既不能速行運到。若俟運到時則已早抵伊犁。大功告成。更無庸鰓鰓過慮。為此數月口糧計矣。且前此進兵時。將裹帶兩月口糧原不過約略計算人之所食。多寡不齊。倘有一人而兼數人之食者。更當作何辦給。殊不思官兵前進沿途打牲。及疲乏牲畜。俱足以資口糧。現在投誠厄魯特等所有牲畜產業。雖不宜索取。然或暫時取用。登記數目。將來或換給什物。或補給銀兩。皆無不可。今若因接濟滿洲蒙古兵丁口糧。而厄魯特兵丁。亦一概給與。則帶領厄魯特兵進勦。勢必如綠旗兵丁所云。軍行糧隨之陋習。有是理乎。永常甚屬乖繆。著即詳悉傳諭。如口糧尚未運送。即行停止。倘已運過巴里坤。即令交與永常於現駐烏魯木齊地方存貯。以備將來需用。如尚未過巴里坤。即行撤回。仍留哈密存貯。慎勿運至伊犁。並將此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等知之。又

諭曰。永常以接濟口糧之事。咨商薩喇爾。據薩喇爾咨兵丁前抵伊犁。及回至巴里坤。兩月口糧尚不敷用。永常即由伊所領綠旗兵丁裹帶口糧內借支十日。先行運往。並將貝勒玉素富所有兒騍馬數百匹。及從前所買羊一萬五千隻。俱行運送接濟。永常如此辦理。乖繆已極。薩喇爾現在領兵前

進。如須接濟口糧。自必早爲籌畫。今伊回文內所稱前抵伊犁。及回至巴里坤。兩月口糧。尚不敷用。並非現在急須接濟之語。而永常一似刻不容緩。即將伊隊內兵丁口糧。借支十日。急行運往。稍有知識之人。斷不出此。況朕從前降旨。原指牲畜而言。若無牲畜。即肉乾亦可運往。而永常等亟亟籌運口糧。殊不可解。此次所運十日口糧。不准入正項開銷。著永常自行賠補。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疏奏撥給駝馬安設臺站事宜。

劉統勳奏言。口外臺站。現議另行安設。據侍郎吳達善自肅州前往查勘。北路並無驛站。軍臺馬匹。亦屬無多。倘遇軍機文報。不能供大臣等酌量將額林沁之槪。交所屬參領錫拉卜帶同和托輝特兵丁等送回游牧。奏入。報聞。

丁巳。

患病不能前進。留兵二十餘名。在松樹塘居住調養。令伊子協理台吉旺布多爾濟帶兵前進。

今額林沁業經病故。旺布多爾濟現在軍前。臣等酌量將額林沁之槪。交所屬參領錫拉卜帶同和托輝特兵丁等送回游牧。奏入。報

命議處科爾沁親王阿喇卜坦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此次由哲里木會盟處派兵一千名前赴軍營。該盟長親王阿喇卜坦及帶兵之郡王齊默特多爾濟並所屬扎薩克等。漫不經心。辦理苟且。以致有悞軍行。擅自退回游牧。朕念科爾沁蒙古等世受國恩。凡有効力之處。俱能奮勉。非別部蒙古可比。現在扎薩克等理宜效法伊等祖父。竭力報効。乃諸事怠惰。相習成風。去年朕車駕經過伊等地方。並不修整道路橋梁。有悞安設臺站。今年派兵。又復草率辦理。起程逾限。未至軍營。退回游牧。伊等恬不知恥。朕深爲伊等愧之。阿喇卜坦。齊默特多爾濟理應從重治罪。以示懲戒。但既經前往。著加恩免革郡王。降爲貝勒。革退御前。在閒散上行走。如仍怠惰偷安。定行從重治罪。至所帶兵丁。雖未經効力。所有給過行裝口糧。著加恩免其追還。其辦理遲悞之盟長親王阿喇卜坦。副盟長公品級喇什那木扎爾亦從寬免其革職。各罰俸三年。扎薩克王納旺塞卜騰。喇特納扎木素貝勒烏察喇勒圖等俱著罰俸三年。

論定北將軍班第等籌辦軍營口糧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大兵兩路前進。已抵博羅塔拉。指日即可蕩平伊犁。平定後班第等帶領官兵。暫住伊犁。所有大臣官員兵丁等需用口糧。若照采常所奏。由內地運送。則輓輸勞費。斷不可行。如向該處夷衆責令供應。又未免滋擾。朕意平定伊犁後。凡率衆投誠之台吉等俱各加封。令其自行管束

所屬人衆。至達瓦齊乃準噶爾大台吉所有牧養牲畜。及伊屬下輸納必多。非諸台吉所應分用。應即以辦給官兵用資口糧。再有不敷將帶往銀兩。向厄魯特回子等酌量購買。以資散給。不得妄行徵派。致滋擾累。著班第等豫爲籌辦。俟到伊犁後。即行定議奏聞。

臣等謹案大兵平定伊犁。除暴安民。俾還荒永登裕席。

皇上屢頒諭旨。寬免新疆貢賦。共駐劄官員兵丁應貢糧稍。復先期傳旨將軍大臣。凡投誠台吉等仍令各轄所屬。一切不煩科派。惟於達瓦齊向日輸納之項。酌量撥給。使歸誠者不知徵發之事。而向化者咸生企慕之心。

聖慮精詳。無一不籌其萬全。法垂永久。西域素罹塗炭之人。亦何幸而生逢聖世耶。

戊午。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分兵前進。及移駐聲援兵丁事宜。

班第等奏言臣等兩軍會合。一同前進。於三月三十日至額爾得里克地方。因兵丁馬匹。經行戈壁。又連遇大風。稍覺疲乏。前至察罕呼濟爾地方。乃各處通衢要路。雖有班珠爾等在前行走。似不若臣阿睦爾撒納親身前往。於籌辦軍務及察訪巴特瑪車凌實在信息。遣人收服堵本集賽等人衆一切事宜。較爲有益。是以公同商酌揀選馬匹。臣阿睦爾撒

納色布騰巴爾珠爾青滾雜卜帶領在前先進。至察罕呼濟爾地方再候班第同進。其餘兵丁俱交與班第瑪木特阿蘭泰等帶領。牧養馬匹。相繼進發。再從前聲援兵。原派於布拉罕青吉勒地方兩處駐劄。今屯田之地。已定在伊蘇圖鏗格爾等處。相隔遼遠。守望難周。且附近游牧之準噶爾人等。俱已遷避。惟餘曠土。應將青吉

勒兵丁二千名。移至察罕呼濟爾等處駐劄。布拉罕兵一千名。移至伊蘇圖鏗格爾之東。鄂倫淖爾地方駐劄。如此方可照管屯田之兵。即偶遇調遣。亦可應時而集。並於公齊旺多爾濟所帶兵內。酌留一百名。派賢能台吉一員帶領。在額爾齊斯地方駐劄。照管新投降之錫喇哈什哈等。其遷移兵丁。已飭副都統扎爾杭阿等帶領。加意牧養馬匹壯畜。嚴設卡倫。防護地方。奏入。報聞。

庚申。

訓諭定西將軍永常。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永常於帶往兵丁口糧內借支十日。運赴薩喇爾前隊兵丁繼又請辦理一月口

糧運往。經朕明切降旨。令其停止。今又稱薩喇爾所領兵丁口糧。止可供支至六月初旬。今擬自哈密至烏魯木齊設立臺站。每臺撥駝五百隻。陸續運糧接濟。永常全不知事理之輕重。顛倒舛繆。至於此極。果應如此辦理。上年即當豫備。今明知成功甚速。乃反為此急遽倉皇之態。不但不合機宜。且使軍前兵丁聞知此信。反將帶往口糧。不加撙

節。希冀多得。勢所必有。且永常身爲將軍。而刻刻以口糧不繼爲言。更足以搖動衆心。所關匪細。永常辦理乖繆。毋論其事斷不可行。即如永常所奏辦理。恐亦不能。如期運到也。至茶葉一項。乃蒙古人所最需用者。運送亦較輕便。已令劉統勳派員運往。俟運到時薩喇爾酌量兵丁內實需接濟之人。即行賞給。伊等或需用茶封。或換易牲畜。皆屬有益。若無需接濟。則留作平定伊犁後賞給新來投降之人亦可。若薩喇爾即遵旨辦理。再從前永常將接濟口糧之處。容商薩喇爾等薩喇爾扎拉豐阿鄂容安即應明白指示。乃以前抵伊犁及回至巴里坤兩口糧。尚不敷用之語。含糊答覆。亦屬不合。即如平定伊犁後。將軍大臣官兵等駐劄彼處。亦豈有源源運糧接濟之理。即應照朕前降

諭旨。將收取達瓦齊所有牲畜備用。倘有不敷。則以茶葉銀兩向厄魯特回子等換易口糧。辦理分給。現在運糧之事。固無庸議及。即大功告成後。朕或遣侍衛官員前往彼處。或由彼處遣人進京。均應照喀爾喀擊取烏拉例行。斷無裹糧行走之理。將此傳諭薩喇爾俟到伊犁後。會同班第阿睦爾撒納等大於應議事內妥協議奏。又

諭曰。永常等摺奏據薩喇爾咨運到十日口糧。已分給兵丁。現在成功甚速。所有續辦一月口糧。不必再運。即留於烏魯木齊地方。俟撤兵時再行支給。永常屢以接濟口糧爲言。經朕詳悉飭諭。今薩喇爾以不須接濟咨覆。果如朕之所料。愈見永常辦理乖繆。看來永常不但不及薩喇爾。且徒爲薩喇爾所笑。伊尚時時獨運意見。欲炫其長。殊堪駭

異。嗣後毋得似此多事。倘復踵前轍。朕必不爲覓貸。

乙丑。

命西北兩路將軍籌辦投誠人等入覲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朕降旨。令新降人等分爲兩起。按年入覲。特恐驛站馬匹不敷支應。今思本年軍營備馬甚多。進發兵丁每人議給三匹。本屬寬裕。將來撤兵時從容行走。不必再照此數給與。此內儘可通融抽撥。若俟明歲凱旋之後。沿途馬匹反不能多爲豫備。且新經投降人等。無不欲來瞻仰。冀荷殊恩。應將此等應行入覲者俱令前來。封爵錫宴。優加賞賚。以光大典。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等酌量辦理。不必拘泥前降諭旨。仍將

派定入覲人等數目。及起程日期。約略計算豫行奏聞。

定西將軍永常等疏奏。吐魯番伯克莽里克率衆來降。

永常等奏言。四月初五日。吐魯番伯克莽里克等前來謁見。告稱據副將軍薩喇爾遣人欽頒諭旨。即率同伊子及兵一百五十名。願隨副將軍效力。至哈畢爾噶地方。遇布魯特二百餘人。將馬匹什物奪去。是以未經前往。願回子一千戶。俱情願必進兵。仍往原游牧處居住。是以未經前往。願餘人前來。遇遣往副將軍處回來之人。令伊不將伊弟阿里尼咱爾及隨帶五人。遣赴副將軍處。一同進兵。所有吐魯番回子一千戶。俱情願投誠。臣等詳悉慰諭。並將伊弟阿里尼咱爾薩

加賞賜。送往副將軍處効力行走。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永常等奏吐魯番伯克莽里克率衆一千戶來降。從前薩喇爾奏投誠人等招內有吐魯番伯克莽噶里克欲帶四百餘戶歸誠。先遣人稟知之語。現在投誠之莽里克。是否即係薩喇爾所奏之莽噶里克。如即係其人。從前已加賞賚。若另是一人。即速奏聞加恩賞賚。再莽里克至哈畢爾噶地方。爲布魯特擄掠。亦著查明。是否即係從前投誠之布魯古特。若業經投誠之人。豈可任其擄掠來降人衆。著薩喇爾等將此存記。俟成功後再行辦理。如別係一種布魯特。亦俟準噶爾平定後。將此項布魯特一併辦理。

丙寅。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疏奏由察罕呼濟爾地方進兵情形。

阿睦爾撒納等奏言。臣等帶兵一千名。於四月初五日至察罕呼濟爾地方會合帶領哨探兵前行之郡王班珠爾貝子策布登扎布德濟特等詢問達瓦齊信息。據稱並無踪跡。彼處亦未有俘獲之人。臣等伏思達瓦齊聞大兵將至。收兵堅壁不出。或在額米爾齊爾等處安設卡倫。潛伺虛實。俱未可定。因派喀爾喀協理台吉達什等選兵十三名。前往偵探。復派喀爾喀貝子策布登扎布厄魯特貝子普爾普公布顏特古斯扎薩克台吉阿卜達什等帶兵三百名。接續前進。臣等帶兵殿後。俟至額米爾等處探得實信。相機辦理。再巴特瑪車凌現在何處。亦尚未得確信。今由察罕呼濟爾前往。如有可通哈薩

克路徑。臣阿睦爾撒納即派屬下得木齊丹津等四人到彼得有確信。再遣員前往招服奏入。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等領兵至察罕呼濟爾地方。尚未知達瓦齊信息。現在進兵至額米爾等處。相機辦理。並遣人偵探巴特瑪車凌實在信息。籌辦俱合機宜。自必迅奏膚功。朕意察罕呼濟爾地方。尚未得達瓦齊信息。益因去歲至今準噶爾全部擾奪無已。復經巴特瑪車凌及哈薩克巴朗等擄掠。夷衆皆無棲止之地。是以如入無人之境。達瓦齊料必不能固守。如果能固守。則噶勒雜特之哈薩克錫喇。又豈肯避走西路耶。看來達瓦齊勢已瓦解。阿睦爾撒納惟加意奮勉。迅奏膚功。副朕鄭重委任至意。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領兵至察罕呼濟爾地方情形。

班第等奏言。臣等與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陸續前進。約於察罕呼濟爾地方會軍。今臣等於四月初六日抵察罕呼濟爾地方。詢知阿睦爾撒納等因此處水草平常。又未得達瓦齊信息。已領兵前往額米爾等處。臣思大兵現在深入。臣等所領兵丁馬匹。休養數日。益覺飽騰。現在選兵八百名。令瑪木特阿蘭泰帶領先行。會同阿睦爾撒納等一併進發。尚餘兵八百名。臣班第隨後帶領接應。奏入。報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疏奏拏獲察哈爾逃犯根敦巴雅爾圖二名。於三月二十六日解赴軍前正法。奏入。報

丁卯。

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等疏奏緯羅斯合吉袞布扎卜等率衆來降

薩喇爾等奏言臣等領兵前進陸續招降各部人衆。於三月三十日。據緯羅斯台吉袞布扎卜及伊弟三濟扎卜率領二十戶來降四月初二日布庫努特當扎木素等及九得木齊收楞額等處下一千一百餘戶來降。初五日布庫努特台吉巴爾珠爾五戶。呼爾瑪台吉納木喀喇木錐等三十九台吉。共二百二十四戶來降。初六日阿巴噶斯哈丹得木齊普爾普等率衆三千餘戶來降。初八日葉爾羌喀什噶爾和卓木前來告稱策妄阿喇布坦時將我父縛來為質。至今並不將我等放回。我等情願帶領屬下三十餘戶投降

大皇帝為臣僕。并恭進玉盤一個。臣等隨將

聖主恩旨。宣示曉諭。獎賞鼓勵。并令各回原游牧處居住外。再葉克明安台吉雅爾噶勒錐特率桑哈薩克錫喇告稱我屬下人等因比年擾亂。牲隻損傷。生計貧乏。請給與地方耕牧。以資養贍。臣等即如所請令往吐魯番耕牧。其籽種令由吐魯番莽里克等處領取。又額林哈畢爾噶等處居住之人。前以阿睦爾撒納被哈薩克搶掠。生計亦多艱窘。因將阿睦爾撒納屬下未經帶往二百餘人。及額林哈畢爾噶本處窮戾八百餘戶。共二千九百餘人。俱令在額林哈畢爾噶等處居住。附入有牲畜之扎哈沁宰桑敦多

克等屢下俾給與籽種令其耕牧臣等於三月二十九日由羅克倫起程後噶爾藏多爾濟帶領伊姪扎那噶爾藏多爾濟等前來臣等留心察看噶爾藏多爾濟事事俱照臣等指示遵行形跡並無可疑且將軍永常現駐烏魯木齊以爲聲援而和托輝特台吉旺布多爾濟厄魯特公丹拜及索倫巴爾虎兵又陸續前進前後互爲應援防範周密想噶爾藏多爾濟亦斷不能乘隙妄生覬覦臣等辦理諸事悉合機宜朕心深爲嘉數日此際達瓦齊想已得兩路大兵前進信息若不即遣人招服恐其聞風遠颺因繕檄鈐印曉諭利害飭侍衛塔奇圖等前往曉諭達瓦齊辦理諸事悉合機宜加意奮勉迅奏上諭軍機大臣曰薩喇爾奏綽羅斯台吉袞布扎卜等各帶領戶口前來投誠及飭侍衛塔奇圖等前往曉諭達瓦齊辦理諸事悉合機宜朕心深爲嘉予惟佇候伊等捷音薩喇爾務宜加意奮勉迅奏庶功以副委任再朕覩尼瑪所供達瓦齊現在情形將來薩喇爾遣人曉諭後固必前來投誠或此時達瓦齊一聞大兵信息即遣人至軍前請降皆未可定如果來降薩喇爾即一面受降一面仍帶大兵進發辦理一切善後事宜并宣諭達瓦齊毋令稍生疑懼遵照前旨解送京師其噶爾藏多爾濟率領伊姪願隨大兵前往効力諸事俱遵照薩喇爾等指示辦理亦屬可嘉薩喇爾等宜加意撫綏羅斯台吉袞布扎卜及布庫努特當扎木素等率衆歸誠俱應即加

賞賚。但尚未查明伊等名目等次。是以尚未頒賜
賞賚。著薩喇爾至伊犁時。即行查明。分別具奏。欽
自加以厚恩。先將此旨曉諭伊等知之。至投誠之
和卓木原係葉爾羌喀什噶爾回部之長。羈留準
噶爾爲質。未經放回。情甚可憫。著薩喇爾即將伊
派令前來入覲。至回營時。仍令復回原部。並將此
豫行告知。俾知感戴。薩喇爾此番籌辦妥協。深屬
可嘉。著賞賜朕御用寶石數珠一盤。扎拉豐阿鄂
容安。並著賞給荷包鼻烟壺。以示獎勵。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疏奏籌辦糧餉駝馬事
宜。

劉統勳奏言。上年辦運糧餉。遵
旨無庸存貯哈密。是以安西橋灣一帶。均有分貯之
糧。本年前撫臣鄂昌因哈密之糧足敷裹帶。奏
將餘糧於哈密安西二處分貯。伏思哈密貯糧、
不妨寬裕。且安西軍營較遠。遇有需用。轉運爲
難。現飭安西道文綬運赴哈密。以期充裕。又臣
接廷寄以侍郎玉保及侍衛瑞端濟布等。奉
旨遣往軍營。令臣將巴里坤以西所需馬駝。先期豫
備。臣已飭在營官員在松樹塘牧放馬駝。挑選
豫備。但查此次進勦準夷。

大兵所至。接踵投誠。我
皇上遣使撫綏。
特頒賞賚。將來需用馬駝之處尚多。現在爲期甚
迫。自應俟玉保瑞濟布等到時。於就近軍營挑
用。惟是軍營所存馬駝。牧放未久。恐難挑用。臣
現於備戰餘存馬駝內。撥馬三百匹。駝一百二
十隻。派令安西提標兵丁。前往塔爾納沁地方。

加意牧放將來遇有差遣。即酌定數目調赴巴里坤。以資接濟。奏入。報聞。

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之十一

乾隆二十年夏四月已巳。命輝特貝勒齊木庫爾與副將軍阿睦爾撒納一同進兵。

上諭軍機大臣曰。從前派貝勒齊木庫爾在屯田地方。不可無一幹駐劄。特因事勢尚在未定。屯田地方。不可無一幹練之員。防守彈壓。特將齊木庫爾派往。今大兵業經進發。一路情形。朕入無阻屯田事務易於辦理。而齊木庫爾文在伊弟阿睦爾撒納前屢次陳請。情願同往軍前効力。即照阿睦爾撒納所請令齊木庫爾一同進兵。其屯田事務。即交與派出之台吉克伯克協同塔爾瑪善辦理。

辛未。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疏奏添設驛站馬匹事

宜。

劉統勳奏言口外遞送文報軍臺地方空濶每站設馬二十六匹。如遇差使絡繹或馳驛入貝。由塘行走。即虞不敷。並非口內州縣地方可雇民馬添補者比。昨據將軍永常咨稱大兵於五月內即可凱旋現在成功在即塘驛差使必多。口外各塘實有應須籌議之處。查安提前鎮兩標俱有備戰餘馬若於此內每塘撥給馬一十四匹。於軍臺馳遞甚爲有益原安塘站係由驛撥馬。即隨馬撥夫現在議增馬匹應即從各營兵丁內派往照料酌給口糧以資食用。奏入報聞。

壬申。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疏奏集賽宰桑齊巴漢等率衆來降。

阿睦爾撒納等奏言四月初八日員子策布登扎布。普爾普等文稱據協理台吉達什等領兵至集賽。見喀喇阿濟爾罕地方有人游牧。即欲擒拏。有得木齊丹畢前來告稱我係都噶爾宰桑屬下得木齊情願投誠。已差人送信宰桑都噶爾即來投誠。初九日。集賽宰桑齊巴漢迎於途次。告稱我游牧在額米爾河情願歸附。前來迎接我等五集賽共六宰桑我兄烏克圖原係宰桑。爲達瓦齊拘禁。今年二月將我補放宰桑。由伊犁放回游牧。再宰桑達瓦借克爾二人亦爲達瓦齊拘禁。尚有舊宰桑策伯克達什策凌杜爾把齊巴漢。此三人內杜爾把齊巴漢現在伊犁。餘皆在游牧地方。我聞大兵前來信息。即

赴投誠未及送信與衆宰桑伊等居住地方俱
遠想一經聞信二三日內亦必前來投降我所
管之人一千餘戶五集賽原有一萬餘戶因屢
被哈薩克搶掳止餘七八千戶現今達瓦齊附
近游牧之人數年來因遇用兵牲畜虧損生計
艱難達瓦齊將一切事務俱交恩克博羅特在
闊布哀布等辦理伊日在酔鄉處下俱各離心
今年二月達瓦齊因征哈薩克令五集賽出兵
五千餘在察罕呼濟爾齊集預備衆人不從並
未前往又十數日前巴朗帶人三十餘戶至集
賽地方馬匹俱爲我等所掠現今流落宰桑達
什策凌附近地方此外別無聞見臣等即將曉
勅諭宣示齊巴漢不勝欣悅情願派兵効力臣等即
示準噶爾

令帶兵五十名隨臣等前進臣等酌議五集賽
宰桑內齊巴漢已經投誠其達瓦齊欲調伊等
之兵又未應付觀此情形則其餘宰桑自必陸
續歸附今若即遣兵前往收服恐游牧人衆一
致多卜宰桑錫哈瑪往集賽地方收服衆宰桑
即從彼處派得木齊兵丁將巴朗擒拏并遣副
都統職銜達什敦多卜宰桑烏勒木濟前往招
降都噶爾再數日內宰桑達瓦屬下得木齊朋
楚克鄂勒椿巴圖杜爾把齊巴漢屬下得木齊
納沁哈什哈等因伊等並無宰桑情願歸附陸
續前來懇請臣等已許其投誠並選兵一百六
十名令隨大兵前進又據將軍班第咨送自伊
犂前來之們都哈什哈等稱伊係臣阿睦爾撒

納之人自伊犂起程。距今止十三日。大兵進勦，
達瓦齊尚未聞知。日在醉鄉。現欲往征哈薩克
集兵數千名。於額貝淖爾地方。令渾特台吉和
通額默根管領。離此僅一日之程。臣思和通額
默根、現在額貝淖爾與否。未可懸定。莫若遣人
前往。將臣投順以來得沾
大皇帝任用厚恩并現在帶兵前進情形。告知和通
額默根。論令早降。如不即歸順。再行辦理。又聞
達瓦齊遣宰桑恩克搏羅特吞圖布二人。往集
賽調取兵丁。臣知二人俱係達瓦齊信用之人。
若將二人擒獲。達瓦齊情形。俱可洞悉。因派參
贊大臣郡王班珠爾等帶兵三百名前往進攻，
務期擒獲。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等奏稱。集賽宰桑齊
巴漢率衆投誠。即隨大軍前進。並遣副都統敦多
卜前往集賽招降各處宰桑。俾即派兵擒獲巴朗、
又遣達什敦多卜招降宰桑都噶爾辦理俱合機
宜。朕深爲嘉予。大功旦晚可望告成。阿睦爾撒納
等務當益加奮勉。以副委任。至齊巴漢冀沐朕恩。
親身迎接大兵。甚屬可嘉。著加恩授爲散秩大臣。
並遣侍衛德善齎孔雀翎帽衣服荷包等物。前往
再敦多卜達什敦多卜前往招降之集賽二宰桑。
及宰桑都噶爾。並在伊犂之宰桑杜爾把齊巴漢。
一聞信息。亦必陸續踴躍來降。但俟奏聞後再頒
賞賜。未免遲滯。將此四人。亦照齊巴漢俱授爲散
秩大臣。各賞給孔雀翎帽衣服荷包等物。俟伊等
投誠前來。即行賞給。其台吉和通額默根爲達瓦

齊統領兵丁駐劄額貝淖爾地方阿睦爾撒納已遣人前往招降諒亦即來投誠但不知伊係何等台吉尚未奏明量給倭刀皮帽一頂數珠一盤亦足以示奬厲其額魯特人衆俱向額林哈畢爾噶遷去惟穆哈賚得秦六七十戶未知前來投誠抑或向彼遷移因派公巴圖孟克帶兵二百名前往收服二十七日又獲厄魯特沙喇霍他訊係阿睦爾撒納之人告稱鄂隆古河地方居住二得秦厄魯特人二百餘戶沙喇霍他從中逃出途次遇見穆哈賚得秦人等向彼遷移是以復派喀爾喀副都統多岳特帶兵一百名前往協力招撫至是奏稱據巴圖孟克等於四月初三日前往布圖爾托輝招降噶勒雜特杭阿文稱三月二十六日卡倫兵根敦擒獲厄魯特善巴訊係噶勒雜特之人現住綏勒噶圖哈勒塔爾地方其噶勒雜特人衆俱向額林哈畢爾噶遷去惟穆哈賚得秦六七十戶未知前來投誠抑或向彼遷移因派公巴圖孟克帶兵二百名前往收服二十七日又獲厄魯特沙喇霍他訊係阿睦爾撒納之人告稱鄂隆古河地方居住二得秦厄魯特人二百餘戶沙喇霍他從中逃出途次遇見穆哈賚得秦人等向彼遷移是以復派喀爾喀副都統多岳特帶兵一百名前往協力招撫至是奏稱據巴圖孟克等於四月初三日前往布圖爾托輝招降噶勒雜特人衆俱各投順查得木齊穆哈賚收楞額布喇特一得秦共一百二戶四百九

十五日此內阿睦爾撒納屬下吹扎布等六戶、
三十五日。內滿洲三人。喀爾喀一戶。當將得木
齊穆哈賚。交侍衛珠布里文稱從前遣往烏梁海總管赤倫
喇特。即令管轄所屬。又將穆哈賚等相近地方。
博克達屬人十七戶。一併收服。臣等因大兵前
進。路途已遠。招服人衆。無庸送至軍營。即令在
原游牧居住。并飭後至兵丁。勿令滋擾。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奏噶勒雜特之得木齊穆哈
賚等率衆投誠。理應加恩賞賚。但伊等俱係部落
屬下得木齊。非台吉宰桑可比。不必特遣人前往。
著傳諭班第。應酌量作何加恩賞賚之處。即於軍
營所貯茶葉緞疋內動支賞給。以示鼓勵、

定北將軍班第疏奏烏梁海總管赤倫等回至
卡倫日期

班第奏言。四月十一日。接納米爾沙扎海卡倫
侍衛珠布里文稱。從前遣往烏梁海總管赤倫
等六人。於三月二十九日。回至卡倫。帶來察罕
薩喇什保等男女二十九人。因馬匹疲乏。止將
察罕及一僕人。送至烏里雅蘇台軍營。其餘人
口牲畜俱派人送至特斯鄂衣渾游牧。又據巴
爾楚克卡倫侍衛桑古善等文稱。四月初四日

派出巡查章京兵丁等。將投降厄魯特三人。帶
入卡倫訊係扎哈沁得木齊賽音伯勒克等。共
男女九口。係瑪木特屬下人。賽音伯勒克之父
兄妻子俱在扎哈沁游牧地方。當派兵丁照看
送往同居奏入報
聞。

癸酉

諭駐劄烏里雅蘇台大臣莫爾渾等。等辦入
覲人等馬匹口糧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莫爾渾等奏稱。現在支給各處官
兵馬匹口糧外。尚餘騍馬牛隻計四千餘并羊五
萬隻。擬送往屯田處交成袞扎布牧放備用。軍行
接濟馬匹口糧。自當豫為籌備。但現在裹帶之糧。
已屬寬裕。而成功為期甚速。莫爾渾等。並未計及。

惟亟亟以接濟為辭。此與永常節次所奏無異。著
將朕諭示永常諭旨。及薩喇爾等咨覆永常不必
接濟之摺。一併抄寄莫爾渾等閱看。現在運送係
騍馬牛羊。尚非糧石可比。姑照所請送交屯田處
牧放。此時阿睦爾撒納等。應已奏功。無須此項牲
隻接濟。將此即留為前來入覲之噶爾藏多爾濟
等。沿途支用。甚屬有益。著傳諭莫爾渾等。遵朕前
言。入於辦理入覲人等事宜內。交與兆惠妥協辦
理
命加恩賞賚輝特和碩游牧人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納穆扎爾奏輝特和碩特等游牧
人衆。牲口甚少。復多病斃。且去收成之時尚遙。現
在情形深堪軫念。輝特之阿睦爾撒納。和碩特之
班珠爾。自去歲率衆投誠。朕屢次賞給口糧牲畜
以資接濟。但伊等來時牲畜等項。俱被中途搶掠
生計甚屬艱難。且阿睦爾撒納等。現在効力行陣。
奮勉從事。著加恩再賞給輝特和碩特人衆兩個
月口糧。以示體卹。即於軍營所貯米石內動支賞
給。並傳諭阿睦爾撒納。班珠爾等知之。

五月乙亥。

諭定北將軍班第慎密防範阿睦爾撒納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奏阿睦爾撒納文稱前後陸
兵丁口糧未全裹帶或將牲畜易換或將烟茶銀
兩運解沿途目行交易阿睦爾撒納此言甚屬錯
謬兵丁口糧未全給領者原為伊等在途難於攜
帶起見即陸續給領亦自有一定日期豈有原領
口糧尚未全帶反行續給之理又伊稱兩路兵會
合駐劄若不豫辦接續口糧似乎少費籌酌兩路

兵一經會合即當長驅直入又何庸駐劄守候伊
原奏四月十五日可抵博羅塔拉地方今已至十
七日尚駐劄集賽查伊屬下之人此事儘可於成
功後從容辦理何必亟亟查辦不過借查人為詞
逗留時日竟無迅速奏功之意況欲將伊查屬下
人遷移至博羅塔拉地方明係欲藉此時將伊屬
下人等豫為斜合俟抵伊犁後將盡攜其財物可
以就近竄逸這其狡詐耳朕用人推心置腹何嫌
何疑如係無關輕重之小過不妨置之度外似此
貪詐狡獪伎倆畢露豈能逃朕洞鑒班第須察其
心跡密加防範不得稍有疎虞再阿睦爾撒納文
內又以養贍準噶爾窮人為言此事斷不可行朕
另行降旨曉諭可將此密諭班第知之又
諭曰據班第奏阿睦爾撒納咨商大兵前至伊犁撫

定彼處人衆看來窮困者必多其作何養贍之處
須豫為籌辦此奏所見非是從前都爾伯特親王
策凌輝特親王阿睦爾撒納等遠離游牧前來輸
誠朕是以加恩賞賜養其屬下人衆今遣兵平定
準噶爾地方正為救伊等於水火令其安享太平
若論窮人內地外地各部落蒙古內何處無之博
施濟衆勢所不能伊等於歸順後一概妄費食贍

無論萬里之遠。運送口糧。難以辦理。且試問伊等
未歸順以前。其所資以養贍者何在。著即傳諭班
第。阿睦爾撒納等。伊等富戶內。令其兼養。即欲更為
籌辦。不過即以蒙古自養之道。令其各籌生計。若
必須一一辦理養贍。斷不可行。再阿睦爾撒納等
雖不能照原奏日期。於四月十五日抵博羅塔拉
地方。此時定已到彼會合。直抵伊犁矣。大功一成。
即遵朕屢次所降諭旨。將在伊犁隨將軍大臣等
駐劄兵丁。酌量存留。其撤回官兵。即速陸續分起
凱旋。班第等公同妥協辦理。

命扎薩克郡王得木楚克為喀爾喀車臣汗部落副將
軍。公格勒克巴木丕勒因遲悞軍營馬駝事務。
奉
旨革去公爵。仍留軍營効力贖罪。其副將軍員缺。請
旨補放。奏入。得
旨。得木楚克著授為副將軍。
丁丑。

諭諭定西將軍永常及定北將軍班第等。拿捕逃人
及籌辦新降人眾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永常奏。新降之布魯特等。有三
百餘戶私自逃歸本處者。此等逃人。原非甚關緊
要之事。但永常既聞逃遁。即應派索倫巴圖虎兵
丁。悉力拿捕。縱不能追回。亦於事體無碍。若所存
止係綠旗無用之兵。則又不如暫停拿捕。俟大功
告竣。此等布魯特。自當另行辦理。乃永常並未籌

及追捕之事。第向噶爾藏多爾濟來使前屢次詢
問應否發兵管束。似此指詞。眞不諳事理之甚。著
將永常奏摺抄寄班第等。俟平定伊犁後。即將此
項逃人。另行查辦。再永常奏新降之宰齊克巴斯
哈等生計艱窘。有懇求接濟之意。至烏蘭烏蘇等
處。多有爲賊盜者。現在準噶爾部內大亂。大兵到
彼。甫經底定。焉能保其必無竊盜之人。俟綏戢安
定之後。自當以次廓清。至於窮困人口。當薩喇爾
領兵經過時。已經查明。或令彼處富戶養贍。或令
耕種自給。斷無從內地運送口糧。至彼分給之理。
昨已降旨曉諭班第等酌量辦理。此事亦非永常
所能籌辦。仍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等
遵照前旨妥協經理。

京請
安日期。

永常等奏言。四月十九日。噶爾藏多爾濟遣布
圖庫前來軍營告稱。台吉噶爾藏多爾濟。早欲
歸降。因向多阻隔。未得其便。今大兵已到。現在
追隨副將軍出兵効力。先遣人進貂鼠三十一
張。恭請
皇上德威遠播。率土輸誠。今副將軍薩喇爾方到噶
爾藏多爾濟游牧地方。望風迎附効力行陣。並
遣人遠來請
安。誠心可嘉。臣隨派侍衛舒隆阿護送布圖庫等四
人至京。以遂其瞻仰之願。奏入。報

戊寅。

命賞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薩喇爾奏。新降額林哈畢爾噶等處台吉宰桑。俱傾心歸順。叚受恩澤。惟察其情形。俱有不願封噶爾藏多爾濟爲汗之意。惡將此旨暫行停止。薩喇爾相機酌辦。甚可嘉予。著即傳諭玉保。將朕所降封噶爾藏多爾濟爲汗之旨。不必宣諭。薩喇爾自進兵以來。諸事奮勉。今又能詳察彼處衆人情形。爲此陳奏。甚合機宜。不特額林哈畢爾噶等處之台吉宰桑等情有不願。倘準噶爾全部誤認以噶爾藏多爾濟代達瓦齊爲汗。轉傳播。關係更大。今暫行停止。不即宣諭。則衆人俱無猜疑。於進兵事宜大有裨益。薩喇爾著加恩賞銀一千兩。即由此處遣人送至伊游牧。以示鼓勵。

己卯。

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等疏奏。沿途偵探達瓦齊情形。

薩喇爾等奏言。四月十三日哈丹地方之得木齊烏勒斯等擒獲達瓦齊。遣往哈丹阿巴噶斯之錫伯克沁等十三人前來。臣等詢問錫伯克沁等。據云達瓦齊尚在伊犁。近年以來。屢因派兵多事。厲人共爲窮迫。達瓦齊因額林哈畢爾噶等處竊掠滋擾。遣伊等前往辦理。於二月初旬自伊犁起程。到哈丹地方。始知額林哈畢爾噶等處台吉宰桑。俱已各率所屬歸誠。大兵一到。附近達瓦齊之烏梁海特克勒特及綽和爾等之鄂拓克。亦必俱來歸降。臣等向錫伯克沁等

將聖主安撫準噶爾全部之旨並大兵一路無擾各部落皆輸誠歸附之處剴切曉諭釋令伊等回巢布告烏魯特克勒特綽和爾等部落俟此數郭拓克俱來歸順達瓦齊必更勢窮力竭無可容身之地矣奏入。報聞。

庚辰。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疏奏招降都噶爾及擒獲逃人孟克特穆爾等解送前來。言前遣副都統職銜達什敦多卜等招降噶勒雜特寧阿睦爾撒納等奏言前遣副都統職銜達什敦多卜等招降噶勒雜特寧多卜。厄魯特章京烏勒木濟帶領都噶爾並擒獲隨同巴朗於彼處過額爾齊桑都噶爾。今烏勒木濟帶領都噶爾並擒獲隨現派內大臣瑪木特。喀爾喀貝勒那木扎爾車同巴朗同逃之孟克特穆爾前來。臣等前往都蘇隆。厄魯特貝勒剛多爾濟。貝子德濟特等。領

居住。後至奇蘭地方。曾遣人告知庫克新瑪木分散往依都噶爾度日。巴朗於彼處過額爾齊斯。依烏梁海宰桑圖布愼處度日。今巴朗聞達什敦多卜等前來。遂棄其妻子。步行逃去。臣等

兵三百名。星往追擒務獲。其孟克特穆爾暫留
臣營。俟擒獲巴朗時。與擒獲之巴布爾等一并
解京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等領兵抵五集寨招
降宰桑達什策凌都噶爾等。并擒獲逃人孟克特
穆爾巴布爾葛蘇爾羅卜藏西喇卜等。奏請俟擒
獲巴朗。一并解送來京。阿睦爾撒納等辦理甚合
機宜。但此時將會否到博羅塔拉。摺內並未奏及。惟
於報封外。填寫白博羅塔拉起程字樣。想彼處地
方頗大。伊等或纔至邊界。或到時尚未見薩喇爾。
是以未及聲明。從前薩喇爾奏阿睦爾撒納約於
二十一日可到。此時想已經會合。早抵伊犁捷音
自可計日而待。再貝子克什克公多爾濟車登等。
帶侍衛合吉等。往追達瓦齊所遣宰桑恩克博羅
特布策凌率衆來降。

特布圖布策乃於中途誤中恩克博羅特等之計。
至令遠颺。如恩克博羅特。果係換馬逃去。豈有復
寫字縛於馬鬃。自言逃去甚速之理。此不過欲緩
我兵追趕耳。使克什克等果能奮往直前。必將恩
克博羅特即行擒獲。但其擒獲與否。於事關係無
甚緊要。且恩克博羅特即已逃去。亦必取道博羅
塔拉。始抵達瓦齊處。則此時路經博羅塔拉。或已
被薩喇爾擒獲。亦未可定。其巴朗孟克特穆爾係
首先脫逃之人。情甚可惡。著阿睦爾撒納即遣人
將巴朗擒獲。同孟克特穆爾一併械送來京。其餘
被脅同逃之人。送往都爾伯特游牧處。交與舒明
約束收管。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疏奏宰桑達什
策凌率衆來降。

阿睦爾撒納等奏言前遣喀爾喀副都統敦多卜庀魯特章京錫哈瑪前往鄂爾果楚克地方。招降五集賽宰桑策伯克達什策凌等。至四月十七日。先據噶克布集賽宰桑達什策凌投降前來。臣等詢知伊等五集賽內。共有噶克布伊克胡喇勒。拉布林推素隆杜爾把五鄂拓克。內惟噶克布集賽四千餘戶。因人口衆多。設二宰桑分管。即係達什策凌及策伯克二人。其餘四鄂拓克。或千戶。或不及千戶。俱有宰桑一人。二月間。伊克胡喇勒宰桑齊巴漢。回至游牧。傳達厄魯特宰桑五集賽派兵一千。在察罕呼濟爾齊集。往征哈薩克。因春季馬匹疲瘦。並未出兵。厄魯特之言。令五集賽派兵一千。在察罕呼濟爾齊集。往征哈薩克。因春季馬匹疲瘦。並未出兵。今聞大兵前來。誠心効順。原派兵三百名前來効力。緣此時馬力俱弱。未能全到。其宰桑策伯克達什策凌投降。

克亦隨後踵至。臣等即令達什策凌隨大兵進發。奏入。報聞。

辛巳。

命賞投誠台吉和通額默根。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奏稱。阿睦爾撒納遣策布登扎布。帶兵招服和通額默根宰桑鄂哲特所領兵五百名。俱已收降。朕前於阿睦爾撒納具奏時。已知其必來歸附。是以遣侍衛德善。將賞賜之物。豫行齎往。今大兵甫到。果即納款來降。甚屬可嘉。著班第於德善到軍營時。即將所齎賞和通額默根之物。傳旨頒賜。其賞給品級之處。俟伊來京入覲時。另降諭旨。

諭定北將軍班第等。遣人傳

旨曉諭哈薩克。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奏稱烏逕呼濟爾察罕呼濟爾等處。係當哈薩克孔道。現交塔爾瑪善扎爾杭阿等向台吉克伯克宰桑衛徵等帶兵設立卡倫。以資防守。倘哈薩克領兵來時。一面具報。一面令噶克布拉布林集賽。會兵一處迎敵。仍以禍福曉諭哈薩克。令其作速撤兵。具見籌辦周密。深合機宜。此時哈薩克。料不能前來。即使前來。大約仍係阿睦爾撒納之兄巴特瑪車凌一人而已。從前阿睦爾撒納會遣人通信伊兄。俟巴特瑪車凌一到。即可得彼處實在情形。現在兩路大兵。已經會合。膚功指日可成。朕意此時。正宜遣人往諭哈薩克。著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爾同選一人前往明白曉諭。告以近因準噶爾等擾亂多年。互相殘殺。茶毒地方。朕撫有天下。以安輯羣生爲心。特發大兵。撥定準噶爾。俾得休養生息。不罹兵革之災。共享太平之福。雖準噶爾素與爾哈薩克爲讐。經朕平定以後。已降旨嚴禁準噶爾等。不得肆意妄行。剳奪哈薩克人衆。爾哈薩克情願歸誠與否。聽爾自爲。惟須各守邊界。不得妄行出境。剳奪準噶爾人等。倘不遵諭旨。必發大兵征勦。毋貽後悔。將此旨繕就往諭哈薩克。其應於何時遣人前往。仍相機辦理。不必拘泥朕旨。往諭後。即將彼處情形詳悉奏聞。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派兵移駐齋爾烏逕呼濟爾各地方事宜。

班第等奏言。副將軍阿睦爾撒納文稱現在收服之塔本集賽。約計戶口八千有餘。伊等所居

游牧寬廣。且係新附之衆。賢愚莫辨。若不駐兵防守彈壓。不免盜賊奸宄從中滋擾。應將駐劄察罕呼爾濟兵二千名。移於濟爾烏遜呼濟爾地方駐劄。駐劄烏蘭淖爾兵一千名。移於察罕呼濟爾地方駐劄。不特可以防範塔本集賽。兼可資附近調遣之用。臣即知會扎爾杭阿等。移駐齊爾烏遜呼濟爾地方。濟旺多爾濟等。移駐察罕呼濟爾地方。展放卡倫。以資防守。至四月二十一日。臣至博羅塔拉地方。所有新降塔本集賽桑濟畢里袞巴漢達什策袞巴桑等來見。情願各率兵効力。奏入。報聞。

定西將軍永常等。疏奏額林沁多爾濟領兵進至博羅塔拉距伊犁甚近。達克濟雅哈薩克等。聞我兵既已深入。必須加意周防。祈於二千索倫巴爾虎兵內揀選一千。即令起程接應。以壯軍威。臣等前接副將軍咨。已令副都統額爾登額領索倫兵一千前往接應。今將總管畢里袞所領索倫兵一千名。於四月二十五日。令額林沁多爾濟同畢里袞率領起程。前往接應。其三隊之索倫兵丁。不日即至。飭令加意喂養馬匹相機進發。奏入。報聞。

壬午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喀什噶爾巴朗特和卓

發日期。

班第等奏言據散秩大臣哈丹帶喀什噶爾之
巴喇特和卓前來投誠告稱我部落人等投降
準噶爾已五十餘年我父昂咱里特在時爲噶
爾丹策妄革去和卓交與阿巴噶斯鄂拓克看
宰桑阿巴噶斯之弟哈丹回至游牧聞伊兄弟
投降
天朝回來調兵我兄弟二人亦願率兵効順仰邀
大皇帝之恩因選兵四十名與哈丹同來再我等原
係喀什噶爾之和卓俟伊犁平定後如荷
聖恩得回故土情願招服喀什噶爾葉爾羌各處人
衆同來歸順現在進兵四十人懇令即持伊等
旗纛前往臣阿睦爾撒納伏思伊犁回人甚多
若令巴喇特持伊等旗纛前行回衆益可望風
投附當即照伊所請給與奏入報
聞
命賞給新降台吉宰桑等職銜並
頒賜衣物有差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奏現在招降之和通額黙
根係伊弟格勒克雅喇木丕勒二人迫令同來宰
桑鄂哲特集賽宰桑達什策凌策伯克巴桑肉見
往擒巴朗之兵始來歸順俱非實心向化阿睦爾
撒納是以未將伊等帶往軍中亦不留令游牧處
令於附近地方暫居如此則既可聆中防範而後
來歸順者亦不至啟其疑懼之心其喀什噶爾之
巴喇特和卓現在帶往軍中俟功成後令其招降
葉爾羌各處人衆阿睦爾撒納用心周密動合機
宜深可嘉予著先賞銀三千兩遣人送往伊游牧

處。今兩路兵已抵伊犁捷音一到。當大加賞賚也。
格勒克雅喇木丕勒著照賞和通額駙根之例各
賜大小荷包倭刀皮帽一頂。數珠一盤。其給與職
銜之處。俟入覲後再降諭旨。鄂哲特係管領一千
餘戶之宰桑。或給與散秩大臣。或一等侍衛之處。
交班第等酌議給賞達什策凌策伯克巴桑俱著
授為散秩大臣。喀什噶爾之巴喇特和卓一間哈

丹來歸。即率兵効順。且情願往招喀什噶爾葉爾
羌人衆。心甚可嘉。巴喇特和卓。並伊兄畢爾千俱
各賞大小荷包貂帽一頂。數珠一盤。巴喇特和卓。
俱與入覲人等同至熱河再給職銜。庫圖齊訥爾
之宰桑索薩賚於們都哈什哈一到。帶兵來歸。將
達瓦齊所遣之綽爾鄂勒錐圖一并擒獻。亦甚可
嘉。並著授為散秩大臣。賞給翎帽衣服。著侍衛瑚

賚圖馳驛送往。仍將事定後再行施恩之處。詳悉
曉諭伊等知之。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會同西路大兵。進勦達
瓦齊情形。
班第等奏言。臣等至博羅塔拉。行文西路副將
軍薩喇爾會兵進勦。今據文稱。達瓦齊已往
察卜齊雅勒地方。距波羅布爾噶蘇台道路甚

近。若俟兩路會齊後。始往察卜齊雅勒。不免繞
道紆迴。西路所領大兵。現在輕騎徑往波羅布
爾噶蘇台山梁進發。其北路將軍所領大兵。即
從庫蘇木蘇克前進。彼此互為聲援。相機辦理。
臣等隨於四月一十三日輕騎起程。過庫克托
木前進。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等。亦進至博羅
塔拉。現在會合一處。併力進勦。奏入。報

聞。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宰桑烏魯木等率衆來降。

班第等奏言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等領兵前往阿勒坦特卜什地方。招服人衆。拏獲厄魯特庫綳一人。稱係宰桑烏魯木之叔。烏魯木因達瓦齊調遣帶兵一百名。往拒哈薩克。我情願歸降。並即遣人邀回烏魯木前來歸順。隨據烏魯木來稱我等早有歸附天朝之心。昨聞大兵信息。即星夜領兵三十名前來。我等所屬有得木齊四人。人口四百餘戶。四項牲畜約計萬餘。俱各誠心歸附。又貝子策布登等帶領官兵。分起搜查阿爾台山梁等處。於四月二十七日。在古爾班鼐塔克地方。遇副都統察達克所屬烏梁海得木齊朝罕等屬人。又於烏蘭布拉克喀喇哈巴等處。遇鄂爾楚克那木達克等屬人。及宰桑圖布愼所屬得木齊喀喇曼集等屬人。俱行收服。並獲與巴朗同逃之曼集等八戶人口。共收服人衆二百餘戶。人口一千餘名。奏入報

聞。

癸未。

命定西將軍永常運解軍營銀兩。

上諭軍機大臣曰。永常接到諭旨。將立臺運米之處。停止奏請就近解銀一萬二千兩。以八千兩交薩喇哨處備買口糧牲畜。留四千兩於烏魯木齊備用。永常從前奏請運米一事。並未詳細籌度其事之可行與否。並有濟與否。目睹陳奏。經朕屢次詢

飭。伊始自知謬誤。奏請停止。此奏尚屬可行。著照所請辦理。

乾隆二十年。夏五月甲申。

命賞投誠宰桑烏魯木並擒獲賊使之庫本。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奏宰桑烏魯木偕伊叔庫綳帶領四百餘戶來降。又宰桑庫本將達瓦齊差往和通額默根使人巴朗察漢擒拏解送甚屬可嘉達瓦齊向衆鄂拓克派兵。令台吉諾爾布統領。在特里木哈達防守。已遣侍衛龍庫納等傳旨招降。看來大兵所至。勢如破竹。阿睦爾撒納等辦理甚合機宜。現在達瓦齊計窮力竭。量必早已就擒。諾爾布僅帶兵數百名。在特里木哈達。無關緊要。來降固可。即不來降亦更無可以逃匿之處矣。所有率屬投誠之宰桑烏魯木並拏獲賊使之宰桑庫本著加恩授爲散秩大臣。加賜孔雀翎并賞衣帽

荷包由驛馳遞。交與侍衛珊費圖宣旨賞給。其來
降之台吉宰桑等。先將爲首之人。酌量賞賜。其餘
未經查明伊等品級職分者。俟將來熱河入覲後。
當分別等差。大加恩賞。著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
爾等。即行曉諭知之。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捕獲巴朗察漢等訊問
達瓦齊情形。

班第等奏言。新降台吉和通額默根留住游牧
之宰桑庫本將達瓦齊所遣阿勒巴齊巴朗察
漢擒送前來。訊據巴朗察漢供。達瓦齊遣我至
和通額默根處調兵。囑云噶爾藏多爾濟差人
告知。現在薩喇爾爾領兵七萬。由巴里坤前來。和
通額默根。毋庸往哈薩克進兵。即在博羅塔拉
險要地方。屯兵防守沿河下游。安放卡倫。偵探
信息。爲進戰退守之計。其薩喇爾爾所遣之人未
至伊犁。達瓦齊已移住特克斯。是以未曾遇見。
伊犁額游牧人等。俱各四散。所存無幾。前此達
瓦齊並未調兵。今始傳檄各處。令我諭宰桑丹
津瑪瑪什蘇拉濟爾噶爾於伊等三鄂拓克。派
兵防守闔勒奇察罕烏蘇摩垓圖嶺等處。其丹
津游牧處所有牲畜。去年俱被哈薩克擄掠。現
在兵力無多。不過暫派百餘人在闔勒奇之東。
察罕布木地方。安設卡倫。探信瞭望。至噶爾藏
多爾濟遣往之人。並非伊屬下頭目。一係噶勒
雜特哈薩克錫喇之人。一係布魯古特尼瑪之
人。特係達瓦齊飾言噶爾藏多爾濟與伊一心
彼此密通信息。聊以安慰衆人之意。臣等伏思
巴朗察漢乃達瓦齊遣赴和通額默根處調兵

之人其言不無狡飾。嚴刑究詰。矢口不移。詳閱
達瓦齊論和通額黙根之書。亦與巴朗察漢所
供無異。至噶爾藏多爾濟現隨副將軍薩喇爾
領兵同進。達瓦齊揚言密遣通信。明係設計離
間。臣等現將巴朗察漢嚴行看守。再據宰桑索
薩賚擒獲達瓦齊所遣調兵之鄂勒錐圖前來。
臣等細加詰訊。據鄂勒錐圖供達瓦齊於三月
十三日自伊犁遣我向和通額黙根等各鄂拓
克。派出征哈薩克之兵。令我監看起程。有巴爾
達穆特鄂拓克波斯罕桑等。各帶兵數百名。隨
續起程。此等兵丁。俱係前往哈薩克並非豫爲
迎距大兵之用。我因在彼守候未到之兵。適值
傅。再達瓦齊惟知終日飲酒。諸事不理。宰桑等

亦不和睦。衆心離散。牲畜疲瘦。即有迎距之心。
實已進退無路。難以自存。臣等隨將鄂勒錐圖
一併嚴行看守。奏入報
聞。
丙戌。
諭定北將軍班第等平定伊犁善後事宜。
上論軍機大臣曰。據薩喇爾等奏。領兵已過博羅布
爾噶蘇台。至登努勒台地方。達瓦齊所屬並無人
在彼防守。其伊犁附近之台吉宰桑喇嘛等。俱已
遣人前往招降。所辦機宜悉協。不勝欣慰。至所奏
功成之後。請停止伊犁駐兵一事。薩喇爾等。蓋因
準噶爾近年以來。生計窮蹙。若多駐官兵。恐不無
勞費起見耳。朕前此諭令駐兵。原非欲令永遠戍
守。以現辦四衛喇特旗分佐領并五集賽各鄂拓

克人等。及哈薩克布魯特邊界一切事宜。若不令大臣駐劄。無所統率。遇有應行查辦之事。僅交四衛喇特各部落汗等辦理。究屬未協。且既駐大臣不能不酌量駐兵數百名。或一二百名。以備差遣至兵丁所需口糧。或收取達瓦齊輜重什物。或將諸鄂拓克應納貢賦。徵收支給。俱已足資應用。著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等。辦理深爲允協。達瓦齊若能具奏。如量度情形。并一二百名之兵。均可無庸籌辦。則但令大臣官員駐劄。亦無不可。不必拘泥朕前旨。

丁亥。

命奇塔承襲都爾伯特郡王班珠爾扎薩克貝子。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珠爾自同策凌等來降時。朕即加恩封爲貝子。策凌等議將伊近族額布根之弟奇塔爲嗣。著即准其承襲扎薩克貝子。所有班珠爾屬下人等。即令奇塔管理。

戊子。

命賞賚喇嘛索諾木班珠爾。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等奏西北兩路會兵。於達瓦齊不及設備之時。當徑渡伊犁河。協力擒拏。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等。辦理深爲允協。達瓦齊若能去逆効順。朕自當另有加恩之處。今既潛身遠竄。

一經擒獲。即當獻俘京師。以彰國法。且宰桑莽飛。久欲歸降。前往特克斯時。曾與伊得木齊先行商議。今達瓦齊正往伊處。或即爲莽飛擒獲。亦未可定。朕當剋期佇望伊等捷音也。再喇嘛索諾木班珠爾已被達瓦齊擒獲。自行脫出。又會人救出西路被擒哨探人等。深可嘉予。但喇嘛不便給與官

職。著班第阿睦爾撒納即行從優賞賚俟阿睦爾
撒納赴熱河時。將伊帶領入覲再行加恩。
諭將軍班第等。等辦編查新降人等旗分佐領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薩喇爾等奏所有新降人等。編
設旗分佐領。若按戶逐一清查。恐伊等未免懸疑。
現議封四衛喇特爲汗。不若令其各將本部落台
吉屬下人等戶口逐一開報。即交與伊等承辦。薩
喇爾等所奏甚是。辦理一切事務。當持大體。況撫

綏新降人等。尤宜善於部署。無事張皇。著傳諭班
第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等。至伊犁時。所有清查戶
口。編設旗分佐領之處。如係四衛喇特所屬台吉
屬下人等。即交四衛喇特大頭目等辦理。其達瓦
齊所屬應行另辦之衆鄂拓克人。及回人等亦著
交各該管宰桑頭目辦理。第令得其綱領大略。即
其中稍有遺漏。亦無甚關係。勿使衆人妄生猜度。
庶爲允協。
命授新降宰桑塔爾巴等爲散秩大臣。得木齊烏巴
什等爲侍衛。
班第等奏言。四月二十六日。有庫圖齊訥爾之
得木齊曼集烏巴什訥默里濟爾噶爾等四人
來降。臣等詢據得木齊烏巴什告稱我庫圖齊

訥爾鄂拓克。有五宰桑分管。我等宰桑名克什
木兵有七百餘戶。俱在尼楚滾地方居住。宰桑
克什木因達瓦齊派遣帶兵六十名。往距哈薩
克。我見大兵已抵尼楚滾。即向曼集訥默里濟
爾噶蘇瞻大兵將到。
始派兵防守博羅布爾噶蘇瞻口。雖經行文。我

等亦並未遵照派防。又詢得普拔領集賽之得木齊蘇克都爾格齊哈什哈等告稱我等鄂拓克。係喇嘛達爾扎時新立。共有六百餘戶。半係達什達瓦所屬。半係羅卜藏策凌所屬。我等今有四百餘戶。俱在齊老海居住。我宰桑莽鵰帶領二百餘戶。前往特克斯。曾告知我等。大兵不日將到。我族弟阿巴噶斯已經投降。準噶爾人等。自必將我擄掠。今暫居特克斯。爾等俟大兵到時。一面投降。一面與我寄信。隨即來投。又詢得古里特鄂拓克之得木齊和通喀喇博羅莽鵰伊什特克咱瑪博勒等告稱我等屬人二百餘戶。原係羅卜藏策凌屬下。達瓦齊將我等入於古里特鄂拓克達瓦齊聞大兵前來。遷往特克斯。我等即移居於此。情願投降。又臣等至尼楚地方。據阿勒圖沁鄂拓克宰桑塔爾巴幣伊二子及五得木齊投誠前來。臣等詢據塔爾巴告稱我鄂拓克得木齊十人。戶口七百有餘。現在濟爾哈朗河居住。今俱願投誠天朝。臣等即恭奉

恩旨。一一宣示。應遣回者。諭令回原游牧處居住。應派往効力者。即帶領行走。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等奏。阿勒圖沁鄂拓克宰桑塔爾巴幣領伊二子及得木齊五員。前來投誠。塔爾巴係達瓦齊所派出兵之人。聞大兵已至。冀受朕恩。即行投誠。甚屬可嘉。著施恩授為散秩大臣。庫圖齊訥爾宰桑克什木濟披領集賽宰桑莽鵰一聞信息。旋即來降。亦著授為散秩大臣。至庫圖齊訥爾之得木齊烏巴什為衆人倡率投降。非

其餘得木齊可比薛授爲二等侍衛。其餘得木齊曼集納曼里濟爾噶爾錫喇巴圖爾和通瑪什善披領集賽得木齊蘇克都爾格齊哈什哈古里特得木齊和通喀喇博羅莽瓊伊什特克咱瑪博勒等俱著授爲三等侍衛。即賞給頂翎。再並路遼遠、賞賚什物。不能多齎。俟大功告成時。再遣人前往頒賜。仍俟伊等至熱河入覲時。另予施恩。著將此曉諭伊等知之。

己丑。

諭定北將軍班第等辦接濟兵丁口糧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兩路會兵追擒達瓦齊。自可迅奏。虜功。而達瓦齊現往特克斯。若更遠竄。又需數日之期。官兵所帶口糧。大概俱已支給。其中原可通融辦理。但從前禾常不識事體。數請運米。軍營兵丁均所稔悉。日久未見支領。不無懸望希冀情事。現在正係軍行緊要之時。不得不爲過慮。班第身任將軍。西北兩路事同一體。伊等辦給北路兵丁口糧。甚屬妥協。可以毋庸籌及其西路兵丁倘實在必需接濟。或由備往茶葉銀兩內酌換口糧。或由北路帶往口糧牲畜內通融辦給。班第務須悉心籌辦。不得稍分彼此。若可毋庸接濟或薩喇爾已自行辦理。班第即不必代爲籌辦。將此傳諭伊等知之。

命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等查明新降人等請

旨加恩。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薩喇爾等將陸續投降之台吉宰桑得木齊戶口數目具奏。呼爾璊台吉烏勒木濟等傾心歸順。甚屬可嘉。應加恩賞給官職。因道

遠不能詳知伊等品級。著薩喇爾逐一查明。如有
應行賞給散秩大臣等官者。一面奏聞。一面將朕
加恩之處。先行曉諭。其頂翎即由京發往。仍俟大
兵凱旋時。再行酌量賞賚。再此次投降人等內達
什達瓦屬下之人甚多。達什達瓦有無子嗣。著薩
喇爾一併查明奏聞。

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等疏奏西北兩路會兵
同渡伊犁日期。

薩喇爾等奏言。臣等於四月二十七日領兵至
登努勒台地方。班第阿睦爾撒納等。於二十八
日領兵至尼楚滾地方。兩路大兵駐劄相距二
十里。臣等商定一同進發。北路兵由伊犁河之
固勒扎渡口越推墨爾里克嶺前進。西路兵由
喀塔克渡口越扣們嶺前進。如此。既足以張我
軍威。而彼此聲息相通。應援甚便。由此直抵達
瓦齊所居格登地方、議定即於四月三十日起
程。奏入報
聞

辛卯。

命定北將軍班第等將羅卜藏丹津巴朗孟克特穆
爾等。解京獻俘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奏擒獲羅卜藏丹津派侍
衛台布等解送來京。並據達什敦多卜轉報額伯
津宰桑所屬得木齊諾爾布扎卜巴顏轄將逃人
巴朗擒獲。同從前擒獲之孟克特穆爾一併派員
解送前來。羅卜藏丹津貢恩悖叛。逃往準噶爾。倫
生三十餘年。今兩路大兵直抵伊犁。無路奔逃。並
將投降潛逃之巴朗一併擒獲。實足以彰國憲而

快人心。著班第等令解送之侍衛等。沿途悉心防範。仍派乾清門侍衛前往張家口。俟羅卜藏丹津等一到。即速解京。俟朕擇日嚴俘。明正典刑。其擒獲巴朗之諾爾布扎卜。巴顏轄奮勉可嘉。應從重加恩。但前此投降人內。並未見有額伯津宰桑及巴顏轄之名。著班第查明。如係新來投降者。即照投降宰桑之例。宣旨授為散秩大臣。並著賞給世襲雲騎尉銀一百兩。以示獎勵。再副都統達什敦多卜。有無協力擒拏巴朗。班第等亦即查明奏聞。

侯朕酌量加恩。

命寬免策凌孟克之孫巴布勒罪。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同巴朗潛逃策凌孟克之孫巴布勒等。朕已一併擒獲。上年貝勒策凌孟克及伊其父。情罪甚重。國法難寬。朕已降旨將伊解送來京治罪。但念策凌孟克誠心感戴。在軍前奮勉行走。伊孫巴布勒或為巴朗所逼。或與巴朗同謀。俱可置之不問。總因加恩策凌孟克特予寬宥。著薩喇爾將此傳諭貝勒策凌孟克知之。其巴布勒至烏里雅蘇台時。即著莫爾渾等遣人送至策凌孟克游牧處居住。

壬辰。

以大兵平定伊犁捷奏。

宣諭王大臣等。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奏言。臣等帶兵入準噶爾邊境以來。遠近皆望風歸附。迨至伊犁沿途厄魯特回子喇嘛等。有牽羊攜酒迎

叩馬前者。有率其妻子額手道旁者。臣等恭奉
聖主恩旨。宣布曉諭。所在人衆或稱準噶爾地方數
十年來。兵革相尋。羣遭塗炭。達瓦齊自爲台吉
荼毒所屬。毀殘黃教。衆人不但無以爲生。將立
見骨月離散。今
大皇帝撫育羣生。遣兵拯救。我等得以嚮仰
天日。出於水火。不勝歡忭。臣等見道旁居人。並未遷
徙。耕牧如常。且老幼婦女。毫無驚懼。前後隨行。
踴躍鼓舞。伏思
皇上籌畫萬全。一一
洞鑒於事幾之先。臣等仰承
指授。得以迅速奏功。實千古未有之事。現今即渡伊
犁河北。務擒達瓦齊俘獻奏入
上諭王大臣等曰。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奏

報大兵直抵伊犁。準噶爾部衆人等。歡道歡迎。現
已撫定賊巢。達瓦齊逋竄游魂。可計日就縛等語。
準噶爾一事。實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
皇考世宗憲皇帝籌辦未竟之緒。即朕御極以來。亦屢
准其請安貿易。初未有興師致討之成心。邇年因
其篡奪相尋。人心瓦解。諸部合吉策凌烏巴
什。及阿睦爾撒納等。叩關內附。後先踵至。其人皆
熟悉彼地情形。洞悉軍務。朕於熱河召見時。伊等
皆深知感激朕恩。以願効前驅爲請。是其勢有可
乘。機不可失。因籌及兩路興師之舉。而人心孰於
久安。在廷諸臣。惟大學士傅恒與朕協心贊畫。斷
在必行。餘無不意存畏葸。今日諸王大臣具在。試
各自揣本心。方創議伊始。確然信爲必當從事者

誰乎。甚至如策楞舒赫德身肩其任。而憊怯乖張。
幾至僨事。經朕降旨治罪。而無識之徒。未必不曲
爲致惜。由今日觀之。則此二人當治罪乎否乎。夫
準噶爾一日不定。則其部曲一日不安。來歸之人。
將日益衆。非得其地何以處之。蓋揆情度勢。今昔
迥殊。在

皇考時。適當其聲勢方張。籌籌完固。彼得恃遠逋誅。未
及犁庭掃穴。設處今日事機之會。有不乘時決策。
迅奏膚功者乎。即朕籌辦之初。亦未敢遽信大功
計日可就。是以禍牙推轂之典。概未舉行。設或時
會稍有濡遲。朕亦惟有自爲引咎耳。然究不肯以
畏難之見。徇浮論而失機宜。且近日滿洲陋習。假
持重以文其退縮。在朕前並不能據實陳奏。一惟

遇有後言。此風實可寒心。現在師行未及半載。初
無血刃遺鏃之勞。軍貲帑藟。輸運前甫及十之二三。
即零爾零部落亦並未以大兵經過。稍有滋累。而
所至耕牧不廢。壺漿夾路。爲亘古所未有。試問前
此之鰓鰓過計。謂爲有損無益。必不可行者。今果
有所損乎。果當行乎否乎。

皇祖平定朔漠。詩中即有力挫衆議之語。足見我朝
家法。固遠乾剛主持振作。羣臣惟當竭心協志。共思奮

庸合宜。克成偉績。應加懋賞用示酬庸。阿睦爾薩
列祖貽謀。與廸臣誼加倾蓋。而已其身歷戎行。諸臣謂
以爲喜。惟有感戴

上蒼福佑

納賞親王雙俸所屬護衛官員增添一倍并加賞豹尾鎗四桿。其子著加恩封為世子。班第薩喇爾倶著晉封三等公。并賞四團龍補服。金黃絲朝珠。瑪木特著晉封三等公。仍賞二團龍補服。雙眼孔雀翎。倶准其常時服帶。以示優奬。色布騰巴爾珠爾著親王雙俸。所屬護衛官員。增添一倍。扎拉豐阿著晉封郡王。策布登扎布普爾普倶著晉封貝勒。策凌著賞親王雙俸。所屬護衛官員。增添一倍。倍。策凌烏巴什班珠爾納默庫倶著晉封親王策凌孟克著晉封郡王。在事大臣官員兵丁。著該將軍等分別等第。造冊送部議敘。參贊大臣達爾黨阿。阿蘭泰等。一并交部議敘。兩路管理糧站官員一等公爵。以為力矯積習。為國任事者勸。軍機大臣等。并著交部議敘。所有一切應行典禮。大學士會同各該衙門詳察具儀以聞。尋議大功告成。所有告祭

天。

地。

太廟。

社稷。

陵寢禮儀。現在遵奉

諭旨。敬謹辦理。其凱旋筵宴。

賞賚等事。恭奉

諭旨。駐蹕熱河舉行。所有應行典禮。敬稽舊典。請旨

吉加上

皇太后徽號。前一日。

上詣

慈寧宮。恭進奏書。屆期
皇上率諸王貝勒文武大臣。詣
慈寧宮。加上
皇太后徽號。恭進
冊寶。宣表行慶賀禮。
皇上陞
太和殿。諸王大臣官員。進

表行慶賀禮。頒
詔天下。所有慶賀。及凱旋應用樂章。交樂部大臣撰
擬進
呈。恭請
御製碑文。勒石太學。其大兵所過地方。有應行勒石
之處。及伊犁地方。應建豐碑。並請
御製碑銘。敬謹鐫石。以昭
盛典。並開館纂輯平定準噶爾方略。昭示奕禩。奏
上從之。
命賞賚安設臺站各蒙古。厄魯特人衆。
上諭軍機大臣曰。安設臺站之蒙古等。自進兵以來。
行走黽勉。毫無貽悞。深堪嘉予。今大功已成。應加
恩賞賚。其厄魯特等俱係新降之人。感戴朕恩。賞
賚。班第等即行分別
查辦。
諭恭賚大臣鄂容安。
上諭軍機大臣曰。準噶爾平定。兩路將軍大臣等。朕
俱已加恩。鄂容安在恭賚大臣任內。奮勉行走。亦
應加恩。但伊從前有準噶爾不宜辦理之議。伊父
鄂爾泰。與大逆胡中藻。師生交結。伊兄鄂昌。又與

卻中渠附和黨同鄂容安明知其事不爲陳奏有負朕恩。伊若不前往軍營原欲從重治罪。今因此次行走免其治罪。卽係朕恩。著將此傳諭鄂容安知之。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疏奏宰桑博什等率衆來降。

阿睦爾撒納等奏言前遣侍衛龍庫納協理台吉等率衆來降。臣等於五月初一日抵伊犁河。投降人衆。陸續前來。據克爾努特台吉敦多布葉克明安台吉綽瑚飛錫喇和通塔爾巴哈沁之輝特台吉唐古忒等。俱來歸誠。各請派兵隨營効力。復據前往哈薩克台吉額林沁屬下宰桑鄂勒錐告稱台吉額林沁前往哈薩克吉沙克都爾扎卜等前往招降台吉諾爾布五月初一日沙克都爾扎卜回稱領兵至津集里克伯斯伯勒齊爾二處地方訪台吉諾爾布信息知伊尚在巴什干沙爾干之伯勒齊爾地方。此處止有宰桑博什等率兵八百四十七名往拒哈薩克隨將

降。又據哨探兵隊內貝子策布登扎布普爾普等文稱四月二十八日至伊犁。有佛寺喇嘛并回人等二千餘戶。看船人十戶。貿易宰桑博爾博等四十五戶來降。臣等於五月初一日抵伊犁河。投降人衆。陸續前來。據克爾努特台吉敦多布葉克明安台吉綽瑚飛錫喇和通塔爾巴哈沁之輝特台吉唐古忒等。俱來歸誠。各請派兵隨營効力。復據前往哈薩克台吉額林沁屬下宰桑鄂勒錐告稱台吉額林沁前往哈薩克吉沙克都爾扎卜回稱領兵至津集里克伯斯伯勒齊爾二處地方訪台吉諾爾布信息知伊尚在巴什干沙爾干之伯勒齊爾地方。此處止有宰桑博什等率兵八百四十七名往拒哈薩克隨將舊屬二萬餘戶攜帶來

降又伊犁貿易回人阿卜達莫米木十三等來
等告稱我等共二千餘戶自伊犁河南哈什至
伊犁河北察罕烏蘇等處地方居住俱係舊台
吉噶爾丹策零屬人因達瓦齊苛虐無厭今俱
窮困情願派兵三百名協力同擒達瓦齊又鄂
斯莫木伯克告稱我等鄂拓克共有七得泰人
丁五百餘戶聞大兵前來即欲率屬來降因為
達瓦齊分遣未能一時齊集今俱願歸降臣等
恭摺
皇上恩旨詳悉開示并將情願出兵効力之人帶往
軍前餘俱給令耕種貿易各安生理奏入得
旨下部知之
癸巳
上諭大學士曰準噶爾用兵一事上年朕詢盛京黍
諏
祖陵時俱已虔誠默禱今仰邀
列祖福佑迅奏膚功荒服救寧慶洽中外實我大清萬
年宗社無疆之庥理應告祭
三陵躬伸謝悃惟是東巡尚未逾歲不欲以清塵除道
重煩我幽岐父老
永陵著派皇子永璋
福陵著派皇子永琪
昭陵著派皇子永珹代行告祭今秋諸皇子隨侍熱河
即就近取道前往俾其周歷遼瀋仰思
祖宗肇興之烈禮成後并可於奉天行圍較獵用習武
事而昭
家法所有應行豫備事宜著該部行文各該衙門照例
豫備
又

諭曰。平定準噶爾捷聞。此皆仰蒙
皇祖
皇考謨烈顯承。
福貽宗社。故得膚功迅奏。荒服敉寧。理應敬詣
橋山躬申告祭。因今春甫經展謁。而口下青苗彌望。農
事方殷。車駕所經。恐滋擾踖。然朕仰
先靈之意。實切於衷。告
廟之典。宜躬詣行禮。
孝陵著遣皇子永璋。
景陵著遣皇子永瑆。
泰陵著遣皇子永琪。前往代行告祭。所有應行豫備事
宜。著各該衙門速行豫備

命優敘大學士忠勇公傅恒。
上諭大學士公傅恒。以加賞公爵。具摺奏
辭。情詞懇摯。及召見之際。又復面陳再四。至於泣
下。並稱金川之役。叨封公爵。已為過分等語。觀其
不自滿假。倍深兢惕。信出至誠。實將來可以永承
恩遇之道。朕心轉為嘉慰。應俯允所請。用成厥志。
所有平定金川。及準噶爾奏捷兩次功績。均著併
於現封忠勇公勒內。以昭茂典。仍於軍機大臣內。
交該部從優加等議敘。
命加班第。薩喇爾。瑪木特。公爵名號。
上諭大學士曰。班第著封為誠勇公。薩喇爾著封為
超勇公。瑪木特著封為信勇公。班第。薩喇爾並著
賞戴寶石帽頂。以示優獎。
命協辦大學士達爾黨阿馳驛來京。
上諭大學士曰。達爾黨阿帶領索倫兵在哨探兵隊
內。共奏膚功。甚為奮勉。今大兵已平定伊犁。伊亦

無應辦之事。阿克敦現患目疾。不能行走。達爾黨阿蒋協辦大學士。即馳驛來京供職。

命定北將軍班第等曉諭哈薩克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大兵平定伊犁。所有應行入覲人等。著班第飭令速行起程。其曉諭哈薩克處應遵照從前所降

諭旨。遣人前往。其曉諭哈薩克阿布賚之言。應告以哈薩克先與準噶爾五相搆釁。當天朝進兵之時。正達瓦齊與爾等交爭。因大兵前進。達達尤齊始將擄掠爾等之兵停止。今準噶爾地方已經平定。俱爲臣僕。凡前此戕害爾等之事。自可永行禁止。爾等如願歸誠。必普加恩澤。若欲自爲部落。亦祇許靜守邊界。毋得侵擾。倘仍照前擄掠。當發大兵征討。將此明白曉諭。視伊等情形若何。即行奏聞。

再策妄阿喇布坦噶爾丹策零俱係準噶爾台吉。深屬可憫。著班第等查明策妄阿喇布坦噶爾丹策零墳塋。照蒙古禮致祭一次。仍由該鄂拓克人等內酌量派人永遠看守。並著每歲行祭掃之禮。將此通行曉諭準噶爾人等知之。

命撤回噶斯駐防兵丁。

上諭軍機大臣曰。從前青海郡王索諾木丹津奏請帶領游牧豫備兵丁。前往噶斯駐劄防範。朕已降旨允行。今大兵已至伊犁。撫定準噶爾全部。叛賊羅卜藏丹津亦已擒獲。噶斯地方。毋庸駐兵防守。著傳諭副都統德爾素傳旨曉諭索諾木丹津將兵丁即行撤回并將準噶爾平定之處。通行曉諭

衆扎薩克知之。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籌辦運送軍糧事宜。

乾隆二十年。夏五月。乙未。

班第等奏言。據駐劄烏里雅蘇台大臣莫爾渾

等文稱。大兵成功凱旋。軍糧在所必需。擬將軍

前餘剩駝隻內酌量揀撥數百隻。駄載米石。以

資接濟。或令在卡倫等候。或竟運往軍營。咨商

臣等。臣與阿睦爾撒納等酌議。從前陸續所送

馬駄牛羊等項。運至屯田處交與親王成衮扎

布以備支用。殊屬妥協。至米石一項。路遠駄運

較難。不若多運茶封。並酌帶銀數萬兩。更爲有

益。現在移飭道行。奏入。報

聞。

上諭大學士曰。本年七月十六日。朕恭奉

皇太后鑾輿。巡幸木蘭。計回鑾至熱河時。新附之台吉

噶爾藏多爾濟暨各宰桑等。前來入覲。正可召見

撫諭以慰其瞻仰之忱。阿睦爾撒納策凌策凌烏

巴什等。功成奏凱。亦宜宴賞以示酬庸。仍照壬年

之例。駐驆山莊。優加饗賚。舉行盛典。所有一切應

行豫備事宜。著各該衙門照例豫備。

定西將軍永常疏奏西路兵丁分隊進發情形

永常奏言。西路兵統計一萬六千名。內派入哨

採兵隊內六千餘名。臣帶領駐劄烏魯木齊兵
二千餘名。其索倫兵三千。分為三隊。副都統額
爾登額帶領頭隊。參贊大臣親王額林沁多爾
濟總管畢里衮帶領二隊。副都統三格帶領三
隊。俱於四月初九日至二十八日陸續前進。其
副都統莽阿納所帶健銳營兵一千名。公品級
拉里達等所帶哲里木兵一千名。西安將軍都
賚三等侍衛公豐安所帶西安滿洲兵一千二
百五十名。自五月初三日至初五日陸續抵烏
魯木齊軍營。尚有西安滿洲兵一千二百五十
名。數口內亦可全到。現據副將軍薩喇爾等文
稱前隊哨探兵已入伊犁邊境。至登努勒合地
方。會北路大兵於四月三十日一同進發。所有
三隊索倫兵丁仍令陸續前往策應。其餘兵丁
即令在烏魯木齊等地方駐劄聲援。臣伏思
天威遠播。平定伊犁大功指日告成。臣即帶領續到
兵丁在烏魯木齊駐劄。俟奏凱後。再行籌辦撤
兵事宜奏入。報
聞。

戊戌

諭定北將軍班第等速解巴朗赴京。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奏。逃犯巴朗已經擒獲。交
喀爾喀協理台吉圖巴扎卜宰桑烏勒木濟解送
前來。巴朗係背恩脫逃重犯。應即速解來京。此時
量已起程。著傳諭班第等轉飭圖巴扎卜等小心
監押。即速赴京。仍將何時可到之處。先行奏聞。

庚子

定北將軍班第等奏。阿睦爾撒納言語情形。

班第奏言扎薩克圖汗部落阿睦爾撒納窺行告稱若以噶勒
藏多爾濟爲綽羅斯汗衆心多有不服準噶爾
風俗素稱強悍喜生事端心所不服者雖威力
挾制不久必更滋事不若於事定之時齊集各
宰桑得木齊等廣爲諮訪現今噶爾丹策零雖
無嫡嗣於伊親戚中不論何姓擇其衆心誠服
能禦哈薩克布魯特者公同保舉奏請
皇上施
恩俾領其衆則輿情既協事後可以永遠寧帖臣告
以奉
旨封爲一汗令自管轄屢奉
諭旨甚明輝特和碩特都爾伯特已將爾及班珠爾
策凌等加
恩分封獨準噶爾一部若另選別姓管轄不獨未合

聖意即準噶爾衆心亦豈能允服阿睦爾撒納復稱
我蒙
皇上重恩已極尊榮將來帶領屬人在阿爾台附近
地方游牧生理於願已足復有何求但我等四
衛喇特與喀爾喀不同若無總統之人恐人心
不一不能外禦諸敵又生變亂然此亦非急務
侯與額駙公同商酌再爲陳請臣即密行知會
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豫爲留心再自收服塔
本集賽以來凡有投降人衆俱云皆聞阿睦爾
撒納而來又屢次聲言準噶爾衆心無論何姓
惟能安撫大衆捍禦外患乃其所願伊此時惟
以糾合從前失散之人圖立產業牲畜爲急務
又常言帶領鄂拓克投降之宰桑索薩賚等原
係伊爾特部落之人種種虛張聲勢其希冀僥

倖之心。已經畢露。俟大功告成。臣與薩喇爾鄂
容安等。惟悉心遵
旨辦理。不使稍萌妄念。再內大臣瑪木特。退後每摘
發阿睦爾撒納之短。而覩面又多迎合。似屬年
老昏憒。不可深恃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奏阿睦爾撒納言語情形一
摺。阿睦爾撒納不無希冀優倖之心。班第答以準
噶爾地方四衛喇特封爲四汗之處。業已降旨。斷
不可改。持論甚爲得體。若止封阿睦爾撒納爲汗。
則辦理準噶爾一事。全爲伊一人集事矣。然伊即
潛萌覬覦之念。班第惟以奉有諭旨不敢妄行陳
奏。正詞相拒。料伊亦不敢遽爾妄行。但此念既萌。
久留彼處。於事無益。若即促其來京。使之疑懼。亦
有未便。俟達瑃齊就擒之時。將伊同衆台吉遣回。

固可安然無事。但從前原有留伊駐劄辦事之旨。
班第若恐急遽遣回。致伊頓起猜嫌。不若仍遵前
旨行。班第惟酌量情形。善爲籌畫。不必拘泥朕旨。
至瑪木特原係一狡猾之人。其行爲更可不必深
論。從前薩喇爾亦曾將衆人不願封噶爾藏多爾
濟爲汗之處奏聞。朕曾傳諭玉保令其暫停降旨。
今阿睦爾撒納又爲此言。看來衆心果有不順。亦
未可定。班第留心訪問。並察看噶爾藏多爾濟如
果不足服衆。即由噶爾丹策零近族內揀選一人
封爲綽羅斯汗之處。作爲已意。密與阿睦爾撒納
商議具奏。若其人尚屬可用。即不必商辦。總俟伊
入覲後再行定奪。將此密諭班第知之。
諭定北將軍班第等酌留駐劄伊犁兵丁。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奏稱伊犁河北。從前原有

存貯米糧緞疋等物。上年爲哈薩克搶掠。所餘馬匹牲畜俱經達瓦齊携往特克斯地方。厄魯特回人等生計艱難。不足以供應大兵口糧等語。準噶爾地方數年以來屢遭兵革。又爲哈薩克搶掠現在居住之厄魯特回人等生計自屬拮据。若於伊犁多駐大兵。深屬未便。從前薩喇爾等奏請停止伊犁駐兵。經朕傳諭班第等令其酌留兵丁一二百名。爲駐劄大臣差遣委用。今功已告成。大兵即宜陸續撤回。班第等現在自當即爲辦理。若尙未議撤。即遵旨妥協籌辦。其應酌留兵丁。一併詳議奏聞。

辛丑。

命詳查派遣曉諭達瓦齊之噶勒雜特得木齊拜伯勒克等加恩優卹。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奏稱據投降之哈爾噶齊沙津稟稱薩喇爾遣赴達瓦齊處曉諭之人。因繞道前往。雖尙未見達瓦齊。聞達瓦齊欲將所遣窩勒雜特之人。用刑訊問等語。薩喇爾等從前遣人至達瓦齊處曉諭。原係彼時酌量事機辦理。但以噶勒雜特甫經歸順之人。即令爲使前往。如果受達瓦齊刑訊。甚爲可憫。著傳諭薩喇爾等所遣噶勒雜特得木齊拜伯勒克等。僅止於受刑。即酌量加恩賞賚。萬一爲達瓦齊戕害。即將伊子嗣查明奏聞。朕從優加恩。賞給世職。將此一併曉諭哈薩克錫喇知之。

衆來降。

薩喇爾等奏言。臣等分兵兩路渡伊犁河。追蹤達瓦齊。於四月三十日起程。五月初三日抵伊犁河岸。適副都統額爾登額帶領索倫兵一千名前來。於五月初五日至。初七日。陸續渡河前行。互爲聲援。一同前進。軍威丕振。近河居住之宰桑得木齊等自五月初一日至初七日陸續來降。堪布喇嘛所屬得木齊鄂咱爾圖都布根都什。厄魯特三百戶。回人一百戶。達瓦齊之親隨兵烏克圖哈什哈等二十餘戶。伊犁居住回人伯克默美特等二十餘戶。楚爾和特宰桑圖布愼等五十一戶。烏魯特宰桑和通等十九戶。回人伯克十四戶。烏魯特宰桑和通等十六百戶。都爾伯特扎薩默美特尼默爾等一千之弟垂羅克三戶。喀什噶克台吉達什敦多卜之弟垂羅克三戶。喀什噶爾伯克賽音烏蘇卜等四十九戶。共四千一百六十六戶。俱獎勵賞賚。安插各原處居住。其投降之達什達瓦所屬人等二千餘戶內。酌撥兵丁。交伊犁河原居住之朱爾都斯空格斯哈什等處烏魯特克勒特一萬餘戶人衆。亦漸次來歸。再臺站關係甚要。擬將烏蘭烏蘇至烏魯木齊派侍衛海福管理。自烏魯木齊至博羅塔拉道路較遠。所係尤重。派貝勒塞卜騰管理。自博羅塔拉以外。派總管巴祿管理。復將新降回人伯克默美特派出。協同巴祿等辦理。奏入。報聞。

六月。癸卯朔。

諭定北將軍班第等曉諭進噶爾全部人衆。

上諭軍機大臣曰。準噶爾部落自策妄多爾濟那木
扎爾以來。互相戕殺。內亂頻仍。至達瓦齊愈行肆
虐。所屬人衆。皆不聊生。朕憫念彼處生靈。特遣兩
路大兵。往平準噶爾全部。出水火而登衽席。今伊
犁已定。所有投誠衆台吉等並感戴朕恩。懇求入
覲。朕亦欲令伊等來京瞻仰。慰諭撫綏。施恩賞賚。
但現在軍行甫經平定。彼處又與哈薩克布魯特
各部落連界。須酌留辦事之人不必俱令前來入
覲。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等將應行入覲台吉
等派定遣來外。仍於每部落酌留堪任辦事之人。
在各游牧稽查彈壓。俟下次再令更番前來。爲
允協。將軍大臣等暫留駐劄。亦因準噶爾地方。初
定。現有應辦事宜。俟一二年後諸事俱定。卽行撤
回。再將彼處各台吉。酌量勞績及所屬人數衆寡。
分別加恩。封爲汗貝勒貝子公等爵。各項爵秩
視汗自有等差。其爲辦理各該旗事務。職任維均。
至本部落各扎薩克等事務。卽不歸其統轄。向來
喀爾喀內扎薩克等體制皆然。朕視準噶爾衆台
吉。與喀爾喀諸部落無異。凡事俱一體辦理。四衙
喇特台吉。亦應照喀爾喀每部落設立盟長副將
軍各一員。遇有應奏事件。卽報明駐劄大臣轉奏。
至大臣等回京後。卽著報部轉奏。所有應放盟長
及副將軍之人。俟伊等到熱河入覲後。朕量其人
才。再降諭旨。班第等可卽通行傳諭準噶爾全部
人等知之。
丙午。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疏奏官兵擊敗
達瓦齊情形。

阿睦爾撒納等奏言臣等於五月初五日渡伊犁河領兵前進據散秩大臣阿巴噶斯等報稱伊等於達瓦齊未到之先前往葉諾海地方保護游牧達瓦齊自格登地方復移至伽圖斯居住等語臣等隨領兵趲行與西路大兵連絡聲勢初十日至葉諾輝圖西里見有賊人踪跡隨赴西路副將軍薩喇爾等酌定議兩路並進迨至哈新烏蘇親身親察勘則達瓦齊擁衆將及萬人後負格登山崖前臨泥淖駐營固守正在相度間據哨探人等將自達瓦齊營內脫出來投之莽漢們都二人一併俘送臣等訊據供稱係明阿特鄂拓克之人在特穆爾圖淖居住近為達瓦齊調取前來今見大兵情願投誠至達瓦齊自特穆爾圖淖帶兵二千名往探達瓦齊果整馬匹亦疲伊之情形雖不能深悉看其現在帶兵來迎未必即有歸降之意然衆心離散願投

天朝者甚多此時所有兵力已屬搜括無遺外此別無可調之兵等語臣等竊思達瓦齊雖尚率衆固守而氣衰力竭斷難久持且人心渙散日後願降若竟領兵掩殺既非所以仰體

聖主拯救準噶爾衆生塗炭至意即投誠人等亦不無因此遲疑却顧臣等詳察地利於十四日兩軍各據形勝整陣以待並示欲掠游牧之勢將誘出達瓦齊乘機執縛是夜派翼領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庇魯特章京巴圖濟爾噶爾並新降宰桑察哈什等帶兵二十二名往探達瓦齊果否在營而阿玉錫等奮勇突入賊營衝擊出其

不意放鎗吶喊賊衆驚潰紛奔自相踐躪達瓦
齊僅率二千餘人突圍去比黎明將餘衆一一收
服並獲其台吉二十人宰桑四人宰桑等子弟
二十五人及達瓦齊親隨兵五百餘名又各處
派調兵四千餘名併收取達瓦齊所居大蒙古
包一架礮六位而還臣等一面安撫人衆一面
令郡王青滾雜卜訥默庫班珠爾員勒剛多爾
濟那木扎爾車蘇隆員子策布登扎布沙克都
爾德尼公布顏特古斯桑贊
爾扎卜普爾普額爾
大臣公達爾黨阿等率領官兵分路追蹤臣等
亦統兵繼進收取達瓦齊妻子家屬伏念達瓦

賜銀一百兩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在軍營已及一
年現亦無事著即馳驛赴熱河到時朕仍從重加
恩遣回游牧居住其投誠之厄魯特莽漢們都原
係達瓦齊調取之兵傾心歸順將賊情詳悉稟告
亦堪嘉予著阿睦爾撒納等酌量賞賚以示獎
勵

臣等謹案勇士臨陣果能中誠激發義不返

顧則一以當百。無堅不摧。固不在徒旅之衆也。

皇上鼓勵人材。恩深感切。阿玉錫等。一降人耳。以其材可驅策。特命効力戎行。備賚前膺

寵遇果能邁往直前。以二十二人深入賊營。所向辟易。招服至數千餘人之多。非簡練精銳。豫養

士氣。焉能殺敵致果若是。及其攻破賊營。即命加顯秩厚賚。且

寵錫嘉名。圖形臺閣。重示褒勸。凡在疆場之人。有不

踴躍爭先者乎。

命賞賚投誠台吉寨卜騰諾爾布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等奏從前達瓦齊遣

特前來投誠。甚屬可嘉。寨卜騰諾爾布著各賞給

貂帽一頂。數珠一盤。台吉伊什丹津係阿睦爾撒

納胞兄。台吉諾爾布丹津係阿睦爾撒納同族台

吉巴特瑪車凌之弟。伊等皆克殫誠心。協力自効。

以冀同沐朕恩。著各賞給貂帽一頂。數珠一盤。帶

領所屬二百戶以上之台吉巴桑和碩特台吉圖

克進各賞給皮帽一頂。荷包一對。帶領三千戶來

降之綽和爾鄂拓克宰桑約蘇圖著授為散秩大

臣。並賞給衣帽。帶領百戶來降之得木齊巴爾達

穆特著授為三等侍衛。所賞衣帽等物。著派侍衛

濟福齎往。並曉諭伊等俟入覲時仍加恩從優賞

賚。再台吉諾爾布即令於此來前赴熱河入覲。又

諭曰。阿睦爾撒納等奏噶勒雜特宰桑特克勒得克

帶領得木齊四人前來投誠特克勒得克上年即欲投誠因遇達瓦齊搶掠中止今聞大兵將到即行歸順應施恩賞給職銜但所帶戶口數目未經奏明著班第等即行確查特克勒得克所有戶口數目或應授為散秩大臣或應授為何等侍衛之處公同酌定傳旨加恩再帶領十三人來降之烏爾古濟爾係宰桑錫喇丹津之孫其年甚幼且伊

祖母現已年邁冀得歸附受恩情尤可憫著賞給皮帽一項俟赴熱河入覲再行加恩海爾圖納沁之孫約蘇圖亦令於此次前來入覲

命定北將軍班第等分別辦理自進噶爾來歸之滿洲蒙古綠旗人等逐一查明若係兵丁俱遣往巴里坤居住如蒙古喀爾喀兵丁其中有願歸原游牧居住者准其遣回其不願者仍留巴里坤若係大臣官員即行奏聞明正典刑以彰國憲

丁未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擒獲達瓦齊家屬

班第等奏言。達瓦齊携帶殘兵蒼黃竄去。經兩路官兵追蹤。隨據官兵探報達瓦齊所携二千餘衆內。有流離散失者一路盡行收服。餘隨達瓦齊逃奔偷息者僅止百餘人。不敢復歸游牧。遠道由奎嘗克嶺向布魯特地方竄走。臣青滾雜卜訥默庫扎拉豐阿鄂容安等。即赴達瓦齊搶獻。但止為牧處。將達瓦齊之叔及妻子家口。並喇嘛六千餘人。及附近部屬人衆。盡行收服。達瓦齊雖一時苟延殘喘。而追蹤之衆贊大臣阿蘭泰。王班珠爾策凌烏巴什等。悉力尾追。勢難漏網。況布魯特與達瓦齊素有仇隙。即欲往投。亦斷不肯為之容隱。臣等即遣使明切曉諭。自當即日就擒。臣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現已會集一處。一切應行籌辦之事。謹遵

諭旨。體察厄魯特情形次第辦理。奏入。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奏達瓦齊所携二千餘百餘人。逃往布魯特地方。阿蘭泰等領兵尾追。不日自當俘獲。達瓦齊集逆暴亂。斷不可任其兎脫。倘或逃入布魯特境內。班第等即選派幹練人員。遣往彼處明白開示。務令將達瓦齊搶獻。但止為索取達瓦齊無庸帶兵前往。不過遣一妥員經理足矣。阿睦爾撒納薩喇爾既深知彼處情形著與班第悉心斟酌籌辦。務期必就擒獲。現在準噶爾全部俱已底定。惟餘達瓦齊一人未獲。所有應行前來入覲人員。即當派定。著阿睦爾撒納等將派定人數及何日起程何日可到之處。速行奏聞。其此次收取達瓦齊家屬畜觔行走官兵。著將軍班第等查明奏聞。分別議敘賞賚。

命授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子玉啓斯為三等侍衛。
上諭軍機大臣曰。侍衛濟福回京奏稱薩喇爾問知
伊子信息。惟以追擒達茂齊為事。並未遣人往尋
等語。薩喇爾出力奮勉。不以私事廢公。實能明曉
大義。朕心深為嘉予。此時伊子諒已回至游牧。著
加恩授為三等侍衛。此朕因薩喇爾實心効力。特
加優眷。將此傳諭薩喇爾知之。

己酉。
上諭大學士曰。平定準噶爾捷聞。以數十年逋寇。迅
就廓清。荒服救寧。中外蒙福。迺我國家無疆之庥。
緬維
皇祖聖祖仁皇帝創平三孽於康熙二十三年。啟吉
東巡。
親祭闕里。
武功文德。彪炳簡册。朕仰承
先烈。集此大勛。保泰持盈。彌深兢業。親告成功於
太廟。
郊
社。猥瀆諸祀。次第遣官。敬謹舉行。以昭茂典。維
先師孔子闕里。理應恪循
成憲。躬詣行禮。用申誠敬。且自瞻謁
林泉。已逾六載。仰止之念。時切於懷。擬於明歲春月
敬奉
皇太后安輿。自京啓鑾。恭詣阜翠華所經。亦以體察
吏治。清問閭閻。行慶施惠。稱朕法
祖尊
師至意。所有應行豫備事宜。該部詳議以聞。
命查核和通呼爾哈淖爾出征議敘世職人員。

上論大學士曰。國家賞功酬庸。予以錄敘。所以激勵
戎行。典至重也。準噶爾」事從前我
皇祖
皇考屢申撻伐。而彼部落藩籬完固。未得機會。是以暫
議撤兵。邇年來。蒙噶啷達爾扎達瓦齊等。互相爭殺。
內亂頻仍。其台吉策凌策凌烏巴什阿睦爾撒納
等。款塞內附。先後踵至。朕為天下共主。兼覆並幬。
眾叛親離。勢同瓦解。此正機有可乘之時。因議及
自當為之經理游牧。以計長久。而又適當達瓦齊
勿庸議。

應得者乎。使永常但效班第。豈不同膺寵錫之榮
乎。乃伊自受事以來。強欲自用。又以不能預前進
之例。更沾沾以接濟兵糧為必不可緩之事。以見
已之長。且自二月十二日裹兩月之糧。今已將
盡矣。獨不思按月齎糧。原派就大概通融計算。若
一二計口授食。則人之食量不齊。有日食一盂者。
有增至數倍者。以食多者一日之用。即可為食

少者數月之儲。乃欲比量而差等之。有是理乎。且因糧於敵。亦從來軍行勝算。永常又何獨明於彼而暗於此也。今大兵已集。成功迅速。何常有軍糧不足之事。設如伊所奏辦理將轍轉輓運動逾數旬。豈遂能接濟大兵之遠行耶。況用兵於萬里之外。斷難斤斤以饋運爲事。永常所見仍兵行糧隨。漢人論兵故套。而實昧於機宜。不但此也。此次功成之後。永常亦曾失悞軍機。僅以身歷行間。倖邀議敘。此等世職。勸懲攸關。朕久欲查辦。因西隅之事未竟。隱忍未經降旨。現在大功既奏。荒服敉寧。有功諸臣。俱已特加懋賞。其前此冒濫邀功者。亦不可不加釐剔。以昭平允。所有和通呼爾哈淖爾等處用兵所得世職人員。著交軍機大臣及該部詳悉查明。如有冒濫應行裁革者。奏明請旨。用副賞罰之道。

庚戌。

詔諭準噶爾全部台吉宰桑等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爾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時恭順天朝。尊崇黃教。部屬人衆俱得安生。朕是以施恩准其遣使往來。歲通貿易。嗣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繼立。互相戕殺。內亂頻仍。達瓦齊更加暴虐。所有爾丹策零之舊。不忍坐視汝衆生於塗炭。而各部準噶爾全部人衆俱受荼毒。朕爲天下共主。念噶爾丹策零之福。爾等僻處遐荒。朕自當示以內地法度相繩。落台吉等相繼款關來降。扶攜戶口數萬。朕憫其窮蹙。爲之經理游牧以計久長。是以特派將軍大臣等恭行天討。命西路大兵進勦。驅除殘暴。安輯生靈。爾衆台吉等去逆效順。感戴朕恩。輸誠納款。朕心深爲嘉予。今準噶爾全部底定。仍將爾四衛喇特台吉等。施恩封爲汗貝勒貝子公爵。令各管轄屬人。安居樂業。爾台吉宰桑等俱宜仰體朕一視同仁之意。約束所屬人等。安靜謀生。勿因睚眦小嫌。互相搆釁。亦毋得將所屬人殘虐。衆屬人等亦並遵守條教。畜牧耕種。各勤職業。以共享太平之福。爾等僻處遐荒。朕自當示以懷柔之道。如喀爾喀內扎薩克一體辦理。自不以內地法度相繩。再爾準噶爾人等向知尊崇佛法。朕特爲廣布黃教。在伊犁設立庫倫。宣誦經典。俾羣生咸知敬奉。爾等其善體朕心。皈依佛法。永遠遵守。爾等自受達瓦齊凌虐。衆不聊生。今朕如此加恩。爾四衛喇特俱爲天朝臣僕。實屬厚幸。務宜洗滌舊習。永受朕恩。再哈薩克人等向與爾準噶爾有隙。彼此時相搶掠。朕已降旨哈薩克。令其毋得仍前侵越。釐

定邊界勿相擾害爾等亦宜恪遵此旨。不得將哈
薩克人衆肆行搶掠。爾等其善體之。
副都統納穆扎爾疏奏辦理輝特和碩特都爾
伯特各部落游牧事宜。
納穆扎爾奏言。臣同喀爾喀王得親扎卜帶領
阿睦爾撒納班珠爾等游牧人衆。於四月十七
日自塔米爾起程。至五月二十二日陸續抵古
爾班舒魯克等處。喀爾喀公齊旺亦帶領都爾
伯特納默庫等十旗游牧人衆。於五月十二日
抵鄂爾海西喇烏蘇等處。臣等將游牧地方。俱

照阿睦爾撒納納默庫等奏請。所有輝特和碩
特十三旗人。令在古爾班舒魯克等處游牧。都
爾伯特十旗人。令在鄂爾海西喇烏蘇等處游
牧。俱各指界限。令其居住。仍安放卡倫以資防
範。奏入。報
聞。
癸丑。
上諭大學士曰。此次大兵進剿所有從前雍正年間
自青海畔逃之羅卜藏丹津。及上年潛逃之都爾
伯特台吉巴朗孟克特穆爾等。俱已就擒。即日押
解來京。所有獻俘典禮。著該部察例具奏。擇吉舉

行。
命賞策楞都統職銜。同副都統三格駐巴里坤辦事。
上諭軍機大臣曰。巴里坤管轄兵丁。辦理事務。不可
無大員專任。策楞既知前愆。此次在哨探兵隊內
行走尚屬奮勉。著施恩賞給都統職銜。同副都統
三格駐劄巴里坤辦理事務。
命授授誠宰桑圖布慎等為散秩大臣。

上諭軍機大臣曰。薩喇爾等奉宰桑圖布愼鄂勒錐等。率衆來降。圖布愼鄂勒錐俱著加恩授爲散秩大臣。賞給翎帽衣服。其帶領一千五百餘戶來降之回人伯克錫里卜帕三。著賞給貂帽一頂。數珠一盤。其餘來降人等。著傳諭班第等。有應行賞賚者。查明具奏。如應派令前來入覲。俟至熱河時另行加恩。並將此先諭伊等知之。

命陞授藍翎侍衛塔奇圖等。已回軍營。塔奇圖等行走甚屬奮勉。著授爲三等侍衛。前鋒策凌授爲上諭軍機大臣曰。薩喇爾奏。前遣往曉諭達瓦齊之藍翎侍衛塔奇圖著授爲三等侍衛。前鋒策凌授爲令策布登扎布同往查辦。若青滾雜卜業已起程。策布登扎布自軍前回至伊游牧後。班第等即速飭知。令伊前往會同青滾雜卜商酌辦理。

乙卯。

命郡王青滾雜卜。與勒策布登扎布管理新降烏梁海等。現已編次旗分佐領。孟克賞給藍翎。其巴圖拜伯勒克海事務。

上諭軍機大臣曰。新降烏梁海等。現已編次旗分佐領補放總管等員。足資管轄。但係新降之人。必須大員統理。和托輝特郡王青滾雜卜。稔知烏梁海情形。即著管理烏梁海人衆。貝勒策布登扎布此次在軍前行走奮勉。並著一同管理。現在青滾雜卜辦理烏梁海布珠庫等事務。如未起程。即令策布登扎布同往查辦。若青滾雜卜業已起程。策布登扎布自軍前回至伊游牧後。班第等即速飭知。令伊前往會同青滾雜卜商酌辦理。

丁巳。

命定北將軍班第等酌議查辦副將軍哲爾薩納被達瓦齊戕害深堪憫惻。著薩喇爾等查明伊等有無子嗣。併其族人。歸入察哈爾旗內居住。

等前經被擄人口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永常奏副將軍阿睦爾撒納因查取伊去年被擄之人。遣驍騎校賽孟阿。宰桑和通。向各處尋查伊等上年所失牲畜等項。僅將阿睦爾撒納兄之女媳給令帶往。其餘並未給還。永常所奏甚是。此等人口。皆係阿睦爾撒納來降時。中途被擄。若準噶爾未經平定。進兵時自當伊等台吉宰桑等俱受朕恩。輸誠歸順。但向伊等索取被擄之人。尚屬可行。掠及牲畜。豈朕撫綏衆人之意。現今準噶爾全部底定。一切人衆。俱係朕之臣僕。豈可使一人從中滋擾。且被擄者亦不止阿睦爾撒納所屬之人。策凌策凌烏巴什納默庫班珠爾之人。諒亦皆有。俟大功告成。此項被擄人等。逐

第等逐一查明。歸併各部管轄。此次必因阿睦爾撒納諄取伊兄女媳。所遺之賽孟阿。和通等辦理不善。以致滋擾新降人衆。必非出自阿睦爾撒納之意。著將永常所奏。交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等閱看。此等業經被擄人等。俟諸務告竣。查明應作何辦理之處。議奏請旨

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之十四

乾隆二十年。夏六月。戊午。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追擒達瓦齊情形。

班第等奏言。達瓦齊逃竄後。臣等由兩路哨探兵內派參贊大臣青滾雜卜等相繼分路追擒。復派參贊大臣阿蘭泰等帶兵由別路堵禦。書滾雜卜等至達瓦齊游牧處。將伊妻叔家口及喇嘛等六千餘人。並游牧附近人等俱行收獲。達爾黨阿等追逐達瓦齊至奎留克額。見達瓦齊已入布魯特境內。我兵馬匹俱乏。口糧不繼。旋經撤回。看得奎魯克額外。有通回子城及布魯特部落之路。達瓦齊亡命遁走。或入布魯特之境。或向回子城。或在偏僻處所藏匿。俱未可定。隨派親王策凌烏巴什等帶兵八百名。前往

奪者。臣等一面遣人查明給還原物。一面遍行曉諭衆部落之鄂拓克。嚴行禁止。再達瓦齊之叔班珠爾帶領伊子來降。人甚庸懦。今雖來降。終係賊黨。應否免其治罪。量給人十戶。資其養贍。出自

聖恩。其助達瓦齊爲虐之宰桑袞布。吞圖布。並皆擒獲。袞布患病身故。吞圖布現在看守。其餘恩克

博羅特等亦已遣人往拿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奏稱達爾黨阿策布登扎布等。追擒達瓦齊至奎曾克嶺。見其已入布魯特境內。現在遣人曉諭利害。令其擒獻等語。此次進兵。無折矢遺鏃之勞。衆俱降服。不應使達瓦齊反得逃遁。大兵追賊至切近之時。誠能奮勇前進。自必就擒。何至令其兔脫。此係官兵不能鼓勇所致。

乃謂因中途馬乏撤回。獨不思達瓦齊脫逃時。伊之馬匹。盡能不乏乎。若論伊等不能極力追捕。即應治罪。但念平定伊犁。伊等與有勞績。姑從寬免。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等。務將達瓦齊擒獲。此時達瓦齊或藏匿山林。或遁入回子部落。皆易於搜獲。阿蘭泰額爾登額等。既豫先領兵堵禦。或即將達瓦齊擒獲。亦未可定。如果遠逃至布

魯特地方。班第等遣人索取。務應詞嚴義正。責其擒獻。斷不可少示怯懦之形。使布魯特不以爲事。仍將派出之人奏聞。再我大兵深入。甫定伊犁。理應示以寬仁。慰撫新降人衆。今厄魯特兵丁等。妄行搶掠。大干法紀。將軍等即應嚴行查拿。治以軍法。以示警戒。乃僅傳檄禁止。伊等安知畏懼。但事屬既往。姑毋庸深究。著班第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等。留心體察。如有似此者。嚴加懲治。毋得稍事姑息。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派定厄魯特王公及投誠台吉宰桑等分班入覲。

班第等奏言。臣等前奉

諭旨將應令入覲之台吉宰桑等。派定起程。并將人

數職名於何時起程何時可到之處豫行奏聞臣
等伏思現今大功告成所有入
覲人等。即應派定及早起程。但達克齊尚未拿獲。新
降人內有誠心歸順者。亦有畏懼兵威儛服者
人心尚在未定。且哈薩克及布魯特各部落。諸
事尚未全竣。其防守地方。約束兵丁應酌留大
員經理。臣等公同酌議派親王策凌親王策凌烏巴
什訥默庫等。同去年未經入
覲之親王班珠爾等五人。前赴熱河入
覲。其都爾伯特貝勒多爾濟及策凌孟克等。暫留
管轄兵丁。新降之台吉宰桑內。量其能辦事如
台吉唐古特察濟及散秩大臣阿巴噶斯宰桑
約薩圖等。留營辦事。其餘品級較大。形跡可疑。
如噶爾藏多爾濟等台吉十員。厄爾錐音等宰
桑十三員。作爲第一起。派親王策凌及郡王扎
拉豐阿。帶領起程。其第二起派親王班珠爾等
及阿睦爾撒納之兄台吉伊什丹津等十二人。
並宰桑噶都爾等十三人。令參贊大臣阿蘭泰
帶領起程。向後伯什阿哈什等大台吉。若能趕
至。臣等亦令起程。附入第二起前進。如日久不
到。俟明年令其入
覲。現在第一起人等。於六月初旬起程。九月下旬可
至熱河。第三起人等。於六月二十內起程。中途
略加趲行。亦可與第一起一同前至熱河。聽仰
天顏。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將今年應來入覲之台吉
宰桑等列名具奏。朕交軍機大臣查核。有從前未
經具奏之人。現在派出。亦有從前奏聞經朕加恩

賞給爵秩之人。未經派出者。再朕會特行降旨。令
其前來之霍集占烏爾古勒濟勒。約爾圖喀喇巴
圖魯阿玉錫等二十五人。俱未列入單內。著傳諭
班第等此次未曾派出入覲人員。共有若干。此外
新降之人。又有若干。明年能全令來京與否。如果
不能。再分作兩年以次入覲。詳悉奏聞。再摺內所
稱品級較大。形跡可疑之人。俱已派出前來。並著
詢問班第所謂可疑者幾人。其如何可疑之處。遇
便亦即奏聞。

定北將軍班第密奏阿睦爾撒納情形。

班第奏言。五月二十二日奉到
諭旨因阿睦爾撒納前請籌辦接濟兵丁口糧事宜。
旨訓示。實明見其肺腑。臣加意慎密。不露形迹。凡事
仍公同商酌襄其緊化。惟
爾不免墮其術中。於臣所行之事。每多阻止。以
順其意。阿睦爾撒納漸至相習無忌。又與薩喇
爾瑪木特俱不和睦。每事與薩喇爾牴牾。一切
要務並不上緊辦理。以致運悞。臣自到伊等隊
內。竭力調劑。惟仰藉
聖主威福。成就大事。今阿睦爾撒納漸成驕縱。又利

慾薰心。伊所屬人等。沿途搶奪。有經首告者。並
不懲治。且自言不能禁止。經臣屢加提警。始將
游牧內彼此搶奪之處。曉諭查禁。臣惟有欽遵
諭旨。盡心竭力。與鄂容安密商。協力共濟。奏入。得
旨。仍照朕從前所降諭旨。令其速回。但此旨一到。即
行催促。又致易生疑懼。諸凡惟在汝持重辦理。諒
伊亦不敢滋事也。

奉

己未。
叛犯羅卜藏丹津巴朗孟克特穆爾等。解送至京。遣官告祭
太廟
社稷。行獻俘禮。
諭定西將軍永常等辦撤兵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永常議奏撤回兵丁摺內稱哲里木兵丁。及各處兵丁。編作行隊。至嘉峪關肅州分隊遣回。又稱振將哲里木兵丁。若自烏魯木齊赴博羅塔拉由阿爾台一路遣回。稍覺紆迴。不若令其回至巴里坤。由北路順便遣回等語。永常此奏前後矛盾。殊不可解。哲里木兵丁。回至巴里坤時。即由近日策凌等所走阿濟必濟等處遣回游牧。甚覺便捷。著永常即照此辦理。但伊摺內既稱至嘉峪關肅州分隊遣回。又云至巴里坤由北路遣回。究竟作何行走。著永常即速奏聞。再綠旗兵丁。不必存留。莽阿納帶往健銳營滿洲兵一千名。令駐劄巴里坤。朕已降旨。即遵照前旨行。其哨探隊內兵丁。俟薩喇爾辦理外。所有別項兵丁。著照伊所奏。俟薩喇爾等移咨撤兵時。即行辦理。

庚申。
上御午門樓。行受俘禮。巴朗孟克特穆爾命刑部即行正法。羅卜藏丹津交軍機大臣等審訊。命議處郡王青滾雜卜。追擒巴朗不力罪。
上諭軍機大臣曰。上年巴朗逃遁。策楞等派兵令青滾雜卜努三等前往追擒。在和通鄂博堵截。後聞巴朗等由額林哈畢爾噶遁走。即行撤回。今審訊巴朗原係由哈卜塔克拜塔克逃去。青滾雜卜努

三等。領兵在彼。並不能實力追擒。均屬不合。努三
已經治罪。青淩雜卜並著交部議處。
辛酉。
命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領兵赴布魯特部落。追擒
達瓦齊。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拿獲達瓦齊宰桑策凌多
爾濟等訊問卩供。知達瓦齊現逃往布魯特境內。

我大兵深入。平定伊犁。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等。若
果輕騎掩襲。達瓦齊即可擒獲。乃將軍等因伊犁
既定。稍覺大意。以致達瓦齊脫逃。伊等原奏內稱
達瓦齊帶領百餘人逃遁。今又稱帶領千餘人。其
脫逃日期。前後亦不相符。此時務須併力擒獲。現
在班珠爾阿蘭泰等領兵追擒。尚未回營。若果已
爲班珠爾等擒獲。甚善。倘尚未擒獲。達瓦齊必已
入布魯特。班第等量已遣朕旨。遣人曉諭索取。布
魯特遵諭擒獻則已。如不即日擒獻。大兵現集伊
犁。即著副將軍薩喇爾帶領精兵數千名。至布魯
特邊界駐劄以振聲威。揀選強幹人員。遣往布魯
爾宜加意奮勉。不得稍有怠忽。班第阿睦爾撒納
特。剴切曉諭。如敢稍爲觀望。即進兵擊取。務期擒
獲達瓦齊。此事關係甚要。斷不可再失機會。薩喇

暫駐伊犁辦理事務。仍將薩喇爾進兵情形。隨時
速奏。
又
諭曰。班第等奏稱擒獲達瓦齊宰桑策凌多爾濟摩
羅等。請旨作何辦理等語。策凌多爾濟摩羅皆被
獲之人。並非誠心歸順。雖不應施恩。亦可無庸治
罪。將來似此者尚多。著班第等仍將策凌多爾濟
摩羅留於原游牧處居住。伊等若有管轄之人。亦

即查明給與四品總管職銜仍著伊等管轄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撤兵事宜
諭旨令臣等籌議撤兵事宜臣等伏思達瓦齊尚未
擒獲其路遠之大鄂拓克宰桑尚有未經投降
者數人再將略有可疑之合吉宰桑等派入第
一起前經起程入

覲若將大兵全行撤回殊有關係臣等公議將已至
伊犁兵丁暫令駐劄其後隊續到兵丁內有未
抵博羅塔拉者全行遣回其已抵博羅塔拉者
即在彼處牧放馬匹暫行存留再西路應行遣
回之索倫巴爾虎察哈爾各扎薩克蒙古兵丁
若令與北路一併同行則沿途水草恐有不敷
且伊等前來時牲隻行李等項俱留於巴里坤
今應仍令伊等由額林哈畢爾噶至巴里坤向
阿濟必濟卡倫邊外行走各回游牧其辦理接
濟西路兵丁口糧現咨薩喇爾爾并將軍永常於
現運茶封內酌量接濟其北路續到之兵原領
口糧三個月臣等酌議所有未至額爾齊斯即
行撤回之兵應毋庸再給口糧如已過額爾齊
斯自察罕呼濟爾等處撤回者三人合給牛一
頭若已至博羅塔拉等處撤回者二人合給牛
一頭以資接濟奏入報
聞

定北將軍班第疏奏派兵招服烏梁海事宜
班第奏言和托輝特郡王青滾雜卜遵
旨領兵收服汗哈屯等處居住烏梁海人等與額駙
色布騰巴爾珠爾定期於五月二十六日起程

據阿睦爾撒納告稱未必令青滾雜卜前往。惟
遣使將準噶爾全部底定。曉諭伊等自必歸降。
領兵前去。轉恐異懼逃避。是以暫令青滾雜卜
停止起程。及商議遣使前往。阿睦爾撒納派出
新降宰桑圖布慎并伊屬下舊在烏梁海處之
達巴霍爾。又囑令烏梁海宰桑等前赴伊犁。俟
見伊之後再由此入

覲。臣思烏梁海等從前未經歸降。不過觀望進噶爾
情形。今準噶爾業已底定。烏梁海等可毋庸加
兵。自然歸順。此理勢所必然。但觀阿睦爾撒納
之意深欲要結烏梁海。且歸功於己。是以臣仍
令青滾雜卜前往。并告以此次帶兵收服。原係
朝廷恩德。並無勞費。如恐烏梁海等畏懼。祇於
回途乘便並無勞費。如恐烏梁海等畏懼。祇於
兵到之先。遣人剴切曉諭。伊等來降。即行安慰
招徠。其未降順者。再進兵收服。至新降宰桑等
即由彼處就近抵烏里雅蘇台。赴京入
覲。不致遲延時日。毋庸令其前赴伊犁。更爲妥協。奏
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密奏阿睦爾撒納不欲遣
青滾雜卜招降汗哈屯居住之烏梁海等催派令
新投宰桑圖布慎等曉諭招降。班第未經允從。仍
遵前旨辦理等語。甚屬持正得體。從前曾疑阿睦
爾撒納有希冀徼倖之心。今觀此事。阿睦爾撒納
雖萌妄念。班第能果斷定奪。阿睦爾撒納亦並不
敢有異詞。似此遵行。當亦無可疑慮。嗣後班第惟
凡事據理直行。逆折其計。阿睦爾撒納雖有私心。
之人。若過於防維。日久必露形跡。轉覺於事無益。

著密諭班第知之。

命免進噶爾人等本年貢賦。

上諭軍機大臣曰。準噶爾全部底定。理應加恩撫綏。除各台吉屬下應征貢賦。皆台吉等自行辦理。毋庸另議。其無台吉之宰桑等所轄人衆貢賦。前此諒必俱向達瓦齊交納。如舊日所存尚多。足敷養贍喇嘛之用。著將今年伊等貢賦。概行寬免。若不敷用。祇將養贍喇嘛之數徵收。其餘即行寬免。將此通行曉諭準噶爾人等。仍交班第等將準噶爾人等每年應交貢賦數目多寡。自明年爲始。令如何交納之處。查議具奏。

壬戌

命免治羅卜藏丹津罪。

上諭軍機大臣曰。羅卜藏丹津背恩叛逃。理應從重治罪。但伊入準噶爾年久。又率伊二子。迎接大兵。隨同前進。朕特施恩將羅卜藏丹津父子免其死罪。羅卜藏丹津著留京賞給房屋一所居住。不許擅出。伊二子著入正黃旗蒙古旗分。授爲藍翎侍衛。在司轡上行走。並著班第等查明羅卜藏丹津家屬及所屬二十戶。不必遷移。仍令在原處居住。羅卜藏丹津二子於此處另行賞給妻室。

命查明噶爾丹策零所屬戶口數目。並加恩茂海策凌等子姓。

上諭軍機大臣曰。薩喇爾等奏投降人數摺內。稱克勒特宰桑那嚴泰二千六百戶。烏魯特宰桑和爾和代。耨特勒齊杭吉勒圖。托克托搏羅特。錫克錫爾格共五千戶等語。伊等戶口數目甚多。原係噶爾丹策零屬下宰桑。彼處似此者尚多。不得併入

別部落。應俱照瑪木特等人衆之例辦理。著班第
阿睦爾撒納薩喇爾查明此等戶口。共有若干。奏
聞辦理。再茂海策凌係叛往準噶爾之人。理應從
重治罪。今俱身死。伊子皆率彼處居住屬下人衆。
迎接大兵。投降前來。茂海之子齊默特多爾濟。又
帶兵追擊達瓦齊。所有茂海策凌子姓。俱著從寬
免其治罪。其屬下人等。仍令在準噶爾居住。班第
等明白曉諭伊等知之。

命嚴緝搶劫運糧商人賊匪。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山西巡撫恒文奏稱運糧商人
張祿宣交糧回至第二十六臺。於扎薩克林丕勒
所屬鄂倫淖爾地方。遇賊人搶去衣服銀兩並駝
馬各項等語。以運送官米之人。膽敢結黨搶劫。目
無法紀。似此要犯。不得照尋常盜案完結。著交該

部派唐喀祿嚴飭所屬扎薩克人等。務令即速擒
獲。以示懲儆。毋得遲延推諉。

癸亥。

命賞都爾伯特等被災人等米石。

上諭軍機大臣曰。納穆扎爾奏稱。都爾伯特訥默庫
等十旗人。於去冬今春。連遭霜雪。牲隻多有傷損。
所種地畝。秋間始行收穫。生計稍艱等語。此項人
等投誠後。屢次賞給牲隻口糧以資接濟。今牲隻
既已被傷。生計拮据。著加恩再賞米五百石。以示
體卹。

甲子。

定北將軍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納圖占伊犁
情形。

班第等奏言。臣等自入準噶爾邊境以來。悉心

察訪。部落人衆。習尚狡詐。惟圖私利。罔知恩義。數年來生計貧乏。攘奪相尋。今大兵駐劄。尚有掠取站馬搶奪行人之事。雖交該宰桑得木齊等緝拏。遲延未到。將來大兵既撤。勢必益加怠玩。況臣等同辦軍務之人。不能秉公竭力。共勤國事。但借辦公之名。濟其私欲。如阿哩爾撒納者。其初尚知感戴

皇恩。臣等見其貪利妄行。力爲勸阻。伊即聽從。尚有勉力速冀成功之意。自入塔本集賽游牧以來。仰仗

天威。所至迎降。伊漸志足意滿。惟知尋獲被搶人口。攫取牲隻爲務。有意遷延。致誤會集博羅塔拉日期。又妄自誇張。謂凡來歸之衆。俱係爲伊投誠。及入伊犁。益無忌憚。凡伊兄弟暨所屬人等肆行刼奪。不行禁止。及得達瓦齊游牧。所收牲隻財物多方隱匿。貝勒策布登扎布。會言伊搶奪鄂勒錐宰桑游牧處駝馬各千餘。羊至二萬餘。此外更不知凡幾。伊素性貪忍。意圖占據準噶爾地方。凡有警隙者。任意殺害。是以衆心怨恨。伊欲擁衆自衛。不願大兵撤回。臣等時爲催促。推諉觀望。且云巴里坤額爾齊斯二處。仍須各留精兵五千。駐防過冬。語益堅執。明係仗我

師力威服準夷。以遂私計。全不知感戴

皇恩。籌辦善後事宜。至奉曉諭哈薩克

勅書時。阿哩爾撒納故意猶豫。欲待伊先行遣使。文內又有伊領蒙古漢兵在此駐劄之語。策布登扎布向納噶查爭論。謂爾等何不將身受

大皇帝之恩。帶兵前來。據實告知。竟若自行前來者。

納噶查始終不遵。經臣等力指其非。始令侍衛順德訥同伊使奉
勅前往。再收取達瓦齊游牧時。伊意不欲。查明一切牲隻財物數目。後臣等派人同瑪木特往查。仍百計阻撓。至今尚未清晰。至查辦牧場及遣人收服四路之事。至今亦並未辦理。一意遷延。惟與各宰桑頭目私行往來。行踪詭秘。即如各部

前往熟河入覲之人。並不即令為派定。催促再四。始行開送。又屢行更換。及至起程。仍不免舛誤。凡有傳行事件。並不用印信。仍倣達瓦齊私用小紅鈐記。臣等飾詞再四。終不遵行。動即揚言此處人衆欲叛。祝薩喇爾如仇敵。潛行猜忌。看來阿睦爾撒納居心行事據實

據伊犁總戀戀不已仰懇

特降諭旨。令其速行入
覲。早定四部封汗之事。以杜非分之想。至納噶查居心詭詐。惟知附和阿睦爾撒納。已在
聖明洞鑒之中。此間衆論。亦以納噶查前在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時。阻撓挾詐。共相怨恨。並懇降旨。將納噶查調往青海駐防。以散其黨。再阿睦爾撒納揚言此處喇嘛等謀叛。臣等請將濟隆胡土克圖速行遣往。令其宣諭衆庶。安輯人心。若阿睦爾撒納久在此處。致伊等互相猜疑。必至生變。或因欲實其言。潛行鬼蜮。故生事端。俱不可不先事豫防。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鄂容安將阿睦爾撒納妄行覬覦阻撓事務。及貪取牲隻各情形。密行陳奏。班第鄂容安留心察看阿睦爾撒納居心行事據實

奏聞。甚屬可嘉。但初覽伊奏。似事端已成。再四詳閱。仍係阿睦爾撒納希圖徼倖。貪得牲隻什物耳。並無圖占準噶爾確據。阿睦爾撒納自投誠以來。疊受朕恩。事事出於望外。至朕辦理庶政。一惟秉公。執法之處。伊未經身試。是以志氣驕盈。希圖徼倖。亦事所必有。班第等即據實陳奏。深得防微杜漸之意。今朕於阿睦爾撒納奏摺內溫旨批諭。令毋致驚疑。此時班第鄂容安再悉心察看。如阿睦爾撒納占據僭越之形。果有實據。即行密奏。朕另行定奪。如並未至於此極。不過希圖肥己。亦不必過於苛求。倘伊稍有知覺。轉於事無益。若班第鄂容安密與薩喇爾詳細商議。公同體察奏聞。若無確據而過甚其詞。亦不能逃朕洞鑒。班第等務宜詳密。毋得稍有洩漏。又

諭曰。阿睦爾撒納此次辦理諸事。動合機宜。朕甚嘉悅。且軫念。想阿睦爾撒納亦必急思入覲。瞻仰朕躬。昨雖已降諭旨。達瑃齊或往投布魯特。著隨喇爾帶兵往擒。班第阿睦爾撒納駐劄伊犁。此特欲其協理伊犁事務。今思伊犁亦無重大事務。即使薩喇爾帶兵前往布魯特。班第鄂容安現在伊犁。足資辦理。著阿睦爾撒納遵朕從前所降之旨。即行馳赴熱河。朕俟阿睦爾撒納到後。施恩將四衛喇特分封四汗。賞功策勳。用獎勞績。著即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知之。

命凱旋京兵一千名。駐劄巴里坤軍營。

上諭大學士曰。此番凱旋兵丁。除索倫哲里木等兵由口外游牧行走。其由西路行走之京兵一千名。

現議令駐劄巴里坤軍營所有經由之甘陝河南
直隸等省臺站車馬均可不必籌辦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遵使曉諭哈薩克事宜
班第等奏臣等接奉
皇上頒發哈薩克諭旨敬謹繙譯蒙古文派侍衛順
德納宰桑巴桑策凌前往曉諭臣等復行文哈
薩克云嗣後爾等與準噶爾人等應恪遵

大皇帝諭旨仍前和好所有彼此互行搶奪之物俱
各給還如願歸誠承受
天朝恩澤即遣明白曉事陪臣前來當即代爲陳奏
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奏稱派侍衛順德納宰桑
巴桑策凌齎奉勅書前往哈薩克曉諭其行文有
從前攘奪之物各行給還仍前和好等語班第等

此言甚屬錯謬伊等從前互相搶奪係達瓦齊喇
嘛達爾扎時事與現在無涉止應將準噶爾地方
全行底定汝等從前之事俱不深究嗣後毋許再
行搶掠方合事宜其措詞殊未允協此際想已遣
往俟順德納等回時將哈薩克言語情形即速奏
聞再阿睦爾撒納之兄巴特瑪車凌究在何處有
無信息一併具奏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遵
旨定擬賞給鄂哲特頭等侍衛并派定入
覲人等事宜
班第等奏言臣等接奉
諭旨公同商議宰桑鄂哲特本非誠心來降乃畏懼
兵威始行歸順若給與散秩大臣職銜似無區
別

皇上睿鑒令臣等酌議或授散秩大臣或授頭等侍衛擬將鄂哲特授爲頭等侍衛已沐聖主格外殊恩且與伊分相當現在派入第一次入覲人員內業經起程至喀什噶爾霍集占之兄波羅泥都即係西路所收回人之和卓木弟兄二人照管游牧其波羅泥都現已派入第二次入覲人員內再和通額默根之弟格勒克雅喇木丕勒因伊兄已派定入覲應即將格勒克雅喇木丕勒亦暫留游牧照管奏入報聞

丁卯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留兵駐劄尼楚滾地方事宜一摺蒙

恩指示於功成後令大臣等駐劄伊犁一二年辦理事務其應留兵若干令臣等公同議奏臣薩喇爾原奏烏魯木齊魯克齊木等處駐兵游牧係指種地而言揆內未經議及詳悉聲明今伊犁地方既令大臣駐劄辦事誠不可不留兵駐守以備差遣應照原議駐兵五百名派察哈爾兵三百名喀爾喀兵二百名現在達瓦齊雖未就擒諸事業經大定伊犁毋庸大兵久駐應遵

諭旨撤回臣等亦遷渡伊犁河於尼楚滾地方駐劄辦理事務其凱旋兵丁分作三隊相繼起程現在博羅塔拉之兵業經移咨遣回所有北路凱旋兵丁由察罕呼濟爾額爾齊斯青吉爾布拉

罕等處。至巴顏珠爾克卡倫。酌給口糧一個月。至烏里雅蘇台時。各量游牧遠近。再行辦給。西路凱旋之索倫巴爾虎察哈爾扎薩克各處蒙古兵丁。由額林哈畢爾噶抵巴里坤。至阿濟必濟卡倫。亦酌給口糧一個月。至推河時亦計各游牧遠近。再行辦給。其健銳營西安寧夏涼莊阿拉善綠旗等兵丁。俱由原路行走。其酌給口糧馬匹等項。俱令將軍永常遵議辦理。奏入。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奏稱大兵陸續撤回。留察哈爾兵三百名。喀爾喀兵二百名。駐劄尼楚滾地方。以資差遣防守等語。所辦甚是。朕前降諭旨。令在巴里坤烏里雅蘇台兩處駐劄官兵。將前往西路健銳營兵一千名。留駐巴里坤。命策楞三格駐劄辦事。今又於尼楚滾地方駐兵三處。聲勢聯絡。互成犄角之勢。務宜同心協力。彼此商酌辦理。以期公事有益。策楞已派辦巴里坤事務。著即起程前往。所有應辦事務。悉心籌畫。俟辦理已有端緒。永常即領後隊兵丁前來。其帶領入覲台吉宰桑人等。現有扎拉豐阿玉保二人。烏里雅蘇台事務著阿蘭泰留辦。俟伊到後。莫爾渾即帶領入覲人等前來再巴里坤有無可種地畝。及駐劄大兵。或應在巴里坤。或應在烏魯木齊。並著班第等詳議奏聞。

命舒赫德仍留烏里雅蘇台以竟京效力行走。

上諭軍機大臣曰。從前因策楞舒赫德辦理錯誤。特將伊等革職。令在軍前效力。今大功已成。朕原欲一體施恩與以奮勉之路。策楞人本糊塗。諸事皆聽舒赫德指使。已賞給都統職銜。領兵駐劄巴里

坤以觀後效。至舒赫德遇事毫無定見且未免退有後言。今查其筆札。雖無怨望之詞。然以滿洲世僕。漸染漢人習氣。每日記事作詩。即不必治罪。亦不宜加恩。此乃伊之自誤。著仍留烏里雅蘇台。以章京效力行走。俟後務宜痛自改悔。若仍踏前轍。朕必重治其罪。

戊辰。

定北將軍班第等奏。班第等奏言。從前達瓦齊敗走時。臣阿睦爾撒納即令屬人明蘇巴明。問回人阿卜都哈里克等。向阿克蘇圖爾瑞回人等曉諭。倘達瓦齊逃避前去。務即擒獲解送。今於六月十三日明蘇巴明圖爾瑞之阿奇木霍集斯伯克遣人至軍營。告知達瓦齊已被擊獲。並呈霍集斯伯克

之書。內稱遵照來使傳語。於各嶺隘口。俱設卡倫瞭望。本月初八日。達瓦齊在喀什噶爾交界處駐劄。即遣我弟攜帶酒馬迎接。並稱我因病不能前來。爾今欲往何處。并需用何物。我自當豫備。何不即來我處暫住。達瓦齊因遣圖巴回答。有汝既有誠心。我即應前去之言。我因伏兵林內。將伊擒獲。現帶兵二百名。將達瓦齊解赴軍營。伊子羅卜扎宰桑愛爾齊丹津達爾巴蓋烏巴什敦多克摩羅木色克色德克吹索諾木額木齊圖巴等七十人。全行擒獲。懇即遣兵一隊。前來木素爾口迎接等語。臣等即派索倫兵三百名。喀爾喀厄魯特兵二百名。令副都統額爾登額喀爾喀公策登薩木丕勒等。於十四日起程。前往木素爾迎接。令將達瓦齊嚴行看守

解送。並遣人前往告知回人。催集斯伯克。令其一同監送前來。奏入得旨。下部知之。

定北將軍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納揑自調兵情形。

班第等奏言。據喀爾喀貝勒策布登扎布呈稱。阿睦爾撒納指稱防守哈薩克布魯特。調兵九千名。分駐二處。此事會否會商已定。密行咨詢。臣等以阿睦爾撒納並未先行會商。面加詰問。伊始告稱傳聞哈薩克有前來之信。布魯特亦有搶奪邊境之語。是以由博羅塔拉等鄂拓克。集兵五千名。擬在博羅呼濟爾地方。防守哈薩克。保護游牧。由阿里瑪圖等鄂拓克。集兵四千名。擬在布敦阿璃地方。令其駐防等語。臣等詰以哈薩克布魯特何敢輒行侵犯。至各處調兵。有無滋擾游牧人等。且豫備應至何時而止。阿睦爾撒納云。哈薩克布魯特前來。如好言遣回則已。若妄行劫掠。有此豫備之兵。既易於邀擊。而游牧人等。亦可照常耕牧生理。不致驚擾。且不過豫備兩三月。俟遣使回時。即可撤回。臣等隨公同商定。派兵豫備。次日正欲鈐印行文。伊

稱業用伊圖記發行。臣等諭以一切行文。俱當用

皇上欽頒印信。不得擅用圖記。恐奸人從中假冒。嗣後若非印信文移。諸事不准遵行。違者治罪。現在通行傳飭遵行。奏入。報

聞。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派波羅泥都招服回衆

事宜。

班第等奏言據阿克蘇回人頭目阿奇木阿卜都伯克等呈稱

大皇帝撫綏準夷。遣兵平定俾羣生樂業今聞葉爾羌喀什噶爾人衆。臣等齊等。又欲會合搶擄阿克蘇圖爾瑞多蘭賽里木人衆。如果前來。此處兵少力弱。難與抵敵。求酌量發兵。將我舊伯克和卓木一併遣來拯救等語。臣等查和卓木即交阿巴噶斯游牧照管之波羅泥都霍集占兩路大兵前進時。伊兄弟相繼投誠。業經遵

旨將波羅泥都派令入

覲。其霍集占留管游牧。伊等原係喀什噶爾回人頭目。因葉爾羌喀什噶爾人心所服。是以懇求前往阿克蘇城。招服葉爾羌喀什噶爾人衆。臣等公同商酌。即照所請。令往阿克蘇招服回衆。俟事竣再令赴京入

覲。奏入。報

聞。

命宥茂海巴濟等子孫罪。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奏稱從前叛逃之茂海巴濟等皆陸續死亡。現在祇存巴濟之弟達什達爾扎噶爾丹達爾扎另行孥解赴京。其餘所有子孫。或係幼時逃往。或即在彼處生長。應作何辦理之處。具奏請旨等語。罪人子弟。理應治罪。但伊等父兄。俱已死亡。姑從寬免。伊等皆由喀爾喀叛逃。今應仍令在喀爾喀居住。但所屬戶口甚多。著於伊等台吉內。令其大者准帶三十戶。次者二十戶。小

者十戶。先移至喀爾喀居住。其餘戶口俟商辦竣後。再行酌量辦理。伊等台吉仍遣至熱河。令其入覲。

乾隆二十年夏六月庚午。

定北將軍班第等奏阿睦爾撒納將撤兵事宜。

班第等奏言。臣等與阿睦爾撒納撤兵事宜。商酌已定。伊遣宰桑們都告稱據多果魯特鄂拓克瑪穆特前來密告。途中聞沙克都爾曼濟鄂勒錐納默庫與衆喇嘛等商議。欲往迎達瓦齊。乘隙騷動。雖沙克都爾曼濟等已隨扎拉豐阿等起身。然行程未遠。或乘夜來襲。亦未可定。應嚴加防備等語。臣等即傳瑪木特詢問。語甚支吾。詳察情形。顯係阻撓撤兵之計。臣等諭之云。達瓦齊在伊犁時。沙克都爾曼濟尚不能爲力。今豈更能往迎。即迎之。亦何能爲。惟是行軍防範。理固應爾。雖無此信。原不宜怠忽。伊知臣

等不爲所動。復令自哈薩克逃回之達哈泰前來密告。哈薩克約有兵五萬前來之信。臣等詳詢達哈泰據稱我去年爲哈薩克擄去。今年四月三十日逃回。聞知哈薩克聚兵搶掠準噶爾。前隊兵於五月初旬起程。後隊尚未齊集。并聞哈薩克人云。達瓦齊與我等積成仇隙。斷不令其統轄準噶爾。若阿睦爾撒納代爲台吉。我等不敢發兵。兩相和好。臣等復以現在阿睦爾撒納同大兵前來。哈薩克等會否聞知。阿睦爾撒納從前所遣丹津。爾於何處遇見。並巴特瑪車凌額凌額林沁現在何處。是否同哈薩克兵前來。一一詢問。據稱我並未遇見丹津。巴特瑪車凌額林沁聞其亦與哈薩克兵一同前來。阿睦爾撒納領兵到此。哈薩克我尚未及知。如果聞知。伊等

甚畏阿睦爾撒納。自必退回不敢拒敵等語。臣等隨向達哈泰云。爾即在哈薩克。將阿睦爾撒納現奉

大皇帝諭旨領兵前來。平定準噶爾之處。一一告知哈薩克。伊並不敢前往。而阿睦爾撒納即以且俟丹津回時。自得實信爲詞。又捏稱達瓦齊於八月內即來伊犂種種捏飾。惟冀留駐大兵。張伊聲勢占據伊犂。致慢我臣等正言力阻。雖不稱爲搖惑。但逆謀現已顯著。又阿睦爾撒納遣納噶哲宰桑錫哈瑪私給喇嘛熬茶銀一千兩。且云。我若統轄準噶爾時。必將爾等善爲養育。後經宰桑阿雅勒鵠告知。隆喇爾喇嘛人等皆言擾亂準噶爾全部。係達瓦齊。阿睦爾撒納。一人。今大兵一到。達瓦齊

不知逃竄何所。我等方慶更生。而阿睦爾撒納復散布統轄準噶爾之言。我等與其爲阿睦爾撒納暴虐。不若急圖遠避等語。再達瓦齊逃遁後。所有投降宰桑袞布達瓦薩爾坦。雖曾助達瓦齊爲虐。但既經歸附。理應遵旨解京。乃阿睦爾撒納不行具奏。亦不向臣等會商。擅自殺戮。並將家產抄沒。又欲襲殺達瓦齊屬下宰桑車凌多爾濟摩羅及恩克博羅特呑圖布等。經臣班第鄂容安力阻而止。已潛遣人將伊等家產抄沒。其尤甚者。先經定議。將準噶爾錯處之衆。分爲四衛喇特汗。編隸旗分佐領。令各居本地。不得移居一處。阿睦爾撒納果有實跡。明白具奏。嗣復降旨。阿睦爾撒納受恩至重。未必即萌悖叛之心。使伊罪狀未彰而治之以法。朕心不忍。且使新降之人。俱生疑懼。是以未即傳旨令伊等辦理。今據班第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薩喇爾鄂容安密奏阿睦爾撒納圖據準噶爾。潛越定議。將準噶爾初奏時。朕尚以爲防微杜漸之意。傳諭公同體察。如阿睦爾撒納果有實跡。明白具奏。嗣復降旨。阿睦爾撒納受恩至重。未必即萌悖叛之心。使伊罪未彰而治之以法。朕心不忍。且使新降之人。俱生疑懼。是以未即傳旨令伊等辦理。今據班第等

細奏聞。阿睦爾撒納種種不法。圖據準噶爾。已無可疑。豈必待其生變。始爲實據。由此觀之。伊未必即遵旨前來入覲。即使前來。若令仍往準噶爾。斷不能安分靜守。必至妄行滋事。與其俟伊交結煽惑。或變遲而力費。何如及今乘機辦理之爲得也。朕意已決。此事即宜速行辦理。將此密諭班第等。如阿睦爾撒納尚未起程。班第等即行密商。或托以商議事務。密行擒治。數其罪惡。即於軍前正法。齊木庫爾納噶查與伊任用宰桑等。一併俱行拏解來京。無干人等。慰諭釋放。候旨遵行。事關緊要。務期熟籌安辦。俾一舉即得。寧謐。辦理後。班第等即傳諭準噶爾部衆。阿睦爾撒納自歸附以來。受朕深恩。委任信用。伊並不遵奉訓諭。滋擾投誠人等。劫掠牲隻。誣蠟沙克都爾曼濟叛逆。擅殺宰桑等大員。抄沒家產。其意將令準噶爾人衆。盡行騷動。然後獨踞準噶爾。爾等衆台吉宰桑。無不爲伊屬下。前因達瓦齊凌虐爾等部衆。朕始定計進兵。安輯地方。撫綏衆庶。今若縱阿睦爾撒納所爲。是貽害爾等。必更甚於達瓦齊。是以將阿睦爾撒納正法。祗將附和數人治罪。至爾等與伊所屬之人。俱無干涉。照舊安居。此正爲爾衆人永久安全之計。將此通行曉諭。如阿睦爾撒納已起身前來。俟伊到時。朕當另行辦理。如伊勉强前進。及至中途。或於路通哈薩克處逗遛不前。或寄信於巴特瑪車凌等勾結生釁。則應如何先事豫防之處。著班第等即奏聞。倘阿睦爾撒納等悉心警酌。一面辦理。一面奏聞。但辦理阿睦爾撒納後。伊游牧處必致驚潰。或往哈薩克逃經伊游牧處。托故遷延。朕另遣人辦理。

贏。此亦當豫爲防範。朕已降旨以防守烏里雅蘇台軍營爲名。留兵一千名。令普慶達色帶領駐防。前降旨令阿蘭泰在烏里雅蘇台駐劄辦事。其阿睦爾撒納游牧。即著阿蘭泰普慶達色領兵前往與納穆扎爾辦理。班第等將如何辦理之處。一經酌定。即速行知阿蘭泰令同普慶達色領兵往游牧處。將伊妻子及扎木蔡并素日任用之和通等。一併拏解來京。餘衆俱屬無干。亦將此遍行明白宣諭。以安衆心。至牧場馬駝。應即盡行收取。使伊等不得乘騎逃遁。如阿蘭泰尚未起程。即將此等情節。詳悉告知。若已起程。則於辦理阿睦爾撒納已之際。即作速密檄。俾遵諭辦理。倘阿睦爾撒納已至熱河。臨期朕另降旨與阿蘭泰等將伊游牧辦理。班第等務宜密之又密。不得少有洩漏。一切其

善體朕意。計出萬全再辦理此事時雖不能不任智術。然仍當示以威信。舉動得體。方爲妥協。朕於此廑念甚切。此旨一到。班第等即將如何籌辦之處。密速奏聞。

壬申。

密諭定北將軍班第等豫籌防禦巴特瑪車凌。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命班第等遣人曉諭哈薩克。而阿睦爾撒納必欲遣伊屬人前往。即此可以想見其心。其中必潛通信息。故令巴特瑪車凌留住哈薩克。窺探此處情形。若不令阿睦爾撒納統轄準噶爾地方。則將藉巴特瑪車凌以爲挾制之具。今辦理阿睦爾撒納之意已決。班第等接到前旨。自當安辦。但事後哈薩克聞知。巴特瑪車凌等勢必前來搆釁。不可不留心豫備。著班第薩喇爾鄂容

安公同詳議。嚴加防範。

密諭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莫爾渾等。豫籌防禦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納圖據準噶爾種種悖逆不法情事。已降旨令班第等將阿睦爾撒納即在軍營正法。但事後伊等游牧人衆。必致驚亂逃竄。自應豫爲防備。是以於凱旋索倫兵內留一千名。派阿蘭泰普慶達色帶領。俟班第信到。即往阿睦爾撒納游牧處。擒其妻子及任用宰桑等。解送來京。但思阿蘭泰等如未到烏里雅蘇台。辦理無人。今特令阿桂前往。先將所降班第諭旨。交莫爾渾舒赫德公同閱看。俟班第信息一到。即遵照辦理。班第等辦理阿睦爾撒納時。或有伊屬下人逃出。至伊等游牧通信。甚至搶掠喀爾喀。逃往哈薩克。種種皆未可定。莫爾渾等務爲加意籌辦。如所留之兵已到。而阿蘭泰未即前來。莫爾渾等即當往辦理。或阿蘭泰已經前來。而兵尚未到。應否於喀爾喀各部落內調用之處。即行詳議密爲豫備。勿稍宣露。納穆扎爾朕尚未降諭旨爾等辦理。時當密告納穆扎爾公同遵辦。再莫爾渾等所奏撤兵一摺。內稱所到各隊兵丁。統需接濟口糧等語。著於給發時略爲延緩。俾伊等多留數日。以備調遣。

秋七月。癸酉朔。

議定凱旋兵丁口糧駝馬事宜。

駐劄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莫爾渾等奏言。各處凱旋兵丁至烏里雅蘇台時。按地方遠近。應各給與口糧。如索倫巴爾虎黑龍江昭烏達等

處兵丁。酌量給與口糧四十日。察哈爾右衛綏遠城及京城兵丁。酌量給與口糧一個月。喀爾喀喇特兵丁。無庸給與口糧。其口糧於現貯之炒米炒麵內動支。若不敷用。補給羊隻。其自西路凱旋之索倫巴爾虎察哈爾蒙古兵丁。至推河時。亦應給與口糧。所有索倫巴爾虎內扎薩克兵丁。酌量給與口糧四十日。察哈爾兵丁。酌量給與口糧一個月。俱於達什和碩牧放羊隻內揀選二萬隻。解赴推河。分給各處兵丁。所有原領口糧未滿日期者。仍接算扣除。至察哈爾兵丁及京師滿洲官兵。前在烏里雅蘇台辦給馬匹駝隻。無庸撤回。即令騎馱至口上交納。黑龍江兵丁亦將原辦給馬匹駝隻。令其騎馱至本處交納。昭烏達右衛綏遠城兵丁。原有留在烏里雅蘇台牧放馬匹駝隻。無庸撤回。即令騎馱至口上交納。

酌量給與口糧一個月。俱於達什和碩牧放羊隻內揀選二萬隻。解赴推河。分給各處兵丁。所有察哈爾及京師滿洲官兵。前在烏里雅蘇台辦給馬匹駝隻。令其騎馱至口上交納。

時。應交與總管達松阿輝色等接收牧放。仍將數目報明以備稽查奏入。

上從之。

丁丑。

定北將軍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納言語情形。
班第等奏言。臣等察看阿睦爾撒納甫至伊犂。
即圖安居。不願他往。臣等詢其何日起程入
覲。伊推託支吾。但言此處事體尚未完竣。哈薩克布
魯特現有前來之信。又云或奉
諭旨。令其在此與臣等一同辦事。亦未可定。臣等據
理開導。雖勉强聽從。而遲疑聽顧之情。時時流
露。數日內其辭又復變遷。自云俟達瓦齊擒獲
至尼楚滾地方。視凱旋兵丁起程。我即前往
入
覲。其意更屬可疑。臣等暫爲安慰。不甚催促。伊賦性
狡詐。恐臨期又復託故留頓。或於平逆稱疾。俱
未可定。喀爾喀王額林沁多爾濟人尚老成有
識見。每當會議時。能逆折其計。阿睦爾撒納亦

爲敬讓。臣等公同計議。令額林沁多爾濟等
一路行走。又恐先啟其疑。此時且不露形跡。俟
起程期近時。告以奉
旨令額林沁多爾濟入
覲。即可一同起程。俟阿睦爾撒納抵熱河後。
皇上訓諭開導。伊背逆之意。自必潛消。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班第等屢次密奏阿睦爾撒納。
負恩狂悖。斷難姑容。是以特降諭旨令其密行擒
治。今阿睦爾撒納復欲速來入覲。語屬可疑。未必
出於至誠。特因所行非理。懼班第等擒治。因而多
方遲其狡猶。是其言雖可聽。實無欲來之心。或行
至中途。託病遷延。或至塔爾巴哈台游牧。依戀久
居。均未可定。夫以阿睦爾撒納如此奸宄狂悖。豈
僅爲降旨開導。所能了事。若不將伊擒治。又何如

置之不問。今伊噩迹已顯著如此。班第等不思密爲辦理。但稱請朕面加訓諭以折其心。是全不知事理之輕重矣。著速行密諭班第如此際奉到前月二十八日所降之旨。已將阿睦爾撒納擒治甚善。若未及辦理。而伊已起程前來。班第等接到此旨。約計阿睦爾撒納行程未遠。即遣人將伊追回擒治。如已逾旬日之外。亦須沿途詳密偵探消息。再行辦理。朕意阿睦爾撒納至塔爾巴噶台。必詭言防範哈薩克。遷延不行。班第等應即以會同防範哈薩克爲辭。著薩喇爾鄂容安帶領所留兵五百名。及達什達瓦屬下兵。聲言會合。速行趕赴擒治。設伊行至中途。託病逗遛。伏竄他處。不便遣兵追。班第等須盡心籌畫。乘時決斷。毋得稍自委靡。致失機宜。再額林沁多爾濟不過一小有才之人。未經更事。切密要之語。且勿令與聞。將此一併傳諭班第等知之。

臣等謹案阿睦爾撒納覬覦不遂。逆跡滋彰。

我

皇上哲炳幾先。知其必不敢入覲。是以屢奉

密諭令將軍大臣等即速擒治。乃將軍大臣等因循觀望。既昧操刀必割之義。及其託詞起程。遷延不進。復荷

聖明照察。

諄諭再三。使稍識機宜者。亦當愼遵威信。素著之大臣。部勒同行。尙可不致蔑焉兎脫。顧計不出

此。而僅委其責於額林沁多爾濟一人。故方
奏到之時。
膺慮即以道里遼遠。宜乘時決斷。毋稍委靡。剴切
申諭。況額林沁多爾濟之爲人。將軍等方以爲老成
有識。而
聖訓洞燭。早以小有才不更事爲虞。仰見我
皇上於萬里之外。無弗前事立斷。初不待阿逆還印
遠殿之日也。則其不能稟承
謨畫。在事諸臣。猶得辭其咎哉。

戊寅。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都爾伯特台吉伯什阿
噶什等率衆來降。
聞知。是以率衆來降。臣等查伯什阿噶什屬下
共三四千戶。三濟特屬下共三百餘戶。即行安
撫。並令伊等隨同親王班珠爾等入
覲。後據伯什阿噶什等告稱。因游牧與哈薩克接壤。
如無保護之人。恐哈薩克乘間擄掠。懇將伊弟
肯哲畢喀先來入
行入
覲。伊等回去保護游牧。俟明年或後年游牧已定。再
親。臣等公同商議。伯什阿噶什等原與達瓦齊離心。
上年即欲歸降。曾密語臣薩喇爾之兄布林。今
因游牧離哈薩克甚近。必須親往保護。亦屬緊
要。即照所請令伊等回保游牧。飭伯什阿噶什
速遣伊第肯哲畢喀前來入
阿噶什和碩特台吉三濟特同至軍營。告稱我

覲奏入。報聞。

庚辰。

議定準噶爾善後事宜。

定北將軍班第等奏準噶爾四衛喇特奉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據班第等奏稱準噶爾四衛

旨分封四汗。其盟長應卽令四汗兼管。所有四部落

戶口數目。各令本部落編次旗分佐領。其作爲

公中之鄂拓克宰桑等戶口數目。應按籍編次。

補放官員頭目。所有四部落游牧。仍各安原處。

毋庸遷移等語。臣等查加封四衛喇特。係按各

宜遴授。不必令四汗兼攝。應交班第等於四汗

及所屬大員內揀選開列職名請

旨次第來降。俱安插於各本處地方。惟葉爾羌

喀什噶爾等部。相距遼遠。比年來與準夷並無

交納之項。其現在來降回部伯克美穆特等。所

納貢賦。照伊等舊冊辦理。至如何酌減。如何運

送內地及歸何項應用之處。俟查明具奏。再吐

魯番頭目之子滿蘇爾闆大兵一至。卽赴投誠。

其屬下人衆。應否令其統轄。其向住瓜州公額

敏和卓情願遷移於吐魯番之魯克察克地方。

請派照管部員。及安西武弁一員同往。俟遷移

後。撤回等語。臣等查回部居止遠近不同。貢賦

亦異。應令班第等核對舊冊。再行辦理。其吐魯

加恩封授。至盟長乃辦理事務人員。非世襲之職。似

番部落。原屬內地。今舊頭目之子滿蘇爾。既已歸誠。其屬下人衆。似應准其統轄。但該部落現係何人管轄。并額敏和卓移於魯克察克。是否相安。且魯克察克與吐魯番頭目住處。是否相連。奏內亦未聲明。應俟班第等將各項情節查明具奏後。另行定議。又奏稱汗哈屯巴斯庫斯等地方烏梁海。現派壽濬雜卜等前往收服。俟收服後。編次旗分佐領。補放官職。其得木齊收服之烏梁海。移向原游牧吹等地方居住。亦係用兵收服。非自請歸降者可比。將來無庸減其貢賦等語。俱應如所奏辦理。但烏梁海賦性愚昧。所有新降人等貢賦。獨不得邀恩裁減。未免易生猜疑。應令壽濬雜卜等。明白曉示以從前察達克等裁減貢賦。因準夷未定。即已投誠。與爾等俟大兵到時收服者不同。若果實心効順。數年之後。奏請加恩。一體裁減。又奏稱扎哈沁人衆。俱曾在阿爾台之布拉罕察罕托輝等地方居住。今既將包沁人衆亦令瑪木特兼管。應俱遷移於阿爾台等處。俾喀爾喀與四衛喇特接壤之處。多一藩籬。再小策零敦多卜之子達什達瓦。爲喇嘛達爾扎所殺。部衆分散。今俱歸降。隨大兵同討達瓦齊。聞達什達瓦有子圖魯巴圖逃入回部。如現在訪求可得。或即令統其舊衆。否則就部衆中擇人心推服者領之。俾移居於喀爾喀扎哈沁包沁接壤之科卜多。布延圖地方。其餘現無頭

目合吉人衆。俟查出另辦等語。臣等查扎哈沁包沁之人。原與四衛喇特分居。應如所奏遷移。其達什達瓦之子圖魯巴圖。雖經尋訪。而得與不得及實係伊子與否。均未可定。且以全部之人。令一逃亡稚子統轄。亦未允協。請將達什達瓦部衆及現無頭目台吉人衆。俱慎擇人心推服之宰桑統領。令在布延圖居住。至訪得圖魯巴圖時。請

加恩量授職銜。給以百戶。亦於科卜多布延圖地方。指給游牧居住。又奏稱由伊犁至哈密及由巴里坤至烏魯木齊。各驛站。現在俱設有臺站。其由烏梁海呈報駐劄伊犁大臣事件。即從相近卡倫接遞。無庸另設臺站。至由伊犁至回部地方。即照策妄阿喇布坦時。沿途蒙古

供應之例。亦無庸安設臺站等語。俱應如所議行。又奏稱烏魯木齊魯克察克地方遼遠。不便攜帶家口。無庸安駐內地兵丁。今既議將瓜州回衆。遷移魯克察克地方。即可派京城蒙古兵二千名。攜帶眷屬。移往瓜州居住。裁汰安西綠旗兵丁等語。臣等查從前伊犁駐劄大臣。曾議增兵以壯聲威。經薩喇爾等奏稱準噶爾甫經

降服。恐生疑懼。并慮將來搶奪。今班第等又稱道遠難攜眷屬。應無庸安駐內地兵丁。近奉諭旨。於巴里坤留兵一千名駐防。若瓜州回衆既還。自宜酌派京兵往駐。與巴里坤駐防兵丁。更番行走。現因酌議西路安駐兵丁事宜。令黃廷桂來京候到時。臣等將瓜州。巴里坤駐兵事宜。公同酌議具奏。又奏稱噶爾丹策妄爾噶與厄魯特舊爲讐

敵。若將喀爾喀游牧。展至阿爾台。與厄魯特游牧相近。不能無竊盜爭鬬之事。即喀爾喀等亦不願離故土。逼處厄魯特游牧。且喀爾喀等俱以牧養爲業。其鄂爾昆塔米爾推河等處。若派滿洲兵丁。携眷屬前往屯戍。一時不能嫻習。日後恐開侵占之端。應無庸派兵駐劄。及安設臺站等語。臣等查議令昆都侖展拓游牧。原爲喀爾喀生計起見。今班第等既稱與厄魯特通處未便。又恐鄂爾昆等處駐劄兵丁。或至侵占喀爾喀游牧。應如所奏。無庸遷移駐劄。又奏稱四衛喇特等。令各安舊業。所屬賦稅。仍給與伊等收管。惟噶爾丹策零舊時分內賦稅。俱行交官。現在派員查辦等語。臣等查四衛喇特。荷蒙

皇上加恩分封。自宜各安舊業。其噶爾丹策零分內所有賦稅。原與伊等無涉。應令班第等查明實數。如何收取支用。另行酌議具奏。

上從之。

辛巳。

命定北將軍班第等詳察阿睦爾撒納情形。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等奏稱。問哈薩克頭目諾顏阿布賽等。私相商議。阿睦爾撒納果領兵赴伊犁。伊等即永相和好。并將從前掠去輝特人等給還等語。前據班第等奏阿睦爾撒納種種狂悖情事。似應即行擒治。續又稱阿睦爾撒納欲來熱河。請將伊面加訓諭。伊等前後所奏。毫無主見。即如所聞哈薩克頭目之言。看來明係阿睦爾撒納詭言哈薩克懼伊勢力。煽惑衆聽。豈有併據準噶爾之意。若留伊在彼。將來必滋生事端。不若早爲辦

理。但伊等所奏。終屬含糊。究未將伊實在情形。明
白陳奏。著傳諭班第薩喇爾鄂容安。伊等若接到
前月二十八日諭旨。將伊擒治則已。如伊已經起
程前來。仍俟至熱河時。另行定奪。但阿睦爾撒納
來時。究宜如何辦理。或可姑留與否。若將伊訓飭
後。仍行遣回。伊等能保其不致更生事端否。著班
第等公同詳悉商議奏聞。伊等奏到時。朕再爲酌
定。此旨著速行覆奏。

命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查勘巴里坤哈密地方移
駐滿洲兵丁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有旨令劉統勳於黃廷桂到任
之後。回京供職。今黃廷桂川省任內。現有應辦之
事。不能卽赴陝甘。而甘省政務邊防。一切關係緊
要。如現議改駐滿兵處所。尤當相度情形。通盤籌
畫。劉統勳卽應親身前往會同策楞查勘。并與班
第咨商。至將來瓜州回民。仍回吐魯番原住牧處。
於該協督所請改設滿兵之外。另設駐防滿洲兵
二千名。則哈密城堡等處。或卽於瓜州滿兵內分
撥防守。其綠旗官兵。又可酌量裁減。至貿易處如
何派兵照料。該協督均當親履其地。悉心酌議具
奏。劉統勳係軍機大臣。此等事宜。伊卽回京。亦分
所應辦。將此傳諭該協督令其詳悉熟籌。務期允
協。

乙酉。

命定北將軍班第等撫治阿睦爾撒納。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納將所
賞黃帶孔雀翎。置而不用。並不將已經內附受恩
之處。告知厄魯特人衆等語。阿睦爾撒納種種悖

逆斷不可留。朕屢經降旨。密諭班第等遵辦。今覽班第等所奏。阿睦爾撒納不惟不知感激朕恩。且將內附受恩之處。欺瞞厄魯特人衆。即此一節。應即明正典刑。其餘悖逆之事更無足問矣。班第等如奉到前月二十八日所降諭旨。已將阿睦爾撒納擒治。甚屬妥協。如尚未辦理。伊起程前來。朕必將伊拿問。班第等諸事務宜密之又密。不得稍有洩漏。

定北將軍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納言語情形。疏奏俘解達瓦齊起程日期。

班第等奏言。前經回人伯克霍集斯報稱擒獲達瓦齊臣等派副都統額爾登額等帶兵前往接應。於六月二十四日額爾登額等與伯克霍集斯將達瓦齊父子押解到營。臣等查解送達瓦齊赴京。取道伊犁經行伊等游牧。須派兵嚴密防範。現在於撒回兵丁內選派五百名。令公哈達哈率領厄魯特台吉根敦扎卜喀爾喀員勒那木扎爾車蘇隆等。一同押解。於本月二十五日遣令起程。其宰桑愛爾齊等七人。與隨從七十餘人。俱在後陸續解到。俟到日臣等詳訊應解送者。派員管押解京。奏入報聞。

定北將軍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納言語情形。

班第等奏言。和碩特親王班珠爾追擒達瓦齊回營。應即赴京入覲。阿睦爾撒納揑稱布魯特葉爾羌喀什噶爾有合兵來犯之信。特穆爾淖爾游牧人衆現在畏懼向內遷移。令貝勒齊木庫爾車布登扎布告知

臣等欲於親王班珠爾貝勒齊木庫爾剛多爾濟台吉唐古特宰桑阿巴噶斯察哈什特克爾得克等數人內指派令其統兵防守游牧邊界。臣等告以班珠爾齊木庫爾俱係派定入覲之人。察哈什亦應奉旨入覲。除此三人外方可選派。阿睦爾撒納云。此外無可選派之人。即便遣往。亦不能辦事。班珠爾又告稱君將我舊屬賞還情願前往等語。臣等詰以從前因防範哈薩克布魯特調兵九千名。分駐兩處。豈尚不足防守邊界。則云所派之兵。因統領不得其人。至今尚未全往。臣等復詰以此時何不先派往。又云彼時因尚無確信。是以僅將得木齊收楞額等遣派。又向臣薩喇爾商議欲令齊木庫爾料理兵丁起程後再行入覲。臣薩喇爾告之云。此時即刻啟行。尚恐稽遲。若出兵後焉能星速馳赴。臣薩喇爾隨派諾海奇齊克與宰桑特克爾得克一同前往。且語以布魯特邊界不過背小盜竊爭奪。斷無大事。阿睦爾撒納欲留班珠爾等之議。始行中止。至起身之期。猶再三延緩至二十九日始行。又班珠爾屬人原自無多。特倚藉阿睦爾撒納勢力。將喀爾丹時收獲之鄂齊爾圖及車臣汗等和碩特屬人。收取甚多。臣等遵旨止將伊等舊日屬人辦給。餘俱屢次駁回奏入。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納阻止

班珠爾等前來入覲。又班珠爾倚藉舅為將並非
伊舊日屬人。歸併管轄。經班第等駁回等語。阿睦
爾撒納種種悖逆。深負朕恩。屢降諭旨令班第等
遵辦。今閱此奏。與阿睦爾撒納欲留班珠爾齊木庫
爾等在彼。不令前來入覲。明係欲留其黨以增羽
翼。其叛跡愈著。班第等如遵照前月二十八日所
降諭旨。已行擒治。固屬甚善。若伊已起程至塔爾
巴噶台游牧地方。借防禦哈薩克之名。逗遛不前。
亦遵前旨著薩喇爾鄂容安帶領兵丁。以會同防
范為辭。將伊擒治。倘阿睦爾撒納尚未至伊游牧。
中途遷延。班第等即以奉旨會商事件。追伊回至
軍營辦理。如不遵旨前來。即著班第等帶兵追擒。
先將通哈薩克路徑派兵堵禦。使其不至兔脫。方
為妥協。再前經降旨令伊等辦理阿睦爾撒納時

將齊木庫爾納喝丕等一併查拏。今查班珠爾亦
係其黨。伊二人乃同母異父之子。自必同謀。班珠
爾亦應一併治罪。但伊已於二十九日隨同阿蘭
泰來京。途中尚可稍緩。俟伊至熱河。另行辦理。班
第等此次力折阿睦爾撒納阻止班珠爾之議。薩
喇爾即將諾海奇齊克等派出防禦。不令阿睦爾
撒納得逞奸謀。甚屬可嘉。班第薩喇爾鄂容安俱
宜加意奮勉。和衷集事。庶不負朕委任至意。

戊子。

議定巴里坤駐劄京兵口糧事宜。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奏言。哈密原貯糧米三
萬四千五百餘石。此次用兵。運往米麵。約存六
萬九千七百餘石。又餘存牛羊肉乾十九萬餘
觔。現為支給防兵口糧事宜。查之用將來凱旋官兵沿

途口食雖未定實存確數但駐防巴里坤京兵共一千名計算每年口糧約需五千石前項口糧實屬充裕無庸另爲籌畫再此項糧石存貯哈密舊設糧員管理今巴里坤駐劄京兵若將口糧運存彼處勢須委員料理查兵丁每季所需有限若將本營牧放駝隻按季赴哈密關領更爲省便奏入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現今西路凱旋京兵議於巴里坤駐劄所需口糧奉

旨諭劉統勳令其酌量籌畫今哈密積貯既多而巴里坤兵丁需用無幾自可無庸運貯糧石設員管理祇令京兵按季赴哈密關領較爲省便應如所議辦理至瓜州與哈密相去不遠現議瓜州駐防滿洲兵二千名原令屯田供食或將來駐兵之初所入不敷支食即於哈密存貯餘糧內撥往接濟應一併籌辦統俟該協督劉統勳親往巴里坤一帶會同策楞查勘情形定議撥兵駐防後再行妥擬具奏奏入

上從之

命授吞圖布恩克博羅特爲頭等侍衛

先是定北將軍班第等奏言六月初四日據厄魯特貝勒扎木參之宰桑達沙在闔勒奇嶺擊獲達瓦齊宰桑恩克博羅特十六日官兵追擒達瓦齊時擊獲宰桑吞圖布二人俱係達瓦齊信用之人應解送京師隨派侍衛默德庫等押解前來至是抵京奉

吉吞圖布恩克博羅特俱著授爲頭等侍衛並各賞銀一百兩遣赴熱河等候

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之十六

乾隆二十年。秋七月。癸巳。

密諭定北將軍班第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奏阿睦爾撒納種種狡詐。屢次虛張哈薩克布魯特之信。或云兵來或云欲與伊和好。語言不定等語。看來阿睦爾撒納妄思蠢動。逆跡顯著。朕已屢降諭旨。班第等自必遵辦。至伊屬下人等。應如何歸入公中分管之處。此時亦宜密爲籌畫。再班第等遣員解送達瓦齊宰桑愛爾齊等及與巴朗同逃台吉內齊額布根等九人。俱應行審訊。其餘並非要犯。不必盡行解京。惟睦爾撒納反不置一辭。或拉藏隆與伊有隙。又或布庫暗中交結。皆未可定。班第等恐爲其所愚。著傳諭密詢班第等如無前項情弊。俟奏到再降諭旨。又

諭曰班第等密奏達瓦齊牲隻什物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皆私自掠取彼此不相和協等語班第等以此事陳奏全未知朕用人之意阿睦爾撒納薩喇爾皆係厄魯特貪鄙性成若使阿睦爾撒納無悖逆之跡不過貪取財物原可無庸深究至薩喇爾更係厄魯特屬人歸順已久受恩甚厚諒使必不至有僭妄狂悖之事若因此等小事疑而不用何以收羣策之力即以掠取牲隻什物而論朕知薩喇爾必不至如阿睦爾撒納之甚現在班第鄂容安會同薩喇爾辦理緊要事務若過於疑心使伊知覺轉屬無益班第等惟當開誠相示據理阻止薩喇爾自必聽從若亦如阿睦爾撒納之多方防範使伊畏懼或致激成事端關係匪細況薩喇爾並非令其長久任事之人不過暫住伊犁二三年並非令其長久任事之人此時無庸過於苛求班第等務宜善體朕意公同籌畫以副朕委任

臣等查薩喇爾歸誠最先受

恩最重我

皇上念其熟悉彼地情形遇事奮勉因令宣力戎行

以資策勵仰見

聖主隨材集事之至意若其乘便掠取牲隻一節原屬厄魯特習將軍大臣等禁防太過適足啟其猜疑於軍務無益有損且其人即編檢不周斷不至如阿睦爾撒納妄棄總合吉之比

天語所頒實已揭其底裏且自古軍事權宜取濟不廢使貪使詐同與平居斤斤崇尚簠簋廉隅者不同伏讀

聖諭曰開誠阻止曰無事苛求不惟用人之
大度。非諸臣所能窺測而
至誠愷惻。足以感孚異類。兼收摯力。
眉謨碩畫。尤爲深切著明矣。

甲午。

諭止定北將軍班第等搜查準噶爾人等藏匿牲隻
什物。

<圖書館藏>
<清實錄>卷一千六百三十六 十五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奏準噶爾內亂之餘。時被
哈薩克侵掠。所有牲隻什物。各游牧互行掠奪。藏
匿者多。現在徹底清查等語。準噶爾甫經平定。辦
理諸事俱宜寬大。以慰衆心。此際未經查出者。可
即停止。惟阿睦爾撒納貪饕態取。不得任其隱匿。
俟將伊擒治後。班第即於伊游牧嚴行搜查。若阿
睦爾撒納已起程前來候朕旨到日。再行辦理。

丁酉

定議準噶爾投誠各鄂拓克宰桑等授官分職
事宜。

定北將軍班第等奏言。準噶爾各鄂拓克宰桑
等陸續來降。前奉

諭旨。令臣等將鄂拓克宰桑世襲之處定議請
旨。其達瓦齊所屬人等應歸入公中管轄。臣等查各

<圖書館藏>
<清實錄>卷一千六百三十六 十六

處台吉俱量戶口多寡。給與職銜。應准其世襲。
其達瓦齊所屬宰桑得木齊等。應請照扎哈沁
包沁例。作爲公中屬下。將爲首宰桑。授以三品
總管。果能奮勉無過。准令伊子承襲。如辦理不
善。即另選賢員補授。此內有
恩賞散秩大臣。副都統等職銜者。照瑪木特例。仍兼
總管之任。戶口三千戶以上。授爲內大臣。一千

戶以上。授爲散秩大臣。一千戶以下。授爲三品
總管。一百戶以上。授爲四品總管。計戶口至一
千戶以上。授副總管一員。至二三千戶者。授副
總管二員。每一百戶編一佐領。各選授佐領一
員。仍留得木齊收楞額舊名。謹將各宰桑應授
職銜。分別請
旨再伊等進

貢之例。現在稽查原冊。酌議裁減。其供贍喇嘛之
沙畢納爾鄂拓克。請仍照舊例辦理。奏入。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班第等開列率領戶口來降
宰桑共五十二人。內綽和爾宰桑約蘇圖等前
奉
恩旨。俱授爲散秩大臣。至班第等業經議奏應授內
大臣之喀喇沁宰桑鄂勒錐應授散秩大臣之
克勒特宰桑巴桑等。應授三品總管之庫圖齊
訥爾宰桑鄂勒錐等。共三十二員。並已奉
旨俞允。其未給職銜之二十人內惟烏爾古勒濟爾
係準噶爾舊宰桑。現在遵
旨派令入
覲。恭候
欽定職銜。其烏喇特宰桑厄爾錐音應授爲內大臣。

巴爾蓮穆特宰桑扎爾齊木特楞古特宰桑卓
特巴吞圖布等三人。俱應授爲散秩大臣。烏魯
特宰桑和爾和岱錫克錫爾格托克托博羅特
烏爾罕濟農宰桑袞楚克扎卜阿都沁宰桑敦
多克等五人。俱應授爲三品總管。烏魯特宰桑
杭吉勒圖烏克爾沁宰桑頗爾布等二人。俱應
授爲四品總管。又宰桑俄羅斯發舊宰桑奇塔

特率其四千餘戶來降。應授爲內大臣。但所率非其屬下。應授爲散秩大臣。並交班第等酌量。或令俄羅斯管理該鄂拓克。或應另選賢員管理之處。詳議具奏。其宰桑巴蘇泰糾合庫圖齊訥爾之得木齊博托什率九百餘戶來降。亦應授爲三品總管。並交班第等查明博托什現在何處。及應否給與職銜之處。另行定議。再朔包

沁之得木齊賽音察克率一百五十餘戶來降。奉

旨授爲副總管。現在定議一百戶以上者。俱授爲四品總管。其賽音察克職銜仍候

欽定。拉布林集賽得木齊朋楚克納倫巴圖吹扎木素多爾濟俱應授爲四品總管。所有賞給內大臣散秩大臣等職銜人員。俱照瑪木特例。仍令兼總管之任。將來或令承襲。或另選賢員俟酌量人才。分別辦理。其分別設立副總管。並編設佐領各事宜。俱應如班第等所奏辦理。至伊等每歲進

貢之例。即令班第等查明舊冊。酌量裁減。其供贍喇嘛之沙畢納爾。應仍照舊例辦理。奏入。得

旨。所有進噶爾舊有之四圖什墨勒尼爾錐音約蘇

圖阿巴噶斯俱著授爲內大臣。其哀布所遺之缺。俟選人補授。亦著授爲內大臣。賽音察克仍授爲副總管。餘依議。

己亥。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報分隊撤兵事宜。

班第等奏言。臣等前奏帶兵至尼楚滾地方。留駐剳兵丁五百名。其各處兵丁俱令陸續撤回。

今於七月初七日已至尼楚滾地方將察哈爾喀爾喀爾喀兵五百名留駐其撤回兵丁按隊編次北路喀爾喀兵五百名扎哈沁兵三百名察倫兵三百名爲第一隊令王桑寨多爾濟貝子沙克都爾扎卜公策登薩木丕勒等帶領於十一日起程察哈爾兵二千餘名爲第二隊令副都統袌起侍衛薩木都卜等帶領將臣阿睢爾撒納兵七百餘名亦一例支給其安置塔爾巴噶台游牧兵八百名既有此處羊隻可以接濟無庸給與口糧各隊撤回兵丁俟過烏蘭呼濟爾察罕呼濟爾等處即將喀爾喀聲援兵三千名亦給與口糧羊隻令副都統扎爾杭阿王巴扎爾什第公達爾扎巴圖孟克齊旺多爾濟等帶領撤回其塔爾瑪善處計可得糧二千石支給撤回兵丁約需七八百石

回最後索倫兵一千七百餘名令副都統額爾登額總管畢里袞等帶領其三格帶領之索倫兵一千名飭營總等帶領撤回各處兵丁從前給與口糧已踰日期現將尾楚滾牧放羊隻酌量給與俟至塔爾瑪善屯田地方所種糧石計已收穫令每人支給一斗以資接濟臣阿睢爾撒納遣回扎卜堆游牧兵七百餘名亦一例支給其安置塔爾巴噶台游牧兵八百名既有此處羊隻可以接濟無庸給與口糧各隊撤回兵丁俟過烏蘭呼濟爾察罕呼濟爾等處即將喀爾喀聲援兵三千名亦給與口糧羊隻令副都統扎爾杭阿王巴扎爾什第公達爾扎巴圖孟克齊旺多爾濟等帶領撤回其塔爾瑪善處計可得糧二千石支給撤回兵丁約需七八百石

尚餘千餘石。請給臣阿睦爾撒納游牧人等作爲口糧。並將屯田兵丁令塔爾瑪善成袞扎布等。陸續撤回。奏入。報聞。

庚子。

命解布魯古特台吉尼瑪來京。

先是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奏言。西路進兵時。達瓦齊遣布魯古特台吉尼瑪前往額林哈畢爾噶地方。探取噶爾藏多爾濟信息。經官兵拏獲解赴定西將軍永常營內拘禁。至是傳旨劉統勳遴委幹弁押解尼瑪來京。

辛丑。

密諭定北將軍班第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密奏阿睦爾撒納種種逆跡。圖據準噶爾地方。及促令起行後。次日即行住宿。復遣納噶查告稱阿巴噶斯約蘇圖烏克圖與伊等寧剖腹而死。不能貪生別事他人等語。阿睦爾撒納叛跡已彰。辦理自不容猶豫。昨據奏阿睦爾撒納已於初十日起行。朕意方謂就此辦理。甚屬便易。但據班第今日所奏。則似阿睦爾撒納意中已不無猜疑。朕心深爲厪念。乃班第等奏稱或俟伊至熱河時酌量辦理。或令於熱河附近及呼倫貝爾等處居住。所言參差不定。是全不知事理之輕重矣。試思現在事勢至此。朕即有姑留阿睦爾撒納之意。伊等俱係目悉情形。理當據實陳奏。無所遲迴。而乃二三其說。不能果斷若此。朕甚不取。再如阿睦爾撒納故令納噶查來述阿巴噶斯

等之言。彼時如何相答。亦未娶及。又稱將約蘇圖等業行調取等語。夫阿睦爾撒納遣回納噶查逞其誕妄之詞。明係試探伊等。使識見明敏之人。即當向納噶查云。阿睦爾撒納與我等同爲將軍。伊之前去。卽如我等前去。我等在此。亦卽如伊在此。宰桑等何敢作此妄語。果其有之。卽應向阿睦爾撒納查問。如此詰責。不但當下情詞可以洞悉。卽伊回告阿睦爾撒納時。亦可欵慰其心。今既不出此。恐阿睦爾撒納不能不生疑畏。再達什達瓦之妻告稱阿睦爾撒納欲娶其女。協力相助。卽可收服四衛喇特之語。似覺荒唐。以阿睦爾撒納之人之行。此言在所必有。但今日安肯輕吐。使薩喇爾聞之。能保其不爲傳遞乎。伊卽有此言。班第等惟應密加防範。而仍示以不疑。乃告以將此情節具奏。殊非慎密之道。今此事既往。無庸置議。此間相距甚遠。一切事宜。班第等務宜相機籌辦。勿致稍有貽悞。再覩阿睦爾撒納欲前復却情形。其意詎肯徑行前來。班第等此時如遵朕前旨。將伊業已擒治。固甚安協。如未及辦理。而伊已起程前來。勢必在塔爾巴噶台游牧處逗留。班第等加意探訪。一得信息。卽遵朕屢次所降諭旨。務期熟籌安辦。一舉萬全。無少疎漏。愼之。

申諭定北將軍班第等擒治齊木庫爾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傳諭班第等辦理阿睦爾撒納後。卽將齊木庫爾等二併擒治。今思阿睦爾撒納受恩深重。奸狡狂悖。實爲罪魁。齊木庫爾等尚與納噶查之附和生事者有間。若一併辦理。恐準噶爾各部。妄起猜疑。且當擒治一二人而發兵動衆。

亦覺非體著傳諭班第等將來擒治齊木庫爾等。不必帶兵。但令其前至軍營。解送來京。若抗拒逃遁。再發兵聲罪致討。其分散游牧人衆及清查牧場各事宜。仍遵前旨行。

臣等謹案阿睦爾撒納雄逆潛逃。如納噶查等之甘心同惡。搆煽相尋。其罪自不可逆。至脅從之衆。株連過甚。無論玉石俱焚。且適阻其自新之路。況阿逆踪跡始露。即妻子兄弟。恩逆理。不能徧免。

皇上洞悉其衆叛親離。必生攜貳。雖與逆同氣如齊亦知其負

術庫爾。且特降諭旨。暫停擒治。即附逆之阿巴噶斯等。尚令將

皇上知人服物之神。無遠弗屆。視史策所稱。尤有超出隆古萬萬者矣。

分別辦理。蓋由

聖主德威遐邁。所以馭逃聽之衆者。事事義盡仁至。

彰瘅咸宜。自能感發其去逆效順之天良也。

觀於齊木庫爾於阿逆未竄之前。已將欲叛情形告之額林沁多爾濟。令其密為防範。如納噶查

八月壬寅朔。

副都統普慶達色疏奏帶領兵丁。駐劄烏里雅蘇台日期。

普慶達色奏言。臣普慶帶領第一隊京兵。至錫爾古勒圖地方。於六月十二日。准將軍班第等撤兵文移。即遵照撤回。嗣於七月初九日接奉諭旨。令臣普慶於京兵內帶領五百名。臣達色於索

倫兵內帶領五百名。駐劄烏里雅蘇台。聽候阿
爾泰調遣。臣普慶遵
旨於京兵一千名內。揀選五百名。派章京五員管轄。
於七月十九日。已抵烏里雅蘇台。餘兵五百名。
交帶領第二隊兵丁之翼領存保等於二十四
日。起程回京。臣達色於十八日。已抵烏里雅蘇
台。將索倫兵揀選五百名駐劄。聽候調遣。所有
五等日起程遣回。奏入。報
聞。

癸卯。
諭駐劄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莫爾渾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莫爾渾等奏請將撤回各隊兵丁
內。留駐二千名。馬三千匹。於烏里雅蘇台備用等
語。所奏殊屬畏葸。從前降旨以看守烏里雅蘇台
軍營爲名。留兵一千。今忽倍增其數。倘阿睦爾撒
納覺悟猜疑。將致別生事端。若慮伊等游牧滋事。
須以兵力彈壓。則將來所擒治者。不過阿睦爾撒
納黨羽數人。其餘俱可撫慰安定。何事張皇。今計
阿睦爾撒納尚未至烏里雅蘇台。著速傳諭莫爾
渾等仍遵前旨。留兵一千名。馬二千匹。已足供調

遣之用。此時阿爾泰已應抵烏里雅蘇台。諸事悉
心會同商酌。妥協辦理。務宜慎密。不得稍露形迹。
甲辰。
密諭定北將軍班第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奏稱阿睦爾撒納噶查
阿巴噶斯察哈什等迴避衆人。密商竟夜。或煽動
各游牧使不遵約束。或與緯和爾約蘇圖等結連

玲薩克布魯特侵擾邊境。俱未可定等語。阿睦爾撒納之必應擒治。自無可疑。但看此情形。伊能肯即來入覲。勢必逗留於塔爾巴噶台游牧。班第等即遵前旨辦理。至阿巴噶斯察玲什等跡似同謀。或但畏懼伊之總統準部。或實係有心甘爲黨惡。俱宜體察。若同黨屬實。即應一併辦理。若勉强順從而加擒治。準部諸酋見因一人而株連甚衆。人人疑懼。亦有未便。此等機宜。班第薩喇爾鄂容安宜詳悉籌酌。相機辦理。至回部霍集斯伯克已降旨令其明年入覲。所奏伊於解送達瓦齊時陰求阿睦爾撒納俟招降葉爾羌喀什噶爾後。令其總統各部。心殊叵測。此但因阿睦爾撒納現係將軍且恐其總統準部耳。尚無足深慮。惟阿睦爾撒納遲延留戀甚有關係。班第等若即能辦理固善。或前來熱河。須俟朕旨再行。再班第等前奏阿睦爾撒納起程後納噶查前來試探。並阿巴噶斯等誕妄之語。今伊等竟夜密商。或即係此情節。前經班第等將伊等調取。曾否前來。據內何以並未聲明。又阿睦爾撒納等屏人私議。既爲班第等偵探而知。而遣人偵探之時。阿睦爾撒納又豈竟無知覺。此等事宜。務須密之又密。方無貽誤。至阿睦爾撒納所收達什達瓦等屬人及掠取別部人等。擒治伊等後。即當分別辦理。或給還本部。或編次歸公。務宜逐一清查釐正。又所奏巴里坤駐兵一節。著班第等將久在準噶爾之滿洲蒙古兵丁。查明數目。令在巴里坤居住。伊等言語風土。既爲熟習。若與瓜州安西兵丁。更番輪替。俾新調各兵。漸次學習。將來即可挈家駐劄。仍俟班第等奏到日。交

軍機大臣。會議以聞。

巳酉。

申諭辦理阿睦爾撒納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奏稱奉到六月二十八日諭旨時。阿睦爾撒納業與額林沁多爾濟同行。又有各處撤回兵丁在後。阿睦爾撒納自必前來入覲等語。阿睦爾撒納果來至熱河。辦理自易。且將伊罪惡。令暴白于新來投誠人等。亦可以快衆心而彰國法。但伊甫經起程。卽有人指其罪狀。紛紛告訐。伊豈不聞風畏懼。且伊自揣所爲。必不敢前來入覲。雖已起程。或沿途托故。戀住游牧。事所必至。伊現在已抵何處。摺內未經奏明。前曾諭及起程若尚在十日以內。卽行擒治。此時曾否辦理。現在雖有攻擊阿睦爾撒納之人。且陽爲解勸。置之不問。切勿令其御衆。致生他變。至阿巴噶斯誕妄情形。顯與同惡。今伊忽告薩喇爾云從前隨阿睦爾撒納行走。未得在將軍前効力等語。前經班第等調取阿巴噶斯等前來。此時果遵調前來與否。摺內亦未明晰。又管理伊犁渡口回目鄂斯滿伯克來訴阿睦爾撒納強取其牲隻口糧。俟辦伊游牧後。酌量給還。卽不敷抵補。料揣治阿睦爾撒納後衆心已快。亦可無庸補給。再所奏塔爾巴噶沁台吉額林沁由哈薩克逃回。現住博羅塔拉。與阿睦爾撒納同族而有宿嫌。今雖攀援內附。中心必不相合。俟來見時。加意體察。自可得哈薩克與巴特瑪車凌信息等語。班第等或令額林沁前來入覲。或酌量安插原游牧處。公同酌定。卽行奏聞。至薩喇爾於阿睦爾撒

納之姊來見時。察其辭語。甚屬留心。但婦女言詞。不足深究。即如阿巴噶斯等亦不過趨附勢力。勉強脅從之人。若概行窮治。則各部未免生疑。但阿睦爾撒納既有令伊姊子沙津巴圖管領達什達瓦戶口。協力同助之語。將來或即將沙津巴圖安插於察哈爾地方。若沙津巴圖尚無異心。亦不必遵旨辦理。

庚戌。

定議辦理達什達瓦屬下戶口事宜

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等奏言。問阿睦爾撒納欲將達什達瓦所屬敖干戶請給伊姊子沙津巴圖管轄。應請

旨將達什達瓦屬人。作爲公中管理。併給與游牧地方。以絕其僥倖之心。奏入。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現在遵

旨傳諭將軍班第等俟辦理阿睦爾撒納後。將伊所占達什達瓦屬下及各部落人等。分別給還本部。或編次歸公。今達什達瓦部衆分散。有見大兵前進陸續來投亦有伊等自行收集者。應查出極貧之戶。較貿給阿睦爾撒納屬人口糧數目酌減。每人給與馬一匹。羊二隻。每二人合給乳牛一隻。其德勒格爾之子沙津巴圖特古斯。哈什哈之子布圖庫。祇應給與伊等舊日屬人。所有達什達瓦車凌那木扎勒伯格里等屬人。作爲公中管理。至達什達瓦之孀婦。酌量給與戶口以資養贍。此項人衆。應于今年移往舊游牧哈喇沙爾地方。從庫車等回部支給口糧。明

年令在博克達種地。俟秋收後。移往科卜多布
延圖居住。又臣等奉
旨以達什達瓦之妻。不與阿睦爾撒納結姻。應賞給
封號以示獎勵。請俟辦理阿睦爾撒納後。再行
具奏請
旨。奏入。
上從之。

辛亥。

諭駐劄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莫爾琿等。防範阿睦
爾撒納游牧地方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納穆扎爾奏。據阿睦爾撒納屬
人告稱現在烏蘭布木地方。水草缺乏。請將游牧
移於扎卜堪河之鏗格爾格圖地方。以度秋冬。
現已准其所請等語。納穆扎爾未知辦理阿睦爾
撒納事宜。准其遷移游牧。今若復令回至原處。徒
多紛更。亦有未便。但現在解送恩克博羅特來京
時。阿睦爾撒納遣伊宰桑至其游牧。其中必有詭
計。今忽請遷移游牧。事甚可疑。著將納穆扎爾奏
摺。抄寄莫爾琿等閱看。宜事事留心防範。此際若
已得阿睦爾撒納前赴游牧信息。即速奏聞。

壬子。

命厄魯特頭等侍衛恩克博羅特來京
乾清門行走。

甲寅

申諭辦理阿睦爾撒納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奏都爾伯特台吉伯什阿
喝什告稱從前古爾班和卓聞土爾扈特渥巴錫
與哈薩克計議歸附。續因阿睦爾撒納遣使到彼。

哈薩克復有出兵信息。請遣兵相助。以爲聲援。班第等遂派侍衛章武宰桑博第前鋒阿喇勒拜等前往等語。看此情形。明係阿睦爾撒納陰相嫻誘。即如阿巴噶斯等亦皆受其籠絡。今但將阿睦爾撒納擒治。釁端即可永弭。朕意阿睦爾撒納此時必逗留於游牧地方。班第等即遣人往追。伊必不遵行。惟遵照前旨即令薩喇爾郭容安領兵至塔爾巴噶台。將伊擒治。方爲妥協。如伊果前來入覲。則俟伊到熱河時。辦理固甚易也。從前遣使至哈薩克時。阿睦爾撒納必令伊屬下人前往。其中顯有詭計。曾降旨將伊所遣之人訊問。班第等如業將阿睦爾撒納擒治。即嚴拏阿睦爾撒納遣往哈薩克亦未可定。如果逃往。班第等即遵朕前旨遣人曉諭哈薩克。務必令其擒獻。倘不遵行。則以兵力進取。現在阿睦爾撒納與阿巴噶斯等竟夜屏人密語而

亦不得過於疑慮。且似阿巴噶斯之人。亦必不一而足。若辦理阿睦爾撒納後。一一根究。則以一人而株連衆人。新降人衆。必生疑懼。于事無益。班第等務宜斟酌辦理。今所慮者。阿睦爾撒納或乘間逃入哈薩克亦未可定。如果逃往。班第等即遵朕前旨。遣人曉諭哈薩克。務必令其擒獻。倘不遵行。則以兵力進取。現在阿睦爾撒納行至何處。及於

何處逗留。摺內並未聲明。著即速查明具奏。至此次投誠之台吉宰桑等。朕俱酌量施恩。賞給爵秩。伯什阿噶什將哈薩克情形。詳悉告知。其輸誠更屬可嘉。且係準部大台吉。著加恩封為親王。前鋒古爾班和卓後。即將情形奏聞。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辦理霍勒博斯宰桑巴雅爾拉虎事宜。

班第等奏言。霍勒博斯鄂拓克得木齊雙和爾等告稱達瓦齊將我等宰桑吹納木喀之子巴顏哈什哈殺戮。用其黨巴雅爾拉虎為宰桑。殘虐不法。造言煽惑。請加懲治等語。臣等查從前準噶爾使吹納木喀之子巴顏哈什哈既為達瓦齊所害。巴雅爾拉虎繼為宰桑。大兵到時。全部俱已輸誠。伊未經前來投順。又曾阻止伯什阿噶什歸降。今為伊得木齊等挫告。臣等飭交侍衛章武等前往辦理。令伊親身赴質。若仍遲延不至。即著伯什阿噶什等擒送治罪。仍于吹納木喀子孫內令鄂拓克公舉一人。補授宰桑。奏入。報

聞。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平定準噶爾。續進各隊官兵。自六月初十日至二十四日。陸續撤回。奏入。報

聞。

乙卯。

定北將軍班第等疏奏哈薩克通使情形。

班第等奏言。臣等奉到七月初五日

諭旨。令臣等追回阿睦爾撒納。相機辦理。臣等公同
酌議。阿睦爾撒納起程已十四日。但聞伊在博
羅塔拉等處逗留。相去自不甚遠。即遵
旨行文。令其回至軍營。是日。據阿睦爾撒納遣往哈
薩克之丹津與哈薩克來使阿穆爾巴圖魯同
至。告稱阿睦爾撒納起程已十三日。伊等速回。
亦須至額米爾等處。方可追及等語。臣等詢問
哈薩克來使。願與阿睦爾撒納同行。且辭意極
為恭順。今若將阿睦爾撒納倉卒調回。伊必益
生疑忌。且哈薩克來使。未知始末。見而驚懼。逃
竄聲張。均未可定。似應不露形迹。俾行近內地
時。再為辦理。因酌量賞給來使。遣回阿睦爾撒
納處。即星夜遣人追回送文之丹巴喇等。夜遣
人偵探阿睦爾撒納。已至何處。作何行止。陸續
來報。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奏遵旨行令阿睦爾撒納
回至軍營。適伊從前遣往哈薩克之丹津。與來使
同至。辭頗恭順。未便遽將阿睦爾撒納調回。致生
事端。遂即停止追回等語。所辦尚合機宜。但哈薩
克來使阿穆爾巴圖魯曾既稟懇入覲。班第等即應明
白曉諭。以阿布賚誠心欵附。恭順可嘉。我等即奏
聞大皇帝。令爾等隨阿睦爾撒納同行。且辭意極
伊等既知內地將軍權柄所在。而阿睦爾撒納亦
難於阻止。今將來使遣回。聽阿睦爾撒納定議。恐
伊未必遵令前來。在阿睦爾撒納初不願哈薩克
來使。恭請入覲。而又難於禁止。是以令往班第處
定議。今班第仍交阿睦爾撒納辦理。是則墮其彀
中。殊未允協。嗣後哈薩克如再遣使前來。即徑送

入京。至阿睦爾撒納之兄普爾普宰桑烏巴什及在逃之固穆扎卜等。或隨伊入覲或留匿伊游牧處。俱應分別辦理。惟葉克明安之德濟特察衮初降時頗屬安靜。後漸驕縱貪婪。此特附和阿睦爾撒納之人。班第等宜詳察情形相機辦理。又所奏善扱領集賽之尼爾巴喇嘛密告阿睦爾撒納使伊等保留駐劄。不願入覲。伊等未經允從。又告其暗結各宰桑遣回游牧情事。甚屬可嘉。著即授爲大喇嘛。明年令其前來入覲。現在章武。阿喇勒拜等協同伯什阿噶什招撫哈薩克。可即將哈薩克現在遣使前來之處。曉示伯什阿噶什等。伊等抵哈薩克邊境時。毋得搶掠生釁。惟加意防守。即伊部落有兵侵軼。亦先以理諭。令其撤回。如不遵。再爲擒勦。仍將招撫哈薩克情形。陸續奏聞。

已未。命副都統鄂實帶領達瓦齊及伊子於張家口外居住。俟熱河回鑾。行獻俘禮。所屬宰桑等。即解京看守。

庚申。申諭定北將軍班第等籌辦阿睦爾撒納同黨及游牧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前降諭旨俟辦理阿睦爾撒納後。若將同黨之德濟特察漊阿巴噶斯察哈什等、盡行擒治。恐準噶爾各部。妄生疑懼。此中若有實係脅從。非其本心者。即不必辦理。又如阿睦爾撒納之兄普爾普扎木參齊木庫爾喇嘛貝勒台游牧人衆。朕意與其分給衆人。不

若令喀喇巴圖魯阿玉錫管領。再擇一協同管領之人。在扎卜堪等處居住亦可。仍傳示伊游牧。以阿睦爾撒納負恩悖逆。斷不可留。罪止其身。與衆無與。特不忍伊等離散。派出大員管理。似此辦理。事後可不致別生事端與否。班第鄂容安現在彼處。薩喇爾稔知伊等情形。著即公同會商具奏。

命授包沁宰桑綽滿爲四品總管。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等奏稱。上年收服包沁宰桑綽滿屬下九百餘戶時。將伊兄阿克珠勒。授爲總管。及大兵抵伊犁。綽滿即前來投誠等語。上年收服包沁人衆時。綽滿未在游牧。伊兄阿克珠勒。率屬先降。是以授爲總管。今綽滿又經歸降。著授爲四品總管。協同伊兄管領部衆。班第等可即傳諭阿克珠勒綽滿知之。

命授故扎哈沁宰桑敦多克之弟鄂爾爾奇木濟爲散秩大臣。仍襲伊兄宰桑管理游牧事。

辛酉

命議給準噶爾合吉宰桑等俸祿。

上諭軍機大臣曰。準噶爾各台吉按其戶口封爵授職。俟伊等入覲之日。再降諭旨。其給與俸祿。應先爲查辦。再管理事務之宰桑等。既有職分。亦應給俸。但道里遼遠。若俱須自內府。未免繁費非久遠可行之道。除王公扎薩克俸祿。仍由內地須發外。其給與宰桑等俸祿。如何酌量等級。由交納賦稅內。除養贍喇嘛支給。較爲便捷。著傳諭班第等將準部王公扎薩克等照內地扎薩克一體給俸。作何支領。其宰桑等俸祿。如何酌量等級。由交納賦稅內。除養贍喇嘛外。可否足數支給之處。詳悉查明。定議具奏。

命派定準部歸公管轄之二十一昂吉等旗分。

上諭軍機大臣曰。準噶爾四衛喇特台吉等。俱照內扎薩克。一體分封汗貝勒貝子公。扎薩克等。俾秩。令各管轄所屬。諸事俱應照內扎薩克一體辦理。此時尚無庸分派旗分。其歸公管轄之宰桑等。無人統轄。此項鄂拓克等。應照察哈爾等擬定八旗名目。著班第等將歸公管轄之二十一昂吉。仍存其舊日名號。分立八旗。定議具奏。

論將軍班第等籌辦準噶爾生計。

上諭軍機大臣曰。準噶爾數年以來。諸部互相殘殺。久失生業。甚屬困窮。朕統一寰區。不忍坐視。特命大軍平定伊犁。救生靈於塗炭。今聞各部落人等。貧困者多。若不加籌畫。必至陷危。朕心深爲軫念。理將軍班第薩喇爾參贊大臣鄂容安。其飭交諸部台吉宰桑等。據實查明極貧戶口。勸諭富人。共因思有無相濟。貧富相通。各部落中。自可通融辦相養贍。倘恐難於接濟。著將西路運到官茶四萬封。班第等酌量賞給貧戶。或賞給養贍貧戶之家。務宜確查偏給。俾其實沾恩澤。仍諭台吉宰桑等。嗣後董率所屬。各勤耕牧。如有盜竊攘奪等事。嚴

行禁止。若仍踵舊習。即照律辦理。將此通行曉諭。
至各台吉宰桑。亦宜體朕撫綏準部至意。善為教
養。以期生計日豐。盜賊永息。勉之。毋怠。
申諭辦理準噶爾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班第等奏布庫努特舊宰桑敦
多克汪沁。密告薩喇爾云。阿睦爾撒納入覲之心。
似屬猶豫。或半途復返。或遣訥默庫班珠爾等。將
伊家口遷移。俱未可定。已密行烏里雅蘇台駐劄
大臣留心防範等語。所見甚是。昨納穆扎爾照阿

睦爾撒納宰桑等所請遷移游牧。朕即傳諭莫爾
渾等。留心防範。至阿睦爾撒納中途逗留。或別生
事端。班第等即遵節次諭旨。相機辦理。又奏稱明
阿特部落二千餘戶。原係阿爾台居住之烏梁海。
從前被準夷威制。令其防守北界。今願移歸舊游
牧。若照伊所請。將來辦理阿睦爾撒納游牧時。可
與噶爾藏多爾濟。哈薩克錫喇等兵丁。一同遣往
等語。其事尚屬可行。但阿睦爾撒納。雖有罪應誅。
其游牧人衆。毋庸驚擾。誠恐明噶特等。肆意搶掠。
非所以示體卹。仍遵前旨傳諭伊游牧人衆。照舊
安居。選派略喇巴圖魯阿玉錫等大員管轄。并嚴
禁搶掠。惟將阿睦爾撒納從前貪取之物查出。酌

量分賞明噶特人衆。方為妥協。至敦多克汪沁舊
係布庫努特宰桑。若伊游牧人衆。羣相推服。即給
還原職。其侍衛吞圖布。俟有別鄂拓克宰桑缺出
補授。班第查明具奏請旨。再土爾扈特台吉巴圖
爾烏巴什告稱。達瓦齊將伊屬人分散。懇請會合
游牧等語。班第等應查明辦理。并將似此分散者
一體查出。應如何辦理之處。酌定奏聞。並將此傳

論莫爾渾阿蘭泰舒赫德等將敦多克汪沁所告之處。加意防範。毋得稍忽。

甲子

申諭駐劄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莫爾渾等防範阿睦爾撒納遷移游牧。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前降諭旨俟阿睦爾撒納前來擒治後。再將伊扎卜堪游牧人衆辦理。今詳察情形。前來與否。俱未可定。若既不前來。又將伊扎卜堪游牧人衆遷至塔爾巴噶台。一處會合。則必挈之潛逃。不可不預爲防範。著速傳諭莫爾渾等。阿睦爾撒納如抵烏里雅蘇台逗留時。務令遷移游牧之後。再行入覲。則莫爾渾等當以未奉朕旨不敢擅許爲詞。如或抗違。即帶兵辦理。倘坐視遷移。致成大釁。朕必重治其罪。計此時阿蘭泰亦已到

彼。其會同密議。相機果斷。一得信息。即速奏聞。

乙丑。

命鑄給管理巴里坤大臣印信。

上諭大學士曰。策楞已賞給都統職銜。令駐劄巴里坤辦理事務。著鑄給管理巴里坤等處官兵大臣印。以昭信守。

丙寅。

密諭派員管理阿睦爾撒納游牧。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昨密諭哈達哈俟辦理阿睦爾撒納後。其游牧人衆。於策凌內。揀選數人管理。繼思喀喇巴圖魯阿玉錫素習夷情。受恩最久。故特派伊前往管理扎卜堪游牧。但此時即行諭知阿玉錫。恐有洩漏。著先傳諭哈達哈等俟阿玉錫到彼。將此旨傳諭。仍俟諭旨到時。即帶兵

會同納穆扎爾將阿睦爾撒納黨惡宰桑烏巴什。
鈐哈瑪和通烏勒木濟巴圖濟商噶爾巴桑策凌。
阿穆爾濟爾噶勒們都巴桑及在逃之固穆扎卜
等。擒拿緝獲。其餘宰桑。俱不必辦理。仍傳諭伊等
以阿睦爾撒納負恩悖逆。烏巴什等同惡相濟。是
以擒治。與爾等無涉。宜照常管領戶口。安居樂業。
永爲國家臣僕。令阿玉錫等善爲撫綏慰諭。再班
第等奏班珠爾負恩怙勢。遲延入覲。自應一併治
罪。伊所屬宰桑無多。非阿睦爾撒納黨羽可比。應
毋庸辦理。併將納噶查普爾普爲人。俱著阿玉錫
管轄。其扎木參齊木庫爾爲人。毋得任其逃竄。加
意防守。候朕旨遵行。或因游牧人衆。阿玉錫不能
獨管。即暫派侍衛協辦。朕仍遣人相助。哈達哈等。
與阿玉錫其悉心會商。相機辦理。尤宜周詳慎密。

毋得稍有洩漏。

丁卯。

諭辦理接濟降人口糧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奏阿睦爾撒納咨稱伊收
集屬下人衆五千餘戶。俱多窮困。請將接濟官兵
所剩羊萬餘隻。指伊俸銀扣抵售買。班第等恐其
借端生事。致悞行期。酌將一半截留。候奏請賞給。
前旨分別給主歸公。其餘仍派員管轄。又奏稱塔
爾巴哈沁台吉額林沁多羅特台吉舍楞等。自哈
薩克逃出。被追兵掠奪。所有戶口二千餘戶。口糧
牲隻俱乏。係阿睦爾撒納同族兄弟。阿睦爾撒納
遣額林沁之弟納咱爾舍楞之弟諾爾布來請接

濟口糧請暫於額林哈畢爾噶屯耕糧石內計口
授食並於塔本集賽及額林哈畢爾噶等鄂拓克
各派羊隻并將官茶二千封運往接濟俾在和博
克薩里烏隆古等處居住等語此等投降戶口自
應酌量接濟若由內地運往口糧接濟伊等則斷
乎不可班第等辦理尚屬妥協此等人內有應給
與職銜者即行具奏請旨

戊辰。

駐劄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莫爾渾等疏奏郡
王青滾雜卜收服汗哈屯等處烏梁海部衆。
莫爾渾等奏言據參贊大臣喀爾喀副將軍郡
王青滾雜卜咨稱四月十六日奉
旨會同察達克赤倫前往汗哈屯地方收服烏梁海
等欽於六月初四日起程七月初五日至薩喇

勒巴什嶺先遣副都統敦多卜貝子策卜登等。
領兵三百名前赴汗地方收服烏梁海等。親領
官兵四百名於初九日抵宰桑哈爾瑪什游牧
阿爾呼特地方傳示
聖主仁慈許其投誠哈爾瑪什等率衆懇降並遣一
等台吉班扎喇克察等傳示得木齊那爾圖四
等台吉丹珠爾等傳示明噶特台吉莽納什即
領兵至察罕烏蘇宣諭
皇仁那爾圖莽納什等俱率衆迎降途中適遇扎薩
克齊巴克扎卜根敦等領兵二百名捜緝擅殺
卡倫侍衛貝多爾之賊犯等遂會兵前往十五
日至巴斯庫斯地方宰桑瑪濟岱等亦懇納降。
並詢知宰桑那木扎爾住於帶衣孟保袞住於
薩穆勒都莽噶拉克住於薩勒扎河布珠庫和

齊賴住於哈屯河各地方。隨派署參領阿必達
侍衛多爾濟索諾蘇噶特固穆扎卜等分路傳
示。於二十五。二十七等日。多爾濟阿必達等率
宰桑那木扎爾保袞來降。二十九日。侍衛索諾
蘇噶特帶領宰桑莽噶拉克來降。惟宰桑布珠
庫一人未獲。現在各處搜緝。不日即可弋
獲。俟青滾雜卜撤兵時。將一應辦理事宜。會同
酌議具奏請
旨。奏入。報
聞。

九月。壬申朔。
諭尚書公哈達哈辦理阿睦爾撒納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前命哈達哈以收服烏梁海為
名。往辦阿睦爾撒納游牧。今青滾雜卜等既將汗
哈屯等處烏梁海收服。阿蘭泰亦已抵烏里雅蘇
台。阿睦爾撒納自必聞知。彼處無庸多駐大員。致
率衆降附。其查取各宰桑戶口牲隻數目。及應
辦事宜。俟貝勒策布登扎布到時。公同商酌辦
理。臣等伏查汗哈屯等處烏梁海。俱已收服。惟
布珠庫一人未獲。現在各處搜緝。不日即可弋
獲。俟青滾雜卜撤兵時。將一應辦理事宜。會同
酌議具奏入報
旨。

阿睦爾撒納見而啟疑。哈達哈此時若已見阿睦爾撒納。即告知烏梁海業已竣事。有旨命同伊入覲。即會同阿睦爾撒納前來。如尚未見。亦即前往迎會。沿途加意慰諭。不得漏洩事機。所有傳諭哈達哈辦理阿睦爾撒納游牧之旨。俱著詳密告知阿蘭泰令其遵照辦理。

諭定北將軍班第等奏辦理古爾班和卓及哈薩克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班第等奏。阿睦爾撒納前遣得木齊特古斯孟克前往古爾班和卓及西部哈薩克。今與伊等使人同至。據伊等來文。及使人所告。請將塔什罕城內向曰駐劄回人阿奇木一員。厄魯特哈爾罕一員。不必駐劄。查此係策妄阿喇布坦時相沿舊制。今請裁去。是有據占塔什罕之意。因示以不便准行。令其齎捧頒諭哈薩克勅書。與前遣之侍衛章武等同往招撫。仍令伯什阿噶什之兵。沿途防護等語。所辦尚合機宜。惟哈薩克來文內。有聞阿睦爾撒納。仍居舊游牧甚為喜悅。可復覩噶爾丹策零之時等語。此必係阿睦爾撒納隱諱投降受恩之事。但以借兵復仇。并總統準部為詞。從前因阿睦爾撒納。離軍營未遠。詰問恐致洩漏。今已歷多時。自當詳詢特古斯孟克將阿睦爾撒納遣伊前往時。有何言語。明白供出。班第等未將曾否詰問之處陳奏。殊屬含糊。此時特古斯孟克。如尚未遣回阿睦爾撒納處。即詳悉詢問具奏。再古爾班和卓來文內。稱前避達瓦齊之鋒。逃往彼處。今欲來歸。恐遇舊日仇人相害。乞為保護。并恐哈薩克布魯特邀截等語。伊若能親身前來。受

其歸順則可若必須救助至與哈薩克等揷兵將
來羣起效尤必無休息斷然不可著傳諭班第等
知之
癸酉
命恩克博羅特吞圖布爲散秩大臣仍授吞圖布爲
扎爾呼齊宰桑恩克博羅特爲墨得濟宰桑
甲戌

緯羅斯台吉噶爾藏多爾濟和碩特台吉沙克
都爾曼濟輝特台吉巴雅爾等入
覲
行在
命賜筵宴
上行圍派噶爾藏多爾濟等分班隨圍行走
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疏奏阿睦爾撒納
潛逃額林沁多爾濟奏言臣等於七月初十日
自軍營尼楚滾地方起程八月十九日至烏隆
古地方阿睦爾撒納將印信交臣告稱先至游
牧束裝再行入
覲隨帶領扎薩克林丕勒多爾濟喀爾喀章京雅木
丕勒察哈爾喀爾喀兵二十五名及厄魯特兵
三百餘名同行至次日阿睦爾撒納並不經由

正路繞道從額爾齊斯地方逃去沿途搶掠經
各處陸續來報臣當將印信交與王桑寨多爾
濟即於桑寨多爾濟統領兵內揀選索倫兵二
百名喀爾喀兵一百名於二十日起程向額爾
齊斯地方追逐將阿睦爾撒納逃遁緣由報知
將軍班第管領舉援兵副都統扎爾杭阿察哈
爾副都統栢起侍衛薩木都布管轄種地兵丁

護軍統領塔爾瑪善并照管阿睦爾撒納游牧副都統納穆扎爾及各處卡倫侍衛駐防烏里雅蘇台大臣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額林沁多爾濟奏阿睦爾撒納逃遁情形甚屬含糊。阿睦爾撒納既未逗留於塔爾巴噶台游牧。業已前進。離其妻子游牧處不遠。何以不挈之同行。或搶掠喀爾喀。再圖竄逸。乃顯將印信交出。忽爾遁去。此中情形叵測。相距甚遠。難以揣度。著將額林沁多爾濟奏摺抄寄班第等閱看。從前伊等奏阿睦爾撒納情事。朕已節次降旨訓諭。此時班第等若得伊逃逸信息。即遵照前旨。相機辦理。仍將所得信息及如何辦理之處速行

上駐蹕扎克丹鄂佛洛。

命軍機大臣帶領宰桑厄爾錐音。哈薩克錫喇等入見行幄。

詢問準噶爾地方情形。隨

命侍郎玉保等。帶領厄爾錐音。哈薩克錫喇及散秩大臣恩克博羅特呑圖布等前赴西路軍營。聽候調遣。賞厄爾錐音哈薩克錫喇銀各三百兩。恩克博羅特呑圖布銀各二百兩。並

命郡王扎拉豐阿同往軍營辦事。

乙亥

命傅

恒奘諭貝勒齊木庫爾普爾普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莫爾渾等奏稱貝勒齊木庫爾普等。將阿

睦爾撒納私遣至伊游牧之們都及二僕人拏獲詢知阿睦爾撒納通信游牧人等。先行起程。伊即從阿爾台一路來迎等語。昨額林沁多爾濟奏報阿睦爾撒納中途逃遁。甚屬含糊。朕尚未深信。今伊私遣屬人。通信游牧。以冀潛逃。種種逆跡。俱已敗露。實為深負朕恩。齊木庫爾普爾普等。不顧弟兄私情。將伊所遣之人拏獲送到。深明大義。實可嘉予。齊木庫爾等所屬戶口。仍令伊等自行管轄。俟捕治阿睦爾撒納後。即將阿睦爾撒納戶口產業。分別賞給伊等。以示鼓勵。齊木庫爾普爾普仍俟來京入覲。另行加恩。著傳諭阿蘭泰等。降旨曉諭伊等知之。

丙子。

定西將軍永常奏烏魯木齊接濟臺站情形。

永常奏言。八月二十日據侍衛瑪瑞。管理烏魯木齊臺站筆帖式達桑阿等報稱。在瑪納斯河。過見三處臺站兵丁報稱。賊衆百餘人。將臺站搶掠等語。瑪瑞等隨即遇見賊衆三百餘人。奪路而出。現在將運送官茶人等圍住。原欲呈報定北將軍。因臺站已斷。今星夜馳報西路。並准總管臺站副都統職銜阿敏道呈報相同。臣聞瑪納斯烏蘭烏蘇地方。與阿巴噶斯。哈丹等游牧相近。有流散布庫努特貧人二千餘戶。時常盜竊。或聞大兵全撤。且知臺站兵丁新經更替。肆行刼奪。但由此至伊犂臺站。均關緊要。恐亦有似此驚擾之處。即飭阿敏道接續臺站。并行文定北將軍。若臺站已斷。即令阿敏道親往台吉扎那噶爾布等處。令其帶兵前往。復遣副將

喀爾納帶兵一百名。於二十一日前進。以爲聲援。本日復據侍衛瑪瑞烏魯木齊臺站察哈爾驍騎校敦多克前來告稱。羅克倫一帶三處臺站亦皆隔絕。並稱聞阿睦爾撒納先遣阿巴噶斯哈丹等領兵前行哨探。大兵隨後即到。總管阿敏道聞知此信。已將烏魯木齊臺站陸續撤回等語。伏思搶奪賊衆。必係蒙古無業貧人。斷無意外之事。阿敏道聽信浮言。遽行捲撤。非急圖接續不可。但臣等已離烏魯木齊十站。現駐木壘地方。所帶兵五百名。不敷調遣。已密行總管畢爾虎兵丁。暫停撤回。并遣人傳知扎哈沁宰桑鄂爾奇木濟咱駐劄侍衛巴哈曼集酌派蒙古索倫等兵。接續臺站。至烏魯木齊。會同額林哈畢爾噶台吉扎那噶爾布。

噶爾藏多爾濟之子諾爾布林沁。呼爾瑞台吉納木奇。布魯古特台吉胡達里克等。公同進勦。撲滅小醜。通信伊犂。再索倫巴爾虎撤回兵丁。馬匹未免疲瘦。現在於巴里坤牧放馬匹七千內。調取三千。換給兵丁前進。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永常奏稱阿巴噶斯哈丹等將西路臺站搶掠。奪取官茶等語。前班第等將阿巴噶斯哈丹等與阿睦爾撒納互結黨援。謀爲不軌情事。曾經奏聞。昨額林沁多爾濟又奏阿睦爾撒納於中途逃遁。伊已帶兵追逐。今阿巴噶斯等搶掠臺站官物。則伊等黨惡爲奸。跡已彰著。阿睦爾撒納受朕厚恩。盡喪天良。謀爲叛逆。實天理人情所不容。必應擒獲治罪。永常此次辦理尚屬勇往。接到此旨。即將索倫兵調回。帶領前進。其各隊撤

回兵丁。如有應調者。亦即就近調取。彼處現既有
馬七千餘匹。酌量調用。策楞三格等帶領駐防滿
洲兵一千名。奮勇前進。或應勦除。或應安撫。公同
妥協辦理。如有必需留待之處。占據形勢。以待後
隊兵至。併力進勦。現在噶爾藏多爾濟等。俱赴熱
河入覲。恐阿睦爾撒納阿巴噶斯等。捏造妄言。煽
惑伊等游牧人衆。特命噶爾藏多爾濟沙克都爾
曼濟巴雅爾等。寄信曉諭伊等游牧人衆。由驛遞
寄永常。接到日。即委員遞交伊等游牧。再伊等
已派出各宰桑等。令玉保帶同馳赴軍營。噶爾藏
多爾濟等。亦不日即令其回至游牧。一切應行辦
理事宜。已降旨與玉保。俟伊到時。永常策楞等。會
同詳細商酌籌辦。永常仍著辦理定西將軍事務。
策楞。玉保。扎拉豐阿。俱著在參贊大臣上行走。又
諭曰。西路現有應辦之事。永常仍令辦理定西將軍
事務。所需軍餉。著傳諭劉統勳令其將此次軍需
餘存糧石。速交恭泰豫爲料理妥協。俟永常文到。
即行應付。勿致遲悞。
命尚書公哈達哈。仍留烏里雅蘇台辦事。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已降旨。令哈達哈回京。今阿睦
爾撒納現在潛逃。西路復有阿巴噶斯等搶掠臺
站之事。哈達哈毋庸來京。著仍留彼處。會同阿蘭
泰等辦事。其所帶往之根敦扎卜。係阿睦爾撒納
信用之人。斷不可留。此旨一到。即著於彼處正法。
丁丑
駐劄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阿蘭泰等疏奏收
獲阿睦爾撒納游牧。
阿蘭泰等奏言。臣等於八月二十四日。聞阿睦

爾撒納逃竄之信。即飭令普慶帶兵速赴阿睦
爾撒納扎卜堪游牧。收其妻子。二十五日。普慶
領兵至伊游牧。先收伊牧廄內馬四百餘匹。臣
等於二十六日。領兵擬往掩襲阿睦爾撒納之
妻及班珠爾扎木桑。遣宰桑等告稱阿睦爾撒
納。不能承受
聖主厚恩。肆行背叛。實未知情。今聞官兵前來。不勝
驚懼。臣等隨令班珠爾及衆台吉同來。據阿睦
爾撒納之妻訴稱去歲投誠以來。仰沐
皇恩。不可勝數。阿睦爾撒納悖逆妄行。不能承受。今
情願帶領我子。并班珠爾等入訴
聖主之前。所有游牧人衆。應否令我子管領。出自
天恩。並乞將游牧人衆。遷至塔米爾等處。以防逃竄。
臣等領兵暫行駐守防範游牧。先將阿睦爾撒
納妻子交侍衛富豪等由驛解送。並將伊游牧
人衆。令其遷至塔米爾等處就近行知舒明辦
理。嗣據喀爾喀郡王桑寨多爾濟將阿睦爾撒納所交
十日親王額林沁多爾濟將阿睦爾撒納行走之扎薩克林丕勒
多爾濟。驍騎校齊克慎。藍翎侍衛伍岱。喀爾喀
印信。交令守護。帶兵行走。二十一日。至青吉爾
地方。遇隨阿睦爾撒納行走之扎薩克林丕勒
多爾濟。驍騎校齊克慎。藍翎侍衛伍岱。喀爾喀
章京雅木不勒帶領喀爾喀察哈爾兵二十五
名前來告稱阿睦爾撒納逃遁之後。忽將我等
掩襲。奮力射賊。始得奪路而出。適遇阿睦爾撒
納後隊所載軍裝。因獲其旗纛盔纓鎖子甲等
物。又詢據親王額林沁多爾濟解到。阿睦爾撒
納屬人窩巴圖爾哈爾察等供稱阿睦爾撒
納潛謀叛逆。令長史阿穆爾濟爾噶勒等接取

扎卜堪游牧。由哲爾格西喇呼魯蘇。哈卜塔克。拜塔克等各處。一同逃出。如不能全逃。止將妻子帶往。又聞令阿巴噶斯之兵。搶掠駐劄額林哈畢爾噶之葉克明安台吉巴雅爾。宰桑哈薩克錫喇游牧。令庫圖齊納爾克勒特烏魯特綽和爾之兵。搶掠駐劄伊犂將軍大臣。令塔本集及聲援兵丁等語。續又擒獲阿睦爾撒納屬人賽噶勒雜特之兵。由烏隆古路搶掠撤回各兵鄂立丹津二名。查丹津即前遣通使哈薩克之人。俱供實不知情。因速行將軍班第。及卡倫各侍衛等。隨帶兵由烏英齊一路。前赴烏蘭庫圖爾堵截。并行知後隊帶領察哈爾兵丁侍衛官員。前往索爾畢烏拉克沁等崴堵截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蘭泰等奏稱已將阿睦爾撒納妻子及班珠爾等收獲。派侍衛富廉等解送來京。並派兵將伊游牧人衆。遷至塔米爾等處等語。阿睦爾撒納妻子等。即飭侍衛等中途小心管解。速行來京。至伊等所奏阿睦爾撒納之妻。並不聽從潛逃。此特見我兵已至。無可逃避。故為此飾詞。豈可憑信。如果誠心不肯潛逃。則阿睦爾撒納之詭計。伊妻早已聞知。何不先行陳訴。著將此情節。另在原處居住。即遷至塔米爾鄂爾昆等處。尚屬未協。從前曾令查勘通肯呼裕爾地方。為安置伊等游牧之地。即著哈達哈阿蘭泰等將阿睦爾撒納游牧人衆。不特不宜仍行詳悉具奏。阿睦爾撒納之妻。並派兵將伊游牧人衆。遷至塔米爾等處。侍衛等隨帶兵由烏英齊一路。前赴烏蘭庫圖爾堵截。并行知後隊帶領察哈爾兵丁侍衛官員。前往索爾畢烏拉克沁等崴堵截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蘭泰等奏稱已將阿睦爾撒納妻子及班珠爾等收獲。派侍衛富廉等解送來京。並派兵將伊游牧人衆。遷至塔米爾等處等語。阿睦爾撒納妻子等。即飭侍衛等中途小心管解。速行來京。至伊等所奏阿睦爾撒納之妻。並不聽從潛逃。此特見我兵已至。無可逃避。故為此飾詞。豈可憑信。如果誠心不肯潛逃。則阿睦爾撒納之詭計。伊妻早已聞知。何不先行陳訴。著將此情節。另在原處居住。即遷至塔米爾鄂爾昆等處。尚屬未協。從前曾令查勘通肯呼裕爾地方。為安置伊等游牧之地。即著哈達哈阿蘭泰等將阿睦爾撒納游牧人衆。不特不宜仍行詳悉具奏。阿睦爾撒納之妻。並派兵將伊游牧人衆。遷至塔米爾等處。侍衛等隨帶兵由烏英齊一路。前赴烏蘭庫圖爾堵截。并行知後隊帶領察哈爾兵丁侍衛官員。前往索爾畢烏拉克沁等崴堵截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蘭泰等奏稱已將阿睦爾撒納妻子及班珠爾等收獲。派侍衛富廉等解送來京。並派兵將伊游牧人衆。遷至塔米爾等處等語。阿睦爾撒納妻子等。即飭侍衛等中途小心管解。速行來京。至伊等所奏阿睦爾撒納之妻。並不聽從潛逃。此特見我兵已至。無可逃避。故為此飾詞。豈可憑信。如果誠心不肯潛逃。則阿睦爾撒納之詭計。伊妻早已聞知。何不先行陳訴。著將此情節。另在原處居住。即遷至塔米爾鄂爾昆等處。尚屬未協。從前曾令查勘通肯呼裕爾地方。為安置伊等游牧之地。即著哈達哈阿蘭泰等將阿睦爾撒納游牧人衆。不特不宜仍

令其管轄。所獲阿睦爾撒納遣回游牧之們都等。
審訊明白。即在彼處正法。或於烏里雅蘇台地方。
嚴行看守。俟擒獲阿逆時。一同獻俘。阿蘭泰等現
將滿洲索倫兵丁。暫在扎卜堪駐劄。俟游牧遷定
後。令在庫克嶺那木嶺二處防守。此項兵丁。與其
在彼二處防守。不若接應額林沁多爾濟。併力前
進。更爲有益。然或相離已遠。或馬力不足。著阿蘭
泰等查明奏聞。阿睦爾撒納逃竄後。額林沁多爾
濟即領兵前進。擒拏自易。且伊屬下人怨恨者多。
心已離散。阿蘭泰等應遣人知會額林沁多爾濟。
設法曉諭阿睦爾撒納所屬人等。令其行擒獻。
獲。將此詳悉傳諭阿蘭泰等遵照辦理。

臣等謹案阿睦爾撒納逆萌已露。屢蒙
降旨將軍大臣密速籌辦。而司事者以因循坐失事
機。不克仰副
指授。以致兇脫遠颺。其時逆黨猶依巢穴。阿睦爾撒
納早蓄異志。計必潛通游牧。挈致同逃。復縱
我
皇上密勅諸路。豫事防範。蓋以賊巢不傾。非特無以
正助逆之罪。且令羽翼游魂假息。尤足煽動
滋事。殊失操刀必割之義。觀於被收時。逆妻

以陳訴表異。其言固不足信。即普爾普等聞
通信而自首。亦明知軍營部署已定。勢難與
阿逆首尾相應。不得已爲急圖卸罪計耳。伏
讀
聖諭。於兇蜮前後情形。一一瞭如指掌。是以一舉而
蘇惡悉就網羅。非諸臣僅僅請移游牧者所

能窺見萬一也。

定西將軍永常疏奏諾爾布林沁來投情形。

永常奏言。八月二十四日。羅克倫臺站章京三扎卜喀爾喀章京齊爾們稟稱據布魯爾通格臺站之齊巴克告稱遇賊百餘人。被傷脫出。至噶爾藏多爾濟之子諾爾布林沁游牧告知。隨帶兵二百名防禦。途遇厄魯特五人。詢係扎那噶爾布所屬。聞扎那噶爾布已與阿巴噶斯哈丹班珠爾普爾等會兵搶掠臺站。阿睦爾撒納領兵直犯伊犁。並欲騷擾巴里坤地方。我等同至特納格爾。遇諾爾布林沁攜眷屬內投。告稱有布魯古特百餘人。搶掠游牧。是以遷移前來。求轉達將軍另行安置等語。臣伏思阿睦爾撒納及新降台吉宰桑等現在入覲。何至忽生變亂。必係布庫努特之人。託名煽動。但諾爾布林沁係額林哈畢爾噶大台吉。挈眷來投。甚屬可疑。臣一面傳知烏里雅蘇台大臣。偵探阿睦爾撒納踪跡。復傳知駐劄巴里坤大臣策楞等。將未過巴里坤之撤回兵丁。暫行停止。仍飭副將喀爾納。接應諾爾布林沁前來。奏入。

報聞。

巳卯。

諭駐劄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阿蘭泰等。派兵拿擊阿睦爾撒納及接續臺站各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覽阿蘭泰等屢次奏摺。竟以交辦阿睦爾撒納游牧一節無誤。即可苟安無事。如所奏第四十站以往。臺路斷絕。已行文將軍班第。轉

飭臺站章京承泰速爲辦理等語所稱行文班第之語甚屬糊塗現在臺站已斷作何傳送著即明白回奏伊等尚未知西路阿巴噶斯等搶掠臺站之事著將承泰常所奏抄寄伊等閱看又如接濟額林沁多爾濟追捕阿睦爾撒納之處竟全不置議夫桑寨多爾濟一少年耳尙能出兵分路堵截伊等身爲大臣何至一籌莫展著傳諭哈達哈阿蘭泰於撤回索倫察哈爾兵丁內如何調遣接濟額林沁多爾濟之力并通信班第作速籌畫辦理再瑪木特之孫扎木禪人尙可用或令伊揀選扎哈沁兵丁前驅偵探或於伊等內揀選熟悉道路之人徑達伊犂通知班第等協力相助一面辦理一面將現在情形及陸續信息即行奏聞

諭參贊大臣玉保等詢問各宰桑等進兵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永常奏摺可即抄寄玉保等令其同行各宰桑等閱看奏內所稱阿睦爾撒納領兵直犯伊犂及班珠爾普爾普搶掠臺站之言顯係虛捏但伊等意見如何阿睦爾撒納現在情形果能直抵伊犂生事與否大兵或宜速進或俟明年整頓前行方爲有益將伊等意見告知玉保等轉行陳奏再伊等前赴軍營由阿濟必濟一路前往此時情形恐中途與賊相遇衆寡不敵殊屬未便著由烏里雅蘇台帶兵一二百名同行更爲妥協若不便取道阿濟必濟即就近進口由內地前往雖較遲數日亦屬無礙並著詢明商酌具奏

命傅

諭台吉扎那噶爾布

上諭軍機大臣曰永常奏阿巴噶斯哈丹帶兵搶掠

扎那噶爾布游牧。扎那噶爾布。因力弱不能抗拒。勉爲服從等語。是其心本無他。情非得已。朕已洞悉。著傳諭扎那噶爾布。此時但約束游牧。整頓兵力。以待大兵前進共殲逆賊。毋致驚惶擾亂。事定後自當永受殊恩。若扎那噶爾布。果能奮力自拔。即束身歸命。倘或不能。惟宜安靜自守。斷不得因已同阿巴噶斯等形迹交通。妄生疑懼。致貽後悔。著詳悉曉諭知之。

庚辰。

諭駐劄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阿蘭泰等辦理包沁及追捕阿睦爾撒納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蘭泰等奏包沁總管阿克珠勒於八月二十九日回至游牧。殺傷官兵。已遣總管鄂博什帶索倫兵丁。追緝包沁人衆。并將烏里雅蘇台兵丁分駐各隘口等語。所辦尙合機宜。仍速行文鄂博什。追及包沁人衆時。諭以黨同阿睦爾撒納。係阿克珠勒一人所爲。餘皆被其脅從。不相株累。前阿克珠勒入覲時。朕卽疑其人狡猾難信。揀獲時。務訊明情節。卽在本處正法。將家口一併處斬。仍於得木齊內揀選一人。授爲宰桑。管理游牧。又從前納噶奎曾將阿睦爾撒納與阿巴噶斯等形迹交通。妄生疑懼。致貽後悔。伊兵力甚弱。著傳諭令其速赴熱河。或卽令整兵前進。或於明年帶兵追捕阿睦爾撒納。至時另行商辦。至齊木庫爾先曾揀送阿睦爾撒納所遣之們都。今又由烏蘭庫圖爾接出游牧。并指陳應行防守堵截各事宜。甚屬可嘉。仍遵朕旨前來入覲。再阿睦爾撒納。有搶掠喀爾喀之信。雖未足憑。但

伊游牧相離甚近。平日頗悉喀爾喀情形。或迫脅
扎哈沁包沁人等。藉擾喀爾喀。亦未可定。哈達哈
阿蘭泰等。務宜加意豫備。計惟速將伊游牧內移。
沿途嚴密防護。方爲妥協。阿蘭泰等。現議令青滾
雜卜帶領新舊烏梁海堵截賊來要路。即傳諭青
滾雜卜。帶伊所轄兵丁。會同察達克。赤倫等烏梁
海兵丁。協助額林沁多爾濟。仍諭察達克受朕重
恩。又與阿睦爾撒納。舊有仇隙。益宜奮勉。務期擒
獲逸賊。並傳諭現在進兵人等。與賊相遇。各宜奮
勇爭先。丕振軍威。如能擒獲首惡。其功更大。必加
格外殊恩。以示鼓勵。

命傳

諭阿睦爾撒納。

上諭阿睦爾撒納曰。爾上年受困達瓦齊。率領妻子

游牧。前來歸命。朕錫以王封。資之生計。且推誠倚
任。用爲將軍。較來降之諸台吉獨加寵渥。皆衆人
所共知者。昨額林沁多爾濟至烏隆古地方。
忽行逃竄。朕初尚不信。以爾受恩深重。何反覆至
此。今據各處奏報僉同。實出意料之外。揆厥所由。
必因在軍營時。與班第薩喇爾等意見不和。恐其
參奏。自生猜疑耳。爾等意見參差之處。朕已洞悉。
意俟爾入覲時。詢問明確。果無大故。自示含容。乃
不避負恩背義之名。輒爾遁逃。狂愚實甚。爾意以
爲別娶妻室。糾集黨羽。從前妻孥游牧。即可不顧。
今爾游牧。自妻子至部衆。無不以爾受朕深恩。自
作不靖。若非朕曲加仁慈。俱因爾株累。至於殲滅。
共相怨恨。即爾累及妻孥。猶屬細事。至所屬人等。
積勞戰陣。今又計日爲危亡。爾固不顧妻孥。此等誰

撫父母兄弟妻子終身腸絕豈人人盡如爾意耶。
爾受朕恩如此。尚懷逆測爾之屬人受爾惠幾何。
能終保其不生他變耶。爾若逃往哈薩克。爾前遣
通使之丹津云。爾兄巴特瑪車凌在彼乞食爾即
逃往。能如歸命天朝之受恩寵渥耶。況哈薩克來
使。曾云爾等全不可信。久相猜貳。即往來必容
留。彼時進退無措。朕雖欲施恩曲宥。其如國法何。
覓貨若執迷不悟。朕命將興師。窮搜極捕。一被弋
獲。天網難逃。今特不忍爾自罹罪愆。且令爾部衆
不得安生。是以不惜降旨詳悉訓諭。爾思達瓦齊
係準噶斯大族。據有伊犁大兵所指。未敢稍撓
鞏衛伽首就縛。爾與達瓦齊勢力相較何如。即令
至肅州密速籌辦。即將現存營馬。加意喂養。約計
足供五六千人乘騎之用。如有不敷。即隨便購買。

辛巳。
命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籌辦馬駝。
上諭軍機大臣曰。劉統勳現在巴里坤。所辦駐兵之
事。尚可稍緩。現今阿睦爾撒納。尚未擒獲。大兵須
由西路前進。馬駝最關緊要。著傳諭該督。令其回
至肅州。密速籌辦。即將現存營馬。加意喂養。約計

爾當詳細籌畫。仍悔罪乞恩。朕自念爾前勞。曲爲
寬宥。爾等執迷不悟。朕命將興師。窮搜極捕。一被弋
獲。天網難逃。今特不忍爾自罹罪愆。且令爾部衆
不得安生。是以不惜降旨詳悉訓諭。爾思達瓦齊
係準噶斯大族。據有伊犁。大兵所指。未敢稍撓
鞏衛伽首就縛。爾與達瓦齊勢力相較何如。即令
至肅州。密速籌辦。即將現存營馬。加意喂養。約計
足供五六千人乘騎之用。如有不敷。即隨便購買。

久立見无解。爾特不知覺悟耳。其熟計利害。無貽
後悔。又
諭哈達哈等曰。現在孥獲阿睦爾撒納宰桑七員。除
阿穆爾濟爾噶爾外。選一庸愚無用之人。不必解
送來京。令其齎曉諭阿睦爾撒納之旨前往。尋遇
阿逆時。給伊閱看。仍用托式字。多爲繕寫。交與額
林沁多爾濟。令其廣爲宣布。

其價不必拘泥成例。但期節省無悞。聽候令冬調遣。并將辦理情形。速行陳奏。

乾隆二十年秋九月。壬午。

諭參贊大臣哈達哈等安撫齊木庫爾游牧。

上諭軍機大臣曰。額林沁多爾濟奏。齊木庫爾於阿睦爾撒納未逃之先。將伊欲叛情形告知。甚屬可嘉。著傳諭哈達哈阿蘭泰不必將伊游牧遷移。仍令安居原處。候朕降旨。

諭參贊大臣哈達哈等遵使哈薩克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額林沁多爾濟等奏報。阿睦爾撒納逃竄追捕無踪。看來伊必至塔爾巴噶台游牧。否則徑投哈薩克。今詢問噶爾藏多爾濟。據稱自汗哈屯等處。取道至哈薩克甚近。彼處現有伊所屬之烏梁海等。因遣伊宰桑固穆扎卜交侍衛德善帶往。哈達哈等奉到諭旨。著派副管旗章京

職銜莫尼扎卜向往傳諭哈薩克阿布賚云爾所遣使臣額穆爾巴圖魯來見定北將軍時已將爾正欲加恩且於入覲時中途逃竄伊去年受困於達茂齊恭順之意奏聞大皇帝甚為嘉悅俟來使入覲後窮極來歸所受大恩不可勝數乃心悛反覆欲總統準部恃我威力殘擾隣近諸部落正與爾來使所云厄魯特人全不可信之語適相符合今已傳知各路堵截追擒自當弋獲如追捕甚急竄入爾境內果能即行擒送大皇帝必重加恩賞否則潛踪日久為我師所覺徑入擒勦恐爾境內人等不無驚擾如此明白宣示看阿布賚情形若何哈達哈等候固穆扎卜莫尼扎卜到彼傳諭及歸途信息速行奏聞再烏梁海赤倫如情願同行亦令其隨往

命賞給準噶爾台吉噶爾藏多爾濟等銀兩有差

上諭軍機大臣曰此次入覲之綽羅斯台吉噶爾藏多爾濟和碩特台吉沙克都爾曼濟輝特台吉巴雅喇著加恩各賞銀五千兩台吉和通額默根達瓦爾鄂爾各賞銀一千五百兩台吉巴泰曼集鄂勒札達克巴雜卜藏巴顏察罕吹扎卜鄂諾什本塔什案諾木丹津各賞銀一千兩閑散台吉和通鄂勒策凌烏巴什琿齊哀布宰桑厄爾錐音哈薩克錫喇各賞銀三百兩普爾普爾普賞銀一百二十兩管旗章京各賞銀一百兩副管旗章京各賞銀八十兩閑散宰桑各賞銀六十兩僕人各賞銀十兩厄爾錐音等僕人亦各賞銀十兩策凌納默庫去年曾賞給銀兩今來入覲著再加恩賞策凌銀三

千兩。訥默庫銀二千兩。

癸未。

上御避暑山莊澹泊敬誠殿。受噶爾藏多爾濟沙克都爾曼濟巴雅爾等朝。

詔封台吉宰桑等爵秩有差。

奉

特汗。巴雅爾封爲輝特汗。台吉和通額默根達瓦布魯爾封爲公。台吉巴泰曼集鄂勒椿達克巴投爲扎薩克一等台吉。羅卜藏巴顏察罕吹扎卜鄂諾什本塔什索諾木丹津諾爾布授爲扎薩克職銜。將伊等授爲扎薩克。及所屬編次旗分在領之處。該部察例具奏。宰桑厄爾錐音哈薩克錫喇俱授爲內大臣。辦理圖什墨勒事務。厄爾錐音仍管喀喇沁鄂拓克。哈薩克錫喇仍管噶勒雜特鄂拓克。宰桑拉蘇隆達什策凌鄂哲特都噶爾鄂勒錐俱授爲散秩大臣。仍管各鄂拓克。噶爾藏多爾濟等及管理鄂拓克之宰桑厄爾錐音等。受朕深恩。共董率所屬各勤教養共圖生聚。爾等如恪遵朕訓。自永受無窮之福。欽哉。毋怠。

命封喀爾喀郡王桑寨多爾濟爲親王。

上諭軍機大臣曰。喀爾喀郡王桑寨多爾濟。此次軍營行走。甚屬奮勉。伊祖丹濟多爾濟原係親王。著加恩晉封桑寨多爾濟爲親王。以示優眷。

命押解阿睦爾撒納竿桑阿穆爾濟爾噶爾爾來京。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阿蘭泰等詢問阿睦爾撒納竿桑阿穆爾濟爾噶爾爾供詞。薩喇爾參奏阿睦爾撒納之處。瑪木特屬人曾經洩漏等語。此雖未知虛實。然亦當密加防範。至所供阿睦爾撒納在察罕托輝或烏爾庫圖爾等候。令所遣之人。由哲爾格西喇呼魯蘇地方。帶游牧前往等語。阿睦爾撒納逃竄。自應遇我沿途設法援及屯田兵丁。若迎伊游牧。必爲額林沁多爾濟追及。今俱未相值。究從何路潛逃。著哈達哈等速遣妥員。赴額林沁多爾濟處查明具奏。再呑圖布恩克博羅特僕役財物。前

為阿睦爾撒納所掠者。速行查出。俟伊等至烏里雅蘇台時。先爲告知事定之後。即行賞給。至阿穆爾濟爾噶爾爾係阿睦爾撒納親信之人。今阿蘭泰等訊伊供詞俱含糊不明。著即遵前旨押解阿穆爾濟爾噶爾爾來京。中途務嚴飭押解人員。毋得令其脫逃。至阿睦爾撒納之子斷不可留。著即解赴京師。阿睦爾撒納之妻係訥默庫之姊。伊二女已降旨賞與訥默庫。哈達哈等。並即遵旨辦理。

甲申。

訓飭定西將軍永常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永常奏傳喚扎哈沁宰桑鄂爾奇木濟托故不至。情形可疑。已密行阿敏道喀爾納牧。必爲額林沁多爾濟等語。鄂爾奇木濟係朕念

難寬貸。令授普爾普為散秩大臣扎哈沁寧桑交副都統額爾登額侍衛端濟布等帶往。相機擒勦。俟擒獲鄂爾奇木濟即交端濟布解送來京。又將宰桑厄爾錐音哈薩克錫喇吞岡布恩克博羅特等送回游牧整兵前進。永常即傳諭哈薩克錫喇之弟塔斌令其豫為整備。俟伊兄一到。即協力前進勦捕。又奏阿睦爾撒納現在逃叛。恐搶掠巴里坤。現候阿敏道等接續臺站信到。即從木壘退回巴里坤防守。是竟置班第等於度外。甚為錯謬。巴里坤即須防守。可留三格辦理。永常策楞應整頓兵力。作速前進。遇阿巴噶斯哈丹之衆。務行勦滅。三格若亦隨軍前往。即著派豆斌就近調取綠旗兵二三千名。防守巴里坤至巴哈曼集將游牧移於克什圖。自係避賊。豈有從亂而反內移之理。永

常不辦虛實。存心畏怯。辦理種種未協。此旨接到。即同策楞奮勇前進。毋得仍蹈舊轍。慎之。命侍郎雅爾哈善前赴軍營。——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爾泰等奏稱聞阿睦爾撒納現擬糾合叛黨。接出游牧。並搶掠喀爾喀等語。此特虛張聲勢。伊不但無此力量。即實有之。當乘其未集。擊之甚易。覩伊等奏報。未免心存畏懼。朕今命雅爾哈善前赴軍營。自同達爾扎哈達哈向蘭泰共商議進兵。若達爾扎雅爾哈善前進。哈達哈向蘭泰阿睦爾撒納游牧馬匹。或暫

派齊木庫爾等游牧之馬亦可。再青湊雜卜察達克圖倫楚等前往汗哈屯地方。何以不即追伊等從彼處追捕阿睦爾撒納。如遇阿逆。即行擒獲。否則仍同扎爾杭阿會商勦捕。

命侍衛濟福等傳

諭宰桑厄爾錐音等派兵前往伊犁。

上諭軍機大臣曰。永常奏哈薩克錫喇之弟塔斌遣人來告。現在派兵防守游牧等語。看來塔斌並未煽動。伊游牧既有兵力。濟福烏爾登可傳諭厄爾錐音哈薩克錫喇恩克博羅特。吞圖布等。同至噶勒雜特游牧將伊等兵丁挑選。帶進伊犁。沿途勦捕。若北路現在難行。或由口內沿邊速往。或自烏里雅蘇台帶兵從西路前去亦可。濟福烏爾登與伊等議定前往。仍速行奏聞。

命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帶領齊木庫爾等赴行在。

熱河

上諭軍機大臣曰。額林沁多爾濟原同阿睦爾撒納及齊木庫爾德濟特。普爾普納噶查等前來入覲。今阿逆業已逃竄。額林沁多爾濟難領兵追擒。亦無濟。著即帶齊木庫爾等小心防範。速赴熱河。

乙酉。

在領隊大臣上行走。

命副都統富德送台吉噶爾藏多爾濟等前赴軍營。

申諭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回至肅州。辦理馬駝。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經屢諭劉統勳回至肅州。辦理馬駝。計已奉到。今據奏。現有兵丁三千四百名。擬以一千四百名防守巴里坤。二千名聽候永常調

遣等語。巴里坤無須多兵防守。已傳諭策楞約存兵四五百名。餘俱令其前進。其馬匹僅二千六百有餘。亟應籌畫。務宜悉心辦理。俾馬力充裕。足應緩驅。方爲妥協。

定西將軍永常疏奏領兵自木壘退駐烏爾圖布拉克。

永常奏言。現在額林哈畢爾噶烏魯木齊等處台吉宰桑等。俱已煽動。斷絕臺站。搶掠官兵。扎哈沁部落。亦懷二心。不能保其不叛。隨接待衛蒙固勒呈報將軍班第之文。始知阿睦爾撒納。實已叛逆。現在軍營馬匹疲瘦。駐劄伊等游牧之內。倘有蠢動。大損軍威。正欲行文策楞調兵策應。并調回阿敏道。而濟木薩等臺及喀爾喀公米什克帶來兵丁。俱被搶掠。又有布庫努特薩克。雖與阿睦爾撒納和好。但與額林沁仇隙甚深。今阿睦爾撒納已娶額林沁之媳爲妻。以其孫爲己子。復聚塔本集賽庫圖齊訥爾等各鄂拓克牲隻。資助額林沁向日被哈薩克擄掠之人。哈薩克聞之。必不能與伊和好。至將軍大臣等參奏阿睦爾撒納之處。郡王青滾雜卜。私行告知。我並無所聞。惟聞有德勒克瑚畢勒罕。及尼爾巴羅卜藏策凌二人。由瑪木特處聞信。私自告知阿巴噶斯。轉告阿睦爾撒納等語。臣等將阿穆爾濟爾噶爾所供。一一詢問納噶查。

參贊大臣策楞疏奏扎哈沁迎候大兵情形。

策楞奏言。臣於十月初六日前至扎哈沁交界。

丁亥。

命策楞爲定西將軍。革永常將軍任。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因永常開西路臺站被搶。即駐兵木壘。指示辦理。尚屬奮勉。故加恩仍令辦將軍事務。授爲內大臣。昨覽伊奏。一聞阿睦爾撒納叛逃。即帶兵卻走。實屬怯懦。不稱將軍之任。著革去內大臣。以副都統職銜參贊効力。定西將軍著策楞速整齊兵馬。俟伊等與

策楞身負重謫。朕加恩復用。務宜奮興士氣。揚揚軍威。不得稍生推諉。計此旨到時。扎拉豐阿。玉保亦將至軍營。策楞速整齊兵馬。俟伊等與帶往之宰桑到時。會同商酌。揀勦阿巴噶斯哈丹等。領兵直抵伊犁。方爲合宜。觀準噶爾情形。雖易於變亂。而我師以寡敵衆。奮勇衝擊。即驚駭奔散。可詢問帶往宰桑等將背叛之鄂拓克。嚴行勦捕。收其馬匹牲隻。作爲口糧。則伊等始知畏懼。且可接濟兵力。再據永常奏諾爾布林沁由哈卜塔克拜塔克前去。所關甚要。策楞即選派精兵四五十名。前往偵探信息。並遵前旨令阿敏道等分作兩隊。速至伊犁。取班第等信息。即速奏聞。再前因永常扎哈沁宰桑鄂爾奇木濟形跡可疑。是以授普爾普爲宰桑。令侍衛端濟布帶往。今觀鄂爾奇木濟尚無別故。著端濟布即將普爾普帶回京師。不必前往。

命達爾黨阿爲定邊左副將軍。

上諭軍機大臣曰。定邊左副將軍著達爾黨阿補授。哈達哈阿蘭泰雅爾哈善桑寨多爾濟青滾雜卜。俱著在參贊大臣上行走。青滾雜卜。聞與達爾黨阿阿蘭泰等不協。今當用人之際。達爾黨阿等務

宜屏除意見和衷共濟。著傳諭伊等知之。

戊子。

命喀喇巴圖魯阿玉錫仍留北路軍營。

命授宰桑尼瑪爲散秩大臣。丹津爲頭等侍衛。庫綳哈什哈爲三等侍衛。賞尼瑪丹津銀各三百兩。庫綳哈什哈銀各一百兩。

諭定邊左副將軍達爾黨阿等進兵機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哈達哈等屢次奏報。俱稱豫備兵馬。並未及前進擒勦。通信伊犁各事宜。今詢問解送前來之厄魯特尼瑪丹津伊等言阿睦爾撒納斷未遠颺。必在額米爾鑾格爾等處潛身。今年北路即由阿爾台。西路即由額林哈畢爾噶博羅塔拉進兵夾攻。必被擒獲。看來丹津人尚明白。因令尼瑪庫綳哈什哈隨噶爾藏多爾濟等往西路軍營。丹津赴北路軍營。哈達哈青滾雜卜帶領喀喇巴圖魯阿玉錫丹津選精兵一千名前驅。達爾黨阿阿爾泰等選兵二千名或二千名繼進。軍行惟馬駝最要。達爾黨阿等儘現在所有馬駝揀選應用。並酌派兵丁口糧。俟丹津到日。即行進兵。青滾雜卜商奉命堵截賊衆。今奏稱兵糧俱已齊集。甚爲欣慰。伊世受國恩。已封爲郡王。此次若能奮勉。必照親王桑寨多爾濟加恩。其扎哈沙島梁海等遴派所屬前行哨探。其國恩賞照初次進兵減半支給至阿爾泰等奏包沁部衆尚未遠去。親王成袞扎布等已諜爲堵截。若擒獲阿克珠勒等。即行正法。餘黨嚴行勦捕。將家口賞給桑寨多爾濟青滾雜卜等。以示鼓勵。再丹津到時。伊等會商兩路

進兵大勢。由阿瀆必濟通信西路。此際策楞等自必整頓兵力。俟噶爾藏多爾濟到時。湊派游牧兵丁。擒勦阿巴噶斯哈丹。追捕阿睦爾撒納以告成功。如伊等仍不竭力辦理。即深負朕恩矣。勉之毋怠。

參贊大臣阿蘭泰等疏奏。擒獲包沁總管阿克珠勒。

阿蘭泰等奏言。臣等前聞包沁人等潛行附逆之阿克珠勒解送前來。臣等查包沁部落。已經逃往布拉罕察罕托輝之信。即令郭博什帶領兵丁。搶奪卡倫索倫兵五百名。速行追擊。一面令管領聲援及屯田兵丁之喀爾喀王大臣等。并駐防科卜多布延圖之扎薩克等。堵截去路。九月初八日。據管領聲援兵丁喀爾喀郡王巴扎爾什第貝子沙克都爾扎卜公達爾扎等報稱。包沁總管阿克珠勒。副總管台拉罕察罕托輝之信。即令郭博什帶領兵丁。搶奪卡倫索倫兵五百名。速行追擊。一面令管領聲援及屯田兵丁之喀爾喀王大臣等。并駐防科卜多布延圖之扎薩克等。堵截去路。九月初八日。據管領聲援兵丁喀爾喀郡王巴扎爾什第貝子沙克都爾扎卜公達爾扎等報稱。包沁總管阿克珠勒。副總管台拉罕察罕托輝之信。即令郭博什帶領兵丁。搶奪卡倫索倫兵五百名。速行追擊。一面令管領聲援及屯田兵丁之喀爾喀王大臣等。并駐防科卜多布延圖之扎薩克等。堵截去路。九月初八日。據管領聲援兵丁喀爾喀郡王巴扎爾什第貝子沙克都爾扎卜公達爾扎等報稱。包沁總管阿

克珠勒。副總管台拉克等。自哈中圭逃附阿睦爾撒納由索勒畢烏拉克沁等嶺過阿爾台於丁擒勦阿巴噶斯哈丹。追捕阿睦爾撒納以告成功。如伊等仍不竭力辦理。即深負朕恩矣。勉之毋怠。

參贊大臣阿蘭泰等疏奏。擒獲包沁總管阿克珠勒。副總管台拉克及藍翎和珠勒。

阿蘭泰等奏言。臣等前聞包沁人等潛行附逆之阿克珠勒解送前來。臣等查包沁部落。已經收服。

恩乃聽阿睦爾撒納煽誘擅殺侍衛兵丁。搶奪卡倫索倫兵五百名。速行追擊。一面令管領聲援及屯田兵丁之喀爾喀王大臣等。并駐防科卜多布延圖之扎薩克等。堵截去路。九月初八日。據管領聲援兵丁喀爾喀郡王巴扎爾什第貝子沙克都爾扎卜公達爾扎等報稱。包沁總管阿克珠勒。副總管台拉罕察罕托輝之信。即令郭博什帶領兵丁。搶奪卡倫索倫兵五百名。速行追擊。一面令管領聲援及屯田兵丁之喀爾喀王大臣等。并駐防科卜多布延圖之扎薩克等。堵截去路。九月初八日。據管領聲援兵丁喀爾喀郡王巴扎爾什第貝子沙克都爾扎卜公達爾扎等報稱。包沁總管阿

克珠勒。副總管台拉克等。自哈中圭逃附阿睦爾撒納由索勒畢烏拉克沁等嶺過阿爾台於丁擒勦阿巴噶斯哈丹。追捕阿睦爾撒納以告成功。如伊等仍不竭力辦理。即深負朕恩矣。勉之毋怠。

參贊大臣阿蘭泰等疏奏。擒獲包沁總管阿克珠勒。副總管台拉克及藍翎和珠勒。

阿蘭泰等奏言。臣等前聞包沁人等潛行附逆之阿克珠勒解送前來。臣等查包沁部落。已經收服。

恩乃聽阿睦爾撒納煽誘擅殺侍衛兵丁。搶奪卡倫索倫兵五百名。速行追擊。一面令管領聲援及屯田兵丁之喀爾喀王大臣等。并駐防科卜多布延圖之扎薩克等。堵截去路。九月初八日。據管領聲援兵丁喀爾喀郡王巴扎爾什第貝子沙克都爾扎卜公達爾扎等報稱。包沁總管阿

上諭軍機大臣曰喀爾喀郡王巴扎爾什第等追勦包沁叛賊生擒阿克珠勒斬首台拉克等奮勉可嘉巴扎爾什第著加恩封為親王貝子沙克都爾扎卜封為貝勒公達爾扎諾爾布扎卜封為貝子協理台吉達瑪林封為公其餘奮勉行走官員兵丁等著哈達哈等查明報部議敘陣亡者亦查明照例恩卹阿克珠勒即派員嚴行管押來京治罪

庚寅

命扎拉豐阿為定西將軍革永常職拏解來京治罪

上諭大學士曰阿睦爾撒納上年率衆來歸朕加恩撫納封以王爵伊於召見時面陳略定準夷之策朕以其才可用爰授定邊左副將軍為我師嚮導之典詎阿睦爾撒納在伊犁軍營時輒以私印調近官軍奏凱朕召諸部台吉齊集熱河將行飲至不可種種不法節經班第等奏聞伊心懷叵測揣知軍前大臣必行參奏不得已赴召前來行至中途遂將印信交親王額林沁多爾濟托故逃遁潛遣護衛七人來取家屬伊兄齊木庫爾札使首告伊妻亦以其負恩逃叛憤激不從願移內地阿睦爾撒納已為無家之人而窟匿之初乘厄魯特諸部台吉現俱入覲輒布流言希圖煽惑衆聽搶掠臺站乃西路各部台吉俱堅心內向有葉克明安宰桑扎木參等率所部數千人赴永常處叩請遷移附近軍營居住以為倚庇乃永常不審虛實疑為詭計張皇失措挾其宰桑盧軍中為質兼程邻走復恐或躡其後檄行策楞以兵接應并將前遣安接臺站之副都統阿敏道行文撤回退駐巴里

坤拒守。夫阿睦爾撒納負恩逃叛。衆部同仇。即伊兄弟妻子。亦皆憤恨離心況附和同叛之包沁部落。北路聞信往勦。酋首即已就擒。部衆殲滅。是阿睦爾撒納子身遁逃。無難計日擒戮。若當諸台吉叩轅請告之時。永常克振軍威。諸部得所依倚。厲兵迅往追捕叛跡。其勢甚易。何至爲浮言驚駭。無端退避。使新附寒心。士卒沮氣。貽悞一至於此。且伊前赴軍營時。籌辦諸務率多冒昧。即如軍行已有定站。而銷會文移。遽令刻日兼程前進。兵糧業經支給。猶喋喋以口食不繼爲詞。希冀遲留市恩。竟不顧衆心搖惑。此類難以枚舉。朕是以但飭其駐烏魯木齊。聯絡聲援。不使偕衆統兵進發。蓋早知其中無定見。全不察事理之輕重也。茲當伊犁久經平定。回部率屬歸誠。所辦者僅一潛踪伏莽之逸賊耳。而永常如則未知確實。疑係窮寇自相剿掠。奏請追逐。意向近於奮勉。迨一聞阿睦爾撒納在逃之信。忽爾畏葸乖張。甘心僨事。實出情理之外。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任將帥而厲戎行。永常著革職拏解來京治罪。定西將軍印務前有旨著策楞署授。今觀策楞竟不能自發一謀。自出一慮。惟聽永常妄行調遣。恐不能勝將軍之任。策楞著申諭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甘肅巡撫吳達善辦理進勦官兵馬駝口糧。

上諭軍機大臣曰。吳達善奏劉統勳准永常來札檄調甘肅綠營官兵援勦所辦甚屬錯謬。阿睦爾撒納係聞軍營大臣參奏畏罪潛逃。豈能遽犯巴里

坤。致為逸患。試思從前噶爾丹策零時。尚不能輕犯邊境。況阿睦爾撒納素為衆惡。又復負恩逃竄。人人恨其反覆。即伊兄弟妻子。亦盡離心。以一窮蹙亡命。何能飛度巴里坤哈密而須盡徵內地綠旗兵於數千里外為拒守計耶。凡現據北路官兵將弁和逆賊之包沁首惡就縛。黨羽殲除。軍威已振。西路兵力不為不敷。與其調兵。何若勤辦馬駝接永常來信。竟不詳加審度。惶遽若此。定西將軍已著扎拉豐阿補授。著速傳諭劉統勳。令其就軍營現有官兵。料理馬駝。即日前進。如回肅辦理。尚需時日。并傳諭吳達善令其就近速為籌備或調營馬。或另行購買。其價值不拘成例。一面報知該協督。即於甘肅一帶分槽豢養。聽候調遣。若

即阿睦爾撒納在此時不過一亡命逸賊耳。況素為衆惡。又復負恩逃竄。人人恨其反覆。即伊兄弟妻子。亦盡離心。以一窮蹙亡命。何能飛度巴里坤哈密而須盡徵內地綠旗兵於數千里外為拒守計耶。凡現據北路官兵將弁和逆賊之包沁首惡就縛。黨羽殲除。軍威已振。西路兵力不為不敷。與其調兵。何若勤辦馬駝接永常來信。竟不詳加審度。惶遽若此。定西將軍已著扎拉豐阿補授。著速傳諭劉統勳。令其就軍營衆心所恃。全在領兵大臣。今一將軍一總督一都統無端自相驚怖。舍木壘而回巴里坤。今又議令舍巴里坤而就哈密。軍心共何所恃。劉統勳著嚴行申飭。仍令速遵前旨即辦理。尚需時日。并傳諭吳達善令其就近速為籌備或調營馬。或另行購買。其價值不拘成例。一面報知該協督。即於甘肅一帶分槽豢養。聽候調遣。若

進發現已一誤再誤豈容更爲猶豫在劉統勳軍
務原非所諳但識見乖謬至此實出朕意料之外
此時臺站偶斷只應亟籌安接以通伊犁聲息所
發班第等報匣何至盡行繳回竟漠然置之度外
足何心耶著一併嚴行申飭報匣仍發回
申諭參贊大臣策楞整兵進勦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永常奏請派兵七八千名進勦
今僅有五千八百餘名先辦理馬駝口糧以利遄
行等語所奏益爲迷謬阿睦爾撒納之力斷不能
據有伊犁所依附爲惡者不過阿巴噶斯哈丹數
人耳今入覲諸合吉宰桑等俱云四衛喇特多係
阿睦爾撒納潛逃即心神擾亂一
爲防範永常聞阿睦爾撒納潛逃即心神擾亂一
似賊衆已全收準部非大兵不能恢復者是以將
伊拏問著傳諭策楞速整現有之兵相機前進俟
扎拉豐阿玉保到時與噶爾藏多爾濟等合吉宰
桑會商勦賊通信伊犁至臺站斷絕後發還班第
等奏匣永常理應收貯俟接續後仍行發往乃遽
爾繳回是置班第等於度外永常忍心若此實出
情理之外若永常策楞在伊犁他人或棄置如此
伊能甘心乎永常業經拏問著策楞即派委幹員
嚴加看守如或畏罪自戕惟策楞是問
申諭參贊大臣哈達哈等進兵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等奏訊問包沁總管阿克
珠勒供詞及現在派兵百名令出卡倫收我被截
之兵并擒生問信等語阿克珠勒所供哈薩克助
兵一萬與阿巴噶斯哈丹萬人會合搶掠伊犁現
在哈薩克情形何能出兵萬計而阿巴噶斯等戶

以僅及三千。阿睦爾撒納游牧。業經收獲。包沁復被殲滅。安得更有萬人。此皆伊等張大其詞以搖哉衆聽。哈達哈等全未度量事機。惟過計豫防。實爲怯懦。至成袞扎布。塔爾瑪善俱係堵截賊衆之兵。既未遇阿睦爾撒納。即應會兵同來。今伊等現駐何處。卡倫外被截者何兵。彼何人所截。奏內均未聲明。如果兵少被截。再增派二百人續進。今計前至察罕呼濟爾不過一月之程。愈速愈合機宜。阿蘭泰等即將現有兵丁馬匹。通盤計算。一面奏聞。一面俟阿玉錫丹津到時。奮勇前進。以期勦滅逆賊。此次進兵。以休養馬力爲要。可令每兵一名。帶馬四匹。多備三四月口糧。將汗哈屯烏梁海及收獲各游牧馬匹查明應用如馬力平常。即酌量購備。勿拘成例。仍將班第信息及現辦事宜速行

命員外郎唐喀祿護送濟隆胡土克圖前往巴林。俟明年移至伊犁居住。

命傳

諭準噶爾部衆。

上諭準噶爾部衆曰。阿睦爾撒納負恩逃叛。造言煽惑。爾厄魯特之衆。聞風驚擾。莫知適從。勢所必有。朕亦不加罪責。現在阿睦爾撒納雖潛踪未獲。朕已兩路發兵追捕。必被擒獲。兄聽伊謂遁逃之包沁總管阿克珠勒等已爲喀爾喀親王巴扎爾什第等擒勦無遺。賊黨愈孤。衆所共悉。朕前因爾等連年爭鬬。不獲安生。特發兩路大兵。救民水火。西路之兵。未嘗稍有侵擾。惟阿睦爾撒納爲北路誘導。恃威凌奪。懼罪潛逃。今伊妻孥游牧已全行

收獲。爾等惟各矢誠心。保護游牧。大兵一進。派兵協助若有擒獲阿睦爾撒納者。朕必加以重恩。特傳諭兩路游牧人衆知之。

甲午。

訓飭參贊大臣哈達哈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等奏親王成衮扎布護軍統領塔爾瑪善領兵擒獲包沁之薩爾坦。殺死三十人。逃出十餘人。所獲牲隻。請分給衆兵充餉等語。此次遇賊。雖有斬獲。亦因賊少。始能若是。且尚有逃者。若遇大隊賊衆。伊等退避亦未可定。即如軍行馬力疲乏。自當更換所獲馬匹追襲。何得任其逋逃。成衮扎布等選輭積習。朕所素知。伊等毋庸議敘。從前擒獲阿克珠勒之扎卜及殺賊之阿裕什邑尼彭楚克等。俱著賞銀五十兩。收獲牲隻什物。仍照所奏賞給。又據薩爾坦供詞有哈薩克錫喇與噶勒雜特塔本集衆人等。共搶掠伊犁之信。現在哈薩克錫喇已經入覲。伊弟塔斌又釋我被獲兵丁。與永常通信。豈復有搶掠伊犁之事。明係賊黨揚言。哈達哈等惟據供陳奏。似此不經之言。皆信以爲眞。而視班第等於膜外。伊等即不欲通信班第。亦當虛設一詞。畫一策。何竟置之不論。朕思之殊爲憤恨。且爲伊等恥之。再班珠爾等乃阿睦爾撒納同黨。其妻子屬人。俱當賞給功臣。但解送京師亦可。至扎拉豐阿玉保等。由阿濟必濟前往西路。如須帶兵數百名。哈達哈等即行派往。斷不得以北路用兵爲詞。

著一併傳諭伊等知之。

命賞給準噶爾台吉巴桑等銀兩有差。

上諭軍機大臣曰。此次入覲之台吉巴桑塞卜騰著
默齊各賞銀一千兩。閑散台吉郭齊爾等桑策伯
克博什烏魯木各賞銀二百兩。一等侍衛巴雅斯
呼朗阿雅勒虎宰桑托音瑪木特各賞銀一百五

十兩。宰桑齊默得庫賞銀一百二十兩。管旗章京
各賞銀一百兩。副管旗章京各賞銀八十兩。閑散
宰桑各賞銀四十兩。僕人各賞銀十兩。等扎薩克台吉。和碩特
克等僕人。亦各賞銀十兩。扎薩克台吉阿卜達什
前派出兵。曾賞給銀兩。今來朝覲。著再加恩賞銀
五百兩。

乙未

命封授準噶爾台吉宰桑等爵秩有差。

上諭軍機大臣曰。此次前來朝覲之準噶爾台吉宰
桑等阿克把集賽宰桑策伯克巴爾達穆特鄂拓
克宰桑博什輝特宰桑烏魯木俱著授為散秩大
臣。達什達瓦宰桑巴雅斯呼朗阿雅勒虎授為一
等侍衛。已經降旨。其葉克明安台吉巴桑和碩特
台吉塞卜騰著封為公。呼爾璘阿爾瑪台吉洪郭爾和碩

特台吉三濟特著授為一等扎薩克台吉。和碩特
台吉特默齊。巴爾濟達克巴著授為閑散扎薩克。
並將伊等授為扎薩克。及所屬編次旗分佐領之
處。該部察例具奏。庫圖齊納爾鄂拓克宰桑托音
管理伯得爾格鄂拓克回人之宰桑瑪木特俱著
授為三品總管。阿勒巴齊宰桑齊默得庫著授為
四品總管。策伯克博什烏魯木托音瑪木特齊默

得庫仍管各鄂拓克。巴雅斯呼朗著兼管襲領。協助布林管理達什達瓦所屬。各台吉宰桑等受朕深恩。其董率所屬各勤教養。永圖生聚。毋負朕加恩體卹之意。

命賞給西北兩路官兵軍裝銀兩。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命西北兩路官兵。擒勦阿睦爾撒納。從前業經賞給整裝銀兩。此次並無加給之例。減半賞給。

命授奇徵布爲二等侍衛。

上諭軍機大臣曰。奇徵布被圍於包沁人衆奮身殺賊。突圍而出。勇敢可嘉。著加恩授爲二等侍衛。并賞銀一百兩。

訓飭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參贊大臣策楞。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提督岳大雄奏劉統勳策楞撤調安西官兵援勦。復行撤回等語。劉統勳等從前之張惶失措。於此益見。阿睦爾撒納從北路竄逸。豈有飛越西路爲慮之理。該協督等聽信永常悸怯之辭。輒遠從內地調兵援勦。不思兵行全資馬力。今忽而徵發。忽而撤回。不惟驚惑視聽。使甘肅內地一帶。妄生疑議。即以馬力而論。亦何堪此往來紛擾耶。總之此事皆由永常性懦。但思退守哈密。以爲自衛之計。又不欲出諸己口。故爾張大其辭。而劉統勳等遂爲喋喋陳奏耳。策楞前獲罪戾。未經正法。今復棄瑕任用。伊應感激報効。何竟遇事毫無所見若此。劉統勳雖未嫻軍旅。然於軍機重務。亦宜審察確實。初不意其茫無定識至斯也。著傳諭劉統勳策楞令將永常如何用言聳動

伊等伊等如何遽然聽信之處。據實奏聞。不得稍
沙粉飾。
丙申。
命參贊大臣策楞領兵策應諾爾布林沁。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永常奏稱諾爾布林沁聚集兵
丁。擊敗阿巴噶斯之衆。挾其得木齊班咱解送前
來。扎那噶爾布夜來歸附。又布廊努特之得木齊
諾爾布亦率屬來歸等語。諾爾布林沁等如此効
力而永常尚不出兵接應。且以馬力疲乏爲辭。實
屬怯懦之至。著傳諭策楞。諾爾布林沁尚在幼年
即能如此奮勇。著加恩封爲郡王。策楞即於現在
兵丁內選派千餘名。疾速帶領前進。彙應諾爾布
林沁。仍傳旨獎諭諸王。令其整頓兵力。會合進行。協
助將軍班第等勦除逆亂。所擒之得木齊班咱。即
由臺站解送至京。仍慰諭扎那噶爾布。令其堅心
內附。以受朕恩。并偵探班第等信息速爲奏聞。
命革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職。拏解來京治罪。
上諭大學士曰。劉統勳奏西路實在情形一摺。乖謬
已極。現今伊犁平定之後。阿睦爾撒納背恩叛竄。
阿巴噶斯哈丹弟兄。不過一鄂拓克之宰桑。爲所
煽誘。搶奪臺站。葉克明安宰桑扎木參等。率衆求
救於附近軍營居住。而永常妄生疑懼。遂退回巴
里坤。今噶爾藏多爾濟之子諾爾布林沁尚帶兵
千餘。殺退阿巴噶斯兵衆。則西路全勢。並無絲毫
變動。若使永常仍駐木壘。率衆歸之。衆令爲前驅。
奮往直前。早通伊犁聲息。而追尋阿睦爾撒納逋
逃踪跡。西陲當已安帖無事矣。乃永常恇怯於前。
藏多爾濟朝夕即至。令其整頓兵力。會合進行。協

劉統勳附和於後。實出情理之外。軍督所恃。全在領兵大臣。今一將軍一總督無端自相恐怖。衆心其何所恃耶。劉統勳參內所云諾爾布林沁等來告之說。俱未可深信。夫諾爾布林沁為守護游牧。始則懇求內移。繼則率衆勦賊。現將阿巴噶斯之得木齊班咱擒送來營。情形若此。尚何不可信之有。又云內外之界不可不分。試思各部自歸誠以

來。悉已隸我版圖。伊犁皆我界。尚何內外之可分。今西路諸台吉宰桑皆知造人來告軍營。求以兵力助其聲勢。其自効之意。顯然可見。而永常劉統勳乃望風疑畏。甚欲全調陝甘滿漢標營馬匹。且以向年巴里坤孤懸塞外。馬駝被劫為詞。夫雅正年間。準噶爾以其全力鴟張鼠竊。視今日之一舉蕩平。諸部歸誠。相去天壤。三尺童子莫不知之。劉統勳作此種種乖謬之語。貽悞軍事。且班第等在伊犁係辦理軍務大臣。劉統勳並不與永常亟謀安接臺站。竟奏請退回哈密。而置班第等於不問。伊身為總督。現在巴里坤。一切軍營應辦事宜。何莫非其專責。即如軍營馬匹。現俱乏弱。縱撤回之馬。不無疲瘦。而所有一切馬匹。何以不豫飭豢養膘壯。劉統勳所可何事。糜費錢糧。不能適用。其罪

尤無可逭。昨據冶大雄奏到伊將安西官兵忽而調遣。忽而停止。馬匹豈不更加疲乏。永常已降旨革職。拏解來京。劉統勳如此乖張。貽悞軍旅重務。著以其係漢人。為之寬恕。而不治以應得之罪。則是朕岐視滿漢。且將復何以用人。何以集事耶。劉統勳著革職。拏解來京治罪。伊子劉墉亦著革職拏交刑部。永常子額爾登額著革職在軍營効力。

永常劉統勳在京諸子並著革交刑部所有各本
旗籍及任所貲財並著查出爲價補軍需馬匹之
用。
命直隸總督方觀承辦理陝甘總督事務。
上諭大學士曰。陝甘總督大學士黃廷桂尚未來京。
現在軍營有應辦糧馬事務。著方觀承馳驛前往
辦理。
命參贊大臣哈達哈等查辦扎木參等游牧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審訊扎木參係與阿睦爾撒
納同黨。已將伊治罪。著傳諭哈達哈等查伊妻子
及所屬宰桑等嚴行拘管。其從前賞賚物件俱追
入官。所有戶口牲隻什物著查出賞給齊木庫爾。
再前曾降旨令將班珠爾等之戶口牲隻賞給此
次効力之喀爾喀王公大臣等。令訊其宰桑禪宗。
並未同謀。已加恩將禪宗父子釋放。所有戶口牲
隻並著停其賞給。仍交與辦理伊等游牧之大臣
等暫行安插。禪宗並著賞銀一百兩。
命授頭等侍衛阿雅勒虎爲散秩大臣。

乾隆二十年。秋九月。丁酉。

諭定西將軍扎拉豐阿等查辦巴哈曼集。

上諭軍機大臣曰。永常奏布庫努特得木齊諾顏綽爾濟封號。等告稱帶領屬人來歸。途中遇巴哈曼集搶掠殺傷等語。巴哈曼集或係實在叛逆。搶掠臺站。或但不能約束其衆致多盜竊。俱未可定。著傳諭扎拉豐阿。玉保於到日查明。如僅止盜竊。仍行寬貸。選派伊兵丁。帶至軍前。効力贖罪。如實係從逆。即將巴哈曼集擒拏正法。安插其衆。西路有似此反覆無定者。俱酌量辦理具奏。

命封厄魯特貝勒齊木庫爾爲郡王。賞銀一千五百兩。貝勒普爾普銀一千兩。貝子德濟特銀八百兩。閑散台吉策伯克鄂爾哱特銀二百兩。隨行宰桑二人各銀四十兩。僕役二人各銀十兩。

命賞給喀爾喀喇嘛諾顏綽爾濟封號。

上諭軍機大臣曰。喀爾喀喇嘛諾顏綽爾濟在阿睦爾撒納游牧誦經。聞阿睦爾撒納之喇嘛楚魯木班珠爾。以理阻止阿逆部衆。不使逃竄。諾顏綽爾濟即給與楚魯木班珠爾衣服以示奬勵。并令其安撫衆人。深知大義。殊屬可嘉。著加恩賞給清蘇朱克圖諾們汗之號。其印信即入於辦理扎薩克印信內鑄給。

戊戌

諭定西將軍扎拉豐阿等曉示巴雅爾沙克都爾旻濟前往游牧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諾爾布林沙已擊敗阿巴噶斯是噶爾藏多爾濟游牧。自無可慮。惟巴雅爾沙

克都爾曼濟雖各遣伊宰桑前往游牧、此際尚未得信、阿睦爾撒納人甚險詐、恐煽誘伊等游牧亦未可定、若伊等一抵軍營、即赴游牧、恐有不測、著富德明白曉示巴雅爾沙克都爾曼濟所遣宰桑、若已向游牧察看情形迎來告知、即令各歸游牧集兵、會勦賊衆、若尚未迎來、伊等不必急赴、致隕賊計、或再遣人偵探、或與噶爾藏多爾濟之兵同行、方爲妥協、如此曉示、看伊等意見語言若何、即行具奏、扎拉豐阿玉保亦傳諭噶爾藏多爾濟、現在或由哈卜塔克拜塔克前往額林哈畢爾噶、或由阿濟必濟前往巴里坤、並如何與巴雅爾等會合之處、一併奏聞、

申諭參贊大臣哈達哈等進兵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蘭泰等奏臺站章京哈林、送到貝勒剛多爾濟屬人鄂勒錐、諾斯海及被搶臺站脫出官兵所告賊衆情形、看來阿睦爾撒納惟就兵力稍弱之臺站肆行搶掠、未敢犯我聲援及屯田兵丁、伊之伎倆、於此可見、鄂勒錐所聞派兵搶掠將軍及伊蘇特鏗格爾有二千餘戶之語、乃阿睦爾撒納有意聲揚、皆非實事、伊潛逃踪跡、必難遠去、但速進兵、即可擒獲、哈達哈等仍遵節次諭

古俟丹津到時、即與青濮雜卜、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帶兵前進、達爾黨阿等隨後繼進、以爲聲援、務期擒勦賊衆、通信伊犂、鄂勒錐等出使哈薩克、歸途遇阿睦爾撒納、被其拘禁、仍能脫出深屬可嘉、著交與哈達哈等量行賞賜、其被搶臺站官兵、以寡敵衆、仍能脫出亦著加恩賞賚、

命賞給齊木庫爾等戶口、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所屬戶口內著撥出一百戶。賞給齊木庫爾。其納噶查所屬戶口。著分賞普爾普德濟特二人。前因克什克患病。未來入覲。今哈達哈等留心察看。今伊兄普爾普已受朕恩。克什克尚無可疑之處。著傳諭哈達哈等毋庸防範。再同班珠爾前來之喇嘛楚魯木班珠爾。及阿睦爾撒納宰桑巴雅爾。俱經阻止游牧人等逃竄。且與班珠爾之禪宗奇爾金。阿睦爾撒納之額默根。扎木桑之敦多克巴桑阿布慎。俱已供出實情。加恩釋放。並著哈達哈等將伊等妻子查出。遇便送至京師。

命將阿睦爾撒納等游牧人衆。分賞喀爾喀。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前諭將阿睦爾撒納班珠爾納噶查等屬人。移於通肯呼裕爾。今思沿途解送需派兵丁。現在喀爾喀部落。較從前頗知奮勉效力。著將阿睦爾撒納等游牧。停其遷移。除賞給齊木庫爾等人衆外。所有戶口。俱分賞喀爾喀等爲僕。即著兆惠策布登扎布查明人數。均勻賞給。仍令嚴加約束。稍有滋事。即行治罪。毋得令其脫逃。

庚子。

命參贊大臣哈達哈等籌辦軍營馬匹。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等奏收取阿睦爾撒納游牧後。未即發兵接濟額林沁多爾濟。因兵少路遙。馬匹疲乏等語。所奏甚屬含糊。伊等前爲收取阿睦爾撒納游牧奏留馬三千匹。又將解送張家口馬一萬匹。亦經奏留。今所奏疲乏之馬匹。或指軍營附近者尚可。若調來之馬。皆久係牧放餧養。何以至於疲乏。著伊等明白回奏。仍查明現足敷用馬

匹。即遵朕旨。帶領哨探兵丁前進。若馬匹膘分實有不足。即發銀兩緞疋。向新收之烏梁海等購買應用亦可。或路遠難應急需。仍酌量動用。速為奏聞。

諭參贊大臣哈達哈等停止辦理納噶查一游牧。

上諭軍機大臣曰。詢問納噶查。將阿睦爾撒納一切悖逆妄行之處。據實供吐。朕已施恩免罪。仍留公

爵。著傳諭哈達哈等將納噶查及伊弟巴勒濟達克巴戶口。俱停其辦理。昨降旨將納噶查屬人賞給德濟特普爾普等。今既給還。著於班珠爾屬人內量為分賞。亦傳諭兆惠策布登扎布等知之。

諭參贊大臣哈達哈等辦理布珠庫游牧。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等奏都王青滾雜卜報稱汗哈屯烏梁海宰桑布珠庫業已擒獲正法。所有屬人。或賞給察達克赤倫或給回莽噶拉克之處。請旨定奪等語。青滾雜卜此次辦理烏梁海等購買可嘉。近降旨令其帶兵同哈達哈前往哨探。擒勦阿睦爾撒納。通信伊犁。若能舊勉効力。必格外加以恩賞。至莽噶拉克告稱從前伊父身故。噶爾丹策凌將伊屬下二得木齊撒出。給與布珠庫管理。今布珠庫所屬。若止莽噶拉克之衆。即可給還。若此外尚有屬人。自應遵旨賞給察達克赤倫管理。

可傳諭哈達哈等詢問青滾雜卜。令其分晰聲明具奏。

諭領隊大臣富德傳信和碩特游牧人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訊據班珠爾供。伊欲寫信付和碩特游牧人等。將阿睦爾撒納擒獻等語。三濟特鄂齊爾等令其曉示和碩特游牧人等。三濟特鄂齊爾業已擒獲正法。所有

已起程。班珠爾之信。交伊宰桑禪宗齎往。著傳諭富德俟禪宗到時。將班珠爾之信。交三濟特鄂齊爾轉送和碩特人等。幷將三濟特等言語情形奏聞。禪宗已加恩授爲散秩大臣。著帶往軍前。聽候調遣。

命獎賞宰桑厄爾錐音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前諭將永常所奏臺站情形一摺。錄寄玉保濟福等。令傳諭帶往宰桑厄爾錐音哈薩克錫喇恩克博羅特吞圖布等閱看。今據奏稱伊等俱各繕書信。安撫游牧。並將書稿進呈。厄爾錐音等誠心籌畫。殊屬可嘉。昨又將諾爾布林沁擊敗阿巴噶斯等一節。錄寄扎拉豐阿傳示伊等。量必更加踴躍。今特加恩賞給御佩荷包及鼻煙壺各一件。著扎拉豐阿等傳諭伊等祇受。仍各賞銀二百兩以示獎勵。

冬十月辛丑朔。

命副都統莽阿納哈寧阿爲西路領隊大臣。

命拏解策楞來京。革副都統三格職。效力贖罪。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奏稱。官兵器械。須預備整齊。隨同將軍進發等語。策楞身膺重譴。朕加恩賞給都統職銜。命往西路。理宜奮勉効力。今伊覩望遲延。毫無振作。怯懦已極。著扎拉豐阿一至軍營。即傳旨將策楞拏解來京。仍派員看守。不得令其自盡至三格雖非參贊。亦係領隊大臣。一意推諉。亦有應得之罪。著革去副都統。留軍營効力贖罪。

又

諭曰。永常策楞奏薩喇爾爾遣探信之護軍莽哈前來。中途被掠脫出。尋至軍營。將情形告知等語。莽哈

以隻身陷賊。猶能脫出。且所稱遇見賊衆。俱四五十人一起。並無大隊。此又何足爲懼。策楞從前或爲永常所惑。不敢進攻。今諾爾布林沁已擊敗阿巴噶斯。擒其得木齊班咱。則朕前諭一到。策楞即當帶兵尾追賊衆。即隻身前往。督率諾爾布林沁進攻。有何不可。伊身獲重罪。朕格外加恩。賞給都統職銜。令在參贊大臣上行走。應如何舊勉。乃一味推諉。深負朕恩。已降旨擊解來京治罪。護軍莽哈被掠脫出。奮勇可嘉。著加恩授爲藍翎侍衛。賞銀一百兩。揀派兵丁。令其帶領探取伊犂信息。即速奏聞。

壬寅。

命參贊大臣哈達哈等擊解青滾雜卜來京。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阿蘭泰等奏郡王青滾雜卜請派兵五萬名。於明年進勦等語。從前因青滾雜卜諸事迎合阿睦爾撒納。曾經降旨擊問。第因其情尚可恕。且當用人之際。是以復諭停止。以觀後效。今詢問阿睦爾撒納屬人供稱青滾雜卜將班第薩喇爾參奏之處。通信阿睦爾撒納。伊既從中煽惑。則聞其叛去。心必惶懼。現在所請派兵進勦之說。亦非誠心効力。不過藉此姑延時日。若留伊辦事。非惟不得其力。轉須留心防範。於事無益。著哈達哈等仍遵前旨。將青滾雜卜擊解來京。其貝勒令伊子承襲。所領和托輝特兵丁。哈達哈等即酌派大員管轄。

臣等謹案青滾雜卜。既與阿逆潛通。復敢請派多兵。托言自効。遲迴觀望。其心叵測。早蒙聖明洞燭其奸。是以

申諭軍營大臣。仍遵
前旨擊解。因傳
諭到時。青滾雜卜先已派兵前進。復
命哈達哈親至軍營。詳察情形。斟酌辦理。我
皇上幬覆如天。於萬無可原之中。矜全再四。冀其滌
滌自新。乃竟冥心怙終。狡焉逋竄。甘心附賊。
自速典刑。於是益信反覆背
恩者。固爲天理所不容。而
聖主懲惡勸妍。斷自
宸衷者已歷歷先事灼見如此。
諭定西將軍扎拉豐阿等。派兵進勦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等奏稱九月十一日。選派
索倫喀爾喀兵丁。令虛衙藍翎蒙固勒岱帶領。自
庫卜克爾起程。探取班第等信息等語。哈達哈等
較西路尚知奮勉所奏從四十八臺脫出之喀爾
喀達尼。魯特巴顏等告稱隨從阿睦爾撒納入
衆。念其妻子羣相怨恨。看此情形。惟速帶兵進勦。
即可擒獲達尼巴顏等。被掠脫出。著酌量賞賚。至

根敦扎卜。負恩背叛。情罪可惡。將伊妻子近屬。拏解來京。其僕人分賞索倫喀爾喀等。前命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在哨探隊行走。今哈達哈奏稱。遣往齊木庫爾游牧。此際應已接奉諭旨。即遵照前旨。速赴軍營。

命護理陝甘總督印務吳達善撥解軍需銀兩。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令厄魯特台吉噶爾藏多爾濟等。帶領所部四五千人。會同進勦。應需賞賚銀兩。綴疋。著傳諭吳達善令其酌量。或即於存貯哈密軍需銀十五萬兩內。撥解五六萬兩至巴里坤交

軍營大臣收貯。行文扎拉豐阿聽其賞給。其應貯備軍需銀兩。再於內地撥解前往。

諭署安西提督冶大雄派送官兵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據冶大雄奏。准劉統勳策楞等札調安西標兵二千名。又續調各營兵二千名。隨降旨將續調官兵停其派往。其安西官兵。業已進發。不必停止。嗣經冶大雄覆奏。續據劉統勳等密札。停止調遣。因將先進官兵。調取回營等語。今復據永常等奏。請派安西官兵一千名。前赴軍營。看來伊等忽調忽停。茫無定見。徒使官兵往返。馬力疲乏。現在巴里坤有兵五千餘名。足敷調遣。著傳諭冶大雄此時永常等所調官兵。若已前往。即赴巴里坤軍營駐劄。如尚未起程。即無庸派往。

命喀爾喀貝子策卜登領兵前往伊犁。

上諭軍機大臣曰。永常奏接到噶爾藏多爾濟等送交游牧書信。已飭令策卜登交與諾爾布林沁。其沙克都爾曼濟等七處書信。因各游牧俱在淖爾納林齊爾等處。俟噶爾藏多爾濟到時再爲

送交等語。辦理殊屬糊塗。此等書信。特爲安慰伊等游牧。自應隨到即行交送。始於事有益。何得遲留貽悞。又伊等通信班第。亦交策卜登令轉交諾爾布林沁。扎那噶爾布送往。豈不能一同前去。即此可見伊等怯懦性成。毫無定見。著策卜登等至諾爾布林沁處。派厄魯特兵一百名。同赴伊犁。布圖庫若在伊游牧。亦著同往。并將沙克都爾曼濟書信。亦交策卜登設法傳送。如諾爾布林沁處有便道可以送交。即令派人分送。其拏獲之阿巴噶斯屬下得木齊班咱。著即妥協防範。解送來京。

甲辰。

命授闵人伯克阿底斯等官職。

上諭軍機大臣曰。管理伯得爾格鄂拓克闵人伯克卜向卜都喇伊木俱著授爲二等侍衞。各賞銀一百二十兩。吐魯番闵人伊必里野木著授爲三等侍衞。賞銀一百兩。仍按伊等品級。每人各賞衣一襲。

丙午。

申諭參贊大臣哈達哈等查察青滾雜卜情形。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等奏令郡王青滾雜卜同扎爾杭阿等帶兵。追捕阿睦爾撒納等語。朕因和托輝特兵尚可用。曾將青滾雜卜暫停拏問。近聞其暗結阿睦爾撒納。而所請明年派兵進勦之語。顯係遲廻觀望。是以仍令拏解來京。但哈達哈等業已派令帶兵前進。又復調回。必生疑懼。著傳諭哈達哈若接到拏問諭旨。尚未舉行。即速赴伊營。留心察看。倘誠心奮勉。仍免其拏問。將前旨及奏

摺密封進呈。若情形叵測。哈達哈先酌定地以管
轄和托輝特兵衆之人。即將青滾雜卜拏解來京。
此際最宜斟酌妥協。詳愼辦理。從前班第等奏奏
阿睦爾撒納。伊尚聞知暗中通信。令伊自知罪愆。
必多顧慮。尤宜加意愼密。
申諭參贊大臣哈達哈等進勦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等奏令郡王青滾雜卜等
帶兵前進。伊等亦陸續進發。又據從臺站脫出人

等告稱於鄂格爾西喇托輝等處。曾遇阿睦爾撒
納等語。看來阿睦爾撒納情形甚爲窘迫。若督兵
速進。自當擒獲。朕已將分隊帶兵之處降旨伊等
自當遵照辦理。阿睦爾撒納搶掠臺站時。塔本集
賽人等亦至額爾齊斯等處搶掠。今大兵前往。務
將從賊黨羽。悉力搜捕。如塔本集賽等游牧更宜
勦絕以壯軍威。若能直至伊犂地方。通信班第等。
併力夾攻。固爲甚善。或須俟西路兵力。即據形勢
之地以待聲援。相機進勦。哈達哈等固不可稍存
畏葸。亦當計出萬全。妥協辦理。至從臺站脫出之
喀爾喀及訥默庫色圖博羅特等屬人。勞悴可憫。
哈達哈等即酌量賞賚以示鼓勵。
申諭定西將軍扎拉豐阿等速赴軍營進勦。
上諭軍機大臣曰。今日永常彙摺奏到。尚未進兵。前
有旨令阿敏道帶領精兵。採取班第等信息。亦未
遑行。畏懦已極。著傳諭扎拉豐阿玉保即速馳至
軍營。一應事宜。俱遵節次諭旨辦理。其務體委任
之意。加意奮勉。以奏膚功。
命授準噶爾諸部盟長。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因都爾伯特部落人衆。已分爲

兩翼。各授盟長。看來盟長二員。尚屬不敷。著將策凌策凌烏巴什訥默庫俱授為盟長。並著塞卜騰為策凌之副。策凌孟克為策凌烏巴什之副。喀藏多爾濟為訥默庫之副。輝特部落人既無多。即著齊木庫爾為盟長。和碩特部落著沙克都爾曼濟為盟長。俱不必副。

丁未。

命封親王訥默庫之子喇嘛扎卜為貝勒。加賞訥默庫銀一千兩。宰桑巴圖濟爾噶爾烏察喇勒察罕飛濟等銀各二百兩。

定議籌辦西路軍營馬駝糧餉事宜。

先是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疏奏籌辦馬駝運送口糧撥貯兵餉各事宜。得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據劉統勳奏稱臣前奏請調各處未用餘馬二萬匹。合之現調哈密馬五千餘匹。及軍營所存尚可備用之馬。其數約敷七千官兵之用。但其中恐有疲乏之馬匹。請將陝甘現存馬匹。察其可用者。一例調取。至駝隻一項。按冊尚存四千餘隻。其中亦多不堪應用之駝。現已行文撫臣購覓。就附近營分。派兵帶赴哈密。聽候調用等語。查此次用兵安接臺站。追捕逸賊。惟務迅速前行。陸續進發。哈密有馬五千四百匹。既已先後送到軍營。兩次運送巴里坤糧石。計駝一千三百隻。俱足備一二千兵之用。

諭旨。自當即日帶領前進。其續進之兵。需用馬駝。既據稱陝甘兩省原調未用餘馬。尚屬應壯。即令策楞等履奉

諭旨。自當即日帶領前進。其續進之兵。需用馬駝。既據稱陝甘兩省原調未用餘馬。尚屬應壯。即令護督吳達善剋期催赴軍營。昨據吳達善奏稱

已將肅鎮馬匹就近赴調。先解軍營。其餘分別
應分。陸續起解。其陝省路途稍遠。各營馬匹。應
擇其應壯者數千。剋期前赴。俾應交該護督分
斯查核辦理。又軍營有駝一千三百隻。續調安
西駝一千隻。應令該護督於各處駝隻調撥購
買。計足敷用。即行停止。又所奏運糧事宜。請召
募殷實商人分別程途險易。給與雇值。聽其陸
續轉運。應一併交與該護督辦理。並派委賢能
大員查催。務期無悞。其所請於蘭州司庫酌撥
銀二十萬兩。分貯甘肅安西道庫。以備軍需。亦
應如所議行。奏入。
上從之。
庚戌。
諭準噶爾部衆。
上諭準噶爾部衆曰。準噶爾鄂拓克人等攻戰頻年。
互相殘害。朕興師平定。擒厥渠魁。爾台吉宰桑等
望風納款。朕優加封賞。并籌爾部衆生計。俾各安
居樂業。今逆賊阿睦爾撒納負恩逃叛。妄思并吞
爾衆。肆行驚擾。念爾各部豈有不願爲天朝臣僕。
反附和亂逆。甘受驅使之理。特被其脅從。無由自
拔耳。數年來令爾準部不得安生。皆達兎齊阿睦
爾撒納所致。達兎齊已屬昏愚。阿睦爾撒納尤爲
暴虐。爾衆素所稔知。朕今命將興師。聲罪致討。咨
爾有衆。能擒獲阿睦爾撒納者。必加恩封賞。以示
奬勵。此時甘心黨惡者。不過阿巴噶斯哈丹克什
木敦多克曼集數人。其餘或爲宰桑等挾制。非其
本心。有能擒獲從逆之宰桑得木齊等。宰桑即行

優敘。得木齊即授爲宰桑。其餘屬人。有著勞績者。以次授職。爾等當以受朕深恩。永安生業爲念。毋爲浮言煽惑。倘執迷不悟。大兵所至。必加勦絕。慎之。

辛亥。

命副都統富德爲參贊大臣。兼理西路軍站。

命定邊左副將軍達爾黨阿等解青滾雜卜。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等奏詢問厄魯特巴雅爾供稱青滾雜卜帶在烏梁海之諾爾布丹津。係巴特瑪車凌之弟。於七月內曾往見阿睦爾撒納。其巴特瑪車凌所屬六十戶。現在青滾雜卜軍營等語。看來青滾雜卜必有通信於阿睦爾撒納之事。是以令諾爾布丹津前往。且查出巴特瑪車凌戶口。亦未呈報。前曾兩次降旨孥伊來京。繼又中止。倘伊知覺。懷疑生懼。愈滋事端。著傳諭達爾黨阿將青滾雜卜喚回孥解。或令哈達哈即於軍前孥解來京。其選派大員管理和托輝特兵衆。及令伊子承襲貝勒之處。俱遵前旨行。

參贊大臣哈達哈等疏奏解送台吉吹喇錫等來京。

哈達哈等奏言。據禾貴文稱。九月十八日管理

聲援兵副都統扎爾杭阿。遣員送到厄魯特台吉吹喇錫等。查吹喇錫烏勒木濟係阿睦爾撒納同族扎奇魯克齊他沙係貝勒扎木參之人。因阿睦爾撒納心懷叛逆。曾告知喀爾喀王公等。今帶領親屬二十餘人。戶口一百餘人。并在布拉罕察罕托輝等處。遇見貝子德濟特扎奇魯克齊扎卜等三十餘戶。又從哈薩克逃出之

厄魯特塞倫巴圖爾婦女畢齊罕扣等一併前來。吹喇錫郎即係根敦扎卜之父。更有關係。隨派虛銜藍翎瑪虎解送來京。其家屬戶口暫行看守。又據吹喇錫等告稱伊戶內有阿睦爾撒納屬人托博克哈爾布錫和通等三人。恐其逃遁。臣等現在嚴加看守。其同來之德濟特屬人。俱交各游牧安插。奏入。報聞。

壬子。

命授巴哈曼集爲二等侍衞。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據永常策楞奏。往傳巴哈曼集。稱病不行。未知虛實。今策楞奏九月二十九日帶兵至廈濟地方。巴哈曼集患病屬實。昇之來見。并稱欲令伊子沙喇巴圖魯隨營効力。誠懇可嘉。著加恩授巴哈曼集爲二等侍衞。賞銀一百兩。再臺站兵丁傳送事件。甚屬勤勞。而新附之厄魯特等。尤宜撫卹。著將派撥臺站之察哈爾喀爾喀等酌量賞給。其厄魯特人等從伊戶內有阿睦爾撒納屬人托博克哈爾布錫和通等三人。恐其逃遁。嚴加看守。其同來之德濟特屬人。俱交各游牧安插。奏入。報

命寬免劉統勳策楞罪。以司員在軍營効力。

上諭大學士曰。劉統勳因永常自穆壘退回巴里坤。輕信浮言。張皇附和。奏請退守哈密。拒絕歸附之諾爾布林沁種種乖謬。不可枚舉。是以降旨革職拏解來京治罪。夫律以逗撓軍機。搖惑輿情。即置之於法。實無可逭。但朕念劉統勳所司者在糧餉馬駝。其軍行進止。原係將軍之事。設令模稜之人。

藏默自全。轉可不致獲罪。是其言雖刺謬。其心尚可原也。永常尚不識死綏之義。何怪於懦弱書生劉統勳在漢大臣中平日尚奮往任事。脫於萬

無可寬之中。求其一綫可生。予以自新之路。劉統勳著從寬免其治罪。發往軍營效班第等。令其在司員內辦理軍需。効力贖罪。倘伊以爲士可殺而不可辱。欲來京甘受典刑。亦惟其所自處。伊子俱著釋放。劉墉著加恩令在編修上行走自効。至策楞去歲即以恇怯獲罪。今復用爲都統。於永常退回時。即當一面奏聞。一面帶兵進勦。乃一味曲從。依違觀望。故亦降旨革職拏問。在伊實有應得之罪。但此番坐失機宜。永常實爲罪首。策楞乃係因伊獲譴。亦著從寬免其治罪。交與扎拉豐阿。令其在司員內辦理糧餉。効力贖罪。

癸丑。

命封賞喀爾喀扎薩克林丕勒多爾濟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喀爾喀扎薩克林丕勒多爾濟等

游牧。

定西將軍扎拉豐阿疏奏前赴軍營日期。

扎拉豐阿奏言。十月初三日欽奉

諭旨。令臣與玉保速至軍營。帶兵前進。會合噶爾藏多爾濟等。舊勦賊。臣於烏里雅蘇台揀選馬駝。於十月初五日輕騎起程。追及玉保。前往巴里坤。約需二十餘日可抵軍營。奏入。報

聞。

定邊左副將軍達爾黨阿等疏奏前赴軍營日期。

達爾黨阿等奏言臣等欽奉

諭旨至烏里雅蘇台辦理行裝。即速前赴軍營。今定西將軍扎拉豐阿於十月初五日前往西路臣等於是日即馳往北路軍營。俟見哈達哈等公同商酌進兵事宜。奏入報聞。

丙辰。

申諭定邊左副將軍達爾黨阿等進勦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等奏先帶索倫喀爾喀兵三千二三百名。先行哨探。達爾黨阿等即續進以作聲援。方爲愼重。其兵丁口糧。即於包沁牛羊內取用。脫前曾降旨令北路之兵。酌量在額爾齊斯。或附近卡倫駐劄。想伊等亦經奉到。若勢可疾驅。即行前進。但派令成衮扎布塔爾瑪善帶兵進發。伊等選輭無能。不如巴扎爾什第桑寨多爾濟尚能効力著即派令帶兵。留成衮扎布等辦事。喀喇巴圖魯阿玉錫丹津俱熟諳厄魯特事宜。即會同商酌相機辦理。

命授汗哈屯烏梁海等桑郭勒卓輝等爲總管。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等奏據脫出之巴拜等供稱阿睦爾撒納遣尼瑪前往烏梁海宰桑郭勒卓輝處通信會合等語。汗哈屯烏梁海等係兵力收

服。非察達克車根赤倫等與賊有讐久經歸順者可比。我兵既進。伊等或殺襲其後。甚有關係。達爾黨阿哈達哈等。宜加意防範。再察達克等去歲投誠。俱加恩授職。此次收服宰桑郭勒卓輝瑪濟岱等。著加恩授為三品總管。賞給翎頂。其餘宰桑有應酌量授為三四品總管者。未經查奏。著達爾黨阿等查明酌量授職。一面奏聞。一面辦理。再伊等馬匹牲隻若以銀兩緞疋與之交易。既可分伊等之力。亦藉以助給軍需。即傳諭察達克等。若能勉力承辦。必加恩賞。

命派兵赴達卜遜圖喇堵截賊衆。

上諭軍機大臣曰。富德奏稱額爾齊斯之北。有達卜遜圖喇地方。係準噶爾哈薩克戰羅斯交界其地。產鹽與圖斯圖斯之北有鹽池。即其地也。

距塔爾巴噶台千里。阿睦爾撒納勢力窮蹙。或由此路逃往俄羅斯。亦未可定。著傳諭達爾黨阿哈達哈等。帶兵進發後。或令察達克赤倫等帶伊舊烏梁海兵數百名。赴其地巡查堵截。或於索倫兵內分數百人前往亦可。伊等願往。所派兵丁。俱照軍營一體賞賚。

定議派兵防守巴里坤事宜。

先是。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疏奏派兵防守巴里坤一摺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據劉統勳奏前奉

諭旨派綠旗兵二三千名。令提督岳鍾琪帶領防守巴里坤以為聲援。擬派甘州兵一千名。肅州兵一千名。前往駐防等語。查從前九月內奉

旨派兵。其時永常尚駐扎烏魯木齊。兵俱隨征。是以另派綠

旗兵丁防守嗣於十月內已傳
諭治大雄。令其將現調安西兵二千名。無庸前往。惟
令該護督吳達善趲辦馬駝。以應現在兵丁進
勦之用。但巴里坤防兵僅三百名。稍覺單弱。請
將原派安西兵內酌撥一千名。前往駐防奏入。
上從之。

參贊大臣哈達哈等奏報。九月二十日遵

旨將擒獲包沁總管阿克珠勒於軍營正法。

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之二十一

乾隆二十年冬十月丁巳。

以解送達瓦齊至京。遣官告祭
太廟
社稷。行獻俘禮。

戊午。

上御午門樓。行受俘禮。奉

旨達瓦齊及伊子羅卜扎等。俱著交理藩院侯旨。

申諭定邊左副將軍達爾黨阿等進勦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等奏現在帶兵前進。約於
一月內可到察罕呼濟爾等語。阿睦爾撒納雖孑
身逃竄。傳聞在博羅塔拉地方。會合彼處賊衆。約
有三四千人。若哈達哈等兵少輕進。亦有可虞。伊
等固不可怯退縮。亦不宜冒昧嘗試。著傳諭達

爾黨阿哈達哈等。遵旨先遣精壯兵丁前行哨探。
相機進止。與西路會合共得兵四五千名。即奮勇
追勦。務期弋獲。又所奏遣往哈薩克之索倫跟役
布顏圖。傳哈薩克有出兵之信。從前伊部落遣使
前至軍營甚屬恭順。茲復何由起釁。或被阿睦爾
撒納煽惑。或布顏圖乘伊主逃匿。妄為捏飾。俟送
到時嚴行審訊。既有此語。達爾黨阿等應行知遣
往哈薩克之侍衛德善。令伊等暫時留待。俟審訊
明確。再行遣往。
命兆惠阿思哈分管北路臺站。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等奏帶兵前進。隨路安設
臺站。於撒回臺站兵丁及察哈爾兵內。共挑選五
百名。辦給馬駝。每臺安設十人。現在兆惠富德俱
經出差。請另派大臣總管臺站等語。軍行臺站關
係要每臺十人。尚覺單弱。著於察哈爾兵丁內
添派數百名。每臺約以十五人為率。昨經降旨令
兆惠總理北路臺站。今添派阿思哈。所有隨營安
設臺站事務。著阿思哈辦理。其自烏里雅蘇台至
張家口臺站。著兆惠辦理。

己未。

諭定邊左副將軍達爾黨阿等派遣偵探兵丁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因阿睦爾撒納屬人根丕勒協
助坐臺台吉班第等。鎗斃厄魯特甚屬奮勉。又遣
探賊信回報。曾經降旨將根丕勒不必分賞喀爾
喀。送至察哈爾安插。今思根丕勒誠心効力。且正
在需人之際。著加恩授為藍翎侍衛。賞銀五十兩。
令其隨營効力。或於哨探隊內差遣。將伊妻子送
往扎哈沁游牧暫行安插。至哨探兵丁。捉生取信。

必使賊人全無知覺爲要若擒獲時有一二人逃
脫則賊早已防備反爲無益有損著傳諭達爾黨
阿等嚴飭遣往各員務期全獲不得任其脫逃仍
於索倫喀爾喀厄魯特內選派精壯兵丁前往
庚申
諭定邊左副將軍達爾黨阿等酌議會同西路進勦
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等奏瑪木特之收楞額訥
默庫自伊犁脫出告稱班第薩喇爾等從哈什帶
兵前來瑪木特亦由闊勒奇嶺前來隨派議路之
人從哈卜塔克拜塔克在會瑪木特并行文西路
等語哈達哈等所辦甚是訥默庫等既議路徑即
在前隊作嚮導行走但尚得阿睢爾撒納現將噶
勒雜特人等遷往伊犁則北路進兵必無踪跡且
班第等既出西路自當由額林哈畢爾噶進兵噶
爾藏多爾濟等游牧俱在此一帶亦可以接濟兵
力朕意哈達哈等即將現有兵丁與噶爾藏多爾
濟等由哈卜塔克拜塔克前往會同西路以壯軍
威方爲有益著傳諭達爾黨阿哈達哈等如噶爾
藏多爾濟尚未前往西路伊等會同商議可否由
阿濟必濟前往如屬不便毋庸拘泥若已經起程

即詢問議路之人一面帶兵前行一面送信與噶
爾藏多爾濟於中途會合進勦其北路雖不需多
兵可否約留千人交與阿蘭泰舒赫德於卡倫附
近駐守伊等其悉心商議即行奏聞
命等運烏里雅蘇合軍營米石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等奏現在烏里雅蘇合存
貯米石及今歲可以運到米石共十二萬有餘足

支官兵五六年之用等語。此奏惟計算并給發官兵數目。其接濟厄魯特等口糧。並未籌及。著交達爾黨阿。哈達哈等。於現在米石內除應給官兵數目外。計一年之內。應支給厄魯特等口糧。需用若干。即以今年成數為準。通盤籌畫。再行具奏。並傳諭山西巡撫恒文等。於今年採買米石數目。減半豫備。俟明年陸續運至軍營。此項雖非急需。亦不得遲於遲滯。

辛酉。

命授策楞為參贊大臣。會同北路進勦。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奏稱據達什達兆屬人索諾木。從伊犁脫出。告知將軍班第等陷賊之信。現在達什達兆之婁率其游牧前來等語。此信屬實。必須會合兵力。大為辦理。昨降旨令達爾黨阿等。同

噶爾藏多爾濟。帶兵前往西路。會同進勦。伊等諒已前進。今聞阿巴噶斯。哈丹等兵敗後。潛匿山中。策楞即帶兵與諾爾布林沁相見。若其力可用。即會兵速進。如少覺單弱。則據守要害之地。俟達爾黨阿等到日。整頓兵力。嚴行勦捕。已諭總督方觀承等。趙辦馬駝。解赴軍營應用。將來自必陸續得信。策楞惟相機乘勢。勿少退縮。亦勿致冒昧前進。妻及軍營侍衛滿楚等。尚未抵營。或係逆賊造言惑聽。亦未可定。策楞尤宜加意偵探。達什達兆家口若至軍營。即令在巴里坤居住。令和起照管。其派出達什達兆兵丁。隨營進勦。存留寧夏。莊浪兵丁駐防各事宜。俱照所奏行。派出兵丁。照現在進兵例賞給整裝銀兩外。仍每名賞銀三兩。并派散

秩大臣阿雅勒虎。揀選可用等桑數員在軍効力行走。至索諾木所稱八月內敦多克曼集巴朗圖布忒會同喇嘛同人等作亂。班第鄂容安被陷。而薩喇爾帶兵百人。爲烏魯特宰桑納親哈什哈之子錫克錫爾格所困。又伊犂之喇嘛等。傳書達什達羌游牧。囲其遷移各情節。俱屬可惡。策楞等進勦時。務將此項賊人。臨陣斬獲。或擒拏解京治罪。勿使漏網。看來助惡者亦不過數人。未必全行煽亂。著派侍衞滿楚。及陸續投來人內。令其前赴伊犂。曉諭衆厄魯特。寬其脅從。勸以反正。有能擒賊自効者。必格外加恩。倘阿睦爾撒納已在伊犂。即不必宣示。惟整兵進勦。速行擒捕。以昭國法。現在既有此信。則從前發回班第等奏摺及節次諭旨。不必久候。著扎拉豐阿。策楞即行閱看。相其緩

急。次第辦理。策楞此次辦事頗知奮勉。著加恩授爲參贊大臣。給與副都統職銜。扎拉豐阿未到時。仍著理將軍事務。並著傳諭扎拉豐阿知之。

申諭定邊左副將軍達爾黨阿等會同西路進勦。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奏。從伊犂脫出之達什達瓦屬人索諾木來告。將軍班第等陷賊之信。著將原奏及朕諭旨。錄寄達爾黨阿哈達哈等閱看。從前北路進兵。因未得伊犂信息。且傳聞阿睦爾撒納尚在鑾格爾等處居住。今既得此信。且聞噶勒雜特人等。俱爲逆賊帶往伊犂。自當於西路進勦。著達爾黨阿哈達哈等。遵朕昨降諭旨。西路會合。由額林哈畢爾噶進勦。至噶爾藏多濟。入覲遣回。賞賜頗多。沿途必須防護。伊等或派兵千名。交富德帶領前行。如噶爾藏多爾濟。

業經起程。伊等即帶兵隨後速進。方爲文協。
諭署陝甘總督方觀承等籌辦馬駝。
上諭軍機大臣曰。西路大兵現議進勦阿睦爾撒納。
軍行馬匹最要。已節次傳諭該督撫等迷爲購買。
雖據吳達善奏派甘省營馬二萬匹。但不妨寬裕
籌辦。若拘泥原數。恐臨期轉不敷用。著再傳諭方
觀承等。速於西安等處。凡有產馬地方。多爲購買。
分起解送巴里坤軍營。其有膘分稍次及此次揀
剩收槽馬匹。均須作速餵養。務令壯健。以收實用。
至糧餉茶觔。亦須寬裕籌備。酌量駝裝車運。陸續
解送巴里坤聽候撥用。
諭西寧副都統德爾素購辦馬駝。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大兵進勦阿睦爾撒納。需用
馬駝。去年雖在青海採買。爲數無多。著傳諭西寧

副都統德爾素。速往青海扎薩克游牧。會同郡王
索諾木丹津盟長等。於各旗酌量採買。即派伊等
所屬官兵。酌量由青海至巴里坤程途。賞給路費。
護送前往。交與西路軍營聽候調撥。其需用價銀。
即向西寧地方官支給。務期多方購買。速爲馳送。
毋得因循推諉。
訊問阿穆爾濟爾噶爾供詞。
軍機大臣奏言。臣等遵
旨訊問阿逆等。桑阿穆爾濟爾噶爾供稱。阿睦爾撒
納。遣我迎接游牧人等。約定在烏蘭托羅海。或
哈卜塔克。拜塔克地方會齊。如阿睦爾撒納已
往別處。即將游牧人等。往阿巴噶斯。哈丹等游
牧暫候。總之今歲必在博羅塔拉過冬。令我務
必尋往。後我至游牧時。因阿睦爾撒納之妻不

願即行。要候班珠爾到時商議始定。嗣班珠爾到口。正欲商議逃遁。已聞派兵將游牧馬羣收取。旋被擒獲。再阿睦爾撒納。自擒獲達瓦齊後。即有統據準噶爾之意。雖與阿巴噶斯等商議。尚未謀及衆人。後撤兵至固勒扎。始與衆台吉宰桑等潛謀叛逆。有葉克明安台吉察衰。阻止阿睦爾撒納前來入覲。阿巴噶斯哈丹烏勒木濟等。皆與同謀。齊木庫爾噶普爾普等。俱云

大皇帝恩不可負。不宜妄動。阿睦爾撒納並不聽從。現在與阿睦爾撒納同黨者。不過數人。餘皆勉强服從。聞阿睦爾撒納有移在穆素爾居住之言。穆素爾在特克斯之西。與布魯特回人交界。如遇大兵追捕。窮蹙即擬投入回人境內。至哈薩克雖與阿睦爾撒納已娶額林沁仇隙甚深。今阿睦爾撒納已娶額林沁之媳為妻。以其孫為己子。恐察哈爾本集霸呼圖斨訥爾等各鄂拓克牲隻資助額林沁向日被哈薩克擄掠之人。哈薩克回之必不能與伊和好。至將軍大臣等參奏阿睦爾撒納之處。郡王青滾雜卜。私行告知我並無所聞。惟聞有德勒克瑚呼勒等。及尼爾巴羅卜藏策凌二人。由瑪木特處聞信。私自告知阿巴噶斯。轉告阿睦爾撒納等語。臣等將阿穆爾薩納噶爾所供。一一詢問。

無異。

參贊大臣策楞疏奏扎哈沁迎候大兵情形。

策楞奏言。臣於十月初六日前至扎哈沁交界

正遇伊部落向內遷移。臣即宣布
皇仁。告以將軍永常。將汝等棄置。是以拏解治罪。今
大皇帝為我羣生。發兵平定伊犁。正欲安居樂業。不
特帶兵前來接應。伊部落人等。俱合掌跪告。
意阿睦爾撒納叛逆。阿巴噶斯哈丹復煽惑衆
鄂拓克。我扎哈沁人衆。並不從賊。聞將軍帶兵
退回。無所依恃。將游牧向內遷移。今蒙傳示
恩旨。不勝感激。且經將軍帶兵前來。仍願各回游牧
等語。臣體察伊等情形。頗屬實心。即酌量賞賚。
並將接設臺站。派令嚮導等事。面為指示。又詢
問宰桑鄂爾奇木濟各鄂拓克情形。據稱伊亂
之初。雖各有搶奪。而全部尚未驚擾。惟布庫努
特。因伊宰桑敦多克曼集悖叛。遂乘勢盜竊衆

告稱敦多克曼集倡亂。則布庫努特人等。附和
從逆是實。臣即會同扎哈沁等棄置。是以拏解治罪。今
奏入。報
聞。

參贊大臣哈達哈等疏奏道

哈達哈等奏言。瑪木特之孫扎木禪。於十月初
旨派遣扎木禪通信伊犁。

十日。帶兵百名前來。臣等將奉到
諭旨宣示。據扎木禪跪告。我等投誠以來。
天恩稠疊。今又將我妻賞令完聚。並賞給銀兩。實屬
感激難名。情願帶兵前往伊犁。臣等隨向扎木
禪。挑取熟識哈卜塔克拜塔克路徑人等。各給
馬二匹。駝一隻。裹帶口糧。齎捧
宣諭進噶爾人衆托忒字

勅旨。仍派索倫喀爾喀官兵帶領。於本月十二月起程前往。奏入。報聞。

癸亥。

申諭定西將軍扎拉豐阿等通信進勦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據策楞奏從伊犁脫出之索諾木。告知班第等陷賊之信。朕心深爲憫惻。已傳諭策楞。令其派侍衞滿楚等前往偵探。並著從優賞賚。期速得班第等實在情形。蓋進勦烏合之衆。原屬無難。惟班第薩喇爾鄂容安固國事爲賊所困每一思之。不勝憤懣。然亦未知虛實。著扎拉豐阿傳諭班第等。以朕初意準玉保策楞等設法通信。傳諭班第等。以朕初意準失守封疆可比。伊等或相機脫出。或恐死以待大兵。方爲大臣舉止。若謂事勢至此。惟以一身殉之。則所見反小矣。鄂容安素稱讀書人。漢蘇武爲匈奴拘係十九年。全節而歸。阿睦爾撒納固不足比匈奴。我大清又豈漢時可及。自當愛惜此身。以圖後效。恐伊等以失守羅罪。不識大義。遽爾輕生。夫爲人臣子。若君父欲加之罪。亦惟順受。豈可豫料。而以一死爲貴於生。於心安乎。朕今大興師旅。陸續進發。務期擒勦逆賊。扎拉豐阿等。務體朕憫惻伊等之心。即會合各路大兵。竭力勦捕。俾逆惡知所懲創。扎拉豐阿係蒙古人。恐於助逆喇嘛有意笼假。即玉保策楞亦稍存招撫之見。俱斷不可行。惟厄爾錐音。哈薩克錫喇。因入覲前來。其屬人或被脅從。尚可詢問伊等。分別勦撫。其餘俱不得少

存姑息。致反覆叛亂。無所底止。

臣等謹按。班第鄂容安。當阿睦爾撒納逆跡

未萌。屢奉

密旨。

命以便宜從事。其時誠燭其詭言入

覲之狡謀。操刀必割。則殲厥渠魁。可以永固除兇。而

不徒以捐軀完節。此因循顧慮。坐失事機。有

不能不為二臣惜者。然

聖主愛惜人材。

仁至義盡。一聞伊犂竊發。即

諄諭軍營大臣。接臺通信。且

命傳

諭班第等。毋僅以一死塞責。而班第等以世受

國恩。慷慨死綏。義不苟活。是以始困被困。猶望其

生全。及引決自裁。更上勤

憫惻。所以示萬世勸忠之道。曷以加哉。

甲子。

參贊大臣策楞疏奏諾爾布林沁等遣使迎候。

及詢問伊犂情形。

策楞奏言。十月初九日。據遣往傳示諾爾布林

沁之千總策卜登告稱諾爾布林沁與扎那噶

爾布。因葉克明安台吉察袞德濟特。叛附阿睦

爾撒納。相持力戰。未即就擒。已獲察袞之子達

爾扎。遣宰桑諾爾布齊木布來見。臣詢問諾爾

布齊木布告稱。諾爾布林沁。擊敗阿巴噶斯哈

丹之後。即欲整兵進勦。而塔本集襄。復與阿巴

噶斯哈丹相合。且察袞德濟特。俱為同黨。占據

險阻。是以未能全勝。恐其夾攻。已將游牧暫移

於都爾博勒津之地。阿巴噶斯等。現於圖古里克等處拒守等語。又伊犂叛賊克什木敎多克曼集及喇嘛等。遣布魯古特台吉納旺。送付額林哈畢爾噶等處台吉宰桑等書信。爲扎那噶爾布之屬人濟爾噶朗所獲。并原書呈送前來。臣隨詢問納旺供稱。係鄂勒吹鄂羅什虎之子。達瓦齊殺害我父。因我於阿巴噶斯鄂拓克。將軍薩喇爾進兵時。帶往伊犂。遣取回人貢賦。八月二十三日。宰桑克什木。搶掠臺站。將軍班第等。遣敎多克曼集安撫衆心。二十四日將軍大臣等帶兵。沿河向空吉斯行走。我並未隨行。二十九日。宰桑巴桑向衆云。宰桑克什木敎多克曼集烏克圖圖布愼邑朗及喇嘛回人等。率衆前至烏蘭庫圖勒。圖守將軍大臣。正在搶掠。班

將軍鄂飛贊俱行自盡。薩將軍由小路帶達什達瓦兵百人脫出。三十日。敎多克曼集。令我傳書於額林哈畢爾噶各台吉宰桑。九月初八日。至哈丹鄂拓克。見阿巴噶斯。又令我探聽諾爾布林沁之信。我尋山路前來。卽被擒獲。前在哈丹鄂拓克時。聞薩將軍爲烏魯特宰桑納親哈什哈之子錫克錫爾格所獲。送往伊犂。臣復嚴詢納旺。敎多克曼集。更有何事交付。阿睦爾撒現在何處。據稱在伊犂時。敎多克曼集。恐薩將軍由吐魯番脫出。已遣兵阻截。哈丹帶兵二百名。至烏隆古尋阿睦爾撒納。並無踪跡。臣伏思納旺所供伊犂情事。恐係譎計。揚言煽惑。自應帶兵速進。擬卽日輕騎往會諾爾布林沁。共商進勦事宜。又塔爾巴噶沁台吉喀古特。率五

百餘戶來降。現住諾爾布林沁游牧。遣其得木齊俄羅斯前來。又呼爾瑪台吉達瓦及察哈甲勒鄂拓克。俱遣使前來。達瓦前爲阿巴噶斯所殂。搶掠入

覲台吉噶爾丹達爾扎濟克濟扎卜等。今俱送至軍營。謹將台吉噶爾丹達爾扎濟克濟扎卜令副章京德明保押解赴京。其納旺達爾扎及前次拏獲之班咱。一併解京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奏擒獲台吉納旺所供伊犁情形。並輕騎往會諾爾布林沁。商議進勦。所辦俱合機宜。策楞會同諾爾布林沁時。即將阿巴噶斯哈丹游牧。舊勇勦捕。其牲隻分給兵丁。老弱賞給諾爾布林沁。此際更宜偵探。阿睦爾撒納如前至伊犁。策楞等即拒守要害。候北路大兵。與噶爾藏多爾濟到時。併力進勦。若逃賊尚無踪跡。策楞等即整頓兵力。直抵伊犁。勦捕賊黨。然亦須量力前進。不可輕忽。前因未得伊犁信息。因令扎拉豐阿。暫駐額林哈畢爾噶。今事勢如此。扎拉豐阿自應同哈達哈策楞等。安撫游牧。辦理臺站各事宜。著達爾黨阿雅爾哈善帶兵繼進。以作聲援。富德仍遵前旨。巡查臺站策楞等傳諭諾爾布林沁。伊少年奮勉。厥甚嘉悅。已封爲郡王。此次進勦有功。必加重賞。扎那噶爾布。亦知奮勉。著封爲貝勒。賜雙眼翎。擒獲納旺之濟爾噶爾。賞給孔雀翎。弁銀五十兩。擒獲達爾扎之人。著查明賞銀五十兩。嗣後有應行加賞者。策楞即酌量賞給。策楞自知前譴。勇往任事。著給與都統職銜。仍以參贊大臣行走。并傳諭扎拉豐阿知之。

恩加宰桑厄爾錐音等世職。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玉保奏中途出痘之宰桑哈薩克錫喇呑圖布等。留於臺站照看。仍帶厄爾錐音鄂哲特亦皆出痘。玉保先行。留烏爾登在途照看等語。聞伊等痘疹輕稀。自易痊好。且嗣後來京。更無他慮。益覺可喜。著加恩賞給厄爾錐音。哈薩克錫喇騎都尉世職。厄爾錐音鄂哲特。雲騎尉世職。

聽伊等指出子弟承襲。此際須寬心調養。俟全愈後從容行走。勿稍勉強。烏爾登善為照看。欽此。

過舊勉著授為頭等侍衛。仍將各宰桑等身體平復日期速為奏聞。欽此。

諭參贊大臣富德曉示沙克都爾曼濟通信游牧事宜。

乙丑。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據索諾木所告伊犁信息。阿睦爾撒納大約前往伊犁。沙克都爾曼濟若遽回游牧。恐有他變。且伊游牧人等尚未知伊領兵前往。或啟猜疑。亦未可定。若由回人路徑前往。安慰伊游牧人等。由彼處派兵堵截阿睦爾撒納會合大兵。似更安協。朕已密派侍衛等傳諭回人霍集斯伯克令其堵勦逆賊。著傳諭富德曉示沙克都爾曼濟。派伊親信宰桑一二人。傳示游牧。派兵堵截。相機前進。伊等仍同將軍大臣進兵夾攻。於軍事甚有裨益。富德即遵旨曉示。仍將伊意見言語如何。及派出宰桑所付書信。即行奏聞。此事最宜慎密。自喝爾藏多爾濟等台吉外。勿使他有漏洩。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奏稱塔爾巴噶沁台吉唐古忒遣宰桑鄂羅斯率五百餘戶來歸并將臺站被掠之察哈爾喀爾喀等送回等語唐古忒誠恒可嘉著加恩封爲貝勒賞給雙眼翎策楞俟伊來見時即傳旨獎諭再台吉額林沁從前阿睦爾撒納曾殺害伊子外雖相依心必不合唐古忒若能通信額林沁俾擒獲逆賊不但藉復前讐更使身邀恩賞如力不能辦即令其束身來歸亦當施恩封賞策楞將此傳諭唐古特令其盡心辦理以期承受厚恩如通信額林沁時其書詞大指告以阿睦爾撒納與阿布賚久相和好而額林沁從哈薩克逃出時曾傷害多人阿布賚甚懷憤恨今阿睦爾撒納欲將額林沁擒送哈薩克以修好此係商問來京老弱量從寬宥并將喇嘛係出家人不守清規好亂生事是以特爲整頓明白曉示俾衆共知

伊亦閱歷有年豈不預防禍害若令其將阿睦爾撒納擒拏既可復讐免患且可承受恩賞策楞即傳諭唐古特將此意作書開導額林沁并將唐古特言語情形奏閱再現在軍前新附頗多兵勢自當振作若得阿睦爾撒納未往伊犁之實信即可速行進勦蓋以噶爾藏多爾濟與恩克博羅特等頗重待喇嘛若會同進兵將助惡喇嘛擒勦恐伊等拘泥習俗少覺掣肘別惟於未到時能先示懲創庶合事機又如辦理喇嘛一事昨命全行勦滅今思蒙古厄魯特俱重黃教亦宜分別辦理倘實係助惡臨陣仍復抗拒自當誅戮其擒獲者俱解送來京老弱量從寬宥并將喇嘛係出家人不守清規好亂生事是以特爲整頓明白曉示俾衆共知

其罪無可逭。併傳諭扎拉豐阿玉保知之。

命台吉吹喇錫烏勒木濟前往西路軍營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等解送阿睦爾撒納近族台吉賞給孔雀翎弁傳諭噶爾藏多爾濟等進兵之時。伊等父兄投來。即奏聞封授。惟是厄魯特等貪求無厭。今用兵之際。富德既有此奏。自當加恩鼓勵。將來相繼千求。若一一代爲陳奏。必開僥倖之端。此風斷不可長。並傳諭富德等知之

居住。其扎木參所屬之他沙。阿睦爾撒納屬人托博克哈爾布錫和通仍著解送來京

命授和通鄂勤等爲扎薩克頭等台吉。

上諭軍機大臣曰。富德奏稱帶領前往軍營之台吉和通鄂勤琿齊與伊等父兄分居。所領各有一百父巴圖爾額默根應封貝子。琿齊之兄諾海奇齊克應封公。俱未經入覲。不便封爵。伊等既與父兄分居現在從軍効力。著加恩俱授爲扎薩克頭等台吉。賞給孔雀翎弁傳諭噶爾藏多爾濟等進兵之時。伊等父兄投來。即奏聞封授。惟是厄魯特等貪求無厭。今用兵之際。富德既有此奏。自當加恩鼓勵。將來相繼千求。若一一代爲陳奏。必開僥倖之端。此風斷不可長。並傳諭富德等知之

定議陝甘兩省辦理馬駝事宜

署西安巡撫台柱奏稱。陝西撫標應解馬一千七百三十匹。

馬駝二摺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台柱奏稱。陝西撫標應解馬一千七百三十匹。

一百三十六匹。督標應解馬駝一千一百餘匹。已向將軍都賚面商。

惟挑出堪用馬七百餘匹。

將滿營堪用馬三千匹內。先行借撥督標解送。
又稱現在各屬採買。大率馬少騾多。近省州縣
已共得馬騾一千七八百餘匹。離省稍遠州縣
陸續買報。大約可至二千數百餘匹。現在赴期
起解等語。查前據劉統勳奏報陝省督撫提鎮
各標。共調馬七千匹。今督標既止堪用馬七百
餘匹。而滿營現有堪用馬三千匹。即可行文將

軍。照數撥解。何必復稱借撥。至騾頭一項。前經
議覆劉統勳奏。令其無庸購買。今既已購買騾
頭。雖不足應付軍行。而驛站馱載。自屬可用。現
據大學士黃廷桂奏。抽撥驛馬。俱係簡僻之驛。
無須撥補。其沿邊衝途及邊口臺站差務繁多。
即將此項騾頭。分撥協濟。於驛務亦屬有益。吳
達善奏稱駝隻一項。軍營現有駝二千三百隻。

又甘省提鎮解送。及各州縣購買。共一千二百
七十餘隻。誠恐哈密糧運。仍有需用。現在行知
軍營酌量數目移知。即行文兩省。將已經購買
駝隻。解肅備用。其未經購買者。即行停止等語。
查本月內議覆劉統勳奏。除軍營現有駝隻外。
再於各處挑選。并行文兩省。及沿邊購買備用。
今吳達善奏州縣買得之數。合之軍營現有之

數。僅及三千五百七十餘隻。大兵進勦。需駝正
多。計此際軍營必將需用實數。移知該督等。應
令該督等。於實數之外。仍行購買。務期有贏無
絀。以利軍行。至所奏派調堪用馬匹。約計月內
可全令出關。其臚分不及者。即以撥補安西各
營摘缺之數。及撥運巴里坤糧石。已據安西道
文稅。雇覓商人牲隻。并於所存疲駝內。挑選馱

運。均應如所奏行。奏入。

上從之。

丙寅。

命達爾黨阿掌定邊右副將軍印。領兵前往西路。哈達哈掌定邊左副將軍印。仍留北路軍營。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前降旨。令哈達哈等帶兵會合西路。厄魯特游牧。及新降汗哈屯烏梁海等。既須彈壓。烏里雅蘇台存貯糧石甚多。亦應防守。西路既有兵六千。現須豫備馬駝。自不便更加籌辦。哈達哈等所領兵三千名。應仍留北路。惟令達爾黨阿帶兵一千或數百名。同噶爾藏多爾濟前往西路。合之扎拉豐阿。玉保。富德等。陸續帶什和碩阿西克托里等處馬匹。挑選二三千。由相近沿道解往應用。更屬有益。如繞道遠行。亦可不必。哈達哈仍遵前旨。於北路駐劄。以作聲援。并令喀喇巴圖魯阿玉錫丹津帶領精兵千名以內。前行哨探。如遇阿逆由北路逃遁。即相機勦捕。如此兩路進兵。較爲周密。哈達哈既專辦北路。即掌定邊左副將軍印。雅爾哈善在泰賚大臣上行走。達爾黨阿往西路時。掌定邊右副將軍印。若薩喇爾蘇台大臣印。著阿蘭泰管理。伊等務公同商酌。隨前來。即行移交。仍在泰賚大臣上行走。其烏里雅

命封授達什達瓦之妻車臣默爾根哈屯名號。

宜辦理。勿但知奉行成命。以副委任。

上諭軍機大臣曰。達什達瓦之妻。因伊犂擾亂。並不遵從彼處衆喇嘛等之言。帶領游牧人衆。前來投

順。誠悃可嘉。著封授車臣默爾根哈屯名號。派副都統鄂實。齎粧蟒緞十疋。銀五百兩。茶葉一千觔。前往賞賚。鄂實至巴里坤後。即赴扎拉豐阿處。隨同辦事。在領隊大臣上行走。

丁卯。

訓諭軍營將軍大臣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今春大兵平定伊犂時。兩路將軍大臣等。未免各存意見。不能和衷共濟。此皆扎拉豐阿哈達爾黨阿玉保策楞等稔悉。但彼時因逆賊阿睦爾撒納。從中交搆。致啟猜疑。此次進兵。皆我國家親信大臣。又皆由西路進發。辦理諸事。朕俱逐一指示。務期同寅協恭。略去形跡。公爾忘私。則國事有濟。而伊等之勳勞亦著倘仍懷挾私意。妄分爾我。自不能逃朕洞鑒。著傳諭軍營將軍大臣等。加意奮勉。力洗積習。勿爲喝爾藏多爾濟等所笑。

命散秩大臣普爾普前往西路軍營。在哨探隊內行走。

戊辰。

諭侍郎兆惠等辦理阿睦爾撒納等游牧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兆惠等奏。遵旨將阿睦爾撒納。班珠爾等。游牧人衆。分別賞給齊木庫爾德濟特普爾普。其餘俱賞給喀爾喀。惟將阿睦爾撒納宰桑吹扎卜暫行看守。其餘宰桑亦分賞喀爾喀等語。吹扎卜既爲阿睦爾撒納所信用。自不便仍留游牧。著將伊妻子。一併解送來京。其餘宰桑達瓦等十八人。俱賞給喀爾喀。亦未安協。著同查出扎木參之宰桑等。併其妻子。俱交與侍衛奇徹布。解

送來京。昨台吉吹喇錫送到時。朕加恩將伊子根敦扎卜及所屬俱行給還。此奏內根敦扎卜戶口。若係逃竄之根敦扎卜。即賞給喀爾喀。若係吹喇錫之子。仍遵旨給還。又班珠爾之寡姊及伊前妻。俱不必送京。仍交與烏勒木濟管轄。班珠爾同族台吉敦多克達什唐拉扎卜特騰齊俱不必辦理。仍令照舊居住游牧。其餘查出馬匹軍械。交與烏里雅蘇台軍營大臣查收。

論都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喝什阿同部頭目阿卜都伯克擒送阿睦爾撒納。

已已。

上諭伯什阿喝什曰。準噶爾內亂頻仍。各部落人衆。失其生業。甚屬困窮。朕爲統一天下之主。惄保赤生。無分中外。是以特發大兵。平定伊犁。方欲施恩定制。永安反側。乃逆賊阿睦爾撒納。潛謀叛逆。妄思併吞諸部。肆其暴虐。形跡敗露。畏罪潛逃。朕已命將窮追。務期弋獲。爾台吉輸誠歸命。前經將軍大臣陳奏。定於明年入覲。今逆賊一日未獲。爾諸部一日不得安生。爾能仰體朕旨。去逆効順。或派兵協勦阿睦爾撒納。或俟其來投爾游牧擒獲解送。朕必大沛殊恩。今特命和碩特台吉公納喝查前來傳諭。爾其欽承奮勉。自効。又

諭阿卜都伯克曰。爾回部原係吐魯番舊屬。今年春大兵平定伊犁。達瓦齊逃往西藏。爾能擒獲。及其眷屬解送軍前。將軍大臣等奏報。朕已加恩賞賚。又定於明年入覲。再沛殊恩。今逆賊阿睦爾撒納。妄思併吞諸部。狡謀敗露。畏罪潛逃。朕已命將窮追。雖不必派兵協勦。但須豫飭游牧。伺察防

守。若阿睦爾撒納逃竄至爾游牧時。擒獲解送。朕必重加賞賚。茲特命和碩特台吉公納噶查傳諭。并賚賜物。爾其領悉。

申諭署陝甘總督方觀承等辦解軍營馬匹。

上諭軍機大臣曰。駐劄巴里坤寧夏將軍和起泰安西及內地撥解馬匹。均未送到。俟到日即將索倫兵料理進發等語。此次進勦兵丁。利在迅速。策楞已帶兵前進。後繼尤不可稍遲。看來管解馬匹。雖派有將領。仍須大員專司催督。署總督方觀承。此時諒已抵肅。著傳諭令其駐肅。料理馬駝糧餉事務。甘肅巡撫吳達善。著來往稽查。專司催送馬駝。速抵軍營。毋可稍有遲延。亦不得因有此言。將馬匹過於疲頓。有誤軍行。

諭定西將軍扎拉豐阿等擒賊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睦爾撒納。甚奸詐。此際或遣人前來。或力窮詐降。俱未可定。如遣人前來。即行擒獲。或有所奏。俟解到時訊問。即伊自知罪謫。恐懼來降。亦斷不可信。務將伊拏問解送京師。以彰

國法。將此傳諭扎拉豐阿等知之。

諭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駐兵防範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等奏據喀喇巴圖魯阿玉錫稟稱現屆天寒。不宜進兵。衆厄魯特等惟冀徼倖成功。不可全信等語。此語尚合機宜。朕前命達爾黨阿帶兵前往西路。北路無庸進兵。惟令哈達哈善領兵防守。或派兵數百名。捉生探信。

相機辦理。著仍遵前旨行。再烏梁海宰桑鄂木布。博郭勒遣孟克什來報。阿睦爾撒納宰桑尼瑪遣人至鄂木布等處。告以阿逆現在領兵。侵擾蒙古。令其出兵協助等語。量阿睦爾撒納。斷無此等餘力。但既有此言。亦不可不豫爲防範。又此等烏梁海係新降之人。心懷叵測。首鼠兩端。尤宜加意密防。今既來報信。即當加恩獎勵。著賞宰桑鄂木布博郭勒緞疋銀兩。所遣之人。亦著酌量賞給。其擒獲克明安台吉察衮屬人阿穆呼朗到日。即派員解送來京。餘俱照所奏正法。其妻子賞給喀爾喀喀等爲奴。

恩賞前往阿克蘇城宰桑兵丁銀兩。

上諭軍機大臣曰。厄魯特公納噶查侍衛官長保等。帶領額敏和卓回人。甫回自伊犁。達什達瓦兵丁。亦從游牧初到。今復派往阿克蘇城。雖非進兵可比。但係遠行。著加恩於應得口糧外。宰桑每員給銀二十兩。兵丁每名給銀十兩。令其寬裕整裝。並著和起曉諭額敏和卓及達什達瓦之妻。務揀選諳練宰桑。管轄兵丁。安協前往。

命封額敏和卓爲鎮國公。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額敏和卓帶領回兵。直抵伊犁。甚屬奮勉。今復派伊所屬兵丁。前赴阿克蘇城。著加恩封額敏和卓爲鎮國公。以示獎勵。

辛未。

命貝勒塞卜騰爲北路參贊大臣。

上諭軍機大臣曰。都爾伯特王貝勒等。前經領兵前赴伊犁。是以令伊等回至游牧暫息。現在擒擊阿

睦爾撒納。亦未派往今烏里雅蘇台。無通曉厄魯
特情形之人。貝勒塞卜騰。前在參贊大臣上行走。
甚屬奮勉。著派伊屬下兵丁。或百名或五十名。仍
授爲參贊大臣。前赴烏里雅蘇台。協同哈達哈等
辦理一應事務。應給俸餉及兵丁口糧。已降旨哈
達哈等知之。

達哈等辦理。如欲將戶口一併帶往。即准其帶往。
仍賞銀三百兩。令其整裝又
諭曰汗哈屯烏梁海等報稱阿睦爾撒納。誘伊等同
來侵擾蒙古。明係揚言以聳聽聞。然或揣度西路
進兵。北路無備。前來滋擾。亦未可定。宜先時設備。
使叛賊不得逞其詭計。哈達哈等現領兵三千名。
爲一萬。分駐烏里雅蘇台軍營及哈達哈等所據
形勝之處。以爲聲援。第以預備進兵爲言。不必宣

露防禦阿逆前來之意。使賊聞風退避。再都爾伯
特貝勒塞卜騰。與阿睦爾撒納有讎。前在軍營行
走。頗著勞績。仍命爲參贊大臣。前往北路軍營。協
辦事務。一應事宜。哈達哈等與伊公同商議奏摺
內一體列名。至添兵豫備之處。未經諭塞卜騰知
悉。哈達哈等亦不必轉諭。此非疑伊。恐其屬人漏
洩於事無益。著密諭哈達哈等知之。
參贊大臣玉保疏奏領兵由巴里坤起程日期。
玉保奏言。臣帶領噶爾藏多爾濟沙克都爾曼
濟之等桑車木布等。於十月二十日至巴里坤
軍營。即帶索倫察哈爾兵丁五百名。於二十二
日自巴里坤起程。前往額林哈畢爾噶。會同進
剿。
奏入。
報

壬申。

定議調遣羅卜藏多爾濟兵丁事宜。

軍機大臣等奏言。厄魯特貝勒羅卜藏多爾濟。願派兵五百名。前往巴里坤聽候調遣。臣等查西路軍營。現在各路兵丁。共計八千名。所需馬匹。俱已籌辦。此項羅卜藏多爾濟兵丁五百名。馬匹尚未籌及。若即發往巴里坤。徒致守候。若俟需用之時。由將軍等奏到後再行調遣。已屬遲悞。臣等議令羅卜藏多爾濟。即回游牧。選兵五百名豫備調遣。仍行文扎拉豐阿等。如需用羅卜藏多爾濟兵丁調遣。即先將各處送到馬匹。通盤核算。足供乘騎。即知會羅卜藏多爾濟。

綏行先赴巴里坤。俟至巴里坤日。羅卜藏多爾濟兵丁各賞銀十兩。令其整裝前進。

癸酉。

上從之。

命策楞為定西將軍。扎拉豐阿為定邊右副將軍。達爾黨阿為參贊大臣。籌辦進兵伊犂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奏稱。喀爾喀貝勒車木楚克扎布。台吉唐古忒。宰桑鄂爾奇木濟。將叛逆宰桑敦多克曼集鄂拓克之得木齊沙喇勒岱等五

庫努特二得泰游牧盡行殺戮等語。此次辦理。俱得泰游牧勦滅。扎那噶爾布。諾爾布林沁。又將布特解京治罪。並將伊游牧勦滅。以振軍威。此時兵力甚盛。策楞即會同喀爾喀貝勒車木楚克扎布林沁。扎那噶爾布唐古忒等。進取伊犂。如阿睦爾薩納已據伊犂。恐兵

力不足仍遵前旨俟噶爾藏多爾濟等到時整頓大兵同進勦不可冒昧輕試至唐古忒自伊犂力戰而出理應加恩恐衆人不知妄思恩澤著策楞派台吉一員至伊游牧傳諭加恩即從巴里坤支銀一千兩賞給所有勒滅布庫努特之受傷人員並著策楞酌賞以示鼓勵仍咨部議敘俟衛滿楚瑚爾爾族弟哈柳侍衛滿楚等告稱自伊犂前來所稟與報阿睦爾撒納謀叛之伊犂回人策楞到彼即查明賞資策楞自知前諱奮往從事恐協機宜額林哈畢爾噶等處共知其爲將軍不便更替著即授爲內大臣兼定西將軍扎拉豐阿著授爲定邊右副將軍即將達爾黨阿帶往之印給與掌管駐劄額林哈畢爾噶辦理軍務達爾黨阿著授爲

有濟其奏庸功無將軍參贊之分策楞等其仰體朕意以副委任策楞著加恩賞銀一千兩伊子特通額已施恩免罪授爲三等侍衛並著隨往軍前效力

命安撫達什達瓦游牧人衆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奏達什達瓦之妻遣宰桑薩喇爾爾族弟哈柳侍衛滿楚瑚等告稱自伊犂前來兩次遇敵衝突率領屬人來歸等語達什達瓦之妻深知大義舉領屬下衆賊來歸深屬可嘉非已遣副都統鄂實傳旨將達什達瓦之妻賞給名號並賜以銀兩緞疋著和起仍照前旨辦理并令在巴里坤附近過冬俟明年向阿爾台地方遷移居住侍衛滿楚奮身脫出著授爲二等侍衛宰桑哈柳薩喇爾爾之子玉磨斯前來亦著加恩授爲

盛餉侍衛。仍照哈柳所請。明年前往薩喇爾游牧察哈爾地方居住。

命免治和托輝特郡王青滾雜卜罪。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因阿睦爾撒納宰桑阿穆爾濟爾噶爾告稱班第薩喇爾參奏阿睦爾撒納之時。青滾雜卜私告阿睦爾撒納以致潛逃。朕因降旨詰問。令其質對。今阿穆爾濟爾噶爾已經正法。無從質對。即青滾雜卜果有此事。亦不過一時愚昧。伊因與阿逆同在一處。恐一併參處。私相告語。初不料阿睦爾撒納之奸惡至於此極也。即如色布騰巴爾珠爾信阿睦爾撒納之言。代為陳奏。色布騰巴爾珠爾豈有附逆之事。此皆伊等不知事體。受其愚弄耳。青滾雜卜自去年領兵以來。甚屬奮勉。從前罪愆著加恩寬免。伊能感戴朕恩。勿稍疑懼。益加奮勉。朕尚將施恩封為親王。此際如已拏問。即傳旨釋放。如未拏問。即可無庸辦理。將此傳諭哈達哈知之。

甲戌。

申諭參贊大臣達瑪寨阿等分路進勦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哈達哈等奏各隊兵丁於緊要隘口駐劄。伊等於布延圖地方過冬。俟明年草萌之時。會兵額爾齊斯。併力進勦等語。哈達哈所奏尚是。但由北路進兵。路較遠而部落亦少。由額林哈畢爾噶進兵。路途既近。且經由噶爾藏多爾濟等各部落。諸事可以策應。是以此次進兵。專賴西路。北路不過遙為聲援。哈達哈等應遵朕屢次所降諭旨。即令達爾黨阿領兵由西路前進。哈達哈等於北路形勝處駐劄。牧養馬匹。壯軍威而分賊

勢。仍將厄魯特烏梁海等游牧防守以禦逆賊乘虛擾亂。如阿睦爾撒納掩襲前來。則以逸待勞。擒獲甚易。現在達爾黨阿帶往兵一千名。北路止留兵七千餘名。如不足用。即著哈達哈於喀爾喀兵丁內就近調取。再汗哈屯烏梁海等係新附之人。若如所奏於伊等地方採買馬匹。或生疑懼。郡王青滾雜卜深知伊等情形。可否採買之處。著會同酌量商辦。如有不便。即行停止。

命策楞西路軍營口糧。

上諭軍機大臣曰。此次進兵伊犁。俱由西路進發。策楞等攜帶口糧。不甚充裕。進兵後不惟路遠難於轉運。且沿途亦須防護。現在準噶爾地方擾亂。互相劫奪。若令伊等自行搶掠。則敵勢轉盛。一時難以勦滅。官兵前進之時。必須因糧於敵。以壯兵力。則賊勢空虛。不難即破。而大兵亦可藉飽騰。倘倘不足。或於厄魯特等及噶爾藏多爾濟等部落內。虛擾亂。如阿睦爾撒納掩襲前來。則以逸待勞。擒獲甚易。現在達爾黨阿帶往兵一千名。北路止留兵七千餘名。如不足用。即著哈達哈於喀爾喀兵丁內就近調取。再汗哈屯烏梁海等係新附之人。若如所奏於伊等地方採買馬匹。或生疑懼。郡王青滾雜卜深知伊等情形。可否採買之處。著會同酌量商辦。如有不便。即行停止。

命策楞等相度機宜。妥協辦理。

命授從征台吉宰桑等官爵。

上諭軍機大臣曰。厄爾錐音哈薩克錫喇尼瑪呑圖布恩克博羅特等。已俱命前往西路軍營。聽候調遣。厄爾錐音哈薩克錫喇著授為參贊大臣。尼瑪授為內大臣兼圖什墨勒。仍授為參贊大臣。呑圖布恩克博羅特俱著在領隊大臣上行走。策楞進兵之時。扎拉豐阿達爾黨阿在額林哈畢爾噶駐劄。稽察奸細。遇奏事時。參贊大臣等俱著一體列名。

命曉諭諾爾布林沁等擒賊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奏稱諾爾布林沁派出兵二千名合之現在帶往兵丁共計四千足以勦滅阿巴噶斯哈丹等但聞阿巴噶斯等遷往伊犁現派索倫兵丁前行哨探大兵暫住烏魯木齊候信辦理等語阿巴噶斯哈丹聞我兵前進而台吉諾爾布林沁又帶兵會合聞風遠遁遷往伊犁情形屬實然伊等帶領戶口勢必不能遄行若由徑路發兵堵截必易擒獲倘至伊犁後賊勢會聚轉來抗拒亦未可定應曉諭諾爾布林沁等阿巴噶斯哈丹雖畏威遠去畧得安息即將窺竊汝等游牧須及時勦滅以杜後患如已入伊犁毋庸過急俟噶爾藏多爾濟等到時會同前進方為妥協再策

功方合機宜

又諭曰策楞等奏稱糧運不繼請將官兵口糧減半支給等語此奏甚屬錯誤昨命達爾黨阿領兵前往西路大兵一切俱已整備於明歲草萌時再行進發口糧之時乘間擾亂策楞奏稱諾爾布林沁派出兵二千名合之現在帶往兵丁共計四千足以勦滅阿巴噶斯哈丹等但聞阿巴噶斯等遷往伊犁現派索倫兵丁前行哨探大兵暫住烏魯木齊候信辦理等語阿巴噶斯哈丹聞我兵前進而台吉諾爾布林沁又帶兵會合聞風遠遁遷往伊犁情形屬實然伊等帶領戶口勢必不能遄行若由徑路發兵堵截必易擒獲倘至伊犁後賊勢會聚轉來抗拒亦未可定應曉諭諾爾布林沁等阿巴噶斯哈丹雖畏威遠去畧得安息即將窺竊汝等游牧須及時勦滅以杜後患如已入伊犁毋庸過急俟噶爾藏多爾濟等到時會同前進方為妥協再策

功方合機宜

申諭西路速行進兵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達爾黨阿哈達哈等奏稱聞西路大兵一切俱已整備於明歲草萌時再行進發口糧之時乘間擾亂策楞應密行防範至諾爾布林沁等宰桑台吉感恩奮勉派兵隨征每兵著賞銀三兩以示鼓勵

乙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達爾黨阿領兵前往西路大兵一切俱已整備於明歲草萌時再行進發口糧之時乘間擾亂策楞應密行防範至諾爾布林沁等宰桑台吉感恩奮勉派兵隨征每兵著賞銀三兩以示鼓勵

章。所謂兵貴神速者此也。以冬令進兵爲難。將軍大臣倘因此退縮。何以鼓士氣而振戎行。即如台吉沙克都爾曼濟等。桑厄爾錐音等。伊部落與伊犂密邇。今伊犂信息未通。伊等倘奮往前進。若噶爾藏多爾濟之部落。已保護一聞此言。勢必退後。又將何以集事。此時惟馬匹亟宜籌畫。策楞孔拉豐阿。玉保等。即仿照木蘭行圍時向蒙古換馬之法。通融辦理。以疲乏之馬匹。換易肥壯馬匹。酌量給以緞疋銀兩。此項疲乏之馬。善爲牧放。轉瞬即成膘壯。是不但無損於彼。而且大有裨益。噶爾藏多爾濟等部落馬匹照此交易。諒無不欣然樂從。且今歲春間進兵。阿睦爾撒納屢次陳奏。以迅速爲善。瑪木特亦以爲然。倘我兵緩行前進。眞不出叛賊所料。而賊愈得以逞其負固抗拒之力矣。明

歲進兵之言。西路軍營諸臣。並未陳奏。達爾黨阿等所奏。固北路已停止進兵。即西路亦是以不行深究。若達爾黨阿至西路。將亦出此言。必至搖惑軍心。而賊細斷不姑貸。現在沙克都爾曼濟。厄爾錐音等已至西路。如何商議進兵之處。策楞等速行奏聞。

命獎賞各台吉宰桑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等奏。諾爾布林沁。附近游牧等處。查出喀爾喀二百三十餘人。各台吉宰桑等。情愿資給口糧。送回原處等語。著策楞酌量將緞輸成効順。將衆鄂拓克所有之喀爾喀查出給與口糧。回至原處。辦理。此屬可嘉。著加恩查出。辦理。盡給以示鼓勵。再唐古忒亦出茶葉賞給。以示鼓勵。再唐古忒人等。即照策楞所奏。酌令辦理之察哈爾喀爾喀人等。

臺站唐古忒亦著獎賞。

定西將軍策楞疏奏設立臺站事宜。

策楞奏言臣與衆台吉等商定安設臺站之事

白烏蘭烏蘇至烏魯木齊俱照各鄂拓克分派。

每臺設兵丁十名厄魯特兵十名傳遞事件。自

烏魯木齊以外如遇無游牧處即將伊等帶往

兵丁存留安設并將坐臺人等每月給銀二兩

恩旨宣諭衆皆感悅再查此處臺站經將軍班第等

派出喀爾喀員子羅卜藏車淩副都統職銜阿

敏道散秩大臣敦多克協理台吉固穆扎卜得

木齊達什扎卜等管理。今惟固穆扎卜達什扎

卜二員臣令其分管諸布林沁另派大台吉一員同

固穆扎卜達什扎卜管理。奏入。報

丁丑。

申諭定西將軍策楞進兵勦賊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奏稱布魯古特台吉諾海

奇齊克呼爾瑞台吉薩喇爾兩自伊犂前來告稱阿

睦爾撒納未至伊犂彼地欲內附者甚衆等語看

來與阿逆黨惡者不過阿巴噶斯哈丹烏勒木濟

敦多克曼集約蘇圖克什木圖布愼錫克錫爾格

巴蘇泰等數人。即阿逆亦自知伊犂衆心離散。疑

懼未往若於叛賊未至之前速行進兵。衆必迎降。

策楞此時想已將阿巴噶斯哈丹部落剿滅賊衆

自必畏懼。其馬匹牲隻分給兵衆。以益兵力。速即

進兵即可平定噶爾藏多爾濟等陸續將到策楞

俟其到時會合進兵直入伊犂。固屬甚善。但時不

可失。惟在相機辦理。毋庸過於拘泥。賊黨烏勒木

濟等罪不容誅。斷難寬貸。即前來投降。亦孥解來京治罪。其戶口人等盡行勦滅以示懲創。惟伊黎附近有喇嘛六千餘人。若一體辦理。不但失衆蒙古之心。其眞僞亦無從區別。策楞務加體察。其實係聚衆黨惡者。即行誅戮。如係威逼相從。量從寬免。一切俱遵前旨辦理。諾海奇齊克薩喇爾自伊犂前來。輸誠相告。甚屬可嘉。昨諾海奇齊克之弟塊齊薩喇爾之兄鄂勒椿弟洪郭爾等入覲時。已施恩俱封爲扎薩克台吉。今特加恩封諾海奇齊克爲扎薩克頭等台吉。伊等果能奮勉効力。朕必更加恩重賞。著策楞傳諭伊等知之。

戊寅。

諭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仍派侍衛德善通使哈薩克。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自北路脫出之索倫跟役布顏圖供稱。伊主遣往哈薩克。現被擒擊看守等語。當即傳諭達爾黨阿等訊問布顏圖確供具奏。並令將遣往哈薩克之侍衛德善等暫行停止。今據策楞奏稱。自伊犂前來之呼爾瑞台吉薩喇爾告稱。遣往哈薩克之侍衛達勇阿順德訥帶領哈薩克使者同至伊犂。哈薩克情願投順等語。看來哈薩克阿布賚甚屬恭順。並無可疑。著哈達哈等傳諭德善等仍遵前旨前往哈薩克。並將布顏圖從前所供果否實情。審明具奏。

己卯。

命阿玉錫丹津等暫回游牧。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因北路進兵。令丹津在哨探隊行走。今已暫行停止。丹津在軍前無事。著遣回游

牧令其休息伊游牧距軍營甚近有事即可調遣
喀喇巴圖魯阿玉錫今年自軍營回來未得休息
亦著遣回游牧俟有遣用時再行降旨
定議北路採買馬駝事宜
參贊大臣達爾黨阿等奏言現在軍營兵丁除
遣往西路外合計九千名再調喀爾喀兵一千
名共為一萬令於正月內到營所有軍營馬匹
二萬有餘駝三千餘隻腰分平常俱交於喀爾
喀各部落牧放俟明春青草發生時選擇應用
此外尚需馬一萬餘匹駝二三千隻擬向喀爾
喀遠近各部落採買約於明年二三月內均可
購齊並向新收烏梁海等處取馬駝應用以期
青軍機大臣議奏等議前因議定西路進兵是以令
無悞軍行等因欽此得
哈達哈等領兵一萬名駐劄北路遙為聲援北
路雖非西路剋期進兵可比但馬駝至明年二
三月間始到恐有遲悞現今西路將軍策楞等
已經帶兵前進北路亦應先時預備如需會合
即時起程原未指定明年進發應令哈達哈等
於現存馬駝外就近酌撥無庸向喀爾喀四部
落調取以致稽延時日至採買新收烏梁海等
馬駝應用之處即遵前奉
諭旨商同郡王青滾雜卜妥協辦理奏入
上從之
侍郎納穆扎爾疏奏查獲阿睦爾撒納等游牧
馬匹什物
納穆扎爾奏言臣會同侍郎兆惠查得阿睦爾
撒納班珠爾根敦扎卜等游牧內駝三百九十

六隻。馬一千八百五十三匹。烏鎗八十九桿。撒袋三十九副。弓四十一張。腰刀二十口。長鎗九桿。鎖子甲一副。俱交扎薩克遜都卜送交烏里雅蘇台軍營查收。其餘什物。俱交齊木庫爾宰桑等賞給。又查得阿睦爾撒納銀一千六百兩。賞班珠爾之甘珠爾經一部。佛三尊。俱交與領催冲保解送京師。奏入報

聞。

庚辰。

派直隸各省大員稽查沿途軍營文報。

上諭軍機大臣曰。軍營文報關係緊要。須特派大員督率稽查。方無玩愒。直隸著派永寧山西著派富尼漢。陝西著派武忱。甘肅著派明德。各於所轄境地。沿途來往督察。如有稽延。惟伊等是問。

命傅

諭薩喇爾擒賊贖罪。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自伊犁脫出人等。雖稱薩喇爾擒被錫克錫爾格擒獲。但非親見。遵據策楞奏到若海奇齊克等告稱。並未見送往伊犁。則薩喇爾果否被擒。尚無實據。但伊與將軍等。同在伊犁辦事。而惟伊脫逃。或自覺無顏與策楞相見。潛身遠遁。亦未可定。策楞進兵後。加意諮訪。尋獲時。即傳旨曉諭伊係受恩深重之人。雖以脫逃負罪。然能帶兵擒獲阿逆。即可自蓋前愆。已有旨令其仍掌定邊右副將軍印。一同進兵。惟宜益加奮勉。効力贖罪。俟尋獲時。策楞即速行奏聞。

命厄魯特公納噶查領探阿逆信息。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慮阿逆逃竄或投入回人部落。
因派納嘛查往阿克蘇城等處傳旨擒拏。今據諾
海奇齊克等告稱阿逆尚在博羅塔拉地方居住。
著納嘛查前至巴里坤偵探。如阿逆未往伊犂而
策楞已勦滅阿巴噶斯哈丹游牧。由彼處直進伊
犂。堵截叛賊投回之路。則納嘛查不必前往回部。
即往策楞處協同辦事。其侍衛哈清阿舒德庫蕊
侯策楞調遣。宮長保將彼處情形詳悉問明回京
陳奏。若策楞雖已勦滅阿巴噶斯等。尚候噶爾藏
多爾濟等來入伊犂而阿睦爾撒納已經往據納
噶查等應仍往回部遵照前旨辦理。

定議撥補馬匹事宜。

署陝甘總督方觀承等奏言。甘省派調馬二萬
匹除挑解軍營一萬三千餘匹及調撥各營外。
餘馬五千餘匹。合陝省未到馬七千餘匹。共一
萬二千餘匹。將脹分好者補足安西肅鎮甘提
三標摘缺馬九千匹。其脹欠者。截補涼寧各營
摘缺馬匹。令加緊餵養。期於適用。滿漢各營摘
缺未補者。令其即行領銀購補。奏入。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西路軍營現派官兵約計八
千名所有馬匹除哈密解往之五千餘匹。及甘
省挑解之一萬三千餘匹。合計一萬八千餘匹。
是否有敷無絀。應令該署督速行咨詢軍營。倘
或不敷。再行辦理。至各營摘缺馬匹。雖應按數
補足。而挑存之馬。必須餵養。遇有調遣。方可應
用。況陝省未到馬七千匹。未經驗挑。臣等酌議。
先行補足餵養。其涼寧各營。道里稍遠。所有餘
除安肅甘三標營。係近邊要地。摘缺九千匹。應

馬無庸即行截補統留安西等處分槽飼秣以
備緩急調撥之需至所奏滿漢各營摘缺未補
者令領銀購補上緊飭辦則各營馬匹無缺而
軍營馬匹愈充自應如所奏辦理奏入奉
上諭曰現在調撥陝甘山西各鎮協標營馬匹陸續
解赴軍營所有緊要之營伍驛站自應及時購補
足數近據方觀承等奏稱各營摘缺之馬速令購
補其已補若干未經奏明著該督撫將軍提鎮等
將所屬營驛先後摘缺馬匹已經購補若干速即
查明自行具奏嗣後著每月奏聞一次

允達瓦齊致書台吉伯什阿噶什令其奮力擒拏阿睦爾撒納背恩
納

軍機大臣奏言臣納延泰遵
旨傳諭達瓦齊睨稱我係俘囚蒙
聖主不加誅戮已屬格外
隆恩又蒙
賞賜衣服銀兩現在患病遣醫調治種種
厚恩雖捐糜踵頂不足報効今聞阿睦爾撒納背恩
逃竄苟有人心無不切齒況達瓦齊與伊有讐
恨不能奮身擒獲彼處有都爾伯特台吉伯什
阿噶什及庫本諾雅特台吉諾諾爾布等數人人
尚能事不與叛賊為黨達瓦齊平日素知擬寄
信伊等令其奮力擒拏阿睦爾撒納明正典刑
庶足以彰國法而快人心並懇
皇上降旨於諾諾布等伊等自必感激効力懇求代
為陳奏奏入報
聞

定邊右副將軍扎拉豐阿疏奏領兵由巴里坤

前赴軍營。

壬午。

命廣州將軍錫特庫爲駐防巴里坤都統。馳驛來京請訓。再赴新任。

定西將軍策楞疏奏遣副都統阿敏道前往哨探情形。

策楞奏言。臣遵奉

諭旨。令達什達及宰桑博羅特會同阿敏道先行進兵。調因博羅特患病。臣即向伊犂選識路之人。同阿敏道前進。令將克勒特烏魯特等奮力勦捕詳悉飭知阿敏道遵行外。現因諾爾布林沁等游牧甫移。未經安頓。約臣於十一月初一日會齊。若令阿敏道帶兵速進。恐阿巴噶斯哈丹等驚駭逃避。是以復行令阿敏道緩行前往。俟

諾爾布林沁到時。再將伊兵丁揀選二百名。趕赴阿敏道同進。臣現已至烏蘭布拉克地方。俟見諾爾布林沁後。商同前進。奏入。報聞。

參贊大臣達爾黨阿疏奏領兵前往西路軍營。發未。

命封達瓦齊爲親王

上諭大學士曰。前因準噶爾夷部數年以來。篡奪頻仍。所屬諸部。率衆內附。接踵而至。朕爲天下共主。既不忍拒而不納。將爲之經理游牧。即因其地處之爲久長計。而

兩朝未竟之緒。亦乘此事機。一勞永逸。此用兵之本意也。至達瓦齊之立爲台吉。不過外夷自相篡竊。原可不必聲罪致討。從前所降諭旨甚明。但以達瓦

齊進貢請安。尙居然以喝爾丹策零自處。是以降
勅切責。旋復遣使叩闕情詞恭順。則大軍已入其
境。未得至京。將軍等取其書奏之。及王師進取伊
犁。伊畏避逃竄。亦情理所有。是達瓦齊原無獲罪
於天朝之處。伊之殘酷暴虐。亦皆出於阿睦爾撒
納之口。迨俘獲來京。視之則一庸懦可憫之人耳。
且言久思歸順。特以阿睦爾撒納領兵前往。實不

便於其軍前納款。此其肝腦本懷。非由飾說。古者
異國降王。或優以封爵。示無外也。達瓦齊著加恩
封爲親王。賜第京師。奉朝請。朕撫馭萬國。一秉大
公。仁育義正。惟臻人之自取。可將此宣示達瓦齊
并曉諭中外知之。又
諭曰。朕已將達瓦齊宥罪施恩。封爲親王。賜第京師。
帶領伊子居住。伊舊日屬人。著查出四五十戶。令

其來京役使。並著策楞曉諭台吉噶爾藏多爾濟
等。及進噶爾人衆。從前進兵擒拏達瓦齊。止因阿
睦爾撒納慫恿其暴戾無狀。凌虐準夷。朕軫念黎生。
拯救水火。是以聲罪致討。今聲解來京。乃一庸愚
無用之人。卽伊種種虐行。其初亦皆係阿睦爾撒
納從中相助。非伊一人之罪。且達瓦齊原係綽羅
斯台吉。朕憫惻其愚。備藩京邸。斷不令回至游牧。
親信之庫本諾雅特台吉諾爾布都爾伯特台吉
現在達瓦齊感戴朕恩。思圖報効。籍寫書信。寄伊
伯什阿噶什宰桑約蘇圖策凌多爾濟等。令其協
擒阿逆以彰國法。具見誠悃。著策楞卽行轉交。仍
將伊等接到達瓦齊書信後言語情形。速行奏聞。
並傳諭納穆扎爾舒明等。將用兵準夷及加恩達
瓦齊之處。宣諭策凌齊木庫爾圖等知之。

命傳

諭庫本諾雅特台吉諾爾布。

上諭諸爾布曰。前將軍大臣等戡定進夷。汝即望風歸順。回心向化。已傳旨令汝前來入覲。俟汝到時廣示鴻恩。後因阿睦爾撒納貳恩逃竄。中途間隔。今朕已施恩達瓦齊。備蕭京師。伊感激朕恩。思圖報効。因汝從前有協擒阿睦爾撒納游牧之事。義切同仇。達瓦齊又素知汝之爲人。不與叛賊爲黨。奏請寄書於汝。汝能奮勉効力。協助大兵。擒獲叛賊。朕必重加恩賞。

諭定邊右副將軍扎拉豐阿速行進兵。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扎拉豐阿奏稱。准策楞咨將現在所剳營要。但策楞以輕兵深入額林哈畢爾噶。勦殺阿巴噶斯哈丹等游牧。扎拉豐阿能即將現在所有兵丁。迅速前進。會同辦理。尤爲合宜。若俟各處馬匹催齊。然後進發。則已緩不及事。此旨到日。量扎拉豐阿業已領兵繼進。如至彼處。策楞又往前行。扎拉豐阿即駐剳額林哈畢爾噶以作聲援。並加意撙節。臺站稽察文報。將此詳悉傳諭知之。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乙酉。

諭定西將軍策楞進勦緝捉伊犂宰桑都噶爾等事宜

策楞奏言。十月二十六日。副都統阿敏道。解察哈爾謨罕齊爾圖等至軍營。臣將現在伊犂情形詳細詢問。據稱我隨將軍駐劄伊犂。八月二十二日。喀爾喀貝勒班珠爾率領兵撤回。爲賊人搶掠。回報將軍。將軍等派侍衛扎克素等。帶領兵丁。同宰桑都噶爾偵探。不意都噶爾引我等至宰桑克什木駐劄地方。突將我等交得木齊布塔齊看守。是日宰桑巴蘇泰。與都噶爾阿巴噶斯哈丹搶掠臺站。歸時爲諾爾布林沁將游牧內移。阿巴噶斯等恐其復行勦殺。親向哈丹鄂拓克借兵。安設卡倫。防守游牧。我等潛行六日。始出阿巴噶斯等游牧等語。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奏。鄂齊爾圖等所供都噶爾克什木等。率衆赴伊犂。肆行搶掠。旋至濟爾哈朗空格斯地方。圍住官兵將軍等俱行自盡之兵所敗。諾爾布林沁將游牧內移。阿巴噶斯哈丹搶掠臺站。歸時爲諾爾布林沁

月二十二日。喀爾喀貝勒班珠爾率領兵撤回。

率情形詳細詢問。據稱我隨將軍駐劄伊犂。八

哈爾謨罕齊爾圖等至軍營。臣將現在伊

諭定西將軍策楞進勦緝捉伊犂宰桑都噶爾等事

宜

策楞奏言。十月二十六日。副都統阿敏道。解察

乾隆二十年冬十一月乙酉。

於九月十九日夜。乘間脫出。闖阿睦爾撒納於

九月內前赴伊犂坐床。令各鄂拓克豫備羊酒。

不知現在何處。伊犂從賊之人。係克什木巴蘇」

泰敦多克曼集等數人。又得木齊布塔齊云宰

桑巴蘇泰與阿睦爾撒納相好。是以令我等看

守。並非出於本心。再來時至托多克地方。聞知

阿巴噶斯哈丹搶掠臺站。歸時爲諾爾布林沁

之兵所敗。諾爾布林沁將游牧內移。阿巴噶斯

等恐其復行勦殺。親向哈丹鄂拓克借兵。安設

卡倫。防守游牧。我等潛行六日。始出阿巴噶斯

等游牧等語。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奏。鄂齊爾圖等所供都噶

爾克什木等。率衆赴伊犂。肆行搶掠。旋至濟爾哈

朗空格斯地方。圍住官兵將軍等俱行自盡

擾害情罪可惡策楞帶兵進勦務期斬獲倘就擒
時即派幹員解送來京治罪斐孥悉行誅戮其喀
爾喀王貝勒等隨將軍等駐劄伊犁者尚多策楞
訪問查出即明白傳旨曉諭伊等猝遇寇賊兵少
受困朕心甚為軫念今大兵已抵伊犁即令伊等
各回游牧休息以示體卹至所奏剿滅阿巴噶斯
後即帶兵速赴伊犁辦理固屬脩往但不可不慎
酌濟等到時會合前進方為妥協
命審擬運悞軍糧之遊擊王國士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軍行糧餉甚屬緊要遊擊王國士
乃派妥解糧之員半月止行數臺任意玩悞若革
職治罪道員王守坤訛傳官兵等在烏爾圖布拉
克地方守候糧餉以致解送遲悞著一併交與和

理
諭參贊大臣富德督辦西路事務著將接富德為參贊大臣駐
劄額林哈畢爾噶協同扎拉豐阿辦事富德前在
北路管理臺站甚屬妥協今西路具奏事件失之
遲緩想因臺站新設未諳馳遞而新附之厄魯特
等或未能奮往効力富德應加意督率並酌賞銀

兩茶葉以示鼓勵。

丁亥。

訓諭定西將軍策楞。

上諭軍機大臣曰。從前平定伊犁時。投誠之台吉宰桑等班第等若能因其求見。開誠曉諭。有應鼓勵者奏聞加恩。則新附之人。傾心悅服。遇事無不陳告。不但地方情形。人情向背皆可周知。即伊等可信與否亦得以灼見。聞班第在彼。惟辦理陳奏事件。不與伊等接見。又與鄂容安意見不睦。以致為賊所困。今策楞前往。當以前事為鑒。遇沿途投誠厄魯特等。即與接見。庶可以通其情而資其力。將軍大臣惟在集思廣益。寧輟邊疆。方為無負任使。若陳奏事件。自有司員承辦。即稍有遲悞。亦屬可原。至在事大臣等。俱係朕信用之人。理應和衷共濟。屏除一切意見。為國家効力宣猷。設彼此互生猜疑。不特於公事無益。寧不貽笑於厄魯特耶。即如現往軍營之厄爾雒音哈薩克錫喇尼瑪等。雖係新降之人。既同在一處。亦應虛衷商酌。使伊等各抒所見。以期集事。策楞前在伊犁。目擊班第等情形。此時務宜遵旨悉力妥辦。毋蹈前轍。再前遣厄瑪駐額林哈畢爾噶。查辦臺站。今伊抵巴里坤。領兵前進。俟往可嘉。寄到佩用荷包及鼻烟壺二件。著傳旨頒賜。厄瑪不必駐劄額林哈畢爾噶。即同策楞領兵前進。其所派管理臺站事務。策楞於所知台吉或噶爾藏多爾濟屬下宰桑內。選派一二員。隨同富德管理。

諭甘肅巡撫吳達善等。派兵運糧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軍營糧餉關係緊要。理應加意辦

理。何以遊擊王國士派委運糧半月僅行六臺必
係僱派綠旗兵丁運送以致如此玩悞和起等辦
理甚屬錯繆。現在滿洲及索倫察哈爾兵丁調集
巴里坤若交伊等運送不但行走迅速且於運糧
之便直抵軍營一舉兩得況達什達尼人衆此際
已應至巴里坤附近地方伊等善於行走又熟悉
路徑將伊等選派數百名酌給糧石與滿洲索倫
等兵丁同運更爲有益此皆和起等應行籌辦之
事乃並未籌及所司何事著傳諭吳達善和起豆
斌等。
命達商道薩瀚等赴肅州等處差委
上諭大學士曰現在西路軍營糧餉馬駝需員經理
該督撫等現經委派各員外著再派達商道薩瀚
前赴肅州及安西哈密等處聽候該
涼莊道來朝商

督等差委分辦至巴里坤軍營委用將弁亦尚需
人。著派副將滿朝際泰。參將青海遜斯漢。遊擊對
齊富明阿。前赴巴里坤。聽候和起豆斌等委派軍
務。
命選派達什達尼部落人衆從征効力。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扎拉豐阿奏稱達什達尼部落
人衆。請移至扎卜堪安插等語。前已降旨令伊等
暫住巴里坤附近地方。俟明年另籌游牧。且達什
達尼局人。正擬選派出兵。若將丁壯選派。遷其妻
孥於扎卜堪。冬季行走勞頓。即至彼處。亦仍須籌
辦養贍。今據達什達尼之妻告稱伊等屬人內可
揀選兵丁八百名。應即行選派。遣赴軍營。進兵人
衆。已有口糧。不須另給。其餘人等應如何賞給接
濟之處。著於現運糧石及存貯茶觔內酌量辦理。

一面奏聞。一面賞給達什達爾人。既可選派八百名。而和起豈斌等。但因前議派涼州莊浪兵四百名。今既將此項兵丁所辦行裝。給達什達爾人。以抵其數。辦理亦屬拘泥。應先派四百名起程。嗣後或四百名或三百名。俟馬匹到日。再行續進。至涼州莊浪兵丁。不必遣往。伊等到彼。亦屬無益。著即行遣回。軍營正需馬匹之時。不必辦給馬匹。有據三濟特稟稱阿睦爾撒納之子玉魯斯。兄喇嘛色布騰。率領伊屬鄂齊爾等。投誠前來。其薩喇爾之子玉魯斯。係鄂齊爾之父。

恩叛逆。無人不恨。查額林哈畢爾噶。係鄂齊爾之父。諾爾布敦多卜游牧。與沙克都爾曼濟游牧相連。如伊等游牧未動。自可合力隨大兵前進。我之衆。應行分賞軍營効力官員。若係歸順前來之人。俟散秩大臣呑圖布到時。令其酌量選派。帶往軍營効力。餘亦照達什達爾屬人安插。

己丑。

侍衛第瑪等疏奏扎薩克三濟特等言語情形。第瑪等奏言。准副都統富德咨。扎薩克三濟特及合吉台將班珠爾書信。給和碩特扎薩克三濟特等言語情形具奏。鄂齊爾等閱看。并將三濟特等臣等帶領三濟特等。於十一月初九日至烏里雅蘇台。即將班珠爾書信。給三濟特鄂齊爾閱看。據三濟特稟稱阿睦爾撒納負

等。可通信協力。其班珠爾所給衆台吉等信俟
給與諾爾布敦多卜沙克都爾曼濟等看後再
行曉示衆人等。據鄂齊爾奠稱我年幼即蒙
皇上格外天恩。將來伺見我父諾爾布敦多卜。惟竭
力共勷逆賊以期報効等語。至班珠爾宰桑禪
宗已照例給與口糧。於十一月初十日馳赴軍
營。三濟特出痘將愈。暫爲安歇。臣即帶領馳赴
西路軍營奏入報
開。

庚寅。

參贊大臣達爾黨阿等疏奏勷滅包沁逃竄人
衆。

達爾黨阿等奏。前據親王成袞扎布報稱路
遇逃亡包沁業經擒殺數人。問烏隆古地方尚
有此項人等。現在帶兵前往等語。嗣據副都統
扎爾杭阿會同成袞扎布塔爾瑪善等領兵前
往。遣索倫護軍校布音達爾等。於察罕郭勒地
方。追殺十餘人。生擒一人。又遣索倫護軍校達
海等。在青吉爾地方追殺厄魯特三人。喀爾喀
副管旗章京扎木占。至博羅郭博地方。追殺厄
魯特七人。十月二十日成袞扎布等親至烏隆
古之扎克鄂博地方。追及賊人。三路堵截。將首
犯達什色雅爾圖薩喀及伊等妻孥。盡行勷
滅外。計勷殺成丁男子三百餘人。俘獲妻孥四
百餘口。烏鎗馬匹等項。俱行收獲。據巴雅爾圖
等供稱阿睢爾撒納。現已前往伊犁等語。所有
青交部議敘。其戶口牲隻分賞官兵。以示鼓勵。奏入。

報
聞。
辛卯。
命授二等侍衛奇徹布爲頭等侍衛。
上諭軍機大臣曰。此次勦滅包沁叛衆。二等侍衛奇徹布。扎扈爾奮勉著加恩授爲頭等侍衛。並賞銀一百兩。令其前往西路軍營効力。
徹布。甚屬奮勉。

諭署陝甘總督方觀承等查辦軍營馬匹。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扎拉豐阿奏稱甘州肅州送到馬匹內。膘瘦不堪乘騎。仍行解回者甚多。現在所收馬匹。膘分亦不過四分等語。此項送往馬匹。俱係各營餧養備用。何至疲瘦若此之多。即堪用者。亦不能肥壯。甘州肅州。離巴里坤甚近。現已若此。路遠更何以堪策勞。領兵前進。爲時已久。續進官兵。刻不容緩。乃馬匹竟不能應用。此皆各營平日不盡心餧養及解送人員忽忽所致。著方觀承吳達善嚴查參奏外。仍將此項解回馬匹。照數選擇補送。其續解各處馬匹。亦著作速送赴巴里坤應用。毋得少有遲悞。再解回馬匹若回至各原處。必多倒斃。或於安西等處地方。就近餧養。並著方觀承等酌量辦理。

壬辰。
定西將軍策楞疏奏進兵所過情形。
策楞奏言。十一月初三日。吐魯番之達爾漢伯克莽噶里克。遣伊子白和卓前來軍營稟稱情願派兵効力。但現在馬匹無多。奉檄派兵一百五十名。逕間被布魯特等搶掠。後達什達禿人衆經過吐魯番。復被搶奪。請給與馬匹。隨營効

力並將自伊犁脫出之察哈爾兵伊羅勒圖送
回軍營臣將伊羅勒圖安插臺站即遵
旨奬諭白和卓照今年夏間之例將伊等游
送到並令白和卓賞給緞疋又因軍營糧餉一時不能
牧羊麵運送軍營貿易白和卓即回至游牧遵
諭運到臣領兵至特訥格爾地方呼爾瑪台吉
達尤之弟鄂爾奇達遵帶領宰桑宗對等前來
告稱我兄達尤前往
覲游牧無人阿巴噶斯等逼令搶掠臺站不得已順
從而行後諾爾布林沁兵至我即隨同前來所
有搶掠臺站時分給駱駝一百隻尚存七十餘
隻應行繳還臣亦曉諭慰撫並將駱隻分給臺
站應用奏入報

甲午
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疏奏噶勒雜特得木
齊丹畢率衆來降
哈達哈等奏言據沙喇布魯圖卡倫侍衛瑪賚
文稱噶勒雜特得木齊丹畢率屬人一百十二
戶來降隨遣侍衛安崇阿前往查問據丹畢告
稱係宰桑都噶爾屬人久欲投誠前爲達尤齊
調遣後赴和托輝特郡王青滾雜卜處投誠令
在彼處種地今行至摩和爾地方遇阿睦爾
撒納前來搶掠我等逃避得出懇求遷移卡倫
內居住等語查丹畢戶口共六百有餘各有牲
隻器械臣即飭管旗章京德里克將伊等移至
扎卜堪安插並令管轄扎哈沁之協理台吉策
凌旺舒克就近管轄奏入報

聞。

乙未

參贊大臣富德琉奏帶領噶爾藏多爾濟等沿
途行走情形。
富德奏言。臣接奉
諭旨。令臣於烏里雅蘇台派兵一千名。護送噶爾藏
多爾濟前往游牧。臣即遵

旨曉諭噶爾藏多爾濟等伊等不勝感悅。第臣等自
烏里雅蘇台起程。於十一月初九日已抵奈曼
明安地方。若更向調兵。尚須守候時日。前臣已
奏准在奈曼明安地方豫備索倫兵三百名。現
已齊集。計此地至巴里坤。僅止七日之程。由巴
里坤至額林哈畢爾噶。亦不過十餘日之程。已
與噶爾藏多爾濟等公同商酌。即帶領索倫兵
三百名前往。沿途加意防護。自可無虞。大約十
二月初間。即可抵伊等游牧。俟到日臣即帶領
兵丁。隨將軍等進勦。奏入。報
聞。
辦理青海事務副都統德爾泰疏奏採買馬駝
數目。
德爾泰奏言。臣於十月二十二日接奉

諭旨。令同郡王索諾木丹津。於各扎薩克採買
馬駝。解赴西路軍營。臣即於十一月初一日出
口。前赴博羅充克地方。採買馬二千匹。駝四
百隻。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委員解赴軍營奏入。
報
聞。
丙申。

命查審倒斃馬匹之遊擊鍾世俊等。

上諭大學士曰。據方觀承參奏遊擊鍾世俊。守備色爾敏。接收軍營換回馬一千九百七十匹。沿途並不加意收放。以至倒斃一千八百四十餘匹。忽忽已極。與有意怠玩者有間。且其咎在責令查核具奏。候朕酌量降旨。

丁酉。

命參贊大臣玉保速赴將軍策楞軍營。協辦軍務。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奏稱。茶罕諾爾布林沁。遣人告前並未查明實數。冒昧具奏。並著交部嚴加議處。

又

諭曰方觀承參奏遊擊鍾世俊捐內據鍾世俊供稱伊父噶爾藏多爾濟所遣宰桑車木布。已抵游牧。一切進兵事宜。現候將軍扎拉豐阿。參贊大臣玉保等到時。前來會商。並未領兵來見等語。諾爾布林沁。尚未知策楞已授爲將軍。是以專候扎拉豐阿等到時商議。朕前因策楞與永常觀望不前。是以革職。今策楞自知前愆。奮勉効力。仍復加恩錄用。著將此傳諭詰爾布林沁等。令其聽候調遣。

至玉保原係在軍營行走之人。稔知彼處事宜及
厄魯特等情形。著即馳赴軍營。於一切事務。悉心
籌畫。如有所見。即與策楞商議。斟酌辦理。毋得稍
存退諉。倘各執意見。或至阻撓事機。自不能逃朕
洞鑒。

命傅

諭噶爾藏多爾濟。聽候將軍策楞調遣。

上論軍機大臣曰。前阿逆搶據臺站時。諾爾布林沁。
頗知大義。擊敗阿巴噶斯哈丹等。朕加恩封為郡
王。後又帶兵協助將軍。勦滅布庫努特。曾降旨嘉
獎。近又集聚屬下兵丁。與將軍策楞。約於烏魯木
齊會合。乃策楞使人督催諾爾布林沁。伊遵照伊
父所遺宰桑之言。靜候將軍扎拉豐阿等到時。始
發兵來會。前因策楞與永常。辦理未善。朕將伊革
職治罪。諾爾布林沁。未知策楞復任將軍。遲疑未
赴。亦情理之常。但策楞自帶兵進發。奮勉行走。諸
事悉合機宜。若富德傳旨曉諭噶爾藏多爾濟。此
時伊若已抵軍營。一切調取兵馬。商辦事務。務協
助策楞。斟酌妥辦。若尚未至軍營。著即寄信與伊
子諾爾布林沁。聽候將軍策楞調遣。不可稍涉觀
望。

諭定邊右副將軍扎拉豐阿速赴軍營。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扎拉豐阿奏稱接奉授定邊右
副將軍之旨。現在緩行。候達爾黨阿交印後。再行
前進等語。扎拉豐阿此奏殊屬錯謬。策楞帶兵進
發。為時已久。兵力亦復不多。亟宜帶兵箭進。互相
策應。扎拉豐阿身荷重任。宜即奮勇効力。迅奏膚
功。乃稱候印緩行。殊不識事理輕重。達爾黨阿帶

兵行走。到期未可豫定。著即傳諭扎拉豐阿馳赴策楞處。協同辦理。如策楞徑往伊犁扎拉豐阿仍遵前旨駐劄額林哈畢爾噶辦事。

訓飭駐劄巴里坤辦事大臣和起豆斌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奏咨催和起豆斌等。將應補給兵丁馬匹及甘州肅州續到馬匹。即速解赴軍營。現在尚未解到等語。策楞帶兵進發。全恃馬力。和起豆斌理應上緊辦理。凡解到巴里坤馬匹。自宜隨到隨解。俾策楞等不至有悞軍行。今屢次咨催。尚未解送。和起等不過以策楞係得罪之人。即不遵照謂遣。無甚關係。策楞現辦理將軍事務。伊等何得不遵照辦理。有意延緩。著和起豆斌明白回奏。

命封貝勒塞卜騰郡王品級。協辦北路軍務。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舒明奏稱貝勒塞卜騰。遵旨帶二十餘人。馳赴軍營等語。塞卜騰自投誠以來。奮勉効力。春間進兵。頗著勞績。今一聞朕旨。即帶兵馳赴軍前。急公任事。誠可嘉予。著賞給郡王品級。若能更立殊勳。朕當加以重賞。現在擒拿叛賊。俱由西路進兵。北路尚無所事。惟今年收服之汗哈屯烏梁海等及陸續來降之輝特人衆。其中尚不可全信。應加防範。著塞卜騰留心查察。不必宣露。再塞卜騰抵軍營後。協同哈達哈等辦事。並無馳驅之處。其戶口俱著帶往居住。所有陳奏事件。准其列名在桑寨多商濟成衮扎布之後。雅爾哈善之前。

定西將軍策楞疏奏偵探阿睦爾撒納情形。

策楞奏言。據卡倫佐領桑寨。將自阿巴噶斯等

游牧脫出之阿道海解到。臣詢知係呼爾瑞台吉巴顏屬人。在奎屯喀拉烏蘇坐臺。八月十七日。爲阿巴噶斯哈丹之得木齊吹津掠去。今乘間逃回。問其現在情形據稱。阿睦爾撒納帶領戶口。在博羅塔拉坐床。阿巴噶斯哈丹與呼爾瑞三鄂拓克。共帶兵二千。並集賽兵一千。額林哈畢爾噶等帶兵一千。至額林沁巴特瑪車凌兵一千。額處搶掠游牧。十月二十三日。會合於瑪納斯地方。但我逃來時。各游牧並未豫備。明係詭言聲張。不足爲據。又問呼爾瑞台吉納木奇欲投順前來。爲阿巴噶斯哈丹所拒。不能渡瑪納斯河。現在各居游牧等語。又據阿敏道解到之都爾伯特汗策凌之壻台吉達瑪林。帶領屬人六百餘戶。來尋伊妻父都爾伯特汗策凌同居。前經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奏明。今應將伊屬人編入佐領。同都爾伯特汗策凌同居游牧。並請加恩封授職銜。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都爾伯特汗策凌之壻台吉達瑪林。率衆來歸。著照所請。歸於策凌游牧同居。達瑪林加恩封爲扎薩克台吉。加賞緞六疋。並著舒

可信。卽當乘其不備。速行進兵。是以卽留阿道海等作爲嚮導。並行知諾爾布林沁。令其會合同進。奏入。報

聞。

命封輝特台吉達瑪林爲扎薩克台吉。

侍郎舒明奏言。輝特台吉達瑪林。帶領屬人六十餘戶。來尋伊妻父都爾伯特汗策凌同居。前經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奏明。今應將伊屬人編入佐領。同都爾伯特汗策凌同居游牧。並請加恩封授職銜。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都爾伯特汗策凌之壻台吉達瑪林。率衆來歸。著照所請。歸於策凌游牧同居。達瑪林加恩封爲扎薩克台吉。加賞緞六疋。並著舒

明查明伊戶口內如須賞給口糧之處即奏聞賞給。

戊戌。

議撥綏遠城右衛馬匹。

軍機大臣奏言。現在西路進兵。馬匹應多爲豫備。甘肅陝西解送巴里坤營驛缺額之馬。雖議令購買足額。恐一時不能應用。現於山西省營驛馬內揀選二千五百匹。解送肅州。其綏遠城右衛滿洲官員兵丁。實拴馬共七千八百餘匹。請於此二處揀選馬數千匹。解送備用。甚爲有益。但此項馬匹。經解肅州途中仍恐疲乏。如酌量送至寧夏等處。暫補營馬缺額。收槽餧養。由彼處解送肅州。既不致馬膘疲乏。而就近亦可調遣應。交與將軍富昌。加意揀選。酌派官兵解送。並移咨督臣黃廷桂。指定地方。派員接收。其綏遠城右衛應補馬匹。即奏聞賞給口糧之處。即將鶴山哈寧阿帶領撤回官兵馬一千七百匹。全數充補。仍將所欠之數。陸續採買足額。奏入。

上從之。

己亥。

諭署陝甘總督方觀承等速運軍營糧餉。

上諭軍機大臣曰。軍營進勦官兵所需口糧甚關緊要。其新到巴里坤之人。亦需接濟。現在運送運滯不能應用。著方觀承等速將應需各項現已辦齊者。催趲前進。此後亦著隨到隨運。一面辦理。一面將運赴之數奏聞。

命駐劄巴里坤辦事大臣和起等安撫普爾普策楞

屬人。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和起等奏自伊犁前來之喀爾喀
喀合吉普爾普策楞屬人索隆達爾嘉等請同至
原游牧居住等語從前將軍班第曾將普爾普策
楞票請同至原游牧居住之處奏聞經朕降旨俞
允今索隆達爾嘉等即其屬人也此時普爾普策
楞如親身投來著和起等即傳旨恩諭伊等原係
喀爾喀部落人羈異域今欲思歸舊地情甚堪憫

著加恩授為扎薩克一等台吉管轄屬人准其歸
於舊游牧地方會合親族同居但正值冬令嚴寒
暫令住居巴里坤地方俟明年春草發生再行遷
移至此等遠來之人自應接濟口糧和起等以現
在巴里坤正辦理官兵糧餉不為接濟坐視其困
設伊等因無口糧或致盜竊寧不滋生事端即巴
里坤不能辦給現在哈密存貯米糧茶葉甚多相
離不遠令伊等自備馬駝前往馱載未始不可和
起等全無籌畫惟一奏了事著飭行已傳諭方觀
承等速將糧餉運赴巴里坤著和起等查明此等
戶口令冬應須賞給口糧若于即遵旨辦理
諭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哈達哈等奏遣往哨探之蒙古
勒岱遇宰桑都噶爾屬人多爾濟戶口現在帶同
扎哈沁游牧或另擇地方給與游牧居住仍向伊
等曉諭現在伊等宰桑哈薩克錫喇都噶爾等已
加恩授為大臣効力軍前候擒獲逆賊時仍還同
原游牧居住伊等為包沁人搶掠著酌量賞賜茶
葉或給予口糧以資接濟並行文策楞傳諭哈薩
克錫喇都噶爾等知之再扎木禪帶兵往尋伊祖

瑪木特未遇而回著哈達哈等遣人曉諭瑪木特之妻令其安心居住毋庸過慮瑪木特係舉鳴啃舊人熟悉地方情形必不至於圍困現在大兵進發伊聞信自當迎出倘有不虞必以伊孫扎木禪承襲官員從重加恩並令扎木禪小心奉侍善於寬慰哈達哈仍不時遣人往視給與食物以示體卹。

駐劄巴里坤辦事大臣和起等疏奏內大臣厄爾錐音等赴軍營日期。

和起等奏言侍衛烏爾登帶領內大臣厄爾錐音哈薩克錫喇等於十一月十二日至巴里坤即將伊等照例給與馬駝鹽菜等項并於原帶來之索倫兵三十名外添派兵二十名又據散秩大臣吞圖布懇請帶往効力之布庫努特兵二十名一併給與應得口糧於十一月十六日自巴里坤起程前赴軍營奏入報聞。

十二月庚子朔。

恩加餧養撥解肅州馬四萬匹急需飼餧充用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方觀承奏稱解到肅州挑存賸欠馬匹及撥補肅州鎮缺額馬匹急需飼餧充用惟所支草豆折價現在不敷採買請按馬借銀三兩分季扣還等語此項餧養馬匹係籌備軍需之用折價既屬不敷著即加恩賞給不必扣還但或因此而承餧之員轉思從中侵蝕貽誤軍需情罪尤不可恕著黃廷桂於到肅之日留心查核如有前弊即嚴參治罪。

辛丑

命侍郎兆惠駐劄巴里坤辦事。

上諭軍機大臣曰。此次大兵。俱由西路進發。巴里坤地方。辦理馬匹口糧。催督臺站。及管轄達什達瓦等屬人。並厄魯特新降人衆。俱屬緊要。今現在巴里坤辦事大員。豆斌既係漢人。和起亦未諳事。北路現在無事。著兆惠速赴西路。毋庸帶領兵丁。輕騎前往。駐劄巴里坤辦事。前命富德管理臺站。現駐額林哈畢爾噶地方。僅能管理彼處。其自巴里坤至額林哈畢爾噶臺站事務。並交兆惠管理。從前和起等不計事之緩急。槩行驛遞。經朕降旨申飭。伊等接旨後。并將應奏之事。亦俱遲緩。兆惠到日。應揀酌事務。分別辦理。不得過於拘泥。其北路臺站事務。經富德兆惠等。辦有成規。著阿思哈接

壬寅。

諭定西將軍策楞等進兵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奏稱接奉諭旨。現在暫停進兵。俟後隊會合同進等語。策楞所領兵丁無多。馬力亦屬平常。朕慮其輕進。覽奏殊合機宜。第北路大兵。已降旨停其往赴西路。惟令達爾黨阿帶兵千名前往。策楞止應候噶爾藏多爾濟及厄爾錐米免太緩。此時如領兵直抵伊犂。固須愼重。若僅勦滅阿巴噶斯等。原屬易辦。設遲疑不進。伊等得信風逃避。且恐阿逆別生詭計。轉難辦理。至諾爾音等到時。會同進發。若伊等已到。仍不進兵。則又布林沁等。不即遵檄應付馬匹。亦屬情理之常。朕曾降旨。令將疲瘦馬匹與伊等換易。少增以茶葉銀兩。伊等既得價值。將所易馬匹善爲收放。即可

肥壯。自必樂於從事。此際噶爾藏多爾濟等陸續將到。策楞即照此辦理。齊集兵丁馬匹。先往阿巴噶斯牧劄殺。所得別項牲隻物件。不須收取。接續兵力。若辦理完竣。乘勢可抵伊犁。即行過爲查察。任伊等自取以示鼓勵。惟馬駝必盡行前進。若阿逆已據伊犁。則更從長計議。等出萬全。方爲妥協。策楞係領兵將軍。劄殺阿巴噶斯等。尚不須親身前進。著於扎拉豐阿玉保二人內派出一人。率同台吉宰桑等。鼓勇先行。伊帶領大隊。相機指示。隨後進發。至噶爾藏多爾濟等及厄爾錐音等。荷朕厚恩。遣往軍前効力。策楞務應衷商酌。資其謀議。伊等如有所見。自必誠心陳告。遇陳奏事件。俱著伊等列名。俾得各抒所見。爭思報効。著詳悉傳諭策楞等知之。

定西將軍策楞疏奏散秩大臣尼瑪至軍營日期。

策楞奏言。十一月十三日。散秩大臣尼瑪來至軍營。告稱

大皇帝施恩宥罪。授爲大臣。令在軍前効力。惟有竭力奮勉。以期報効等語。臣即令其速往游牧。豫備兵丁馬匹。聽候一同進兵。奏入。報聞。

癸卯。

侍衛端濟布疏奏噶爾藏多爾濟等辦進兵事宜。

端濟布奏言。臣於十一月二十日至巴里坤。富恩賜噶爾藏多爾濟之子諾爾布林沁翎帽物件。降

行宣諭伊感
恩叩謝並稱
天朝大兵自上年前進今已經撤回現在所有馬匹
俱不能肥壯前往伊犂取道博羅布爾噶蘇圖
勒奇二嶺此地雪大路狹衆兵不能齊進若俟
明年正月二十內進兵似爲有益此時遣人由
朱爾都斯一路招降烏魯特克勒特等人衆並
遣使曉諭伊犂河之喇嘛等令共擒賊自効伊
等自必遵行等語又據沙克都爾曼濟告稱現
在進兵惟恐本集賽哈薩克邊界及附近烏梁
海地方稍有可慮若令北路大兵同俟至明春
約會前進更爲妥協等語又據巴雅爾告稱大
兵進伊犂道路甚窄現在水草不足又恐雪大
難行不若先遣使曉諭額林沁令擒道賊額林
沁係我至戚斷不真心從賊自當遵示擒獻等
語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端濟布奏稱噶爾藏多爾濟沙
克都爾曼濟巴雅爾等公同商議請於明年正月
進兵並寄信額林沁及招降伊犂衆喇嘛等令其
擒賊自効伊等悉心籌畫實堪嘉予即照所請於
明年正月內進兵但歲內必須將阿巴噶斯等勦
滅不使伊等聞風逃竄昨已傳諭策楞著仍遵前
旨辦理噶爾藏多爾濟議遣人曉諭宰桑錫克錫
爾格令其招降伊犂衆喇嘛等即著派侍衛一員
同往衆喇嘛處傳諭錫克錫爾格既爲噶爾藏多
爾濟等素知信其非真心從賊自可覓宥以期後
效至如圖布慎克什木敦多克曼集輩情罪可惡
必當明正典刑以彰國法此番伊犂擾亂半由彼

處喇嘛等從中助惡。前會降旨令將伊等盡行勦
戮。纔思蒙古人尊奉黃教。且其中亦當示以區別。
先後諭旨甚明。今觀噶爾藏多爾濟等令遣人招
降衆喇嘛。其心事顯然可見。策楞到彼。應將喇嘛
中起意倡亂之人。即行正法。其情罪稍有可原者。
量從寬典。並商同噶爾藏多爾濟等分別妥辦。今
雖食議於明年正月內進兵。若已勦滅阿巴噶斯
等游牧。及收服烏魯特克勒特等時。機會可乘。勢
不宜緩。即當奮勇前進。亦毋庸過於拘泥。兵貴神
速。惟在相機辦理。噶爾藏多爾濟等僕僕道途。若
已定於明年進兵。伊等游牧甚近。不必令其守候
軍營。應暫行遣回。俾得休息。俟至期約赴同進。並
著策楞傳諭伊等知之。
命賞給侍衛烏爾登副都統職銜。授爲領隊大臣。

上諭軍機大臣曰。此次烏爾登帶領厄魯特宰桑等
前往軍營行走奮勉。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在
領隊大臣上行走。現在進兵勦滅阿巴噶斯哈丹
等游牧。即著烏爾登領兵前往。
命司員唐喀祿經理薩喇爾現在軍營。伊妻病故。子尚
幼小。其自伊黎回來之子玉魯斯。及同族人等。尚
上諭軍機大臣曰。薩喇爾現在進兵勦滅阿巴噶斯哈丹
在未到伊游牧內無人經理。著派唐喀祿帶同筆
帖式一員前往照看。所有陸續賞賜物件及伊家
產牲隻等項。查明註册。俟薩喇爾回至游牧時。一
一明白交還。毋得稍有遺漏。以示體卹。
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疏奏籌辦運糧事宜。
諭旨領兵防守北路。現派滿洲兵五百名。察哈爾兵

五百名駐劄烏里雅蘇台看守倉庫。察哈爾兵二千餘名。駐劄扎卜堪防範衆厄魯特等游牧。其索倫喀爾喀爾喀和托輝特兵共七千餘名。南自伊克斯淖爾北至烏哈爾和碩地方。沿途安設卡倫。駐劄於形勢要害之地。此項兵丁內有自烏里雅蘇台支領錢糧三月者。有未經支領者。查布延圖科卜多距烏里雅蘇台一千五六百里。庫卜克爾齋拉罕距烏里雅蘇台一千里。若令伊等自行領取。在返馬力易疲。若運至該處散給。又需另行馱載派員解送。現在周圍各卡倫。除蒙古兵丁外。計官兵一月需米一千餘石。自今年十二月。至明年三月。需米五千餘石。查直隸山西陸續解送米石。尚未全到。臣行文兆惠永貴等令其即用原運駝隻。運至各駐劄處。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玉保奏稱所獲普爾普告知伊犁喇嘛等。現在集兵擒獻阿逆。以贖前罪等語。準噶爾人等。原屬反覆無常。然尚知利害。從前阿睦爾撒納。詭言四衛劄特人衆。皆其羽翼。衆人不審虛實。懼伊勢力。脅從作亂。後知諾爾布林沁出兵擊賊。而北路發兵。先遮賊人游牧。不獲逃竄。復勦滅包沁人等。西路又將布雅努特等誅戮。伊等聞風畏懼。旋即知悔。今伊犁喇嘛等知逆賊力不可恃。共圖擒獻以贖前罪。此非出於飾說。乘此機會。策楞等即應領兵直入。責令伊等擒賊自効。冰釋渙然。黨惡寬其脅從。其勢更易。且曠爾藏多爾濟等皆屬人。自必聞風來歸。川以係該處大合吉。其舊日屬人。自必聞風來歸。川以資其兵力。若普爾普所稱阿逆派兵千名。遣巴特瑪車凌等擄掠諾爾布林沁之語。尚非實情。不過

力弱不能禦賊。即帶領薩喇爾會同大兵前進。奮勉自効。

乾隆二十年。冬十二月乙巳。

命內大臣厄爾錐音等由朱爾都斯進兵。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內大臣厄爾錐音奏稱。與達什達瓦之妻商議。大兵由闊勒奇博羅布爾噶蘇進發。伊請帶兵四五千名由朱爾都斯進發等語。朕已降旨照伊所請。將內地之兵。仍由闊勒奇博羅布爾噶蘇進發。即將從前選派達什達瓦兵一千名。再派出索倫兵二千名。噶爾藏多爾濟兵一千名。由朱爾都斯進發。著郭實為領隊大臣。會同厄爾錐音相機辦理。厄爾錐音熟悉彼處情形。一切事宜。郭實俱悉心商議。聽其指畫。

撤納有隙。必無從逆之事。著策楞訪明游牧地方。遣人通信。令伊等擒賊自獻。或勦殺與賊同黨之鄂拓克等。並令其隨大兵効力於事有益。即商同噶爾藏多爾濟等。令其派明白可信之人。前往曉諭。其有似此等部落之人。俱二一遣人曉諭。使足供我臂指。則賊勢愈蹙。大兵一到。即可集事。策楞等務宜悉心籌畫。設法辦理。勿專恃朕指示遵行。

以副委任。

丙午。

參贊大臣玉保奏普爾普來告伊犁情形。

玉保奏言。臣於十一月十七日至阿察喀喇烏蘇地方。擊獲自伊犁前來克勒特宰桑巴桑之弟普爾普。據稱阿睦爾撒納領兵千餘名。在博羅塔拉居住。另給兵一千名。令巴特瑪車凌額游牧。伊犁大半空虛。普爾普等原屬反覆無常。然尚知利害。從前阿睦爾撒納詭言四衛剏特人衆皆其羽翼。衆人不審虛實。懼伊勢力脅從作亂。後知諾爾布林沁出兵擊賊。而北路發兵先遮賊人游牧。不獲逃竄。復勦滅包沁人等。西路又將布庫努特等誅戮。伊等聞風畏懼。旋即知悔。今伊犁喇嘛等知逆賊力不可恃。共圖擒獻以贖前罪。此非出於飾說。乘此機會。策楞等即應領兵直入。責令伊等擒賊自効。誅滅黨惡。寬其脅從。其勢更易。且噶爾藏多爾濟等皆係該處大台吉。其舊日屬人。自必聞風來歸。可以資其兵力。若普爾普所稱阿逆派兵千名。遣巴特瑪車凌等。擄掠諾爾布林沁之語。尚非實情。不過

林沁等於十一月初間起程。務掠諾爾布林沁游牧。伊犁大半空虛。及宰桑烏克圖錫克錫爾格納延泰巴顏巴桑等皆言其貧恩叛逆。擾害地方。議將阿睦爾撒納擒獻贖罪。并送歸薩喇爾。已於十月二十五日往闊勒奇頜集兵。遣我送信諾爾布林沁防備等語。臣即將普爾普解策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玉保奏稱所獲普爾普告知伊犁現在集兵擒獻阿逆。以贖前罪等語。準噶爾等現在集兵擒獻阿逆。以贖前罪。此等人等原屬反覆無常。然尚知利害。從前阿睦爾撒納詭言四衛剏特人衆皆其羽翼。衆人不審虛實。懼伊勢力脅從作亂。後知諾爾布林沁出兵擊賊。而北路發兵先遮賊人游牧。不獲逃竄。復勦滅包沁人等。西路又將布庫努特等誅戮。伊等聞風畏懼。旋即知悔。今伊犁喇嘛等知逆賊力不可恃。共圖擒獻以贖前罪。此非出於飾說。乘此機會。策楞等即應領兵直入。責令伊等擒賊自効。誅滅黨惡。寬其脅從。其勢更易。且噶爾藏多爾濟等皆係該處大台吉。其舊日屬人。自必聞風來歸。可以資其兵力。若普爾普所稱阿逆派兵千名。遣巴特瑪車凌等。擄掠諾爾布林沁之語。尚非實情。不過

伊等欲聯絡諾爾布林沁之意。如果前來。則大兵以逸待勞。會同諾爾布林沁奮力勦滅賊勢從此益孤。更可計日就獲現在降旨傳諭伊犁喇嘛等。令其効力贖罪。著加恩授普爾普爲三等侍衛。賞銀五十兩。並派侍衛一員同伊前往伊犁。宣旨曉諭伊犁喇嘛等効力贖罪

上諭伊犁喇嘛等曰。阿睦爾撒納負恩叛逆。擾亂伊犁。商等畏其勢力勉强服從。朕早已洞見情形。昨岡宰桑錫克錫訥爾格不將副將軍薩喇爾遣送逆黨約蘇圖等具見誠悃。已傳旨曉諭。今爾等自知前非。俱欲擒賊自効。遣普爾普告知將軍大臣等據實陳奏。實堪嘉予。爾等果能洗心滌慮。冀受朕恩。即將逆賊阿睦爾撒納擒送軍前。不特寬宥爾等從前罪愆。自當更加厚恩。慎勿執迷不悟。自取誅滅。

命免革巴里坤辦事大臣和起。立斌職。

上諭軍機大臣曰。和起。立斌因從前辦理馬匹遲悞。經部議革職。仍留軍營効力行走。本應如所議革職。第念和起等此次辦理軍營糧餉馬匹。尚屬無悞。著免其革職。從寬留任。伊等遵恩寬宥。宜益加意辦理。倘再有貽悞。斷不寬貸。

丁未。

定西將軍策楞疏奏。會同諾爾布林沁進兵事宜。

策楞奏言。臣會同諾爾布林沁。令其派兵二千名。於十一月初一日。在特訥格爾華托羅海等處會齊。進勦阿巴噶斯哈丹等游牧。後因諾爾

布林沁未能如期至攻於十一月二十日會合又因特訥格爾等處水草不足約至阿察地方會同進發現在帶兵前進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奏稱在阿察地方會同諸爾布林沁進勦阿巴噶斯哈丹等及招服塔本集賚各事宜等語策楞等現在進兵甚合機宜惟從前因伊犁來人等告知喇嘛宰桑等圍困將軍大臣降旨令將喇嘛等勦滅今伊犁喇嘛同宰桑烏克圖錫克錫爾格等請擒賊贖罪遣普爾普告知是其情尚可原策楞抵伊犁時著將喇嘛等寬宥以安衆心並責令其擒賊自効再約蘇爾圖尚在幼年未必有從賊之心不過聽察哈什指使察哈什斷不可容其餘如約蘇圖等尚可寬貸者著策楞等分別辦理

戊申

命曉諭中外西陲用兵始末

上諭大學士曰阿睦爾撒納本一奸詭狡惡之人因數年來準噶爾部落衆酋相尋吞噬而準噶爾台吉乃綽羅斯世傳伊保渾特勢不能遠行竊踞遂以達瓦齊爲奇貨誘助攻殺伊得從中取事及達瓦齊既爲台吉不遂所欲乃率衆來降彼時於歸化城安置朕爲天下共主彼以窮蹙來歸而轉令其妻子離散實所不忍且伊擁衆數千戶同來亦斷不肯聽其離析勢必肆出刼掠其爲害於喀爾喀者甚大是以治策楞舒赫德之罪而召見阿睦爾撒納於熱河行在錫之封賞伊即而陳平定準噶爾方略準噶爾一事乃我

皇考屢申提攸。未竟之緒。本所當辦。今既機有可乘。自不容已。而以夷攻夷。非即用伊為先導不可。是以即用為將軍。然朕已早燭其未可深信。故令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與之同行。密降諭旨。阿睦爾撒納若實心出力。可與之事權。以誠感之。若有反叛之狀。則汝收將軍印便宜行事。伊既向化而來。朕即開誠布公。實心相待。加以厚恩。伊亦人類。寧不知感。此

上蒼所鑒臨。初非術取之。利結之。逆詐而豫圖之也。迨伊犁既定。朕降旨封四衛喇特為四汗。伊遂潛懷逆謀。欲併準噶爾。遣人至哈薩克。揚言伊領兵平定伊犁。屢次遣使至營。本極恭順。且深悉阿睦爾撒納之反覆狡詐。果正其罪。亦何妨明切曉諭。示以天討。彼用。用準噶爾台吉私印。植黨修怨。殘殺自恣。六月班第等具以奏聞。朕即降旨。令其即軍中拏問治罪。班第等旋奏伊將遵旨入覲。朕名軍機大臣。示以所奏機宜。皆謂阿睦爾撒納。自必前來瞻仰。或慮其回巢後滋生事端耳。而朕即豫料其必不前來。是以復令班第等仰於彼中相機從事。若已起身在旬日內。亦當追回迅速拏問。葢伊既懷叵測。

即詐稱入覲。亦必於途次遷延。若不早為完結。必致生變。與其俟伊交結煽動。變運而費大。何如及時乘機辦理之為得也。乃班第等奏稱已遵旨遣人追取。適有哈薩克使者同行。恐其驚疑。復將追取之人撤回。獨不思哈薩克自大兵平定伊犁。屢次遣使至營。本極恭順。且深悉阿睦爾撒納之反覆狡詐。果正其罪。亦何妨明切曉諭。示以天討。彼

何驚疑之有。此班第等未能遵旨辦理。自失機宜之大端也。朕見班第等不能在外完結。即料其至伊游牧地方。必且竄匿。必且潛取家屬。因降旨烏里雅蘇台軍營大臣。令於撤回滿洲索倫兵內。截留一千名往禦。而阿睦爾撒納。果密使人邀其妻子赴期奔會。幸其所使班珠爾後期。而我滿洲索倫兵。已詣朝畢集。遮留其妻子部衆。無一人闌出者。班珠爾等仗倆既窮。始束身入覲。仍計回時刼之以去。此朕於熱河親訊時。據班珠爾等一一供吐者。若朕不豫爲部署。彼之家屬人衆。安然遠颺。豈不增其羽翼耶。額林沁多爾濟。我之扎薩克親王。班第等以其老成可任。令與阿睦爾撒納同行。乃齊木庫爾既密告其弟逆謀已著。速當擒戮。而恬不知警。但答以我單親王。彼雙親王。不敢便宜從事。夫既爲國家叛賊。尚何雙親王之足論。及阿睦爾撒納繳授將軍印信。令伊先行。尚不覺悟。逾日乃知其遁去。始以兵追捕。而已無及矣。此又自失機宜之一大端也。班第鄂容安薩喇爾駐劄伊犁。受心膂之寄。當聯爲一體。乃班第爲人。過於謹愼。氣局狹小。好親細事。鄂容安雖尚知大體。而不能通蒙古語。一應機密籌畫。未能洞悉。頗有漢人習氣。至薩喇爾之在準噶爾。譬之內地王府長史之以

護衛者流耳。今雖授以顯秩。彼衆原所不服。而伊復粗率自大。三人者。性習各殊。安望其能和衷共濟。重以阿睦爾撒納之奸。其所不悅。盡遣入朝。三臣之左右。皆其黨與。三臣深信不疑。疎於自衛。兵散處馬遠牧。而軍營金帛茶布以備賞賚者。衆衆耽耽以視。班第等初不介意。即如敦多克曼集。乃

阿睦爾撒納所信用。班第等一聞捨掠臺站之信。
即應立爲擒戮。以剪其爪牙。乃轉令傳諭剛噶。安
撫夷衆。敦多克旣集。因得招集羣兇。操戈相向。三
臣倉卒衝突。賊衆大集。勢不能支。班第鄂容安捐
軀以殉。薩喇爾被執。令班第鄂容安見機明決。早
爲之所。安得至此。此二臣之殞命。種種皆由自悞。
無所歸咎。而朕用人失當之悞。亦無可辭也。所可
異者。阿睦爾撒納之狂悖情形。色布騰巴爾珠爾
在軍營時。皆所深悉。且曾受朕密旨防範者。乃毫
不加察。反爲所愚。與班第等如水火。朕是以命其
來京。乃在朕前仍無一言奏及。伊親爲額駙。位列
藩王。豈其與逆豎同謀。實可信其必無。特年少無
知。初不料其至此也。至永常以領兵大臣。駐守烏
魯木齊。聞臺站被掠。初以爲匿竄自相攻劫。奏請
帶兵追逐。意尚近於勇往。即加內大臣銜以示鼓
勵。及聞阿睦爾撒納逃叛。輒思乖張。甘心僨事。
退回巴里坤。而置伊犂於度外。設令永常當棄克
明安宰桑扎木參等叩轅請告之時。厲兵迅往諸
部得所依倚。協力搜捕阿睦爾撒納子身遁軼。可
計月就擒。西陲已早安帖無事。如北路之殲滅包
沁。是其明驗也。若以爲臺站已斷。難於前進。則現
在策楞與噶爾藏多爾濟之子諸爾布林沁文何
以能偏師深入。振我軍威。而伊犂之喇嘛宰桑等。
皆鬨風內訌。悔懼自新。願率衆追捕叛逆以贖前
愆耶。策楞既能奮勉。以盡前愆。爰授以定西將軍。
而永常之罪不容誅。今雖死於道路。亦當明正典
刑。總之此事諸臣昧於機宜。節節貽悞。然其中蓋
有

天意。何則。朕思阿睦爾撒納。雖傾險反側。但當伊犂甫
定。衆或以其爲國宣勞。而一切罪狀。惟軍營大臣
見之。朕及軍機大臣知之。天下後世不盡知之也。
又設使其遵旨入覲。朕爲久遠計。本欲宣播其奸。
擧罔治罪。然無知者猶將有鳥盡弓藏之議。是今
日之逆跡彰露。使人人知其必不可不誅。未必非
上蒼之默啟之也。人情樂於觀成。難與謀始。上年定議
用兵。舉朝率多疑議。及伊犂平定則以爲事出意
外。聞阿睦爾撒納負恩逃叛。又以爲究不可辦。且
以爲此固當然。今聞伊犂宰桑。悔罪擒賊。或又以
爲恐未必然。人心風俗。一何怯懦至此。此朕所以
愧且懼也。班第鄂容安良見危授命。固爲可憫。然於
事無補。迥非傅清拉布敦之殞身西藏。爲國除兇
者可同年而語。然一死已足自贖。班第誠勇公爵。

仍著加恩令伊子巴祿承襲。鄂容安襄勤伯爵。著
該旗帶領伊子引見。令其承襲。朕於軍國重務。一
本大公。隨機順應。順者嘉與之。逆者誅討之。奮勇
者獎勵之。怯懦者罰殛之。惟準乎事理之當。初非
窮兵勤遠。亦不至耗財重費。合計現在軍需。較之
雍正年間。所費不及六之一。而偏灾賑卹。與夫中
外賞賚。初未因軍興稍有裁損。此王公大臣等所
共知者。彼妄生異議者。誠何心耶。將此事顛末並

規畫所及。徵特衆人不能窺尋萬一。即身司其事如
軍營大臣。日賴
廟謨指授。其間克副稟承者。固無不功立効隨。捷於
影響。設當機領悟稍遲。未獲投時赴會。已不
免毫釐千里之失。此皆成蹟昭然。可指而數。
至臣等昕夕
禁廷。竟聆

密勿。每值羽郵進
御。仰荷
訓示精詳。並奉
溫旨垂詢參核。臣等輒或抒格一時。未即會心窾要。
遽乎事機顯著。乃如燭照左券。如數前籌。實無由上
測
高深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又曰。如彼築室于
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蓋
聖人於輿情日用之恒。無一事不
虛公博採。以資集益。若
國家軍行至計所在。則自古以為非常之原。芸芸
者流。狃方隅末見。豈易與言發謀慮始。故築
室之戒。持之不得不堅。其義政與先民所稱。

交引互發。於此益信我
皇上建從來未有之
膚功。先揆從來未有之
廣算。又豈方策中韜鈐智略。所可少參疑議者哉。
諭定西將軍策楞安撫伊犁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春間曾降諭旨。本定伊犁後。將四
衛喇特及各鄂拓克人衆。編為旗分佐領。其宰桑

即都統職銜。得木齊即佐領職銜。收楞額即驍騎校職銜。與準噶爾舊例無異。原屬易於遵行。但此時尚可毋庸辦理。現在進兵。凡投誠之台吉宰桑等。著策楞即速奏聞。朕當酌量貲以品級職銜。俟明年來京入覲。再行封授。準噶爾人等不知約束。易生疑惑。策楞至伊犁後。諸凡條例。務須簡易明白。便於遵行。不必似內地之詳密。使伊等手足無措。方爲妥協。至貢賦一項。準噶爾連年不靖。近又遭阿睦爾撒納滋擾。疲弊已極。今年貢賦。著加恩寬免。自明年爲始。減伊等原納貢賦之半徵收。此項仍爲賞給彼處衆人俸祿及養贍喇嘛之用。著策楞詳細曉諭伊等知悉。辦理大局已定。其餘事務。暫留玉保庀爾錐音等在彼辦理。策楞著帶尼瑪哈薩克錫喇呑圖布克恩克博羅特等二三人。同至京師。詳細籌畫。再行辦理。其伊犁從前原議駐兵五百名。今亦毋庸增添。仍照舊數。派索倫兵五百名駐劄。惟兵丁馬匹須在一處。如蒙古游牧人等。庶可以資防守。其議遣濟隆胡土克圖前往伊犁之處。宜詳察彼處剋麻等情形。再行遣往。著策楞訪問厄爾錐音等具奏。此等事宜。雖尚可緩。亦須豫爲籌及。策楞等務期于事有益。隨宜安酌辦理。

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疏奏防範收服烏梁海事宜。

哈達哈等奏言。臣等奉到

諭旨。令會同青滾雜卜。商酌防範烏梁海事宜。

適青滾雜卜來至布延圖軍營。臣與之商議。據青滾雜卜告稱新收汗哈屯烏梁海等。愚蠢無

知。經阿睦爾撒納遣人唆誘。不可不留心防範。
已令郭勒卓輝等。由烏梁海得木齊內選派數
員。帶兵駐劄哈道里等處瞭望。遇事即行傳報。
其額爾齊斯地方。有郭勒卓輝屬人博博等。
百戶尤屬可疑。且去宰桑處甚遠。難於約束。並
諭令郭勒卓輝將伊等內移。以防逃竄。所有新
收烏梁海等。現在俱行加意防範。奏入。報
聞。

庚戌。

諭山西巡撫恒文採辦商駝。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明德奏稱西路軍營駝隻現在
陝甘二省採辦。尚未充裕。晉省歸化城朔平一帶。
商販駝隻甚多。請勅下該撫採辦等語。著傳諭恒
文。在該省商販駝隻內採辦一二千。沿邊解送肅
州聽用。

辛亥。

議安插鄂爾丹達爾扎等。

軍機大臣奏言。臣等詢問台吉鄂爾丹達爾扎
濟克濟扎卜等。前住青海。因羅卜藏丹津謀叛。
移住喀爾喀。後為茂海策凌等遣勒問逃準噶
爾地方。大兵平定伊犁。經將軍班第等查明給
與戶口。交與侍衛瑪瑞帶領入

覲。中途為呼爾瑞台吉達瓦屬下搶掠。今將軍策楞
進兵。達瓦屬人。仍將伊等送回。應請
旨發回喀爾喀游牧居住。奏入。
上從之。

定西將軍策楞等疏奏遣人曉諭伊犁喇嘛等
各事宜。

策楞等奏言。臣等將普爾普所告伊犂喇嘛宰桑等擒賊自効情形。詢之諾閘布林沁諾海奇齊克等。俱云此係實在情形。並無可疑。宰桑烏克圖人甚明白。係曏曏時舊人。伊犂擾亂時。並未附和從賊。此次遣人前來告知。亦必出伊定見等語。臣即令諾爾布林沁等寄信各喇嘛宰桑知悉。現在大兵進發。額林哈畢爾噶各台吉宰桑等。俱派兵隨行擒剿逆賊。伊等果能擒賊來獻。自當奏聞加恩。若所言不實。即用兵勦滅。遣得木齊德納克同策卜登前往曉諭。

並將

皇上軫念將軍及曉諭進噶爾部衆各

諭旨。齎往宣示。又據普爾普告稱。現在額林哈畢爾噶一路不便行走。須由烏魯木齊取道吐魯番

從朱爾都斯前進。方爲妥協。即照伊所請前往。

臣並將奉到

諭旨。令會同諾爾布林沁等剋期勦滅阿巴噶斯等游牧事宜。與諾爾布林沁等商議。據稱前因伊父遣人告知靜候將軍大臣等到時商議是以未即派兵同來。今現擬將附近之布魯古特呼爾瑪各處兵丁先派一千餘名。於十二月初五日齊抵軍營。俟其到時。臣即於初七日領兵前進。奏入。報

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奏言。臣等遵奉

諭旨與青滾雜卜及察達克等商議。換易烏梁海馬

匹事宜。據察達克告稱。新收烏梁海等。約可換馬一千匹。但駛載物件。往彼換易。路程較遠。請將茶煙緞匹等項。運至吹地方。彼處離汗哈屯游牧甚近。臣即派察達克等前往辦理。計換馬一匹。所給物件運價。約銀七兩五錢。其舊厄魯特克公丹拜及青滾雜卜所屬烏梁海等。亦可購馬一千匹。請勞匹給與價銀七兩五錢。即交青滾雜卜派人辦理。再從前禁止烏梁海等在卡倫附近交易。恐其滋生事端。今伊等感激天恩。誠心歸順。請嗣後每年或一次或二次。令蒙古商人等駝運物件。換易伊等牲隻。即在吹地方交易。似于彼此有益。奏入。報聞。

癸丑。

命賞給都爾伯特游牧人等籽種糧石。

上諭軍機大臣曰。舒明奏稱都爾伯特汗策凌等告知伊屬人等生計稍艱。請將游牧移至額克阿喇勒等語。伊犁平定後。原議定伊等遷至舊游牧額爾齊斯地方居住。若額克阿喇勒。則附近卡倫。遷往居住。事屬可行。著照所請。即於今歲遷往彼處游牧。俟搶獲阿逆後。仍令伊等遷至額爾齊斯路更近便。倘有派伊等兵丁之處。即由彼派往。諸事易於辦理。策凌等既稱在推河地方。生計稍艱。著賞給籽種六百石。交與恒文等運至額克阿喇勒地方。務於明年三月內運到。使伊等得以及時耕種。毋致遲悞。又據納穆扎爾奏稱。輝特和碩特人等現將牲隻在塞楞額鄂爾昆等處換易籽種等

語。輝特和碩特人等。今歲自軍營回來。又向塔米爾扎卜堪往返遷移。牲隻疲瘦。不必令其換易。亦著納穆扎爾。查明應需籽種若干石。行文恒文處支領賞給。以示體卹。至策凌等從前騎馱前往軍營之馬駝。現在應行交納。但念伊等往返軍營。牲隻不無疲瘦。著寬限二年。陸續交納。

參贊大臣富德疏奏。噶爾藏多爾濟等。赴軍營日期。

富德奏言。臣帶領噶爾藏多爾濟等至巴里坤。遵旨換給伊等馬駝。并賞給台吉宰桑等緞匹及兵丁銀兩。伊等感激奮勉。議定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自巴里坤起程。前赴軍營。旋據巴雅爾告稱。自巴里坤第三臺廋集地方。離伊游牧甚近。擬先往備兵。且與和通鄂勒商議。寄信額林沁。令其將獻阿睦爾撒納。即令伊等前行。又於十一月三十日。接到策楞咨稱。普爾普來告伊犁衆喇嘛宰桑等情願擒賊自効情形。臣即曉諭各台吉宰桑。伊等更覺踴躍。據噶爾藏多爾濟告稱現在已到伊所屬扎哈沁地方。既有此信。應即先往游牧。整齊兵馬。速行進勦等語。亦照伊所請。派營總巴雅爾等同伊前往。臣亦帶領官兵。剋期前進。奏入。報

聞。

乙卯。

恩賞布庫努特等口糧。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和起等奏稱派出隨同在圖布進兵之布庫努特兵二十名。現照達什達及扎爾人

之例。賞給口糧馬匹等語。前據西圖布稱伊布庫努特入泉。共九十餘戶。酌量可選兵七八十名。今僅用二十人。殊屬太少。著再選派六十名。令其帶領前往。此項布庫努特等九十餘戶。早經投順。從前未常未經奏聞。是以未及施恩。除揀派兵丁給與馬匹口糧外。其餘人等俱著照達什達瓦屬人之例。一體賞給口糧。以示優卹。

命定西將軍策楞雍勒錫克錫爾格擒賊自効情形。上諭軍機大臣曰。詢問侍衛滿楚。知錫克錫爾格將薩喇爾噶留。加之困辱。情形甚屬可惡。昨據策楞等奏稱伊犂喇麻及錫克錫爾格等。情願擒賊自効。

命授鄂齊爾爲散秩大臣。賞銀五十兩。衣一襲。

宰桑鄂齊爾入覲。

丙辰。

駐劄巴里坤辦事大臣和起等疏奏副將軍薩喇爾遣人報知伊犂喇麻及察哈爾藍翎侍衛那木查爾等。帶領和碩特台吉諾爾布敎多克來使鄂爾奇木濟烏魯特來使鄂斯庫。綽和爾來使霍諾克。克勒特來使齊木伯爾和碩特台吉圖們來使烏特巴拉等五人。至巴里坤告稱八月二十四日。

宰桑克什木敦多克叟集等作亂薩喇爾及布
林那木扎爾和通鄂勒等衝陣力戰至二十六
日夜爲宰桑錫克錫爾格所執看守六十日後
準噶爾合吉宰桑喇嘛等咸慕
天朝威德自知罪愆共怨恨阿睦爾撒納反覆叛亂
商同擒賊自効現聞阿睦爾撒納同合吉額林
沁舍楞在博羅塔拉道都托羅海地方居住各
領兵前往擒拏薩喇爾同公丹拜監牌侍衛和
通鄂勒宰桑約酥圖錫克錫爾格巴桑等帶兵
三千餘名在博羅布爾噶蘇進發台吉諾爾布
貝奇宰桑烏克圖等帶兵三千餘名在闊勒奇
嶺進發於十一月初九日在托和木圍會集俟
擒獲時交薩喇爾解送因各遣使人賫準噶爾
喇嘛等奏書前來並請入覲

天顏等語臣即將布林等及來使五人派員馳送京
師伊等並稱由吐魯番一路前來是以行文北
路將軍大臣一體豫備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和起等奏薩喇爾同準噶爾合吉
宰桑等議擒阿睦爾撒納來獻等語薩喇爾駐劄
伊犂倉猝遇賊班第鄂容安捐軀盡節伊爲賊拘
留自必憤恨然因兵少力弱中賊詭計非伊無能
路領兵期獻逆賊是其誠心奮勉終始不渝朕聞
之實深嘉予轉復爲之惻然著策楞傳旨慰勞並
將荷包鼻烟壺各一件俟薩喇爾至軍營時即行
頒賜其宰桑烏克圖等原係歸誠之人曾降旨給
與職銜止因阿逆從中煽惑伊等勉强服從今既
悔罪輸誠擒賊自効俟拏獲阿逆後將伊等悉行

寬宥。並當從重施恩。發往荷包鼻烟壺各十五件。
將現在効力之宰桑等。遇行賞賜策楞等詳悉曉
諭伊等知之。又
諭曰。薩喇爾原係厄魯特之人。叩關投誠。前及五年。
隨圍出兵。奔走幾無寧歲。前此命其同駐伊犂。亦
因伊熟彼地情形耳。及阿逆背叛生變。班第鄂容
安捐軀盡節。而薩喇爾衝陣突出。其後力窮。被執
拘留。所以不加深咎者。誠以厄魯特風俗。原不知
致身大義。未可以世受國恩之滿漢臣子相提並
論。初非朕之溺愛厄魯特而然也。拘方之士。或將

謂三人同駐伊犂。彼一臣臨危致命。而伊乃覥顏
就執。其偷生負國。斷難姑容。如此則是以祖父世
臣受恩深重。明於大義者為比。未免過於求全責
備。而其視薩喇爾為過高矣。夫責人易而當局難。
平居議論。誰則不能。獨不思身當其境。可深信其
能引決就義如班第鄂容安之為者。恐亦未能多
得也。倘阿逆擒獲之日。朕自分別功罪。另降諭旨。
恐無知之人。但有所聞。輒生異議。並未深悉事理。
一味隨聲附和。澆風陋習。不可不亟為挽回。特曉
諭知之。

丁巳。

命定西將軍策楞等查辦伊犂陷賊人員。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逆背叛時。侍衛官員。隨將軍等
駐劄伊犂。有陣亡及自盡者。著策楞抵伊犂後查
明請旨加恩。其未能死節。被賊羈留者。雖俱不能
無罪。但因留兵不多。倉猝被難。非昔年和通呼爾
哈淖爾臨陣被執者可比。有自行投到及查出者。
俱著從寬免其治罪。遣回京師。

命封和碩特台吉諾爾布敦多克公爵。

上諭軍機大臣曰。和碩特台吉諾爾布敦多克奏稱伊父羅卜藏車凌。從前久欲投誠。因在噶爾丹策零時。未獲率衆前來。今年進兵。班珠爾又將伊屬下人等占據等語。頃諾爾布敦多克之子鄂齊爾。赴熱河入覲。加恩封賞。令同噶爾藏多爾濟等赴軍前効力。今諾爾布敦多克。會同薩爾爾領兵擒拏阿睦爾撒納。誠悃可嘉。著施恩封諾爾布敦多克為公。所有班珠爾占據伊舊日屬人。著策楞即行查明給還。

戊午。

諭定西將軍策楞進勦博羅塔拉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奏稱此時前往伊犂。尚非急務。大兵進發。即向博羅塔拉。迎赴薩拉爾。擒拏阿逆。並將助惡人衆。悉行勦滅等語。所奏甚合機宜。惟辦理助惡人等。尚當示以區別。如阿巴噶斯哈丹察滾德濟特敦多克曼集等。固屬罪無可逭。若巴特瑪車凌額林沁二人。前從哈薩克前來。且額林沁素與阿逆積有讐隙。或能協力擒賊。更當格外寬宥。至宰桑約蘇圖年幼無知。不過為賊所誘。前曾降旨。令將厄爾錐音哈薩克錫喇尼瑪約蘇圖俱授為圖什墨勒內大臣。今約蘇圖已協同薩喇爾前往擒拏逆賊。著策楞即傳旨補授。其巴特瑪車凌等。亦著策楞到日詳察情形。奏聞請旨。

命定西將軍策楞查辦達什敦多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哈達哈奏稱都噶爾屬人敦多克告稱阿睦爾撒納。遣宰桑色克色烏勒木濟等。將達什敦多卜游牧遷去。伊獨逃出來歸等語。達

什敦多卜。係葛褒罪被擒之人。未經治罪。授伊爲侍衛。又賞給副都統職銜。遣往軍前効力。如遇阿睦爾撒納以兵力威逼。不得已而脅從。尚屬可恕。若僅遣人傳喚即行。明係有心從賊。即應重治其罪。著策楞至伊犁查明確實。伊果遷移他處。隨同阿逆行事。著即將達什敦多卜拏解京師正法。

命齊木庫爾之子策卜登多爾濟襲封郡王。

上諭軍機大臣曰。齊木庫爾自歸誠以來。感戴朕恩。實心効力。豫將阿逆謀叛情形。告知軍營大臣。並率領擁特人衆內附。誠悃可嘉。是以施恩封爲郡王。今聞溫遊深堪憫惻。著賞銀一千兩。料理喪事。並加恩將伊子策卜登多爾濟承襲郡王。兼管烏特盟長。協同管轄。又

諭侍郎納穆扎爾曰。齊木庫爾病故。伊子策卜登多爾濟年幼。恐不能約束衆人。而其部落自普爾普外。亦更無人可用。是以授策卜登多爾濟爲盟長。即以普爾普爲副。協同辦事。但普爾普不可深信。若有妄行之處。當示以節制。著納穆扎爾加意防範。又不可少露形跡。使其生疑。

癸亥。

命癸賞員勒車木楚克扎布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奏稱現令玉保車木楚克扎布阿敏道等。帶領兵丁一千一百名前進。其餘弁兵。策楞等隨後繼進。於初七日起程。其厄魯特台吉惟唐古特諸海奇齊克等數人前來。餘皆未到等語。今伊犁台吉等乘厄魯特等兵到順應大兵自宜速進。策楞等不俟

自行進發甚合機宜看來不必藉厄魯特兵力即
可勦滅阿巴噶斯等助惡人衆惟在董楞等加意
奮勉迅奏膚功至貝勒車木楚克扎布自去歲即
在軍前効力近又同勦布庫努特頗著勞績公旺
布多爾濟隨伊父軍營行走始終不懈今並在哨
探隊內行走實屬奮勉可嘉著加恩賞給車木楚
克扎布三眼翎旺布多爾濟孔雀翎以示鼓勵
上諭駐劄巴里坤辦事大臣和起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和起等奏稱從前自伊犁前來
之喇嘛達木巴達爾扎跟役薩喇那奔一戶現在
逃竄等語此數人雖已逃竄尚屬無關緊要但駐
劄巴里坤之厄魯特等甚衆達什達瓦屬人亦不
下數千豈可轉相效尤任意逃竄此項人等係安
插在卡倫之內抑或在卡倫之外如在卡倫內則
何以無人覺察任其脫逃即在卡倫以外亦應有
防範之人著和起等查明奏聞再前曾降旨令公
納噶查等帶領達什達瓦屬人及額敏和卓回人
前往阿克蘇城嗣又降旨停止此項回人業經賞
給製裝銀兩此際應已抵巴里坤若即令撤回徒
勞往返現派達什達瓦人等隨營効力巴里坤所
有馬匹如可辦給回人乘騎即令伊等一同馳赴
軍營接續大兵亦屬有益著和起等酌量辦理並

傳諭策楞知之
甲子
命各省提鎮稽察臺站
上諭軍機大臣曰軍營文報關係緊要從前特派大
員督察以專責成今據黃廷桂奏稽察臺站不若
責成沿邊提鎮等語沿邊臺站多屬營弁馳送責

成提鎮稍查實為妥便著照所請派沿邊各提鎮
不時往來查察勿致稍有玩惕其直隸山西亦著
各提鎮就近督察
命籌辦買補馬匹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黃廷桂奏稱西安滿營等摘挾
馬匹在歸化城購買山西綏遠城右衛撥馬三千
匹亦陸續買補一時同購必致難於採買等語現
在西路用兵陝甘調缺營馬亦須購補著照大學
士黃廷桂所奏先儘西安滿營各處應需馬數速
為買足其綏遠城右衛應補馬匹不必同時購買
乙丑
諭定西將軍策楞安置唐古忒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奏唐古忒告稱哈薩克錫
喇甚合機宜現在唐古忒安置額林哈畢爾噶殊
察事竣後若仍將唐古忒隨同進兵著留心查
準噶爾人衆俱有望諾爾布林沁為台吉之意似
皆唐古忒扯飾之詞已經明白開導並曉諭哈薩
克錫喇等語唐古忒如此陳告特因伊係阿睦爾
撒納族人今在額林哈畢爾噶居住衆皆不悅伊
欲藉此偪軋即如從前恩克博羅特亦謂唐古忒
全無歸順從征之意不若將伊游牧附近馬匹牲
隻全行收取盡將其丁壯攜至軍營使伊不得妄
有異志等語曾告之扎拉豐阿看來明係伊等互
相猜疑彼此告訐之詞全不足為據試思噶爾藏
多爾濟荷朕深恩哈薩克錫喇乃係阿逆仇人必
無從賊之事策楞以噶爾藏多爾濟哈薩克錫喇
必無異志曉諭唐古忒並將此情節行知哈薩克
錫喇甚合機宜現在唐古忒隨同進兵著留心查
察事竣後若仍將唐古忒安置額林哈畢爾噶殊

屬未便。並著策楞存記。俟彼時另指一地方安插
唐古忒游牧。
命傳諭鴉爾藏多爾濟。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扎拉豐阿奏稱鴉爾藏多爾濟之子諾爾布林沁。於十二月初七日病故等語。諾爾布林沁。年幼而甚奮勇。前緣伊父入覲。獨駐游牧。頗著勤勞。是以加恩封為郡王。今聞病故。深堪憫惜。著賞銀一千兩。用示優卹。並傳諭鴉爾藏多爾濟。不必過於傷心。此時若尚未同策楞帶兵前進。暫令在游牧休息。俟料理伊子事畢。再行續進。

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之二十四

乾隆二十一年春正月庚午。

傳

諭喀爾喀王公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自辦理準噶爾以來。喀爾喀王公等朕或施恩加封。或按律治罪。皆視其功過。斟酌至當。初不因喀爾喀係舊日臣僕。有意苛求亦未曾任其希圖僥倖。非分加恩也。喀爾喀部落。素有怯懦退縮之心。從前初議進兵。曾經降旨訓勉。冀其各自振作。嗣喀爾喀王公等。皆知仰承朕意。平定伊犁時。人皆奮勉効力。是以將和托輝特郡王青滾雜卜等優敘晉封。而額林沁多爾濟身為扎薩克親王。黎費軍務。將軍班第。特派伊監視阿睦爾撒納同行。先經奏本庫爾喀逆賊叛跡已露。

而扎薩克林丕勒多爾濟等又復屢次言及理宜
相機擒治乃額林沁多爾濟並不速辦反以阿睦
爾撒納係雙親王伊係單親王難以辦理為辭邊
巡觀望以致阿逆乘間脫逃次日始帶兵追逐勞
已無及試思此何等事而額林沁多爾濟有意貽
誤致使逆賊兎脫其心尚可問乎核其情罪萬無
可逭朕是以即將伊治罪而桑寨多爾濟尚屬幼
年一聞阿逆遠竄即能奮身追捕巴扎爾什第等
勦殺包沁勇往可嘉朕皆加恩封賞策布登扎布
効力軍營克繼伊父勞績又將阿逆謀叛之意屢
次密告將軍班第是以朕格外施恩由公爵封至
貝勒以示鼓勵至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與和托
輝特郡王青滾雜卜原係阿睦爾撒納同隊之人
逆賊負恩背叛形迹顯然伊等豈無所知且朕會

經密諭色布騰巴爾珠爾令其小心防範乃全不
經心反為逆賊所惑與班第等意見不和經朕降
旨令色布騰巴爾珠爾來京並將青滾雜卜調辦
汗哈屯事務孰意色布騰巴爾珠爾到京並未在
朕前奏及阿睦爾撒納一語在色布騰巴爾珠爾
身為額駙位列藩王不但伊無附賊之理即青滾
雜卜世受國恩亦斷不至與逆賊通謀朕原可以
深信第色布騰巴爾珠爾年幼無知一至於此朕
實不勝憤懣已降旨將伊王爵革退嚴加禁錮至
青滾雜卜亦係御前行走之人非他人可比且去
歲進兵甚屬奮勉其罪不過與逆賊共事之時稍
為附和耳朕念伊往日勤勞姑從寬免嗣後益當
痛改前非勉力報効朕用人行政一秉至公信賞
必罰功罪皆由人自取毫無畸重畸輕之見可告

天下後世恐伊等不知妄生疑惑著將此通行曉
諭喀爾喀王公等知之欽此
辛未
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疏奏阿睦爾撒納奏摺
哈達哈奏言十二月十七日從前遣往哈薩克
之侍衛順德訥帶同傳
旨曉諭阿睦爾撒納之厄魯特兆齊回至軍營稟稱
阿睦爾撒納遣回伊等時有奏摺一件令交軍
營大臣轉奏據阿睦爾撒納奏稱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諸事遵循
訓示仰賴
威福將達瓦齊及宰桑等擒獻
闕下又將準噶爾全部歸附
天朝第一班第薩喇爾等事暴急會令額駙色布騰巳

爾珠爾陳奏臣又向伊等商議四衛喇特人衆
應遵
皇上諭旨敢其離散憫其窮蹙一切如噶爾丹策零
時令其安全今若辦理不善伊等性情剽悍必
生變亂且恐哈薩克布魯特聞風附和班第等
旨入
不能聽從至臣遵
旨有
頒給印信不敢棄置交與額林沁多爾濟帶回其班
第薩喇爾如何陳奏之處自蒙
皇上洞鑒又班第薩喇爾乘馬直入喇嘛經堂將馬
繫於柱上伊等並坐大喇嘛之上薩喇爾無忌
妄談言四衛喇特人衆皆伊管理並於各鄂拓

克內選擇婦女為妻復肆行擄掠宰桑克什木
巴雅爾拉虎等衆皆切齒是以於臣未到伊犂
之前忽生變亂前奉到
皇上令遣使曉諭哈薩克之旨即派順德訥等及臣
宰桑前往今阿布賚等共言與臣同盟結好斷
不背約亦欲如臣一體沾

恩此順德訥所親聞者臣現擬將四衛喇特游牧整
理並令回人布魯特塔什罕哈薩克等臣服
天朝將臣游牧與伊等會合同住斷不敢萌背叛之
心接到
諭旨不勝感激悚惶伏祈
賞給臣管轄四衛喇特印信勉力報効等語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閱哈達哈等轉奏阿睦爾撒納
所奏托忒字一摺顯係窮蹙無歸故為此搖尾乞
憐之狀以剿僇俘於萬一然其叛逆之跡百喙難
辭現在伊犂喇嘛宰桑等前往擒拏將軍策楞亦
經進兵會勦自可計日就擒明正其罪以伸國法
但阿睦爾撒納中途逃竄並未前抵伊犂而該處
至伊犂內所奏班第薩喇爾各情節雖未可盡信
之喇嘛人等遂至倉皇生變則班第等之辦理不
善亦可概見適與朕前降之旨相符將此宣示中
外知之

授努三為三等侍衛同左都御史何國宗前往伊犂
測量地理
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疏奏遣使哈薩克及
阿睦爾撒納現在情形
哈達哈等奏言據侍衛順德訥稟稱七月二十
八日前往哈薩克阿布賚所住額卜圖淖爾地

方。宣示
勅諭阿布賚不勝懽忭。暫稱今進噶爾全部。俱歸附
天朝。蒙
皇上不棄荒裔。遣使曉諭。實出望外。今遣托克錫里
鄂爾里。達瑚等三人。齎捧奏章。同往入
覲。並遣我弟岳勒博羅斯帶領屬人。通使軍營大臣。
又我尚有進
獻馬匹。恐路遠易致疲瘦。當緩期送赴阿睦爾撒納
處。轉爲呈
獻等語。並於八月二十五日至阿布賚之弟汗巴巴
地方。患病死傷者甚衆。人亦窮困。畢行搶掠。計
其兵丁。不過二千有餘。同伊在彼者。係額林淖
伊什丹津巴特瑪車凌達瓦占布根敦扎卜策
伯克敦多克舍楞敦多克曼集索薩賚布林巴
岡擯爾噶爾鄂博什固穆扎卜巴桑噻克塞烏
勒木濟等十餘人。其餘俱不能認識。看來事勢
窮蹙。阿逆必逃入哈薩克境內。現將阿布賚等
遣來入
覲之人。俱留於彼處等語。又據遣往曉諭阿睦爾撒
納之兆齊稟稱十月二十九日前往阿睦爾撒
納處宣示
諭旨。阿睦爾撒納屏人密問伊游牧人衆。現在何處。
撒納始知其背叛情由。留住月餘。因軍營遣往
曉諭之厄魯特兆齊到彼。阿睦爾撒納繕寫奏
我告以奉

肯將爾游牧人衆。移往塔米爾地方之內。並未殺戮。爾妻子已在內地。乞恩於聖主之前。現亦無恙。爾所造寧桑阿穆爾濟爾噶爾等。已經拏獲審訊。又詳察阿睦爾撒納屬人等。均因家室離散。人人含怨。約計伊游牧內。馬匹不過千餘。駝隻不及一千。牛羊等項已屬無餘。生計甚窘等語。奏入。報聞。

壬申，

命原任厄魯特散秩大臣賽音納克托之弟賽音伯勒克爲散秩大臣。

甲戌。

命安插布圖庫人衆。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和起等奏。稱從前投誠之布圖卽等原在額爾齊斯阿塔瑪里地方居住。懇請歸伊游牧等語。現今準夷平定。額爾齊斯阿塔瑪里一帶。盡入版圖。卽令其仍回原處。未始不可。但現在天氣尙寒。行走稍艱。暫令在巴里坤居住。俟搶獲阿逆後。再令伊等由額林哈畢爾噶一路遷回原處居住。

參贊大臣達爾黨阿。疏奏普爾普懇請派兵効力情形。

達爾黨阿奏言。據普爾普告稱荷蒙

皇上天恩。補授散秩大臣。急圖報効。現在自巴里坤起程。至我游牧地方。不過五六日之程。游牧內有戶口一千有餘。可選兵一千名。懇先派一八百往游牧。若我弟鄂爾奇木濟已領兵前進。我再選派兵三四百名。由薩爾海地方。會合大兵。

一同進勦。擒孽逆賊等語。臣等即與彼約定。令
蓋翎兆坦。偕普爾普商酋起程前往。奏入報
聞。

丁丑。

參贊大臣玉保疏奏進勦阿巴噶斯情形。
玉保奏言。臣帶領哨探官兵。於十二月十九日。
抵哈齊克地方。據揮特台吉諾爾布告稱聞阿
睦爾撒納現在博羅塔拉居住。納木奇在烏蘭
烏蘇納林居住。哈丹額林沁等在阿睦爾撒納
附近晶河托多克等處居住。十月間。阿巴噶斯
會獨往安集哈雅博木地方居住。近因往來人
少。未得確信。至阿巴噶斯之五得參人等。現在
烏蘭烏蘇西喇特克等處游牧。大兵前行。指日
可到等語。臣與尼瑪等商議。如兩路整兵前往。

將納木奇阿巴噶斯部落。分路攻擊。相隔遙遠。
軍勢稍分。現在一面遣人招降納木奇。一面先
將阿巴噶斯之五得參人等勦滅。收其馬匹牲
隻。換給官兵。再抵安集哈雅博木地方。擒拏阿
巴噶斯。更爲迅速。奏入報
聞。

戊寅。

命賞散秩大臣布林銀一百兩。衣一襲。授伊犁台吉
諾爾布敦多克等來使鄂爾奇木濟烏特巴拉
韋諾克鄂斯庫齊木伯勒等爲三等侍衛。各賞
銀五十兩。衣一襲

己卯。

命郡王品級塞卜騰之子巴桑承襲貝勒。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阿蘭泰奏稱郡王品級貝勒塞

卜騰前赴軍營。中途病故等語。塞卜騰自入覲以來。深知感戴朕恩。遇事誠心効力。人亦明白。今聞身故。深堪憫惻。著賞銀一千兩。經理喪事。其貝勒職銜。即著伊子巴桑承襲。

辛巳。

命賞內大臣尼瑪世職。

上諭軍機大臣曰。內大臣尼瑪。深感朕恩。伊回游牧時。即將該鄂拓克內派撥兵丁。馳赴軍營甚屬奮勉。著加恩賞給騎都尉世職。即於伊子內指名具奏。令其承襲。

壬午。

命授厄魯特兆齊為侍衛。

侍衛。

甲申。

命授厄魯特忒克錫卓奇克三雅布達勒等為藍翎侍衛。

上諭軍機大臣曰。從前北路軍營。遣往阿睦爾撒納傳諭之厄魯特兆齊。今與侍衛順德訥同回。著加恩授為藍翎侍衛。並著哈達哈等。將伊妻子查出給還。令在察哈爾居住。

丁亥。

定西將軍策楞等疏奏。進勦阿巴噶斯游牧。

策楞等奏言。臣等領兵至和洛霍澌地方。聞阿巴噶斯得木齊班咱游牧。在瑪呢圖山中。隨帶兵前進。遇阿巴噶斯得木齊哈丹西喇布爾古特收楞額得勒克愚克等投誠前來。臣等公同詢問。據哈丹等告稱我等受

大皇帝厚恩。各安生業。不意宰桑阿巴噶斯與阿睦爾撒納同惡相濟。肆行叛逆。我等被脅服從。今

天兵已到。情願投誠。其餘得木齊等。亦俱在山林叢
密中。紛紛逃避。至宰桑阿巴喝斯。前月內爲阿
睦爾撒納傳往。哈丹聞大兵已至。帶附近游牧
兵丁三四百名。不知遷徙何處。其衆得木齊等。
若蒙寬宥。即當送信前往。俱來投誠。並擒送哈
丹贖罪。又阿睦爾撒納現在博羅塔拉。昨阿巴
噶斯遣人告稱伊犂喇嘛宰桑等。請阿睦爾撒

納於本月十七日。坐台吉牀等語。臣等伏思逆
賊阿巴噶斯屬人。理宜全行誅滅。但我兵一到。
即行投誠。情尚可恕。隨令曉諭各得木齊等共
擒哈丹。免其誅滅。如果出力。事成後奏明加
恩。臣等即帶領前進。其班咱游牧。已經收取。并將伊
弟喇嘛達什藏布擒拏。所有家口牲隻。盡行收
獲奏入。報
聞。
己丑。
命封內大臣尼瑪公爵。
定西將軍策楞等奏言。十二月二十八日。投誠

之收楞額恩克。帶領由哈丹處前來之阿克蘇
告稱哈丹在游牧居住。聞知大兵將到。正思逃
避。忽阿巴噶斯處遣人前來告稱現在伊犂喇
嘛宰桑等。會同將軍薩喇爾前往伊犂阿底斯
巴克地方。擒拏阿睦爾撒納。特令哈丹前去。哈
丹即帶阿巴噶斯妻子二十餘口。連夜逃往等
語。臣等竊思哈丹棄置游牧。僅攜數口奔竄。明
係與阿巴噶斯約定逃避。應即遣兵追拏。正擬
派員前往。內大臣尼瑪。情願領兵追勦。臣等即
選精兵一百名。令阿敏道同伊速往搜捕。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奏稱哈丹攜帶阿巴噶斯妻子脫逃內大臣尼瑪領兵前往追捕等語尼瑪自到軍營以來頗著勞績今又能勇往任事殊屬可嘉尼瑪原係布魯古特台吉之裔著施恩晉封公爵仍辦理圖什墨勒事務

庚寅

諭定西將軍策楞等偵探阿逆實在情形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覽策楞所奏伊犁台吉宰桑等在阿底斯巴克地方圍困阿睦爾撒納一事此言尚屬可疑圖勒奇嶺博羅布爾噶蘇台兩處隘口皆設兵堅守阿睦爾撒納勢不能越至阿底斯巴克地方詢之現在京師之布林鄂齊爾等俱言似非實在情形此必係阿逆勢窮力竭揚言伊在彼被圍使我軍聞信不往博羅塔拉擒拏伊得乘間兎脫以為緩軍之計著傳諭策楞等悉心偵探究竟阿逆潛踪何處領兵直入尼瑪玉保等俱已前進並即速知會伊等務須探問明確前往追捕毋為浮言所惑

諭參贊大臣玉保等進兵事宜

玉保奏言臣於十二月二十九日行至鄂什默特河間有阿巴噶斯屬人三十餘戶在彼居住

即派兵前往勦滅並收獲其牲隻除得木齊哈丹得勒克已經投順其得木齊班咱等得秦人衆藏匿山內並行搜捕其餘阿巴噶斯屬人聞俱在大小安集哈雅兩處居住俟到彼時乘機辦理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我兵既已深入而尼瑪又同阿敖道前行則後隊續進兵丁駕馭無多策楞玉

保理應同行。方爲妥協。今據玉保奏稱勦滅阿巴
噶斯人衆。則玉保又與策楞分兵前進。伊等但因
賊人散處。遂各分兵前往。然此際自應以擒拏首
惡阿睦爾撒納及阿巴噶斯哈丹等爲要。著傳諭
策楞玉保伊二人務須併力前進。相機籌畫。速期
成功。以副朕委任之意。

辛卯。

命革富德參贊大臣。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富德奏稱現在催令噶爾藏多
爾濟作速進兵。並稱巴雅爾未經遣人赴額林沁
處等語。此奏未協事機。噶爾藏多爾濟因伊子病
故。傷悼成疾。乃情理之常。朕尚降旨令其善爲調
攝。至巴雅爾因馬匹不敷。亦係實情。況現在伊犂
剿賊等出兵追擊阿睦爾撒納。是噶爾藏多
爾濟之兵。已可不遣。至和通鄂勒會經途遇布林。
則巴雅爾未遣使於額林沁想已知布林前來之
信耳。富德不論事之輕重。惟恐與伊前奏不符。喋
喋陳奏。所見殊屬鄙小。富德著革去參贊大臣。仍
留副都統職銜。專管臺站事務。一切軍營事宜。毋
得干預。

甲午。

命參贊大臣哈薩克錫喇之子額爾德尼莽鵬。承襲
騎都尉世職。

定西將軍策楞等疏奏分兵進勦事宜。

策楞等奏言。據內大臣尼瑪等將哈丹族弟庫
圖齊投誠前來。送至軍營。臣等詳細詢問。據稱
去年十月間。我與烏克圖及伊犂喇嘛等議定。
與將軍薩喇爾公丹拜等協同擒拏阿睦爾撒納。是噶爾藏多

納。約於十一月初一日。在博羅布爾嗎蘇台會
勒奇嶺南路會齊。我與公丹拜約蘇圖錫克錫
爾格等。帶兵二千名。於初三日到博羅布爾嗎
蘇台。守候十日。並無諾爾布敦多克與將軍薩
喇爾同來之信。因暫回游牧。以圖再舉。後至諾
爾布敦多克處詢問。知伊發兵稍遲。未得會合。
又因敦多克舅集之弟。將我等密商之事。告知
阿睦爾撒納。孫為防備。十二月十五日。將軍薩
喇爾及諾爾布敦多克錫喇格等。在伊犂
諾羅斯哈濟拜牲地方。與阿睦爾撒納相遇。十
五十六兩日。彼此對敵衝殺。阿睦爾撒納與回
人和卓木連合。共計兵四千有餘。其勢頗盛。遂
各四散。正欲前來投誠。適內大臣尼瑪遣人傳
諭。遂即前來。現在錫克錫爾格等。因未得成事。

各恢疑懼。看來未必復能聚兵等語。臣等伏思
伊犂喇嘛宰桑等。感戴
皇恩。協同擒拏阿逆贖罪。心甚誠篤。但事機不密。兵
力未齊。未得集事。今錫克錫爾格。既帶領游牧
與薩喇爾等一同由朱爾都斯前來。或復整兵
成以圖再舉。亦未可定。今阿睦爾撒納已入伊
犂。宜仍遵前
旨。兩路進兵。併力搜捕。計厄爾錐音等。日內可抵軍
營。仍令伊等帶兵三千名。由朱爾都斯一路前
進。臣等仍領兵剿滅阿巴噶斯等游牧。直抵伊
犂。並將現在辦理情形。遣人知會薩喇爾錫克
錫爾格等。以期會合。再阿逆已入伊犂。且與和
卓木連合。我兵兩路夾攻。賊勢窮困。勢必逃往
回人地方。亦應仍遵前

吉。令納噶查等往阿克蘇城曉諭擒拏。又據參贊大臣哈薩克錫喇等報稱領兵至瑪納斯地方。聞有台吉達什帶領百餘人居住。即派兵前往收服。隨據達什帶領伊子賽音伯勒克等前來投誠。情願出兵効力。至和洛崔渡河地方。擒獲阿睦爾撒納信用之宰桑察哀。並伊子巴朗及屬人等。現派侍衛布贍泰解送來京。其阿巴噶斯局下得木齊達什巴圖等。在大小安集哈雅地方。經臣玉保等。將達什巴圖三百戶俱已勦滅。

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奏稱據庫圖齊告知伊犁現在情形。伊等即與厄爾錐音等分路進兵等語。策楞等聞知此信。即議分路前進。甚合機宜。朕意庫圖齊所言尚屬可疑。未必非阿逆詭謀。冀緩大兵前進之計。今策楞等不為所惑。分道夾攻。計日白可就獲。至阿逆雖已前往伊犁。其所居塔爾巴噶台博羅塔拉等處。應尚有存留之人。著派尼瑪帶兵數百名。前往勦滅。以分賊勢。其阿巴噶斯哈丹二人。雖力窮來降。亦斷不宜寬貸。伊等早經歸順。乃助阿逆為亂。情甚可惡。如果知罪將阿逆擒獻來降。不特免其誅戮。尚當加恩如僅束身來降。仍即行正法。以彰國憲。著曉諭庫圖齊令其轉告阿巴噶斯等知之。察哀亦係助惡之人。今既擒獲。即嚴加看守。押解來京治罪。伊妻係都爾伯特汗策凌之女。著加恩寬宥。策楞等既交哈薩克錫喇安置。甚屬妥協。俟事竣後策凌等移往舊游牧時。仍令與策凌同住。再厄爾錐音係準噶爾舊人。甚屬幹練。今既領兵由朱爾都斯進發。著加恩照將

軍體制統領辦事以邪實為參贊大臣遵照前旨諸事聽其措畫悉心辦理朕意再派吞圖布僧厄爾錐音同行更屬有益此旨接到若厄爾錐音已經前進吞圖布亦毋庸更往仍令隨策楞等辦事現據鄂實奏稱遵將軍檄文即在特訥格爾軍營整齊兵馬剋期前進等語伊等領兵前往遇見薩喇爾即將加恩厄爾錐音統領大兵之處詳悉諭知因厄爾錐音曾在準部辦理圖什墨勒事務招降人衆易於集事若薩喇爾乃係受恩最久之人自能仰承朕意與厄爾錐音會合時一切事宜俱應聽厄爾錐音指示和衷共濟惟期迅奏膚功以副委任其納嗎查等即遵前降諭旨輕騎前往阿克蘇城曉諭衆回人等如遇阿逆逃竄往彼即行擒獻

諭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進兵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厄爾錐音等現在分路進兵所有北路兵丁前經哈達哈等奏請前往博羅塔拉協擊逆賊繼又停止進發今已值春令上年此時即已進兵著傳諭哈達哈等帶領現在兵丁緩行至阿爾台以外不必深入揀選水草充足地方牧放馬匹使賊聞知西北兩路進兵進退無措中途遇各部落人衆應行撫勒安撫分別辦理倘阿逆逃迫於西路之兵逃避前來即行擒拏哈達哈等務宜悉心籌畫妥協辦理

乙未

參贊大臣達爾黨阿等疏奏會同副將軍薩喇爾帶領衆宰桑

台吉等由朱爾都斯一路前來已遣喀爾喀公
恭格敦丹宰桑巴桑錫克錫爾格侍衛敦多克
旺扎爾喀爾喀協理台吉博爾綽對等於正月
十三日至軍營懇發兵至塔什罕地方接應薩
喇爾現離軍營不過三日之程臣等即派副都
統穆瑚爾起帶兵速行往迎其此處現有兵
丁作速豫備前進各路未到之兵亦即飛行催
趲現在策楞處辦事之人甚多而朱爾都斯一
路僅令厄爾錐音鄂實前往恐索倫厄魯特兵
丁管轄難周臣等擬俟薩喇爾到時臣達爾黨
阿富德哈寧阿瑚爾起等薩續按隊由朱爾都
斯一路前進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達爾黨阿等奏稱薩喇爾領兵由
朱爾都斯前來已遣喀爾喀公恭格敦丹等先至
格巴桑俱遠道前來將來又即領兵深入俱著加
恩各賞銀三百兩錫克錫爾格巴桑並授為散秩
大臣諾爾布敦多克前已降旨封授公爵其同來
之喀爾喀察哈爾厄魯特等俱著酌量賞賜令其
製裝仍往軍營効力所有定邊右副將軍印原係
薩喇爾掌管今應仍行給與昨令厄爾錐音由朱
爾都斯進兵伊在準部原辦圖什墨勒事務人甚

歷線是以令其統領大兵照將軍體制辦事且其
年較薩喇爾爲長今與薩喇爾同隊其定邊右副
將軍印著伊二人公同掌管其奏事列名應以厄
爾錐音爲首扎拉豐阿此時已應與策楞同在一
處即著在參贊大臣上行走不必更用副將軍印
伊等務期屏去形迹和衷共濟方爲無負任使前
據哈達哈等奏稱將回人阿底斯等遣往西路効
力即交與厄爾錐音等帶領前往以便招服各部
落回人但此內有與阿逆同謀者不可不加意覺
察如有形迹可疑之人即行正法現據錫克錫爾
格等告稱彼處回人附和逆賊甚屬可惡且能貢
給阿逆馬匹進兵時即將回人等牲隻收取亦可
以增我兵力再特諭格爾一帶現有臺站事務當
德不必同達爾黨阿等進兵仍著駐劄彼處辦事

頃兆惠亦知薩喇爾前來之信奏請帶兵由吐魯
番往迎已降旨停其前往著即前赴特訥格爾會
同富德辦理臺站事務
諭定西將軍策楞等進兵伊犁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聞阿逆已抵伊犁大兵應速行
進發所有各處兵丁俱已齊集即陸續繼至之兵
亦絡繹奔赴策楞等此時若少爲延緩則賊勢愈
固殊於機宜未爲允協逆賊自博羅塔拉遷至伊
犁伊犁雖與博羅塔拉形勢不殊然究爲準噶爾
總滙之地阿逆在彼施其奸計衆人易於脅從益
增黨羽大兵速進即不能一時擒獲將伊眷從之
人先行勦滅亦足以張軍威或將阿逆逐出伊犁
使其窮無所歸自可計日就俘倘伊堅拒自守我
兵即踞形勝之地將伊圍困日久內變自生必有

擒獻軍門。遂恩封賞者。此等情形。皆可豫料。策楞
等務期加意辦理。從前伊犁喇嘛等。皆稱擒賊贖
罪。朕即降旨。令將伊等寬宥。免其誅戮。大兵前進。
喇嘛等如果即時迎降。著仍遵前旨辦理。若又順
從阿逆。則反覆無常。斷不容恕。應即嚴行勦滅。其
額林沁巴特瑪車凌等。如能擒獻逆賊。束身來歸。
策楞即准其來降。以分賊勢。倘執迷不悟。至事勢

窮蹙方來乞命。著即將伊等正法。毋得少爲姑息。
從前存貯伊犁緞疋銀兩。聞係宰桑巴朗管理。策
楞等到彼。巴朗若能將原物交出。即奏聞加恩。以
示鼓勵。再前議令沙克都爾曼濟之子圖們等。帶
兵協擒阿逆。今沙克都爾曼濟已抵策楞軍營。
應即設法通信圖們等。派兵擒拏。使逆賊無所逃
遁。何以並未等及。此時惟在早抵伊犁。則諸事皆
可就緒。策楞等其仰體朕心。奮勉從事。毋稍退縮
觀望。坐失事機。

丙申。

定西將軍策楞等疏奏兩路大兵會合進勦事
宜。

策楞等奏言。臣等遵

古派厄爾錐音等領兵由朱爾都斯一路進發。十二

月初七日。厄爾錐音達什等策妄拉蘇隆鄂卓特
皆抵軍營。公同商議。據厄爾錐音告稱。現在烏
魯特克勒特綽和爾等鄂拓克俱已歸順
天朝。我等再帶兵二千。協同辦理。可以剋期告捷。擒
獻逆賊。但我部落中。可派之兵甚少。其別部鄂
拓克之兵。又恐呼應不靈。現在巴雅爾等兵四
百名前來。可否即令巴雅爾統領。我誠心協助。

於事實有裨益等語。臣等即照伊所請。一面差
人往迎巴雅爾。會同前進。其臣等所領兵丁。現
在扎拉豐阿已起程前來軍營。並行文富德將
續到兵丁。催趲速至。共計五千名。分路進發。與
厄爾錐音等約定日期。併力擒剿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與厄爾錐音等分路進兵。
令巴雅爾統領。現在進發。但觀伊等約定日期。稍

覺遲滯。蓋伊等尚未知薩喇爾前來之信。是以如
此商議。此時應已知悉。而朕昨所降諭旨。策楞等
接到後。自當遵照辦理。大兵早抵伊犁。則諸事早
得就緒。策楞等亦無庸俟兵至五千始行進發。現
在繼進兵丁。亦陸續可到。前後原可策應。惟在迅
速趨赴。方合機宜。朱爾都斯進發之兵。派巴雅爾
統領。原屬可行。今既有達爾黨阿會同進發。不若
即交達爾黨阿統領。達爾黨阿係協辦大學士。更
兼公爵。軍中以公大學士帶領兩副將軍為名。則
阿逆聞之。必以為大學士公傅恒前往。傅恒荷朕
倚任。為阿逆所素知。伊當窮蹙之時。或求傅恒代
為乞恩。全其身命。亦未可定。如遣人先至達爾黨
阿務隨機應變。使其不覺。若束身前來。即行擒拏
解送京師。第阿逆簒弒百端。達爾黨阿等須加意
防範。並將此曉諭厄爾錐音薩喇爾等一體留心。
商酌辦理。仍將兩路大兵何時可抵伊犁之處。即

行奏聞。
丁酉。
定西將軍策楞等疏奏遣厄爾錐音曉諭烏梅
特等。
策楞等奏言。臣等公同會商。伊犁喇嘛宰桑等。

悔罪輸誠。發兵擒賊。第人心渙散。未得集事。今宜急遣一人前往撫慰衆心。厄爾錐音係準噶爾舊人。從前噶爾丹策零曾給以調遣衆鄂拓克兵馬印記。伊情願先至烏魯特地方。將大兵前來。擒討逆賊。緣由通行曉諭喇嘛宰桑等。並相機行事。離其黨羽。即由烏蘭烏蘇小路起程前往奏入。報

參贊大臣達爾黨阿等疏奏進兵日期。

達爾黨阿等奏言。臣等會同噶爾藏多爾濟商議現在進兵。閣勒奇博羅布爾噶蘇台二嶺雪大路窄。阿逆已據伊犁。必守此二嶺。今由朱爾都斯前往至烏魯特游牧。即調集伊等兵丁併力速進。較爲妥協。再此時若待巴里坤兵馬調齊。不免遲滯。是以臣達爾黨阿帶索倫兵八百名。於正月十五日起程往副將軍薩喇爾噶爾藏多爾濟亦即帶兵起程。約於十七日在積木薩地方會集。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達爾黨阿富德等帶索倫來。即帶領現在所有兵丁。向朱爾都斯進發。甚合機宜。富德前因辦事乖張。令其不必在參贊大臣上行走。駐劄特訥格。專管臺站事務。今既已進兵意尚勇往。著仍授爲參贊大臣。毋庸回至特訥格爾辦事。其臺站事務。著兆惠會同莽阿納辦理。

戊戌。

定西將軍策楞疏奏勦滅阿巴噶斯游牧人衆。

策楞奏言。據參贊大臣玉保報稱。數日內勦戮阿巴噶斯所屬達什巴顏等五得泰三百餘戶。

又據參贊大臣尼瑪等報稱共降阿巴噶斯所屬九得泰人衆等語。臣即行文尼瑪等將投誠人等俱令居住原處收其馬匹牲隻以資兵力。仍令酌量出兵隨同效力並飭交庫圖齊嚴行約束并據玉保等送到四項牲隻俱已分給官兵奏入報

聞。

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之二十五

乾隆二十一年春二月庚子。諭駐劄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阿蘭泰揣治訥默庫等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舒明奏稱厄魯特部人擅殺臺站侍衛並據厄魯特侍衛丹津告稱訥默庫帶伊游牧人等移至額克阿喇勒時即欲進叛等語看來訥默庫已露背叛情形著即傳諭阿蘭泰令將駐劄烏里雅蘇台及附近喀爾喀兵丁酌量飛調帶領堵截其烏里雅蘇台軍營存貯錢糧派兵加意防守阿蘭泰追及訥默庫如果抗拒即行誅戮所有屬人照阿睦爾撒納屬人一例辦理揣摯訥默庫時並將伊等衆察罕瀚濟巴圖濟爾噶爾烏察喇勒等一併擊獲伊等從前在熱河時面奏訥

默庫必不生事。今若隨同逆賊逃竄。情理可惡。必
應重治其罪。如訥默庫尚無背叛實據。即將丹津
首告情節諭知。令其至烏里雅蘇台與丹津質對。
俟到時將丹津一并拏解來京。仍諭知管解人員。
解至察哈爾附近地方。即將丹津釋放。並將加恩
授丹津爲散秩大臣。令在察哈爾居住之旨。密行
曉諭丹津。俾伊不生疑懼。其訥默庫同部之剛多
爾濟巴圖博羅特等。曾勸阻訥默庫逃竄。著明白
傳諭伊等。仍照舊安居。不因訥默庫一人致受株
累。再昨經降旨。令哈達哈帶兵往阿爾台一路前
進。今既有此事。應即帶領兵丁。在各處卡倫防守。
毋使逆賊得以乘間脫逃。

辛丑。

定西將軍策楞疏報。擒獲阿巴噶斯等妻孥。
策楞奏言。據內大臣宛噶等報。阿正月十二日。
遣察哈爾副騎騎校巴圖孟克等。偵知哈丹潛往濟爾哈朗地方。躲避。遂將阿巴噶斯哈丹等
妻子擒獲前來。臣等伏思尼瑪等帶兵擒拏哈
丹。乃先期諏行逃竄。祇擒獲其妻孥。可否免其
議處。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奏稱尼瑪等未經擒拏哈丹。
止獲阿巴噶斯哈丹等妻孥。並招降衆得木齊等。
功罪相等。應否免議等語。尼瑪受朕深恩。奮勇効
力。已擒獲阿巴噶斯哈丹妻子。及招降衆得木齊。
哈丹聞風先遁。尼瑪等非退縮不前。有心縱賊者
可比。著策楞曉諭伊等。免其處分。仍觀後效。再現
在大兵兩路前進。哈丹又逃往阿逆處。軍中情形。
阿逆必已知悉。或遣其施計生事端。或畏懼逃

寬遠處俱未可定策楞等務須相度機宜迅速前往。

壬寅。

命獎賞厄魯特克什克。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奏稱阿巴噶斯屬人克什克知阿巴噶斯搶奪臺站前來送信並養贍臺站被掠兵丁等語克什克係一閑散厄魯特頗知大義著施恩授為藍翎侍衛賞銀五十兩以示鼓勵。

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疏報領兵起程日期。

哈達哈奏言前派護軍統領塔爾瑪善員勒策卜登等帶兵一千名由北路進發現在已過烏蘭領索倫喀爾喀和托輝特等兵二千餘名於正月二十日起程向阿爾台進發其在科卜多及烏哈爾和碩地方駐劄兵丁仍令哈爾哈公米什克等帶領防守新舊烏梁海等。

仍留兵三千名遵

旨交與成衮扎布舒赫德等左烏里雅蘇台駐劄。奏

入報。

聞。

癸卯。

命給駐劄巴里坤辦事大臣和起等欽差大臣關防。

駐劄巴里坤辦事大臣兆惠等疏奏遣公納噶查前往阿克蘇城曉諭擒賊事宜臣兆惠等奏言接到將軍策楞咨稱公納噶查帶領侍衛官長保默德庫等於正月二十

二月起程奏入報聞。

乙巳。

諭參贊大臣達爾黨阿進兵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達爾黨阿奏辦薩喇爾已抵吐魯番伊等即與噶爾藏多爾濟等帶兵往西爾哈阿濟爾罕等處會齊現已先期往約薩喇爾等語所辦甚合機宜前巴桑等已同游牧地方錫克錫爾格現與達爾黨阿等同隊前進至伊等游牧時酌量調兵合之現在索倫兵丁看來足敷調遣原不必俟薩喇爾前來始行進發但昨據和起等奏到薩喇爾至吐魯番即遣阿喇勒拜通信巴里坤已經和起等派巴祿帶兵往迎即由彼處會合前進著達爾黨阿即速寄信薩喇爾令其暫為駐兵俟達爾黨阿到彼一併進發

諭參贊大臣哈達哈等加意防守卡倫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阿蘭泰奏稱接到舒明所寄訥默庫背叛情形即調各處兵丁豫備並遣人詢問策凌等語辦理殊未妥協阿蘭泰既得訥默庫信息應作速領兵并帶同丹津前往擒拏今紛紛派兵防護必至洩漏著傳諭哈達哈等凡各處卡倫務須派兵前往加意防守仍密行籌辦毋使聞風脫逃

諭定西將軍策楞查辦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聞內大臣公瑪木特由闢勒奇嶺前來曾派伊孫扎木禪往迎並未相遇今又閱數月瑪木特尚無信息朕心甚為軫念著策楞留心訪問現在何處即行奏聞再沙克都爾曼濟曾

告知富德。從前阿睦爾撒納班珠爾納噶查等。將準噶爾鄂拓克人等。私自占據等語。納噶查上年在伊犁時。原依附阿逆行事。占據別部落人衆。後因伊至熱河。即將阿逆背叛情形。據實供出。是以施恩寬免。仍令其赴軍前効力。然其人終不可信。事竣後。必至故智復萌。亦著策楞留心查辦。毋得任其占據。

丙午。

定西將軍策楞等奏。據庫圖齊告稱噶勒雜特宰桑特克勒德克一鄂拓克及數集賽人等。皆願投誠。請遣伊兄瑪爾達勒前往招降。又遣人寄信阿巴噶斯哈丹烏勒木濟等。令其擒賊贖罪。臣等俱照伊所請辦理。今庫圖齊帶領伊兄瑪爾達勒及阿巴噶斯等前來迎接。其投誠之阿巴噶斯等。能擒獲阿逆。固屬可嘉。但伊等素性狡詐。不可不小心防範。總之阿逆縛獻軍門。方准其來降。若僅雙身來歸。即將

諭定西將軍策楞等防範阿逆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據策楞等奏哈丹等棄其妻子。逃往阿逆駐劄地方。看來阿巴噶斯哈丹並無兵丁。豈能擒獻阿逆。況阿逆詭計百端。聞知大兵前進。故令阿巴噶斯等前來迎接。引軍深入。伊得逞其狡詐。不可不小心防範。總之阿巴噶斯等能擒阿逆縛獻軍門。方准其來降。若僅雙身來歸。即將

伊等率獲嚴審。究出實情。一切俱遵前降諭旨辦
理。此時凡遇阿逆處前來之人。俱宜詳加體察。毋
墮奸計。著詳悉傳諭策楞等知之。
戊申。
命授兆惠參贊大臣。同達爾黨阿等領兵進勦。
上諭軍機大臣曰。兆惠等奏稱接薩喇爾回酋番來
信。即遣人令其由彼處進兵。並赴特訥格爾會同
商議等語。兆惠辦理甚合機宜。前曾降旨令兆惠
至特訥格爾。辦理臺站事務。今著傳諭兆惠。伊到

特訥格爾。若事務繁多。即留彼處辦事。如一切尚
易料理。即著會同達爾黨阿等領兵進勦。在參贊
大臣上行走。其特訥格爾臺站事務。交與三格管
理。并傳諭和起等。所有巴里坤一應事務。俱照兆
惠所定章程。悉心經理。
密諭定西將軍策楞等進兵事宜。
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奏言。臣荷蒙委任。駐劄
伊犁。遇賊猖發。不能盡力勦滅。致將軍參贊大

臣等捐軀盡節。臣力窮被執。自知徒死不足以
塞責。隱忍偷生。希圖報効。遂與台吉諾爾布敦
多克等聚集兵力。協擒阿逆。自贖前愆。上年十
二月內。與阿逆交戰數日。因力不能敵。未獲擒
獻。隨帶同諾爾布敦多克等。由吐魯番前來。正
月初九日至吐魯番地方。據回人伯克莽噶里
克告稱。噶爾藏多爾濟等。現在領兵擒拿阿睦
爾撒納伊等。公同盟誓。俟擒獲阿睦爾撒納後。
仰領兵向各游牧搶掠。且以噶爾藏多爾濟之
子諾爾布林沁立爲總台吉管轄四衛喇特。已
先遣布魯古特尼瑪前往等語。又聞葉克明安

巴雅爾等。知臣至吐魯番帶兵前來。意不可測。
幸臣于伊等未到之前。已先入城。尚未聚動後
聞巴里坤調兵將至。伊等始同看來準噶爾人
等。反覆變亂。全不可信。以臣愚見。必調取西北
兩路兵三四萬。併力進勦擒拏阿逆。並將衆部
落人等。分別勦滅安撫。所有準噶爾等兵丁。似
不可用。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兆惠等將薩喇爾所奏準噶爾情
形及請派兩路大兵進勦一摺。轉奏前來。此次薩
喇爾甚有畏懼準噶爾之心。又恐來京治罪。是以
故難其說。爲此陳奏。今大兵將抵伊犁。若如薩喇
爾所奏。必待大兵三四萬。始可前進。則機會已失。
必致堕賊奸計。因降旨令其即同達爾黨阿進勦。
然伊既懷疑懼。未必能盡心擒賊。以圖報効。即使
前往。亦爲無益。策楞達爾黨阿竟不必候薩喇爾
倘行即同厄爾錐音哈薩克錫喇等作速進兵。即
薩喇爾起。一切緊要機宜。不必與之商酌。伊所
奏準噶爾人等全不可信。以臣愚見。必調取西北
噶爾藏多爾濟巴雅爾沙克都爾曼濟等。朕已加
恩俱封爲汗。其心更何所希冀。巴雅爾爲人貪苦。
或向回人等擄掠。勢不能免。若謂其領兵欲擒薩
喇爾。此非情理所有。又尼瑪現在哨探隊內行走。
勦滅阿巴噶斯等游牧。頗著勞績。而彼處傳言。乃
謂係噶爾藏多爾濟等所遣。薩喇爾誤聽同人之
言。不察虛實。信以爲眞。著明白傳旨曉諭。令其無
庸疑慮。至阿逆詭計百出。知噶爾藏多爾濟等。現
在軍中。或遣人前來煽誘。亦未可定。不若將此情
節詳悉曉諭伊等。不使爲逆賊所惑。而阿逆亦無

從更施伎倆。策楞等務宜詳愼辦理。

庚戌。

命授宰桑庫圖齊爲散秩大臣。

上諭軍機大臣曰庫圖齊自上年投誠以來。詳報一應事宜。復致信阿巴噶斯等。令其擒賊贖罪。甚屬可嘉。著加恩授爲散秩大臣。

辛亥。

參贊大臣達爾黨阿。疏奏派兵擒拏唐古忒事宜。

達爾黨阿奏言唐古忒乃逆賊阿睦爾撒納之族。去年十一月內將軍策楞調派伊游牧兵丁。帶領前進時唐古忒僅領兵一百名。帶來駝馬。俱疲瘦不堪應用。勉強率責行走五六日。即隱避山僻處所。觀望不前。及遣人往伊游牧察看。實可派精兵六七百名。馬匹駝隻。亦復不少。唐古忒復探知阿睦爾撒納已入伊犂。欲乘機由哈卜塔克拜塔克一路往尋逆賊。詭傳將軍兵敗。搖惑衆心。形迹詭秘。種種可疑。應速行擒治。臣等公同商議。派富德弁阿納帶領噶爾藏多爾濟及厄魯特兵五百名前往辦理。奏入。報聞。

壬子。

命賞給三格副都統職銜。

上諭軍機大臣曰。三格自革職後。效力軍營。尚屬黽勉。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以示鼓勵。

甲寅。

諭駐劄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阿蘭泰等查辦訥默庫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舒明奏。納默庫屬人。沿途並無搶掠馬駝之事。其叛害侍衛一節。未經查明。此事若亦與訥默庫無涉。則其叛迹尚無實據。著傳諭阿爾泰舒明。如未將訥默庫拘治。訥默庫亦未經知覺。暫行停其拏問。仍與丹津一併解送來京。再行查辦。仍會同策凌策凌烏巴什等。究出戕害侍衛之人。即行正法。以示儆戒。

命安插班禪額爾德尼之沙畢納爾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哈達等奏稱。遵旨詢問自伊犁牽來歸之沙畢納爾沙喇哈什哈巴爾沁等。原係班禪額爾德尼舊人。懇請仍往青海之柴達木居住等語。著照所請。移往安插。並傳諭副都統德爾素善為管轄。

丙辰。

諭定西將軍策楞等。查辦庫古忒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據達爾黨阿等奏稱現在領兵擒治庫古忒。此時應已擒獲。從前庫古忒至額林哈畢爾噶時。曾告知策楞言哈薩克錫喇屬人。盜其牲隻。且稱哈薩克錫喇有攸附阿逆之意等語。此等言語。哈薩克錫喇今雖未知。日後豈無所聞。若不明白曉諭。恐伊轉生疑慮。策楞等俟擊獲庫古忒之時。即於眾人前指出其造言誣陷哈薩克錫喇之罪。因其言不足為據。是以未經奏聞。今果背叛。益信其從前所言之詐。俾哈薩克錫喇聞知。益生感激。仍將曉諭後哈薩克錫喇言語情形奏聞。

丁巳。

命封沙克都爾曼濟之子圖們為貝勒。

上諭軍機大臣曰。沙克都爾曼濟未至伊游牧之先。
其弟明噶特。將伊游牧搶掠。沙克都爾曼濟之子
圖們。尚在幼年。能率衆由朱爾都斯前來投順。殊
屬可憫。著加恩封圖們爲貝勒賞戴雙眼翎。仍賞
銀一千兩。爲經理生產之資。以示體卹。並令圖們
即由額林哈畢爾噶一路前往。趕赴沙克都爾曼
濟。令其父子完聚。明噶特俟孳獲時。即委員解赴
京師治罪。

戊午。

諭定西將軍策楞等安輯伊犁各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等奏稱哈薩克錫喇尼瑪
等公同商議。將伊等鄂拓克游牧疆
界。先行區畫。其各部落無業人等。並籌歸併安插
等語。此皆圖什墨勒等應辦之事。伊等公同籌辦。

具有條理。應俱如所議行。其將來歸併安插人等。
生計艱窘。著加恩賞給茶觔以資養贍。策楞等交
與圖什墨勒等。作明需用數目。行文巴里坤辦事
大臣。由朱爾都斯就近運往。再據伊犁前來人等
告稱瑪木特約蘇圖。俱爲阿逆戕害。約蘇圖什
墨勒員缺。著吞圖布補授。吞圖布所遣扎爾呼齊
員缺。著恩克博羅特補授。瑪木特年已就衰。効力
賞銀二百兩。其公爵郎著伊孫扎木禪承襲。至約
蘇圖從前附和阿逆行事。被禍乃其自取。弟念伊
係準噶爾舊人。海喇圖納親之孫。如有子孫兄弟。
著策楞等查明具奏。加恩將伊等率衆承襲。再現在
孳獲阿巴噶斯之母及伊妻室。係尼瑪諾爾布之
姊妹。尼瑪等既合詞懇奏。且係婦女。著加恩寬宥。

交與尼馬等管轄。若阿巴噶斯之子。則應治罪之人。不得倖邀寬免。兵著即查明解送來京。

諭定西將軍策楞等。派兵協擊唐古忒。

參贊大臣富德奏言。臣領兵擒擊唐古忒。於二月初二日。至郭塔穆和爾地方。唐古忒在樹林蒲葦中扎寨。臣等帶兵衝擊。殺賊二十餘人。查唐古忒帶兵一千有餘。四面河溝。難以衝突。是夜賊人即由寨內逃出。臣等追趕至色白口山內。賊衆已據險要地方。分隊攻擊。將賊人所占山寨。連奪六處。斬獲無算。唐古忒復行潛遁。擒獲伊部內屬人。據稱唐古忒早萌叛志。近得阿

此路逃往等語。臣即率同噶爾藏多爾濟等。奮力前進。務期剿滅。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富德奏稱領兵擊敗唐古忒。已逃向哈卜塔克拜塔克一路。前往伊犂等語。著傳諭策楞。酌派兵丁。速往哈卜塔克拜塔克地方。堵截唐古忒。務期擒獲。伊即窮蹙投降。亦行擊斃。遵照前旨。押解來京治罪。

定西將軍策楞。疏奏宰桑圖布慎等來歸情形。

策楞奏言。據阿勒巴齊宰桑圖布慎前來告稱

上年投誠時。蒙

恩授以官職。隨將軍等在伊犂辦事。不意阿逆背叛。勉強服從。後商同喇嘛等。欲將阿逆迎至伊犂獻。我與約蘇圖及喇嘛一名。至阿逆處迎請。伊懷疑不允。又與副將軍薩喇爾等。領兵與阿

逆夷戰。亦未得勝。我隱匿山谷。今始得乘間來歸等語。又據得木齊恩克博羅特告稱。我係巴爾達穆特宰桑博什之得木齊。博什前往入覲。我與伊子塔什。爲阿睦爾撒納遍劵同行。今聞大兵已到。前來歸誠等語。又噶勒雜特宰桑特克勒德克阿勒巴齊宰桑齊默德庫之子鄂勒錐圖得木齊庫本等。俱迎至軍營。臣等即帶同伊等前進。奏入。報聞。

庚申。

命加恩陝甘兩省辦解馬匹官兵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兆惠奏稱此次陝西甘肅官員辦解馬匹。及滿營綠旗送到馬匹。應分俱足。倒斃甚少等語。此等馬匹。皆豫備軍需之用。今正值寒冬之際。俱能妥協送到。官兵甚屬黽勉。其原辦之將軍地方官員。辦理亦屬妥當。並應加恩鼓勵。所有此次購辦解送之文武大小官員。俱著交部查明。分別議敘。其承送兵丁。著交和起等查明詳報軍機大臣。應如何恩賞之處。具奏請旨。

恩免陝甘兩省綠營官兵借支銀兩。

上諭軍機大臣曰。陝甘兩省辦理軍需以來。綠旗各營。辦解馬匹。及一切公私借墊。爲數頗多。例應於官兵糧餉內均攤扣還。朕念伊等趨事急公。倍多勞苦。更加扣餉。生計不免拮据。今軍務將竣。兵艱宜邮。著加恩免其按名扣抵。但此等借項。均關國帑。不便虛懸。著於陝甘各營兵數內。酌留公費名糧。通融彌補。以清帑項。該督黃廷桂詳細查明。妥協籌酌應留名數。核實奏聞。一面辦理。副朕優邮

戎行至意。

命封公納噶查爲貝子。

上諭軍機大臣曰。納噶查此次奉派差往阿克蘇城。行走奮勉。著加恩晉封貝子。今已無庸前往。即令回至伊游牧地方休息。以示優卹。

甲子。

命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駐劄特訥格爾辦事。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經降旨。令薩喇爾解送阿睦爾撒納來京。此時若逆賊就擒之信未確。薩喇爾既不必前來。亦毋庸同策楞等進發。策楞等統領大兵前進。其一切應援事宜。亦屬緊要。薩喇爾即駐劄特訥格爾。協同達爾黨阿辦事。

諭定西將軍策楞確查阿睦爾撒納情形。

策楞奏言。二月初三日。自伊犂前來之莫和里告稱阿睦爾撒納。於十七日帶兵三百名。逃向伊犂北山。正月十七日。回人和卓木帶兵數千名。在察卜齊里嶺地方。擊敗阿睦爾撒納。復逃至固勒扎之北山摩輝圖居住。十九日。令我寄信至巴爾達穆特鄂拓克推素隆噶勒雜特等處等語。臣等伏查從前侍衛福昭等報稱台吉諾爾布等。於正月二十一日在雅瑪圖嶺擒獲阿逆。詢之莫和里。據稱並未聞諾爾布等擒拏之信。似偏昭等所報。事屬子虛。但賊被回人擊敗。勢甚窮蹙。現今台吉南泰同侍衛福昭帶兵擒拏。玉保尼瑪等相繼進發。臣等大隊兵丁。亦剋期齊集。

逆賊自可計日就獲。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奏稱據伊犂脫出之莫和里告稱阿睦爾撒納。於十七日被和卓木回兵擊

敗。十九日令伊前來等語。先撥福昭報稱於二十一日擊獲阿哩圖撒納莫和里於十九日前來。是福昭得信在莫和里之後。但福昭自二十一日以後。未經續報。此時曾否擊獲。著策楞詳查確實。即行奏聞。

丁卯。

參贊大臣達爾黨阿疏奏領兵前赴安集哈雅。

達爾黨阿奏言。臣帶領官兵。由朱爾都斯進發。前聞阿逆已經擊獲。准將軍策楞咨文。停止進兵。即在特訥格爾駐劄辦事。二月十二日。復接策楞咨令臣派兵一千名。至安集哈雅等處接應。臣現在駐劄兵丁。除富德帶往辦理庫古忒五百名外。酌量揀選一千一面行文巴里坤大臣兆惠等。作速解送馬匹。應用臣即於二月十七日帶兵先行起程。前赴安集哈雅。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命薩喇爾駐劄特訥格爾。會同達爾黨阿辦事。今達爾黨阿已領兵前赴安集哈雅。特訥格爾一應事務。亦屬緊要。即著薩喇爾率同三格辦理所有定邊右副將軍印。雖經扎拉豐阿帶往。薩喇爾仍著授為副將軍。俟擊獲阿逆。即遵前旨。令其押解來京。

三月己巳朔。

諭論定西將軍策楞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今日覽策楞等陳奏一摺。俱係尋常事件。其擒獲阿睦爾撒納之處。並未聲明。伊等前次奏阿逆業已就擒。今又隔十餘日之久。此際應得確信。即尚未確實。亦應將現在大兵已至何地。去伊犁相距遠近情形。詳悉奏聞。何竟無一言

奏及深可駭異。即如尼瑪現與玉保領兵同進。賞伊騎都尉世職。俟到伊犁傳旨。並未遲悞。何必行文即行辦理。殊屬不知緩急。今策楞既經傳諭。即著將賞給尼瑪恩克博羅特巻圊布等世職。照伊等奏請之子承襲。其達什策凌游牧現被搶掠。著酌量加恩賞銀數百兩。遞至和博克薩里地方。暫行安插。仍將現在大兵所至情形。速行奏聞。

諭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辦理烏梁海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德善等奏報烏梁海等喧傳哈薩克與阿睦爾撒納兵勢連合。共相擾亂等語。此皆烏梁海等捏飾謠言搖惑衆心。情罪可惡。伊等畏威內附。全不可信。此等傳言明係聽阿逆指使。妄行聲張。其背叛情形已露。若不嚴加懲創。不足以示儆戒。著傳諭哈達哈密交和托輝特郡王青

滾襍卜。貝勒策布登扎布。於伊等兵丁內。酌量選派前往。密查其為首倡惡之人。即行正法。現又據逮往烏梁海換易馬匹之副都統察達克等報稱。圊布愼非嗎拉克俱即將馬匹搶易尚屬急公。此二人應加寬宥。若郭勒卓輝已屬首鼠兩端之人。然從前尚有出力之處。青滾襍卜等應詳加體察。斟酌辦理。至鄂木布博克薩里地方。博等則斷不可恕。務應查拏嚴鞫。究其屬人一併擒獲。賞給軍前効力人員。馬匹牲隻。盡行收取以資兵力。侍衛德善奉差時。已有畏懼情形及至彼處。一聞烏梁海等捏造之言。不審虛實。即行退回。甚屬懦怯。德善著革去侍衛。仍同順德訥前往哈薩克曉諭以觀後效。青滾襍卜等。即將何時前往辦理之處速行奏聞。

命投順德訥為頭等侍衛。前往哈薩克曉諭

上諭軍機大臣曰順德訥曾往哈薩克曉諭人尚明
白著授爲頭等侍衛賞銀一百兩令其再往哈薩
克傳旨曉諭阿布賚現在逆賊阿睦爾撒納窮蹙
無聊計日就擒前阿逆曾向哈薩克借兵阿布賚
並未給與深知大義實可嘉予再哈薩克屬人等
亦有搶掠塔本集賽之事塔本集賽正在附和阿
逆之時伊等初非助逆行事乃正爲天朝出力
剿其黨羽恐伊等不知妄生疑慮是以遣使前往
曉諭阿布賚從前遣使朝貢具見誠悃如能傾心
內附自當格外加恩俾伊等安居樂業永享太平
伊等惟善自約束毋使屬人越境滋擾其準噶爾
各部已嚴行禁止亦不得擾害該部落將此明白
曉諭如阿布賚遣使入覲即令順德訥帶領前來
賜哈薩克阿布賚敕書

上諭哈薩克阿布賚曰準噶爾數年來內亂頻仍各
部落授厄魯特等流離困頓並失生計朕爲天下
共主不忍坐視爰申天討平定伊犁令伊等共享
昇平之福一切善後事宜正待將次經理以爲久
遠計不料逆賊阿睦爾撒納負恩背叛肆行猖獗
今特命將軍大臣等統領大兵兼程追捕而準噶
爾衆台吉宰桑等復糾集義旅協力擒拏現在阿
睦爾撒納勢力窮蹙衆衆違叛勢必竄入爾哈薩
克境內此賊罪不容誅無論逋逃何處務期俘獲
正法萬無漏網之理爾阿布賚恭順天朝從前遣
使請安具見誠悃亦因逆賊中途阻止未經入覲
至逆賊性情詭詐爾等素所稔知斷無容留逆賊
之理設容留在彼亦於爾部與準有損無益爾部與準
噶爾接壤從前噶爾丹策零時爾等尚受其箝制

邇來遭準夷衰亂。始得逞志。現在西域諸部落。俱入我版圖。爾等果將逆賊隱匿容留。準噶爾部衆。無一人與阿逆同心。勢必羣起滋事。是爾因一人而受衆人之敵也。況大兵業已壓境。彼時陳師索取。爾部豈能晏然安處。事後追悔。即已無及。爾其熟計利害。一切俱遵朕諭旨。速行擒獻。永受朕恩。欽哉毋忽。

駐劄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阿蘭泰等疏奏擒拏訥默庫解送京師。

阿蘭泰等奏言。臣等帶兵往擒訥默庫。先令喀爾喀公達什丕勒計誘訥默庫。并察罕鄂濟巴圖濟爾噶勒等前來。二月十八日。察罕鄂濟巴圖濟爾噶勒等解送戕殺侍衛賊人前來。次日訥默庫亦至。前後俱已拏獲。派察哈爾兵二百名。交侍衛端濟布。德爾森保等。於二十日自布爾哈雅起程。解赴京師。臣等即帶領策凌策凌烏巴什等。至訥默庫游牧。將伊妻子宰桑等。全行拏獲。隨派人解送。其牲隻物件。應行解京分賞之處。俱遵旨辦理。其戕殺侍衛賊人。業已審明。即行正法。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阿蘭泰等奏報訥默庫等已經擒獲。現在解京等語。此事係舒明籌辦。甚屬妥協。阿蘭泰一味推諉。若照伊所奏辦理。必至遲悞。著將阿蘭泰男實革去。即賞給舒明。以示鼓勵。阿蘭泰仍著交部嚴察議奏。達什丕勒能計誘訥默庫前來。亦屬奮勉。著加恩封爲貝子。解送訥默庫妻子等來京時。著將阿睦爾撒納之二女。從前交與訥默庫者。一併查出。解送來京。其剛多爾濟巴圖

博羅特布顏特古斯等俱不必再行查辦訥默庫所有屬人俱著分賞策凌策凌烏巴什等嚴加約束。

命參贊大臣雅爾哈善來京面聆訓示再赴軍營。

庚午

訓飭參贊大臣玉保。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玉保等奏稱拏獲阿巴噶斯屬人烏邁供稱阿逆現領厄魯特兵八千名哈薩克兵八千名已將烏邁遞送往將軍營內又問阿逆現在出痘甚重等語烏邁乃賊人黨羽所言不過虛張聲勢既已拏獲即應正法一面密告策楞何用送往軍營搖惑衆聽玉保辦理甚屬不合且此次奏事應候探明福昭所報確信再行陳奏即福昭等所報不實或被普爾普所欺亦宜一併查明奏

聞乃並無一語奏及與策楞咋日所奏正同伊等既目睹於前又復遲疑不進是誠何心即如扎拉所奏宰桑巴桑等告稱初七日阿巴噶斯烏勒木濟二人至噶順地方見大兵已到即由山路奔竄約計初八日即到阿睦爾撒納處等語由此觀之阿睦爾撒納所住地方與我軍營相距甚近而巴桑即係親見阿巴噶斯逃竄後來至軍營者若如其言即行追逐早已可抵賊營何伊等行走甚速而玉保等行走甚遲至於如此懸殊謂非退縮不前而何現在賊黨巴蘇泰又復來歸則其窮蹙情形已不能支玉保等應即迅速往擒倘再遲緩悞事斷不寬貸如阿逆果出痘身亡亦必將伊屍寸磔以彰國憲毋許草率完結

壬申

命都統巴祿等會同將軍策楞進勦
上諭軍機大臣曰從前巴祿領兵往迎薩喇爾於吐魯番今薩喇爾已經前來巴祿想已領兵徑赴軍營或尚留於吐魯番者即速赴策楞處會同進勦巴祿由朱爾都斯一路前往中途有投順之人即行受降其有應用兵力收服者亦即酌量辦理再據達爾黨阿奏稱接准策楞咨文即帶特訥格爾兵丁一千名趕赴軍營等語現在逆賊就擒未得確信此際即接有不必調兵之文亦不得停止仍將大兵分隊陸續前往聯絡聲勢以壯軍威

定議厄魯特等搶奪馬匹治罪條例

侍郎舒明奏言厄魯特等搶奪馬匹及運糧商民駝隻財物各犯俱經審明所有首犯得旨該扎薩克等俱應交部嚴加議處奏入

勒格爾等應擬斬立決妻子給與鄰盟查出家產給與被奪之人其為從各犯應擬絞監候俟秋審減等發落等語得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舒明所擬盜竊臺站馬匹賊犯俱係照例辦理但此等新降之人於遷移游牧時中途搶奪甚無法紀若僅照例辦理不足示懲此案賊犯應請不分首從俱擬斬立決以示儆戒餘俱照舒明所奏辦理再厄魯特等遵至額克阿喇勒地方令伊等耕種自給

出自

殊恩該扎薩克剛多爾濟巴圖博羅特等理應嚴行約束不使生事今伊等目無法紀盜竊累累該扎薩克剛多爾濟等俱應交部嚴加議處奏入

得

旨該扎薩克等俱應交部議處但念伊等係新降之

人。未知內地禁例。請從寬免其交部。餘依議。

癸酉。

命授沙喇薩理等爲宰桑。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經策楞等奏請將庫圖齊授爲阿巴噶斯鄂拓克宰桑。已降旨准行。今沙喇薩理。又在軍營投誠。著將庫圖齊。調爲哈丹鄂拓克宰桑。其阿巴噶斯鄂拓克宰桑。著沙喇薩理補授。

乙亥。

論定西將軍策楞等擒拏逆賊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覽策楞等兩次所奏。分兵前往洪郭爾鄂博。擒捕阿睦爾撒納之處。尚屬近理。但觀伊等情形。並未迅速前往。則於軍行緩急機宜。茫然不曉。據陸續脫出之人俱稱阿睦爾撒納。被罔人和卓木擊敗。勢應力窮。在洪郭爾鄂博居住。正與現在策楞等領兵前進地方。相距不遠。何必分哨探大隊之兵。以次前進乎。即當選集勁旅。合力速行。及賊人未得逃竄之先。即行追及。始與事機相協。即使逃出之人。所言未盡實。或大兵馬力平常。亦應急速趨赴。審量賊情。如賊人之力尚強。則我兵暫爲緩行。俟後隊既集。協同進發。亦無不可。今乃未見一人。即已如此遲滯。雖逆賊勢已

窮蹙。豈肯坐待兵至而束手就縛乎。又豈必俟日覩策楞等到後。始知倉皇奔竄乎。此即策楞等不知事理之明驗。由伊等延緩情形度之。則此賊未必即能擒獲。試思逆賊一日不獲。則此事一日不了。策楞等一何悖謬至此。此時逆賊若仍未獲。則此旨到日。逆賊必早經兎脫。或先定一竄跡之地矣。如果逃往哈薩克布魯特等處。斷不可虛張

追逐之勢遠行撤兵即著派達爾黨阿玉保尼瑪
於索倫兵內選派一二千名奮力追趕仍先遣人
往哈薩克傳諭阿睦爾撒納乃重負厚恩之逆賊
今逃入汝界汝等將伊擒獻大皇帝必重加恩賞
伊或誆言逆賊到伊界內又逃往布魯特即當諭
以逆賊所到之處大兵即當窮追期於必獲而後
已並不騷擾汝等汝等少有阻撓即是甘與賊通

必將一體辦理使之知所震慴出力追捕決不可
稍爲姑息朕觀外夷情形均多恇怯即如阿睦爾
撒納如此窮蹙而伊等尚不免畏懼況我統索倫
精兵前往丕振軍威伊等無有不聲服之理逆賊
萬一逃往即遵旨帶領索倫兵往追務獲此皆朕
先事籌畫者若俟奏到逆賊脫逃時始行降旨指
示必致貽悞矣總之道途遠遠一切當審緩急之
宜而出以果斷始能適合機宜庶叛賊可以就擒
策楞等其殫心熟籌勇往辦理

命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來京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經降旨令薩喇爾俟擊獲阿逆
後來京今伊已回至巴里坤朕念伊自前歲領兵
馳驅殊屬勞瘁況伊率一切情形尚有應行面詢
之處薩喇爾著即由巴里坤起程來京

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之二十六

乾隆二十一年。春。三月。庚辰。

命陝甘兩省滿洲各營借墊銀兩。分年扣還。

上諭大學士曰。陝甘兩省辦理軍需以來。所有駐防滿營。辦解馬匹。及裹帶料草等項。頗多借墊。例應於餉銀內扣還。但念陝甘上年收成歉薄。糧價未免稍昂。各兵應領糧餉。若一時抵扣。生計必多拮据。伊等趨事急公。宜加優卹。著西安寧夏京莊各將軍將該管借墊數目。核實奏聞。准其暫借司庫銀兩。先行彌補。分作三年扣還歸款。以紓兵力。

諭陝甘總督黃廷桂辦理瓜州回民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黃廷桂奏吐魯番地方。並無蒙古居住。瓜州回民各願遷回。並稱向與準噶爾交

界。不敢越境游牧。

上諭軍機大臣曰。侯策楞兆惠於軍務凱旋之便。先將吐魯番地方情形。會同查勘。定議辦理。今雖據額敏和卓繪圖呈覽。著傳諭黃廷桂。仍遵前旨。再為辦理。至伊等進貢方物。若原係噶爾丹策零之人。今伊犂既定。自應充作貢賦。如係噶爾藏多爾濟及巴雅爾等所屬。此番遷回故土。應仍歸伊等管轄。方為允協。統俟查勘後妥辦。

命授侍衛丹津為散秩大臣。赴察哈爾游牧。

上諭軍機大臣曰。侍衛丹津。此次辦理訥默庫之事。甚屬出力。著加恩授為散秩大臣。賞銀一百兩。歸於察哈爾正藍旗安置。仍交該總管照從前安置厄魯特之例。賞給產業牲隻。其牲隻未滋生之前。並賞給口糧一年。至丹津所屬戶口及歸併居住

之兄弟等。並著阿蘭泰等查出。同此次賞給訥默庫之二十戶人等。一并送至察哈爾安插。

壬午。

論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辦理烏梁海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哈達哈等奏。詢問德善遣往哈薩克中途爲烏梁海等阻止退回各情節。伊言語支吾不能指出實情等語。從前德善問烏梁海等語。

謊言不察虛實。即行退回。朕即知其怯懦無能。是以將伊革職。自備資斧。仍隨順德訥前往哈薩克効力贖罪。今觀此奏則烏梁海等原不敢遽萌阻止之念。特因德善退縮不前。伊等始得逞其無稽之談。德善即甘受其欺紿。遽行退回。如果烏梁海等敢於阻止。何以遵檄即辦給馬匹口糧。且德善果奮勉前往。即伊等有意阻止。亦斷不爲所惑也。

前已令青滾雜卜策布登扎布等。領兵前往辦理烏梁海等。著即行諭知。將起意阻止德善之人。查明從重治罪。其餘並著寬免。此等烏梁海原屬無知。不過使知所警懼足矣。再宰桑固木扎卜。亦係遣往哈薩克之人。伊遵照德善所諭。令所屬烏梁海等。將應行交納一年稅賦。辦給馬匹。以爲遣往哈薩克之用。於此見噶爾藏多爾濟誠心誥辦。實屬可嘉。今因德善中途退回。與固木扎卜無涉。且現已另派侍衛順德訥前往。無庸固木扎卜與之同行。著即由彼處遣回游牧。傳旨獎諭噶爾藏多爾濟。其所屬烏梁海等應納稅賦。仍著噶斯等前往伊犂事宜。

參贊大臣達爾黨阿。疏奏遣送回人總管阿底

達爾黨阿奏言。前據泰寶大臣兆惠等將回人總管阿底斯侍衛岳蘇卜阿卜都喇伊木等。送至軍營。現在已至臣駐劄處。查伊犁回人俱係阿底斯戚屬。宜遣往將軍策楞處。令其招降回衆。是以即於二月十六日起程前往。又從前侍衛第瑪。帶領前來之厄魯特公塞卜騰等。亦應遣赴將軍策楞處。或令仍回游牧。或令隨營行走。今亦陸續前來。一併令其前赴策楞軍營。惟

散秩大臣齊巴克。係揆塔本集賽大宰桑。暫留臣營辦事。奏入。報聞。

都爾伯特台吉伯勒克卒。

命伯勒克之子多底巴承襲都爾伯特扎薩克一等台吉。

癸未。

命授收楞額錫喇爲藍翎侍衛。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查出擒拏宰桑察哀。係哈薩克錫喇之收楞額沙喇。具奏請旨。錫喇拏獲賊人。奮勇効力。著加恩授爲藍翎侍衛。賞銀五十兩。

命授訥默庫宰桑察罕。雇濟等爲三等侍衛。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蘭泰等將訥默庫妻子及宰桑護衛等解送來京。著交部分別辦理。其宰桑察罕雇濟。巴圖濟爾噶爾等。將訥默庫背叛情形據實陳奏。著免其治罪。加恩授爲三等侍衛。至訥默庫現在新娶之妻。亦不必治罪。著舒明查明係何部落所屬。即行發還。交與管轄。

甲申。

諭陝甘總督黃廷桂等。問薩喇爾爾。

定西將軍策楞奏言。
同至軍營告稱上年隨將軍等駐劄伊犁。八月
二十三日聞賊人搶掠臺站。將軍班第等由固
勒扎地方向空格斯迎出。賊兵追至。薩喇爾即
欲奔逃。參贊大臣鄂容安云。賊來當戰。何以急
走。薩喇爾答以爾何所知。遂策馬而行。喀爾喀
察哈爾等俱隨之而去。將軍處止餘司員侍衛
及兵丁等六十人。是夜賊益蠭聚。將軍等遂各
自盡。我與員外郎柏琿等自刎復甦。宰桑巴桑
遣人將我等俱行擄往看守。後又送往伊犁喇
嘛處居住。至十月內。喇嘛宰桑等商同薩喇爾
擒賊贖罪。始將我等釋放。給與口糧。適阿睦爾
撒納又將喇嘛等遷往遠處。欲將我等帶往。我
同佛保拴住潛行逃出等語。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奏稱前據自伊犁回至軍營
之侍衛巴寧阿等供稱伊犁擾亂時。薩喇爾見賊
兵追及。率衆先奔。班第等勢不能支。旋即自盡等
語。薩喇爾與班第等同爲將軍。自當奮力禦賊。果
至勢窮力絀。班第等先以身殉。薩喇爾或不得已
衝突而出。不識死殺之義。尚無足貢。乃竟首先奔
竄。以致大衆潰散。是二臣雖死於賊。而薩喇爾亦
不能無罪。但係巴寧阿等一面之詞。應將薩喇爾
解京質對。著傳諭黃廷桂。俟薩喇爾到肅州時。即
行鎖拏。愼選幹員。速行押解來京。
定西將軍策楞等疏奏領兵追襲阿逆情形。
策楞等奏言。臣等領兵至博羅布爾噶蘇地方。
距伊犁甚近。正當會合兵力。迅速前往。今聞阿
逆自洪郭爾博帶兵往烏哈爾里克。往擊諾

爾布。臣等若由博羅布爾噶蘇大路前進。路雖平曠。恐逆賊易於知覺。潛身逃竄。是以仍從山內間道行走向烏哈爾里克往襲。使賊猝不及防。仍一面遣人至諾爾布處及附近之台吉宰桑等處通信協擊。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奏領兵至博羅布爾噶蘇。與賊人相距甚近等語。此時即宜會同玉保等奮力擒擊。使賊不至聞風逃竄。方爲合宜。朕意伊等所聞阿逆帶兵往擊諾爾布之言。俱不可信。或借此爲名。向洪郭爾鄂博等處逃遁。亦未可定。此旨到彼。量策楞等自已擒獲逆賊。設從別路遁出。策楞等仍遵節次所降諭旨。無論逃往何地。務期弋獲。不得稍存退縮。朕於此事。亦斷不肯草率完結。策楞等其愼之。

乙酉。

命侍郎兆惠傳諭達什達瓦部落人衆。

上諭軍機大臣曰。薩喇爾爾現已降旨擊問。俟到京時審訊治罪。著傳諭兆惠。俟伊孥事竣後。回至巴里坤。將擊問薩喇爾之處。明白曉諭達什達瓦之妻及薩喇爾之兄布林等知悉。仍諭布林。罪由薩喇爾一人。與伊無涉。毋庸疑懼。薩喇爾子弟等。若尚未送至察哈爾地方。即留於達什達瓦部落內管轄。如已至中途。即令解送來京。並將薩喇爾在伊孥帶回之牲隻物件。俱行查出。奏聞請旨。再薩喇爾自伊孥帶來達什達瓦之子布庫。現在巴里坤。並著兆惠向達什達瓦之妻曉諭。伊等從前投誠時。並未言達什達瓦尚有子嗣。即鄂齊爾布林等至京亦未奏及。其中不無可疑。伊等或聽從薩喇

爾一人之言。附和朦混。不可不究問明白。令將實情供出。奏聞後再行酌量辦理。

丁亥。

定西將軍策楞等疏奏大兵前進伊犁情形。

策楞等奏言。二月二十四日。大兵至伊犁固勒扎之濟爾哈朗地方。有温都遜拉藏大喇嘛楚里木額林沁。遣伊什吹木丕勒尼阿巴車凌吹木丕勒等前來迎接。稟稱阿睦爾撒納。數次遣人傳喚我等。我等未經前去。今聞大兵已至。情願投誠等語。臣等隨向喇嘛等宣諭

聖旨。此番大兵擒擊阿逆。特因阿逆擾害爾等。阿逆一日不獲。則羣生一日不安。今阿逆雖向察罕烏蘇地方逃竄。大兵立即追擊。俟擒獲時。必當善爲籌辦。使爾等永獲安生。仍令喇嘛等善白約束。各安生理。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領兵雖至伊犁。而阿逆業已逃竄。此時所有伊犁應辦事宜。尚可稍緩。惟當追擒逆賊爲第一要務。阿逆詭詐百端。策楞等屢次誤聽傳言。以致首惡兔脫。現在策楞等皆云阿逆逃入哈薩克境內。以朕思之。阿逆現與額林沁同逃。額林沁殺掠哈薩克。積有仇隙。斷無前往之理。況阿逆現領兵三千餘。似此大隊兵丁。哈薩克必不能容留。此又係阿逆詭計。揚言逃往哈薩克。俟我兵往追。伊或轉從別路。擄掠臺站。或仍至博羅塔拉塔爾巴噶台等處棲身。皆屬未定。策楞等務須偵探確實。萬勿再爲所愚。如果逃入哈薩克。則仍遵前旨。派達爾黨阿等領兵索取。務期擒獻。又如阿巴噶斯哈丹等。大兵至伊等游牧時。伊等

已逃回阿逆處同行。今伊犁地方。又不聞伊等踪跡。此時恐又回至伊游牧。收拾殘衆。或尾出大兵之後。前來抵敵。或向額林哈畢爾噶等處。肆行騷擾。此皆不可不豫爲防範者。從前達爾黨阿會奏帶兵至安濟哈雅地方。直抵伊犁。兆惠亦奏稱前往特訥格爾察看情形。再行前進。今既須分路堵禦達爾黨阿不必前赴伊犁。即駐劄安濟哈雅。確探阿巴噶斯等踪跡。速行辦理。並著策楞派出熟悉地方情形。如尼瑪哈薩克錫喇等一人。協同達爾黨阿籌辦。兆惠至特訥格爾後。亦暫止前進。或與達爾黨阿會合一處。或另至緊要處所。聲援策應。其北路哈達哈等。亦降旨令伊等帶兵協擊。策楞等務互相通信。聯絡聲勢。以期弋獲。至奏稱詢問阿逆處逃出之人告稱敦多克曼集德濟特等。

俱欲擒獻阿逆。現已遣人前往等語。此語必不可信。敦多克曼集等。與賊聯爲一氣。交結甚深。焉肯即爲擒獻。其爲詭計無疑。而策楞等即信以爲眞。遣人前往。無怪乎其屢次被欺而不自覺也。即阿逆現帶兵三千之說。亦係詭言聲張。伊兩次被回人擊敗。鳥合之衆。量已無多。如果兵力尚盛。何以一見大兵。即行逃竄。竟不敢稍爲抗拒。此亦不能無疑者。據所指示。乃揣度形勢而言。若策楞等身在彼處。更應確有所見。且厄爾雜音哈薩克錫喇尼瑪吞圖布等。俱係熟悉彼處情形之人。策楞等務宜公同籌酌。計出萬全。但期適合機宜。亦毋庸拘泥朕旨。至塔本集賽人等。前已附和阿逆。此時阿逆若仍至博羅塔拉塔爾巴噶台等處。應將此等人先行辦理。不許仍蹈前轍。或遷至伊犁安插、

其伊犂衆厄魯特等。反覆無常。必須從重辦理。方知儆戒。俟擒獲阿逆後。策楞等酌量擒拏懲治。

命定邊左副將軍策楞等分路擒拏阿逆事宜。已詳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遵照辦理。其北路哈達哈等所領兵丁。現在往辦烏梁海事務。著傳諭哈達哈。伊原係副將軍。所有同往之青滾雜卜。策布登扎布。並著授爲參贊大臣。并將扎木禪察達克二人帶往。俟辦理烏梁海事竣。即在彼處候旨。或策楞處寄信到時。阿逆如逃往博羅塔拉等處。即領兵由彼處進發。協同擒拏。若逃入哈薩克境內。亦帶兵至哈薩克邊界駐兵。遣人索取。務令其速行擒獻。其逆指使。務確取實情。即行奏聞。

戊子。

諭駐劄巴里坤辦事大臣和起等。辦理達什達瓦屬人游牧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命兆惠俟伊犂事竣。即回至巴里坤。辦理達什達瓦屬人事務。今兆惠現有應辦事宜。未能仰副巴里坤所有達什達瓦屬人游牧。從前原議於今歲遷至阿爾台地方。今伊等屬人。現在派出從征。俟撤兵後。再令還移。著和起等轉行曉諭達什達瓦之妻知悉。此時伊屬人等應行賞給口糧。仍行賞給。

命駐劄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阿蘭泰等領兵防守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等現在領兵辦理烏梁海布延圖地方。一應防守事宜。甚屬緊要。烏里雅蘇

台軍營。現有普慶駐劄。著阿蘭泰舒明等。攜印前往布延圖駐劄防守。其都爾伯特游牧事務。著賞給郎中巴蘭泰副都統職銜。前往辦理。

庚寅。

定西將軍策楞等疏奏分派官兵擒賊事宜。

策楞等奏言。據參贊大臣玉保咨稱二月二十六日。至烏哈爾里克地方。據諾爾布稟報。阿睦爾撒納。向和洛霍澌前行。帶兵三千餘。由諾爾布游牧經過。察其情形。似向哈薩克逃竄。我兵力單弱。未敢交戰。專候大兵前來等語。臣等詳思阿逆斷無三千兵丁之數。不過烏合之衆。若乘勢攻擊。何難立時潰散。乃諾爾布遷延觀望。明係有心退縮。今玉保等已領兵連夜追逐。復派烏爾登扎那噶爾布等。接續前往。臣哈薩克

錫喇皃諾爾布觀望不前。即揀選精兵五十名。前往督同効力。臣策楞等亦統領大兵。即速進發。務期擒獲逆賊。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屢次奏報擒拏阿逆情形。大約勉强前進。總無計出萬全。必期弋獲之意。此次伊等分兵追逐。而哈薩克錫喇聞策爾布之信。奮勇前往。督同効力。看來尚能成事。然策楞等於哈薩克錫喇尼瑪。吞圖布等。數人。止宜善爲撫馭。使之感激効命。若加以督責。致失衆心。則於事更爲無益。至阿逆踪跡雖似逃往哈薩克。或仍至博羅塔拉塔爾巴噶台等處潛行騷擾。其種種詭譎伎倆。昨已詳悉指示策楞等。務宜加意偵探。勿專聽傳聞之言。以致顧此失彼。方爲妥協。現在阿逆雖經逃竄。必遣人潛赴軍營探信。或留於伊犂地

方。皆當密加察訪。如孳獲此等人。詢明情節。即行正法。再自上年進兵以來。從無滋擾各部落游牧之處。伊等自必知悉。今大兵駐劄日久。牲隻口糧。俱資接濟。若將帶往茶葉銀兩。向各部落等互相交易。自必樂從。如有違諭即行換易及沿途協助馬匹口糧者一一登記。俟事竣後酌量加恩。倘稍有勉強。或故將疲瘦牲隻交易者。其人即屬可疑。應留心辦理。收取其牲隻馬匹以增兵力。一切與哈薩克錫喇等斟酌辦理。

辛卯。

命授烏梁海總管圖布慎散秩大臣。

上諭軍機大臣曰。圖布慎從前辦理烏梁海時。甚屬出力。且將馬匹牲隻。供給大兵。著加恩授為散秩大臣。伊係熟悉烏梁海情形之人。哈達哈等此時領兵辦理烏梁海總管圖布慎帶領前往。

壬辰。

定西將軍策楞等疏奏。領兵移駐固勒扎情形。策楞等奏言。臣哈薩克錫喇。於二月二十七日。帶兵至伯勒齊爾地方。會同諸爾布。追緝逆賊。行至喀喇烏蘇。見額林沁據險結壘。公同商議。若先攻取額林沁。未免兵力稍分。稽遲時日。反令賊渠遠遁。因遣人招降額林沁明噶特舍楞阿喇木扎木巴等。伊等供已歸降。正在派兵前進。是夜有布庫努特一名。自阿逆處逃出。告稱阿睦爾撒納。一面率衆擒拏敦多克曼集。一面輕騎遁走等語。現在臣玉保尼瑪扎那噶爾布。烏爾登及衆台吉宰桑等。選精兵一千名。迅速追逐前往。並據玉保等咨稱。現在阿逆勢力已

弱。即日就擒。所有大隊兵丁。毋庸續發。等語。臣等詳思阿逆雖已逃竄。玉保瑪尼。及衆台吉等。輕騎掩襲。斷不致於漏網。今伊犂已定。其應收集流亡。撫慰各喇嘛。以及安插失業貧人等事。俱須經理。臣等即將大兵移至固勒扎居住。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奏稱。玉保等現在將次追及阿逆。伊即領兵同至固勒扎等語。策楞等錯繆已極。阿逆即已力窮。毋庸大兵深入。伊等應分隊往追。何必急急同至固勒扎。此實朕所不解。且摺內並未將玉保等相距阿逆遠近之處及阿逆究向何處逃遁。一一聲明。而僅以收服一額林沁爲足了事。是全不識事之輕重。且伊等從前誤信福昭等擊獲阿逆之言。即將巴里坤解送馬駝。撤行停止。以致軍行遲緩。今又將布庫努特一小人所告之言信以爲實。焉知又非阿逆詭詐。緩我大兵之計策楞等一誤再誤。必致阿逆遠颺。伊等束手無措而已。其同至固勒扎。若云撫定伊犂。則伊犂自昨歲已經平定。所有無業窮民。亦伊等附和賊人。自取窮困。何必急於料理。且厄爾錐音。現在即至彼處。儘可交與辦理。豈必待策楞親同籌畫。如因兵丁馬力平常。則現在既無庸大兵深入。即揀選馬匹。酌帶二三百名前往。未始不可。策楞即欲撤回。亦應派扎拉豐阿在彼策應伊等領兵前往。所爲何事。今阿逆尚未就擒。即已撤兵。又安用此將軍參贊爲耶。看今日情形。則阿逆必已竄入哈薩克境內。策楞等務遵朕節次所降諭旨。速前往哈薩克邊。吉派達爾黨阿。玉保。尼瑪等。迅

境索取。毋得少生退諉。並曉 阿伊犁台吉宰桑等。伊等受阿逆暴虐。今雖脫逃。仍不得安然無事。大兵一撲。伊必前來滋擾。責令伊等協助大兵窮追極捕。以絕根株。方爲一勞永逸之計。其北路哈達哈等務於逆賊未到之先。即將烏梁海鄂木布等悉行擒治。以杜後患。事竣。即遣旨帶兵往哈薩克地方索取阿逆再從前遣德善往諭哈薩克中途退回。實屬怯懦。若此時阿逆果逃入哈薩克地方。著哈達哈即將德善在軍管正法。以爲畏葸僨事者戒。

臣等謹案阿逆甫經鼠竄。資糧大兵未及即

行進勦。本無隄備。且其時衆心瓦解。羽翼方殘。勢力不能自振。將軍等果能及時掩襲。何異釜魚幕燕。乃屢爲傳言所惑。以致逆孽稽誅。苟延殘息。然當軍書初達。

皇上神明洞照。屢蒙

訓旨切責。一一預操符券。事會所乘。間不容髮。軍郵雖速。不能不需旬日之期。此在事諸臣不克稟承之咎。固已百喙難辭。及伏讀

訓諭中外。

明旨迭頒。猶以失之意外。與失之意中爲諸臣諄切剖示。是不獨足以折服諸臣之心。尤可見

聖主料敵如神。司行陣者。設皆節節赴窾。其勢有不

提如摧枯拉朽者哉。

甲午。

諭定西將軍策楞等防範阿逆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從前阿逆宰桑阿睦爾濟爾噶爾告稱阿逆與伯什阿噶什交結甚深。令伯什阿噶什雖有與諾爾布同來之語。尚未知在何處。阿逆或約同前往哈薩克。亦未可定。策楞等應詳加探訪。如阿逆前往伯什阿噶什處。即遣人曉諭利害。令其擒獻。奏聞加恩。倘有隱匿縱放之事。即將伯什阿噶什擒拏治罪。再阿逆至哈薩克後。必煽誘哈薩克人等。糾攏各游牧地方。現在塔本集賽宰桑達什策凌噶勒雜特宰桑都噶爾等。投往北路。已降旨令伊等於阿爾台附近地方安置。其哈薩克接壤之集賽及鄂拓克等。俱應豫爲防範。或遷至伊犁安插方爲妥協。策楞等即遵旨辦理。

丙申。

定西將軍策楞等疏奏阿逆窮窘情形。

策楞等奏言。據藍翎達永阿自阿逆處脫出。告稱阿逆與伯什阿噶什交結甚深。令伯什阿噶什雖有與諾爾布同來之語。尚未知在何處。阿逆時非逃往哈薩克。即奔竄布魯特。而賊衆觀望。稱阿睦爾撒納。搶掠喇嘛。不敢與大兵抗拒。此又俱不願往哈薩克。無不深恨切齒。衆心離散等語。復據扎薩克鄂諾錫帶同自阿逆處逃出之鄂勒錐圖前來。告稱被阿睦爾撒納搶擄游牧之後。隨伊等至和洛霍浙地方。正值哨探大兵與諾爾布等會合。占據津梁。阿睦爾撒納不能渡河。僅依沙岡自守。大兵即於二十八日追及。並從前所調。卓托穆克巴爾達穆特霍勒博斯多果魯特等四鄂拓克兵五六百名。亦與大兵會齊。額林沁舍楞等台吉。大兵一到。即行投誠。即察罕圖克人等。亦聞其私相計議。因伊妻

子皆在內地。斷不肯逃向哈薩克等語。又據厄爾錐音處寄信之庫克並藍翎侍衛愛新泰及都爾格齊哈什哈等前來告稱內大臣厄爾錐音途次聞福昭所報之信未確。急赴烏魯特克勒特聚集兵丁。將察哈什誘擒解送京師。厄魯錐音現帶兵四千名前進。其所帶之兵已抵洪爾哈朗地方等語。奏入得

旨。下部知之。

丁酉。

諭飭定西將軍策楞等

上論軍機大臣曰覽策楞等數次摺奏。不過詳言伊犁厄魯特等流離困厄情形。至如何擒縛阿逆之處。反不置一詞。伊等之意若以伊犁既得。則追捕阿逆之事不甚緊要。不知此見甚屬錯謬。伊犁乃一空曠之地。並無城垣。駐兵與否。無甚關係。即為窮乏之人料理生計。不過於擒獲阿逆後。或將伊等移近內地。過一二年。令其耕種自給。或於瀕河近山之處。令其捕魚打牲。為業俱屬可行。今策楞等雖將伊等因厄情形陳奏。共如何酌量措辦之處總未籌及。是何意見。只俟擒獲阿逆。非我使之。均由誤聽阿逆之言。互相劫掠。自貽伊戚。策楞即應將此緣由曉諭伊等。鼓勵衆心。剋期擒賊。俟阿逆擒獲時。再為籌辦生計。未始不可。著再傳諭策楞等。其如何設法追捕。壯我軍威。不致漏網之處。俱遵節次諭旨。悉心籌畫。務合機宜。以期迅速竣事。

夏四月戊戌朔。

諭定西將軍策楞等領兵前往哈薩克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覽策楞等所奏阿逆果已逃竄。朕早料伊等不能擒獲。必致遷延逃避。伊等尚何顏更爲陳奏。聞登努勒台地方。水草充足。牧放甚宜。著策楞等領兵赴彼處駐劄。俟一月後。選集兵丁。遵朕前旨。交與達爾黨阿等前往哈薩克辦理。如先遣人往諭。則非僅委派一偏裨可辦。即著玉保同恩克博羅特。選索倫兵五六十名。先行傳諭。仍派兵一二千名隨後繼進。玉保係專任追捕阿逆之人。乃並不親行。僅令烏爾登等前往。以致逆賊兎脫。此次前赴哈薩克。若仍不知奮勉。斷不姑貸。命陝甘總督黃廷桂赴巴里坤辦理事務。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不能速行擒獲阿逆。輒領兵回至伊犁。奏請籌辦伊犁窮困人等。此時糧餉牲隻未經運赴。因降旨令此等貧民。自赴巴里坤不法之人。嚴加懲治。其或恃衆不法。即相機勦滅。事宜。

領給。將來陸續運至人數衆多。所有牛羊籽種茶麪等項。俱須多方購備。其料理彈壓關係頗重。非和起豆斌等所能籌畫。著傳諭黃廷桂。一面將糧石速行撥運。一面前赴巴里坤經理。其厄魯特等前來就領者。酌量給與口糧三四月。或給與籽種即令回本處耕種。並將伊等因受阿逆茶毒。是以格外加恩之處。明白宣示。倘稍有滋事。即將爲首

便宜行事。黃廷桂酌量情形。妥協辦理。再前經降旨令該督孥解薩喇爾。若在巴里坤孥解。現在達什達瓦部落人衆。駐劄彼處。不免驚疑。且慮薩喇爾或畏罪脫逃。著前赴嘉峪關一帶。迎候薩喇爾。俟其到日。即行孥解。事竣再赴巴里坤籌辦一切事宜。

定西將軍策楞等疏奏解送賊黨額林沁來京。
策楞等奏言據散秩大臣吞圖布解賊黨額林
沁至軍營臣等公同訊問據稱我為阿睦爾撒
納挾制同行不得已勉强服從後接到將軍等
諭令擒賊贖罪之文因力弱不能擒獻今大兵
已到情願歸誠等語查額林沁自去年由哈薩
克前來即嘗
恩優加體卹乃並未至軍營中途即同阿逆背叛今
力窮被執飾詞乞降且伊孫策伯克扎卜現已
逃避應將額林沁解赴京師治罪仍派兵擒拏
策伯克扎卜奏入報
已亥。
訓諭定西將軍策楞等。

上諭大學士曰策楞等誤報阿睦爾撒納就擒一事
不加詳審遽爾飛章入告固可駭異然此實由克
勒特宰桑誤聽巴顏得木齊之子俄羅斯所傳輾
轉馳報一如得之目睹遂孟浪騰布其咎尚屬可
原及既知所報屬虛而大兵將抵伊犁與叛賊相
距甚近若彼時疾馳倍進振作軍聲亦何難掩獲
乃策楞扎拉豐阿並不身先督率而以追捕專委
之玉保令其前驅玉保又僅令烏爾登兄瑪追至
庫隴癸嶺獲一額林沁而返遂若足以塞責阿逆
轉得飄然遠颺竄入哈薩克界內在叛賊詭計多
端而諸臣一無調度朕早料其必致奔軼屢經降
旨訓責而道遠往返亦已無及天下事原難豫定
使諸臣果竭盡智勇而或致失之意外則亦無可
如何即當驚竄已遠而窮力以追則亦自盡人事

乃漫不經心彼此玩誤是叛賊之遁迹遠引實意中之事而非意外之事矣若謂馬力疲乏則叛賊之馬何獨不疲乏耶即如多果魯特之伊勒都齊和碩齊等係在我大兵之後又何以轉能尋踪前往耶更可異者玉保兵過伊犁不遠並不見賊僅據逃兵之言謂賊已窮蹙即馳札策楞達爾黨阿等以爲叛賊困窮無煩大軍深入而策楞等亦遂不權輕重遽爾返旆以安葺伊犁爲詞不知伊犁乃久經撫定之地有何可辦況經阿逆蹂躪之後所存者飢羸殘弱將軍一至不過環向乞食而已國家撫御中外固不惜加恩惠養然此等蠢夷賊至即從賊去來歸逸非內地赤子可比乃不以擒

兩朝未竟之緒機有可乘於事勢又有不容坐失者初非窮兵黷武敢邊釁而勤遠略也迨大軍所至未折一矢諸部爭迎伊犁悉定此可見

上蒼之默佑有不期然而然者至於阿逆負恩竄匿忍心怙亂人所切齒然不過一逃囚耳與此事大局全無關礙譬如獵場中走一狼脫一兎但以衆人分路捕搜竟至竄逸豈不可笑可恨哈薩克前經通使及奉朕勑諭情甚歡欵恭順阿逆即求托跡其及覆說詐伎衆人所共知豈肯容納是尚不能

及從前羅卜藏丹津之投準噶爾現已傳諭哈薩克令其協力擒獻自可計日授首惟在事諸臣之辦理不善節節錯誤則殊出情理之外朕於用兵之初所以進圍未央者原慮諸臣非任事才乃今左果不出朕所慮甚為愧憾所有策楞扎拉豐阿玉保本身之罪俟叛賊就擒後再酌量分別另降諭旨將此通行宣諭中外知之又

諭曰阿逆乘間逃竄皆由策楞等徧然自廢坐失機宜即以擒獲額林沁一事而言伊等既已誘致額林沁伊所屬人內曾有肆為妄言者即當擒拿辦理取其牲隻以壯我兵力乘機即速往追乃輾轉遲疑貽誤時日坐視阿逆漏網其本意原不急急以追擒阿逆為事也朕已降旨明白指示策楞接到此旨可即遵玉保恩克博羅特先行隨令達爾黨阿領兵繼進策楞等亦隨達爾黨阿之後帶兵聲援倘仍復如前中止伊等之罪亦可自知無庸朕多降諭旨再玉保曾行文策楞停其前往似伊一人即可任擒賊之事惟恐策楞與之分功何以竟致弈眞著傳諭詰問玉保再福昭策卜登等已同伊等呈報擒賊時既稱得之克勒特宰桑亦宜究問俄羅斯等因何妄報及係何人指使之處一

即速來京。將伊犁及軍營情形詳細奏聞。候朕面
授方略。再往軍營。
庚子。
諭陝甘總督黃廷桂安西駐兵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黃廷桂奏安西添設滿兵。因酌項
不敷。不能遽照原議五千之數。請先撥三千名前
往等語。前因分駐邊防。滿洲兵丁較爲有益。是以
令黃廷桂酌量裁汰各營冗兵。於安西地方安設
滿營。今既稱各項裁汰節省餉銀。尚在不敷。正不
必拘五千之數。即酌撥三千名。未始不可。此時著
先撥二千名前往。俟一二年後再行辦理。
命安插達什達瓦部衆於阿爾台地方。
上諭軍機大臣曰。達什達瓦之妻。現已病故。著公明
瑞馳驛前往。率同侍讀學士富森土默特台吉喇

嘛扎卜等。奠醊茶酒。並加恩賞銀二百兩。經理喪
事。其所屬人衆。著編爲三旗。移住阿爾台地方。
與舒明阿爾泰等善爲經理。散秩大臣鄂齊爾布
林托里俱著授爲總管。其宰桑雅瑪克察罕庫本
們都巴雅爾博羅呼爾哈阿爾該默濟格等。俱著
授爲副總管。共應補授泰領佐領及編設旗分事
宜。一并妥協辦理。具奏請旨。所有達什達瓦之弟
伯格里屬人。亦著鄂齊爾等管轄。達什達瓦之妻
止有一女。著給與郡王青滾雜卜爲妻。並賞銀三
百兩。
辛丑。
申諭定西將軍策楞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覽策楞今日所奏。並未將如何擒
賊及遣人前往哈薩克之處籌及。其意以爲既至

伊犁。大事已畢。不知伊犁地方。久經平定。伊等到彼與否。原無關係。惟當設法擒拏逆賊爲要務。況阿逆原意料大兵不能驟至。初無防備及逃竄之意。使策楞當時即行奮力直前。則逆賊自必就縛。何能奔逸。其奈伊等之還延不前何。且伊等從前摺內尚有遣人前赴哈薩克之說。今乃並無一言。惟將逃人所訴阿逆逸出時。帶往哈薩克阿布賚之弟岳勒博羅斯并留於準噶爾之俄羅斯使人頗羅和爾一同前去之語。數衍具奏。其意若謂阿逆既將哈薩克及俄羅斯之人帶去。其勢若不見容於哈薩克。必將投赴俄羅斯。索取既難。便可中止。不知逆賊所之。不論何地。必當前往擒捕。斷無中止之理。而策楞等輒有難色。是誠何心。著傳諭策楞等。仍遵昨日所降諭旨辦理。一面將遣赴哈薩克之人及玉保等何日起程之處。速行奏聞。命定西將軍策楞安插新降台吉宰桑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軍營內新來投誠之台吉宰桑等。桑等甚多。此等人須細加體察。如厄爾錐音哈薩克錫喇等。受恩甚深。自無異志。至大兵將抵伊犁始行來歸之索薩賚等。原係阿逆黨羽。因勢窮乞降。尚屬可疑。伊等身在軍營。首鼠兩端。潛通消息。俱未可定。著傳諭策楞領兵至哈薩克時。不必將伊等帶往。即移至額林哈畢爾噶及附近巴里坤一帶安插。方爲妥協。伊等受阿逆驅擾。生計艱窘。設法遷移。俾不至於窮困。並將此曉諭厄爾錐音等。自必益加奮勉。易於集事。

定西將軍策楞等疏奏擊獲賊黨克什木等。

策楞等奏言。賊黨克什木洪郭什俄羅斯等。因

阿睦爾撒納搶掠喇嘛各自逃散臣等派哈薩
克錫喇前往俱行緝獲現在派員解送京師奏
入報
聞
命封內大臣厄爾鍥音哈薩克錫喇公爵
上諭軍機大臣曰此次追擊阿逆內大臣厄爾鍥音
哈薩克錫喇俱屬奮勉現在逆首未獲本非論功
之時但伊等係新降之人應加恩以示鼓勵厄爾
鍥音由朱爾都斯進兵向各鄂拓克集兵四千餘
名奮勇協力哈薩克錫喇曾擒察哀父子今復將
賊黨克什木等擒獲俱能感激朕恩實心効力甚
可嘉予厄爾鍥音哈薩克錫喇俱著加恩封授公
爵。罪。因母子相見。偶爾疎忽。致令賊人奔竄。尚非
出於有心。著從寬免其治罪。前已令玉保帶同恩
克博羅特前往哈薩克。吞圖布亦著同往。以贖前
愆。
事。
命賞給員外郎唐喀祿副都統職銜赴北路軍營辦
上諭軍機大臣曰北路哈達哈軍營內辦事乏人員
外郎唐喀祿尚諳蒙古事務著賞給副都統職銜
授為領隊大臣隨同哈達哈辦事。
壬寅。
命鴉爾藏多爾濟等各歸游牧。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前經調取鴉爾藏多爾濟
前赴伊犂今逆賊已竄伊犂無庸前往鴉爾藏多

爾濟等游牧。俱有應辦事宜。且令伊等得以休息。
即各處台吉宰桑等。遇來俱宣力行走。其各鄂拓
克人等。應照舊管轄。及時耕種。以資生計。俱著同
至各游牧毋庸隨將軍等前進。俟有用伊等兵力
之處。再行調取。至二十一鄂拓克已授闕什墨勒
管轄。即著厄爾錐音等善為安撫。毋使失所。亦不
得滋生事端。方為妥協。此次台吉諾爾布尚屬出

力。伯什阿噶什。亦並未從逆。應加恩封賞。策楞等
即會同厄爾錐音等。將應如何加恩之處。奏聞請
旨。至阿玉錫搶拏克什木。甚屬奮勉。伊為賊人戕
害。著擇其子弟一人。補授收楞額。並加恩賞給藍
翎。永遠食俸。
命賞索倫察哈爾喀爾喀官兵。
上諭軍機大臣曰。此次索倫察哈爾喀爾喀官兵。甚

屬奮勇。著查明分別等第。加恩賞賚。一等官員。著
賞俸半年。兵丁著賞錢糧兩月。二等官員。著賞俸
三個月。兵丁著賞錢糧一月。其厄魯特人等。雖不
如索倫察哈爾等出力。亦著查其著有勞績者。每
人各賞銀三兩。至坐臺之察哈爾厄魯特喀爾喀
等。俱著賞錢糧一月。以示獎勵。
訓飭參贊大臣玉保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玉保等奏稱。多果魯特之伊勒
都齊等。俱隨阿逆潛逃。又扎薩克薩喇爾。至厄爾
錐音處搶奪物件。經扎那噶爾布擊獲等語。薩喇
爾原係阿逆黨羽。今又肆行搶掠。久之必且從賊。
著即行正法。諾海奇齊克。係與薩喇爾同來投誠
之人。亦應留心防範。扎那噶爾布。殊屬可嘉。即著
將薩喇爾戶口牲隻賞給。至伊勒都齊等。挈其游

牧。尚能追及阿逆。與之同逃。則可知前此玉保等追緝不力之罪。百喙難辭。伊等尚欲護卸於厄魯特等。殊屬無恥。不知尼瑪亦不過因其熟識道路。令其前在。至擒拏逆賊。豈可專委於　二新降之人。望其奮勉出力乎。朕於此事。實不勝憤懣。此次若仍前退怯。必將玉保等從重治罪。

甲辰。

諭陝甘總督黃廷桂。解運軍營馬匹及赴巴里坤查辦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黃廷桂奏准軍營咨文。停解馬匹一摺。此事皆由策楞辦理乖繆。現在擒拏阿逆。全賚馬力。且時值夏令。草已茂長。正可就近牧放。以資調遣。著傳諭黃廷桂。即將應解馬匹。仍行解送。一面知會達爾黨阿等。無爲浮言所惑。至厄魯特窮人甚多。前已有旨。令赴巴里坤自運口糧。此等人不能保無偷竊擄奪之事。黃廷桂即道前旨。親往鎮撫。量爲賞給。令其同巢耕種。倘有滋事之徒。即行懲治。其現在肅州應辦事務。著吳達善辦理。

丙午。

申諭定西將軍策楞辦理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奏稱據哈薩克錫喇告稱伊犁地方窮困。不能取辦兵丁口糧。請移駐空吉斯地方等語。伊犁地本荒僻。原非駐兵要地。且經阿逆騷擾之後。情形更屬不堪。但現在大兵在彼。原爲擒拏逆賊。並非久駐之計。策楞等既知難以駐兵。即應籌畫前進。速擒逆賊。乃僅以一奏了事。意謂如此便可作撤兵之計。是伊等全不以擒賊爲事。一味畏難退縮。深可痛恨。又如遣使哈薩克

一事。哈薩克錫喇尼瑪等。俱不令遣宰桑前往。催請派一二得木齊收楞額等。看來伊等俱不免有推諉之意。前降旨令玉保帶領恩克博羅特吞圖布等傳諭索取伊等倘不能奮往從事。不必令其先行。著達爾黨阿領兵前往。玉保帶領伊等隨後繼進。務期擒獻。毋貽噬臍。再據策卜登多爾濟等告稱伊族斯進兵。孳獲察哈什掠其戶口牲隻。察哈什係附從阿逆之人。應行辦理。著即將所獲戶口牲隻。賞給厄爾錐音。至其收取諾爾布敦多克屬人一事。殊屬非是。諾爾布敦多克。係同薩喇爾前至吐魯番投誠之人。何以將伊屬人收取。且厄爾錐音現辦圖什墨勒事務。諸事俱應秉公。始可服衆。著策楞傳諭厄爾錐音。令將此項人等即行給還。伊果實心効力。將來自當從重施恩。

命加恩耀特部落人衆。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納穆扎爾奏稱。耀特部落人數甚衆。現在生計稍艱等語。耀特人等俱能安分謀生。皆策卜登多爾濟普爾普等善於管轄所致。弟因人數過多。生計不能充裕。著加恩賞給口糧三個月。以示體卹。再據策卜登多爾濟等告稱伊族中台吉巴朗巴桑策林。明安鄂爾準瑪木特等五人。原係舊時台吉。從前因與阿逆不和。未經呈報。今應請旨加恩等語。巴朗等原係台吉。乃爲阿逆脅混未報。今策卜登多爾濟據實報出。甚屬可嘉。著即將巴朗等戶口若干。查明給與。或應授爲扎薩克及何等台吉之處。納穆扎爾奏聞請旨。

命左都御史何國宗會同劉統勳考驗西域山川道里。

上諭軍機大臣曰何國宗奉差前往伊犁測量繪畫地圖現由巴里坤一帶及額林哈畢爾噶等處辦理約需半年至冬間氷雪凝寒著仍回至巴里坤居住俟明春再往辦理並著劉統勳會同前往將該處山川道里詳悉考驗纂錄進呈

定西將軍策楞等奏請補授吞阿布扎布爲布庫努特宰桑

策楞等奏言臣等前奉

諭旨查明布庫努特人等戶口多寡數目再行請

旨授吞阿布扎布爲布庫努特宰桑今查布庫努特人等共計千戶已敷一鄂拓克之數應請交與吞阿布管轄即授吞阿布爲布庫努特宰桑奏入報

聞

丁未

諭侍郎舒明等稽察卡倫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舒明阿蘭泰等駐劄布延圖應將各處卡倫嚴行稽察即如賞扎薩克圖汗之阿睦爾撒納屬人烏勒木濟至訥默庫游牧給與馬匹令其逃竄此必由卡倫經過何以全無覺察此際若已糾獲即著在彼處正法嗣後如有此等逃人一經拏獲即照此辦理並將卡倫侍衛等查參至都爾伯特游牧事務已令巴蘭泰前往經理舒明現住布延圖仍著兼管

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之二十七

乾隆二十一年夏四月戊申

命授巴竿烏魯特竿桑托克托博羅特爲散秩大臣。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奏稱巴竿烏魯特竿桑托克托博羅特留養去歲被掠之喀爾喀王齊巴克雅喇木丕勒協理台吉多爾濟現在護送前來等語托克托博羅特著加恩授爲散秩大臣齊巴克雅喇木丕勒多爾濟即遣前旨遣回喀爾喀游牧。

定西將軍策楞等疏奏額林沁病故。

策楞等奏言臣等派侍衛古爾格勒圖倫保等押解額林沁赴京據報行至托里地方額林沁病故臣等即遣員驗看屬實查額林沁係阿逆由庫隴癸嶺逃入哈薩克境內伊回至固勒扎商同策楞等或領兵前進或遣使索取等語而策楞等隨後奏事數次總未籌及作何擒拏逆賊之處雖有遣瑚集圖前往哈薩克之語究竟前往與否亦未奏明伊等現在作何籌畫彼此不相照應前後又復矛盾。

深可痛恨已節次降旨訓示今玉保又奏及拏獲賊黨明噶特舍楞等遣人解赴軍營因策楞未與相見乘間脫逃其意以明噶特等脫逃係策楞疏忽所致與伊無涉此等不過附和逆賊之人無關緊要原可不必深究乃玉保輒爲此奏則是與策楞等顯有牴牾情狀伊等不知和衷共濟協力擒

拏首惡。各懷意見。形諸奏牘。實爲深負朕恩。看此情形。必不能望伊等奮勉出力。殊不知逆賊無論竄往何處。必當窮搜極捕。明正典刑。以彰國憲。策楞玉保等能自知罪愆。痛改前非。尚可加恩寬宥。倘仍各挾私見。貽悞大事。朕亦任其自取。毋庸多諭。

辛亥。

命布圖庫等補授多果魯特等九鄂拓克等參。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將多果魯特等九鄂拓克宰桑應行補授兼管之處。奏聞請旨。所有綽和爾宰桑已降旨將恩克博羅特補授。其多果魯特宰桑員缺著內大臣尼瑪暫行兼管。伊克巴爾達穆特宰桑員缺著賽音章吉圖補授。額爾克騰宰桑員缺著納默庫補授。鄂畢特宰桑員缺著納默庫補授並令圖布愼協同管理。巴罕巴爾達穆特宰桑員缺著索諾木車林補授。巴爾達穆特宰桑員缺著塔斯補授。庫圖齊訥爾訥爾宰桑二缺著賽齋拉布坦補授。

壬子。

命參贊大臣達爾黨阿帶兵前赴哈薩克。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領兵擒拏阿逆。事事舛謬。全無籌畫。今西路則專任達爾黨阿北路則專任哈達哈伊二人。尚屬勇往。著即領兵前赴哈薩克。務期擒獻。現據兆惠奏稱特訥格爾安濟哈雅共有兵丁二千餘名。巴里坤可用馬匹亦有二千等語。著將特訥格爾等處兵丁俱交與達爾黨阿帶領並著和起等即將馬匹解赴應用。迅速矣功哈寧阿鄂寶俱著在參贊大臣上行走。

諭定西將軍策楞等籌辦伯什阿噶什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據策楞等奏稱伯什阿噶什欲將游牧移至博羅塔拉地方。此係傳聞之言。策楞等並未將親見伯什阿噶什之處奏聞。今又於來京人員內。列入伯什阿噶什之名。策楞等此時果與伊相見。自可無疑。如尚係傳言。則所稱移至博羅塔拉之語。不可全信。豈有遽至博羅塔拉。道由伊犁。伊不親身來見者。此時伊若游移觀望。不即向博羅塔拉遷移。猶依附哈薩克邊界。則係明爲接應阿逆。暗中聯絡。不可不詳加體察。果有此情。策楞等即將伯什阿噶什擒拏辦理。倘實無從逆情形。亦即行奏聞。

命封台吉諾爾布等公爵。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奏台吉諾爾布等隨同大兵効力。甚屬奮勉等語。諾爾布布庫察罕昆都斯車克爾等俱著加恩封授公爵。烏巴什特古斯哈什哈額林沁扎卜克博爾巴里巴桑等俱著授爲扎薩克台吉。鄂畢特宰桑丹津。上年同達瓦齊來京身故。已將伊子訥默庫補授宰桑。並著加恩授爲散秩大臣。再據奏額爾克騰得木齊格存。現領三千餘戶。額爾克騰宰桑事務。已令尼瑪兼管。

格存應作何加恩。著策楞等議奏請旨。其額爾克騰舊宰桑俄羅斯現在何處。一併奏聞。

癸丑。

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前往西路整飭軍務。

上諭大學士曰。現在西路軍營策楞玉保等辦理諸事乖張錯誤。種種不合機宜。無以宣威荒服。著大學士忠勇公傅恒馳驛即赴額林哈畢爾噶一帶。

整理軍務。令衆合吉等齊集會盟事竣即速回京。
命授公明瑞副都統職銜。前往西路軍營。隨同達爾
黨阿辦事。
命拏解定西將軍策楞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因策楞等所辦事宜。種種乖謬。
是以命大學士公傅恒前往。整飭軍務。策楞。玉保
著拏解來京治罪。策楞之子特通額。著革職。交達

爾黨阿軍前効力。扎拉豐阿身爲副將軍。一籌莫
展。本應一體治罪。姑念伊未經更事。且係蒙古。著
革去郡王。加恩給貝子品級。來京候旨。並諭厄爾
錐音。哈薩克錫喇吞圖布。愙克博羅特等。今因將
軍大臣辦事錯謬。革職拏問。伊等生長準噶爾地
方。熟悉厄魯特。哈薩克情形。理應奮勉効力。乃遣
使哈薩克一事。並不實心商辦。彼此推諉。伊等俱
不能無罪。但念新降之人。姑從寬免。嗣後如能感
恩圖報。奮力贖罪。仍當加以厚恩。倘少存退諉。亦
不姑貸。
定西將軍策楞等疏奏。招撫波羅泥都霍集占
策楞等奏言。據同人總管阿底斯侍衛岳薩卜
阿卜都哩伊木等稟稱。去年入

覲時。因伊犂地方擾亂。求移至吐魯番地方。業經轉
奏。今波羅泥都霍集占等已將同人。并我等妻
子。俱行移往。查波羅泥都霍集占等向與葉爾
羌喀什噶爾積有仇隙。未必前往彼處。必至庫
車賽里木。積木薩一帶居住若遣使同往招撫。
自必投誠移至吐魯番等語。臣等與哈薩克錫
喇等公議。同人素受準噶爾役使。今既令伊犂

而去必不願同。應即派員同阿底斯等前往曉
諭招撫令伊等遷至吐魯番居住奏入報
聞。
甲寅。
諭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辦理烏梁海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因西路領兵大臣策楞等辦理
乖謬特命大學士公傅恒前往經理并孳問策楞
等治罪其北路專任哈達哈等協力擒孳阿逆迅
奏膚功今日哈達哈等奏到辦理烏梁海一摺尙
未合宜烏梁海等反覆無常全不可信現在有逃
竄情形明係豫聞風聲欲隨阿逆遁去必須速行
勦滅哈達哈勿少遲疑即行辦理收其牲隻以益
兵力方足以示懲儆倘阿逆竄同哈薩克厄烏
梁海等潛爲搆釁因而搶掠察達克等游牧則並

舊日收服之烏梁海皆爲搖動不若早爲殄滅庶
可以杜後患再伊等現已進兵二千名尙餘兵若
干哈達哈即同青滾雜卜迅速前往現在牧草發
生務多帶領兵丁二三千名陸續進發以壯軍威
著哈達哈等一面辦理一面即速行奏聞。
命參贊大臣富德來京。
上諭軍機大臣曰參贊大臣富德領兵擒孳唐古忒
其屬畜勉量此時已經擒獲即或竄逸亦非阿逆
可比毋庸再爲追逐富德著即來京面聆諭旨再
往軍營。
命散秩大臣達什敦多卜住居察哈爾。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哈達哈奏散秩大臣達什敦多
卜上年隨將軍等駐劄伊犂伊游牧內屢次被賊
擒掠今攜其妻孳懇請移至察哈爾附伊族人同

居等語著照所請達什敦多卜准其移至察哈爾
居住
丙辰
命宣示薩喇爾罪狀
上諭軍機大臣曰黃廷桂已遵旨檄解薩喇爾又奏
稱達什達禿人衆現住巴里坤已令兆惠等密爲
防範其檄解薩喇爾之事勿使洩漏等語薩喇爾
獲罪檄解達什達禿人衆不能保其一無驚聞伊
所稱勿令宰桑等聞知一語乃詭詞要挾正伊狡
猾自取罪戾也此事必當明白宣示諭以薩喇爾
獲罪情節俾知罪在薩喇爾與伊等部衆無涉自
不致別生事端前已令兆惠轉諭薩喇爾之兄布
林兆惠如已來京即著黃廷桂到彼曉諭令伊等
照舊安輯部衆赴所指阿爾台等處游牧勿使驚

懼若如黃廷桂所奏令其遠徙他處則示怯生疑
何以申國憲而整軍律在未經檄解之前不可不
密檄解後則當宣播罪狀使衆共知令其畏服著
傳諭黃廷桂知之
丁巳
參贊大臣富德疏奏追襲賊黨唐古忒情形
富德奏言臣追逐賊黨唐古忒屢次擊敗賊衆
由薩勒巴爾闢等處遁去臣等即由烏隆古河
前往堵截至察罕鄂博地方忽遇哈薩克兵一
千名與唐古忒合隊大兵奮勇衝擊斬首百餘
級擒獲賊黨二人詢知阿睦爾撒納於正月內
遣人令伊等前來搶掠烏梁海塔本集賽等游
牧臣等即將被掠之集賽噶勒雜特三十餘戶
奪獲就近交與達什策凌都噶爾等收回共計

連戰十餘次。陣亡兵丁三十名。其喬勉官員兵丁查明另奏。奏入報聞。

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回京。

上諭大學士曰。策楞等統兵追捕逆賊阿睦爾撒納。既已直抵伊犁。相距甚近。乃不振我軍威。疾馳前進以擒賊爲事。一接玉保札致。即回駐伊犁而玉保雖追至庫隴癹嶺。僅獲一額林沁而返。其額林沁屬下之人。仍皆相隨叛賊以去。由此觀之。若使策楞玉保等卓能奮勇協力急行追捕。則叛賊斷不致遠颺。即玉保當額林沁就縛時。更能取其屬下馬駝以濟我師行之用。竭力窮追。尙亦不難掩獲。即使失之意外。其所擒戮。必不止一老邁之額林沁而已也。此何等重務。而乃輾轉延緩。坐失事機。前已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矣。夫以叛賊伏處近地。尙日交臂失之。今已竄入哈薩克境內。其夫已遠。即遣使傳諭哈薩克。其縛獻與否。舉未可知。是應儘以兵威。曉以大義。而先遴選勇敢將弁。將命以往。或庶幾耳。而策楞等奏稱恐哈薩克竄留我使。致開釁端。欲遣哈薩克之俘留於厄魯特者。令其前往。如此措置。豈不褻朝命而貽笑於諸厄魯特者。令特耶庸懦之人。將有以策楞等爲曉事。不知事在人爲。今未遣一人。未發一兵。是所謂自畫自棄耳。

即以國家經費言之。雍正年間兩路用兵。費帑至七千萬。今未至二千萬也。而府藏充盈。較前轉多。且朕並未因用兵加征賦稅。並減兵餉。而販卸更較往時爲過優。何至策楞等爲國惜費耶。此不過以恇怯思家之心。託爲忠貞爲國之言耳。如是則

人誰不能。國家何賴有是臣乎。是以特命大學上
忠勇公傅恒。馳驛前往。將伊等拏問治罪。並至額
林哈畢爾噶一帶。令衆台吉等齊集會盟。以宣布
威信。整飭軍務。茲以傅恒起程後二日。據策楞等
奏稱奉到朕三月初七日訓飭之旨。已自知罪戾。
畏懼惶恐。即日率領官兵。調集各台吉人馬。直壓
哈薩克邊境。勒令擒獻。如叛賊逃往布魯特。即至
布魯特索取等語。是伊等既已厲兵秣馬。入比傅恒
到軍營時。策楞等進兵。已一月有餘。斷無復行追
還之理。所欲會盟之台吉宰桑等任事之人。又俱
隨往軍前。正在用兵之際。亦未便齊集會盟大學
士傅恒。亦無庸前赴。即回京料理機務。策楞等軍
前現有達爾黨阿同往。一切機宜。自應商酌而行。
或因有此一番懲儆。策楞等知所奮勉。叛賊得以
就擒。亦未可定。此亦視伊二人之福命矣。即如馬
匹一項。現奏稱就各鄂拓克湊集二千五百餘匹。
則前此亦並非無馬。直以畏怯不欲辦理耳。近據
富德奏到追殺叛賊唐古特至塞伯蘇台地方。遇
哈薩克一千餘衆。我軍以索倫兵三百餘直前衝
突。悉皆潰散。斬三百餘級。所獲軍械牲隻甚多。此
亦可見哈薩克本非勁旅。策楞等畏怯自悞。是以
望而却步耳。總之叛賊之逆。實由於策楞玉保二
人。既已悞之於前。罪無可逭。今知畏罪。思欲奮勉。
姑留一綫。予以自贖之路。視此番効力如何。再降
諭旨。朕用人行政。不存絲毫成見。如伊等果能擒
賊奏功。尚可相抵。但恐伊等初念狙於畏懼。轉念
又復游移。後力不能自振。則朕雖曲加寬宥。亦不
能也。將此通行宣諭知之。

戊午。
命停派厄魯特兵丁隨征。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奏稱。文於附近鄂拓克
宰桑等。令其派出兵丁從征等語。現在厄魯特生
計甚艱。人亦不能奮勉効力。派往從征。於事無益。
兵貴銳而不貴多。所有索倫察哈爾兵丁。現足調
遣。不必更派厄魯特兵丁前往。其現在投誠之台
吉宰桑等。自必懇求入覲。伊等出兵効力。殊屬勞
苦。宜暫爲休息。以示體卹。俟擒獲阿逆後。再行降
旨。令伊等前來入覲。
命諾爾布之子達瓦藏布承襲公爵。
上諭軍機大臣曰。諾爾布現在病故。著加恩將伊子
達瓦藏布承襲公爵。從前隨同阿逆之宵巴。因係
事務。
庚申。
授總兵李繩武爲安西提督。駐劄巴里坤。
上諭大學士曰。豆斌現在患病。著解任調理。安西提

督員缺。著李繩武補授。即赴巴里坤。會同和起等辦理糧餉事務。

辛酉

諭防範哈薩克事宜。

上諭防範哈薩克曰。阿逆現竄入哈薩克境內。西路命上諭軍機大路命哈達哈等各領兵索取。阿逆或逞其狡謀。詐言哈薩克縛賊擒獻。引兵深入。設伏以待。皆不可不豫爲防備。達爾黨阿等領兵前往。即哈薩克有擒獻之言。亦仍宜擇兵自衛。多方防範。毋貪昧以墮奸計。方爲妥協。現在富德追襲唐古特等。所遇哈薩克兵丁。係受阿逆懇恩搶掠塔本集賽噶勒雜特等游牧。在阿逆之意。無非欲使令其擒獻逆賊。而伊因得潛竄彼處以爲藏身之固。是以特降諭旨。曉諭哈薩克阿布賚。

諭左部哈薩克。

上諭左部哈薩克阿布賚曰。逆賊阿睦爾撒納。勢窮力竭。實入爾哈薩克境內。久煽惑爾屬人等。搶掠塔本集賽噶勒雜特等游牧。誘令爾等獲罪天朝。伊得以棲身爾境。苟延殘喘。今爾部邊境人等。誤信其言。私相刼掠。遇大兵擊敗。擒獲爾屬人呼岱巴爾氐額塞爾拜二人。解送來京詢問。知爾固不知情也。應即將此二人正法。念爾部落。向屬恭順。

不過屬人誤聽阿逆之言是以格外加恩將爾屬
人釋放遣回並齎賞內緞四疋從前侍衛順德訥
奏稱爾欲受天朝厚恩遣使進貢後使人爲阿逆
所留未經入覲朕已早鑒爾誠悃此次接到諭旨
即將阿逆擒獻不特搶掠塔本集賽等事概免究
問仍當加以厚恩現遣兩路將軍等領兵萬人將
抵爾境爾等倘墮賊計迷而不悟不即擒獻則必

更發大兵盡行勦滅爾其熟審利害毋貽後悔
癸亥
命曉諭準噶爾部衆
上諭準噶爾部衆曰前因將軍策楞等疎縱逆賊遷
延觀望而辦理一切事宜諸多未協是以特命大
學士公傅恒前往軍營與爾各部落台吉宰
桑等齊集會盟整飭軍務即如策楞等派爾等各

郭拓克兵丁隨營出征脫念爾等屢遭兵革生計
艱難特降旨令歸各游牧休息耕種其軍營支用
爾等馬匹牲隻並令給予價值以示體卹今策楞
等自知前愆業已領兵前進爾台吉宰桑等亦有
効力行間者不便更因會盟之事久候時日現已
停止大學士公傅恒前往用須諭旨詳悉曉諭爾
準噶爾地方連年不靖互相刼奪各部落生計自
不能饒裕然能及時播種牧養牲隻以務本業則
一二年間元氣自可全復若徒以搶奪爲事則有
業之戶一被搶奪即成貧乏甚至從而效尤益賊
日熾勢將何所底止因思有無相卹貧富相通即
爾部落中原自有可以通融籌辦之道果能收養
貧民使其耕作自給則衆人皆可不致失所久之
自成善俗爾台吉宰桑等務期約束所屬禁止刼

奪。幸勤力作。互相睒卹。副朕子愛黎黎之意。至於衣服制度。不妨仍其舊俗。若因歸順天朝。必盡用內地服色。勢亦有所難行。爾等習慣自然。一時豈能驟易。且將舊時衣服。盡行棄置。亦殊非愛惜物力之道。即朕所頒賜物件。亦止宜善爲收貯。傳之子孫。惟來京朝覲。暫時服用。現在喀爾喀蒙古王公及居住青海之厄魯特等。平日各居游牧。止仍其舊。惟來京及赴圍場扈從時。始易服色。爾等俱可倣照而行。朕令爾各部落等。編立旗分。設官授爵。其制即與爾部設立宰桑得木齊收楞額之意。大畧相同。從前爾等不知。妄生疑懼。或謂難以奉行。爾等應再行明白曉諭。使之各奉約束。勿滋事端。方可永享昇平之福。爾台吉宰桑等。皆受朕厚恩。惟仰體朕一視同仁之意。善爲撫綏。庶幾所屬人等。皆知守分安居。休養生息。朕實有厚望焉。

命諾爾布敦多克之子巴雅爾拉虎承襲公爵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奏稱諾爾布敦多克及伊子達瓦俱已病故。深堪悼惜。著賞銀二百兩。料理喪事。其公爵即著伊幼子巴雅爾拉虎承襲。伊游牧與哈薩克接壤。如欲遷移至額林哈畢爾噶等處。悉聽其自便。巴雅爾拉虎尚在幼年。並著於哈薩克錫喇尼瑪內。酌派一員代爲管轄。

乙丑。

命劉統勳馳驛回京。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降旨令劉統勳回圣巴里坤協同何國宗辦理西域與圖此時應已抵巴里坤與圖事務仍交與何國宗專辦。劉統勳著即馳驛來京。

丙寅。

命定西將軍策楞。遣人曉諭回人波羅泥都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奏稱回人波羅泥都霍集占等。兩次遣人至軍營。俱未得達。今又遣厄魯特策勒伯。探聽大兵抵伊犁信息。欲來投誠等語。波羅泥都等屢次遣人探信。如投誠之意屬實。策楞等應即派兵前往曉諭。伊等果親至軍營。即准其歸降。其如何安插納貢之處。奏聞請旨。

命納噶查之弟巴爾濟承襲公爵。

上諭軍機大臣曰納噶查之弟達克巴。前經加恩。令其承襲公爵。現在又已病故。其公爵著納噶查幼弟巴爾濟承襲。

丁卯。

訓飭定西將軍策楞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等奏稱玉保領兵前赴察罕烏蘇。追尋阿逆踪跡。達爾黨阿等由博羅塔拉進發。俟至勒卜西特勒木哈達處會齊。一同前赴哈薩克。又策楞等因籌辦官兵馬匹口糧。暫駐於登努勒台博羅布爾噶蘇等處。以爲聲援。至應赴博羅塔拉時。即行前往等語。觀此可知此次仍是玉保一人領兵前赴哈薩克。而策楞等並未繼進。夫策楞扎拉豐阿身爲將軍。不親自前往。反令玉保獨行。是誠何心。豈將軍之去。反不如玉保之去爲有益耶。況玉保原係需人提調指揮之人。伊得意則進。失意則退。策楞等諒所深悉。豈以玉保擒獲逆賊。則專屬玉保一人之功。設令無功獲罪。策楞等身爲將軍。又可脫然事外耶。策楞等寧不計及此。而冒昧妄行。朕實爲之不解。伊等摺內有仍

懇朕慈鑒之語。試問以如此行事。尙欲邀朕憐憫。豈但知乞朕加恩竟不自忖作何承受耶。總之伊等前奏欲赴哈薩克之意。特因朕嚴旨催促。迫於不得不然。姑勉强從事。及稍加温諭。卽自遲緩不前。殊不知朕所矜憫者。乃行問兵弁及哈薩克鈐束歸附之人。此際殊覺勞苦耳。豈謂策楞等受任將帥。不能奮身前進。至於數數僨事。轉得邀恩耶。策楞等身膺重任。理應勇往直前。有進無退。乃必待朕降旨督促。方圖前進。否卽退縮不前。曾不思道路遙遠。軍中事宜。若必待朕一一指示而後奉行。詎能望其成事。卽如官兵口糧一事當向巴里坤領取。不應向厄魯特湊辦。去歲川兵進兵則諸部落當阿逆擾亂之後。事勢與前大異。不但派往哈薩克之兵。當以接濟口糧爲要。卽駐伊犁等處兵丁。亦當由內地運給口糧。豈可轉向厄魯特等湊辦。在將軍惟當迅速進兵。至所需口糧。何難向巴里坤領取。卽令不能剋期全到。且先趕運兒馬騾馬。其羊隻隨後運送。有何不可。而策楞並不籌辦。前後湊摺。亦無一言及此。豈不重堪駭怪乎。且準噶爾人衆。俱我臣僕。伊等生計艱難。尤當施恩賞賚。何至索及伊等牲隻。策楞等如此湊辦牲畜。派撥各鄂拓克兵丁。全不知事體輕重。尤屬悖謬不堪。又此次派往哈薩克之兵。自可就現有之兵。酌量調度。毋庸更爲徵派。如富德帶兵三百。卽能擊敗哈薩克一千之衆。伊等獨未之見。兵時。準噶爾人衆尙未困弊。原可因糧於敵。且大兵不久卽還。亦非久駐而永常懵然不知。必斤斤

乎。我兵抵哈薩克蒂彼若即行縛獻阿逆則已否則量我兵力或可急進或應徐圖總在相度機宜。隨時辦理。何可豫存拘牽之見。策楞等並不審量事勢而率意乖舛若此。朕實不勝詫異。再覽伊等所奏並未言及伯什阿噶什現在何處從前伊與阿逆頂佛結盟同惡有素此時保無私相糾合阻撓我師。尤宜先事防範著達爾黨阿細加偵訪如伯什阿噶什已向內地遷移並無他故自可毋庸辦理。倘有別情即先將伯什阿噶什擒拏取其牲隻。助我兵力。然後前赴哈薩克庶可剪除阿逆羽翼。使無他患。今擒拏阿逆之事業經屢降諭旨責成達爾黨阿當善體朕意奮勉出力速圖奏功若策楞等或去或不去及伊等尚肯救過贖罪與否並聽伊等自行揣度爲之朕亦毋庸多諭。

五月戊辰朔。

命革玉保參贊大臣仍在領隊大臣効力行走。授達爾黨阿爲定邊右副將軍。巴祿爲參贊大臣。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玉保奏伊並未行文策楞令其停止進兵一摺。此語更屬悖謬。試思伊即並未阻止策楞而逆賊阿睦爾撒納究竟脫於誰手。伊等如果協力同心彼此不相推諉何以貽誤至此。即如噶薩額林沁一事。伊屬人既有抗拒情形。即應奮力勦捕收其馬匹乘勢追擒則阿逆必不至於漏網及遣使哈薩克又復如此畏葸游移玉保獨不與聞其事乎。再前奏阿逆脫逃時兵力無多今則突稱帶往二千人種種自相矛盾。明係有心欺飾。若仍令參贊軍務。必至掣肘僨事。著將玉保革去參贊大臣仍在領隊大臣上行走。以供驅策。此

次若能奮勉。尚可寬宥。倘稍有退縮。必重治其罪。

達爾黨阿。近日辦事甚屬勇往。著授爲定邊右副將軍。已祿現往軍前辦事。著授爲參贊大臣。

命駐劄巴里坤辦事大臣和起來京。

上諭軍機大臣曰。和起在巴里坤辦事甚屬黽勉。著馳驛來京。面聆訓示。再往軍營。同兆惠等辦一切事宜。其巴里坤事務。著侍郎雅爾哈善暫行前往管理。

已巳。

諭辦理遷移輝特部落人等游牧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都爾伯特人等。與扎哈沁等。彼此互相爭鬬。致使各處地方。年來屢遭蹂躪。未經安輯。朕前已降旨令策卜登多爾濟。普爾普等。俟明年遷至原游牧處所。於生計有裨。今據納穆扎爾奏稱。輝特扎哈沁沙畢納爾人等。通行曉諭都爾伯特輝特扎哈沁沙畢納爾人等。務各嚴禁所屬。毋得盜竊滋事。務期守分。各圖

上諭軍機大臣曰。都爾伯特人等。與扎哈沁等。彼此互相爭鬬。致使各處地方。年來屢遭蹂躪。未經安輯。朕前已降旨令策卜登多爾濟。普爾普等。俟明年遷至原游牧處所。於生計有裨。今據納穆扎爾奏稱。輝特扎哈沁沙畢納爾人等。通行曉諭都爾伯特輝特扎哈沁沙畢納爾人等。務各嚴禁所屬。毋得盜竊滋事。務期守分。各圖牧。俟牲隻孳息再行遷移。著郎照所請行。至納噶達爾黨阿。近日辦事甚屬勇往。著授爲定邊右副將軍。已祿現在軍前辦事。著授爲參贊大臣。

命駐劄巴里坤辦事大臣和起來京。

上諭軍機大臣曰。和起在巴里坤辦事甚屬黽勉著馳驛來京。面聆訓示。再往軍營。同兆惠等辦一切事宜。其巴里坤事務。著侍郎雅爾哈善暫行前往管理。

已巳。

諭辦理遷移輝特部落人等游牧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都爾伯特人等。與扎哈沁等。彼此互相爭鬬。致使各處地方。年來屢遭蹂躪。未經安輯。朕前已降旨令策卜登多爾濟。普爾普等。俟明年遷至原游牧處所。於生計有裨。今據納穆扎爾奏稱。輝特扎哈沁沙畢納爾人等。通行曉諭都爾伯特輝特扎哈沁沙畢納爾人等。務各嚴禁所屬。毋得盜竊滋事。務期守分。各圖

生業。副朕休養羣生至意。

庚午。

命覓免參贊大臣富德降革罰俸各案。

上諭軍機大臣曰。參贊大臣富德。此次追襲唐古忒雖未擊獲。中途將哈薩克人等擊敗。殊屬奮勉。著加恩將富德所有罰俸降級革職留任之案。概行寬免。

逆黨察噶什庫克等正法。

軍機大臣奏言。臣等審訊察噶什。附和阿逆謀叛。阿逆既殺後。即令察噶什管理。綽和爾宰桑事務。始終黨同附惡。應請

旨將察噶什凌遲處死。其唐古忒僕人庫克亦應處斬。奏入。報

聞。

辛未。

命定西將軍策楞等。確探阿逆逃竄地方。

上諭軍機大臣曰。詢問富德解到哈薩克呼岱巴爾氏等告稱。阿逆逃竄。若由阿勒坦額默勒庫隴癸嶺。經過沙喇擘勒地方。可至右部哈薩克境內等語。沙喇擘勒地方。即係伯什阿噶什所居。伊向與阿逆交結。今尚未見投誠。或與阿逆同投右部哈薩克亦未可定。著達爾黨阿玉保。確探阿逆逃竄去向。追踪緝擊。若伯什阿噶什與阿逆會合。則先掠其游牧。以增兵力。前已降旨。令策楞等籌辦。伊等身任將帥。並不慮及。必待朕之指示。不知伊等所辦更有何事。即伊等緝賊之不力。於此益見。且哈薩克錫喇尼瑪等。皆熟諳情形之人。阿逆向何處逃竄。亦應詢問伊等。辦理。朕閱策楞等止奏遣

入往哈薩克阿布賚處而不及阿比里斯。伊等又何以知阿逆逃往哈薩克左部。必不逃入右部境內耶。並著傳諭策楞等與哈薩克錫喇尼瑪等悉心籌畫。迅速追擒。另有諭旨曉諭右部哈薩克。著侍衛布彔馳驛齎往。

命傳諭右部哈薩克。

上諭右部哈薩克阿比里斯曰。阿睦爾撒納生性奸詐。爲爾等所稔悉。今者背恩逃竄。滋擾厄魯特各部落。朕命將軍等領兵擒拏伊力寧計慝。又逃入爾哈薩克境內。此特因準噶爾地方不獲棲身。以爾部乃邊遠之人。不深悉其罪狀。易於欺妄。暫求依託。或乘間煽惑爾等。擄掠厄魯特等游牧。藉此生釁。使爾部有獲罪天朝之咎。不便將伊擒獻。只爲苟延旦夕之計。爾等中伊詭謀。或現將伊存留容隱。亦未可定。是以特行降旨曉諭。速將逆賊擒獻。朕軍營朕必重加恩賞。並令爾部落照舊安居。勿爲賊用。執迷不悟。朕必興師十萬。盡行剿滅。爾等其貽後悔。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和起等奏。准策楞咨現在撤回喀爾喀貝勒車木楚克扎布暫回游牧。命喀爾喀貝勒車木楚克扎布公旺布多爾濟等。令住巴里坤聽候調遣等語。車木楚克扎布等。如已調遣進兵。即令其前進。若尚未起程。著和起等降旨曉諭。伊等自去歲在軍前行走。往返勞頓。今不過捕一逃犯毋庸多派人員。且策楞等早已率兵前進。伊等前往亦屬無及。車木楚克扎布旺布多

爾濟俱著帶兵各回游牧以示優卹。

壬申。

申諭定西將軍策楞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雖自知不能實力追捣阿逆之罪而現在辦理亦不合機宜。從前伊等奏阿逆逃竄帶兵甚少今復欲多選兵丁再行前進且派撥厄魯特兵丁更向各鄂拓克等支取口糧殊屬不合。伊等若不將巴里坤乘勝則進遇敵則退不能奮往出力何用多派至不知索倫察哈爾兵丁儘足調遣若厄魯特兵丁運送口糧飛檄停止此時早已運到何致如此周章。此皆策楞等從前冒昧所致。再伊等奏請存留伊犁兵五百名甚屬無謂若將此兵帶往追捣阿逆豈不甚善今反欲將此存留伊犁不過爲保護伊等一身起見。與軍務何益。又稱帶兵回至登努勒台地方等語。朕從前令伊等在登努勒台牧放馬匹相機進止。特因伊等先令玉保前行哨探尚在未議進兵。是以令其暫住。陸續繼進。今既已進發。豈有將已進之兵復行撤回之理。種種拘泥辦理甚屬謬妄。此旨到日。策楞等即速行前往。毋得退縮怯懦仍蹈前轍。

諭定邊右副將軍達爾黨阿等辦理古爾班和卓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等奏古爾班和卓係哈薩克仇敵。去年即行投誠。亦無附和阿逆之事等語。此奏甚屬錯誤。古爾班和卓不特上年並未投降。且班第等前經奏稱伊因捣獲達瓦齊。曾爲阿睦爾撒納稱慶。則此時與阿逆同行。亦未可定。著傳

諭達爾黨阿玉保大兵前進。古爾班和卓若將伊
游牧內移。前來請見。則可准其投降。否即用兵。將
伊擒拏。解送京師。並收取其牲隻。以佐大兵進勦
之用。

臣
等謹案大兵平定伊犁遠近諸部。悚仰
恩威。輸誠恐後。間有一二怙終附逆。首鼠兩端者。無
不自罹法網。以速滅亡。若古爾班和卓前此

詐稱歸命。潛懷狡謀。一時軍營大臣等。尚不
能洞其情僞。爲之奏請。我
皇上坐照如神。無幽不燭。於乞降之始。核其踪跡。已
自包藏異心。是以
密授方略。俾知悉心防範。厥後古爾班和卓。猶託詞
廟算。一磯之於西路。復遇北路大兵。全行剪滅。於此
知么麼伎倆。無一能逃
聖明照察。而當軍書旁午時。遙揣情形於數萬里之
外。
庶慮周詳。若持左券。又豈僅昔人所稱虜在目中者
所能髣髴萬一也哉。

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之二十八

乾隆二十一年。夏五月癸酉

命尚書阿里衮。同前派副都統瑪衮。參贊軍營。在領隊大臣上行走。

訓飭定西將軍策楞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奏先派玉保往哈薩克。其帶往兵丁。令尼瑪烏爾登等。帶回登努勒台牧放馬匹等語。謬誤已極。從前降旨令玉保先往哈薩克特因玉保係專任追擒阿逆之人。致令脫逃。是以責令前往。彼時策楞等俱已回至阿勒扎。即就近更至登努勒台牧放。原無不可。及策楞等接到此旨奏稱。玉保等已於前月初旬起程向哈薩克進。無故忽行撤回。有是理乎。如謂朕旨如此指示。何以擒賊之事。伊等並不遵旨辦理。在玉保尚自知罪愆。勉力前往。而策楞轉欲令之獨行。是誠何心。若謂撤兵回至登努勒台可以牧放。則乘此夏令。曠野何地無草。又或因玉保先行。可以疾馳前進。則玉保去後。策楞何以不相繼隨行以爲策應。顧於人則令之獨行。在已則逍遙安住。朕實不解。著傳旨申飭。並傳諭達爾黨阿不得因策楞行文。遵行撤回。即著隨玉保奮勇前進。迅奏膚功。

命獎賞內大臣哈薩克錫喇

上諭軍機大臣曰。此次進兵哈薩克錫喇。甚屬奮勉。即如厄爾錐音。至今尚留游牧。並未前抵軍營。而哈薩克錫喇諸事實心深堪嘉予。此時如伊已領兵同進。回時著歸伊游牧休息。如尚未進兵。亦暫並未進發。特爲此飾詞誑奏耳。否則玉保帶兵前

令到伊游牧看視。再至軍營。當亦不至遲悞。並著賞給荷包鼻烟壺各一件。以示奬勵。

甲戌

宣諭定西將軍策楞等貽誤軍務之罪。

上諭大學士曰。據策楞等奏。現駐登努勒台將馬匹牧放。並咨會達爾黨阿。令其撤兵回駐。并將玉保所帶之兵。亦令撤回牧放馬匹等語。達爾黨阿接到咨會。隨以伊現已帶兵前進。且兵僅足敷至七月下旬。無庸撤回。一面咨覆。一面具奏。達爾黨阿所見甚合機宜。從來用兵之道有進無退。況追擒叛逆。期在必獲。斷無兵已進發。復令撤退。故使往返稽頓之理。朕前降旨令玉保帶領索倫兵五六十名。先往哈薩克。索取阿逆。隨令達爾黨阿帶兵繼進。策楞亦即帶兵尾隨。節次諭旨甚明。乃策楞等不惟不能剋期前進。反將玉保所帶之兵。亦行調回。止令玉保以數十人先進。豈不更爲可駭。信如伊等所辦。則是以追擒叛賊之事。僅委之玉保數十人而伊等安坐軍營。且并欲奪其兵力而置之危地。此何心耶。伊等身爲將軍。將佐功罪。皆其功罪。玉保倘有僨事。策楞等能脫然事外乎。至前諭令將馬匹在登努勒台牧放。原因大兵未經進發。彼時策楞等觀望遷延。藉口於馬力疲乏。厥實不勝憤懣。是以令將未用馬匹牧放腴壯。即行進發。先令玉保輕騎前進。以期速達耳。今達爾黨阿業經帶兵前進。策楞不即行續進。已屬大謬。乃轉稱遵旨將馬匹牧放。且將達爾黨阿已進之兵。行令撤回。幸而達爾黨阿能知事勢輕重。不肯隨聲附和。使竟聽其言。聞調即行撤回。將成何事體耶。

此次追擒叛逆。在庸懦無識之人。未必不謂策楞等坐失機宜。實由馬力疲乏。口糧不繼所致。試思經旬已進之兵。旋復調撤。何不即以此回程馬力用之前進乎。豈前進則疲乏。而撤回則甚易乎。如此進而復退。馬力豈不更加疲乏乎。至於隨帶口糧。策楞等前赴軍營。較達爾黨阿令在軍前効力贖罪扎拉期二十餘日。何以據達爾黨阿由北路起程。先之用。而策楞等則早稱缺乏。且巴里坤續運口糧俱已起運在途。而策楞等輒行文停止。及至臨期需用。乃向各鄂拓克索取伊等資生牲隻。以致坐候不前。又令玉保且行且待。是伊等現在所奏馬力口糧之語。均不可信。不過以是藉口掩其怯懦之罪耳。策楞等乖張謬誤。種種不堪。特借購集馬駝。接濟牲隻。爲遷延之地。其罪復何所逭。即用將

此通行傳諭知之

命達爾黨阿爲定西將軍。兆惠爲定邊右副將軍。加永貴副都統職銜。在參贊大臣上行走。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辦理軍務種種謬妄。已降旨宣諭中外。策楞著拏解來京治罪。伊子特通額著革職。交與達爾黨阿令在軍前効力贖罪。扎拉豐阿本應伺策楞一體治罪。念伊係蒙古人。從寬革去郡王。并副將軍。令其回至乜里坤自備資斧。赴伊犂游牧。玉保此時如已帶兵向哈薩克。即無庸舉解。若仍在達爾黨阿隊內。即遵旨拏解來京治罪。達爾黨阿著補授定西將軍。兆惠著補授定邊右副將軍。永貴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在參贊大臣上行走。此旨著交阿里袞齎往。俟至軍營。遇兒策楞玉保等時。再行宣諭。

諭定西將軍達爾黨阿進兵機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達爾黨阿不聽策楞撤兵之言。徑向哈薩克前進。似此奮勉出力。朕心甚爲嘉尚。夫以策楞身爲將軍。諸凡邊巡畏縮。實堪髮指。已降旨將軍行宜計萬全。方令機宜。若一意勇往。不量情形。所關非小。今達爾黨阿帶兵前進。應詳探賊人形勢。或用計襲。或用力攻。或待接濟兵到。并力擒剿。愼勿冒昧輕試。朕非阻止達爾黨阿前往。轉諭達爾黨阿令其仰體朕意。相機辦理。以副委任。

諭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進兵哈薩克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等奏稱辦理烏梁海事竣。即前至哈薩克索取阿逆。如不即擒獻。暫且毋庸進兵。掠伊邊界人等。增我兵力等語。現在西路達爾黨阿。業已帶兵前進。哈達哈應即速將烏梁海事務種種謬誤已將伊拏解治罪。哈達哈想未聞知。備馬匹口糧。以爲將來用兵之語。是其心存畏怯。並不思一舉成功。殊屬非是。現在策楞因辦理軍著將朕旨及策楞等原奏鈔寄閱看。舒赫德現在哈達哈軍營。伊從前與策楞同獲重譴。加恩寬宥。此次意見。若出自舒赫德。朕必將伊同策楞一體治罪。哈達哈務宜奮勇爭先。毋蹈覆轍。再大兵進發。理應分爲兩隊。今哈達哈等領兵不過二四千。毋庸分隊。且青滾雜卜策布登扎布俱係蒙古。令伊等帶兵前行。管轄恐不能周若與哈達哈同隊

進發。伊等熟悉情形。一切事宜。俱可商辦。哈達哈等照辦理。

命封巴圖爾額默根爲扎薩克頭等台吉。

上諭軍機大臣曰。巴圖爾額默根。上年投誠時。未經入覲。朕曾施恩封伊子和通鄂勒爲扎薩克頭等台吉。今巴圖爾額默根。當阿逆擾亂之時。並未附和。管轄屬人。安居游牧。甚屬可嘉。亦著加恩封爲扎薩克頭等台吉。

丙子

命西北兩路領兵速赴哈薩克。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侍衛中秋奏稱。詢問自阿逆處逃出之厄魯特巴顏告稱。阿逆惟同喇嘛及哈薩克屬人三十餘人現在招摩多地方。離阿布賽游牧路止三站等語。看此情形。隨阿逆逃竄之人俱各離散。力甚窮蹙。誠能迅速追逐。早應擒獲。今已不免遲誤。著傳諭達爾黨阿。即照巴顏所供。逆賊逃往之路。帶兵前進。途中遇見阿逆離散藏匿之人。即行勦滅。直入阿布賽游牧。悉力搜捕。務期弋獲。從前諭令領兵至哈薩克邊界。勒取阿逆毋庸進兵。因尚不知阿逆果否逃往。自不便即加以兵威。今偵探既確。而哈薩克若不即遵諭擒獻。則是有心容隱。應即將哈薩克辦理。達爾黨阿等務大振軍威。勿稍示怯。亦毋庸拘泥從前之旨。已令中秋將巴顏解往達爾黨阿軍營。可詳細詢問情形。帶領前往。再巴顏供阿逆處現止烏勒木濟同行。並未言及阿巴噶斯哈丹等。阿巴噶斯等或已回至游牧。或在中途隱匿。達爾黨阿沿途留心查訪。一并擒拏解京治罪。並傳諭哈達哈等。即將烏梁

海事辦竣。領兵徑赴阿布賚游牧會同西路大兵
奮力勦捕。毋得少有遲誤。
命授普爾普爲散秩大臣。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命策楞等至伊犁時。查拏阿睦
爾撒納之姊扣肯。今據奏稱。已爲普爾普擒獲。現
在解送前來等語。普爾普著加恩授爲散秩大臣。
遇有宰桑員缺。仍奏聞請旨補授。

己卯

諭西北兩路將軍等進兵哈薩克機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達爾黨阿奏現已領兵前往哈
薩克。不俟巴里坤解到馬匹等語。所奏甚合機宜。
阿逆素性奸詐。必須迅速進兵。出其不意。方爲有
益。從前遣達爾黨阿等由西路前往。順德訥等由北
路前往。降旨曉諭哈薩克。今達爾黨阿哈達哈率

兵至哈薩克邊界。若俟達永阿順德訥等信息。始
行前進。倘伊等在阿布賚處。少爲稽留。以致淹遲
時日。反失機會。且達永阿順德訥等。子身奉使。亦
不可無兵力接應。著傳諭達爾黨阿哈達哈等。至
哈薩克邊界時。即帶兵深入。所過地方。告以但爲
擒拏逆賊。毫無侵擾。令其各安居游牧。伊等若無
抗拒情形。應嚴禁我兵不得滋擾。其或托詞阻撓。
即加以兵威。無少示怯。第恐我兵既進。哈薩克等
或從後掩襲。亦不可不豫爲防範。達爾黨阿等務
期相度機宜。迅奏膚功。
命授三等侍衛巴圖濟爾噶爾爲頭等侍衛。賞銀一
百兩馳驛前往達爾黨阿軍營聽候調遣。
命授宰桑密瑪克等官爵。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達爾黨阿哈達什達瓦宰桑密

瑪克得木齊布圖庫等。懇請隨軍營効力。擒拏阿
逆等語。密瑪克等誠心懇請。甚屬可嘉。著加恩授
密瑪克爲管旗章京。布圖庫爲佐領。俱賞給翎頂
以示鼓勵。

庚辰

命調扎卜堪駐劄兵丁。前赴哈薩克。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舒明等奏將扎卜堪駐劄兵二
千餘名內。調撥五百名。交侍衛三都卜帶領。往布
延圖等處駐防等語。著照所奏辦理。扎卜堪駐劄
兵丁。尚有一千五百餘名。現在哈達哈辦理烏梁
海事竣。即由彼赴哈薩克。此項兵丁。與其在扎卜
堪閑住。不若揀選一千名。隨哈達哈等陸續進發。
內挑選一千名。辦給馬匹口糧。前赴哈薩克。並於
栢起三都卜二人內。酌派一人帶領。若唐喀祿已
到軍營。即令其帶領前進。

諭。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擒賊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奏北路所帶馬匹牲隻。不
能肥壯。現在勉力行走等語。此不過留爲日後推
卸之地耳。前令伊等由烏梁海進兵哈薩克。原因
辦理烏梁海之後。取其牲隻馬匹以增兵力。更易
集事。伊等若因阿逆係由伊犂脫逃。擒拏之責應
專委之西路北路相距遼遠。又越烏梁海而行。以
此藉口。邊巡觀望。不但不能副朕委任。直是自取
罪戾耳。哈達哈等。如果奮勇自効。朕必加以殊恩。
倘一味退縮。雖多方支飾。亦豈能逃朕洞鑒。況現
在西路止帶兵二千餘名。北路兵丁已及四千。今
又派扎卜堪駐劄兵丁一千名。隨後策應。以兵力

多寡較之。北路應更加出力。方爲勇往任事。哈達哈等惟當速期成功。不得稍存岐視。

辛巳

命查拏阿逆遣往回部人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奏回人伯克噶岱默特稟稱會遇阿逆差往回部之人。將伊砍傷。今與伯克烏第同來投誠等語阿逆詭計百端。各回部地方。必潛遣人前往煽惑。若不嚴行查拏。恐致妄生事端。著傳諭策楞等速即行文知會前次遣往葉爾羌喀什噶爾人員。曉諭各回人等。所有阿逆遣往之人。盡行查拏治罪。毋令脫逃。

命策楞等確勘古爾班和卓情形。

上諭軍機大臣曰。玉保等奏稱奇爾吉斯寧桑古爾巴等帶領戶口渡伊犂河。隨派扎薩克達克巴等揀其屬人。詢問情形。旋據古爾班和卓等遣人稟稱。並非往投阿逆。懇求移至阿爾台地方等語。扎薩克達克巴差委効力。奮勉可嘉。著施恩賞給孔雀翎。並傳諭策楞等確勘古爾班和卓等。如果移往阿爾台地方。俟其至時。另行安插。若在伊犂觀望。顯有從賊情形。策楞等即會同尼瑪濟楚克扎卜等所領兵丁。奮力勦捕。取其馬匹牲隻。以助大兵進勦之用。

癸未

命派兵隨達爾黨阿後續赴哈薩克。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達爾黨阿奏稱現領索倫兵六百餘名前進等語。看來達爾黨阿帶兵甚少。必需續爲進發。已令巴祿速行繼進。其海福所領兵丁。亦即速前往。再策楞所帶索倫等兵一千餘名。即

日趕赴尼瑪。令其帶往。俟遇達爾黨阿時。仍將索倫察哈爾等兵丁。交與管轄。策楞仍遵前旨。回至伊犁駐劄辦事。

甲申

命寧夏鎮總兵官李中楷駐防哈密。

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奏言哈密東距安西一千餘里。西距巴里坤三百餘里。地處適中。

巴顏所供。阿逆攜帶三四十人逃竄之語。正相符合。特中秋未向巴顏詳悉詰問緣由。未得哈薩克勦殺叛賊實在情形。故有三四十人之說耳。阿逆負恩背叛。反覆詭詐。伎倆人人共知。朕早料哈薩克不肯容納。必至竄匿無歸。今果止攜二三人奔逸。可見策楞等若早能振作軍聲。疾馳前進。則叛賊早已就擒。軍務當早經告竣。而乃畏縮不前。坐失事機。即如前此諭令遴選將弁。曉諭哈薩克。而

宜示策楞玉保等。擒賊不力罪狀。

上諭大學士曰。玉保奏稱據從哈薩克逃回之巴布嗚津告稱。阿逆逃至哈薩克界內。納喇巴圖等計圖擒獻。協力追捕。已將叛賊所隨人衆勦滅。現只帶兩三人逃竄。阿布賚處等語。與侍衛中秋詢問

策楞等輒恐其羈留我使。致開釁端。遷延觀望。仍不即時遣往。今觀哈薩克之恭順如此。逆賊之窮蹙如此。一一不出朕所夙料。而策楞玉保二人全無領會。動輒後時。所賴者
上天默佑。朕惟有額手敬承。益加兢惕耳。若如伊等之步步瞻顧。縱賊遠颺。聞外之任。將何賴焉。再玉保奏稱即日前往哈薩克。乃明知叛賊孑身無助。始敢直前追逐。仍係取巧故智。不然。何前此恇怯之至幾於草木皆兵。而今則一似勇敢任事。毫無疑慮者。此亦何能逃朕洞鑒耶。將此宣諭中外知之。

命參贊大臣富德等進兵哈薩克。

上諭軍機大臣曰。富德等此次追緝唐古忒沿途擊敗哈薩克各事宜。甚屬奮勉。富德著賞給荷包一對。烟壺一枚。以示獎勵。仍加恩授達什策凌為內大臣。烏爾古勒濟物卓特巴為散秩大臣。聞伯什阿噶什。遭哈薩克擾亂。遷徙他往。著博東齊前往尋覓。遇見即行奏聞。倘有不測。朕自加恩於博東齊其游牧仰准在額爾齊斯地方居住。並著伊等桑諾斯海等悉心善為保護。至達什達瓦等桑納默庫曼集。於一切差委事宜。甚屬奮勉。著加恩授為三品總管。賞戴孔雀翎。侍衛蘇珠克圖。著授為二等侍衛。得木齊三鄂克博貝爾欽哈什哈勞。章津巴等俱著授為藍翎侍衛。俾旨獎諭。頃據玉保奏聞。阿逆僅餘兩三人。投往哈薩克阿布賚處。玉保已領兵前往索取。富德等接到此旨。不必追緝唐古忒。即由彼處前赴哈薩克協力

擒拏逆賊。莽阿納達什策凌俱著在泰賛大臣上行走。一同帶兵速進。此時各路兵丁應已齊集。德等會同前往。兵勢益盛。務期協助達爾黨阿等。擒獻逆賊。迅奏膚功。歸途之便。仍將唐古忒擒拏治罪。

丁亥

命蠲免甘凉肅等處本年應徵各項錢糧。

上諭大學士曰。甘省一應軍需。多於甘凉肅等府州縣。就近採辦。雖一絲一粟。皆取給公帑。即輓運轉輸之事。亦必計丁給值。不以派累閭閻。但此數郡小民。急公趨事。較之他屬倍覺勤苦出力。朕心深爲軫念。著加恩將甘省之甘凉肅等府州縣民戶屯戶及番民等本年應徵各項錢糧米豆草束。一概蠲免。其有已經完納者。按數扣出。准作來年正供。

戊子

命辦解達爾黨阿軍營口糧。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黃廷桂奏達爾黨阿處兵丁口糧尚可支給三月。惟策楞處兵糧。現在急須接濟等語。策楞進兵不過先達爾黨阿一月之期。何以達爾黨阿處尚有三月之糧。而策楞處已需接濟。領兵將帥果能與士卒同甘苦。諸事加意整飭。不獨糧糈一項不至糜費。何者不可得力。策楞全不以爲事。任兵丁耗用。方至告匱。今達爾黨阿帶兵深入哈薩克。自應接濟糧餉。資其食用。倘策楞糧到之日。先儘達爾黨阿處。其餘酌留伊犂軍營支給。

命獎賞擒孛遜賊唐古忒之烏魯木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巴祿奏稱散秩大臣輝特宰桑納默庫曼集在當
烏魯木。生擒逆賊唐古忒并勦滅伊屬人等。烏魯
木現已移至阿爾台地方等語。烏魯木深感朕恩。
奮勉効力。甚屬可嘉。著傳諭舒明阿蘭泰等。俟其
移至阿爾台時。傳旨獎諭。賞銀一百兩。酌量指與
地方安插。至陣亡之得木齊特古斯墨爾根哈什

哈。及兵丁三十餘人。亦屬可憫。著交烏魯木查明
特古斯墨爾根哈什哈。如有子嗣。仍授為得木齊。
並賞銀三十兩。其陣亡兵丁三十餘名。俱各賞銀
十兩。

已丑

以達什達瓦宰桑訥默庫曼集白軍營逃回游
牧。

命巴里坤辦事大臣和起等擒孛正法示衆。
上諭軍機大臣曰。達什達瓦等擒
烏魯木。生擒逆賊唐古忒并勦滅伊屬人等。烏魯
木深感朕恩。奮勉効力。加恩授為三品總
管。乃不遵守法令。私自逃回游牧。殊屬可惡。若不
從重治罪。無以示懲。著傳諭和起等。俟訥默庫曼
集回至游牧。即行擒拏將伊正法不遲。約束。私自逃回
情罪。曉諭鄂齊爾布林托里等。並達什達瓦部衆
人等知悉。即行正法。其所屬兵丁。不過聽從指使。
情尚可原。著免其治罪。

諭輝特台吉巴雅爾

上諭巴雅爾曰。覽爾奏並請將所屬人等戶口照都
爾伯特台吉策凌等所屬編次旗分佐領。永圖生
聚。朕實嘉之。爾既向化歸誠。率屬內附。所有編次
旗分佐領之事。不必急於辦理。爾即於所屬宰桑

內擇其才具可用者。奏明授為管旗章京副管旗
章京及參領佐領之屬、使之善為約束。安分謀生。
即無異內地臣僕。朕於沙克都爾曼濟之奏。亦如
此降旨、上年平定準噶爾全部之時。原為爾等籌
爾之所屬。生計拮据。即令全部二十一昂吉。亦皆不
得寧居。朕是以復命將軍兵師。殲除逆賊。俟阿逆擒
獲後。朕降旨曉諭哈薩克部落。各守邊界。毋得少
有侵犯。爾等自可耕種牧養。各務本業。數年之後。
生計日見豐裕。朕實不勝厚望。爾惟仰體朕心。管

轄部衆。嚴禁盜賊。以副朕一視同仁之意。寄賞爾
級正荷包。爾其祗受。

辛卯。

命籌辦北路軍營糧石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據永貴奏稱北路軍營。現存米
十二萬一千餘石。可敷一萬兵丁四年之用等語。
此惟計算儲備軍需。其賞給各部落屬人口糧一
項。未經籌及。都爾伯特。輝特人等。明歲雖各歸游
牧。但現在伯什阿噶什之子博東齊及達什策凌
烏爾古勒濟勒等俱將游牧移至阿爾台地方。尚
須賞賚。著傳諭普慶。阿思哈等。約計從前賞賚都

爾伯特輝特人等。每年應須糧石若干。所有現存
糧石足支辦給軍需並賞賚新來歸降人等幾年
之用。詳悉具奏。至賞給厄魯特口糧。原因其饑殘
不給。暫為補助。並非定為成例。即如伯什阿噶什
之子博東齊等前來之時。其中果有並無牲隻不
能度日者。即酌量資給。若現在可以餬口。不得俱
照策凌等之例。一概賞給。並著傳諭舒明阿蘭泰

等遵照辦理。

癸巳

申諭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領兵速赴哈薩克。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哈達哈等奏稱領兵至哈屯河水勢甚大。將已經渡河兵六七百名。令青滾雜卜帶領。輕騎前往。其餘兵丁一千餘名。製造小船。更番渡河。令策布登扎布帶領繼進等語。哈達哈身為將軍。理應身先士卒。奮勉直前。不得稍存畏葸。自取罪戾之意。今青滾雜卜策布登扎布俱已輕騎前進而哈達哈獨駐河干。何以督率將領。若似此遲延。未知何日始抵哈薩克。必致貽誤大事。關係非淺。觀共所奏河水情形。不過山水下流。一時陡漲。數日間即可減退。且覓其淺處。未嘗不可徑渡。何至如此張皇。從前朕已察其有遲疑之狀。是以屢經降

旨訓諭。今計此旨到日。哈達哈自當已抵哈薩克境內。務宜加意奮勉。斷不得稍存畏葸。自取罪戾。以達什達瓦宰桑烏達瑚們都自軍營私逃。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因宰桑訥默庫曼集。自軍營私回游牧。已降旨交和起等。擒拏正法。今據富德奏稱尚有宰桑烏達瑚們都亦同訥默庫曼集私回。著將烏達瑚們都一同擊獲正法。餘仍照前旨辦理。

丙申

諭策楞等擒拏古爾班和卓。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策楞等奏稱古爾班和卓已經擊敗。收其馬駝牛羊。前赴哈薩克等語。策楞等此舉蓋因從前朕屢責其不能擒拏阿逆。始少加振

作耳。然首犯現已脫逃。且奏稱古爾班和卓。共帶八千餘人。官兵奮擊。斬首二千餘級。餘衆鼠竄潛逃等語。其所陳奏情形。尚屬可疑。古爾班和卓。果有八千之衆。雖勦殺二千餘人。尚餘六千。非甚窮蹙。何以遽行逃竄。如其人已無多。自可無庸置念。若果如所奏。尚有六千餘衆。則或潛伏一隅。俟我兵經過後。尾隨邀截。皆未可定。不可不豫爲防範。現在伊犂辦事乏人。策楞接到朕旨。即回伊犂。不必前赴哈薩克。惟傳諭各鄂托克人等。協力搜擊古爾班和卓。一經緝獲。即押解來京治罪。此次疎脫古爾班和卓。答在將軍大臣官兵尚屬奮勉。倘衛瑚集圖。率五十餘人。奮勇爭先。尤屬可嘉。著加恩授爲頭等侍衛。其餘著有勞績及中傷陣亡官兵等。策楞即查明具奏。候朕加恩。並寄交策楞等

監朝二十枝。查明奮勉人員。酌量賞給。

命封扎薩克達克巴公爵。

上諭軍機大臣曰。此次擊敗古爾班和卓。果達克巴。其著勞績。著加恩封授公爵。以示鼓勵。

命授台吉昆都斯車克爾爲扎薩克。

軍機大臣奏言。據策楞等奏稱從前台吉昆都斯車克爾等投降時。查其所領戶口甚多。奏請

加

恩奉

旨封昆都斯車克爾等公爵。今據哈薩克錫喇告稱昆都斯車克爾兄弟。所領戶口雖多。皆係台吉貝克管轄。今授以公爵。稍覺過優。所有前奉

諭旨。尚未宣示等語奏

旨令臣等議奏。查策楞等從前未經查明昆都斯車

克爾等係閑散台吉但據其所領戶口奏聞是以授爲公爵。今應照加恩閑散台吉之例將昆都斯車克爾等俱授爲扎薩克。奏入。

上從之。

定議西北兩路准通商販事宜。

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疏奏西北兩路請准照舊通商事宜。一摺。得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雍正年間。北路軍營。與西路哈密巴里坤一帶。俱有大兵駐劄。彼此商販。原許流通貿易。迨撤兵之後。設有卡倫。不許擅行出入。乃專指赴準噶爾之路。非赴哈密內地之路也。是以歷來商販。俱仍照舊貿易。迨乾隆十九年。北路雍曼明安卡倫侍衛。差人赴哈密置買食物前任提督王進泰。行文左副將軍。將侍衛等參革。一切交易人等。不許出入。辦理原屬未善。往年西路軍營。所需牛羊。多借資於北路商販。今巴里坤爲軍營駐劄之地。而一應牛羊等物。秪專由肅州一帶購販前往。路途遼遠。難資接濟。是以價值騰貴。且伊犁平定以後。與從前應行防範情形迥異。兩路商販。自應准其流通。應如黃廷桂等所奏。行文軍營大臣。即速曉諭兩路官民商販。凡有載運牛羊貨物往來交易者。許向該管大臣請給印票。照驗放行。至守卡官兵。就近向巴里坤哈密置買食物者。亦仍

聽其自便。奏入。

上從之。

六月戊戌

命通瑪木特幼子沙津巴圖承襲散秩大臣。

上諭軍機大臣曰。通瑪木特之子賽音伯勒克。現在病故。所有散秩大臣職銜。著加恩將通瑪木特幼子沙津巴圖承襲。

己亥

命達什策凌等補授扎爾呼齊。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揀選堪以補授扎爾呼齊之宰桑等。開列請旨。左翼扎爾呼齊員缺。著達什策凌補授。右翼扎爾呼齊二缺。著克勒特宰桑巴圖孟克率所屬九十餘戶投誠等語。根敦等被烏梁海等刼掠。舉屬來歸。甚屬可憫。著加恩授根敦為佐領。賞緞二疋。暫與丹畢游牧同居。前聞噶勒雜特宰桑。止哈薩克錫喇都噶爾特克勒德克等三人。根敦或係宰桑子弟。或係得木齊誤稱為宰桑。均未可定。今暫授為佐領。俟詢明哈薩克錫喇等具奏到日。應授何職銜再降諭旨。並著舒明傳諭根敦等。現在伊犁平定。與內地無異。

伊等遠道前來。復被烏梁海刼掠。暫為休息。再圖遷徙。至奏請來京入覲。現今天時暑熱。根敦或尚未出痘。且無庸令其前來。至其所稱途中遇刼之烏梁海等。現在逃赴阿逆處等語。著傳諭達爾黨阿哈達哈等。沿途留心。遇此等投赴阿逆之烏梁

辛丑

命授噶勒雜特宰桑根敦為佐領。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舒明等奏噶勒雜特宰桑根敦

海等。卽行勦滅。並將爲首之人。拏解來京治罪。

壬寅

命授索倫佐領由屯爲協領。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達爾黨阿奏。管領索倫兵丁佐領由屯。上年進兵。在哨探隊內行走。甚屬奮勉。此次復多勞績等語。由屯著加恩授爲協領。遇缺卽補。仍賞戴孔雀翎。以示鼓勵。

癸卯

諭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速赴哈薩克。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哈達哈等奏辦理烏梁海等事已將竣。惟首犯鄂木布。呼圖克。郭勒卓輝等。尚未擒獲等語。前哈達哈帶兵渡哈屯河時。止令青滾扎布等先行。而伊獨逗留河干。朕已降旨申飭。哈達哈身爲將軍。理應身先士卒。何故逡巡不前。令辦理烏梁海事。雖多所斬獲。而首犯脫逃。皆伊不能督率用命之故。此時亦毋庸深究。著卽將烏梁海辦畢。速赴哈薩克。緝拏逆賊。毋得仍前玩誤。舒赫德隨同哈達哈辦事。甚屬無益。不必前赴哈薩克。著卽回至烏里雅蘇台。辦理糧餉事務。

命賞都爾伯特親王策凌烏巴什等屬人米石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舒明等奏策凌烏巴什。巴圖博羅特及達瑪林等屬人。生計稍艱。請旨賞賚等語。策凌烏巴什等。遠移游牧。生計不能充裕。前已加恩賞給籽種。現在播種。未屆收穫之期。著再加恩賞米六百石。分給接濟。以示體卹。

甲辰

宣諭達什達死宰桑訥默庫等。帶兵擅回游牧罪狀。

上諭軍機大臣曰。和起等將達什達瓦所屬宰桑訥默庫曼集烏達瑚們都等。帶兵擅回之處訊明。復以伊等係新降之人。未諳法律陳奏。殊屬謬誤。達什達瓦屬人歸誠以來。疊施厚恩。昨派赴軍前効力。又與內地兵丁一體賞給製裝銀兩。乃訥默庫曼集等。不遵法令。擅自回至游牧。情罪甚屬可惡。昨經和起等奏到。朕即降旨。令將訥默庫曼集等正法。其兵丁係聽從指揮加恩寬免。所以不將兵丁一併治罪者。特因伊等係新降之人。故從寬典。至宰桑乃領兵之人。豈得曲從寬宥。現在將伊等移往阿爾台安插。若如此藐法誤公。不示儆戒。何以申明國憲。和起等審訊既確。而復爲此陳奏。其意惟恐訥默庫曼集等正法後。致達什達瓦屬衆心懷疑貳。妄生事端。果有此情。正當使知法律森嚴。不容輕犯。豈得苟且姑容。以示怯懦。料和起尚不至此。此必出於錫特庫之意。著傳旨申飭訥默庫曼集烏達瑚們都仍著即行正法。

丙午。

參贊大臣巴祿疏奏擒獲賊黨阿巴噶斯哈丹等。解送京師。

巴祿參贊五月二十三日據宰桑庫圖齊。遣賽音伯勒克查得阿巴噶斯等。藏匿博羅和里雅地方臣即帶領庫圖齊等星夜馳赴。率領驍騎校音達爾錫護軍校袞布齊里木護軍三濟等。將阿巴噶斯哈丹和津等三人擧獲。并獲跟隨之烏魯木濟等六人。派侍衛根敦色楞將賊黨阿巴噶斯等。匿處博羅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巴祿奏阿巴噶斯等匿處博羅

和里雅山中。帶兵前往。將阿巴噶斯哈丹。和津及其隨從六人。全行拏獲等語。巴祿一聞阿巴噶斯等藏匿博羅和里雅地方。即率兵前拏。俾無漏網。甚屬奮勉可嘉。著賞給荷包鼻烟壺。以示奬勵。辛桑庫圖齊著賞緞六疋。其探信之賽音伯勒克著授爲三等侍衛。賞緞三疋。拏阿巴噶斯哈丹之驍騎校音達爾錫護軍校哀布齊里木俱授爲三等侍衛。揀拏和津之護軍三濟投爲藍翎侍衛。每員各賞銀二十兩。其渡河淹沒之人。照陣亡例恩卹。所有跟隨阿巴噶斯等烏魯木濟等六人。即著賞給庫圖齊爲奴。又

諭曰。昨據策楞奏庫本諾雅特台吉特古斯們都阿逊齊投至軍營。訴稱阿巴噶斯因伊弟至庫克烏拉行潛往特古斯們都處居住。現在嚴檄擒拏。今據巴祿奏到。聞阿巴噶斯藏匿博羅和里雅地方。即親率官兵。一晝夜兼行倍道前至該處。已拏獲阿巴噶斯及伊弟哈丹和津等語。阿巴噶斯首先附和阿逆。助惡相濟爲之羽翼。後隨同奔逸。今乃率其兄弟三人。潛歸伊游牧地方。觀此則其窮蹙情形。與阿逆衆叛親離。毫無倚賴之狀。昭然可見。巴祿聞知阿巴噶斯所在。即能帶領官兵。踰山涉水。星馳疾掩。應時擒獲。可見此等逋逃餘孽。我官兵果能鼓勇窮追。自必就獲。而當阿逆逃竄之時。距我軍營甚近。乃玉保策楞妄生疑阻。坐令遠颺。由今日阿巴噶斯之就擒觀之。則前日阿逆之免脫。豈不令人憤懣耶。且如辦理額林沁一事。在策楞等方且自以爲功。殊不知額林沁挺身前赴軍營。

原有歸順之意。若能善加撫馭。令為前驅。未必不為我用。即不然。則當速行勦取伊之輜重。藉其牲隻之力。前進捕賊。乃一無計畫。以致額林沁人衆。疑畏徘徊。任其四散。僅得一老憊之額林沁亦旋即病斃。於事何濟。又如辦理古爾班和卓。則僅得其牲隻老弱。而渠魁仍復竄逸。伊等身任戎行。種種乖謬貽誤如此。罪將奚逭。著達爾黨阿巴祿所

將之兵皆勇夫。所騎之馬皆肥壯。所裹之糧皆足數。而策楞身為將軍。所有兵馬糧石。反不如人耶。巴祿及在事官兵。辦理妥協。甚屬可嘉。已另降旨。并將此宣諭中外知之。

命仍授鄂勒椿洪郭爾等為台吉。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阿敏道三格奏稱烏魯木台吉薩喇爾藏桑結等。現在看守。俟扎那噶爾布到時轉交等語。此奏甚屬含糊。薩喇爾係獲罪之人。理應治罪。其妻孥家產。著遵旨賞給扎那噶爾布。至伊兄弟。並無罪犯。不應一律辦理。著傳諭兆惠阿敏道三格等。將鄂勒椿洪郭爾。仍授為台吉。其所屬戶口並著給還。

命尚書阿里袞副都統職銜公明瑞。領兵協同前進。

達爾黨阿奏言。頭等侍衛海福。帶兵三百餘名。於五月十九日至古爾圖喀喇烏蘇地方病故。此項兵丁。並兆惠所領兵一千名。除駐劄安濟哈雅五百名外。尚餘五百名。共兵八百名。應派大員帶領。近奉到

諭旨命副都統職銜公明瑞前赴軍營効力。請俟明瑞到時。即交與帶領。奏入。得

旨著阿里衮明瑞協同帶領此項兵丁前進。

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卷之二十九

乾隆二十一年夏六月。丁未。

參贊大臣富德疏奏擒獲逆黨恩克巴雅爾等。及進兵哈薩克情形。

富德奏言據驍騎校畢齊等訊擒獲阿逆所屬台吉恩克巴雅爾等四十餘人。查恩克巴雅爾等係從前投誠之人。附和阿逆。逃往哈薩克地方。今計窮力竭。復來歸附。情罪可惡。已將巴桑等四人正法。其恩克巴雅爾明噶特。俄羅斯等。解赴北路軍營以備審訊。再臣奉到

諭旨。令回京面聆

訓誨。今既知阿逆逃往哈薩克確信。而兩路軍營一時並進。臣現在領兵至塔爾巴噶台。容臣會同兩路軍營大臣前進。俟擒獲逆賊後。遵

旨赴京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曾降旨令富德來京今據奏到擒獲逆黨恩克巴雅爾等知阿逆竄入哈薩克確信請仍帶兵前進等語富德舊勇可嘉著加恩補授正黃旗蒙古都統以示獎勵現在西北兩路將軍等領兵前往哈薩克富德就近迎往無論遇見何路即一同前進如更有捷徑可至哈薩克即著

富德率領達什策凌等徑行前往或先遣奇徹布赴阿布賚處曉諭令其擒獻阿逆至伊等所帶兵丁不多不必更分前後兩隊從前西路哈薩克錫喇等奏請帶領厄魯特兵丁朕已停其派往止令哈薩克錫喇屬人數百名隨行今達什策凌既請率其所屬兵丁著准其帶往其西路未經派出厄魯特之處併諭達什策凌知之厄魯特等生性貪婪進兵時不免肆行搶掠富德務留心防範如敢有違即行正法以示懲戒。

命賞給噶爾丹達爾扎等口糧。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普慶等奏台吉噶爾丹達爾扎普爾普策凌等初從準噶爾回至游牧生計稍艱等語噶爾丹達爾扎等所屬戶口著加恩賞給口糧兩月以示體卹其普爾普策凌戶口請編爲旗分佐領歸入旺親扎卜旗內事宜著普慶舒明等妥協辦理。

命免治包沁逃人托郭斯等罪。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舒明等奏上年勦滅包沁時逃人托果斯及子特穆爾等現俱投來請旨正法等語此等逃人理應治罪但現在畏罪來投尚可寬宥著免其正法賞給喀爾喀等爲奴。

戊申。

諭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辦理烏梁海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哈達哈等奏請速赴哈薩克。其烏梁海脫逃之人。未及追趕。辦理尚知緩急。已降旨准行。第恐伊等接奉此旨。遂將烏梁海事。竟置不辦。亦未可定。著傳諭哈達哈等俟擒獲阿逆後。仍將隱匿及逃亡之烏梁海等。盡行查辦。其餘應行安撫及每歲作何輸納貢賦事宜。并著妥協辦理。

已酉。

命授達瓦固英哈什哈等爲特楞古特宰桑。

原任定西將軍策楞等奏言。臣等勦滅古爾班和卓同謀背叛即行正法。共巴圖孟克等。尚屬可原。應革去宰桑。請

旨釋放。至達瓦原係宰桑烏默什之子。帶伊所屬七百戶來降。今又擒獲賊衆。應請

旨即授爲特楞古特宰桑。又據遣往葉爾羌之特楞古特宰桑固英哈什哈。回至軍營告稱。上年將軍等遣伊同侍衛托倫泰等。前往葉爾羌等處曉諭後。與葉爾羌回人對敵。多所斬獲。忽有阿逆遣往之人。告知伊犂被陷情形。托倫泰等現爲回人擒獲。我於正月內回至游牧。宰桑事務。已有敦多克管理。乃係阿逆羽翼。我妻子俱被擒獲等語。查固英哈什哈。原係宰桑亦應請

旨仍行補授。奏入。報

聞。

辛亥。

諭定西將軍達爾黨阿遣派塔本集賽兵丁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富德奏。塔本集賽宰桑達什策凌。請帶伊所屬兵丁前往哈薩克朕已允其所請第恐達爾黨阿仍遵從前所降之旨不令厄魯特兵丁前往亦未可定。塔本集賽游牧距哈薩克甚近。且伊等曾被哈薩克擄掠前進時必能奮往出力。其別處厄魯特兵丁仍無庸派往。

癸丑。

命復授劉統勳爲刑部尚書。

上諭大學士曰。劉統勳從前妄議棄巴里坤退守哈密正當逆賊初叛之際朕恐其搖動人心阻撓軍務且使果如所言。阿逆何至窮蹙無歸。束手竄入

哈薩克。觀其至伊犁而不能守。更復有何伎倆。敢於侵擾內地。則巴里坤之斷無可棄。理亦甚明。是以將伊革職治罪。然當其時劉統勳因目擊永常身爲將軍。膺閫外之重寄。尚且怯懦退回。甘心僨事。劉統勳本係書生。未嫻軍旅。其所陳奏識見固屬冒昧舛謬。尚爲乃心公事。假使彼時藉口於職在文臣。辦理軍需。不豫師行進止。模稜觀望。械默自守。轉可安然無事。且如策楞玉保等。皆統兵大臣。當阿逆窮蹙遁逃。距軍營密邇。乃仍徘徊不進。坐致遠颺。彼二人者。皆滿洲蒙古世僕。勇敢舊風未遠。而皆選懦至此。以劉統勳文怯漢人相提並論。則其過爲可諒而其心轉爲可嘉矣。劉統

甲寅。

命獎賞內大臣尼瑪哈薩克錫喇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尼瑪哈薩克錫喇此次効力軍前。甚屬奮勉。已加恩封授公爵。俱著賞戴寶石帽頂雙眼翎。以示優眷。

乙卯。

命解逆黨巴朗來京。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達爾黨阿奏。白阿逆處逃出賊人巴朗。已解赴巴祿處。令爲嚮導。擒拏阿巴噶斯等語。現在阿巴噶斯等俱已擒獲。巴朗著即派員押解來京。

丙辰。

命賞賚投誠宰桑賽音伯勒克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舒明等奏伯勒克等。帶領戶口來降。伊等中途被哈薩克搶掠。情形可憫。著加恩賞賚賽音伯勒克緞四端。衬木齊恩克濟爾噶爾等緞各二端。玳瑁伯什阿噶什爲哈薩克所逼。未知逃避何處。伊子博東齊已領兵前往尋覓賽音伯勒克等。或即在此居住。或前往會合博東齊。俱聽其自便。並傳諭舒明等詳察賽音伯勒克等情形。如需酌量接濟奏聞請旨。

丁巳。

命議處侍讀學士富森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富森派往遄務達什達瓦屬人起程一月餘。始抵巴里坤。任意遲延。著交部嚴加議處。錫特庫乃駐劄巴里坤辦事大員。經富德將軍前私行逃回之宰桑訥默庫曼集等行文知會。應即請旨正法。乃游移兩請。經朕嚴加申飭。隆旨將

諭黙庫曼集等正法。以昭懲儆。錫特庫辦理此事。
有意姑息。亦著交部嚴察議奏。
命吐魯番回人莽鳴里克暫停入
覲。
上諭軍機大臣曰。雅爾哈善等奏吐魯番回人莽鳴
里克貢獻馬匹請率伊弟額什里木子呢雅斯同
來入覲等語。莽鳴里克。感戴朕恩。誠篤可嘉。第現
在令大兵擒拏阿逆。而準噶爾地方。連年擾攘。匪
竊甚多。伊游牧內正須管轄。此次著於伊子弟中
派出一人來京。莽鳴里克著暫停入覲。俟一二年
後。再行請旨。
賊黨烏魯特宰桑和爾和岱正法。
原任定邊右副將軍扎拉豐阿奏言。烏魯特宰
桑莽德勒齊擒拏伊同族宰桑和爾和岱前來

告稱上年我等共議出兵擒拏阿逆。和爾和岱
並不遵行。反將我擒送阿逆處。又阻止烏魯特
郭拓克人等。不向內地還移。今次派兵。伊又托
病不赴。應行治罪等語。臣等訊得和爾和岱。附
和阿逆情形屬實。即行正法示衆。奏入。報
聞。
戊午。
諭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行文俄羅斯。索取烏梁
海逃人。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等奏烏梁海宰桑郭木布
之子博羅特等。已逃入俄羅斯境內。伊等止遣人
索取。不即領兵前往。所辦尚合機宜。此等逃人。無
甚緊要。第行文俄羅斯地方。自必擒獻。原無庸領
兵追捕。若阿逆投至其地。則大兵即當尾追擒拏

不得照此辦理也。著即派策布登扎布帶兵赴俄羅斯邊境索取。俟烏梁海逃人送到時。將首犯派幹員速解來京。餘即在該處正法。

庚申。

諭定西將軍達爾黨阿擒拏古爾班和卓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策楞等奏。跟隨玉保前往引導之厄魯特摩羅盆楚克。為二等侍衛。

厄魯勒察克。回至軍營告稱。玉保前赴哈薩克中途遇有賊人。共相迎敵等語。奏內並未聲明係何人。迎敵。看來不過古爾班和卓逃人及彼處窮餓無賴之衆耳。此皆策楞從前疎脫古爾班和卓。不行追捕所致。達爾黨阿即帶厄勒察克前往。務將古爾班和卓擒獲。倘與阿逆同入哈薩克境內。亦必責令擒獻。派幹員解京治罪。如厄勒察克並未見賊人實在情形。私回軍營捏詞稟告。即將厄勒察克正法示衆。

恩郵內大臣瑪木特妻子。

上諭軍機大臣曰。普慶等奏。瑪木特之妻及伊子策凌達什。出痘身故等語。從前瑪木特感戴朕恩。誠心効力。伊孫扎木禪現在又赴軍營著加恩賞銀一百兩。以示優卹

辛酉。

命投厄魯特摩羅盆楚克為二等侍衛。

兩阿玉錫策凌為藍翎侍衛各賞銀二十兩。

癸亥。

命挙解喀爾喀郡王青滾雜卜公台吉內。惟和托輝特

上諭軍機大臣曰。喀爾喀王公台吉內。惟和托輝特郡王青滾雜卜。受恩最深。上年在軍營時。將軍大臣等參奏阿逆罪狀。伊敢私自泄漏。於阿逆前

自計趨承。以致阿逆趾高氣揚。肆行無忌。後於追
緝阿逆之時。觀望退縮。奏稱必得兩路出師五萬、
方可追擒。種種乖謬。指不勝屈。前此屢欲舉問。朕
念伊祖博貝舊日勞績施恩寬宥。今無故自軍前
擅回。又揚言額林沁多爾濟達木巴扎卜等治罪
之後。衆心疑懼。而喀爾喀數年以來。皆以用兵爲
累。以其怨望之私。托爲他人之語。妄行奏聞。法
已極。斷難姑容。必當明正典刑。以示儆戒。但達爾
黨阿哈達哈等。現在領兵前往哈薩克。不便派兵
拏解。著傳諭舒明阿薩泰等。如青滾雜卜撤兵回
伊游牧。則此時無庸辦理。俟達爾黨阿等擒獲阿
逆氈旋時。降旨令伊等拏解。倘伊前赴舒明等駐
劄地方。即降旨拏解來京治罪。舒明等務宜加意
慎密。勿使洩露。致伊聞風脫逃。

命封都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爲親王。

上諭軍機大臣曰。都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帶伊
屬人八百餘戶。至額爾齊斯奇蘭庫爾圖等處。遣
人前來投誠等語。伯什阿噶什係都爾伯特大台
吉曼被哈薩克搶掠。傾心投順。甚屬可嘉。著封爲
親王。

命傅

吉奘諭都爾伯特親王伯什阿噶什。

上諭伯什阿噶什曰。爾誠心感戴。率領屬衆投誠。甚
屬可嘉。前大兵抵伊犁時。爾即謁見將軍大臣。正
欲加恩封賞。旋遇阿逆背叛。未及舉行。今爾屢被
哈薩克搶擄。輾轉遷徙。始克內附。已加恩封爾爲
親王。並賞給數珠荷包鼻煙壺。以示優眷。聞爾現
在抱病。屬人又經遠行。此時毋庸派兵從征。亦不

必向內地遷移。著即在額爾齊斯等處游牧。爾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等將來即令歸至舊日游牧地方。爾等皆係同族聚處一方。實為允協。不必遠離故土。徒勞往返也。俟爾病痊後。明歲來京入覲。更加賞賚。前博東齊告稱爾遇哈薩克搶亂未知踪跡。方深厪念。今覽奏不勝欣慰。至博東齊並非爾子。從前在軍營時。朕詢稱情由。爾即查明奏聞。

命投玉保頭等侍衛。

上諭軍機大臣曰。都爾伯特親王策凌等。輝特郡王策卜登多爾濟等自投誠以來。感戴朕恩。咸知奮勉効力。其屬衆亦皆安靜。從前因阿逆尚未擒獲。是以不即令伊等回至舊時游牧地方。降旨俟明歲再行遷移。今軍營陸續奏到阿逆情形窮蹙無聊。哈薩克部落現欲擒獻。而達爾黨阿哈達哈等統領大兵逼近哈薩克境界。逆賊計日就擒。當核準噶爾全部蕩平。都爾伯特輝特人等自可各回本部落。安居業業。在素所服習之地。牧養耕種。於伊等生計更屬有益。現在正值收穫之期。馬匹肥壯。即乘此時遷徙。毋庸更俟明年。此皆朕曲為伊等籌畫生計起見。著傳諭舒明巴蘭泰納穆扎爾等。傳集都爾伯特輝特王公等明白曉諭。一面遷移。一面奏聞。並諭伊等回本部落後。善為撫卹休

上諭軍機大臣曰。都爾伯特輝特郡王策凌等。輝特台吉策多爾濟等自投誠以來。感戴朕恩。咸知奮勉効力。其屬衆亦皆安靜。從前因阿逆尚未擒獲。是以不即令伊等回至舊時游牧地方。降旨俟明歲再行遷移。今軍營陸續奏到阿逆情形窮蹙無聊。哈薩克部落現欲擒獻。而達爾黨阿哈達哈等統領大兵逼近哈薩克境界。逆賊計日就擒。當核準噶爾全部蕩平。都爾伯特輝特人等自可各回本部落。安居業業。在素所服習之地。牧養耕種。於伊等生計更屬有益。現在正值收穫之期。馬匹肥壯。即乘此時遷徙。毋庸更俟明年。此皆朕曲為伊等籌畫生計起見。著傳諭舒明巴蘭泰納穆扎爾等。傳集都爾伯特輝特王公等明白曉諭。一面遷移。一面奏聞。並諭伊等回本部落後。善為撫卹休

養。永圖生聚。共享昇平之福。

命封都爾伯特台吉烏巴什為貝子。

上諭軍機大臣曰。舒明等奏都爾伯特台吉烏巴什同伯什阿喝什前來投誠。烏巴什現因患病。遣人先行告知等語。伯什阿喝什已加恩封為親王。烏巴什亦著加恩封為貝子。即同伯什阿喝什等在額爾齊斯等處地方游牧。俟明年令伊等前來入覲。著先行賞給數珠荷包鼻煙壺以示優眷。

秋七月。丁卯朔。

定議賞給達什達瓦屬人六千餘戶。

軍機大臣等奏言。查達什達瓦屬人六千餘戶。現令移至阿爾台地方游牧。遵

其弟伯格里屬人一千餘戶。

吉酌給官厥牲隻。每戶牛一隻。羊四隻。騸騎校每員牛二隻。羊八隻。佐領參領每員牛三隻。羊十二隻。管旗章京副管旗章京每員牛四隻。羊十六隻。至宰桑鄂齊爾布林托里俱蒙

恩授為散秩大臣。管轄屬眾。應請量加優異。每員各賞牛十隻。羊四十隻。此等牛羊原為伊等孳息生產起見。其現在食用口糧。交與舒明等詳察情形。酌量給予口糧數月。以資接濟。其牛羊等項。俱由張家口收廠挑取解用。奏入。

上從之。

己巳。

命賞卹陣亡協理台吉齊巴克扎卜致命行陣。深堪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哈達哈奏。齊巴克扎卜追捕烏梁海。受傷陣亡等語。齊巴克扎卜事查明。伊子奏聞。授

側憫著賞銀三百兩。辦理喪

爲頭等台吉。

內閣侍讀學士富森疏奏還移達什達尼屬人游牧事宜。

富森奏言臣至巴里坤。會同侍郎雅爾哈善等。齊集達什達尼宰桑鄂齊爾布林托里等迴旨遷至阿爾台地方。編作三旗。令鄂齊爾等三人管轄計達什達尼及伊弟伯格里所屬共三千餘戶七千五百餘人。分爲三隊。給與途中牲隻口糧。自六月十六日至二十日。相繼起程。臣沿途照看。留心約束前赴阿爾台地方。奏入。報聞。

侍郎雅爾哈善等疏奏還移布庫努特人等游牧事宜。

雅爾哈善等奏言據策楞咨稱布庫努特人等原回噶勒雜特部落。在和博克等處居住。後移至額林哈畢爾噶。今噶勒雜特部落。現在烏蘭烏蘇游牧。所有巴里坤會同侍郎雅爾哈善等。亦應歸併一處同居等語。臣等隨曉諭巴圖爾和碩齊等。令其遷移。計大小四百餘口。給與口糧。於六月二十五日。自巴里坤起程。前赴烏蘭烏蘇游牧。又據卡倫送到布庫努特一名和推告稱上年由布庫努特哀兵二十名。隨宰桑吞圖布前往軍營。吞圖布至伊犁時。將彼處布庫努特三百餘戶收獲。交與和推向巴里坤前來。共大小四百餘人。已至蘇伯特臺站。因口糧不繼。前來求給等語。臣等因巴圖爾和碩齊等現在遷至烏蘭烏蘇。即令和推將此項人衆。暫住蘇伯特臺站。令巴圖爾和碩齊等。至蘇伯特臺站時。帶

領同赴烏蘭烏蘇。所需口糧。亦酌量賞給。奏入。
報
聞。

辛未。

賊黨訥默庫等正法。

原任定西將軍策楞等奏言。六月十一日。揔
管畢哀。解到孳獲厄魯特一名訥默庫。訊係
護送侍衛順德訥赴哈薩克。至濟爾瑪台地方。
跟隨古爾班和卓之人。又據參贊大臣巴祿。孳
獲葉克明安德濟特屬人一名巴朗。係隨德濟
特同附阿逆行走之人。俱即行正法。再跟隨阿
巴噶斯之烏勒木濟等四人。亦移咨巴祿。即在
軍營正法。其巴爾伯爾都。係阿道齊所屬之人。
從前阿道齊說稱。並不知阿巴噶斯等踪跡。而
其屬人。現在阿巴噶斯處孳獲。阿道齊顯係知
情。亦應一併治罪。奏入。報
聞。

壬申。

定邊右副將軍哈達哈等疏奏揀勦古爾班和
卓情形。

哈達哈等奏言。據副都統職銜唐喀祿等報稱
護送侍衛順德訥赴哈薩克。至濟爾瑪台地方。
有特楞古特宰桑敦多克告稱。我特楞古特部
落人衆七百戶。及古爾班和卓部落人五百戶。
和克沁部落人五百戶俱願投誠。懇求遷往阿
弼台地方游牧等語。隨將敦多克及古爾班和
卓和克沁得木齊二人。并奇爾吉斯宰桑送出
阿逆所屬十八人。一併解至軍營。臣等竊思特
楞古特等。既請投誠移往阿爾台。何以潛赴烏

采海地方。形迹可疑。因嚴訊敦多克等供稱伊等起程時。與西路大兵交戰敗走。途中又掠取玉保所帶馬駝等物。殺傷兵丁。令投烏梁海意圖搶掠。再遣人會合阿睦爾撒納同逃。阿睦爾撒納亦曾遣達瓦送信古爾班和卓等語。臣等即將宰桑敦多克及得木齊二人。并阿逆屬人等俱行截殺。隨帶兵八百名。疾赴伊等駐劄處。乘其不備。盡行勦滅。古爾班和卓與伊弟正狄。脫逃。爲察達克所獲。訊問情節俱已供認。隨將古爾班和卓及伊眷屬一併正法。計獲駝四百隻。羊二千四百餘隻。馬二百餘匹。分給効力官員人等。臣等仍領兵前往哈薩克。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哈達哈等帶兵赴哈薩克。路過古爾班和卓等帶領戶口千餘。潛往烏梁海。即派官兵前往烏梁海。將逆賊阿睦爾撒納擒獲。或將其擊斃。即可回京。若阿睦爾撒納已逃往哈薩克。則哈達哈等帶兵追至哈薩克。亦屬無益。著傳諭哈達哈等。如阿睦爾撒納已逃往哈薩克。即速回京。

一百兩索倫營長卓里雅薩曼藍翎侍衛敦濟勒圖各賞銀五十兩。其餘効力官兵。哈達哈等查明奏聞。交部議敘。並著傳諭哈達哈等。俟撤兵凱旋時派唐喀祿察達克等。酌派兵丁前赴烏梁海。將逃散賊衆查辦。其首惡鄂木布博博郭勒卓輝及達瓦藏布等務期一併擒拏解京正法。

癸酉。

諭駐劄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舒明等查奏青滾雜卜情形。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因哈達哈已領兵前往哈薩克。是以將拏解青滾雜卜之事。交與舒明等相機辦理。今據舒明等奏青滾雜卜帶往兵丁。俱已沿卡倫回至各游牧。惟令侍衛及綠旗兵丁至舒明處送回駐位等語。青滾雜卜現在已回伊游牧。或尚逗留他處著傳諭舒明等確查速奏。

甲戌。

命查辦逆黨葉克明安台吉德濟特屬人等。酌量分別賞給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據納穆扎爾奏從前收服葉克明安台吉德濟特及察哀屬人等。遵旨交與輝特貝子德濟特及扎薩克阿卜達什管轄。今德濟特現同阿逆逃叛。應將伊屬人等。酌量賞給輝特阿卜達什。其餘請分賞喀爾喀等語。此項德濟特屬人。自不應照投誠之人一體辦理。且伊台吉既已附賊。伊等聞知。不免妄生疑懼。轉致滋事。納穆扎爾所奏甚是。著照所請。將此項戶口。酌量賞給貝子德濟特及扎薩克阿卜達什等各四五戶。餘俱分賞喀爾喀等為奴。昨已降旨令揮特都爾伯特人等。遷往各原游牧地方。此時如已起程。亦即查出遵照此旨辦理。

丙子。

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疏奏擒勦逆黨達瓦藏布情形

哈達哈等奏言。據副都統職銜唐喀祿谷稱。訊達瓦藏布至額爾齊斯河。與烏梁海博博共謀

刼掠。隨帶兵五百名。派索倫總管鄂博什前往
擒擊。隨據鄂博什在庫爾圖阿氏爾干。擊獲達
瓦藏布。並收服所屬三百餘人。駝一百七十隻。
馬二百四十匹。內有阿逆屬下二十八人。先行
正法等語。將達瓦藏布解至軍營。經臣等訊明
從逆實情。并現在糾合烏梁海博博郭勒卓鄰
等。欲來抗拒大兵緣由。遂將達瓦藏布。及同行
管効力行走索倫總管鄂博什。帶兵勦殺達瓦藏
宰桑等八人。阿逆所養喇嘛一名。俱行正法。其
餘人等。俱照古爾班和卓人等一例辦理。所獲
牲隻物件酌量賞給効力官員人等。以示鼓勵。
擒獲賊人之時。和托輝特公多爾濟策登至軍
前効力行走。以圖報効等語。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和托輝特公多爾濟策登於伊犁

擾亂時。力弱被擒。賊散之後。他人俱已全歸。伊獨
未出。朕意其或順從阿逆。苟且偷生。不獨深負國
恩。且實爲衆喀爾喀之辱。是以降旨令將軍等擒
拏正法。今覽哈達哈等奏大兵擒拏達瓦藏布多
爾濟策登。始得乘間來歸。前此爲賊拘留。身經勞
瘁。甚屬可憫。著加恩仍復其公爵。令在哈達哈軍
營効力行走。索倫總管鄂博什。帶兵勦殺達瓦藏
布其屬喬勇。著加恩授爲副都統。

戊寅。

諭遷移扎哈沁人等。同住游牧地方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都爾伯特輝特人等。已降旨令遷
往各原游牧地方。其扎哈沁人等亦應一體辦理
但扎木禪現在軍前。無約束管轄之人。暫令停止
遷移。著傳諭哈達哈俟大兵凱旋時。即傳旨扎木

禪。令其率領屬衆。遷往原游牧地方。安居樂業。副朕體卹伊等之意。

已卯。

命查拏擅殺宰桑恩克博羅特之得木齊綽克察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敏道奏稱綽和爾宰桑恩克博羅特。圍堅馬傷足。居心欺妄。宜爲屬人所害。若能如吞圖布之勇往任事。自當承受朕恩。著并將此旨曉諭哈薩克錫喇尼瑪等知悉。哈薩克錫喇。係恩克博羅特之叔。恩克博羅特有無子嗣。令其查明具奏。

諭定西將軍達爾黨阿等查拏明噶特宰桑恩克圖屬人塞卜騰帶領三十餘戶前來投誠等語。塞卜騰等著暫歇於扎哈沁游牧居住。如恩克圖親身來投。亦照此辦理。并將恩克圖解送來京。從前厄爾錐音奏稱恩克圖與阿逆同謀。搶掠烏喇特和碩

為綽克察戕害等語。綽克察目無法紀。務即拏獲正法。以示懲儆。恩克博羅特綽和爾宰桑員缺。著吞圖布補授。吞圖布員缺。著達爾黨阿等擬定正陪具奏請旨。恩克博羅特性本粗暴。朕見時即加訓諭。從前投伊宰桑。特以其爲彼處舊人之子至於殘刻屬衆之事。諒所不免。其所屬人等亦應將實在情形。告知圖什墨勒等。奏聞請旨。乃竟擅自

特游牧。今伊屬人塞卜騰等內附而恩克圖未見
前來。未知隱匿何處。既係附和阿逆之人。斷不得
任其潛逃。著傳諭達爾黨阿等。俟凱旋時。中途查
出擊解來京。并傳諭衆鄂拓克等協同搜捕。再明
噶特舍楞及額林沁之孫策伯克扎卜等。至今並
未拏獲。亦著達爾黨阿等留心查拏。其或逃入哈
薩克境內。此等人非阿逆可比。毋庸帶兵向索。可
即遣人曉諭。令其獻出。其明噶特屬人。著交與沙
克都爾曼濟管轄。舍楞策伯克扎卜屬人。著交與
厄爾錐音哈薩克管理烏里雅蘇台臺站事務
庚辰。
命貝勒車木楚克扎布管理烏里雅蘇台臺站事務
駐劄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普慶等奏言查喀
爾喀親王得親扎卜原派管理烏里雅蘇台臺
站。今據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奏請辦理馬匹
事務。其臺站事務。應令派員管理。查扎薩克圖
汗部落貝勒品級車木楚克扎布游牧。在推河
等處離臺站甚近。應奏明交與管理。奏入。報
聞。
癸未。
命傳
諭都爾伯特輝特王公等。
上諭軍機大臣曰。納穆扎爾等奏都爾伯特輝特王
公等帶領屬衆移於卡倫外居住。請俟明年再移
至原游牧地方等語。都爾伯特輝特王公等感朕
深恩。約束所屬甚屬可嘉。著舒明納穆扎爾等傳
旨頒諭明年遷至原游牧地方務宜管轄屬人。耕
種謀生。仍如在喀爾喀時守分安居。禁止盜竊。其

有不遵約束者。即照定例治罪。所有補授盟長副
盟長及扎薩克等事。奏明酌量補授。其餘官員及
辦理屬人事宜。應歸扎薩克辦理者。各扎薩克自
行辦理。應會同盟長者。會同盟長等辦理。朕當降
旨哈薩克。令其各守邊界。不得越境侵犯。倘哈薩
克無故滋擾。伊等以逸待勞。善爲防禦。如有投誠
人衆。即送至烏里雅蘇台軍營辦理。伊等亦不得
妄生事端。與哈薩克搆釁。務宜善體朕心。永享承
平之福。

命優卹班第鄂容安等。

上諭大學士曰。班第鄂容安靈櫬將次到京。朕親臨
祭奠。並著三品以上大臣齊集。用昭優卹。二臣臨
危致命。爲國捐軀。義烈所昭。可嘉可憫。其靈櫬准
令入城。各於本家停設。并加恩入祀昭忠祠。所有
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

駐劄烏里雅蘇台辦事大臣舒明等疏奏安插
達什達瓦部衆事宜。

舒明等奏言。內閣侍讀學士富森。帶領達什達
瓦屬人七千五百餘人。於六月二十八九等日
至阿拉克淖爾。令臣等指定安插地方查和通
鄂博布拉罕察罕托輝等處。係扎哈沁舊游牧。
地甚寬展。木草充足。令達什達瓦部衆在彼游
牧。甚屬妥協。隨遣主事巴杭阿往迎富森等。一
同帶至和通鄂博布拉罕察罕托輝地方。指定
疆界安插。奏入。報
聞。

甲申。

命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籌辦伊犁善後事宜。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降旨俟擒獲阿逆後。令達爾黨阿富德帶領索倫察哈爾兵丁。由北路凱旋。哈寧阿帶領健銳營兵丁。前往兆惠處候旨。但思索倫察哈爾兵丁。俱由北路撤回。即不復至伊犁所有駐劄伊犁兵丁。應先行派定。此時達爾黨阿應已擒獲阿逆。毋庸更派兵前往。兆惠亦應將抵伊犁。著傳諭兆惠至伊犁時。即留索倫兵二百名。察哈爾兵二百名。健銳營滿洲兵或一百名。或二百名。共兵丁五六百名。爲駐劄伊犁大臣差委之用。其伊犁辦事大臣。亦毋庸永遠駐防。一切事宜。俱與圖什墨勒扎爾呼齊等商酌妥協。令伊等熟習內地條例。俟一二年後。即交伊等輪班管理。所有辦事大臣印信。已飭部鑄給管理厄魯特二十一昂吉印信頒發。其圖什墨勒向用圖記之處。亦著停止。俟駐劄大臣撤回後。此印貯於公所。即令值班之圖什墨勒掌管。永著爲例。再蒙古等遵奉黃教。固勒扎。係伊犁善地。理宜重新廟宇。遣大喇嘛前往誦經。著即將此廟爲大臣等辦事之地。但應酌量於厄魯特內派人就近防守。準噶爾原有濟喇特轄一項人員。即於此內派出防守。其伊犁附近地方。可否發綠旗兵前往屯田。亦著兆惠等豫爲籌酌奏聞。

丙戌。

命免治台吉阿道齊罪。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據三格奏在阿巴噶斯處。拏獲阿道齊屬人。應將阿道齊一併治罪等語。阿道齊並未附和阿逆。早同伊兄前來投誠。其屬人在阿巴噶斯處。毋庸深究。況投誠人內。似此者正復不

少如必一一辨理。衆心易致疑懼。著傳諭達瀕黨
阿等免其究問。